

增广印光大师文钞白话上册

阿弥陀佛学会恭印



增广印光大师文钞上册白话

增广印光大师文钞上册白话目录

目录	1
前言	11
缘起	12
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	14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一	
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26
与友人论校经纲要书	38
与融明大师书	42
与悟开师书	45
复海曙师书	50
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55
与佛学报馆书（节录）	59
复濮大凡居士书	76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一	88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	91
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96
复邓伯诚居士书二	105
复邓新安居士书	114
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	119

复高邵麟居士书一	122
复高邵麟居士书二	129
复高邵麟居士书三	136
复高邵麟居士书四	146
与陈锡周居士书.....	158
与心愿居士书（代友人作）	176
与卫锦洲居士书.....	179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	194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	200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一	208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213
复永嘉某居士昆季書	232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242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248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253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263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273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313
与徐福贤女士书.....	321
与康泽师书	343
与谛闲法师书.....	347
与玉柱师书	349

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代康泽师作）	353
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	362
与广东萧永华孝廉书（代康泽师作）	364
与某居士书（代了余师作）	368
与海盐某夫人书（代悟开师作）	370
与海盐顾母徐夫人书（代悟开师作）	375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378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384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389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390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396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399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402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405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409
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	412
复弘一法师书	416
复无锡尤惜阴居士书	418
拟答某居士书（附某居士原书）	423
与高鹤年居士书	429
致谛闲法师问疾书	437
复弘一师书一	442

复弘一师书二.....	450
复汪梦松居士书.....	452
复陈慧超居士书.....	459
复邴隐叟书.....	463
复尤弘如居士书.....	479
复戚智周居士书一.....	484
复戚智周居士书二.....	486
复戚智周居士书三.....	491
复范古农居士书一.....	493
复范古农居士书二.....	497
复吴希真居士书一.....	504
复吴希真居士书二.....	506
复吴希真居士书三.....	510
与陆稼轩居士书.....	514
复刘智空居士书.....	517
复周智茂居士书.....	520
复某居士书.....	534
复黄智海居士书.....	536
复潘对凫居士书.....	544
与聂云台居士书.....	549
复乔智如居士书.....	552
复江易园居士书.....	554

复唐大圆居士书.....	556
复汪雨木居士书（附来书）	562
复盛机师书.....	568
与方远凡居士书.....	574
复慧朗居士书.....	578
复庞契贞书	586
复袁闻纯居士书.....	589
复袁福球居士书.....	595
与周法利童子书.....	607
与马契西书	610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二	
复包右武居士书一	612
复包右武居士书二	614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619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627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629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632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634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635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637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640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642

复何槐生居士书.....	644
复周群铮居士书一	650
复周群铮居士书二	654
复周群铮居士书三	656
复周群铮居士书四	659
复周群铮居士书五	664
复周群铮居士书六	667
复周群铮居士书七	669
复洪观乐居士书.....	673
复汪谷人居士书.....	674
复徐蔚如居士书一	676
与徐蔚如居士书二	679
与徐蔚如居士书三	682
与徐蔚如居士书四	687
与徐蔚如居士书五	692
与徐蔚如居士书六	695
与徐蔚如居士书七	698
与丁福保居士书.....	700
复宁波某居士书.....	703
与友人书	708
复岳仙峤居士书.....	709
与扬州万寿寺寂山和尚书	711

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	717
与张连胜总戎书（代友人）	725
复张云雷居士书一	730
复张云雷居士书二	732
复张伯岩居士书.....	736
与谢融脱居士书.....	744
复顾显微居士书.....	754
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	770
与吴璧华居士书.....	779
复马契西居士书一	781
复马契西居士书二	783
复马契西居士书三	790
复马契西居士书四	792
复马契西居士书五	795
复马契西居士书六	798
复马契西居士书七	800
复马契西居士书八	801
复马契西居士书九	803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	812
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一	814
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二（戒磕头布上打印）	816
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	819

复甬江某居士书.....	833
复徐蔚如居士书.....	838
复徐彦如轶如二居士书.....	843
致包师贤居士书.....	846
与弘一上人书.....	848
复法海大师书.....	849
复王与楫居士书.....	854
与永嘉某居士书.....	862
复黄涵之居士书一.....	874
复黄涵之居士书二.....	878
复黄涵之居士书三.....	882
复黄涵之居士书四.....	887
复崇明黄玉如书.....	890
复何慧昭居士书.....	894
复汤昌宏居士书.....	904
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	910
复安徽万安校长书.....	915
复郁智朗居士书.....	918
复某居士书.....	923
复张季直先生书.....	925
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	928
复河南第五军副司令部杨明斋书.....	946

复周孟由昆弟书.....	949
复冯不疚居士书.....	969
复马舜卿居士书.....	985
复裘佩卿居士书一	996
复裘佩卿居士书二	999
与方圣胤居士书.....	1004
净土决疑论	1005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	1053
宗教不宜混滥论（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	1060
佛教以孝为本论.....	1086
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	1092
持经利益随心论.....	1097
竭诚方获实益论.....	1100
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	1130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	1150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	1165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	1169
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	1174
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	1179
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1185
杭州南高峰荣国禅寺重修宝塔疏（代住持振机作）	1193
佛顶山万年水陆募缘疏（此其悬叙下叙事不录）	1199

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	1201
募建普陀山轮船码头疏	1208
天台山上方广寺募修三圣殿疏	1213
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代撰）	1217
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募缘疏（代撰）	1220
上海残疾院劝捐疏	1223
募修永嘉罗汉山景德禅寺疏	1227
庐山青莲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1230
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楼疏	1237
嘉兴真如寺开念佛堂专修净业缘起疏	1239
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募铸幽冥大钟疏	1242
法雨寺罗汉装金募缘疏（代撰）	1247
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缘疏（代撰）	1250

前言

本印光大师文钞白话，来自印光法师文钞翻译群，微信公众号为：印光大师文钞白话。我们不是高僧、法师，更不是大善知识，我们只是一些普通的莲友，通身业力，知见未开，自惭于深蒙佛恩而无以报偿，空有匹夫之愚诚却无由担荷如来家业，终日惭惶，唯有老实念佛，谨遵祖诲，以期临终往生西方畅佛本怀而已。翻译群汇聚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净宗同修，共同将印光法师文钞这一稀有难得的法宝翻译成白话文，以期能有更多人得饮印祖法乳而知晓净土法门，并从中获得真实的利益。我们也把共同翻译这件事当做一种特殊的修行方式，或许会有一些特别的心得和体会吧，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道业有成，早证菩提。南无阿弥陀佛！

三宝弟子 2015年3月

缘起

《印光大师生文钞》是对净土宗，从慧远祖师到彻悟祖师十二位祖师，净土思想的全面系统的总结。是对历代不同法门高僧大德，弘扬净土法门思想的全面系统的概括。依文钞而修行，就是依佛经而修行。就是依净宗祖师而修行。就是在与古人同行。文钞是佛学词典，文钞是百科全书，文钞是百千万高僧大德著书之心经，文钞就是印祖留给我们的文字舍利，光照千古。读文钞，就是参加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印光大师生文钞》对于净土行人来说何其重要，然而《文钞》是文言文，成书于民国时期，距今已有时日，读起来有一定困难。好在《印光大师生嘉言录》、《印光大师生文钞菁华录》相继出现了白话译文，我便将他们放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每日推送，一边推送一边学习。因缘巧合，李瑞师兄找到末学，说如果有推送全部印祖文钞白话的想法，当尽力帮助。随后我勉为其难地试译了几篇。深感文字功底太差，便放弃了。一年后，在某QQ群里发现了青莲华香师兄的印祖文钞白话初译稿，如获至宝，在征得青莲华香师兄的同意后，便开始了文钞白话的整理推送工作。随后几位师兄，如李瑞师兄、觉华师兄、宏慧师兄、蒋泽国师兄、常保清净师兄、弘净师兄、本命元辰师兄相继加入了文钞白话的校对、审定、复核等工作，使得每

日推送的一篇文钞白话，具有了一定的质量。现在《增广印光大师文钞》白话整理完成。奉献给有缘人。此缘起表明了本白话版的来历。由于我们的水平实在有限，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学识道德博厚高明者提出修缮意见。

六字经行 2017 年 7 月于北京

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

是阿伽陀，以疗群疾。契理契机，十方宏覆。普愿见闻，欢喜信受。联华萼(è)于西池，等无量之光寿。

这个万病总治的阿伽陀药（净土法门），能疗救众生的烦恼疾病。上契佛理，下契众机，十方世界，普遍宏扬。普愿见到、听到的人，都心生欢喜，相信接受。共同成为西方莲池的莲友，拥有和阿弥陀佛等同的无量光和无量寿。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钞镌板。建东，云雷，嘱致弁(biàn)辞。余于老人向未奉承，然尝服膺高轨，冥契渊致。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宁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复敦促，未可默已。辄缀短思，随喜歌颂。若夫翔绎之美，当复俟诸耆哲。

大慈后学弘一释演音稽首敬记

1920年农历三月，印光老人的《文钞》将要刻板。吴建东、张云雷二位居士，嘱咐我写一篇序文。我对于印光老人，向来没有亲近侍奉过，然而曾经衷心信奉老人高尚的行为轨范，暗相投合《文钞》精深的宗旨义趣。老人的文字，如同太阳月亮运行在天空中，普遍照耀一

切众生。哪里等待我这样浅陋背理的人，来衡量《文钞》的轮廓呢？因为二位居士的频频催促，不可以默然作答。于是凑起一点浅思，来随喜歌颂。如果要详述《文钞》之美，这就要等待诸位老成贤达之人了！

大慈山（杭州）后学弘一（号）

释演音（法名）稽首敬记

识无量病，与无量药。见佛性故，回己济他。

寐叟敬题

识得无量众生病，给予无量法门药。因为已经亲见自心佛性的缘故，所以回转过来利济他人。

沈寐叟（沈曾植）敬题

三昧中，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入此三昧已，一切三昧，皆得具足。抑扬之说，信非笃论。法宁有异，异自人耳。今时贤哲，亦盛谈义。然浊智流转，玄言奚裨（bì）。自非冥怀疑寂，岂能廓彼重昏。决知火宅无安，乃悟乐邦非邈。故谓从心现境，境即是心。摄所归能，他即是自。欲求方便趣入之道，舍净土何由哉。印光法师，此宗尊宿。俯提弱丧，罄吐诚言。辞致恳恻，与莲池为近。云雷居士，倡缘弘布，深植净因。远征题识，聊为赞喜。其诸大心上士，夙志津拔修途，游履安养者，盖必有质于是也。

庚申二月湛翁书

诸多三昧中，功夫高，容易进，以念佛法门为最先。进入这个念佛三昧以后，一切三昧，都能够具足。抑压（净土）褒扬（禅宗）的说法，相信不是确切的言论。法哪里会有差异呢？差异来自于个人罢了。现今贤明睿智的人，也盛行谈说义理。然而浊染的分别心识流转不停，高谈阔论又有什么益处呢？自己如果不能内心凝定寂然，怎么能够廓除他人重重的昏昧。决定了知三界如火宅，没有安宁，才觉悟到极乐莲邦，不是虚无飘邈的。所以说，从自心变现万境，万境就是自心。收摄所现的一切外境，归于能现的妙明自性，他就是自啊！想

要求得方便进入解脱的道路，舍弃净土，哪里有其他路径呢？印光法师，是净土宗的尊高宿德。向下提携流浪的众生，完全吐露诚恳的慈言。言辞非常诚恳痛切，与莲池大师的文风接近。张云雷居士，倡导因缘，弘扬流布，深植净土之因。向遥远的我，征求题识，聊为赞叹随喜。诸位发大菩提心的上士，平素的志愿，就是要渡水、超出长途，游步在极乐世界的人，大概必定要询问请教于这本《印光法师文钞》啊！

庚申（1920年）二月湛翁（马一浮）书

古德弘法，皆觑（qù）破时节因缘，应机调伏众生。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诵此后，更进以莲池，憨山，紫柏，蕩益诸集，培足信根。庶解行证得，有下手处。（启超）具缚凡夫，何足以测大师。述所受益，用策精进云尔。

庚申四月八日梁启超敬题

古大德们弘扬佛法，都是看清时节因缘，应众生的根机而调伏他们。印光大师，得文字三昧，真是今天盲瞎众生的正法眼目啊！读诵《文钞》之后，更进一步以莲池大师、憨山大师、紫柏尊者、蕩益大师的诸多论集，来培足信根。使得解义、修行、证果，有一个下手之处。我梁启超是一个具足烦恼系缚的凡夫，哪里能够窥测大

师的深浅。不过叙述自己受到的利益，用来策励精进修道罢了！

庚申（1920年）四月八日梁启超敬题

大矣哉净土之为教也。诸佛出广长舌而赞叹，列祖发真实语以显扬。万汇咸收，三根普被。故念佛往生者，不间下凡上圣。称机利导者，无论教祖禅宗。试观著述传流，经论结集。其间赞扬净土法门者，不一而足。可见佛祖利生之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我震旦自晋时远祖，溯西竺之高风，结东林之胜社。于是而缙素名流，教宗硕德，都以净土法门，为化导之资，而此宗盛行。乃者去圣时遥，真修日鲜。研教典者，徒滞文言。习宗乘者，罕明心地。欲求秉教修心，真参实悟，于百尺竿头，得一进步者，实不易多觐（gòu）也。甚且呵佛骂祖，斥净土为小乘。瞎练盲修，嗤念佛为愚事。举世滔滔，迷流蠢蠢。明哲罕遇，慨也何如。惟我普陀印公，智光雪亮，梵行冰清。具正知见，发大慈悲。烛智炬以破昏衢（qú），挥慧剑而裂见网。阐扬正道，挽救海之狂澜。指示真乘，作法门之保障。虽卅（sà）年苦行，与世罕通。而四海传名，问津日众。或航海梯山，而请求开示。或鸿来雁去，而乞赐南针。举凡所说所书之只言片句，莫不奉为明训，宝逾奇珍。浙西徐蔚

如，瓯东张云雷等诸居士，将印公所为文，一再编录，寿枣流通。阅是编而能循文悟旨，慕果修因者，何可胜计。（闲）四十年来，奉释尊之诚言，遵智者之悲愿，所以自修而兼利者，其归结处，亦不外一句弥陀，信愿往生而已。今契西居士等，重将印公文，镌板印行，以垂永远。手民将竣，问序于予。利人益物，共结法喜之缘。流水高山，一为知音之奏。安得以不文辞。深愿是编，流布于三千界内，宣传于百亿国中。普使见所未见，共获真修。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庶不负印老人之无量悲心，与诸居士之连番义举也夫。

民国壬戌五月，释谛闲述

伟大啊！净土之教。诸佛出广长舌而赞叹，列位祖师发真实语而显明阐扬。万类全收，普遍加被（pī）上中下三根众生。所以念佛往生的人，不仅有下劣凡夫，还有上位圣人。称合根机，利导众生的，不论教下的祖师、禅宗的大德。试着观察他们的著述传流，经论结集。其中赞扬净土法门的，不一而足。可见佛陀祖师，利益众生的宗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震旦东土，自从东晋的慧远祖师，追溯天竺的高超道风，结东林莲社。于是，僧俗二界的知名人士，教下宗门的高僧大德，都以净土法门，作为教化众生的资粮，而这个净土宗就盛行了。现在距离圣人的时间遥远了，真实修行的人越

来越少。研究教典的人，徒然滞著于文字语言；学习禅宗的人，很少有明心见性的。想要求秉承教法而修心，真实参究开悟，在百尺竿头，得以进一步的人，实在不容易多见啊！甚至有人呵佛骂祖，斥责净土宗为小乘。盲修瞎练，讥笑念佛为愚夫愚妇的事。全天下普遍如此，到处都是迷惑的人。明察事理的人，很少遇到，感慨啊，怎么办？惟有我普陀山的印公老人，智慧之光，雪白明亮；梵行清净，冰清玉洁。具有正知见，深发大悲心。点燃智慧的火炬，来照破昏暗的道路；挥起智慧的宝剑，来斩裂邪见的罗网。阐扬佛法正道，挽救教海的狂澜。指示一真佛乘，作法门的保障。虽然三十年苦行，与世人很少交往。而四海传名，来请教的人，越来越多。或者渡过大海，攀登高山，而请求开示。或者传写书信，而乞求赐予修行的指南针。凡是印公老人所说的只言片句，没有不尊奉为明训，宝贵超过奇珍的。浙江海盐的徐蔚如，温州的张云雷等诸位居士，将印公所写的文钞，一再编辑收录，木刻板流通。阅读《文钞》，而能够循着文义，悟入实旨，慕极乐果，而修因的人的数量，哪里能说得尽呢？谛闲我四十年来，奉承释尊的诚实言教，遵守智者大师（天台宗第三代祖师）的悲愿，所以自修而兼带利他，其归结之处，也不外乎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信愿求生极乐罢了。现今马契西居士等人，重新将印公

的文钞，刻板印行，来流垂永久。雕板排字工人将要竣工，（诸位居士）要我写篇序。利益人物，共结法喜之缘。高山流水，是为知音而奏的。怎能因为我的不文而推辞呢？深深祈愿这部编辑的《文钞》，流布于三千界内，宣传于百亿国中。普遍使见与未见，共获真修；情与无情，同圆种智。这才不辜负印公老人的无量悲心，与诸位居士的几次善举啊！

民国壬戌（1922年）五月，释谛闲述

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随机设化，开示种种方便法门。而求其简易直捷，一生可以成办者，莫如念佛求生净土。起信论谓之如来胜异方便，诚方便中之最胜者也。世每以愚夫愚妇所能为，而鄙不屑学，必欲别求玄妙。不知如来说法，无法不玄。所立行门，无门不妙。然大都皆限于上根利智，未能遍引群机。独此净土一门，普被三根，不拣异类。以言玄妙，孰逾于斯。夫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恒沙法海，靡不赅罗。末后普贤乃为证齐诸佛之善财，宣说十大愿王，导之归向极乐。此之境界，岂凡情所可思议者哉。况夫修行其他法门，必至断惑证真，方出三界。欲了生死，难乎其难。此则但须持名真切，不妨带业往生。一登莲邦，长劫侍佛，亲承教诲，终必至于一生补处。其玄妙为何如。又修他

法者，专仗自心佛力，不求他佛加被。知见非正，或致受魔。此则有弥陀愿力摄持，感应道交，永无魔事。其玄妙又何如。大集经中，如来悬记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今正末法时期，欲求解脱，舍此奚由哉。印光法师，为当今有道高僧。博览藏经，淹通宗教。归心净土，自利利他。纵无碍之辩才，弘契机之妙法。诚所谓是如来使，行如来事者。著有文钞，风行于世。辞义深显，理事圆融，实足追云栖灵峰之法轨。兹者诸大居士，发愿捐资刊板，永久流通，广作度生宝筏。马子契西以序请，勉述数语，敬志赞扬。普愿法界诸众生，同往无量光佛刹。

上海黄庆澜熏沐序

佛陀为使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这一大事因缘，出现在这个世间，随众生的根机而施設教化，开示种种的方便法门。而求其中最简便容易，直接快捷，一生就可以成就的法门，都不如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

《大乘起信论》中称之为：“如来胜异方便”，实在是方便当中最殊胜的法门啊！世间人每每因念佛，是普通百姓也能够念的，而鄙视不屑于学习这个法门，想要另外去求玄妙的法门。他们不知道如来所说的法，没有一法不是玄妙的；所建立的行门，没有一个行门不是玄妙

的。然而大都局限于上根利智之人，不能普遍地接引众生。唯独净土这一个法门，普遍加被上中下三种根机，不拣择不同的根机。说到玄妙，哪里有超过这个净土法门的呢？《华严经》，是三藏（经藏、律藏、论藏）中的经王。恒河沙数的法海，没有不包罗的。到了经文末后《普贤菩萨行愿品》，普贤菩萨为修证到等觉位的善财童子，宣说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哪里是凡夫情识所能思议的呢？何况修行其他法门，必定要断尽见思惑证真谛理，方才能够出离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想要了生死，非常困难。这个净土法门，只要持名真心恳切，不妨带业往生。一旦登上极乐莲邦，长劫亲侍阿弥陀佛，亲自禀承佛陀的教诲，最终必定到一生补处（一生补处，是菩萨阶位的最高位，就是等觉位，经过这一生就可以补佛位处，所以称为一生补处）。其中的玄妙又如何呢？又者，修其他法门，专门靠自己的力量，不求他佛的加被。知见不正，或许招来魔事。这个净土法门，则有阿弥陀佛愿力的摄持，感应道交，永远没有魔事。其中的玄妙又如何呢？《大集经》中，如来预言，末法时代，亿亿人修行，罕有一个人得证道果。只有依靠念佛法门，得度生死苦海。现今正是末法时期，想要求得解脱，舍此净土法门，哪里有其他的路呢？印光法师，是当今的得道高僧。博览大藏经，通达

禅心以及教理。归心净土，自利利他。纵横无碍的辩才，弘扬契合众机的妙法。实在是如来的使者，行如来之事的人。他所写的《文钞》，像风一样传行于世间。文辞义理深邃显达，性理事相圆融无碍，实在足以追随莲池、蕩益大师的法脉道轨。现在诸位大居士，发愿捐资来刻印《文钞》，永久地流通，广作度众生的宝筏。马契西请我写篇序文，但我文采不够，只能勉强叙述几句，以表达尊敬赞扬。普愿法界诸众生，同往无量光佛刹（西方极乐世界）。

上海黄庆澜（黄涵之）熏沐后写序

【注：】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盦（ān），巽（xùn）斋，晚号寐叟，号署乙公，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安徽布政使等。学识渊博，精研西北史地，书法融合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自成面目。在行草上独树一帜，创造了体势险峻而沉实、姿态飞扬而又含蓄的风格。著述颇丰。

马一浮（1883—1967年），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juān）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上虞长塘乡（今东关镇）后庄村人。现代著

名文史学家、书法家。新儒学“现代三圣”之一。

黄庆澜(1875 — 1961 年) , 名庆澜, 字涵之, 法名智海, 祖籍江西景德镇, 出生于上海。前清贡生, 曾任湖北德安、宜昌知府。早年曾赴日本留学, 回国后创办南华书局。民国以后, 历任火药局局长、上海高级审判厅厅长等职。后到上海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随印光法师学佛, 对净土宗尤有研究, 弘扬不遗余力。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一

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戊戌年稿。教行理三，唯约教论。今以教理约教，行果约机，谓依教理以起行，行满方克证果也)

(1898 年的那篇稿中，对于教、行、理这三方面，只是针对“教”这方面进行了讨论。现在这篇稿将教、理归为“教”，将行、果归“机”来说明。依着佛所说的经教才能正确地修行，修行圆满方才能证得道果。)

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在昔之时，随修一法，而四者皆备。即今之世，若舍净土，则果证全无。良以去圣时遥，人根陋劣。匪仗佛力，决难解脱。

佛陀所说的经教，经教中的义理、依义理而起行持，行持后所证的圣果，这四者是佛法的纲要。而忆佛念佛的方法，则实在是得道的捷径。在过去，无论修哪一个法门，而教、理、行、果四者都全体具备。但在现代，如果舍弃净土法门，就不能证得道果。这是因为距离圣人的时代遥远，人的根机陋劣不堪。如果不仰仗阿弥陀佛

的愿力，决定难以解脱。

夫所谓净土法门者，以其普摄上中下根，高超律教禅宗，实诸佛彻底之悲心，示众生本具之体性。汇三乘五性，同归净域。导上圣下凡，共证真常。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所以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

而净土法门普遍收摄上、中、下三种根机，高高超出律、教、禅等宗派，净土法门能够实现诸佛无尽的悲心，并让众生恢复显露本具的佛性。汇聚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圣人；定性声闻、缘觉、菩萨性、不定性、无种性这五种根性的众生，共同归于净土。导引上至圣人，下到凡夫，共同证入真常佛性。九法界众生离开净土法门，向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弃净土法门，向下不能普利群生。所以往圣前贤人人都趣向净土。千经万论处处都指归极乐。

自华严导归之后，尽十方世界海诸大菩萨，无一不求生净土。由祇园演说以来，凡西天东土中一切著述，末后皆结归莲邦。

自从《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之后，尽十方世界海的诸大菩萨，没有一个不求生西方净

土的。由本师释尊在祇树给孤独园演说《阿弥陀经》以来，凡是西天东土的一切佛学著述，最后都归结到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粤自大教东流，庐山创兴莲社，一倡百和，无不率从。而其大有功而显著者，北魏则有昙鸾，鸾乃不测之人也。因事至南朝见梁武帝，后复归北。武帝每向北稽首日，鸾法师，肉身菩萨也。

自从东汉佛教流传到中国，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兴莲社开始，一呼百应，天下修行者无不跟随远公芳踪而修行净土法门（远公因首倡净土宗被尊为净土宗初祖）。之后对于弘扬净土法门功德显著的人，北魏时有昙鸾大师，昙鸾大师是个高深莫测的人，曾因办事去南梁谒见梁武帝，事情办完后又回到北魏。受大师道德感召，梁武帝时常面向北方作礼说：“昙鸾大师，真是肉身菩萨啊。”

陈隋则有智者。唐则有道绰，踵昙鸾之教，专修净业。一生讲净土三经，几二百遍。绰之门出善导，以至承远，法照，少康，大行，则莲风普扇于中外矣。由此诸宗知识，莫不以此道密修显化，自利利他矣。

陈末隋初则有智者大师。唐朝则有道绰大师，依从昙鸾

大师的教导，专修净业，一生讲净土三经二百多遍。道绰大师门下出现了净土宗二祖善导大师，等到承远大师、法照大师、少康大师、大行大师的时候，净土念佛的风气已经普遍传播到九州内外了。从此，各宗各派的善知识，无不是自己秘密修行净土，并劝人念佛往生，以求利益自己也利益别人。

至如禅宗，若单提向上，则一法不立，佛尚无著落处，何况念佛求生净土。此真谛之一泯一切皆泯，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显性体也。

说到禅宗，如果单提向上，径直契入真如境界，则万法皆空，连“佛”亦属心生之相，念佛求生净土就更是心生幻相。因万法皆空，既没有佛，也没有众生，所念的佛及所求生的净土也都是虚无之事。这是就真谛上讲，心灭则种种法灭，即所谓真如的实际境界，连一粒微尘也没有。禅宗一法不立的主张旨在说明众生本具之如来德性的本体。

若确论修持，则一法不废，不作务即不食，何况念佛求生净土。此俗谛之一立一切皆立，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显性具也。

但是，如果确切论述禅宗的修持方法，则一法也不能废止，如禅宗百丈师一日不劳动就一日不吃饭。劳动这件

事尚不能废止，何况念佛求生净土这件事呢。这是就俗谛的事修上讲，心能实修，诸事无碍，所以说佛事门中不舍弃任何一法。这种一法不废的修行方法则体现了众生本具性德的具体妙用。

必欲弃俗谛而言真谛，则非真谛也。如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身既不存，心将安寄也。若即俗谛以明真谛，乃实真谛也。如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即四大五蕴而显心性也。此从上诸祖密修净土之大旨也。但未广显传述，故非深体祖意，则不得而知。

如果打算必须抛开俗谛来说真谛，所说的就不是真谛。譬如，摒弃四大五蕴去寻觅心性，身体既然已经不存在了，心又将安寄在哪里？如果通过俗谛来开显明了真谛，才是真实的真谛。比如心性在眼根则能视物，心性在耳根则能听声，就是通过四大五蕴之身而显示心性的大用。这一点是以上各位禅宗祖师，都密修净土法门的主导思想。但是以上禅门祖师没有把不废止、不排斥、且密修净土法门的思想广为弘扬和传播，所以如果不去深入地体会，则无法知晓以上诸禅门祖师的心法。

然于百丈立祈祷病僧，化送亡僧之规，皆归净土。又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及真歇了，谓净土一法，直接上上

根器，傍引中下之流。又曰，洞下一宗，皆务密修，以净土见佛，尤简易于宗门。又曰，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土，同归一源。可以见其梗概矣。

在百丈禅师所确立的祈祷病僧、化送亡僧的仪规上，都是念佛回向西方净土。又说：“修行以念佛为最稳当。”真歇清了禅师认为，净土一法，直接上上根器，傍引中下根器的众生。又说：“洞下宗所有宗徒，都应该密修净业。”因为修持净土见佛，比修行禅宗更加简易。又说：“诸佛诸祖，无论教下还是禅宗，都应该修行净土法门，一同念佛往生。”这样可以看到净土修学的概要了。

及至永明大师，以古佛身，乘愿出世。方显垂言教，著书传扬。又恐学者路头不清，利害混乱，遂极力说出一四料简偈。可谓提大藏之纲宗，作歧途之导师。使学者于八十字中，顿悟出生死证涅槃之要道。其救世婆心，千古未有也。

等到唐朝末年永明延寿大师（先以禅得道，后更赞净土），以古佛身乘愿出世，方才明确地垂示法言，著述弘扬净土宗。又怕学人对禅与净土的修行路头不清，对其中的利害关系混乱不清。于是就极力说出《四料简偈》，真可谓提炼出了大藏经的根本要义，用来作为歧路众生

的修学导师。（《四料简偈》是“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使学者在这八十个字当中，顿悟出离生死、得证涅槃的要道。他的救世婆心真可谓千古未有。

其后诸宗师，皆明垂言教，偏赞此法。如长芦赅，天衣怀，圆照本，大通本，中峰本，天如则，楚石琦，空谷隆等，诸大祖师。虽宏禅宗，偏赞净土。

永明大师以后的诸位禅宗祖师，都明确地宣说净土法门，修持并提倡净土法门。比如长芦宗赅禅师、天衣义怀禅师、圆照宗本禅师、大通善本禅师、中峰明本禅师、天如维则禅师、楚石梵琦禅师、空谷景隆禅师等，诸位大祖师虽然弘扬了禅宗，但是更加赞叹净土法门的殊胜。

至莲池大师参笑岩大悟之后，则置彼而取此。以净业若成，禅宗自得。喻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

到了明代的莲池大师参学于笑岩德宝禅师，大悟之后，就搁置禅宗专修净土。因为净业假如能够成就，禅宗的

利益自然能得到。好像已经用大海水沐浴的人，必然已经用到百川之水；人已经到了长安含元殿中，就不需要再问长安在什么地方啊？

自后蕩益，截流，省庵，梦东等，诸大祖师，莫不皆然。盖以因时制宜，法须逗机。若不如是，则众生不能得度矣。

从此以后蕩益大师、截流大师、省庵大师、梦东大师等，诸大祖师无一不是这样。因为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弘扬佛法应该适应不同时期众生的根器，观机逗教。如果不这么做，那么众生就不能得度了啊。

自兹厥后，佛法渐衰。加以国家多故，则法轮几乎停转。虽有知识，各攻其业。以力不暇及，置此道于不问。有谈及此事，闻者若将浼（m ěi）焉。幸有一二大心缙白，刊刻流布。令祖教不灭，使来哲得闻，实莫大之幸也。

从此以后，佛法渐渐衰微。加上清朝中后期内乱和外战连绵，佛法的传播几乎中断。这时候虽然也有善知识，但是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无力顾及到弘扬净土法门的事情，于是置之不问净土。偶尔有谈及净土的人，能听闻

并依教修行的人也没多少。幸亏期间有一两个发大菩提心的出家在家佛子，将净土经论刻板印刷，流通世间，致使佛祖言教不至于泯灭，使后来的有缘人能得以阅读闻法，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

(弟) 以阐提出家，自揣根性庸劣，罪业洪深。故于宗教二途，概不敢妄行染指。惟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法，颇生信向。十余年来，悠悠虚度，毫未得益。但自西徂东，由北至南，往返万余里，阅人多矣。

我以阐提的根性出家，自己揣度根性平庸陋劣，罪业深重。所以对于禅宗、教下这两种法门，根本不敢妄想来修学。惟独对于依仗阿弥陀佛的慈力，带业往生这一法门，很有信心。虽说十多年来，我悠悠泛泛虚度岁月，还丝毫没有得到净土法门的益处，但是从陕西到浙江，从北京到普陀，来回行走一万多里，也算阅人无数了。

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视净土若秽物，恐其污己者，临终多是手忙脚乱，呼爷叫娘。

其中有平时自己认为通宗通教，看净土法门，好像不净之物，唯恐沾污了自己，这种人到临命终时，大多是手忙脚乱，呼爹叫娘。

其有老实头持戒念佛，纵信愿未极，瑞相不现，皆是安然命终。其故何哉，良由心水澄清，由分别而昏动。识波奔涌，因佛号以淳（tín g）凝。所以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成大拙也。

其中也有老实巴交但持戒念佛的人，即便是念佛往生的信愿没有到极点，临终没有瑞相显现，却都能够安然命终。这是什么缘故呢？究其因，心性之水本来澄清，前者由于起了分别而昏动不明；而后者呢，虽然意识海中波涛奔涌，但因持佛号而逐渐平静。所以前者是有上等之智的人，还不如后者少智愚痴的人，弄巧反而成为大拙啊！

伏愿和尚发菩提心，宏扬此法。倘净土经论，尽皆透彻，则何幸如之。若或未尽钻研，或恐违背本宗，不敢称性发挥，当权将宗教两门工夫，暂时歇手。

惟愿和尚您发菩提心，宏扬净土法门。倘若净土的经论，都能通达彻究，这是何等庆幸啊！如果还没有钻研透彻，或者恐怕违背本来所学的宗派，不敢称性发挥，那么应该先将禅宗、教下这两门的工夫，暂时放下。

凡有阐扬净土者，平心和气读之。使扬禅抑净之心，无丝毫芥蒂。必究佛祖偏赞之所以，四众遵违之利害。则

不被门庭隔碍，而敢于一切禅教律人前，称性发挥，无复畏惮矣。

凡是有阐扬净土的经论，平心气和的去读，心中不要有丝毫褒扬禅宗，贬抑净土的念头。一定要深究佛陀祖师特别赞叹净土的原因，四众弟子尊奉违背的利害关系。这样就不会被门派之见所隔碍，而敢于在一切禅、教、律等宗派的学人面前，称性发挥净土的义理，而没有什么畏惧忌惮的了。

然净土书多，最要唯十要。十要中断疑生信，尤推或问，直指，合论，为破坚冲锐之元勋也。

然而净土方面的书很多，最重要的是蕩益大师的《净土十要》。《净土十要》当中，断疑生信，尤其推重：第六卷天如禅师的《净土或问》、第七卷妙叶大师的《宝王三昧念佛直指》、第十卷袁宏道的《西方合论》，这些是冲破坚执锐气的元勋。

其外净土圣贤录，历载诸菩萨祖师居士妇女，及恶人畜生往生事迹。读之则知历代禅教律诸四众求生净土，如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

还有彭际清的《净土圣贤录》，记载历代诸位菩萨、祖师、居士、妇女，以及恶人、畜生往生的事迹。读后，

就知道历代禅、教、律等诸四众弟子都求生净土，如同群星都环绕着北极星，众多江河全都流向东方。

而龙舒净土文，言浅义周，词详理备，为接引初机第一要书。若欲普利众生者，此书万不可忽也。

而《龙舒净土文》，言语平易，义理周全，词句详尽，法理完备，是接引初机的第一要书。对于想要普遍利益众生的人，这本书千万不可忽视啊。

（弟）昔遇善子平者言，寿不过三十八，今适满其数。恐无常倏至，所以专持佛号，预待临终。

我过去曾经遇到过一个善于算命的人说：我的寿命不超过三十八岁，现在刚好满这个岁数。恐怕无常突然到来，所以专持佛号，提前准备临终的到来。

设无常果至，则后会无期。兼欲雪在家毁谤佛法之罪，故不避忌讳，略采野芹，献于饱餐王膳大富长者座下。祈悯而纳之，福我秦邦。

假设无常果然来了，那么我们就后会无期了。我又想忏悔洗脱在家时毁谤佛法的罪过，所以冒昧地略说我的浅见，献于广学博闻的您面前，祈愿怜悯而纳受，造福我陕西一方众生。

提永明之正令，遵莲池之遗规。使自他同出生死，幽显共生西方。则净土兴而宗风不坠，众生福而国运常亨。所谓移花赚蝶至，买石得云饶。书此大旱望雨之诚，用卜同归莲邦之庆。祈垂海涵，则法门幸甚，众生幸甚。

按照永明延寿大师的四料简，遵守莲池大师的遗嘱：老实念佛，莫换题目。使得自己他人同出生死，幽界和显界众生共生西方。这样净土法门兴盛而禅宗之风不坠，众生有福而国运长久亨通。所谓：移花赚得蝴蝶飞来，买来奇石引得云雾缭绕。我写下这如同大旱祈望下雨一样的诚心，并据此设想将来和您同归莲邦的欣庆。衷心希望您能包容采纳，那么法门有幸，众生有幸！

与友人论校经纲要书

佛经义理无穷，随人所见，各自著述。只一经也，别圆终顿，所判不同。因缘观心，所释各异。

佛经的义理无穷无尽，随人所见，各自有所著述。只是一部经，就有别教、圆教（天台四教）、终教、顿教（贤首五教），判教的不同。针对因缘来解释，针对观心来解释，解释的会各有差异。

况复后世禅道大行，人皆乐闻直指之说，谓其亲切痛快，易于得益。由是多有以祖意释经意，挽佛说徇己说。抹除事相，专谈本分。或以机锋为转折，或以表法为通关。但能不背心宗，皆堪辅弼佛说。纵不能普被三根，称佛本怀。亦可以各利一类之机，令其就路还家。又显经义幽远，佛理圆通。法法归真，头头合道。

何况到了后来唐宋之时，禅宗之道大为盛行，人们都喜欢听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认为这样开门见山、直达目的，容易得到利益。因此就有很多人，用祖师的意思来解释经文，或引用佛陀所说来支持自己的见解，并在修行中抹除事相，专谈自性的本来面目。或以机锋问答来转迷为悟，或者比喻表法来打破参禅路上的关口。但只要能够不违背禅宗心法，都堪能辅助佛说。纵然这些方法不能普被上中下三根而完全符合佛陀普度一切众生的初衷，但都有益于特定根机的众生，使他们按照正确的方法出离轮回。又显得经文含义深奥，佛理圆融通达。法法皆归真，头头皆合道。

良以者个如太虚空，杳无疆界，不妨随人所住，以分南北西东。如摩尼珠，非青黄赤白等色，而复遇青现青，逢黄现黄。青黄虽非本色，本色不离青黄。倘欲离青黄以觅本色，非蕴空大士不可。

其实，心性如无边虚空，杳然没有疆界，当然无所谓方位。但不妨随人所住地方不同而分出东西南北各种方位。如同彩色多变的摩尼宝珠，并非具有青黄红白等特定颜色，但它遇到青色就现青色，逢到黄色便现黄色，青黄虽然不是摩尼珠的本色，但本色却需要借助于青黄等特定颜色而显现。倘若想要离开青黄等特定颜色而寻找本色，若非五蕴皆空的法身大士，不可能做到。

如李长者之华严论。憨山之法华击节。曾凤仪之三宗通。及禅家以念佛作话头看，以净土依正作本分说等。

例如唐朝李通玄的《华严经论》。明朝憨山大师的《法华击节》。明朝曾凤仪的《三宗通》。以及禅宗以“念佛是谁”作为话头来参，以净土的依正庄严，来作禅宗的本分说（如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等等。

不得律以教家常格，谓为错讹而稍加更改。以彼另属一宗，揽一切法指归向上。设一更改，于本注前后血脉隔断。又不能于教理始终意义吻合。一经稍改，两途俱失。剜肉作疮，有损无益。还他本来面目，流通过世。

不能用教下的常规准则来衡量、评判禅宗的修行方法而认为其有误，更不能因此对禅宗修法做任何更改。因为这些方法是专属于禅宗，其方法是将一切法、一切相都

直接破除，直指人心，复归本来面目。如果按照教下而将其改为实意之语，哪怕改动一点，都将误解禅宗修行方法的本质，而扭曲破坏禅宗的传承，又不能同经教道理的意义完全吻合。禅宗方法一按照教下加以改动，则非彼非此，两种修法的意义都失去了。好比挖肉作疮，有损而无益。应让禅宗按照其本来面目，流通后世。

譬如春兰秋菊，各擅其美。尽忠行孝，俱振纲常耳。以师在海山，言憨山所注法华，有不合经旨处，以憨山多约本分作直指之谈故也。

譬如春兰秋菊虽季节不同，但各有其美。尽忠行孝虽对象不同，同样都是振兴伦理纲常。您在普陀山，说憨山大师所注解的《法华击节》，有不合经文义旨的地方，这是因为憨山大师多针对禅宗本分，按照直指人心来谈的缘故。

又校经一事，甚不容易。恐师无暇及此，委任他人。须有出格见识，十分细心，再三详审，勤加考稽。方可一正讹谬，令其芜秽尽除，天真彻露。否则宁可依样画葫芦，庶不至大失其本真矣。

另外，校对经书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恐怕您没有闲暇做这件事。如果委托他人，必须托付有出格见识，又

十分细心的人，且应再三详审，勤加考据。才可以修正讹谬，除去所有杂乱及瑕疵，使天真面目完全显露。否则，宁可依原样画葫芦不加改动，这样虽不能去除芜杂，但也不至于错得太多啊！

与融明大师书

古人云，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生死难了。

古大德们曾说：投身为人是很困难的，出生在中土繁荣的地方也是很困难的，听闻佛法，以及了脱生死出离轮回，同样十分困难。

我等幸得人身，生中国，闻佛法。所不幸者，自愧业深障重，无力断惑，速出三界，了生脱死耳。

我们幸运地投身为人，幸运地出生在中土繁荣的地方，听闻到了佛法，而不幸的是，多生以来所累积的业障十分深重，因此没有能力断除惑业，以迅速地出离三界了脱生死啊。

然又幸得闻我如来彻底悲心所说之大权巧，异方便，令博地凡夫带业往生之净土法门。实莫大之幸也。

然而却又听闻到了我佛如来以彻底的慈悲愿心所宣说的大权巧、特别方便，可以使下劣凡夫也能带着罪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这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啊。

若非无量劫来，深植善根，何能闻此不思议法，顿生真信，发愿求生乎。

如果不是无量劫以来种植了极深的善根，我们怎么可能有机会听闻到这一不可思议的法门，并且听到以后顿生信心 and 愿心而求往生西方呢？

今见好心出家在家四众，多是好高务远，不肯认真专修净业。总由宿世善根浅薄，今生未遇通人。

我看到现在好心出家在家修行佛法的四众弟子，大多好高鹜远，而不肯认认真真专修净业。这都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根浅薄，今生没有遇到真实博通佛法而又深通净土法门的大善知识。

汝于净土虽有微信，然不明净土理致，又僻处于佛法流通不及之地。诚恐日与俗人酬酢，久而久之，与之俱化。近墨者黑，近火者焦，势所难免。当时时努力。

你对于净土法门虽然略微地有一些信向，但却不明白净土法门的教理缘由，再加上又处在佛法流通不能到达的地方。所以很担心你每天与世俗的人往来应酬，久而久之，会被他们给同化了。所谓近墨者黑，近火者焦，势所难免，所以应当时时努力。

若能念念在道，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便可于父母之邦，随缘常住。

如果能够念念都与道业相合，不论事务或多或少，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不离不舍，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时刻不忘记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在父母的家乡，随缘常住。

若不能如是，当往他方净业道场，及亲近净业知识，方不负前来所说种种大幸，及闻净土法门莫大之幸也。

否则的话，就应当去到其他地方的净土道场学习，并且亲近净土宗的善知识，这才不会辜负前面所说到的种种幸运，以及得以听闻净土法门的莫大荣幸啊。

谛法师专修净业，予料其必得大利益。以彼撑持道场种种心，皆死尽无余。念佛之心，又恳切之极。恐彼深得三昧，我尚未能一心，他日何颜见彼。故当仁不让，又欲闭关。

谛闲法师专注于修行净土法门，我料想他一定会从中得到大利益。因为谛闲法师已经把支撑维持道场的种种心念彻底抛弃了，加上念佛求生的心又极为恳切，恐怕等他已经修成了念佛三昧，而我却连一心不乱都没能达到，

以后有什么脸面见他。所以就当仁不让，准备再次闭关。

大约总在普陀，未知定归何所。恐汝于净土法门错过，便可惜三年护关之一番辛苦。故不禁落索如此耳。祈深体鄙怀，则幸甚幸甚。

闭关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应该会是在普陀山上。我担心你错过了净土法门，从而可惜了为我护关三年的一番辛苦，所以忍不住啰嗦了这么多。请求你深切体察我这一番良苦用心，就太荣幸了。

与悟开师书

窃闻净土者，乃究竟畅佛本怀之法也。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略言之，一言一句一偈一书，可以包括无余。广说之，虽三藏十二部之玄言，五宗诸祖师之妙义，亦诠不尽。纵饶尽大地众生，同成正觉，出广长舌，以神通力，智慧力，尘说刹说，炽然说，无间说，又岂能尽。良以净土本不思议故也。

我听说净土法门，是究竟畅佛本怀的法门。高超一切禅、教、律各宗，统摄一切禅、教、律等派。简略来说，一个字、一句话、一个偈颂和一本书，就可以将净土法门

包括无余。具体展开来说，即使三藏十二部的玄奥言辞，律、教、禅、密、净五宗诸位祖师的微妙大义，也诠释不尽。即使所有大地众生都修成正觉，出广长舌，以神通力、智慧力，于无量世界极力宣说，永不间断，也不能说尽啊！这实在是因为净土法门，本来不可思议啊！

试观华严大经，王于三藏。末后一著，归重愿王。法华奥典，妙冠群经。闻即往生，位齐等觉。则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者，有由来也。文殊发愿，普贤劝进，如来授记于大集，谓末法中非此莫度。

试看《华严经》是三藏之王。经文最后，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以及《法华经》深奥妙典，为群经之首。其《药王菩萨本事品》中说：听闻此经就会往生极乐世界，果位与等觉菩萨相等。则知道，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净土，是有根据的啊！《文殊师利发愿经》说：愿我命终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普贤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四十一阶位的法身大士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来在《大集经》中授记：末法亿亿人修行，连一个人证得道果都很罕见，只有依念佛求生净土，才能度脱生死轮回。

龙树简示于婆沙，谓易行道，速出生死。则往圣前贤，

人人趣向者，岂徒然哉。诚所谓一代时教，皆念佛法门之注脚也。不但此也，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所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见闻觉知，声香味等，何一非阐扬净土之文字也。

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中直接表述说，念佛法门是易行道，能够速出生死。过去的圣贤，人人都趣向净土，哪里是没有理由的呢？这就是所谓，本师一代时教，都是念佛法门的注脚啊（佛陀出兴于世间，唯说弥陀本愿海）！不但如此，凡是六根所对的一切境界，比如：山河大地的依报、明暗色空的现象，见闻觉知的功能，声、香、味六尘等，哪一法不是阐扬净土的文字呢？

寒暑代谢，老病相摧，水旱兵疫，魔侣邪见，何一非提醒当人速求往生之警策也。广说其可尽乎。

寒暑代谢的自然变化，老病相摧的身体衰弱，水旱兵疫的天灾人祸，魔侣邪见的冤家恶友，哪一件事不是提醒这个人赶快求往生的警策呢？再怎样展开来说，又怎么说的完呢？

言一言统摄者，所谓净也。净极则光通，非至妙觉，此一言岂易承当。于六即佛颂研之可知也。

所谓一个字统摄净土宗，就是所谓的“净”字。清净到

了极点，就会光通，不是到妙觉的佛果位，怎能当得起这一个“净”字呢？这一个字在《六即佛颂》，详细研读就可以知道了。

一句者，信愿行也。非信不足以启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证所信。净土一切经论，皆发明此旨也。

一句，就是信愿行这一句。没有深信不足以启发切愿，没有切愿不足以引导行持，没有持佛名号的玄妙行持，不足以满足他的切愿，而证得他所深信的事相与道理。净土宗一切经论，都是将这个宗旨发扬光大。

一偈者，赞佛偈也。举正报以摄依果，言化主以包徒众。虽只八句，净土三经之大纲尽举也。

一偈，就是赞佛偈。举正报（“阿弥陀佛身金色”等偈颂）来收摄依报庄严的果，赞化主（阿弥陀佛）来包括极乐世界的徒众。虽然只有短短八句，已将净土三经的大纲全部举出。

一书者，净土十要也。字字皆末法之津梁，言言为莲宗之宝鉴。痛哭流涕，剖心沥血，称性发挥，随机指示。虽拯溺救焚，不能喻其痛切也。舍此则正信无由生，邪

见无由殄也。就中最要者惟要解。

所谓一书，就是《净土十要》。每个字都是末法时代的津梁，每句话都是净土宗的宝鉴。这是祖师们痛哭流涕，剖心沥血，称性发挥，随众生根机而来指示。虽用拯救溺水和被焚烧的人，也不能比喻出祖师救护众生悲痛恳切的心。舍弃这本《净土十要》，正信无从生起，邪见无法灭除。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弥陀要解》。

而初心入门，断疑生信，作险道之善导，示宝所以必趣者。天如或问，妙叶直指，尤为破坚冲锐之元勋也。

而对于初发心进入佛门者，可以断疑生信，作轮回险道上的善导，明示宝藏及通往宝藏所在之处的途径的著作，首推天如禅师的《净土或问》和妙叶大师的《宝王三昧念佛直指》，它们是破除疑难障碍的元勋啊！

须知净土法门，具四法界。所有事相，皆事事无碍之法界也。读而修者，切不可执理废事。倘一执之，则事理两丧。如人知意根最胜，而废弃五根，则意根亦无地可立矣。唯即事以明理，由理以融事者，方可无过。

应知道净土法门具足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所有的事相都是事事无碍的法界。读经后而修持的人，千万不可以执着义理而废除

事相。倘若一生执着义理的心，那么的事与理两方面都会丧失佛法的真实利益。如同一个人知道意根最殊胜，但是如果废弃眼、耳、鼻、舌、身五根，那么意根也没有立足之地了。唯有即事相来显明义理，由义理来融合事相，方才没有过失。

所谓净土要旨，全事即理。理事圆融，即契本体。早知师已饱餐王膳，而犹汲汲于献芹者，不过表穷子思归之寸忱，兼欲雪往昔谤法之愆尤也。

所谓净土的要旨，全体事相就是理体。理事圆融，径直契合本体。早知道悟开师您已经饱享宫廷佳肴（博学多闻），而我还急切地向你献上野地的芹菜，不过是想表达娑婆世界穷途游子（我）思归弥陀家乡的小小一片热忱，同时也想借此洗刷过去诽谤佛法的罪过啊！

复海曙师书

友人以时事新报征文启见寄。（光）企座下发挥佛祖道妙，以结法缘。座下以执心在内（一），直指见性是心非眼（二），色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三），眼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四），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五），地大周遍（六），一心二门（七）等七题，令（光）作

论，而曰拟作模范。

友人将《时事新报》的“征文启”寄给我。我企盼座下您发挥佛陀祖师的道妙，来结法缘。您反过来却以：执心在内（一）；直指见性是心非眼（二）；色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三）；眼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四）；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五）；地大周遍（六）；一心二门（七）等七题，令我来作论，说是打算作为模范论文。

（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兼以宿业深厚，生即病目。近十余年来，一切经论，皆不能看。但只执持佛号，忏除宿业。企其仗佛慈力，速生西方而已。何能作论，况曰拟作模范乎。其谦恭自牧，诚可嘉尚。其意见错谬，有不堪详言者。

我小时候没有好好做学问，长大了也一无所知。又因为宿业深厚，生下来眼睛就有病。近十多年来，一切经论，都不能看。只是执持阿弥陀佛名号，来忏除自己的宿业。企盼能够依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快速往生西方而已。哪里能够作论，何况还说要当作模范论文呢？您在信中谦虚恭敬的自居，实在是值得称赞崇尚。但您信中的意见错谬，有不可详说的地方！

夫欲发挥楞严起信之奥，何不取法乎释迦如来，与马鸣菩萨，及历代古德之注此经此论者，而反拟以(光)作者为模范。是何异儒者欲发挥二帝三王孔孟之薪传，不以四书五经十三经作模范，而以樵歌牧唱为模范。织师欲织回文古锦，不取织锦者之法则以为模范，而取编芦席者之法则以为模范。何颠倒一至于此。

想要发挥《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的奥妙，为何不取法于释迦如来与马鸣菩萨，以及历代古德注疏的经论，却反过来要以我写的论文作为模范。这就如同：儒家学者想要发挥尧、舜、禹、汤、周武王、孔子、孟子代代相传的学问，不以《四书》、《五经》、《十三经》作为模范，而以樵夫的歌声、牧童的唱曲作为模范；织布师想要织出回文古锦，不取织锦人的法则以为模范，而取编芦席人的法则以为模范。你为何颠倒到如此地步。

虽然，人之相交，唯贵各尽其分量而已。昔有童子捧沙供佛，佛即欢喜纳受。以沙乃童子力所能办，其供之之诚，与供无上珍馐妙味，等无有异。今以(光)所易办之沙，供之座下。固知无用，聊将其诚。倘亦用以涂地，庶可灭我罪垢，长我福田。因将七题一串穿来，僮侗论之，以塞其责。

虽然说与人交往，贵在尽其所能的力量。过去有童子捧

沙供佛，佛即欢喜纳受。因为沙是童子力量所能办到的，他供养的诚心，与供养无上珍馐妙味，平等没有差异。现在以我所容易备办到的沙，来供养座下您。虽然知道没什么用，姑且就供养一片诚心吧。就像用沙来涂地，或许可以灭除我的罪垢，增长我的福田。因此将七个题目一起串起来，笼统讨论，来勉强作答。

论曰，执心在内在外在中间等，乃凡夫之情见也。执心定不在内在外在中间等，亦凡夫之情见也。非直指见性是心非眼，即末显本，指波即水之真智也。何也。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一一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周遍法界也。若有在有不在，则非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周遍矣。以如来藏妙真如性，含育生佛，包括空有。世出世间，无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故也。

论说：执心在身内、在身外、在中间等等，这是凡夫的情识分别知见。执着心一定不在身内、在身外、在中间等等，也是凡夫的情见啊！并非直指见性是心不是眼，这是指即末显本，指波浪就是水体的真智啊！为什么呢？因为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一一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周遍法界。如果有在某处、不在某处的分别执着，就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不能周遍了。以如来藏妙真如性，含育众生佛陀，包括空、有二法。世间、

出世间，没有一法能够超出如来藏之外，没有一法不在妙真如性之中的缘故啊！

以凡情观之，岂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皆属生灭，皆非真如。即断惑证真，成等正觉，亦不出生灭之外。以圣智观之，非但断惑证真，成等正觉，固属真如。即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全体真如。从本已来，原无一毫生灭之相可得。再进而论之，真亦不立，如本无名。一心尚不可得，有何二门之可论哉。是为究竟真如，究竟如来藏妙真如性，究竟心。正所谓五蕴皆空，度诸苦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者也。

以凡夫情见来观，不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属于生灭，都不是真如。就是断惑证真，成等正觉，也不超出生灭之外。但以圣人的智慧来观，不但断惑证真，成等正觉，固属于真如。就是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全体是真如。从本已来，没有一丝毫的生灭之相可得。再进一步讨论说，真也不立，如本无名。一心尚且不可得，有什么二门来可以讨论的呢？这才是究竟真如，究竟如来藏妙真如性，究竟真心。正所谓的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者啊！

如上一番说话，乃(光)二十年前偶尔梦著者。今承其雅意，献于座下。如曰必须分而论之，详其文义语脉旨趣，则非(光)之衰颓心目，荒唐学业，所能办也。请求之古德，及当代讲家。自能畅座下之本怀，惬(qi è)座下之素志耳。

如上面这一番话，是我二十年前偶尔梦到的。今天承蒙您的雅意，献于座下。如果说必须要分开来讨论，详述其中的文字义理、言语脉络、宗旨归趣，就不是我衰颓的心力视力，荒疏的学业，所能办到的了。请您去求教古德，以及当代的讲经大家。自然能够畅遂您的本怀，满足您平素的志愿啊！

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接手书，并显感利冥录，不胜欢喜。知谛公此番讲经，比前次更觉光辉。因逐一看毕，即送余人。多有见闻，深为诧异。私相谓曰，谛公已证圣果，关帝尚未明心。(光)闻而谓之曰，此事须从白关用心处究，则事理两当，绝无滥圣屈贤之失。白公且置弗论。

接到你的信，以及《显感利冥录》这本书，非常欢喜。知道谛闲法师这一次讲经，比上一次更加殊胜。因此将

这本书——看完，随即就送给了其他人。有许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很诧异。私底下互相说：谛闲法师已经证得了圣果，而关圣帝君还没有明了心地。我听到后对他们说：这件事必须从城隍爷白知、护法神关帝二位的用心之处来推究，那么就事理两方面都恰当，绝对没有混滥圣人，委屈贤者的过失了。城隍爷白知暂且不说。

夫关帝者，在生时乃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歿后皈依智者，愿为伽蓝，护持佛法。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关帝一一护持亲近，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

关帝，在生之时就是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死后皈依智者大师，愿意为伽蓝神，来护持佛法。从智者大师到现在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天下丛林的住持，有很多是证得法身的大士，乘愿再来，宏扬佛法。关帝都一一护持亲近他们，哪里至于到了今天，还有未了的疑问，而求谛闲法师给他抉择开示呢？怎么可能聪明如帝君，而又如此愚钝不蒙受佛法之利益的呢？

是大有说。现今时值末法，僧多败类。只知著一件大领，

即名为僧。僧之名义事业，多多了无所知。在俗之人有信心者，纵能研究佛法，终皆下视僧侣。其不信者，见彼游行人间，造种种业之僧，遂谓僧皆如是，佛法无益于国，有害于世。

这当中是大有说头的。现在时代正值末法，出家僧人大多腐败堕落。只知道穿着一件大领僧衣，就名为僧人。僧的名称意义事业，大多一无所知。世俗有信心的人，纵然能够研究佛法，但终究都轻视出家的僧侣。而不信佛法的人，见到游行人间，造种种罪业的僧人，就认为僧人都是如此，佛法无益于国家，有害于社会。

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关帝护法心切。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高人名士，咸来莅（lì）止。遂现身说法，请谛公之开示。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

因为有这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的缘故，而关帝又护法心切。因为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社会精英，知名人士，都来到这里。于是关公就现身说法，请谛闲老法师开示，以去除那些在家人我慢邪见的凡情，振兴下劣僧人无惭无愧的不善念。

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

孙故。(光)于关帝此举亦然。此虽系盲猜瞎断，若质诸关帝谛公，当皆点头微笑，不露否否不然之声迹矣。

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称如来不舍弃为比丘穿针的福报，就如同八十的老翁起舞，是为了教导儿孙的缘故。我对于关帝的这个举动，认为也是这个道理。这虽然是盲猜瞎断，如果去质问关帝、谛闲老法师，应当都会点头微笑，不会露出“不是、不是”的声音啊！

如上所说，且约迹论。至于关帝谛公之本，唯关帝谛公自知，(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根敏道心虽切，恐规矩不洞，不解用功法则。祈教以量力而为，不可强勉硬撑，以致心身受病，遂难亲获法利矣。

如上面所说，是暂且针对“迹”来说的。至于关帝、谛闲老法师的“本”，唯有关帝、谛公自己知道，我怎能测度评论呢？根敏师的道心虽然迫切，恐怕不懂规矩，不了解修行用功的法则。祈望你教他要量力而为，不可以强勉硬撑，导致身心受病，就难以亲自得到佛法利益了。

闻某某不善用心，致吐血不止，因而反成废弛。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

听说某某人不善用心，导致吐血不止，因此反而成了荒废懈怠。初学佛法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意思告诉他们。

【注：

本迹二门：本门与迹门并称。又云本地垂迹，略云本迹。本谓久成之本地；迹谓近成之垂迹。即指实体与影现！本门，谓如来于久远往昔即已成道（久远实成之本佛），以显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体说，故谓实体；迹门，指新近示现之佛陀（伽耶始成），以显示本佛为教化众生，而自本地应化垂迹之说，故谓应迹、影现。】

与佛学报馆书（节录）

大觉世尊，于无量劫，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流通常住法宝，普度一切众生。

大觉世尊，于无量劫来，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流通常住法宝，普度一切众生。

佛学丛报一书，直使佛法流通中外，含识尽证一乘。但以世俗读书，绝无敬畏。晨起则不加盥漱，登厕则不行洗濯。或置座榻，或作枕头。夜卧而观，则与褻 (xi è) 衣同聚。对案而读，则与杂物乱堆。

《佛学丛报》这本刊物，能使佛法流通到中外，众生都证得一佛乘。但是因为世间人读书，没有一点敬畏之心。早上起来不洗脸刷牙，去厕所也不洗手。有的将经书放到椅子或床上，有的将经书当枕头用。夜里躺在床上看经，将书和内衣内裤混放在一块。在桌子上看经书，与桌子上的杂物乱堆一处。

视圣贤之语言，同破坏之故纸。漫不介意，毫无敬容。甚至书香家之妇女，花册皆是经传。世禄家之仆隶，揩物悉用文章。种种褻黷，难以枚举。积弊已久，习矣不察。若不特示祸福，决定难免褻黷。未曾得益，先获大罪。悯斯无知，须预指陈。

将圣人的语言文字看得如同破纸旧书一样。漫不经心，毫不介意，毫无恭敬的样子。甚至书香门第的妇女，放置剪纸的花册都是经书。世代享俸禄的豪门仆从，擦拭物品都用有文字的纸张。种种褻黷难以枚举。这种积习流弊已经流传很久了，大家习惯了也就不觉察了。如果我不特意说出与祸福相关的事，你也一定难免褻黷经书。还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却先获得大罪。我非常可怜这些无知的人，必须预先指出这些弊端。

若以愚见，皮面图画，可不必印。名标其傍，如常书式。

中间或作伽陀，或作散文，少则数句，多则十余。言须简明，字须粗大。诫令视者，加意珍重，毋或亵污。大觉法王，度生妙道，敬则获福，慢则致祸。

如果以我的愚见，封面图画，可以不印。书名标在旁边，如平常的书籍样式。中间或者写偈颂，或者写散文，少则几句，多则十几句。语言必须简单明了，字体必须粗大。告诫看书的人，要加备用心的珍重，不要轻慢亵污。大觉法王，度化众生的玄妙之道，恭敬就获福，轻慢则招祸。

皮里宜用小字，详陈此书虽名报书，实同佛经。而且首有佛菩萨像。内中之文，或录经文，或宗经义，不同世谛语言，理宜格外敬重。再引经论传记中敬亵经典，罪福案证。庶知好歹者，不致仍存故态，误造恶业。

封面里面宜用小字，详细说明这本书虽然名为“报书”，实际等同佛经。而且开头有佛菩萨像。里面的文章，或者摘录经文，或者宗于经义，不同于世间的语言，应该格外敬重。另外，再引用经、论、传记中恭敬亵慢经典，获罪得福的公案来证明。详细说明要恭敬佛书以及引用经典的例证，使得知道好歹的人，不致于仍然有过去亵慢的状况，误造恶业。

此二或一册一换，或间次一换，或永远不换，只用一种文字，皆无不可。若换，则只可换文，不可换义。则庶乎师严而道尊矣。书后皮面，不可印字，以免涂污而昭敬重。

这两种样式，或者一册书换一次，或者间隔换一次，或者永远不换，只用一种文字，都可以。如果要换，只可以换文字，不可以换义理。那么就使得老师严格而道法尊贵了。书的后封面上，不可以印文字，以免染污而显示敬重。

西天二十一祖婆修槃头尊者，自言往劫将证二果，因误以杖倚壁画佛面，遂全失之。吾谓二果尚失果位，若是凡夫，则永失人身，常处恶道无疑矣。

西天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自言往劫将要证得二果，因为误将锡杖，倚靠在壁画上的佛面，因而完全失去了证二果的机会。我认为，二果的圣者尚且还会失去果位，如果是凡夫，就永远失去人身，常处恶道无疑了啊！

譬如巨富犯大辟，尽家资以赎死，贫人则立见斩首矣。

事载传灯录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章。故知褻慢，其罪非小。

譬如大富人犯死刑，倾尽家产来赎死罪，如果是贫穷人马上就会被斩首了啊！这个事情记载在《传灯录·二十祖

《阁夜多尊者章》中。所以知道褻慢佛经佛像，这个罪过可不小。

乾为大父，坤为大母，四海内外，同是同胞。清朝虽属满洲，毕竟同一父母。况列庙圣德，直同天高地厚，虽尧舜汤武，亦不过如是。近以兵歉叠遭，强邻见逼，政宪更新，稍有参差。

天是我们的大父，地是我们的大母，四海内外，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清朝虽然属于满洲，毕竟都处于同一天地之下。何况列祖的圣德，简直如同天一样高，地一样厚。虽然是尧（唐尧）舜（虞舜）汤（商汤）武（周武王），也不过如此。近代因为兵火饥荒相继发生，强邻进逼，政宪更新，而稍有差别。

然推究皇仁，仍复如故。但以境缘不嘉，致见倾覆。今既成共和，正好一体同观。论政体，则盛称共和。论前清，则褒美皇仁。譬如新官上任之后，不妨竖碑立祠（c í ），以彰旧官之德。

然而推究皇帝的仁德，仍旧像从前一样。但因为境缘不佳，致使见解倾覆。现在既然已经成为共和，正好一体同观。论政体，则盛赞称为共和；论前清，则赞美皇帝的仁德。譬如新官上任之后，不妨竖立碑祠，来彰显旧

官的德行。

共和既成之后，二百余年之抚育栽培，岂可顿忘。吾见第三册中，有独夫，专制，奴隶等语，心甚怏怏。夫吾国自开辟以来，其继天立极，君临天下之大圣人，亦未必不虑及此。或恐民若强悍，则号令有所不行，而反致乱亡。

成为共和之后，二百多年（268年，清朝，1644年-1912年）的抚育栽培，怎可马上就忘记？我见第三册中，有独夫、专制、奴隶等词语，心中郁郁不乐。我国自开天辟地以来，继承天子的皇位，君临天下的大圣人，也不一定不考虑到这些（统治者残暴无道，政治专制，百姓为奴隶）。或许恐怕民众如果强悍，则号令会有所不行，反而会导致乱亡。

此圣人传子孙之本心，岂羲农汤武，尽欲私受其利乎。以非此不足以振纲常，息争端，亦时势使之然也。非羲农诸圣，皆有惭德也。今人各为公，共和郅治，亦时势使之然也。非今人便优于羲农等诸圣也。

这是圣人传给子孙的本心，哪里是羲（伏羲氏）农（神农氏）汤武，尽想私自享受其利呢？因为非此不足以提振纲常，平息争端，这也是时势造成的啊！并非是羲农

诸位圣人，都有惭德。现今人们各个为公，共和大治，这也是时势造成的啊！并非是现今的人比羲农等诸位圣人优秀啊！

似宜推美共和，不必苛论前清。方合共和之体，免蔑古圣之愆。佛世毗耶离国，即用此法。如来于诸经中，亦未深斥轮王世世相承之非。善乎孔子之言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似乎应该推崇赞美共和，不必过分讨论前清，方才符合共和之体，避免蔑视古圣的罪愆。佛在世时的毗耶离国，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如来在诸多经中，也没有深深地斥责转轮圣王世世都继承王位的是非。孔子的言说很好：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社会人事，没有特别的归向，也没有特别的冷漠、疏远，只是因时适宜地去做。”）

义之与比者，因时适宜之谓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不可互非，亦不可专主一法。唯求其适宜，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然人心不一，倘再有投稿者，带此词意，祈略事笔削，以归完善。

“义之与比”的意思是，因时适宜的一种说法。夏天穿葛衣，冬天穿裘衣；渴了喝水，饿了吃饭，不可错换，

也不可专门主张一种方法。只有求其适宜，则有大利益而无少许弊病。然而人心不一，倘若再有投稿的人，带此词意，请略事修改，以归于完善。

俾天下后世之阅者，佩服诸君大公之量，佛法平等之怀。所有言论，唯理是尚，毫无偏私。因兹古今来大圣大贤，无不归心而崇事焉。

使天下后世的阅读者，佩服各位的大公之量，佛法平等的心怀。所有言论，唯有崇尚真理，无丝毫的偏私。因此，古今大圣大贤，没有不归心而崇事的。

世出世间之理，不出心性二字。世出世间之事，不出因果二字。众生沉九界，如来证一乘，于心性毫无增减。其所以升沉迥异，苦乐悬殊者。由因地之修德不一，致果地之受用各别耳。阐扬佛法，大非易事。唯谈理性，则中下不能受益。专说因果，则上士每厌闻熏。

世出世间的真理，不超出“心性”二个字。世出世间的事相，不超出“因果”二个字。众生沉迷九法界，如来证得一佛乘，对于心性丝毫没有增减。之所以上升下沉迥然差异，受苦受乐天地悬殊的原因。是由于在因地的修德不一样，导致果地的受用各有差别罢了。阐扬佛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谈真理心性，那么中下根的

众生不能受益。专说因果报应的事相，那么上根的人每每厌倦听闻。

此书科分十门，法不一律。正好事理并进，顿渐齐驱。庶得三根普被，利钝均益。宜将古今来由学佛得力，发之而为大忠大孝，纯义纯仁之事迹。与夫恭敬三宝，谤毁三宝之祸福。及高人淑世导俗之嘉言，戒杀放生之至论。于后数科，册册登载。则愚夫愚妇，有所禀承。而通方哲士，因悟理而亦欲实践。从兹不敢摇头掩耳，更急急于愿乐欲闻也。

这本书分科十门，所谈之法不只一种。正好事相与理性并进，顿教与渐教齐驱。使得上中下三根普遍加被，利钝二根均得利益。应该将古往今来因学佛而得力，发扬而成为大忠大孝，纯义纯仁者的事迹。与恭敬三宝，谤毁三宝的祸福。以及高人济世导俗的善言，戒杀放生的高超理论。在后面几科中，册册登载。那么愚夫愚妇，可以有所禀持依承。通达贤明之人，因为悟理也想要实践。从此不敢摇头掩耳，并且更加急急地愿乐欲闻啊！

然因果心性，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而末法众生，根机陋劣。禅

教诸法，唯仗自力，契悟尚难，何况了脱。唯有仗佛力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纵五逆十恶，亦可永出轮回，高预海会。此不可思议之最上乘法，宜理事并谈，诫劝齐施。震海潮音，霑大法雨。

然而因果与心性，分离就会两败俱伤，合修就相互增美。所以彻悟祖师说：“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这是道理行事势所必然如此的。”而末法众生根机陋劣。禅宗教下诸多法门，只依仗自力，契悟实相尚且困难，何况了生脱死？唯有仰仗佛力的净土法门，只要行人具备真信切愿，纵然是五逆十恶的人，也可以永出六道轮回，高预莲池海会。这个不可思议的最上乘法，适宜理性与事相并谈，告诫与劝导齐施。震发海潮音，霑澍大法雨。

破鲁川辈之邪执，续莲池等之法脉。俾普天同受佛法之益，庶大地悉感诸君之德。则法满寰宇，世复唐虞。道通天地有形外，恩遍飞潜异类中矣。

破除曹鲁川之辈认为净土宗是斋公斋婆之事的邪执，延续莲池大师等祖师老实念佛的法脉。使得普天下同受佛法的利益，大地上的人，全都感念诸位的恩德。那么佛法遍满全国天下，世道恢复尧舜盛世。真是“道通天地有形外，恩遍飞潜异类中”啊！

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明季垂中，诸宗悉衰。万历以来，勃然蔚兴。

仔细讨论佛法的衰微，确实不在明朝末年。明代中叶以后，诸多宗派都衰微了。神宗万历以来，佛教又勃然蔚兴。

贤首则莲池，雪浪，大振圆宗。天台则幽溪，蕩益，力宏观道。禅宗幻有下四人，而天童，磬山，法遍天下。洞下则寿昌，博山，代有高人。律宗则慧云中兴，实为优波。见月继踵，原是迦叶。而妙峰，紫柏，莲池，憨山，蕩益，尤为出类拔萃，末法所不多见。

贤首宗有莲池大师，雪浪洪恩大师，大振华严宗。天台宗则有幽溪传灯大师，蕩益大师，力宏止观天台教法。禅宗临济一脉，幻有正传禅师座下有四个得法弟子，而天童圆悟、磬山圆修，二人所传之法又遍及天下。曹洞宗有寿昌寺的慧经禅师，博山的元来禅师，代代有高人。律宗则有慧云如馨律师中兴，其实是优波离尊者再来。见月律师接继其后，原是迦叶尊者转世。而妙峰福登禅师，紫柏尊者，莲池大师，憨山大师，蕩益大师，尤其出类拔萃，为末法时代所不多见。

虽不及唐宋盛时，亦可谓佛日重辉矣。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

虽然不及唐宋兴盛之时，也可以说佛日重辉啊！等到了清朝建立，对佛法非常崇尚注重。山林泉边的隐逸高僧，多蒙皇室礼敬。如玉林通秀国师、憨璞性聪大师，山翁道忞（mín）大师等。清世祖顺治皇帝于是仰遵佛制，大开方便门。罢除了僧人经过考试合格方能出家的制度，令他们随自己心意出家。因此皇家授权传戒，制定戒牒，从此永远免除了度牒。

佛法之衰，实基于此。在当时高人林立，似乎有益。而世宗以大权乘愿，建中立极。其发挥佛祖慧命之言论，精深宏博。入藏流通者不必言。外有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四册，系吾友子任氏，乞食京师，于书肆中得之，送于杨仁山，令寄东洋，附于新印大藏之内。想其书已出，好古探奇之士，试一读之。不但于性命有益，而学识文章，当顿高十倍矣。

佛法的衰微，实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当时高僧大德众多，似乎有些利益。而清世宗雍正皇帝以菩萨乘愿再来之身，秉持国政。他发挥佛祖慧命的言论，精深

宏博。收入大藏经流通的不说。另外有《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四册，是我的友人之子任氏，在北京谋生，在书摊中得到，送给杨仁山居士，请他寄到日本东洋，附在新印的大藏经之内。想来这本书已经出版，好古探奇的人，试着读一读。不但对于心性有益，而学识文章，当一下子增高十倍啊！

呜呼盛哉。世宗实为法流震旦，皇帝中之绝无而仅有者，其君如此，则宰官僧侣，概可知矣。迨至高庙以后，哲人日稀，愚夫日多。加以频经兵燹，则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

功德盛大啊！清世宗雍正实在是佛法流传到中国，皇帝当中绝无仅有之人，国君如此，那么宰相官员僧侣，一概可以知道了。到了乾隆皇帝以后，智慧卓越的人日渐稀少，愚昧的人日渐增多。加上频繁的战火，下劣无赖的人，大多混入佛门。自己既然不知道佛法，如何能教徒弟修行。

从兹日趋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虽不少，识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扬大教，普利群生耶。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见其僧，而不知其道。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

从此日趋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导致现在僧人虽然不少，认识字的人十个当中没有一个。怎能指望他们宏扬大教，普利群生呢？由此志行高洁的人，除非过去世有大善根的人，就只看见僧人，而不知道佛法究竟如何。导致世人讨厌不喜欢佛教，也就不会进入到佛法中了。

夫流通佛法，非一朝一夕之故。须深谋远虑，随机设法。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时制宜之道，亦不可不亟亟研求，以预防乎世变时迁，庶不至颠覆而不能致力，有如今日之佛法也。

流通佛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必须深谋远虑，随机设法。佛制固然不可以不遵行，而随顺时节制定适宜的方法，也不可以不急切地研求，以预防社会变革，时代变化，才不至佛法衰微却不能致力振救，就如同今日的佛法一般。

倘诸君不乘时利见，吾恐此时震旦国中，已无佛法声迹矣。呜呼险哉。佛法高深，非浅见所能窥。若欲深知，必须由教而入，次及禅宗，方可无弊。

倘若诸位不乘着有利时机弘扬佛法，我恐怕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佛法的声音了。实在太危险了！佛法高深，不是浅见所能窥测知道的。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必须由教

理进入，其次到禅宗，方才可以没有弊病。

宋儒若周程张朱等，夙世固有灵根。奈最初所亲近者，皆属直指宗师。于一席话，一公案下，仿佛领会得个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之意义，实未彻悟自心。遂自以为得，画地自限，不肯前进。良由一向在义路上著脚，绝未曾真参力究也。

宋朝儒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过去世固然有慧根。可惜最初所亲近学习的，都属于直指人心的禅宗法师。在一席话、一个公案之下，仿佛领会到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意义，实际没有彻悟自心。于是就自以为得到，画地自限，不肯前进。实在是由于他们一向只在义解的路上思惟，绝对没有真参力究的用功。

且见宗家法法头头，指归向上。因此纵看经教，亦作宗意解会，谓佛法但止如此而已。而因果罪福之实事实理，亦皆以指归向上之意见领会。遂致瞞昧自心，拨无因果。攘人之物，以为家宝。拾佛法之遗余，扶儒教之门墙。

只是看见禅宗法门，法法头头，都指归向上。因此纵然看经教，也作禅宗之意来理解领会，认为佛法只是如此而已。而对于因果罪福的真实事理，也都以指归向上的意思来领会。于是就欺瞞自心，否定因果的道理。窃取

他人之物，作为自家之宝。拾取佛法的遗余，来扶持儒教的门墙。

又恐后生高推释氏，因巧设方法，作盗铃计。横造谤议，陈其祸害。关闭后生，永不能出。又恐或不死心，遂现身说法。谓吾昔求道，亦曾旁及释老，然皆了无所得，后反求于六经而得之，从此释老之破绽，一一彻见矣。又恐怕后人高推佛教，因此巧设方法，作掩耳盗铃的计策。横生诽谤，陈述佛教的祸害。关闭后学之人，永远不能走出他的门墙。又恐怕有人不死心，于是现身说法。说：我过去追求真道，也曾经旁及佛教、道教，然而都了无所得，后来反过来求于儒家六经，而得到真理，从此佛道二家的破绽，我都一一彻见了。

夫诸子诚意正心，躬行实践，诚足为儒门师表。但以扶持门墙之念过重，致于最宜感佩表彰之处，反掩人之长以为短。以己之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竟使诚意正心，躬行实践，不能圆满完备，彻头彻尾。

诸位夫子诚意正心，躬行实践，实在足以为儒门师表。但因为扶持门墙的念头过重，导致在最值得感佩表彰的地方，反而因为掩饰他人的长处，而成为自己的短处了。将自己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好处，反过来说他人比不上我。

竟然使诚意正心，躬行实践，不能做到圆满完备、彻头彻尾。

噫，可哀也已。一乘居士，谓其入室操戈，喧宾夺主，其言甚确。然不详陈其故，关里人决不肯服。宜将诸子学佛得益处，及以宗意错会教意，因兹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唯悖佛，亦悖儒经处。及自谓求道于释老皆不得，后于六经反得处。详陈而明辩之。

唉，实在悲哀啊！濮一乘居士，认为他们是入室操戈，喧宾夺主，这个话很准确。然而不详细陈述其中的缘故来由，关闭在门墙里面的人，决不会心服口服。应该将诸位夫子学佛得到利益之处，以及他们以禅宗之意错会教下之意，因此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六道轮回，不仅违逆佛教，也违逆儒经之处。以及自己说求道于佛教、道教皆不得，后来在儒家六经反得之处。详细陈述而加以明辩。

则赃证具在，不但闭关者佩服而直下出关。纵诸子复生，亦当任过自责，无从置喙（hu ì）强辩。从兹慧风扫荡障翳尽，佛日重辉宇宙中矣。

那么赃物、证物具在，不但关闭在门墙里的人佩服，而当下走出关门。纵然诸位夫子重生，也会承担过失，自

我责备，无从插嘴强辩。从此“慧风扫荡障翳尽，佛日重辉宇宙中”啊！

复濮大凡居士书

遥捧云章，实深惭愧。（不慧）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客路岭（lín g） 岍（pīn g），寄食普陀。不意阁下，以宿承佛嘱，乘愿再来，得儒佛之心宗，穷性相之秘藏，遍参缁素，力修净业之出格豪杰，过量大人。乃不耻下问，询于乌（chú） 菟（ráo），而过为谦誉，令人无地容身。设大地有缝，当即彻底深入，何敢仰答。

捧起您文采斐然的来信，实在深感惭愧。我幼时失于求学，长大了一无所知，一个人在他乡，于普陀山挂单。不料阁下您，以过去世承受佛陀的嘱咐，乘愿再来，得儒家、佛教的心法宗旨，穷尽事物本质和表象的秘藏，遍参僧俗高人，力修净业的杰出英豪，雅量君子。却能不耻下问，询于我这样草野浅陋之人，而您如此自谦赞他，令人无地容身。假设大地有缝，当立即彻底深入，怎么敢抬头作答。

继思阁下学问如是之博，见地如是之高。如斯数则，义

甚浅近。岂真怀疑不决哉。殆欲发起同人耳。阁下既以了知为不知，（不慧）不妨以无知为有知。因即据款批判，随语剖析。非敢效老吏之断狱，不过如课士之纳卷耳。所陈菲词，详列后幅。其当与否，祈垂麈（zhǔ）政。

继而想到阁下您的学问如此渊博，见地如此的高超。如信中的几个问题，义理很是浅近。哪里是真的怀疑不决呢？大概是想要发起大家的正见罢了！阁下您既然以了知为不知，我不妨以无知为有知。因此就一条条的评论，随文剖析。不敢效法很有经验的官员似的来审断案件，不过如同科考之人交纳考卷罢了。所说浅见，详列如下。其中得当与否，请您不吝指正。

念佛虽贵心念，亦不可废口诵。以身口意三，互相资助。若心能忆念，身不礼敬，口不持诵，亦难得益。世之举重物者，尚须以声相助，况欲摄心以证三昧者乎。

念佛虽然贵在心念，也不可以废除口诵。因为身口意三业互相帮助。如果心能忆念，身不礼敬，口不持诵，也难得到真实的利益。世上举重物的人尚且需要口中出声相助，何况打算摄心来证三昧的人呢？

所以大集经云，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德谓大声

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耳。而具缚凡夫，心多昏散。若不假身口礼诵之力，则欲得一心，未由也已。

所以《大集经》说大念见大佛，小念见小佛。古代大德说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而且具缚凡夫的心多数昏沉或散乱。如果不假借身口礼诵的力量，那么想得到一心不乱，是没有途径可达到的。

实际理地，方无生灭。佛事门中，何一非生灭法乎。等觉菩萨，破四十一品无明，证四十一分秘藏，亦不出于生灭之外。是生灭乃生死之根，亦菩提之本，视其人之所用何如耳。

实际真如理地，方才无生无灭。佛门自修化他的事业中，哪一法不是生灭法呢？等觉菩萨，破除四十一品无明，证得四十一分秘藏，也不超出于生灭之外。生灭是生死的根本（菩萨的生死是变易生死，而不是我们所理解凡夫的分段生死），也是菩提的根本，要看个人如何运用罢了。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以彼背觉合尘之生灭，转而为背尘合觉之生灭，以期证于不生不灭之真如佛性也。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这是将背离觉性而合于六尘的生灭，转而成为背离六尘而合于觉性的生灭，以期望证得不生不灭的真如佛性啊！

念念在净土，方可往生，乃上品往生者之身分。若执定此义，以自求上品，何善如之。若执定此义，以教中下根人，则阻人胜进不浅。何以故。以彼必以为此法太高，遂以卑劣自居，不肯修持耳。

念念在净土，方可以往生，这是上品往生者的身分。如果认定这个道理，来自己求上品上生，这是大好事。如果强认这个道理，来教导中下根的人，就会阻碍他人的进修。为什么呢？因为中下根人必定认为“念念在净土”这个法太高，于是自认卑劣难以企及，不肯用功修持啊！

又此念佛虽属意识，而诸识咸具。不观上文都摄六根乎。六根既摄，则六识将何为乎。即转送含藏者，亦唯此事而已。

又者，念佛虽然属于意识作用，而八识全具。没看上文所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吗？六根既然收摄，那六识还会做什么呢？就是第七转识、第八含藏识，也唯有念佛这一件事了啊！

刀砍不入一段，原无可疑。以阁下将自力他力，禅宗净

宗之界限未分，致成一大疑团耳。

“刀砍不入”一段文，原本没有什么可疑。因为阁下您将自力、他力，禅宗、净宗的界限没有分清楚，导致成为一大疑团罢了。

念佛一法，乃仗佛力出三界，生净土耳。今既不发愿，亦岂有信（有真信者，必有切愿）。信愿全无，但念佛名，仍属自力。以无信愿，故不能与弥陀宏誓，感应道交。若见思惑尽，或可往生。若全未断，及断未净尽，则业根尚在，何能即出轮回。

念佛一法是仰仗佛力出离三界，往生净土。现在既然不发愿，哪能说有信心呢（有真实信心的人，必定有深切的愿）？信愿完全没有，只是念佛的名号，仍然属于自力。因为没有信愿，所以不能和弥陀宏誓愿力感应道交。假如见惑、思惑已经断尽，或许可以往生。假如没有全部断尽，或者断得不彻底，那么业根依然存在，哪能当生出离轮回呢？

五祖戒，草堂青等，即是确证。须知去却信愿念佛，与宗家之参究无异。若得往生，则因果不相符契矣。蕩益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铁案也。

五祖戒禅师后世为苏东坡、草堂青禅师后世为曾鲁公等，就是确证。应该知道舍去信愿而念佛，这与禅宗的参究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也能往生，那就因果不相符合了。蕩益大师说：“能不能往生西方，全凭信愿的有无；品位高下，全是因为持名的深浅。”这是千古不变易的定论啊。

经云一心不乱，远承前文依正功德，即是教令生信。近承上文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即是教令发愿。

《阿弥陀经》说：“一心不乱”，这是远承前面经文的依正功德（宝池德水等），就是教令我们生起信心。近承上面经文“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就是教令我们发愿。

又况下文劝信劝愿，不一而足。阁下截断前文，止执一句，故有不贵发愿之疑。又以无信愿之一心，与有信愿之一心，敌体同观，故有刀砍不入，岂非纯一，何以无愿不得往生之疑。

又何况下面经文，劝信劝愿，不一而足。阁下截断前面经文，只执着一句“一心不乱”，所以有不注重发愿求生的怀疑。又将没有信愿的一心不乱，与有信愿的一心不乱，平等的看待，所以有“刀砍不入，岂非纯一，何

以无愿不得往生”的疑问。

又念佛之外，第二念，夹杂，难以枚举。举其正者，如求大彻大悟，得大总持等。非指发愿为第二念，为夹杂也。须知净土一法，以信愿行三法为宗。行如车牛，愿如御者，信如前导。导与御者，正成就其车牛之进趣耳。是以朝暮必须向佛发愿。

又者，念佛之外，有第二念、夹杂间断等问题，难以枚举。举出其中正确的来说，例如求大彻大悟，得大总持等等是第二念。不是指发愿求生为第二念，为夹杂。必须知道净土一法，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旨。“行”如同车牛，“愿”如驾车的人，“信”如前导。向导与驾车人，正是成就这个车牛的前进趋向啊！所以早晚必须向佛发愿。

又不念佛时，亦不可泥。纵令一念万年，不妨日有起止。若谓有不念时，有发愿时，便成间断夹杂，便难成办。试问此一心念者，亦曾见色闻声，著衣吃饭，举手动足，与否。若有，彼既不间断夹杂，此何独间断夹杂。若无，除非法身大士。然法身大士，端居一处，而现身尘刹。其间断夹杂，将不胜其多矣。

又者，不念佛时，也不可以拘泥。纵然一念万年，远离

时间长短的分别，也不妨碍每日有起有止。如果认为有不念佛时，有发愿时，就成为间断夹杂，便难成办往生大事。那么请问这一心念佛时，有没有见色闻声、穿衣吃饭、举手投足呢？如果有，一心念佛与举手投足二者，既然不会产生间断夹杂，一心念佛与发愿往生二者，为何就会产生间断夹杂呢？如果一心念佛时，不见色闻声，不知举手投足等，除非法身大士，才有这种功夫。然而法身大士，端居在一个地方，却又能现身尘刹。这其中的间断夹杂，就不知有多少了。

心具众理，应万事，岂止佛愿同时而已。约常途修持，发愿当在朝暮。亦有念佛一进毕，即发愿者。

心具众理，普应万事，哪里只是念佛发愿能够同时进行而已呢？对于平时的修持，发愿应当在早晚。也有念佛一完，就发愿的。

阁下深通性相，谓佛念，求生念，不能两具，似于事事无碍之圆理，未能彻信。又谓有则此念当剖为二，一半归佛，一半归愿，如此，一人应成两佛。

阁下深通性相二宗，认为念佛之念，求往生之念，二念不能同时具有，似乎对于事事无碍的圆教之理，未能彻底相信。又认为如果有二念同具一念中，那么这一念，

应当剖为二半，一半归念佛，一半归发愿，如此，一个人应成两尊佛。

阁下于日用之中，眼见色时，耳鼻舌身意，便不闻声及缘法等耶。若一时并行不悖，何独于此而疑之。须知一念心体，其用无量。八识非一心之体用乎，彼既不成八佛，此何以成两佛也耶。

阁下在日常生活中，眼睛看见外色时，耳、鼻、舌、身、意五根，就不会听到声音以及攀缘法尘了吗？如果眼耳能够同时进行而互不冲突，为何独独对于念佛发愿二念同具而生疑呢？必须知道一念心体，他的作用无量。八识不是一心的体用吗？八识同运既然不成八佛，念佛发愿二念并行，如何能成两佛呢？

平生绝无信愿者，临终决定难仗佛力。既云善恶俱时顿现，且无论阿弥陀佛四字不现者，不得往生。即现，亦不得往生。何以故。以不愿生故。以不求佛，因不得蒙佛接引故。

平生绝对没有信愿的人，临终决定很难仗佛力往生。既然说临终是善恶境界同时顿然显现，暂且不论阿弥陀佛四字不现前的人不得往生。就算现前，也不得往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往生的缘故。因为不求阿弥陀佛

的摄受，因此不能蒙受阿弥陀佛接引的缘故。

华严经云，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古德云，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今善恶皆现，由无信愿，便不能奈恶业何矣。须知仗自力，则恶业有一丝毫，便不能出离生死，况多乎哉。

《华严经》中说：“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古德说：“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现在善恶二业都现前，由于没有信愿之力，便不能奈何恶业啊！必须知道只依仗自力，那么就算恶业还有一丝一毫，就不能出离生死，何况恶业还很多呢？

又无信愿，念至一心，无量无边之中，或可有一二往生。决不可以此为训，以断天下后世一切人往生净土之善根。何以故。以能仗自力，念至业尽情空，证无生忍者，举世少有一二。倘人各依此行持，置信愿而不从事。则芸芸众生，永居苦海，无由出离，皆此一言为之作俑也。而其人犹洋洋得意，以为吾言甚高。而不知其为断佛慧命，疑误众生之狂言也。哀哉（世间善业，不出轮回，若对信愿具足之往生净业，则彼善业，仍属恶业）。

又者没有信愿的人，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无量无边的众生之中，或者可能有一二个人往生。决定不可以此作为

教导，以断天下后世一切人往生净土的善根。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只仗自力，念到业尽情空，证到无生忍的人，举世罕有一二。倘若每个人都依照这个标准来行持，将信愿二事放在一边而不去做。那么芸芸众生就永远停留在生死苦海，无法出离，都是这一句话成为罪魁祸首啊！而这个人还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的言论很高超。而不知道这是断佛慧命，疑误众生的狂言啊！悲哀啊！（世间善业不出轮回，如果对比信愿具足的往生净业，那么这个善业仍属恶业）。

净土一法，须另具只眼，不得以常途教义相例。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之了生死者，不可得而见之矣。

净土这个法门必须另外具一只眼，不得以常途的教义来比类。假使如来不开示净土法门，那么末世众生中想了生死的人，就不可能见到了。

蕩益大师，弥陀要解，理事各臻其极，为自有此经以来之第一注解。当以之为的，则他日往生品位，咸不得与阁下齐肩矣。

蕩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对理性事相的阐述均完美至极，是自从有《阿弥陀经》以来的第一注解。应当以这本书作为准绳，那么将来往生的品位，他人都无法与阁

下平齐了。

古人修行，皆能证道。今人修行，少见明心。岂人根之不等耶，抑亦敬慢之所致耳。历观传记高人，咸皆视经像如视活佛。其敬畏之迹，虽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何能仿佛一二。因其恭敬之极，故能断惑证真，超凡入圣。

古人修行，皆能够证道。今人修行，则很少见到明心者。难道是人的根机不同吗？或许是古今态度有恭敬与轻慢的不同所导致的罢。观看历代高人的传记，都是见到佛经佛像如同见到活佛。恭敬畏慎的事迹，虽然是忠臣侍奉圣主，孝子捧读遗嘱，也不能比拟一二。因为他们恭敬到了极点。所以能够断惑证真，超凡入圣。

观于二祖立雪，程门立雪，可见矣。今人视佛像如土木，视佛经如故纸。纵有信心，读诵受持，亦不过供其口头滑利而已，有何实益之可论也。虽种远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

看看二祖慧可立雪求法，杨时二人立雪侍师，就可以见到古人之风了。现在的人视佛像如同土木，视佛经如同旧纸。纵然有信心，读诵受持，也不过为了口头流利而已，有什么实际利益可说呢？虽然种下解脱的远因，而

褻瀆輕慢的罪業，實在不堪設想。

**願閣下以博學宏詞，提倡佛法時，必須常以此普利一切。
則法門幸甚，眾生幸甚。**

願閣下您以淵博的學識才華，在提倡佛法之時，必須常常以恭敬心來普利一切。那麼法門幸甚！眾生幸甚！

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一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聖人以己之心無念慮，而隨機說法示人也。斷斷不可會作謙詞。

《論語·子罕》中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是孔聖人因為自己的內心沒有妄念思慮，而能隨機說法教導他人。千萬不可以理解認為這是謙虛之詞。

夫聖人之心，猶如明鏡。空空洞洞，了無一物，有何所知。鄙夫致問，如胡來漢來。叩兩端而竭，如胡現漢現。叩字，義當作即。兩端者，所問與其機也。而竭焉者，恰恰合宜，無過無不及也。即佛門所謂契理契機之謂也。聖人的心，猶如明鏡。空空洞洞，了無一物，有什麼所

知呢？无知之人提问，如同佛法中的：明镜当前，胡人、汉人来到镜前。“叩两端而竭”，如同佛法中的：胡人、汉人显现在镜中。“叩”字，意义应当作“即”字。“两端”，是所问的问题与提问人的根机。“而竭焉”：恰好合适，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就是佛门中所说的：契理契机。

若唯契于理，而不契机，于彼无益，便成闲言语矣。如问仁，问孝，问政等，所问是同，而所答各异。乃即彼之机，答彼之问，看孔著楔（xi ē），对病发药，恰恰合宜，了无一毫机教不投之弊。若非心空如镜，安能使之若是乎。

如果只是契理，而不契机，对于提问的人没有利益，就成了无用的言语了。例如《论语》有问仁、问孝、问政等，所提问题相同，而孔子的回答各有差异。这就是就着提问人的根机，来回答他的问题，如看着孔的形状大小而钉下相应的木楔，又如对症给药，恰恰合适，没有一点机教不投的弊病。如果不是心空如镜，怎能做到这样呢？

讲章以空空属于鄙夫，可谓枉读圣贤书矣。孔子之心，至诚无妄，故曰空空如也。颜子去圣一等，虽未能究竟

无妄，而其妄亦无几何，故亦得屡至于空。

讲章中认为“空空”之状属于提问的鄙夫，可说是枉读圣贤书。孔子的心，至诚无妄，所以说“空空如也”。颜回距离圣人还差一等，虽然未能究竟无妄，而他的妄想也不多，所以也能多次做到“空空如也”的境界。

三月不违，即是其事。故夫子许之以庶。若以为箪食瓢饮屡至空乏，而不改其乐，故许以庶。则是舍本逐末，大失圣人因机定评之至论也。

《论语·雍也》中说颜回三月不违仁，就是“屡空”这件事。所以孔夫子赞许他说：“回也其庶乎。屡空。（颜回，差不多接近圣人之心了。屡次心空。）”如果认为仅是因为“颜回多次处于一箪食一瓢饮这样空乏其身的地步而不改其乐”，孔子才赞许他说：“回也，其庶乎”。就是舍本逐末，就太误解孔子根据颜回的根机而做出的这番完全中肯的论断了。

至于子贡货殖，乃随类论及，何可以令其针锋相对。圣人因人论人，岂效后世做试帖诗，必须对得恰好，方为合格乎。然此乃以阁下志慕佛法，不妨将圣人之心，随机指点。

至于后面说到子贡经商。是根据人的不同做出相应的评

论，怎么可以将颜回、子贡二人针锋相对。圣人是按照人的（根机、习性等）不同给予契机而有益的评论，哪里会效仿后世人做试帖诗，必须对得恰好工整，方为合格呢？然而这是因为阁下心中仰慕佛法，我不妨将圣人之心，随机按照佛法至理指明一二。

若向三家村里训蒙，当以朱注是守。否则守文之徒，谤焰四起。不但不能知圣人之心，反因之毁谤佛法，由是永沉苦海。大失圣人叩两端而竭焉之深旨矣。

如果是向偏僻乡村里教育儿童，应当遵守朱熹（所作普通的训诂考据之类）的注解。否则死执文字的人，将到处煽起诽谤的火焰。不但不能让他们了知圣人的心法，反而因此来毁谤佛法，由此永沉苦海。那么，将大失圣人“叩两端而竭焉”（契理契机）的深深意旨啊！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

得手札。知阁下尚未圆具，及贵宅贵乡佛法流通之象，喜不自胜。虽然，吾于喜中，不无大忧。何以言之。

接到您的信。了解到您尚未受大戒，以及您家里、乡里，佛法流通的情况，非常欢喜。虽然如此，我在欢喜之中，也有大忧虑。为何这么说呢？

夫佛法者，乃九法界公共之法。无一人不当修，亦无一人不能修。持斋念佛者多，推其效则法道兴隆，风俗淳善。此则唯恐其不多，愈多则愈美也。

佛法是九法界众生的公共之法。没有一个人不应当修，也没有一个人不能修。持斋念佛的人多，推广使大家来效法，就会法道兴隆，风俗淳善。这样，唯恐持斋念佛的人不多，愈多则愈好。

至于出家为僧，乃如来为住持法道，与流通法道而设。若其立向上志，发大菩提，研究佛法，彻悟自性。宏三学而偏赞净土，即一生以顿脱苦轮。此亦唯恐不多，多多则益善也。

至于出家为僧，这是如来为了住持法道，与流通法道而设立的制度。如果是立志向上，发大菩提心，研究佛法，彻悟自性。宏扬戒定慧三学而偏赞净土宗，就在这一生出离轮回苦海的人。这样的人也唯恐不多，多多益善。

若或稍有信心，无大志向。欲藉为僧之名，游手好闲，赖佛偷生。名为佛子，实是髡民，即令不造恶业，已是法之败种，国之废人。倘或破戒造业，贻辱佛教。纵令生逃国法，决定死堕地狱。于法于己，两无所益。如是

则一尚不可，何况众多。

如果是稍微有点信心，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想要借着僧人的名字，游手好闲，赖佛偷生。名为佛子，实际是个光头白衣，即使不造恶业，已经是佛法的败种，国家的废人。倘若破戒造业，使佛教蒙羞。生前纵然能逃过国家法律，死后决定堕入地狱。于佛法、于自己，两方面都没有利益。这样的人，就算有一个都不可以，何况很多。

古人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乃真语实语。非抑将相而扬僧伽也。良以荷佛家业，续佛慧命，非破无明以复本性，宏法道以利众生者，不能也。

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这是真语实语。并非是贬低将相而褒扬僧伽。实在是因为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如果不是破无明以复本性，宏扬佛法以利益众生的人，是不能做到啊！

今之为僧者，多皆鄙败无赖之徒。求其悠悠泛泛，持斋念佛者，尚不多得。况能荷家业而续慧命乎。今之佛法，一败涂地者，以清世祖不观时机，仰遵佛制。革前朝之试僧，永免度牒，令其随意出家，为之作俑也。

现在来出家为僧的，大多都是卑鄙无赖之徒。在其中求

悠悠泛泛，持斋念佛的人，尚且不多得。何况能够荷担如来家业而续佛慧命呢？现在的佛法，之所以一败涂地，是因为清世祖顺治皇帝不观时机，而一味地仰遵佛制。革除前朝的考试僧人制度，永远免除度牒，令他们随意出家，开佛法衰败之祸端。

夫随意出家，于上士则有大益，于下士则大有损。倘世皆上士，则此法固于法道有益。而上士如麟角，下士如牛毛。益暂得于当时（清初至乾隆年间，善知识如林，故有益），祸广覃于后世。致今污滥已极，纵有知识欲一整顿，无从措手。可不哀哉。

随意出家，对于才德高超的人有大利益，对于下劣之人就大有损害了。倘若世上都是才德高超的人，那么这个办法固然对于法道有益。然而才德高超的人如凤毛麟角，下劣之人却多如牛毛。只是当时暂得一点利益（清朝初年至乾隆年间，善知识如林，所以有益），而此灾祸遍及到后世。导致现在僧团污杂混滥到了极点，纵然有大善知识想要整顿，也无从下手。实在悲哀啊！

以后求出家者，第一要真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第二要有过人天姿，方可剃落。否则不可。至若女人有信心者，即令在家修行，万万不可令其出家。恐其或有破绽，

则污败佛门不浅矣。

以后来求出家的人，第一：要真实发起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第二：要有过人的天姿，方可剃落。否则不可以。至于女人有信心的，就令她在家修行，万万不可让她出家。担心她或有不轨的行为，就会污败佛门不浅啊！

男若真修，出家更易。以其参访知识，依止丛林也。女若真修，出家反难。以其动辄招世讥嫌，诸凡难随己意也。如上拣择剃度，不度尼僧，乃末世护持佛法，整理法门之第一要义。祈与令师及一切相识之僧，剴切言之，则其功德无量无边矣。至祷至祷。

男子如果真修，出家修更容易。因为他能参访善知识，依止在丛林。女子如果真修，出家修反而困难。因为她动不动就会招来世人的讥嫌，一切很难随自己的心意。如上面所说，拣择根器剃度僧人，不度尼僧，这是末世护持佛法，整理法门的要义。祈望与令师以及一切认识的僧人，恳切告诉他们，那么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至诚祈祷！至诚祈祷！

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相晤已来，忽满六年。不但星霜屡更，即国历已非其旧。

世相无常，诚可叹悼。

相见以来，忽然已经有六年了。不但岁月更替，就是朝代也出现了更替。世相无常，实在可叹可伤。

接手书，知不废净业，洵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为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缠绵，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当作退一步想。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但得不饥不寒，何羨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

接到你的书信，知道你没有荒废净业，实在值得称许赞美。但又说身心非常的不安，是境遇不好，导致不安呢？又或者是疾病缠绵，导致不安呢？如果是境遇不好的话，应当退一步来想。想一想世间上超过我的人固然多，而不如我的人也有不少。只要吃得饱穿的暖，何必羡慕别人大富大贵。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这样尚且能转烦恼成菩提，难道不能转忧苦为安乐吗？

若疾病缠绵者，当痛念身为苦本，极生厌离，力修净业，

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致成佛道。吾人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

如果是疾病缠绵的话，应当痛念色身为痛苦的根本，生起大厌离心，努力修习净业，发誓求往生。诸佛以苦为师，而成就佛道。我们应当以病为药，速求出离娑婆。

须知具缚凡夫，若无贫穷疾病等苦，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而莫之能已。谁肯于得意烜（xuǎn）赫之时，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

必须知道具足系缚的凡夫，如果没有贫穷疾病等痛苦，就会每天奔驰在声色名利的场所，而不能停息。谁肯在春风得意威风显赫之时，回过头来想想未来会沉溺堕落的事情呢？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祗（zhī）承天者宜顺受也。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须知道上天要成就一个人，大多以逆境来磨练他，而敬奉上天的人，应该逆来

顺受。

然孟子所谓大任，乃世间之爵位，尚须如此忧劳，方可不负天心。何况吾人以博地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觉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藉挫折于贫病，则凡惑日炽，净业难成。迷昧本心，永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矣。古德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者，正此之谓也。

然而孟子所说的“大任”，是指世间的官爵地位，尚且须要如此的忧心劳苦，方才不辜负上天之心。何况我们以博地凡夫，直接想要上承佛陀觉悟之道，下化法界一切有情。倘若不稍稍凭借贫苦疾病来受一些挫折，那么凡夫的见思二惑就会日日炽盛，净业难以成就。迷失暗昧本心，永远沉沦恶道。尽未来际求出无期啊！古德说过：“不经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断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谓因果虚幻，佛法不灵。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谓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岂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尽也。

只要志心念佛以消旧业，千万不可起烦躁心，怨天尤人，

认为因果是虚幻，佛法不灵验。必须知道我们从无始以来，所作的恶业，无量无边。《华严经》中说：“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岂能通过泛泛悠悠地修持，便可以消除净尽啊？

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痛念众生无力断惑，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法门。其宏慈大悲，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只宜发惭愧心，发忏悔心，自可蒙佛加被，业消身安耳。

所以释迦、弥陀两土教主，对我们众生无力断除惑业非常痛心，所以特别开显出这一个专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带业往生西方的净土法门。他们的宏大慈心及广大悲心，就算天地父母的养育恩德，也不能和两土教主慈悲心的恒河沙分之一相类比。我们只有怀着惭愧心，发忏悔心，信顺净土法门，老实念佛，自然会蒙佛慈悲摄受，业障消除而身心安泰了。

若病苦至剧，不能忍受者，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当危急之际，若能持诵礼拜，无不随感而应，即垂慈佑，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

如果病痛很剧烈，难以忍受时，应当在早晚念佛回向外，

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观音菩萨现身尘刹，寻声救苦。人在危急的时刻，如果能持诵礼拜，没有不随感而应，立刻降临慈悲护佑，使众生脱离苦恼而获得安乐啊。

念佛一法，乃至简至易，至广至大之法。必须恳切志诚之极，方能感应道交，即生亲获实益。若懒惰懈怠，毫无敬畏，虽种远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纵令得生人天，断难高预海会。

信愿念佛，求生极乐，是最简单最容易，最广泛最宏大的法门。必须极为恳切志诚，才能感应道交，当生亲自获得念佛的真实利益。如果懒惰懈怠，毫无敬畏之心，虽然种下未来得度的远因，而褻慢的罪过真是不堪设想。就算来生能够得生人天两道，也很难高登净土，参会莲池海会的圣众。

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对经像时，当如忠臣之奉圣主，孝子之读遗嘱。能如是，则无业障而不消，无福慧而不足矣。

至于佛像，应当作真佛看待，不可当作土木铜铁等看。经典是三世诸佛的老师，如来的法身舍利，也应当作真

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面对经像时，应当如忠臣对面地侍奉圣主，孝子读诵父母的遗嘱一样。能够做到这样，则没有业障不消除，没有福慧不具足啊。

现今士大夫学佛者多，然率皆读其文，解其义，取其供给口头，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于恭敬志诚，依教修持者，诚为难得其人。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而致褻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矣。哀哉。

现今士大夫学佛的人很多，然而全是读佛经的文句，理解它的义理，作为口头闲谈，来博取一个“大通家”的虚名而已。至于恭敬志诚，依教修持的人，这样的人实在非常难得。我常说：想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必须向恭敬心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如果心中毫无恭敬导致褻读轻慢，则罪业愈增，而福慧愈减了。可悲啊！

凡遇知交，当谆谆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净土法门若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己智有不了，即当仰信诸佛诸祖诚言，断不可有一念疑心，疑则与佛相背，临终

定难感通矣。

凡是遇到知交朋友，应当诚恳的以这个恭敬之法告诉他们，这是很大的法布施。如果能够对净土法门具足真信，是再好不过的事。假如自己的智慧不能理解，就应当仰信诸佛诸祖真实的言教，万万不能起一念疑心，疑惑就会与阿弥陀佛的大愿相背离，临命终时一定非常难于感通啊。

古人谓净土法门，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夫登地大士，尚不全知。岂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断乎。

古人说净土法门，只有佛与佛才能究尽明了。登地菩萨也不能少分地知道法门的玄妙。登地的大菩萨们尚且不能全部知道。哪能以我们博地凡夫的身份，妄生主观判断呢？

若欲研究，当看净土十要。此书乃蕩益大师于净土诸书中，采其菁华，妙契时机，最为第一。其开首弥陀要解，自佛说此经以来，为西天东土中，绝无而仅有之注解也。宜恪遵守，不可忽略。

如果想要研究，应当看《净土十要》。这本书是蕩益大师在净土宗的诸多著作中，采取其中的精华，妙契当时

的根机，是第一要紧的一本书。其中开头就是《弥陀要解》，自从佛陀宣说这部《阿弥陀经》以来，是西天东土，绝无仅有的注解啊！应好好的遵守，不可以忽略。

今之聪明人，虽学佛法，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率皆专重理性，拨弃事修及与因果。既拨事修因果，并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辈，词惊鬼神，究其行为，与市井无知无识者无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上智者徒生怜愍，下愚者依样妄为。所谓以身谤法，罪过无量。

现在的聪明人虽然学习佛法，因为没有亲近具法眼的善知识，大都专重理性，废弃事修及与因果等事相。既然废弃事修因果，理性也就一并失去了。所以每每有一些才华的高人，说出话能震惊鬼神，考察他的行为，却与市井无知无识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其病根都是由于废弃事修、因果所导致的。使上根利智的人徒劳地为他生怜愍心，令下劣愚蠢的人学他的样子胆大妄为。所谓以身谤法，罪过无量。

法苑珠林一书（一百卷，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苏州玛瑙经房订作廿四本，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天宁寺板系新刻），详谈因果，理事并进。事迹报应，历历分明。

阅之令人不寒而栗。纵在暗室屋漏，常如面对佛天，不敢稍萌恶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断不至错认路头，执理废事，归于偏邪狂妄之弊。

《法苑珠林》这本书（一百卷，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苏州玛瑙经房订作二十四本，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天宁寺板是新刻），详谈因果，理事并进。因果报应的事迹记载得清清楚楚。阅读之后令人不寒而栗。纵然在暗室无人之处，也要常常如同面对佛陀天神，不敢稍生恶念。上、中、下根都能蒙受利益。断然不至于错认道路，执理废事，归向偏邪狂妄的弊病。

梦东所谓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梦东此语，乃千古不刊之至论，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

梦东彻悟禅师所说的：“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梦东禅师这个话，是千古不变的定论，也是徒逞狂慧之人的顶门一针。

各流通处皆有，宜请而阅之，其利益当自知之，亦宜令一切知交阅之。令弟去秋复来山，亦曾以恭敬相勉，但未知伊以余言为是否也。

各个经书流通处都有，应该请来阅读，其中的利益当会自知，也应该令一切知交朋友来阅读。你弟弟去年秋天又来到普陀山，我也曾经以恭敬的意义来勉励他，但不知道他认为我的话对不对呢？

复邓伯诚居士书二

接手书，读之令人心神畅悦。蘧（qú）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年将七十，尚欲天假之年，卒以学易，以祈乎无大过。圣贤之学，未有不在起心动念处究竟者。

接到你的信，读后令人心情畅快愉悦。蘧伯玉在五十岁时，反省知道自己四十九岁的过失。孔子年近七十岁，尚且想要在剩下的年岁里，学完《周易》，以祈望此生没有重大的过失。圣贤的学问，没有不在起心动念的地方追求究竟圆满的。

近世儒者，唯学词章。正心诚意，置之不讲。虽日读圣贤书，了不知圣贤垂书训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与圣贤所言所行，若明暗之不相和，方圆之不相入，

遑问究及于隐微几希之间哉。

近世的儒家学人只是学习词句文章。对于端正内心、至诚真意却都放在一边不去理会。虽然每天读圣贤书，了然不知圣贤写书教诲世人的用意。他们口中所说，身体所做，与圣贤所说所行，如同明和暗不相融和，方和圆不相契入，在大体上尚且相差天渊，更不用说在隐幽微细之处了。

佛经教人常行忏悔，以期断尽无明，圆成佛道。虽位至等觉如弥勒菩萨，尚于二六时中，礼十方诸佛，以期无明净尽，圆证法身。况其下焉者乎。

佛经当中教人要常行忏悔，期望断尽无明烦恼，圆成佛道。虽然是等觉位的菩萨，如弥勒菩萨尚且在一整天中，礼十方诸佛，以期无明惑净除究尽，圆证法身。何况在弥勒菩萨之下的人呢？

而博地凡夫通身业力，不生惭愧，不修忏悔。虽一念心性，与佛平等。由烦恼恶业障蔽心源，不能显现。譬如大圆宝镜，经劫蒙尘。不但了无光明，即铜体亦不显现。

而我们博地凡夫身口意都是业力，不生惭愧心，不修忏悔法。虽然一念心性与佛平等。由于烦恼恶业障蔽心源不能显现。譬如大圆宝镜，经无量劫蒙上尘垢。不但没

有一点光明，就是铜体也不能显现。

若知即此全体尘垢之镜，具有照天照地之光。用力磨砢，日复一日，积功不已，铜质自露。又复加功，光明渐发。光明虽发，磨砢更切，力极功纯，垢尽明复，照天照地，为世至宝。

如果知道就是这个全体蒙尘染垢的镜子，具有照天照地的光明。用力来擦磨洗涮，日复一日，随着磨洗功夫的积累不停，铜质自然会显露。因此更加地用功擦磨洗涮，光明就渐渐显发出来。光明虽然显发出来，磨治的却更加急切，用力到极点，功夫纯熟，尘垢除尽，宝镜的光明恢复，照天照地，成为了世间的至宝。

须知此光，镜本具足，非从磨得。若非本具，从磨得者，磨砖磨石，亦应发光。又须知此光，镜虽本具，不磨则永无发光之日。

必须知道这个光明，是宝镜本自具足的，不是从擦磨洗涮而得。如果不是本自具足，而是从擦磨洗刷得来的话，那么磨砖块磨石头，也应该发出光明。又必须知道这个光明，宝镜虽然本自具足，但是不擦磨洗刷，就永远没有发光的一天。

众生心性，亦复如是。虽则与佛平等，若不改恶修善，背尘合觉，性具功德，永不能发。以本具佛性之心识，造长劫沉沦之业苦。犹如暗室触宝，不但不得受用，反致受其损伤，可哀也已。

众生的心性，也是如此。虽然与佛平等，如果不改恶修善，背离六尘合于觉性，本性具足的功德，永远不能显发。以本具佛性的心识，造长劫沉沦的业苦。犹如在暗室触到宝物，不但不得受用，反而受到宝物的损伤，实在可怜哀伤啊！

念佛一法，乃背尘合觉，返本归元之第一妙法。于在家人分上，更为亲切。以在家人身在世网，事务多端。摄心参禅，及静室诵经等，或势不能为，或力不暇及。唯念佛一法，最为方便。早晚于佛前随分随力，礼拜持念，回向发愿。

念佛这个法门是背尘合觉，返本归元的第一妙法。对于在家人更为亲切。因为在家人身在世网，事务繁多。摄心参禅，以及静室诵经等等，或者是形势条件不容许，或者能力不够或没有闲暇的时间。唯独念佛一法最为方便。早晚在佛前随分随力礼拜持念，回向发愿。

除此之外，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一切时，

一切处，皆好念。但于洁净处，恭敬时，或出声，或默念，皆可。若至不洁净处（如登厕等），或不恭敬时（如睡眠洗浴等），但宜默念，不宜出声。非此时处不可念也。睡出声念，不但不恭敬，又且伤气，久则成病。默念功德，与常时一样。所谓念兹在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

除此之外，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一切时，一切处都好念佛。但在洁净之处，恭敬之时，或者出声念，或者默念都可以。如果到了不洁净的地方（例如上厕所等等），或者不恭敬的时候（如睡眠洗浴等等），只适合默念，不适合出声念。不是此时此处不可以念佛。睡觉出声念佛不但不恭敬，而且又伤气，时间久了会生病。默念的功德与平常时念佛的功德是一样的。所谓的念念在此的意思，是即使最紧迫时也一定不忘记念佛，即使在流离失所，困顿的时候也一定不丢掉念佛。

居士既能发露忏悔。于净土法门，最易相应。所谓心净则佛土净也。然既知非，又肯发露忏悔，必须改过迁善。若不改过迁善，则所谓忏悔者，仍是空谈，不得实益。您既然能够发露忏悔。对于净土法门，最容易相应。《维摩诘经》中所说的：心净则佛土净。然而既然知道错了，又肯发露忏悔，就必须改过迁善。如果不改过迁善，

那么所谓的忏悔，仍只是空谈，不能得到实际利益。

至谓欲心不贪外事，专念佛。不能专，要他专。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亦无奇特奥妙法则，但将一个死字，贴到额颊上，挂到眉毛上。

至于你说到，想要心中不贪恋外界的事物，专心念佛。不能专心，要让他专心。不能念佛，要让他念佛。不能一心，要让他一心等等。这其中也没有奇特奥妙的法则，但将一个“死”字，贴到额头上，挂到眉毛上。

心常念曰，我某人从无始来，直至今生，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宿生何幸，今得人身，又闻佛法。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气不来，定向地狱镬汤炉炭剑树刀山里受苦，不知经几多劫。

心里常常念说：“我某人从无始来，直至今生，所作恶业无量无边。假使恶业有体相者，十方虚空不能容受。宿生何幸，今得人身，又闻佛法。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气不来，定向地狱，镬汤炉炭、剑树刀山里受苦，不知经几多劫。

纵出地狱，复堕饿鬼，腹大如海，咽细如针，长劫饥虚，

喉中火然，不闻浆水之名，难得暂时之饱。从饿鬼出，复为畜生，或供人骑乘，或充人庖厨。纵得为人，愚痴无知，以造业为德能，以修善为桎梏，不数十年，又复堕落。经尘点劫，轮回六道。虽欲出离，末由也已。

纵然出离地狱，又堕入饿鬼，腹部大得象海，咽喉却细得象一根针，长劫遭受饥苦，喉咙如火烧一般，不闻浆水的名称，难得暂时之饱。从饿鬼出，复为畜生，或供人骑乘，或当做人的菜肴。纵得为人，愚痴无知，以造业作为能耐的事，以修善作为束缚的事，不数十年又复堕落。经尘点劫轮回六道。虽然想出离，却没有路径。”

能如是念，如上所求，当下成办。所以张善和，张钟馗，临终地狱相现，念佛数声，即亲见佛来接引往生。如是利益，一代时教，百千万亿法门之所无者。吾常曰，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者。此之谓也。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及，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则虽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极乐，即是极乐之嘉宾。

能这样去思惟想念，如上面所求的不贪恋外界事物等等，当下就能成办。所以唐朝杀牛的张善和、杀鸡的张钟馗，临终时地狱相现前，念佛数声，就亲见佛来接引往生。这么大的利益是释尊一代时教，百千万亿法门中都是没

有的。我常常说：“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说得就是这个意思啊！果真了生死的心能够很痛切，深信净土法门，不生一丝疑惑之心。那么虽然没有出离娑婆世界，已经不是娑婆世界久居的客人。还没往生到极乐世界，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

见贤思齐，当仁不让。岂肯因循怠忽，以致一错而成永错乎哉。有血性汉子，断断不肯生作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矣。勉旃勉旃。

见到那些已经往生的菩萨们就想赶上他们，面对这么好的法门利益岂能退让。哪里肯迟延拖拉，懒惰大意，以致使自己一错而成永错啊？有血性汉子，绝对不肯活着作行尸走肉，死后与草木一同腐朽。大家要多努力多努力啊！

又念佛固贵专一。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分外营谋，妄希富乐，实所不应。至于分内所当为者，亦须勉力为之。非必屏弃一切，方为修行也。若屏弃一切，能不缺父母妻室之养则可，否则便与孝道相背。虽曰修行，实违佛教，是又不可不知也。

又者，念佛固然贵在专一。然而你上有父母，下有妻室。

本分之外营求图谋，妄想富贵快乐，这实在不应该。至于分内所应当做的，也必须勉力来做。不是必须抛弃一切，方才叫修行。如果抛弃一切，能够不缺少父母妻室的资养还可以，否则就与孝道相违背。虽然名为修行，实际违背佛教，这又不可以不知道啊！

又须以净土法门利益劝父母，令其念佛求生西方。若能信受奉行，临命终时，定得往生。一得往生，直下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高预海会，亲炙弥陀，直至成佛而后已。世间之孝，孰能与此等者。

又者，必须以净土法门的利益来劝化父母，令他们念佛求生西方。如果他们能够信受奉行，临命终时，定得往生。一得往生，当下就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高登莲池，加入圣众之中，亲自受阿弥陀佛的教诲，直至成佛。世间的孝道，有什么能与这个相等的呢？

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令彼各各父母，皆得往生。则化功归己，而亲与自己之莲品，更当高增位次矣。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欲孝其亲者，宜深思而力行之。

又如果能够以此来普告同人，令他们各各的父母，都得往生。那么教化的功德归于自己，而双亲与自己的莲品，

位次应当更加增高了。诗经中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想要孝敬双亲的人，应该深思而力行。

复邓新安居士书

今春令兄来书，观其词意，恳挚真切，（光）因不揣固陋，略为启发。至四月间又来一书，其讼过自责，询求出要，颇合克己复礼，亲师取友之行。（光）阅之，不胜庆悦，因亦缕析条陈以复之。

今年春天你的兄长来信，看他信中的文词语意，恳挚真切，我因此不顾浅陋，略微为他作了一些开示。到了四月份，他又寄来一封书信，其中自责过失，询求出离的要道，很符合约束自我，使言行合于礼仪，亲近良师，选择益友的行为。我看了之后，非常欣庆喜悦，因此也一条条的分析陈述来回复他。

兹接居士信片，虽词句无几，其意亦与令兄相为伯仲。可谓难兄难弟，天伦佛法，咸为同气连枝。非多劫同种善根，同修净行，曷克臻此。

现在接到你的信，虽然词句不多，其中语意也与你的兄长不相上下。可以说是才德俱佳，难分高下，既为骨肉同胞，又是佛门兄弟。如果不是多劫同种善根，同修净

行，怎么能够如此呢？

今居士有所请益，（光）实难于复答。何以故，以居士所志者大，（光）之所知者小，小大不相袭，机教不相契耳。虽然，一乘实相之中，觅小大相了不可得。于此不可得中，举大则大为法界，一切法趣大，是趣不过。举小则小为法界，一切法趣小，是趣不过。

现在你想请教的问题，我实在难以答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志向很大，我所知道的很小，小和大不相合，机和教也不相契。虽然如此，在一乘实相法之中求觅小大之相，却是了不可得。在这不可得之中，举例大则大为法界，一切法都趣向大，却大不过一乘实相。举例小则小为法界，一切法趣向小，又小不过一乘实相（此了不可得之实相可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光）所知之小法，乃统包十法界一切诸法之法也。善导和尚云，若欲学解，从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诸法，无不当学。若欲学行，当择其契理契机之一法，专精致力，方能速证实益。否则经劫至劫，尚难出离。

我所知道的小法，是统包十法界一切诸法之法。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疏》中说：“若欲学解，从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诸法，无不当学。若欲学行，当择其契

理契机之一法，专精致力，方能速证实益。” 否则经长久劫到长久劫，仍很难出离。

所谓契理契机之法，无过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其法备在弥陀要解，及净土诸书中。当寻绎之，兹不多赘（zhu ì）。

所谓的契理契机之法，没有超过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其方法在《弥陀要解》，以及净土诸书当中有详尽的说明。应当自己找书解读，此处不多说。

须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无一人不应修，亦无一人不能修。彼谓佛教为弃人伦，害圣道者，皆未见颜色之瞽论也。何以言之，佛于父言慈，于子言孝，于君言仁，于臣言忠，夫唱妇随，兄友弟恭，举世谛之嘉言懿行，佛经无不详陈其宿因现果，现因后果。

必须知道佛法是十法界公共之法，没有一个人不应该修，也没有一个人不能够修。有人说，佛教是抛弃人间伦理，危害儒学圣道的，这都是像没有看见过颜色的盲人一样乱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佛法中，对于父亲给他讲慈爱，对于子女给他讲孝顺，对于君主给他讲仁厚，对于臣子给他讲忠义，丈夫倡导妻子相随，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凡是世间的嘉言懿行，佛经中没有不详细陈说其中

的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

其言慈孝等，则与儒教相同。其详示三世因果处，则儒教便无闻焉。况其断惑证真，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之法乎。惜其人之未睹也。倘详阅而深思之，则当痛哭流涕，声震大千世界，悲昔谤佛之罪咎也。

说到仁慈孝顺等伦理，与儒教相同。而详细显示三世因果的地方，儒教中就没有听说过了。何况断惑证真，以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的大法呢？可惜这些人没有看到啊！倘若仔细阅读而深入思考，当会痛哭流涕，声震大千世界，悲痛过去谤佛的罪过。

虽然，以言谤者其罪小，以身谤者其罪大。今之口谈大乘，自命悟道。谓我即是佛，何必更去念佛。烦恼即是菩提，何必断烦恼。淫怒痴即是戒定慧，何必断淫怒痴。由是之故，出言则高于九天之上，行事则卑入九地之下。如斯之流，名为佛怨。比之不知佛法而谤者，罪深万倍。其曾研究佛法，非全无利益，但作未来得度之因。其以身谤法之罪，不知经几何劫量，在三途中受诸罪苦也。

虽然如此，用言语谤佛这个罪过小，用身行谤佛，罪过更大。现在有人口里谈说大乘，自己说自己悟道。认为自己就是佛，何必再去念佛。烦恼即是菩提，何必要断

烦恼。淫怒痴就是戒定慧，何必要断淫怒痴。因此之故，说出的话高出九层天之上，但所做的事却低入九层地之下。如此之类的人，名为佛法怨家。比较那些不知道佛法而诽谤的人，罪深万倍。这些人曾经研究过佛法，不是完全没有利益，但只是作未来得度之因。而以身谤法的罪，不知道要经多少劫量，在三途中受诸罪苦啊！

居士当以研究大乘经论开圆顿解为先导，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为正行。至于居心行事，或恐过起于不知，福消于不觉。当详阅安士全书，及法苑珠林。自然法法头头，有所取则。心心念念，无或逾越矣。

你应当以研究大乘经论，开启对净土法门圆融、迅速的信心与领会，这可引导自己修行净土法门，要以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为修行的正行。至于平日的存心行事，或者恐怕过失生起而不知，福德消失而不觉。那么应当仔细阅读《安士全书》，以及《法苑珠林》。自然法法头头，有所取法轨则。心心念念，不会超越本分了。

倘尤恐鉴察不及，当取孚佑帝君功过格著实行去，则超凡入圣，断惑证真，于震旦国中，当推君为第一矣。功过格乃明云谷禅师传袁了凡者。切不可谓其落索而藐视之。

倘若还恐怕鉴察的不够，应当取孚佑帝君的功过格老实去做，那么超凡入圣，断惑证真，在华夏中国，当推您为第一了。功过格是明朝的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居士改过所用。千万不可以认为记功过格麻烦费事而轻视它。

令兄次书，于身心性命，大有裨益。不如是自怨自艾，断难克己寡过。今一并寄来。亦企居士亦如令兄之自怨自艾，以期至于断惑证真，圆满菩提而后已也。

你哥哥的第二封书信，对于身心性命，大有益处。不如此的自我悔恨，必然很难约束自己而少犯过错。现在一起寄来。也是希望你也如同你哥哥一样的自责改过，以期望到达断惑证真，最终圆满菩提。

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

原夫诸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因缘者，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直下成佛而已。

诸佛为了一件大事的缘故才出现在这个世间。所谓的“一件大事”，无非是想要使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直至成佛而后已。

第以众生之根性不一，故如来之教法万殊。是以一代时教，随机演畅。法门虽浩若尘沙。而行人依教修持，究

竟归元，皆证即心自性。

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如来的各种教法也有很大不同。所以本师释尊一代时教，随众生根机演畅妙法。法门虽然浩瀚如同尘沙之多。而修行人依教修持，究竟归元，都是证得即心本具的自性。

然于尘沙法门之中，求其不离事修，全彰心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上根不能逾其阃（kǔn），下下根亦可臻其域。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最利末法，直出五浊者，无如净土持名念佛之殊胜超绝也。

然而在尘沙法门之中，要想找出一种特别法门——不离事相而能修持、并能完全彰显心性；普被上中下三根，无论利根钝根皆可修持，上上根人不能超越其高妙，下下根人也可以进入其门槛；高超一切禅、教、律诸宗，统摄一切禅、教、律各派；下手容易而成功高超，用力较少而得效迅速，最利于末法时代，直接超出五浊恶世——没有比净土宗持名念佛这一法门更殊胜超绝的了！

诚所谓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所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若群星之拱北，万水之朝东也。

实在是所谓的：“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所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如同群星都拱卫着北极星，万条流水都朝着东面流去一样。

居士既深信念佛。若未参承净业知识。又不广阅净土经论。则真信切愿，从何而生。纵能执持名号，只因不求出离，便成人天因果，受享痴福。因福造业，仍沉恶道。倘再路头不真，涉入邪见，则善因反招恶果。人天福报，亦不可得。阿鼻极苦，长劫难出。

你既然深信念佛。如果没有参学承侍修学净业的善知识。又不广泛阅读净土经论。那么真信切愿，从何处生起？纵然能够执持名号，只因为不求出离，便成为人天因果，享受痴福。因福而造业，仍就沉沦恶道。倘若再有道路认不清，入了邪见，那么善因反而招来恶果。人天福报，也得了不了。阿鼻地狱的极苦，长劫难出。

譬如入海，既无导师，又乏指南。漂流于狂波巨浪之中，茫茫不知所趣。纵能撑篙摇橹，岂能免于沉溺。

譬如入于大海，既没有向导，又没有指南针。漂流在狂波巨浪之中，茫茫不知趣向何处。纵然能够撑篙摇橹，哪能免于沉溺呢？

(光) 少乏问学，长无所知。唯于净土一法，颇切向往。感子之诚，今将净土经论之最切要者略开一二，一一标其大意。若能归而求之，则心领神会，自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者，远胜愚之喋喋也。

我幼年没有学习，长大了一无所知。唯独对于净土法门，很迫切向往。感于你的诚心，现在将净土经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大概地指明一二，一一标出其中大意。你如果能够回归自心而求，则心领神会，自然会有不觉得就手舞足蹈的快乐，远胜过我在这儿唠叨。

复高邵麟居士书一

谢恩光来山，持阁下书，展读之下，见其慕道心切，而愿力宏大，誓期深入，而不肯得少为足，欣慰无量。至于过赞（不慧），令人惭愧无似耳。

谢恩光来到普陀山，带来你的书信，展读之后，见你慕道之心很迫切，而且愿力宏大，誓期深入，即使这样却并不肯得少为足，非常欣慰。至于你在信中过份地称赞我，真是令人惭愧无比呀！

阁下欲了生死大事，况复年临知命，来日无多。又无知

识益友之可亲近，而不专修净业，一心念佛。而欲泛泛然研究诸经奥义典句，似未深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者。宜往华严寺借阅净土十要，及净土圣贤录，息心详阅，自知所趣。

你想要了脱生死大事，年纪已近五十岁了，来日无多。又没有善知识益友可以亲近，却不专修净业，一心念佛。而想要广泛研究佛经的奥义典句，你似乎没有深知净土法门的所以然。应该到华严寺借阅《净土十要》，以及《净土圣贤录》，专心详读，自然知道该趣向何方。

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杀而食之，何能下咽。若知此义，即丧身失命，亦不能吃一切肉矣。然佛之教人，循循善诱。上根则令其全断。中下则令其渐减，而遂至于全断耳。

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杀来吃，如何能下咽？如果知道这个意义，即使丧失身命，也不能吃一切众生肉啊！然而佛陀教化世人，总是有步骤地引导、教化。上根的人就令他们全断肉食。中下根的人就令他们渐渐减少吃肉，而最终全断肉食。

发愿文，文虽宏大。然须真实从心而发，方名为愿。否则心口相违，何名为愿。现世之愿，虽亦无妨。欲生福

慧子孙，须从大积阴德广行方便中求。

你作的发愿文，文词虽然宏大。然而却必须是真实从内心而发，方才名为愿。否则内心与口说相违，如何名为愿呢？现世的愿，虽然没有妨碍。想要生福慧的子孙，必须从大积阴德，广行方便当中去求。

况阁下年当六八，续娶三妻，但止生女。即此可征宿世现生，皆少栽培。今欲转回天心，必须真实改过迁善。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笃实做去，断未有不蒙感格而满所愿者。且勿谓吾家素寒，不能广积阴德，大行方便。须知身口意三业皆恶，即莫大之恶。倘三业皆善，即莫大之善。

何况你年纪正当四十八岁，连续娶了三房妻妾，都只生女儿。就可以证验你过去世以及这一生，都很少栽培阴德。现在想要回转天意，必须真实的改过向善。如同明朝末年的袁了凡先生一样脚踏实地去做，绝对没有不蒙感通而满你所愿的。不要说我家里一向贫寒，不能够广积阴德，大行方便。必须知道身口意三业都恶，就是最大的恶。倘若身口意三业都善，就是最大的善。

至如愚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报应。侃（kǎn）侃凿（zuò）凿，依安士全书等所说，为其演说。令其

始则渐信因果，继则深信佛法，终则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一人如是，功德尚无量无边，何况多人。然须躬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

比如愚昧的人不相信因果，不相信罪福报应。你就从容明确、理直气壮的，依照《安士全书》里面所说的，为他演说。令他开始渐渐相信因果，继而深信佛法，最终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能教化一个人如此，功德尚且无量无边，何况教化很多人呢。然而必须自己的行为没有瑕疵，方才可以感化身边的人。

自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别人自能相观而善矣。岂在资财多乎哉。但求不饥不寒，何思财发巨万。遗子黄金满籝（yín g），不如教子一经。祖德若亏，便当愧死。祖业纵亏，有何所伤。而以来日无多之身，思欲顿复。徒生妄想，了无实益。且自随缘度日，便为乐天知命矣。

自己的妻女，能够信受奉行，别人自然能够互相观察学习而向善了。哪里在于钱财的多少呢？只要能求不饥不寒，何必想发巨万之财。遗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教导子孙一部经书。祖先的功德如果有亏，应当惭愧而死。祖先的家业纵然亏损，有什么妨碍呢？而且近五十岁的人，想要一下子复兴家业。只是白白的打妄想，没有一点实际利益。暂且自己随缘度日，就是乐天知命了。

健寿处世，有顺无逆，世人谁不愿得。然而得者甚少，不得者甚多。以宿世现生，无大栽培，无因不能得果故也。

健康长寿的活着，有顺境没有逆境，世间人谁不愿意得到。然而得到的人很少，得不到的人很多。因为过去世、这一生，没有栽培大的福德，没有种因不能得果的缘故啊！

今阁下欲生西方了生死。但当愿高曾祖父母等神识，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净业之力，即蒙佛慈接引往生，则可谓大孝尊亲。其不绝先祖祀，及复祖业等，皆世间凡情所共知见之浅近境界也。况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今日即生西方。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现在你想要生西方了生死。应当发愿让高、曾、祖父母等祖先神识，依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净业的力量，蒙佛陀慈悲接引往生，这可以说是大孝尊亲。你所说的，不断绝先祖的祭祀，以及恢复祖先家业等等，都是世间凡夫人都能见得到的浅近境界。何况求生西方的人不可以怕死。如果今天就死，今日即刻往生西方。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岂可今日要死，且不愿死。既贪恋尘境，不能放下。便因贪成障，净土之境不现，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境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便成画饼。

哪里可以说，今日要死，还不愿死。既然贪恋六尘境界，不能放下。就会因为贪执成为障碍，净土的境界不现前，而随业受生在善恶道中的境界便显现。境界一出现，就随着业力受生在善恶道中了啊！往生西方的利益，便成为画饼充饥的泡影。

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妄生计较。倘信愿真切，报终命尽，便即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记矣。

所以修往生西方净土的人，今天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一切随我前世的业力，不去妄想分别计较。倘若信愿真切，业报终止，人命享尽，神识马上超生到净土，业力凋谢在五浊恶世。九品莲花化生，蒙佛为我们作一生作佛的授记啊！

又世人无子，每多广置妾媵（yìn g），不知培德节欲。如此乃是速死之法，非求子之道。此事上关风化，

及与宗祀，人皆冒昧而为，其于人之大伦，不亦有愧于衷乎。

又者，世间人没有儿子，大多娶好几房小妾，不知道培植道德节制欲望。多娶小妾，这是快速求死的方法，不是求子之道。这件事关乎社会风气，以及与宗祀相续，人们却都无知而大胆地去做，这样对于人伦道德，不会有愧于心吗？

（不慧）人微德薄，百无一能。寄食普陀，苟延残喘，不敢为人作师。故谢恩光在先亦有此说，皆辞而不受。阁下皈依三宝，随于本地择其品行端方者，拜以为师，则已得为如来弟子矣。

我身份卑微道德薄少，百无一能。依附在普陀山生活，苟延残喘，不敢当别人的师父。所以谢恩光之前也有这么说，我都推辞不接受。你皈依三宝，随在本地选择其中品行端正的出家人，拜他作师父，就可以成为如来弟子了。

下次再有笔札，不得用皈依字样。贵地既无明眼通人，（光）自愧道业未成，不敢作师，然复随缘开示者。喻如无足之人，一步难移，安坐三叉路口。有欲直达家乡，不知所趣者，指令得其正道，速达家乡。而归家之人，

断不以彼之不能行，并其言而废之也。

下次再有信来，不要用皈依这些字。贵地既然没有明眼开悟的通家，我自己惭愧道业没有成就，不敢作人的师父，然而却又给你随缘开示。这样做，就如同无脚的人，一步难动，只安坐在三叉路口。如果有想要直达家乡，不知道道路方向的人，就指示他正确的道路，使他快速回到家乡。而回家的人，断然不会因为指路的人不能行走，就一并连他的话也废弃吧。

复高邵麟居士书二

来书言礼法华经，摄心念佛，及欲寡其过而未能，拟欲依功过格日常检点。足见汝近来操修，实属为己之学，非如今人之唯欲沽名邀誉，自欺欺人之可比也。幸甚幸甚。

来信说你在拜《法华经》，摄心念佛，以及想要减少过失而未能做到，打算依着功过格进行日常检点。这足见你近来的操持修为，确实是为了自己的修学，并非像现在的人，学习的目的只是想要沽名钓誉、自欺欺人可以相比的啊！真为你庆幸啊！

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诚敬若极，经

中所说功德，**纵**在凡夫地，**不能**圆得。而其所得，亦已**难思难议**。若无**诚敬**，则与**唱戏**相同。其**苦乐悲欢**，皆属**假妆**，不由中出。纵有功德，亦不过**人天痴福**而已。而此**痴福**，必倚之以**造恶业**。其**将来之苦**，何有了期。礼拜诵经持咒念佛，种种的修持方法，都应当以至**诚恭敬**为主。如果**诚敬**到了极点，经典中所说的功德，纵然在凡夫地不能够圆满得到。而其中所得到的利益也已经很难**思议**了。如果没有**诚敬心**，就如同**唱戏**。戏里的**苦乐悲欢**，都是**假装**出来的，不是由内心中**真实**发出。纵然有功德也只不过是**人天的痴福**而已。而得到这种**痴福**，我们必定倚凭它**造作恶业**。将来的**苦痛**什么时候能到头啊？

当以此意**普告同侪**（chái），俾修须**真修**，行须**实行**。则其利溥（pǔ）矣。所立拜经**规矩**，理固**无碍**。若依事相论之，若**僮侗通拜**，当念**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拜下想礼经偈云。**真空法性如虚空**，**常住法宝难思议**。我身影现**法宝前**，一心如**法归命礼**。想**全经放光**，及经中**所说佛菩萨**，各各**放光**，**照触自身**，及**法界有情**。

应当将**诚敬**的意义，**普告同辈**，使得修必须是**真修**，行必须是**实行**。那么这个**利益**就**广大普遍**了。所立的拜经

规矩，道理上固然没有妨碍。如果依着事相来讨论，如果笼统通拜，应当念“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拜下去时，想礼经偈：“真空法性如虚空，常住法宝难思议。我身影现法宝前，一心如法归命礼。”观想全经放光，以及经中所说佛菩萨，各各放光，照触自身，以及法界有情。

若逐字礼拜，当念一心顶礼大乘妙法莲华经某字法宝。拜某字则念某字。从如是我闻，至经尽，皆如此念。然观想一法，大非易事。若理路不清，及心识纷乱，或致起诸魔事。但以至诚恭敬为主，能观则观。否则竭诚致敬，蓦直拜去，亦自功德无量。

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礼拜，应当念：一心顶礼，大乘妙法莲华经，某字法宝。拜到哪个字就念哪个字。从“如是我闻”，一直到经书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如此念。然而观想这个方法，不是容易的事。如果理路不清，以及心识纷乱，或者导致生起著魔的事情。只要以至诚恭敬为主，能观想就观想。否则就竭诚恭敬的直接拜，也自然功德无量。

若汝所立章程，对经而拜，拜下想偈，及拜起念佛观佛，固不若供经佛前，专一礼阿弥陀佛，为专精一致。且勿

谓缘想一佛，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如帝网珠，千珠摄于一珠，一珠遍于千珠。举一全收，无欠无余。

如你所立的章程，对着经书礼拜，拜下去想偈颂，以及拜起来念佛号观想佛像，不如供佛经在佛前，专门一心顶礼阿弥陀佛，更为专精一致。不要说缘想一尊佛，不如缘想多尊佛的功德大。必须知道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法界的诸佛功德，阿弥陀佛一尊佛就全体具足。如同帝释天的宝网千珠，千珠摄于一珠之中，一珠遍于千珠之内。举一全收，不欠缺也不多余。

若久修大士，缘境不妨宽广。境愈宽而心愈专一。若初心未学，缘境若宽，则心识纷散。而障深慧浅，或致起诸魔事。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者此也。待其念佛得证三昧，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咸皆具足。古人谓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可谓最善形容者矣。

如果是长久修行的大菩萨，缘想之境不妨宽广。境界愈宽广而心愈专一。如果是初发心的后学，缘境如果太宽，就会心识纷散。因障深慧浅，或许导致生起著魔的事情。所以我佛世尊以及历代诸位祖师，都令我们一心专念阿

弥陀佛，原因就在此。等到念佛证得三昧，那么百干法门，无量妙义全都具足。古人说：“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可以说是对证得三昧境界最贴切的形容了啊！

至于止恶修善，刻实检察，虽莫善于功过格。然使心不主于诚敬，纵日记功记过，亦是虚文。

至于止恶修善，脚踏实地检查修正自己的过失，虽然没有什么书比《功过格》更好。然而假使心不主于诚敬，纵然每天记功记过，也只是虚文。

功过格此间未有其书。若约予所见，但当主敬存诚，于二六时中，不使有一念虚浮怠忽之相。及与世人酬酢，唯以忠恕为怀。则一切时，一切处，恶念自无从而起。倘或宿习所使，偶尔忽生。而诚敬忠恕在怀，自能念起即觉，觉之即失。决不至发生滋长，举三业而随之矣。

《功过格》，我这里没有这本书。如果依我的看法，只要心存恭敬至诚，在任何时间，不使有一个疏忽懈怠的念头。在和世人交往应酬时，只以忠恕为怀。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地方，心中恶念就不会起来。假如因宿世习气所使，恶念偶尔忽然发生。而心中有诚敬忠恕，自能恶念起来就会马上觉察到，一旦觉察到它，恶念就会归

于虚无。决不至于使它滋生蔓延，使身口意三业也随它去了。

小人之所以伪为善而实为恶者，意谓人不我知。不知其不知者，但止世间凡夫耳。若得道圣人，固了了悉知。而天人鬼神，虽未得道。以报得他心通，亦了了悉知。况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他心道眼，圆见三世，如视诸掌者乎。欲无知者，唯己不知则可耳。己若自知，则天地鬼神佛菩萨等，无不悉知之而悉见之矣。

小人之所以假装行善，而实际是做恶，其原因是他的心意认为，没人知道我做坏事。他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只是指世间的凡夫罢了。如果是得道的圣人，当然了了全知。就是天人鬼神，虽然没有得道。因为业报有他心通，也能了了全知。更何况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有他心通，道眼彻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如同看手掌一样清楚呢？想要“无知”，自己不知道还可以。自己如果知道，那么天地鬼神、佛菩萨等，没有不悉知悉见的。

若知此义，虽暗室屋漏之中，不敢怠忽。人所不知之地，不敢萌恶。以天地鬼神诸佛菩萨共知。纵不知惭愧者，知此亦当惭愧无地矣。况真修实践之士哉。故欲寡其过，

先须从畏此诸圣凡悉知悉见起。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犹是约世间情见而浅近言之。实则我心与十方法界，覩（d í）体吻合。由我迷故，其知局在于一身。彼十方法界圣人，彻证自心本具之法界藏心。

如果知道这个意理，虽然在暗室无人之处，也不敢懈怠轻忽。别人不知道的地方，也不敢萌生恶念。因为天地鬼神、诸佛菩萨全都知道。纵然是不知道惭愧的人，知道了这个道理，也应当惭愧的无地自容啊！何况是真修实践的人呢？所以想要减少自己的过失，必须先从畏惧这些圣贤之人及鬼神的悉知悉见开始。因为渴慕先哲到极点，在菜汤里、墙壁上都能见到这位先哲，谨慎独处，对独行的影子、独睡的被子都不做亏心事，这还是就世间情见而做的浅近说法。事实上，自己的心与十方法界是完全融为一体的。由于我迷昧本心的缘故，我们的知见只局限于自身，那些十方法界的圣人，彻证自心本具的法界藏心。

凡法界中一切有情举心动念，无不亲知亲见。何以故，以同禀真如，自他无二故。若知此义，自能战兢惕厉，主敬存诚。初则勉力息妄，久则无妄可得矣（恶念原属妄想，若不觉照，便成实恶。倘能觉照，则妄想灭而真心现矣）。

凡是法界中一切有情的举心动念，没有不亲知亲见。为什么呢？因为同是一个真如，自他无二的缘故。如果知道这个意义，自然能够战战兢兢，自我警惕和勉励，恪守诚敬。从一开始就努力止息妄心，久了就没有妄心可得了（恶念原本只是妄想，如果不懂得觉照，便成为实恶。如果能够觉照它，则会妄想消灭，而真心显现啊）。

复高邵麟居士书三

书中语语真实，欲得佛法实益。但以未知净土法门之所以，其心愿便与佛愿相违。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然每每以己愚见，测度如来不议大法。遂致北辕适越，不能了脱。今生尚无正见，况来生乎。万一复得人身，而被今生所修之痴福所迷，安望其更加精进以求出离也耶。

你的来信中话语句句真实，可以看出是想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但由于尚未知晓净土法门的所以然，因此心愿与佛愿相违背。世间修持以求了生死的人太多了，却总是以自己的愚昧见解，来测度如来不可思议的大法，从而南辕北辙，不能了生脱死。今生尚且没有正见，何况来生呢。即使万中有一来生侥幸又得到人身，然而被今生所修的痴福所迷惑，怎能希望他更加精进以求出离

呢。

佛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皆须仗己功力，断惑证真，方出生死。若惑业有一丝毫，生死决定难出。是以从生至生，从劫至劫，展转修持。或有力量充足，直进不退，即能了脱者。多皆旋觉忽迷，暂进久退，经尘点劫，不能出离。所以尔我今日尚为凡夫，皆坐不知如来普被三根，至极圆顿之净土法门故也。

佛说一切大小权实的法门，都需要依仗自己的修持功力，断除惑业，证得真常

，才能摆脱生死轮回。如果惑业有一丝一毫未断，生死轮回决定难以出离。因此从这一生到下一生，从这一劫到下一劫，辗转修持。或许也有力量充足，直进不退，今生就能了生脱死的人。然而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觉悟忽又迷惑，短暂前进长时退堕，经过尘沙那样多的劫数，仍不能出离。所以，你我今日仍然是凡夫之身，都是因为不知道如来普被三根，至极圆顿的净土法门的缘故啊。

汝纵未亲知识，亦曾诵弥陀经，无量寿经，十六观经，及各净土发愿文，龙舒文，归元直指。彼皆令即生往生，汝偏欲展转来生。佛愍众生无力断惑，难了生死，故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横超法门。无论断惑与否，

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此是正行），及修行众善，回向往生（此是助行），无一不得生者。

你纵然未曾亲近善知识，但也曾诵读《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以及净土发愿文，龙舒净土文，归元直指。这些经文都是让人即此一生往生西方，而你偏想辗转于来生。佛哀愍众生没有能力断除惑业，难以了脱生死，所以特别开设一个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净土的横超法门。无论断惑与否，如果具有真信切愿，持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此为正行），以及修行众善，回向往生（此为助行），没有一个不能够往生的。

即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若心识不迷，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求生西方。若念十声，或止一声，当下命终亦得往生（此在十六观经下品下生章，系金口诚言）。既往生已，即已高预海会，永出轮回。渐次进修，以圆佛果。

即使是造下五逆十恶这样极重罪业的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若心识不迷，听闻善知识教给念佛求生西方的方法。如果念十声，或只念一声，当下命终也可以往生西方（此在十六观经下品下生章，为佛所金口诚言）。往生西方之后，就已经高高地加入了莲池海会，永远摆

脱了生死轮回。之后依次第逐渐进修，以至圆满佛果。

若此逆恶罪人，不闻此不思议法，经尘点劫，难出地狱。饿鬼畜生尚难得，况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当须发决定心，临终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不愿更受。即为人天王身，及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大宏法化，普利众生之高僧身，亦视之若毒荼罪藪，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如是决定，则己之信愿行，方能感佛。佛之誓愿，方能摄受。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出轮回矣。

如果这些五逆十恶的罪人，不能听闻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念佛法门，那么经过微尘点数劫，仍然难出地狱。即使是想投生到恶鬼畜生道都很难，何况是得到人身来修行以了脱生死呢？必须且应当下定决心，临命终时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且不要说碌碌无为的庸人之身，不愿再受。即使是人间帝王或天王身，以及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大宏法化，普利众生的高僧身，也看作荼毒罪恶的渊藪一般，决定不生一念想要得到的心。只有下这样的决心，则自己的信愿行，才能感佛，才能被佛的誓愿所摄受，从而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远摆脱生死轮回。

三皈五戒，为入佛法之初门。修余法门，皆须依此而入，况即生了脱之至简至易，至圆至顿之不思議净土法门耶。不省三业，不持五戒，即无复得人身之分，况欲得莲华化生，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

三皈五戒是佛法的初入之门。修其他一切法门，都需要依此而入，何况即生了脱生死的至简至易，至圆至顿，不可思议之净土法门呢。不省察身口意三业，不持五戒，就没有再得人身的机会，何况想要得到莲华化生，具足相好的光明之身呢。

汝日暮途远，宜从径直之法。且专门读诵净土三经，及普贤行愿品。研究净土诸经注疏。若诸语录，金刚，法华，且先置之度外。以事宜急先，心无二用故也。

你年事已高而修行的道路很漫长，所以应当选择简单直截的法门。姑且专门读诵净土三经，以及普贤菩萨行愿品，研究净土诸经的注疏。至于各种语录，金刚经，法华经等，暂且先放到一边。这是因为事情宜紧急的先做，心不能二用的缘故。

至于寡过一事，实为儒佛切要工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人谓其欲寡其过而未能。此实在意地上用功，非身口动辄有过也。在家居士，日与常人酬

酢，固宜刻刻提防。否则不但意业不净，即身口亦或污秽不净。

至于减少过错一事，确实是儒家和佛家至关紧要的功夫。孔子的学生蘧伯玉在五十岁的时候，明白了之前四十九年的过失。从而使得别人说他想减少过错但还没能做到。这其实是在意地上用功夫，并非是身口动辄有过啊。在家居士，平日经常与人应酬，所以应当时刻提防省察，否则不但意业不清净，就是身口也可能污秽不净了。

欲其自他兼利，莫过于多识前言往行，以存龟鉴。安士全书，实为古今第一融通儒佛心法，详示因果报应，及修持方法之导俗奇书。宜常翻阅，庶无疑不释，无行不谨矣。

想要自己和他人同获利益，没有比多多识别过往的言行而借鉴反思更好的了。《安士全书》，实在是古今以来融通了儒家和佛教心法，详细开示因果报应，以及修持方法，引导世俗的第一奇书。应当时常翻阅，或许可以无疑不能解释，无行不慎重了。

法苑珠林，更加阔大。虽非甚深经典，然初心由浅及深，则无误会之失。若不先悉罪福因果，便拟直探第一义谛实相妙理。或恐见地不清，错认消息。则以迷为悟，求

升反坠矣。

《法苑珠林》，更加阔大。虽然并非甚深经典，然而对初发心的人来说由浅到深，则无误会之失。如果不先了解罪福因果，便想直探第一义谛实相妙理。恐怕或许会见地不清，错认消息。则以迷惑为开悟，求升反而坠落了。

汝既专修净土，宜以莲池大师新定净土发愿文为主（省庵语录下卷，有此愿文注解，阅之自知其妙）。汝自立四愿，或兼用或不用皆可。以彼愿文，事理周到，了无一义一法之渗漏。彼云法界，则包括无遗。汝云大千，校法界量，奚啻大地一尘，大海一滴。

你既已专修净土，宜以莲池大师新定的净土发愿文为主（省庵语录下卷，有这个发愿文的注解，阅读后自然知道其中的奥妙）。你自己立的四项誓愿，用或者不用均可。因为莲池大师发愿文，事理周到，没有一义一法的渗漏。莲池大师发愿文中用“法界”一词，就已经包括无遗了。而你在自己的誓愿中只说“大千”，相对于法界来说，何止是大地的一尘，大海的一滴的差别呢。

历观汝书，似是真实在心地上用功。然今之学者，每每专说假话，不修实行。意拟沽名邀誉以求体面，并非真

实自省寡过而作是言也。此名自暴自弃，名大妄语，名不知惭愧。若非此等，则为圣贤之徒。若带此气，则是下流坯，乃法之罪人，佛之逆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直心直行，方与佛合。

看你所有的书信，像是真实地在心地上用工夫。然而现在修学佛法的人，常常专说假话，不修实行。目的是想要沽名邀誉来求得体面，并非真实自省减少过错而说啊。此叫做自暴自弃，叫大妄语，叫不知惭愧。如果不是这样，则是圣贤之徒。若带此习气，则是下流坯，是佛法的罪人，佛的逆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直心直行，方能与佛相合。

又自既修持净业（谓改过迁善及念佛，即生即愿往生西方），亦当教一切相识者，亦修净业。宜依龙舒文普劝门，令其随分随力，种此不思议善根。然既欲教人，须由亲及疏。妻妾子女，忍不令得此利益乎。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世出世自行化他，莫不如是。

另外，你自己既然修持净业（也就是指改过迁善及念佛，即此一生发愿往生西方），那么也应当教一切相识的人，也修持净业。应当依照《龙舒净土文》普劝门，令他们随分随力，种此不可思议善根。然而既想教人，必须由

亲近到疏远依次而行。自己的妻妾子女，怎么忍心不让他们得此利益呢？周文王当年首先以礼法对待妻子，以及为兄弟作出表率典范，进一步才能管理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世出世间自行化他，都是如此。

汝专求往生，晨朝十念外，凡行住坐卧，语默动静，著衣吃饭，屙屎放尿，一切时，一切处，皆当以六字洪名，置之心口之间。但于如法时处，声默随宜。若大小便睡眠，则只许默念，切勿出声。默则功德齐等，声则不恭。睡则又加伤气，不可不知。

你专求往生极乐，晨朝十念外，凡是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屙屎放尿，一切时，一切处，都应以六字洪名，放在心口之间。只要时机和场合如法，那么出声默念都适合。若大小便和睡眠时，则只许默念，切勿出声。默念功德一样，出声则不恭敬。睡觉时出声则又伤气，不可不知。

须知西方极乐世界，莫说凡夫不能到，即小乘圣人亦不能到。以彼系大乘不思議境界故也。小圣回心向大即能到。凡夫若无信愿感佛，纵修其余一切胜行，并持名胜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愿最为要紧。蕩益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

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也。能信得及，许汝西方有分。

须知西方极乐世界，莫说凡夫不能到，即使小乘圣人也不能到，因为那是不可思议的大乘境界。小圣如果回心向大，那么他也能到。凡夫若无信愿感佛相应，即使修其他一切殊胜的法门，并且也修持名念佛这个殊胜法门，也不能往生。因此信愿最为要紧。蕩益大师说：“得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在持名之深浅。”这是千佛出世也不会变更的铁案啊！能有如此信愿，保你往生西方有分。

（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亦名十六观经，此名净土三经，加普贤行愿品，名净土四经。仿单中有净土四经一本，其无量寿经，系魏承贯删削，又依余经增益，理虽有益，事实大错，不可依从。）

（《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也名为十六观经，这三部合称为净土三经，加上《普贤菩萨行愿品》，称为净土四经。仿单中有净土四经一本，其中的《无量寿经》是魏乘贯删削后，又根据其余经典增益的版本，于理上虽然有益，于事上实有大错，不可依从。）

复高邵麟居士书四

接手书。知居士近来修持亲切，自讼寡过，希圣希贤。非徒博一修行之虚名而已。欣喜无量。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近来修持真切，自责并减少过错，希求效法圣者贤人。并不只是想要博得一个修行的虚名而已。非常欣喜。

夫欲学佛祖了生死，须从惭愧忏悔止恶修善而来（惭愧忏悔止恶修善，即自讼寡过，克己复礼。若能自讼，自然寡过，寡过即克己之实行。既能克己，自然复礼矣）。持斋警策，意甚真切。但须脚踏实地，尽力做去。否则便成妄语中妄语。

想要学佛陀与祖师了脱生死，必须从惭愧忏悔、止恶修善而来（惭愧忏悔、止恶修善，就是自责少过，约束自己，行为符合先王礼仪。如果能够自我责备，自然可以少犯过失，少过就是克己的实践行为。既然能够约束自己，行为自然就符合先王礼仪了）。持斋修持，警策自

我，心意很真切。但必须脚踏实地，尽力去做。否则就成为妄语中的妄语。

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世间多少聪明人，皆以唯说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宝山，空手而归。可痛惜哉，可痛惜哉。若夫妄念满腔，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由未真提正念故也。倘正念真切，则朋从于专注一境之正念矣。

《尚书》中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世间多少聪明人，都因为只说而不做，了此一生。徒然入于宝山，空手而归。实在痛惜啊！实在痛惜啊！如果满腔妄念，来往不停，成群结队的从你的心中出现。这是由于没有真正提起正念的缘故。倘若正念很真切，那么妄念就会成群的跟从于专注一境的正念了。

所谓调御得法，即寇贼皆为赤子。调御失道，虽手足亦作怨家。在凡夫地，谁无烦恼。须于平时预先提防，自然遇境逢缘，不至卒发。纵发亦能顿起觉照，令其消灭。起烦恼境，不一而足。举其甚者，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若知无义之财，害甚毒蛇，则无临财苟得之烦恼。与人方便，究竟总归自己前程，则无穷急患难求救，由惜财而不肯之烦恼。

也就是说如果调伏妄念得法，那么寇贼都能变成顺民。

如果调御失道，就算是手足兄弟也能成为怨家。在凡夫地位，谁没有烦恼呢？必须在平时预先提防，自然遇到境界，突逢逆缘，不至于一下子发作。纵然发作也能顿起觉照，令烦恼消灭。能够引发烦恼的境界非常得多。列举其中最厉害的烦恼，也就是财色及横逆事端而已。如果知道无义之财比毒蛇对我们更毒害，就不会有面对不义财富攫取的烦恼。给予他人方便，终归使自己的前程受益，我们就不会遇到他人穷极患难，因吝惜财富而不肯布施的烦恼。

色则纵对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纵是娼妓，亦作是想，生怜悯心，生度脱心。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

美色方面，就算面对如花如玉的容貌，内心常存这个女人是自己姐妹的念头。纵然她是娼妓，也要这么想，生起怜悯她的心，生起度脱她的心。那么就on不会有面对美色而动欲的烦恼。

夫妇相敬如宾，视妻妾为相济继祖之恩人，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欲具。则无徇欲灭身，及妻不能育，子不成立之烦恼。

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将妻妾看做是促成自己延续宗脉的

恩人，不敢把双方身体当作彼此行乐的欲具。那么就不会徇欲灭身，以及妻子不能生育，子女不成家立业的烦恼。

子女从小教训，则无忤逆亲心，败坏门风之烦恼。至于横逆一端，须生怜悯心。悯彼无知，不与计较。又作自己前生曾恼害过彼，今因此故，遂还一宿债，生欢喜心。则无横逆报复之烦恼。

子女要从小教育他们孝悌忠信的正道，就没有忤逆亲心，败坏门风的烦恼。至于令我们遭遇到横逆的人，必须对他生起怜悯心。悲悯他的无知，不与他计较。看做是自己前生曾经恼害过他，现在因他恼害我的缘故，于是还了一份宿债，生起欢喜心。那就没有想报复别人的烦恼。

然上来所说，乃俯顺初机。若久修大士，能了我空。则无尽烦恼，悉化为大光明藏。譬如刀以磨利，金以炼纯。莲因淤泥滋培，方得清净光洁。境无自性，损益在人。三业四仪（四仪即行住坐卧），常持颜渊之四勿。

然而以上所说的这些道理，那是为了俯随初机的人而讲。如果是久修大士，能够了达我空。那么无边的烦恼全部归化为大光明藏。好像钢刀因为磨砺而锋利，金矿因为冶炼而精纯。莲花因为有淤泥滋培，才能够清净光洁一

样。外在的境界没有固定的好坏之别，它对人的损伤或利益完全在当事者本人。身口意三业、行住坐卧四仪，应当遵循颜渊的“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五戒十善，必效曾氏之三省。暗室虽无人见，而天地鬼神咸知。念始萌乎隐微，罪福判若天渊。若能如是修省，将见举动皆善，恶无从生矣。此实正心诚意之宏规，切勿谓释氏琐屑，不若儒者之简捷也。

五戒、十善，必须效仿曾子的“三省”，即替人家谋虑是否不够尽心？和朋友交往是否不够诚信？老师传授的学业是不是反复练习实践了呢？独自一人在黑暗的屋子里，虽然没人看得到，而天地鬼神却都知道。我们的念头稍稍萌发，所获得的罪福立即如天渊般悬殊分判。如果能够这样修行省察自己，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善业，恶念无从生起。这确实是正心诚意的典范，千万不要说佛门的五戒十善很琐碎，不如儒家简单便捷。

若论念佛法门，唯以信愿行三法为其宗要。三法具足，决定往生。若无真信切愿，纵有真行，亦不能生。况悠悠泛泛者哉。蕩益所谓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三世不易之常谈，三根普

被之妙道也。直通身靠倒，庶亲证实益耳。

如果谈论念佛法门应把信、愿、行三法作为纲要。三法具足，决定往生。若没有真信切愿，纵然有真正的行持也是不能往生的。何况悠悠泛泛的人呢？蕩益大师说：

“能不能往生，全凭信愿的有无；往生品位的高下，全凭持名功夫的深浅。”这是三世诸佛出世都不能改变的永恒规律，是三根普被的妙道啊。对信愿行三法应该全副身心地依靠，才能亲自证得真实的利益啊。

信愿行三，十要中皆悉详示。而第一要，弥陀要解五重玄义中，第三明宗，发挥三法，最为精详。其后节节段段，皆有指示，宜细参阅。此不备书。

信、愿、行三法在《净土十要》中都有详细的开示。该书“第一要”部分阐明净土法门的五方面深奥教理，其中“第三明宗”段落，发挥信愿行三法最为精确详尽。之后的每个章节，每个段落都有所提示，必须细心参考阅读，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至于念佛，心难归一。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欲摄莫由。既至诚已，犹未纯一，当摄耳谛听。无论出声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默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亦

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

至于念佛的时候，心难以归一，应当摄心恳切地念，心念自然能够归一。摄心之法莫过于至诚恳切。心要是不至诚，想摄心也没有可能。已经有至诚心了，仍然还没有达到精纯归一的地步，应当摄耳谛听。无论出声念、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默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念佛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这样摄心而念，妄念自然就止息了。

如或犹涌妄波，即用十念记数，则全心力量，施于一声佛号，虽欲起妄，力不暇及。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宏净土者，尚未谈及。以人根尚利，不须如此，便能归一故耳。（印光）以心难制伏，方识此法之妙。盖屡试屡验，非率尔臆说。愿与天下后世钝根者共之，令万修万人去耳。

如果依然心中妄念如波涛汹涌，就应该用十念记数法，那就会把心的全部力量，施于一声佛号，虽然想要起妄念，也是力不暇及。这是摄心念佛的究竟妙法，以前弘扬净土的人没有谈到。因为那时候的人根还很利，不须这个办法，便能一心念佛了。我因为难以调伏自己的心

念，才认识到十念计数念佛方法的高妙。这个方法我屡试屡验，不是凭空想象而说的。希望和天下后世钝根的人共同分享这个方法，使一万个人念佛修行，一万个人都能往生。

所谓十念记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掐珠，唯凭心记。若十句直记为难，或分为两气，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若又费力，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作三气念。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无处著脚，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须知此之十念，与晨朝十念，摄妄则同，用功大异。

所谓十念记数法，就是当念佛的时候，从一句至十句，必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到十句结束后，再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以二十句、三十句那么念。随念随记，不可以掐珠，只能凭心记。如果一次记十句困难，可以分为两气，那就从一至五，从六至十，如果这样念还是感觉费力，可以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作三气念。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便无处着脚，一心不乱，久而久之，应当自然可以得到了。须知这里所说的十念，和晨朝十念，摄受妄想则相同，然而

它的功用却大不一样。

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此以一句佛为一念。彼唯晨朝十念则可，若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日念数万，皆如是记。不但去妄，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了无滞碍。从朝至暮，无不相宜。较彼掐珠记数者，利益天殊。彼则身劳而神动，此则身逸而心安。

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此以一句佛为一念。晨朝十念法，只有晨朝十念还可以，如果二十念、三十念，就会伤气成病。此十念法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然一日念数万声，也是这样记。这种办法不但能除去妄想，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一点不滞碍。从朝至暮，无不相适宜。和掐珠记数这个方法比较，利益是天地悬殊的。掐珠记数则身劳而神动，十念记数则身逸而心安。

但作事时，或难记数，则恳切直念。作事既了，仍复摄心记数。则憧憧往来者，朋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利根则不须论。若吾辈之钝根，舍此十念记数之法，欲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

只是作事的时候，或许难以记数，就可以恳切地一直念下去。作事完了仍然恢复摄心记数。那么百千万亿念头，都会汇归于一句佛号中了。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利根之人就不用说了。像我们这些钝根人舍去这种十念记数法，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真是太难太难了。

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乃即浅即深，即小即大之不思議法。但当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见不及，遂生疑惑，致多劫善根，由兹中丧，不能究竟亲获实益，为可哀也。

又必须知道这个摄心念佛的方法是既可以浅，也可以深，既可以小也可以大的不思議的方法。我们应当仰信佛言，不要以自己的知见达不到，就心生怀疑和疑惑，使多劫善根因疑惑而丧失，不能究竟亲自获得实际利益，这实在是悲哀啊。

掐珠念佛，唯直行住二时。若静坐养神，由手动故，神不能安，久则受病。此十念记数，行住坐卧皆无不宜。卧时只宜默念，不可出声。若出声，一则不恭，二则伤气。切记切记。

掐珠念佛这个方法，只适用于行走和站立这二种时候。

如果静坐养神，由于手动的缘故，不能够安神，久而久之就会受病。这个十念记数，行住坐卧都非常适宜。只是卧时只适合于默念，不可出声念。如果出声念，一来不恭敬，二来伤气受病。这是要切记切记的。

居士以年将半百，身系樊笼，素未参寻知识。倘欲即生了脱，但当专主净土一门。金刚法华，且先置之度外。待净土大通，一心已得后，再行研究不晚也。若此刻便即从事，恐智力不给，得彼失此。一法未精，二利咸失耳。

你已经快五十岁了，身在世俗罗网中，一向没有参访寻求善知识。倘若想要在这一生了生脱死，就应当专门以净土法门为主。《金刚经》、《法华经》，暂且先置之度外。等待净土法门通达、一心已得之后，再来研究也不晚。如果现在就来学习《金刚经》、《法华经》，恐怕智慧力量不够，得彼失此。一个法门都没有精通，念佛和研习经书的利益也都得不到。

拣魔辨异录系禅宗。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况居士乎。凡禅宗典章，概勿研究。以禅宗意在言外，若按文解义，则错会佛法，以善因而招恶果。

《拣魔辨异录》是禅宗的书。深通教理的人尚且不容易

了知，何况是你呢？凡是禅宗的典章，一概不要研究。因为禅宗，用意在于语言之外，如果按着文字理解意义，就会错会佛法，以善因而感招恶果。

释氏稽古略，乃记事之书，而以禅宗为主。凡属此种言句，皆当置之勿究可也。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灭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灭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全无恭敬，虽种远因，其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

《释氏稽古略》，是记事的书，但以禅宗为主。凡是属于这种言句典章，都应当放在一边不要研究。我常常说：

“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灭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灭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全无恭敬，虽种远因，其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

凡见一切信心人，皆须以此意告之。此系从初心至究竟之决定实义。若当作腐僧迂谈，便为自暴自弃，岂特辜负（印光），实为辜负自己也已。

凡是见到一切有信心的人，都必须将这个恭敬之意告诉他。这是从初发心到究竟成佛的决定真实之义。如果当

作迂腐的僧人说迂腐的话，从而不事诚敬自暴自弃，哪里只是辜负我，实在也是辜负你自己啊！

与陈锡周居士书

如来出世，说法度生，原欲一切众生，直下了生脱死，亲证无上觉道而已。但以众生根机不等，不能究竟畅佛本怀。只得随顺机宜，循循善诱。

如来出世，说法度生，原本想要一切众生，直接当下了生脱死，亲证无上觉道而已。但是因为众生根机不同，不能究竟畅佛本怀。只得随顺机宜，循循善诱。

大根则称性直谈，为说佛乘，令其即生圆证佛果。如华严经之善财，法华经之龙女等。次则为说菩萨乘，缘觉乘，声闻乘，令其渐次修习，渐次证果。又其次则为说五戒十善，令其不堕恶道，受人天身，渐种善根。随其所种善根大小，将来于三乘法中，随宿善力，发诸现行。

大乘根机的就称性直说，为其宣说一佛乘，令其就在这一生圆证佛果。如《华严经》中的善财，《法华经》中的龙女等等。根机次一点的则为其说菩萨乘、缘觉乘、

声闻乘，令其渐次修习，渐次证果。根机再次一点的则为其宣说五戒十善，令其不堕恶道，受人天身，渐种善根。随众生所种善根的大小，将来在三乘法（声闻、缘觉、菩萨）中，随宿世的善根力，修行不同的法门。

或依菩萨乘，修六度万行，而得亲证法身。或依缘觉声闻乘，悟十二因缘及四谛法，而得断惑证真。此诸法门，虽则大小不同，顿渐各异。然一一皆须自己修习力深，断惑证真，方可超出轮回，了生脱死。

或者依菩萨乘，修六度万行，而能够亲证法身。或者依缘觉声闻乘，悟十二因缘以及四谛法，而能够断惑证真。这些法门，虽然大乘小乘不同，顿悟渐修各别。然而都必须依仗自己修习的深厚功力，断惑证真，才可以超出轮回，了生脱死。

若三界内见思二惑，丝毫未尽。则生死根本，未能斩断。纵令定慧力深，依旧无由解脱。如三果圣人，尚生五不还天，经许多劫，方证四果。若证四果，则生死根本，断尽无余。

如果三界内的见思二惑，还有一丝一毫没有断尽。那么生死根本，就不能斩断。纵然定慧力深厚，依旧无法解脱。例如三果的圣人，尚且还要生到五不还天，经过许

多劫，方才证四果。如果证得四果，那么生死根本，才能断尽无余。

然只是小果声闻，尚须回己所证小果，趣向如来大道。于十方世界，乘愿受生，广行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随己功行深浅，或渐或顿，以次证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诸位。至等觉已，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三德，便入妙觉位而成佛矣。

然而这还只是小果声闻，尚且必须将自己所证的小果，回转趣向如来大道。在十方世界，乘愿受生，广行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随自己功行的深浅，或渐或顿，来渐次证入菩萨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诸位。到了等觉以后，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三德，便入妙觉位而成佛了。

如来一代时教，所说法门，虽则无量无边，其证入地位，毕竟不能超越于此。虽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最为圆顿直捷。然见性成佛，乃约本有法身，不涉凡圣因果修证而论。若依修证地位而言，亦与教家了无异趣。而末世之中，人根陋劣，知识鲜少，悟者尚难其人，何况实证。

如来一代时教，所说的法门，虽然无量无边，证入的地

位，毕竟不能超越这些。虽然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最为圆顿直捷。然而见性成佛（见性成佛，指的是见到了自性天真之佛，并非证得福慧圆满之究竟佛），这是指本有法身，并不是涉及凡圣因果修证来论说的。如果依着修证的地位来说，也与教下没什么不同。而未法之中，人的根机陋劣，善知识很少，开悟的人尚且很难有，何况是实证。

如来知诸众生唯仗自力了脱之难，故于一切法门之外，特开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但能信愿真切，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以念佛，若能念佛十声，或止数声，或止一声，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况彼修行世善，不作诸恶者乎。

如来知道一切众生唯仗自力了生脱死的困难，所以在一切法门之外，特别开设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只要能信愿真切，就是五逆十恶极重的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有善知识教他念佛，如果能够念佛十声，或者几声，或者只一声，也能够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何况那些修行世间善法，不作诸恶的人呢？

若是精修梵行，禅定力深，则往生品位更高，见佛闻法最速。即大彻大悟，断惑证真之人，亦须回向往生，以

期圆证法身，速成佛果。

如果是精修梵行，禅定力深，那么往生品位会更高，见佛闻法最快。就是大彻大悟，断惑证真的人，也必须回向往生，以期圆证法身，速成佛果。

其余法门，小法则大根不须修，大法则小根不能修。唯兹净土一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则观音势至文殊普贤，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五逆十恶，阿鼻种性，亦可预入其中。

其余的法门，小法则大根不须修，大法则小根不能修。唯独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圣来说：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不能超出这个净土法门之外。下劣来说：五逆十恶，地狱种性，也可以参预进入净土中。

使如来不开此法，则末世众生，欲即生了生脱死，便绝无企望矣。然此法门如是广大，而其修法又极简易。由此之故，非宿有净土善根者，便难谛信无疑。不但凡夫不信，二乘犹多疑之。不但二乘不信，权位菩萨，犹或疑之。唯大乘深位菩萨，方能彻底了当，谛信无疑。

假使如来不开设这个法门，那么末世的众生想要这一生了生脱死，就绝对没有希望了。然而这个法门如此广大，

它的修法又极为简便容易。因此，不是宿世有净土善根的人，很难真信无疑。不但凡夫不相信，二乘人还有很多怀疑的。不但二乘人不相信，权位菩萨也有怀疑的。唯独大乘的深位菩萨方才能够彻底了解承当，真信无疑。

能于此法深生信心，虽是具缚凡夫，其种性已超二乘之上。喻如太子堕地，贵压群臣。虽其才德未立，而仗王力故，感如此报。修净土人，亦复如是。由以信愿持佛名号，即能以凡夫心，投佛觉海。故得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也。

能够对于这个法门深生信心，虽然是具缚凡夫，他的种性已经超越到二乘之上。如同太子出生，尊贵压倒群臣。虽然他的才德还没有建立，而仰仗国王力量的缘故，感得如此的果报。修学净土的人也是如此。由于以信愿持佛名号，就能以凡夫心，投于阿弥陀佛的果觉海中。所以能够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啊！

欲说净土修法，若不略陈诸法仗自力了脱之难，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则不是疑法，便是疑自。若有丝毫疑心，则因疑成障。莫道不修，修亦不得究竟实益也。由是言之，信之一法，可不急急讲求，以期深造其极乎哉。

想要讲说净土的修持方法，如果不大略说说诸多法门仗

自力了生脱死的极难，净土法门仗佛力往生的简易，那么不是怀疑这个法门的真实，就是怀疑自己的资质。如果有一丝毫的疑心，那么就因疑成障。不要说不修，修也不得究竟实际的利益啊！由此说来，“信”这个字，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讲解清楚，以期望大众对“信”深入理解、讲求并达到极点呢！

所言信者，须信娑婆实是苦，极乐实是乐。娑婆之苦，无量无边。总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种苦，贵极一时，贱至乞丐，各皆有之。

所说的净土三资粮之“信”，必须相信娑婆世界确实是苦，极乐世界实在是乐。娑婆世界的苦无量无边。总的来说不超出八种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这八种苦，无论是贵极一时的人，卑贱到乞丐的人都有这八种苦。

前七种是过去世所感之果，谛思自知，不须详说，说则太费笔墨。第八五阴炽盛苦，乃现在起心动念，及动作云为，乃未来得苦之因。因果牵连，相续不断。从劫至劫，莫能解脱。

前面七种是过去世所招感的果报，好好思惟自然知道，

不须要详说，说的话太费笔墨。第八种五阴炽盛苦，是现在起心动念以及行为举动，这是未来得苦之因。因果牵连相续不断。从劫至劫不能解脱。

五阴者，即色受想行识也。色，即所感业报之身。受想行识，即触境所起幻妄之心。由此幻妄身心等法，于六尘境，起惑造业，如火炽然，不能止息，故名炽盛也。

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所感的业报之身。受、想、行、识，就是接触外境所起的幻妄之心。由这些幻妄身心等法，在六尘境起惑造业，如大火炽然燃烧，不能止息，所以名为炽盛。

又阴者，盖覆义，音义与荫同。由此五法，盖覆真性，不能显现。如浓云蔽日，虽杲（gǎo）日光辉，了无所损。而由云蔽故，不蒙其照。凡夫未断惑业，被此五法障蔽，性天慧日，不能显现，亦复如是。

又者，阴是盖覆的意思，发音和意思与“荫”字相同。由这五法盖覆真如自性，不能显现。如浓厚的云层遮蔽太阳，虽然太阳的光辉一点没有减损。但由于浓云遮蔽的缘故，不能蒙受太阳的照耀。凡夫没有断除惑业，被这五阴障蔽，觉性之天，智慧之光不能显现，也是如此。

此第八苦，乃一切诸苦之本。修道之人，禅定力深，于六尘境界，了无执著，不起憎爱。从此加功用行，进证无生。则惑业净尽，斩断生死根本矣。然此工夫，大不容易。

这第八苦是一切诸苦的根本。修道人禅定功力深，对六尘境界一点不执着，不起憎爱之心。从此加功用行，进一步证无生四果。那么惑业净除究尽，斩断生死根本了。然而这个工夫很不容易。

末世之中，得者实难。故须专修净业，求生极乐。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莲花化生，无有生苦。末法之中的修道人得道实在困难。所以必须专修净业，求生极乐。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就是莲花化生，没有生苦。

纯童男相，寿等虚空，身无灾变。老病死等，名尚不闻，况有其实。追随圣众，亲侍弥陀。水鸟树林，皆演法音。随己根性，由闻而证。亲尚了不可得，何况有怨。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

纯是童男之相，寿命等同虚空，身体没有灾祸衰变。老病死等等，这些名字尚且没有听说，何况真实受苦。追

随圣众，亲侍弥陀。水鸟树林，都演畅佛法之音。随自己的根性，由于听闻而证果。亲人尚且了不可得，哪里有怨家呢？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楼阁堂舍都是七宝所成，不靠人力，唯是化作。

则翻娑婆之七苦，以成七乐。至于身则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不离当处，便能于一念中，普于十方诸佛世界，作诸佛事，上求下化。心则有大智慧，有大辩才，于一法中，遍知诸法实相，随机说法，无有错谬。

那么翻转娑婆世界的七苦，而成为七乐。至于身体则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不离开当处，就能在一念中普于十方诸佛世界，作诸佛事，上求下化。心则有大智慧，有大辩才，于一法中遍知诸法实相，随机说法无有错谬。

虽说世谛语言，皆契实相妙理。无五阴炽盛之苦，享身心寂灭之乐。故经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也。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莫能喻。深信佛言，了无疑惑，方名真信。

虽说世间的语言都契合实相妙理。没有五阴炽盛之苦，享受身心寂灭之乐。所以《阿弥陀经》说：“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娑婆世界的苦，苦不可言。极乐世界的乐，乐莫能喻。深信佛言，没有一点疑惑，才

名为真信。

切不可以凡夫外道知见，妄生猜度，谓净土种种不思議胜妙庄严，皆属寓言。譬喻心法，非有实境。若有此种邪知谬见，便失往生净土实益。其害甚大，不可不知。

千万不可以凡夫外道的知见，妄生猜想度量，认为净土种种不思議的胜妙庄严，都属于寓言。是譬喻心法，不是真实有那个境界。如果有这种邪知谬见，就失去往生净土的实际利益。这个祸害很大，不可以不知道。

既知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应发切实誓愿，愿离娑婆苦，愿得极乐乐。其愿之切，当如堕厕坑之急求出离，又如系牢狱之切念家乡。己力不能自出，必求有大势力者提拔令出。

既然知道娑婆世界是苦，极乐世界是乐。应该发起迫切真实的誓愿，愿离娑婆世界的苦，愿得极乐世界的乐。这个誓愿的迫切，应当如同堕在厕坑中的人急切寻求出离，又如同囚系在牢狱的犯人痛切地思念家乡。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出离，必定要求大势力的人提拔我们出去。

娑婆世界，一切众生，于逆顺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秽污本有妙觉明心，乃无底之厕坑。既造恶业，必受恶

报。久经长劫，轮回六道，乃不赦之牢狱。

娑婆世界一切众生，对逆顺二境，起贪瞋痴三毒，造杀盗淫三业，秽污本有的妙觉明心，这是深不见底的厕坑。既然造作恶业，必定要受恶报。久经长劫轮回六道，这是个永不赦免的牢狱。

阿弥陀佛于往劫中，发四十八愿，度脱众生。有一愿云，若有众生闻我名号，求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誓愿度生。若众生不求接引，佛亦无可奈何。倘志心称名，誓求出离娑婆者，无一不蒙垂慈摄受也。

阿弥陀佛在往劫当中发四十八愿，度脱众生。有一大愿说：“若有众生，闻我名号，求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誓愿度生。若众生不求接引，佛也无可奈何。倘若志心称名，发誓求出离娑婆的人，没有一个不蒙垂慈摄受的。

阿弥陀佛有大势力，能拔娑婆无底厕坑不赦牢狱之人，直下出离其中，悉皆安置于极乐本有家乡，令其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也。

阿弥陀佛有大势力，能救拔娑婆无底厕坑，不赦牢狱中的人，直接当下出离其中，全部安置在极乐本有家乡，

令他们进入佛的境界，同佛一样受用。

欲生西方，最初须有真信切愿，若无真信切愿，纵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只得人天福报，及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若信愿具足，则万不漏一。永明所谓万修万人去者，指信愿具足者言也。

想要往生西方，最初必须有真信切愿，如果没有真信切愿，纵然有修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只能得到人天福报，以及作未来得度的因而已。如果信愿具足，就一万个人不会漏掉一个。永明延寿禅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的人，就是指信愿具足的人。

既有真信切愿，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为先导，念佛为正行。信愿行三，乃念佛法门宗要。有行无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无行，亦不能往生。信愿行三，具足无缺，决定往生。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

既然有真信切愿，就应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作为先导，念佛作为正行。信愿行这三法是念佛法门的宗要。有行持却没有信愿，不能往生。有信愿没有行持，也不能往生。信愿行这三法具足不缺，决定往生。能不能往生全靠信愿有没有。品位高下全靠持名的深浅。

言念佛正行者，各随自己身分而立，不可定执一法。如其身无事累，固当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大小便利，一切时，一切处，令此一句洪名圣号，不离心口。

以念佛为正行的人，应该各随自己实际情况而确立功课，不可以死执一法。如果身体没有事务所累，应当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大小便利，一切时，一切处，让这一句洪名圣号不离心口。

若盥（gu àn）漱清净，衣冠整齐，及地方清洁，则或声或默，皆无不可。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时，及至秽污不洁之处，只可默念，不宜出声。默念功德一样，出声便不恭敬。勿谓此等时处，念不得佛。须知此等时处，出不得声耳。

如果盥漱清净，衣冠整齐，并且地方清洁，那么出声念或者默念都可以。如果睡眠，或者裸露、澡浴、大小便时，或者到秽污不洁的地方，只可默念，不宜出声。默念的功德和出声念佛的功德一样，出声念佛便不恭敬了。不要认为这些时候和这些地方不能念佛。必须知道这些时候和地方，只是不能出声念佛。

又睡若出声，非唯不恭，且致伤气，不可不知。虽则长时念佛，无有间断。须于晨朝向佛礼拜毕，先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毕，即念赞佛偈，即阿弥陀佛身金色偈。念偈毕，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随即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一千声，或五百声，当围绕念。若不便绕，或跪或坐或立皆可。念至将毕，归位跪念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菩萨各三称。然后念净土文，发愿回向往生。

另外，如果睡眠时候出声念佛，不但不恭敬，而且还会伤气，不可不知。虽然长时间念佛没有间断。必须在早晨向佛礼拜完，先念《阿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念赞佛偈，就是：“阿弥陀佛身金色”这个偈。念偈完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随即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或者一千声，或者五百声，应当围绕念。如果不方便绕念，或者跪、坐、站都可以。念到将要完时，归位跪着念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菩萨各三称。然后念净土文，发愿回向往生。

念净土文者，令依文义而发心也。若心不依文而发，则成徒设虚文，不得实益矣。净土文毕，念三归依，礼拜而退。此为朝时功课，暮亦如之。若欲多多礼拜者，或在念佛归位之时，则礼若干拜佛外，九称菩萨，即作九

礼。礼毕即发愿回向。或在功课念毕礼拜。随己之便，皆无不可。但须恳切至诚，不可潦草粗率。

念净土文要依文义而发心。如果不依文而发心，就成为徒设虚文，不得实际利益了。净土文念完，念三归依，礼拜而退。这是早晨功课，晚课也是如此。如果想要多多礼拜的话，或者在念佛归位的时候，就礼若干拜佛外，九称菩萨，九拜。礼拜完就发愿回向。或者在功课念完礼拜。随自己的方便都可以。但必须恳切至诚，不可以潦草粗率。

蒲团不可过高，高则便不恭敬。若或事务多端，略无闲暇。当于晨朝盥漱毕，有佛则礼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尽一口气为一念，念至十口气，即念小净土文。或但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偈。念毕礼佛三拜而退。若无佛即向西问讯，照上念法而念。此名十念法门。乃宋慈云忏主为王臣政务繁剧，无暇修持者所立也。

蒲团不可以太高，太高不恭敬。如果事情很多，没有什么空闲。应当在早晨盥漱完，有佛像就礼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尽一口气为一念，念到十口气，就念小净土文。或者只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偈颂。念完礼佛三拜而退。如果没有佛像就向西方向讯，照上面的念法而念。这个名为十念法门。是宋朝慈云忏

主为国王大臣们政务繁多，无暇修持所设立的。

何以令尽一口气念。以众生心散，又无暇专念。如此念时，借气摄心，心自不散。然须随气长短，不可强使多念，强则伤气。又止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亦伤气。以散心念佛，难得往生。此法能令心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念数虽少，功德颇深。极闲极忙，既各有法。则半闲半忙者，自可斟酌其间而为修持法则也。

为什么要尽一口气念。因为众生心散，又没有空来专门念。如此念时，借气来摄心，心自然不散。然必须随一口气的长短，不可以勉强多念，勉强会伤气。又只可以十念，不可以二十、三十念，多了也伤气。因为散心念佛难得往生。这个方法能够令心摄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念的数目虽然少，功德颇深。极清闲或极繁忙的情况，既然都有各自的修行方法。那么半闲半忙的情况，自然可以斟酌适合的方法作为修持法则。

又念佛之人，必须事事常存忠恕，心心提防过愆。知过必改，见义必为，方与佛合。如是之人，决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决难感通。又举凡礼拜读诵大乘经典，及作一切于世于人有益之事，悉皆以此回向西方。不可唯以念佛回向西方，其余功德，另去回向世间福报，

则念不归一，便难往生。

又者，念佛的人必须事事常心存忠恕，心心提防过失罪愆。知过必改，见义勇为，方才与佛的教导相附合。这样的人决定往生。如果不这样修持，就与佛的教导相反，决定很难与佛感通。又者，凡是礼拜读诵大乘经典，以及作一切于世，与人有益的事情，都要将这些功德回向往生西方。不可以只单单用念佛回向西方，其余的功德另外回向给世间的福报，那么心念不归一，便难往生。

须知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而自得世间福报（如长寿无病，家门清泰，子孙发达，诸缘如意，万事吉祥等）。若求世间福报，不肯回向往生，则所得世间福报，反为下劣。而心不专一，往生便难决定矣。

必须知道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而自然得到世间福报（比如长寿无病，家门清泰，子孙发达，诸缘如意，万事吉祥等等）。如果求世间福报，不肯回向往生，那么所得的世间福报反而下劣。而心不专一，往生就很难决定了。

此念佛法门，一代时教大乘经典，尽皆赞扬。小乘经中，绝不提起。有不通教理者，斥为小乘。乃无知邪说，不可听从。

念佛法门，佛陀一代时教的大乘经典，全都赞扬。小乘经中，绝不提起。有不通教理的人，指净土为小乘。这是无知邪说，不可听从。

又乩坛所说，多属灵鬼依托当人之智识而作。若说世间道理，则是者尚多。若说佛法，则非己所知，妄造谣言。如金刚直解后，所附之先天古佛宝号，乃灭人慧命，瞎人正眼，极恶无比之魔话。以此施人，罪过无量矣。

又者，乩坛所说，大多属于灵鬼依托当事人的智识而作。如果说世间道理，那么说对的还比较多。如果说佛法，就不是他自己所知道的了，就妄造谣言。如《金刚直解》后面，所附的先天古佛宝号，这是灭人慧命，瞎人正眼，极恶无比的魔话。拿这个施于他人，罪过无量啊！

与心愿居士书（代友人作）

心者，一身之主，万法之宗。顺之则速成菩提，逆之则永沉生死。一切众生，迷背本心，随逐妄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轮回于六道之中，汨没于三界之内。久经长劫，莫能出离。

心，是色身的主人，万法的根本。随顺本心而行则速成菩提，背逆本心而行则永沉生死。一切众生，迷惑背离

了本心，随顺追逐六尘妄境，起贪瞋痴三毒，造杀盗淫三业。轮回在六道之中，沉沦在三界之内。经长久劫，不能出离。

汝既发心归依三宝，为佛弟子。须发菩萨四宏誓愿，自利利他。四宏誓愿者，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也。

你既然发心归依三宝，成为佛弟子。必须发菩萨的四宏誓愿，自利利他。四宏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须知此四宏誓愿，乃三世一切诸佛誓愿之本。汝于日用举心动念，须令与此相合。若与合者，扩充令其圆满。若不合者，断除令其净尽。

必须知道这个四宏誓愿，是三世一切诸佛誓愿的根本。你在平常日用的举心动念，必须要与四弘誓愿相合。如果契合四弘誓愿的，就扩充令其圆满。如果不契合的，就要断除干净。

然欲利他，先须自利。若非自己先出生死，何能度彼生死众生。譬如溺于海者，不能救海中沉溺之人。如来所说了生死法无量无边。唯净土一法，下手易而成功高，

用力少而得效速。若欲即生了办，舍此末由。

然而，想要利他，必须先自利。如果自己不先出生死轮回，怎能度化生死轮回中的众生呢。譬如沉溺在大海中的人，是无法救拔其他沉溺在大海中的人的。如来所说了生死的法门无量无边。只有净土这个法门，下手容易而成功高妙，用力较少而得效迅速。如果想要在这一生了脱成办生死大事，舍此净土法门，就没有其它路可走了。

所谓净土者，即生信发愿，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果能信愿真切，一心念佛。至临命终时，决定蒙佛接引，往生彼国。既得往生，则俯谢凡质，高预圣流。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神通智慧，不可思议。然后乘本愿轮，回入娑婆，种种方便，度脱众生。

所谓净土法门，就是生信发愿，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果真能够信愿真切，一心念佛。到临命终时，决定蒙佛接引，往生彼国。既得往生，就解脱凡夫之身，高登圣者之流。见阿弥陀佛听闻妙法，证得无生法忍。神通智慧，不可思议。然后乘根本誓愿之轮，回入娑婆世界，行种种方便，来度脱众生。

如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普令一切众生，同出生死，同成佛道。方可圆证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方可究竟契合乎菩萨四宏誓愿，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也已。

如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普令一切众生，同出生死，同成佛道。方可圆证自己本具的妙真如心。方可究竟契合菩萨的四宏誓愿，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以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

心愿之义，如是如是。若能顾名思义，身体力行。可谓超格丈夫，火里莲华，如来真子，大士嫡孙矣。勉之勉之。

“心愿”二字的意义，就是如此。如果能够顾名思义，身体力行。可说是杰出卓越的大丈夫，火中的清净莲华，如来的真子，大士的嫡孙。努力啊！努力！

与卫锦洲居士书

(因邻火延烧，物屋一空，其妻惊骇病故，遂心神迷闷，如醉如狂)

(卫锦洲居士因为邻居失火延烧，财物房屋全部烧光，妻子惊吓病死，他于是心神迷失郁闷，如酒醉颠狂一般，不能清醒)

法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有苦有乐，有逆有顺，有祸有福，本无一定。唯在当人具通方眼，善体天心，则无苦非乐，无逆非顺，无祸非福矣。

《法华经》中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上天成就一个人有种种方法，有苦有乐，有逆有顺，有祸有福，原本没有一定。只在当事人具有变通灵活的心眼，善于体察上天的心，那么所有的苦都变成乐，逆境成为顺缘，一切灾祸转为福慧。

是以君子乐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所以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者现在也，行者优游自得之意，富则周济贫穷，贵则致君泽民，尽其富贵之分，是之谓素富贵行乎富贵也），
所以君子乐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随遇而安，无论到哪里都逍遥自在啊！所以《中庸》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指现在的意思。“行”指优闲自得的意思，有财富就周济贫穷，处在权贵的位置就辅助国君，利益人民，尽富贵的本分，这就是“素富贵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若家无余财，身未出仕，则守乎贫贱之节，不敢妄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尽忠被谗，贬

之远方，如云贵两广黑龙江等，则心平气和，不怨君上，不恨谗人，若自己就是彼地之人一样），

素贫贱行乎贫贱（如果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自身也没有出来做官，那么就谨守贫贱的气节，不敢随便妄为），素夷狄行乎夷狄（如果尽忠心被小人谗害，被贬到僻远的地方，例如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黑龙江等地，要心平气和，不埋怨国君，不怨恨谗害我的人，好像自己就是当地人一样），

素患难行乎患难（或者不但远贬，且加之以刑，轻则楚打监牢，重则斩首分尸，或至灭门，仍然不怨君上，不恨奸党，若自己应该如此一样。人与之患难，尚然如是，何况天降之患难，岂有怨恨者乎。如是之人，则人爱之，天护之。或在此生，或在后世，或在子孙，决定有无穷之福报，以酬其德矣）。

素患难行乎患难（或者不但被贬到远方，而且还受刑罚，轻则被杖打坐牢，重则被斩首分尸，甚至被灭门九族，仍然不怨国君，不恨奸党，如同自己应该受如此遭遇一样。别人给我的患难，尚且如此对待，何况是上天降下的灾难，哪有怨恨的道理呢？像这样的人，人们敬爱他，上天保护他。或者在这一生，或者在后世，或者在子孙，决定有无穷的福报，来酬报他的德行啊）。

居士虽有好善之资，未明儒佛至理。以故一遇逆境，便发狂乱耳。今谕之曰，世间最博厚高明者，莫过天地日月。而日中则昃（zè），月盈则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沧海变桑田，桑田成沧海。

你虽有好行善事的资质，却没有明白儒家佛教的道理。所以一遇到逆境，就发颠发狂了。我现在劝告你：世间最博厚高明的事情，没有超过天地日月的。而太阳到了正午，就向西斜，月亮圆了就开始亏缺。高岸成为山谷，深谷变成丘陵。沧海变桑田，桑田成沧海。

古今最道高德备者，莫过孔子。而且绝粮于陈，被围于匡。周游列国，卒无所遇。只有一子，年才五十，即便死亡。幸有一孙，得绵世系。

古往今来道德最高没有超过孔子的。但孔子在陈地没有粮吃，在匡地被围困。周游列国，最终一无所遇。只有一个儿子，才五十岁就死了。幸而留下一个孙子，得以绵延世系宗祠。

降此而下，颜渊短命，冉伯牛亦短命。子夏丧明，左丘明亦丧明。屈原沉江（屈原尽忠被谗，后以怀王被秦所留，不胜忧愤，而力无能为，五月五日，沉于汨罗江中），

孔子以下，颜渊短命，三十二岁就死了，冉伯牛也短命。子夏失明，左丘明也失明。屈原沉江（屈原尽忠被谗害，后来因为楚怀王被秦国所留，非常忧愤，而又无能为力，在五月初五，自沉于汨罗江中），

子路作醢（hǎi）（醢音海，肉酱也。子路仕卫，卫蒯（kuǎi）聩（kuì）与其子辄争国，子路死于其难，遂被敌兵斩作肉酱）。天地日月，犹不能令其常然不变。大圣大贤，亦不能令其有顺无逆。

子路被人斩成肉酱（醢：读音海，肉酱。子路到卫国做官，卫国太子蒯聩与他的儿子出公，争夺国君之位，子路死于那场政变之难，被敌兵斩成肉酱）。即使是天地日月，仍不能令自己常恒不变。即使是大圣大贤，也不能让他们只有顺境，没有逆境。

唯其乐天知命，故所遇无不安乐也。而且千百世后，自天子以至庶人，无不景仰。以当时现境论之，似乎非福。以道传后世论之，则福孰有过于此者。

唯有乐天知命，才能所遇一切，无不安乐啊！而且千百年后，从天子到老百姓，没有不景仰他们的德行。以当时的现状来说，似乎不是福。而从他们的道法传给后世这方面来说，哪里有超过这个福的呢？

人生世间，千思万算，种种作为。究到极处，不过为养身口，遗（w èi ）子孙而已。然身则粗布亦可遮体，何必绫罗绸缎。口则菜羹尽可过饭，何必鱼肉海味。子孙则或读书，或耕田，或为商贾，自可养身，何必富有百万。

人生在世，千种思虑，万种算计，种种作为。追究到极处，不过为了养身糊口，遗留给子孙罢了。然而，粗布衣裳就可以遮体，何必要绫罗绸缎？蔬菜羹饭就可以吃饱，何必要鱼肉海味？子孙们或者读书，或者耕田，或者经商，自然可以养活自己，何必要富有百万？

且古今为子孙谋万世之富贵者，莫过秦始皇。吞并六国，焚书坑儒，收天下兵器以铸大钟，无非欲愚弱其民，不能起事。谁知陈涉一起，群雄并作。一统之后，不上十二三年，便致身死国灭，子孙尽遭屠戮。直同斩草除根，靡有子（jī é）遗。是欲令子孙安乐者，反使其速得死亡也。

而且古往今来为子孙谋万世富贵的人，没有超过秦始皇的。他吞并六国，焚书坑儒，收天下兵器来铸造大钟，无非是想要愚昧削弱老百姓，不能起来闹事。谁知道陈胜一起义，群雄一并起来讨伐秦朝。他一统天下之后，

不到十二、三年，就导致身死国灭，子孙都遭到杀戮。简直是斩草除根，一个也没留下。这是想要令子孙安乐，反而使他们快速死亡啊！

汉献帝时，曹操为丞相，专其威权。凡所作为，无非弱君势，重己权，欲令自身一死，子便为帝。及至已死，曹丕便篡。而且尸犹未殓，丕即移其嫔妾，纳于己宫。死后永堕恶道，历千四百余年，至清乾隆间，苏州有人杀猪出其肺肝，上有曹操二字。邻有一人见之，生大恐怖，随即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遂得往生西方，事载净土圣贤录。

汉献帝的时候，曹操做丞相，专权作威。凡所作为，无非是削弱国君的势力，加重自己的权力，想要自己一死，儿子便称帝。等到自己死了，儿子曹丕就篡位。而且他尸体还没有入殓，曹丕就将他的嫔妾，收纳到自己的后宫。死后永堕恶道，经历一千四百多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苏州有人杀猪，取出猪的肺肝，上面有“曹操”二个字。邻居有一个人看见后，生大恐怖，随即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得以往生西方，这件事情记载在《净土圣贤录》。

夫曹操费尽心机，为子孙谋。虽作皇帝，止得四十五年，

国便灭亡。而且日与西蜀东吴互相争伐，何曾有一日安乐也。

曹操费尽心机，为子孙谋划。虽然作了皇帝，只得到四十五年，国家就灭亡了。而且每天与西蜀、东吴互相争伐，哪里有一天的安乐呢？

下此若两晋宋齐梁陈隋，及五代之梁唐晋汉周，皆不久长。就中唯东晋最久，仅一百三年。其他或二三年，或八九年，一二十年，四五十年，即便灭亡。此乃正统。其余窃据伪国，其数更多，其年更促。

下面朝代，如两晋、宋、齐、梁、陈、隋，以及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国运都不长久。这当中唯独东晋最久，也有一百零三年。其它的或者二三年，或者八九年，一、二十年，四、五十年，就灭亡了。这还是就一脉相承的正统王朝来说。其余私自成立的小国，数量更多，国运的年岁更为短促。

推其初心，无非欲遗子孙以富贵尊荣。究其实效，反令子孙遭劫受戮，灭门绝户也。且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不能令子孙世受其福。况区区凡夫，从无量劫来，所作恶业，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兴，有福无殃也耶。

推究他们的最初用心，无非想要遗留给子孙富贵尊荣。追究实际的效果，反而令子孙遭到劫难，受到杀戮，灭门绝户。而且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且不能令子孙世代享受幸福快乐。何况区区凡夫，从无量劫来，所作的恶业，厚重超过大地，深广超过大海。可以保持家道常兴，有福无殃吗？

须知世间万法，悉皆虚假，了无真实。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热时焰，如乾闥婆城（梵语乾闥婆，此云寻香，乃天帝乐神。其城乃幻现非实，世俗所谓蜃楼海市即此也）。

必须知道世间万法，都是虚假，了无真实。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热时焰，如乾闥婆城（梵语乾闥婆，此土名为寻香，是天帝的乐神。他们居住的城堡是幻化，不是实有，就是世俗所说的海市蜃楼）。

唯自己一念心性，亘古亘今，不变不坏。虽不变坏，而常随缘。随悟净缘，则为声闻，为缘觉，为菩萨，为佛。
唯独自己的一念心性，从古至今，不变动、不损坏。虽然不变坏，而恒常随缘。随觉悟的净缘，就成为声闻、缘觉、菩萨、佛。

由功德有浅深，故果位有高下。随迷染缘，则生天上，生人间，堕修罗，堕畜生，堕饿鬼，堕地狱。由罪福有轻重，故苦乐有短长。若不知佛法之人，则无可如何。

由于所修功德的深浅，所以所证的果位有高下。随迷惑的染缘，就生到天上、人间，堕落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由于所造的罪福有轻重，所以受苦受乐有长短。如果不知道佛法的人，就无可奈何。

汝既崇信佛法，何不由此逆境，看破世相。舍迷染缘，随悟净缘。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从兹永出六道之轮回，高证四圣之果位。岂不是因此小祸，常享大福耶。

你既然崇信佛法，为何不能由这个逆境，看破世间相。舍离迷惑的染缘，随顺觉悟的净缘。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从此永远超出六道轮回，高证四圣果位。这难道不是因此小祸，常享大福吗？

而乃昧昧不了，如醉如狂。倘若焦思过度，或致丧身失命，则长劫难出轮回矣。而且弱妾孤子，何以自立。本欲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他谓妾与子也）。何愚痴一至于此也。

而你却仍然昏昧不明，如醉如狂。如果焦急思虑过度，

或许会导致丧失身命，就长劫难出轮回了。而且你的弱妾孤子，将如何独立生活。本想要自利利他，反而成为自害害他（他：指小妾与儿子）。你为何愚痴到如此地步？

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遭恶果，预先断除恶因。由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直至成佛而后已。

佛经上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怕遭受恶果，预先断除恶因，于是罪障消灭，功德圆满，直至成佛的境界。

众生常作恶因，欲免恶果。譬如当日避影，徒劳奔驰。每见无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谓作善获殃，无有因果。从兹退悔初心，反谤佛法。

众生常造恶因，想要免除恶果，如同在阳光下想要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徒劳奔走。常常看见无知愚人，稍微做了一点善事，就盼望得大福报；一遇到逆境，便说做善事不得善报，没有因果，从此退悔最初的发心，反而诽谤佛法。

岂知报通三世，转变由心之奥旨乎。报通三世者，现生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谓之现报。今生作善作恶，

来生获福获殃，谓之生报。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万生，或至无量无边劫后，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后报则迟早不定。凡所作业，决无不报者。

他哪里知道“报通三世，转变由心”的深奥要旨。报通三世是指现报、生报和后报。“现报”是现生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生报”是今生作善作恶，来生获福获殃；“后报”是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第四生或以后的十、百、千、万生，乃至无量无边劫后，才受福受殃。后报虽然迟早不定，但是凡所作业，决无不报的道理。

转变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恶业，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其人后来生大惭愧，发大菩提心，改恶修善，诵经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现生或被人轻贱，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贫穷，与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堕地狱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尚复能了生脱死，超凡入圣。

转变由心，譬如有人作了恶业，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可是，他后来生大惭愧，发大菩提心，改恶修善，诵经念佛，一边自己修行，一边教化他人求生西方。因为这样的缘故，现生或被人轻贱，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贫穷，遭受一切不如意事，则先前所作应当永堕地狱、长劫受

苦的恶业，即在此消灭。并且他还能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

金刚经所谓若有人受持此经，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转变由心之义也。

《金刚经》第十六品“能净业障分”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诵读《金刚经》，若被人轻贱，此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因为今世被人轻贱的缘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转变由心”的含义了。

世人稍遇灾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绝无有作偿债想，生悔罪心者。须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粮 (l á n g) 莠 (y ǒ u) 则不能得嘉谷。种荆棘则勿望收稻粱。作恶获福者，宿世之栽培深也。若不作恶，则福更大矣。

世间的人稍微遇到点灾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没有一点偿还债务的想法，不生一点悔罪心。应该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种杂草则不能得嘉谷，种荆棘则没希望收稻粱。作恶获福的人，是宿世的福报栽培的深厚。如果不作恶，则他的福报更大。

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而不即冻馁者，以其金多也。倘日日如是，纵有百万之富，不几年即便家败人亡，扫地而尽矣。

就像富家的子弟，吃喝嫖赌，挥金如土，而不会立即受饥受冻，因为他们的金钱多啊。假如天天如此，就算百万富翁，到不了几年也会家破人亡，一干二净直至扫地出门啊。

作善遇殃者，宿世之罪业深也。若不作善，则殃更大矣。譬如犯重罪人，未及行刑，复立小功。以功小故，未能全赦，改重为轻。倘能日日立功，以功多且大故，罪尽赦免，又复封侯拜相，世袭爵位，与国同休。

作善遇到灾祸的人，是因为他宿世的罪业很深。如果不作善，则灾殃更大。譬如犯重罪人，还没到杀头，又立了点小功。因为功劳小的缘故，不能全部赦免罪刑，但可以改重报为轻报。假如能天天立功，因为功劳巨大的缘故，得以免除全部罪刑，甚至会封侯拜相，世袭爵位，与国同享福祿。

大丈夫生于世间，当具超格知见。岂可使身外之物，累坏自身。譬如金珠满屋，强盗来抢，只宜舍之速逃，岂可守财待死。良以金珠虽贵，若比身命，犹然轻贱。既

不能两全，只可舍金珠而全身命耳。

大丈夫生在世间，应当有超出常格的知见。怎么可以让身外之物，连累损坏自己。譬如满屋的金银珠宝，强盗来抢，只应当舍弃财宝赶快逃走，怎可守财等死。因为金银珠宝虽然珍贵，如果比起自身性命，还是轻贱。既然不能两全，只可以舍金珠而保全身命。

且汝财物已烧，空忧何益。惟宜随缘度日，竭力念佛，求生西方。则尽未来际，永离众苦，但受诸乐。如是则由此火灾，成无上道。当感恩报德之不暇，何怨恨迷闷之若是耶。

而且你的财物已经烧掉，白白的忧愁有什么利益呢？只好随缘度日，竭力念佛，求生西方。那么尽未来际，永离众苦，但受诸乐。如此，则由这场火灾，成就无上的佛道。应当感恩报德还来不及，为何怨恨迷闷到如此地步呢？

祈以予言详审忖度，当即释然解脱，如拨云雾以见天日。从兹即灾殃翻为善导，转热恼直下清凉矣。倘犹执迷不悟，势必发颠发狂。则本心已丧，邪魔附体。纵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

祈望你对我的话详细思察度量，应当会马上释然解脱，

如同拨开云雾见到天空和太阳。从此将灾祸翻转而成为好的导师，将热恼直下转变为清凉啊！倘若还是执迷不悟，必然会疯颠失常。那么本心已失，邪魔附体。纵然千佛出世，也没办法帮助你了啊！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

（不慧）为儒未能，学佛不就。久离故乡，欲反未能。每一省察，惭惶无地。忽接华翰，若遇故人。但书中赞誉过分，令人如临鈇（fū）钺（yuè）耳。祈以后再笔谈，勿用此套。

我学习儒家，没什么收获，学习佛法，也没有什么成就。离开故乡很久了，想要回去也不能够。每每自己反省思察，真是惭愧惶恐极了。忽然接到你的来信，如同遇到了老朋友。但是您在书信当中过分的称赞我，令人如同面临刀斧刑具啊！祈望以后再有来信，不要再说这些称赞的话。

令兄枝芬，于七月十四日晤面。因询居士修持家道，言其为善益力，道念日增。但以家门不幸，令郎早夭，二孙尚幼，颇怀忧思。予闻之不禁慨然长叹。

你哥哥枝芬，在七月十四日见过面。因此询问你修持佛

法、以及家境的情况，说你做善事更加努力，道念一天天在增长。但因为家门不幸，儿子夭折，二个孙子还小，你心里很忧虑。我听后不禁慨然长叹。

须知逆来顺受，始名乐天。修身植德，方曰尽性。世有愚人，不知夙（sù）生善恶，惟观眼前吉凶。见作善而得祸，便谓善不当为。作恶而得福，便谓恶不足戒。不知善恶之报，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譬如三尺之冰，岂一朝之寒所能结。百川之泮（pàn），亦岂一日之暖所能消。切不可怨天而尤人，犹豫而退悔。宜学俞净意之修身，袁了凡之立命。将见二孙必成佳士，麟儿屡见诞生矣。

要知道逆来顺受，才称为乐天知命。修身植德才叫穷理尽性。可惜世间愚痴的人，不知道过去世善恶的因，只看眼前的吉凶祸福。见行善人得到祸害，便认为善不应当做。见作恶的人得到福报，便认为恶不必革除。不知善恶的因果报应，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情发生的原因由来已久。譬如三尺冰冻不是一夜的寒冷所能冻结。百千江河结冰消融，也不是一天的温暖所能消融。切不可面对逆境怨天尤人，更不可对善法犹豫退悔。应该学俞净意的修养身行、袁了凡立命的志向。将会见到二个孙子必定成为品学出众之人，聪慧的后世子孙不断诞生

啊！

至于华严重建，诚属莫大功德。然居处深山，募化维艰。只可随缘，不宜勉强。有殿可以供佛，有寮可以安身，行道居处有所庇覆，足矣。何必多造殿宇，广列长廊。不为利益自他，惟取快悦俗目乎。

至于华严寺的重建，确实有很大的功德。然而居住在深山中，化缘筹钱非常艰难。只可以随缘来做，不应该勉强。有殿堂可以供佛，有寮房可以安身行道，住处有所庇覆，就满足了。何必要建造很多殿宇长廊。不是为了利益自己他人，只是为了取悦世俗人的眼睛吗？

谢友才志虽高，可惜从未一遇通人。所言自悔时过难学者，特举业耳。不知学圣学贤之时，无过无不过。其学亦无难无易。

你那位姓谢的朋友，才志虽然很高，可惜从来没有遇到过精通佛法的人。他所说的：自己后悔时间年纪超过了，难以再学习，这只是就科举考试来说罢了。他不知道学习圣人、贤人的时间，无所谓年龄超过或不通过的。学习也没有困难容易的分别。

何以言之。孔子七十，尚欲假年学易，为免大过计耳。

岂为熟其词义以雄笔札，得高爵者哉。十五志学，七十尚学。彼年临四十，岂时过不能为学耶。

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七十岁，尚且想要延长寿命来学习《周易》，这是为了免除犯大的过失而作的打算。哪里是为了精熟词义来雄壮文章，得到高官爵位呢？孔子十五岁就专心求学，到了七十岁还要学习。他的年纪刚到四十岁，哪里是时间年纪超过就不能学习呢？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圣罔念而作狂，狂克念而成圣。有何难易之可论于其间哉。

尧舜先圣的大道，就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啊！一天能够约束自己，行为符合礼仪，天下就归附仁德了。圣人失去正知正觉就成为狂妄的人，狂妄的人克服邪念就能成为圣人。这当中，有什么困难容易可说呢？

予谓谢友，为学莫善此际。有父母可以尽孝，有兄弟可以尽弟，有儿女可以教训，有诗书可以取法，正合夫子居家为政之道。此时不学，真是时过难学矣。纵令文章盖世，官居一品，终是一穷微极妙之艺人，非适时力学之儒士也。因闻佛语，遂持长斋，可知宿因深厚。废弃前功，意欲出家，可知道眼昏朦。

我对这位姓谢的朋友说：学习圣贤之道，最好就在这个时候。有父母可以尽孝道，有兄弟可以尽悌道，有儿女可以教训，有诗书可以取法，正合孔夫子居家为政之道。这个时候不学，真的是时过难学了啊！纵然文章盖世，官居一品，终究只是一个穷微极妙的艺人，不是顺适时机努力学习圣贤的儒士。因为听到佛语，就持长斋，可见他宿因深厚。废弃以前事功，想要出家，可知他道眼昏朦。

如来说法，恒顺众生。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外尽人伦，内消情虑，使复本有真心，是名为佛弟子，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

如来说法，恒顺众生的根性。遇父亲说慈爱，遇儿子说孝顺。对外要恪尽人伦道德，向内要消除情见疑虑，恢复本有的真心，才名为佛弟子，哪里是在两根头发上理论呢？

况贵乡僻居深山，知法者少。高明者以语言不通之故，皆不至其地。仗此好心，竭力学道。孝弟修而闾里感化。斋戒立而杀盗潜消。研究净土经论，则知出苦之要道。受持安士全书，则知淑世之良谟。以净土法门谕亲，以净土法门教子，及诸亲识。正以生死事大，深宜痛恤我

后。

何况你的家乡在偏僻的深山，知道佛法的人很少。高明的人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都不到那个地方。你要仗着学佛的好心，努力学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感化乡里民众。吃斋守戒，杀盗等事便会暗中消除。研究净土经论，就知道出苦的要道。读诵遵行《安士全书》，就知道济世的良谋。以净土法门告知双亲，以净土法门教导子女，以及诸位亲友知识。正因为生死事大，更应该好好顾念自己的将来。

不必另择一所，即家庭便是道场。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尽作法眷。自行化他，口劝身率，使其同归净域，尽出苦轮。可谓戴发高僧，居家佛子矣。

不必另外选一个处所，家庭就是道场。因为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都是法眷属。自行化他，言语劝说，以身表率，使他们都归依三宝，出离轮回。这样就可以说是戴发的高僧，居家的佛子了。

直以鄙意告之。倘闻此不加诽谤，又欲进步，路头不决。身事暇适，不妨亲至普陀来访一番。否则但观净土十要，及净土圣贤录，自知取法，不劳更问他人矣。

应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倘若听后不加诽谤，又想要进

一步修学，而道路不明。如果身体事务有空合适，不妨亲自到普陀山来访一次。否则只看《净土十要》，以及《净土圣贤录》，自然知道取法，不须再问他人了。

令兄忠厚有余，似与此道有缘。宜劝受持安士全书，庶不虚此一晤。弥陀疏钞，安士全书各一部，随书带来，以结净缘。

你的哥哥很忠厚，似乎与净土法门有缘。应该劝他受持《安士全书》，才不白白浪费这一次见面。《弥陀疏钞》，《安士全书》各一部，随信带来，以结清净法缘。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

数载未晤，时常忆念。今秋令兄枝芬赴乡试，持书来山，方悉居士近来操持。又言家门不幸，丧其爱子。旦夕忧思，不能置怀。予欲详陈事理因果，以录遗期迫，不能住宿，故略言之。

几年未见，时常想念。今年秋天，你的哥哥枝芬到省城科考乡试，带了书信到普陀山来，方才知道你近来的修持。又说到家门不幸，失去了儿子。早晚忧愁思念，不能释怀。我想要详细陈述事理因果，因为补考的日子迫近，你哥哥不能住宿，所以只略说了一点。

今嘉平望日，彻权师至，又言居士怨尤之状，及无知俗人谓作善获殃，修行无益等种种邪说。予闻之凄然。恐上智者因兹惰行，下愚者敢于作恶，故不揣固陋，直词以告。

今天是腊月十五，彻权师来了，又说到你怨天尤人的情形，以及无知的俗人认为作善事得到灾祸，修行无益等种种的邪说。我听后感到的凄凉悲伤。恐怕上智的人因此而懒惰了修行，下愚的人更敢于作恶，所以不顾自己浅薄陋劣，直言相告。

如来说经，报通三世。凡人生子，略有四因。报通三世者，第一现报。谓现在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如士子习举业，现身得功名。此凡眼能见者。

如来宣说经法，果报通于三世。大凡一个人生儿子，略有四种原因。报通三世：第一是现报。现在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如同读书人学习科举之业，现身得到功名。这是凡夫的眼睛能见到的。

第二生报。谓今生作善作恶，来生享福受罪。如祖父重斯文，子孙方发达。此则凡眼所不能见，天眼犹能见之（今生来生，皆约本人说，然隔世之事，难以喻显，权约祖父子孙，欲人易了，不可以词害义，至祷）。

第二是生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享福受罪。比如祖父敬重礼乐教化，子孙方能发达兴旺。这是凡夫肉眼所不能见到的，天眼还能见到（今生来生，都是以本人来说，然而隔世的事情，难以比喻显明，暂且以祖父子孙来说，想使人容易明了，不可以以词害义，这是我的恳切希望）。

第三后报。谓今生作善作恶，至第三生，或四五六七生，或十百千万生，或一十百千万劫，或至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方受善恶之报。如商周之王业，实肇基于稷（jì）契（xiè） 弼舜（shùn） 佐禹（yǔ） 之时。

第三是后报。今生作善作恶，到第三生，或者第四、五、六、七生，或者十、百、千、万生，或者一、十、百、千、万劫，或者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方才受善恶之报。例如商朝周朝的王朝功业，实际最初创立基业是在周朝先祖后稷、商朝先祖契，辅弼虞舜，佐助大禹的时候。

若三四生等，天眼犹能见之。若百千万劫，天眼则不能见，声闻道眼，犹能见之。若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惟如来五眼圆明者能见。尚非声闻道眼之境，况天眼肉眼哉。

如果是三生、四生，天眼还能看见。如果是百千万劫，天眼就不能见到，声闻的道眼还能看见。如果是无量无边恒河沙劫，惟有如来五眼圆明才能见到。尚且不是声

闻道眼的境界，何况天眼肉眼呢？

知此三报之义，则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圣言原自无爽。富贵贫贱寿夭穷通，天命未曾有偏。境缘之来，若镜现像。智者但修镜外之容，愚人徒憎镜内之影。逆来顺受，方为乐天。不怨不尤，始可立命。

知道这个三世果报的意义，那么作善事降下祥瑞，作不善降下灾殃，圣人的话原本没错。富贵贫贱、长寿短命、穷困通达，上天的意旨不曾有偏私。境界外缘来了，如同镜子中出现诸像。智慧的人只修镜子外面的容貌，愚昧的人徒然憎恨镜子里面的影像。逆来顺受，方为乐顺天命。不怨天、不尤人，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为顺逆外缘所动（即命自我立、福自我求）。

子有四因者。一者报恩，二者报怨，三者偿债，四者讨债。报恩者，谓父母于子，宿世有恩，为报恩故，来为其子。则服劳奉养，生事死葬。必使生则亲欢，祭则鬼享。乃至致君泽民，名垂青史，令天下后世，敬其人而并敬其亲。若曾鲁公，陈忠肃，王龟龄，史大成（曾陈王三公，皆宋名臣，史公清初状元，四公皆信佛，唯忠肃悟入甚深。以前世皆为高僧，故虽处富贵，犹能不昧本因耳），今世之孝子贤孙，皆此类也。

生儿子有四因：一是报恩，二是报怨，三是还债，四是讨债。报恩：就是父母对于儿子宿世有恩，为了报恩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就会服事效劳，侍奉赡养，活着奉事，死了安葬。必然使父母活着的时候欢欢喜喜，死了之后宗庙祭祀。乃至辅佐国君，惠泽人民，名垂青史，令天下后世，尊敬这个人而一并尊敬他的双亲。像宋朝的曾公亮、陈忠肃、王十朋、清朝的史大成（曾、陈、王三公，都是宋朝的名臣，史公是清初的状元，四位都信佛，唯有陈忠肃悟入最深，因为前世都是高僧，所以虽然处于富贵，还能够不昧本因），现在世间的孝子贤孙，都是这一类啊！

报怨者，谓父母宿世于子有负恩处，为报怨故，来为其子。小则忤逆亲心，大则祸延亲身。生无甘旨之养，死貽九泉之辱。又其甚者，身居权要，谋为不轨，灭门戮族，掘坟夷墓，使天下后世，唾骂其人并及其亲。若王莽，曹操，董卓，秦桧等是也。

所谓报怨：父母宿世对于儿子有负恩之处，为了报怨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小时候忤逆父母亲的心，大了就惹祸延及双亲。父母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奉养，父母死了，九泉之下也蒙受羞辱。又还有更严重的，身居权贵，图谋不轨，导致灭门诛族，掘坟平墓，使天下

后世，唾骂这个人以及他的双亲。像王莽、曹操、董卓、秦桧等人。

偿债者，子宿世负亲资财，为偿债故，来为其子。若所负者多，则可以终亲之身。若所负者少，故不免半途而去。如学甫成名而丧命，商才得利而殒身。

还债：儿子过去世欠了父母亲的钱财，为了还债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如果欠的多，就可以终养双亲之身。如果欠的少，难免半途就走了。例如科举刚刚考中就丧命，经商才得利润就死了。

讨债者，谓亲宿世负子资财，为讨债故，来为其子。小债则徒费束修聘金延师娶妻，及种种教诲，欲望成立，而大限既到，忽尔丧亡。大债则不止如此，必致废业荡产，家败人亡而后已。

讨债：父母亲过去世欠儿子钱，为了讨债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如果是小债，就白白浪费学费聘金，为他请老师娶妻子，以及种种的教诲，指望他成人，而寿命一到，忽然死亡。大债还不止如此，必然导致荒废学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才罢手。

谛观令子，恐是讨债而来。幸所负者少，故弱冠而去。

当忏悔宿业，努力勤修。天必畀（b i）汝好子，光大门户。况孔子圣人，中年丧子。颜渊大贤，壮岁夭亡。原宪赤贫，子路殉难。夷齐饿死于首阳，伯玉穷困于卫国。将谓圣贤因修德而遭天谴耶，抑亦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耶。但责己德之不诚，勿问天报之祸福。

观察你的儿子，恐怕是来讨债的。幸好欠他的少，所以二十岁就走了。应当忏悔宿业，努力勤修。上天必定赐给你好的儿子，来光大门楣。何况孔圣人，中年也丧子。颜渊是大贤人，三十二岁夭亡。原宪非常贫苦，子路在国君争斗中殉难。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蘧伯玉穷困于卫国。难道说圣贤们因为修德而遭到上天的谴责吗？还是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呢？只需责备自己的德行不诚，不要计较上天报应的祸福。

能如是者，五福自然临门，六极决定避舍。谓予不信，有如皦（ji ǎo）日。须知人生世间，具足八苦。纵生天上，难免五衰。唯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将非天以汝倡导净土，以此无福无寿之子，为汝作顶门一针。

能够这样的话，五种福报自然降临家门，六种恶事决定避开你家。《诗经》中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就像不相信天上有明亮的太阳。）

必须知道人生在世，具足八苦。纵然生到天上，也难免五衰相现之苦。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只受诸乐。这或许可能是上天因为你倡导净土，以这个无福无寿的儿子，为你作顶门一针，让你警觉。

使汝知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畏惧。人命无常，速如电光。大限到来，各不相顾。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于此犹不惺悟，力修净业，则与木石无情，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

使你知道“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畏惧。”人命无常，速如电光。死期一到，各奔前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在这个时候还不醒悟，努力修持净业，就与树木石头这些无情之物一样徒然生长于世上啊！

有血性汉子，岂肯生作走肉行尸，死与草木同腐。高推圣境，自处凡愚。遇大警策而不愤发，闻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是天负人耶，抑人负天耶。祈垂慧察。

有血性的汉子，怎肯活着作行尸走肉，死了与草木一同腐烂。推脱那是圣人很高的境界，自己甘心停在凡夫愚昧的位置，不肯上进。遇到大警策而不努力愤发，听到

圣贤佛祖的道法而不肯实行。是上天辜负了人呢？还是人辜负了上天呢？祈望你用智慧思察。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一

李纲是一通方作家。以易与华严对论，谓其全合，是善知识不拒来学，引人入胜，就彼所知而令扩充。

宋朝的李纲是一位通达各种学问的大家。将《周易》与《华严经》进行对比论述，认为二者完全相合，这是善知识不拒绝后来的学习者，为了引人入胜，就对方所知道的知识范畴，而令其更加扩充。

如孟子以齐王不忍一牛之死，推此恻隐之心，可以保民而王天下。非谓徒爱一牛而便能王天下也。是引喻，非敌论。凡读古人文字，贵得其意，否则糟粕而已。

如同《孟子·梁惠王》中，孟子以齐宣王不忍心杀死一头无罪的牛，推说他的这种恻隐之心，可以安民而统治天下。不是说齐宣王只是爱一头牛就能够称王天下啊！这是引申推论，不是对等相当的论断。凡是读古人的文字，贵在得到他们的意旨，否则只得到糟粕而已。

夫华严乃如来自证之法。所有诸度诸位，皆是实事，皆可表法。声闻四果，虽处法会，犹如聋哑。人天凡品，岂能知见。纵有天龙八部，皆已亲证法身，为上求下化利益有情，特现八部身耳，非实业之凡夫也。

《华严经》是如来自证的大法。所有一切行门、一切果位，都是实事，都可以表法。声闻四果人，虽然也在法会，但却如同聋哑不闻大法。人天凡夫，哪里能够知道见道。纵然法会中有天龙八部，那都是已经亲证法身的菩萨，为了上求下化利益有情，特别示现为天龙八部之身罢了，不是有真实业力的凡夫。

易乃立虚象以兆吉凶，顺天理而导人情。是治世之常法，非出世之大道。乃伦常之仪准，非佛道之标的。然通佛法者，法法头头，无不是道。横说竖说，有何轨迹。若未能彻了自心，亦效其说，如庸医未能诊脉，即效刮骨。弱羽尚难栖枝，即欲奋飞。其不自他俱殒躯命者鲜矣。今以喻明。

《周易》是建立虚象来兆示吉凶，随顺天理而化导人情。这是治理世间的常法，不是出世间的大道。是世俗伦常的仪范准则，不是出世佛道的楷模目标。然而通达佛法的人，法法头头，无不是道。横说竖说，有什么轨迹可

寻？如果不能彻底明了自心，也效仿着去说，如同庸医还不会诊脉的时候，就效仿着为别人刮骨。羽毛还嫩，还很难栖在枝头，就想要展翅奋飞。而不会让自己和他人都丧身殒命，这是很少的。所以现在以这比喻来说明。

易以父母称为严君。又古人以邑令亦称为君。岂父母邑令，与圣天子敌体相齐，无有高下也。

《周易》将父母称为严君。又者，古人将县令也称为君。哪里是父母和县令，与天子国君的地位相等，无有高下呢？

又如举一沔（ōu）曰此海也，举一尘曰此地也。知沔与尘，是海与地之少分则可。谓沔尘与海地同其深广，同其博厚，则不可。一隙之曰，即照天照地之曰。一管之天，即无边无际之天。但当出户而瞻日，舍管而窥天。岂可谓隙之外别无有日，管之外别无有天哉。

又如同举一个泡沫说这是海，举一粒微尘说这是地。知道泡沫与微尘，是大海与大地的少分，这还可以。认为泡沫微尘与大海大地同样的深广，同样的博厚，这就不可以了。一线缝隙的阳光，是照天照地的太阳。一个管孔中看见的天空，是无边无际的蓝天。但应当走出屋子去看太阳，丢掉管子而仰望天空。哪里可以说一线缝隙

阳光之外就没有另外的太阳，一个管孔的天空之外就没有另外广阔的天空呢？

古人为儒者道，语多类此。若即为实说，是抑圣天子与邑令同其尊也。俾海地与沕尘同其深广博厚也。一隙一管之天日，与无边无际之天日，同其普遍也。是齐东野人之鄙论，非明心见性之法言也。

古人为儒家学人宣说佛道，其言语大多如此（用引喻）。如果这就是真实之说，就是贬低天子国君而使其与县令同样的身份了。大海大地与泡沫微尘同样的深广博厚了。一线缝隙的阳光，一个管孔的天空，与无边无际的太阳天空，同样普遍一切了。这是道听途说的鄙薄之论，不是明心见性的法义真言。

阁下且宜持戒念佛，以儒家修持为常法，以佛教修持为加行。入理深谈，且缓数年。欲学佛祖，先须取法圣贤。倘躬行有玷，伦常乖舛（chū ǎn），尚为名教罪人，何能为佛弟子。

阁下暂且宜持戒念佛，以儒家的修持为日常法则，以佛教的修持为加行。入佛理深谈，暂且等几年。想要学佛陀祖师，先必须取法于圣贤。倘若自身行为有污点，伦理纲常错谬反常，尚且是名教的罪人，怎能成为佛的弟

子。

佛教虽出世法，然遇君言仁，遇臣言忠，遇父言慈，遇子言孝，由浅而入深，下学而上达。熟读安士全书，可以知其梗概矣。

佛教虽然是出世法，然而遇到国君讲仁厚，遇到臣子讲忠心，遇到父亲讲慈爱，遇到儿子讲孝顺，由浅近而进入深遂，下学人事，上达天命。熟读《安士全书》，可以知道其中的梗概了。

凡人改过迁善，并修净业，惟贵真诚，最忌虚假。不可外扬行善修行之名，内存不忠不恕之心。

凡是一个人想要改过迁善，以及修习净业，只贵在真诚，最忌讳虚假。不可向外宣扬行善修行的名声，而内心却存有不忠不恕的心。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方可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为名教之功臣，作如来之真子。固不在穷达缙素上论也。

蘧伯玉到了五十岁而反省知道四十九岁的过失，如此才可以仰慕效法圣贤，学习佛陀祖师。为名教的功臣，作如来的真子。固然就不在穷困显达、出家在家上论说了。

（不慧）之所望于阁下者，望阁下亦以望一切亲知。则不负一至普陀朝礼大士，与（不慧）一得覩（d í）面，而即闻佛乘也。

我所期望阁下的，希望阁下也以此来期望一切的亲友知识。就不辜负到一次普陀山朝礼观世音菩萨，与我见一次面，而听闻到一佛乘的道理啊！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佛法至今，衰残实甚。茫茫众生，如盲无导。纵有一二知识为之开示。以业深障重故，正智不开。虽闻正法，不生信向。纵生信向，亦属浮泛。如醉如梦，了无定见。佛法到了今天，实在非常衰落。茫茫众生，如同盲人没有向导。纵然有一二位善知识为他们开示。因为业深障重的缘故，正确的智识也无法开通。虽然听闻了正法，也生不起信心和向往愿力。纵然生起信愿，也只是虚浮表浅。如在醉梦之中，对佛法没有明确而恒定的知见。

一遇邪魔外道，则如蝇逐臭，如蛾赴火。蚁聚乌合，动盈千万。故光绪初年，关东有一混元门，每年归依者有十余万人。至十一二年，以劣迹已彰，人多见恶。一年

之内，尚有数万。

一遇到邪魔外道，就如同苍蝇追逐臭味或飞蛾飞向火光，难以自控。又如蚂蚁聚集或乌鸦合群一般盲目从众，且动不动就成千上万。所以在光绪初年，东北有一个混元门，每年归依的人有十多万。到了光绪十一二年，因为恶劣的事迹已经彰显出来，被人憎嫌。但一年之内，还是有几万人。

近有出家魔子，拟欲大得名利。于三十年前，即抄袭古人语录中成言，改头换面，谓是自己语录。而此魔子，一不通宗，二不通教，三无学问。恐人或谓己无学问，何能说此。特意用许多白字以实之。令人谓为真是大彻大悟，随口所说，词理超妙。其有不大恰当者，盖因不曾读书，不通字义之故。举凡万法归心录，六祖坛经，寒山诗中诗偈，整个录来，换三五字而已。所有言句，尽皆如是。随即远近流布，然亦无大招徠（lái）。

近来有出家的魔子，想要得到大的名闻利养。在三十年前，就抄袭古人语录中的语句，改头换面，说是自己的语录。而这个魔子，一不通禅宗，二不通教下，三没有学问。恐怕有人说自己没有学问，怎么能说出这些语录。特意用许多的误写的别字来佐实这些语录确是他自己说的。使人认为他真的是大彻大悟，随口所说，言词义理

皆高超玄妙。其中有不大恰当的说法，这是因为他没读过书，不通晓字义的缘故。像《万法归心录》、《六祖坛经》、《寒山诗》中的诗偈，整个抄录过来，只换用三五字而已。所有的言句，都是如此。随即进行流通，然而也没有招来多少信徒。

近又得一妙法，致令善男信女，相率归依。且道得何妙法，便能如是。以此魔子，初则妄充悟道，人未归附。近则妄充得道，故得远近争赴。且自谓我所说法，令人易于得道。故一境若狂，咸相崇奉。

近来又得到一个巧妙的方法，使得善男信女，相继来归顺依附。究竟得到什么妙法，能够如此呢？因为这个魔子，最初虚妄冒充悟道，没有人来归附。最近就狂妄冒充得道，所以使远近的人都争着前来。而且他自己说：我所说的法，使人很容易得道。所以一方之人就都为之疯狂，都来尊崇奉行。

妄充得道，须有事实，人方肯信。故肆无忌惮，随口乱说。常为人言，我能入定，超度亡魂，令其生天，或生净土。能知一切亡人，或生天上，或生人间及三恶道。又知某人生西方上品，某人生中品，某人生下品。

冒充得道，必须有事实，别人才肯相信。所以他就肆无

忌惮，随口乱说。常常对人说：我能入定，超度亡魂，令他们生到天上，或者生到净土。能够知道一切死亡的人，或者生到天上，或者生到人间以及三恶道。又知道某某人生到西方上品，某某人生到中品，某某人生到下品。

由是之故，不但愚夫愚妇，靡然从风。即不明佛理之士大夫，亦以为实属得道，而归依信奉者，日见其多。纵有智者斥其狂妄，由彼邪说入人深故，了不见信。

因此，不但愚昧的男女，闻风而动，顺风而倒。就是不明白佛理的官员、知识分子，也以为他真的得道，而归依信奉的，一天比一天多。纵然有智慧的人指斥他的狂妄，由于他的邪说深入人群的缘故，也不为大众所相信。

自古高僧，或古佛再来，或菩萨示现。然皆常以凡夫自居。断无说我是佛，是菩萨者。故楞严经云，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

自古的高僧，或者是古佛再来，或者是菩萨示现。然而通常都是以凡夫自居。断然没有说我是佛，是菩萨的。所以《楞严经》中说：“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

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未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我灭度以后，为了摧邪显正，虽差遣许多大菩萨、大阿罗汉，运用各种身份形态，生在末法当中，化度一切有情。而始终不会自己向人说：我是真正的菩萨，我是真正的阿罗汉。而将佛的密旨因由，随便泄漏，轻浮地告诉末世的初发心学人。惟当临命终时，尚有未了因缘，暗有遗嘱的例外。）

而智者大师，实是释迦化身。至临终时，有问所证位次者。答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损己利人，但登五品。是仍以凡夫自居也。

而智者大师，实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到了临终时，有弟子问他所证的位次。大师回答说：“我不引领众人修行，必定清净六根，断见思惑。牺牲自己，而利益他人，只证到五品位，圆伏五住烦恼罢了！”。这是仍然以凡夫自居啊！

五品者，即圆教观行位。所悟与佛同俦，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能断。智者临终，尚不显本。意欲后学励志精修，不致得少为足，及以凡滥圣耳。今此魔徒，妄充得道者，乃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大妄语人。

五品：就是圆教的观行位。悟解与佛同等，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还没能断。智者大师临终，尚且不显露其本地。用意想要后学之人励志精修，不要得少为足，以及以凡滥圣啊！现在这个魔子徒孙，妄称自己得道，这是坏乱佛法，疑误众生的大妄语人。

此大妄语之罪，甚于五逆十恶百千万倍。其师其徒，当永堕阿鼻地狱，经佛刹微尘数劫，常受极苦，末由出离。何苦为一时之虚名浮利，膺长劫之惨罚酷刑。名利感人，一至于此。

这个大妄语罪，超过五逆十恶罪百千万倍。师父徒弟，永堕阿鼻地狱，经过佛刹微尘数劫，常受极苦，不能出离。何苦为一时的虚名浮利，承受长劫的惨罚酷刑。名利二字迷惑人，竟到如此地步！

此魔子自谓所说之法，令人易于得道者，即是以生灭心作常住解。以不修善，不断恶，为不生不灭。拨无因果，堕邪见坑。此即魔子招徕徒众，令皆得道之实际。故有平日持斋念佛之人，一亲近彼，即不持斋，不念佛。

这个魔子自己说，他所说的法，令人容易得道，就是以生灭心作常住真性来解释。以不修善，不断恶，为不生不灭。拨无因果，堕邪见坑。这就是魔子招来徒众，令

他们得道的实际情况。所以有平时持斋念佛的人，一亲近他，就不持斋，不念佛。

其余一切改恶迁善，知因识果，培德植福等事，概行弃置。唯止令人看一话头。而实不知如何是看。如何是话头。遂将古人酬机之语，令人依文解义，卜度思量。如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乾矢橛（ju é），麻三斤，七斤布衫等，一一学拆字讲义者，拆而讲之。谓之为参禅，谓之为透公案。

其余一切改恶迁善，知因识果，培德植福的事情，一概都放弃不做。唯一只令人看一个话头。而实际上，又不知道怎样看话头，什么是话头。于是将古人酬机对答的话语，令人依文解义，用心思惟推断。如：狗子无佛性，庭前柏树子，干矢橛，麻三斤，七斤布衫等，一一学习拆字讲义的方法，拆开来作讲解。认为这是参禅，认为这是透公案。

稍微能坐，及能按文解义，便为印证曰，某人夙根深厚，某人现行精纯，故得用功不久，便已透彻。

稍微能够打坐，以及能够按文解义，就加以印证说：某某人夙根深厚，某某人现行精纯，所以用功不久，就已经明白透彻。

夫参禅一事，谈何容易。古人如赵州谿禅师，从小出家，至八十余岁，尚且行脚。故有颂之者曰，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长庆坐破七个蒲团，后方开悟。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此等大祖师，大彻大悟，如是之难。彼魔子之徒，一闻魔说，遂皆开悟。如前所说祖师，直是替他提鞋也无用处矣。

参禅这一件事，谈何容易。古人如赵州从谿禅师，从小出家，到八十多岁，尚且要行脚参访。所以有偈颂说：

“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长庆禅院的大安禅师坐破七个蒲团，后来才开悟。涌泉寺的神晏禅师四十年修行，尚且还有放逸之时。雪峰义存禅师三次登上投子山参大同禅师，九次上洞山参良阶禅师。这些大祖师，大彻大悟，如此艰难。而那些魔子之徒，一听到魔说，就都开悟了。如前面所说的祖师，就是替他提鞋都配不上啊！

须知祖师之悟，乃从迷至悟，一悟永悟。魔徒之悟，乃因迷入误，一误永误。悟之音虽同，悟之事实反。以彼魔徒，从初发心，一无戒行，二无正智，三不知话头是参叩自心之方便，而以按文义卜度为参。如此参禅，尽世间聪明人，通通皆是大彻大悟之人。

必须知道祖师的开悟，是从迷惑到开悟，一开悟之后，永远觉悟。而魔子徒孙的“开悟”，是因迷惑而进入错误，一错误就永远错误。“悟、误”的发音虽然相同，悟的事情实际相反。因为那些魔子徒孙，从初发心，第一没有戒行，第二没有正智，第三不知道话头是参叩自心的方便，而以按文字的意义来推断作为参究。如此参禅，世间所有的聪明人，通通都是大彻大悟的人。

如人不识摩尼宝珠，见一鱼目，宝而藏之，夸耀于人，谓我已得此珠。诸人亦不知何者是珠，何者鱼目，遂群聚而寻求之，各各皆得此珠。从兹发大誓愿，普令贫穷同胞，皆得此珠。

如同一个人不认识摩尼宝珠，看见一粒鱼眼，就当成宝珠而藏起来，向人夸耀，说我已经得到这个摩尼宝珠了。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是摩尼宝珠，什么是鱼的眼珠，于是聚集起来寻求，每个人都得到了这个宝珠。从此就发大誓愿，普令贫穷的同胞，都得到这个宝珠。

一朝遇见贾胡，欲得贸易多金。贾胡掷而唾之曰，何持鱼目，用黷我眼。方知费尽心机，只落得惭愧欲死而已。且人之常情，纵恣则易，摄束则难。教以持斋念佛，便觉口头失美味，身心常辛勤。魔子则曰，只要心好，何

必持斋。汝本是佛，何须更念他佛。

有一天，遇到胡商，想要以宝珠换来金钱。胡商丢掷而唾弃说：为什么拿鱼的眼珠，用来玷污我的眼睛。方才知道费尽心机，只落得惭愧欲死罢了。而且人之常情，放纵自恣是很容易的，收摄约束自己就很难了。教他持斋念佛，便觉得口里没有美味，身心常常辛苦忙碌。魔子就说：只要心好，何必要持斋。你本来是佛，何必更念他佛。

以此恰合自己懒惰懈怠，不愿摄束，任意放纵之机，如囚遇赦书，庆幸无已。又进而叩其所以，则曰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汝但看一话头，自能见性。既见性已，即名成佛。既成佛已，则一切俱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

这个说法恰恰符合他自己懒惰懈怠的毛病，不愿意收摄约束自己，得到任意放纵的机会，如同囚犯遇到赦免书，庆幸无比。又进一步来叩问其中的所以然，魔子就说：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只要看一个话头，自然能够明心见性。既然明心见性，就名为成佛。既然成佛了，就一切皆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

彼教人持斋念佛，改恶修善，畏因果，培福德者，皆不知自性之中，无一法不具，亦无一法可立。执著法相，不肯舍离。舍本逐末，无绳自缚。如是之人，名为小乘。何可以为知识而亲近之哉。

那些教人持斋念佛，改恶修善，畏惧因果，培植福德的人，都是不知道自性当中，没有一法不具足，也没有一法可以建立。执着法相，不肯舍离。舍本逐末，无绳而自己系缚。如是之人，名为小乘。怎么可以作为善知识而亲近呢？

须知如来所说因果修证等法，皆是以黄叶作金，为止小儿啼故。彼等反执为实，则其智与小儿何异。若大丈夫，佛尚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证等法。若立一尘，便非佛法。汝但识得自己是佛，一任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何一法不是佛法。

必须知道如来所说因果修证等法，都是以黄叶作黄金哄骗小孩，为了止息小儿的啼哭罢了。那些人反而执着为实有，他们的智慧与小儿有什么差异。如果是大丈夫，佛尚且不可得，哪里有因果修证等法。若立一尘，就不是佛法。你只要识得自己是佛，一任吃肉喝酒，行盗行淫，哪一法不是佛法。

上天堂，下地狱，天衣天食，镬汤炉炭，何一境不是佛境。自己即是弥陀，当处即是极乐。岂待汝鼓起妄想业识心，鼓动父母所生口，毕生终日念佛，受许多冤枉苦，求到临命终时，往生西方。舍己求人，抛家浪走。岂非知见颠倒，错乱修习乎。种种魔说，大抵如是。

上天堂，下地狱，天衣天食，镬汤炉炭，哪一境不是佛境。自己就是阿弥陀佛，当处就是极乐世界。哪里要你鼓起妄想业识心，鼓动父母所生口，毕生终日念佛，受许多冤枉苦，求到临命终时，往生西方。舍己求人，抛弃自家四处奔走。岂不是知见颠倒，错乱修习吗？种种的魔说，大多如此。

今试论曰，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杀彼之身，悦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时，贼来杀人，亦当皆是好心。设杀汝时，为感恩乎，为怀恨乎。

现在对这些问题加以论说：“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杀害众生的肉身，来快悦自己的口腹，是好心呢？还是不好心呢？况且战争的时候，敌人来杀，也应当都是好心。假设来杀你的时候，你是感恩呢？还是怀恨呢？

汝本是佛，尚不肯念他佛，何肯杀而食彼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之众生乎。如是，则汝之心性，本来是佛。汝

之行为，原是众生。何可未得谓得，以凡滥圣，以念他佛为辱，以杀众生为荣哉。

你本来是佛，尚且不肯念其他的佛，为什么肯杀死贪吃那些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的众生呢？如此看来，你的心性，本来是佛。你的行为，原来是众生。怎么可以没有得道而说自己得道，以凡夫滥僭圣人，以念其他的佛为耻辱，以杀害众生为荣耀呢？

达摩西来，不立文字者，欲人彻证本体，不以徒诵语言为事。若契本体，则文字即是本体，即解脱相。终日读诵，依教修行，毕竟无文字相可得。如永明寿，首山念，栖贤湜（sh í），育王微等诸大老，皆尽寿读诵。岂彼尽皆不知不立文字之旨乎。

“达摩西来，不立文字”。这是想要我们彻证本体佛性，不要徒然读诵经文而不体悟其中实义。如果契入本体自性，那么文字就是本体自性，就是解脱相。一整天读诵，依教修行，毕竟没有文字相可得。例如永明延寿禅师，首山省念禅师，栖贤寺的澄湜禅师，阿育王寺的知微禅师等诸位大德祖师，都是尽形寿读诵经典。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不立文字的奥旨吗？

只因汝错认不立为废弃，遂谓如来所说一切大小乘经，

无量法门，皆是黄叶作金，哄骗小儿。若然，则迦叶，阿难，马鸣，龙树，永明，首山等，皆是弄黄叶汉。

只因为你错认“不立文字”为废弃文字，于是就认为如来所说一切大小乘经典，无量的法门，都是拿黄叶当作黄金，来哄骗小孩子不要啼哭。如果是这样，那么迦叶尊者、阿难尊者、马鸣菩萨、龙树菩萨、永明大师、首山禅师这些人，都是弄黄叶的人了。

汝既以彼为非，何得承嗣其法，言是禅宗。彼若果是，则汝之禅宗，便非彼之禅宗。汝的的是冒彼之名，以坏彼法之恶贼耳。且汝执著废弃文字为不立文字者。

你既然认为他们不对，为什么要承接这些祖师的法，说是禅宗呢？他们如果是禅宗祖师，那么你的禅宗，就不是祖师传下来的禅宗。你分明是假冒祖师禅宗的名称，来破坏祖师禅法的恶贼。而且你明明执着于废弃的文字还说不立文字。

六祖云，只此不立，便是文字。况尚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八字。且此达摩西来十六字，是文字耶，非文字耶。又一切俱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何又立破斋谤佛，怙恶废善，瞞因昧果，折福损德等法，而不肯令其俱空乎。

六祖曾说：只这“不立”二个字，就是文字了。何况还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八个字。而且“达摩西来”十六个字，是文字呢？还是不是文字呢？又者“一切俱空，无因无果，无修无证，一法不立，名真解脱”。为什么又要立破斋戒、谤念佛，作恶事、不修善，欺因昧果，折福损德等这些法，而不肯令这些法俱空呢？

上智知空而进德。下愚知空而废善。佛祖于千百年前，早为汝判断停当矣。汝谤人执著善法为舍本逐末，为无绳自缚，为小乘。汝执著恶法，不肯弃舍。现生当遭国宪，死后永堕阿鼻。应是弃末循本，应是即缚无缚，应是大乘矣。

上等智慧的人知道空理而能精进德行。下等愚昧的人知道空理而废弃修善。佛祖在千百年以前，早就为你判断妥当了！你诽谤他人执着善法是“舍本逐末”，是“无绳自缚”，是“小乘”。你执着恶法，不肯弃舍。这一生定当遭到国家法律制裁，死后永堕阿鼻地狱。这样应该是抛弃枝末遵循根本了，应该是即缚而无缚，应该是大乘了（印祖这是在以反语来驳斥之）。

汝谓大丈夫佛尚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证。若立一尘，便非佛法。是佛与因果修证，皆是尘，皆不容立。而食肉

饮酒行盗行淫，何得便非是尘，便皆容立。

你說“大丈夫佛尚不可得，何有因果修證。若立一塵，便非佛法”。認為，佛與因果修證，都是塵境，都不容許存立。而吃肉喝酒、偷盜行淫，怎麼就不是塵境，就容許存立了呢？

且問食肉飲酒行盜行淫之心，是佛心耶，是眾生心耶。若道是佛心，佛豈存此心，行此事耶。若道是眾生心，何得便超因果之外，便非是塵，便是佛法乎。而且自己問一問，吃肉喝酒偷盜行淫的心，是佛心呢？還是眾生心呢？如果說是佛心，佛哪裡會有這個心，做這些事呢？如果說是眾生心，又如何能夠超出因果之外，不是塵境，而是佛法呢？**地獄尚是佛境，當處即是西方。是則苦亦不厭，樂亦不求。無取無舍，忘憎忘愛。何得貪圖現生名利，妄企死後流芳。剽竊古人言句，改頭換面，以為自己語錄。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以凡濫聖，妄充知識。教彼許多信心男女，墮邪見坑，喪失慧命。從茲永墮惡道，欲出末由。**“地獄尚且是佛境，當處就是西方”。若是如此，痛苦就不要厭離，快樂也不要追求。無取著、無捨棄，忘記憎恨、忘記貪愛。為什麼又貪圖現生的名利，錯妄的企圖死後流芳百世。剽竊古人的言句，改頭換面，當作自己的語錄。未得道說已得道，未證悟說已證悟。以凡夫濫僭聖人，冒充善知識。教導那麼多有信

心的男女，墮入邪見深坑，喪失慧命。從此永遠墮入惡道，想要出離也沒有辦法啊！**此魔子者，究其本因，不過欲得虛名浮利，企人謂己為大善知識而已。詳其後報，則其苦痛慘淒之狀，罄竹難書矣。可不哀哉。**這個魔子，追究他發狂的根本原因，不過是想要得到虛名財利，希望人家認為自己是**大善知識**罷了。詳究他以後的果報，這種苦痛慘淒的狀況，將所有竹子全部用來做成書簡，也寫不完啊！這不是很悲哀嗎？

汝既發心念佛，當依淨土經論所說而修。如此魔子所說，乃是竊取宗門祖師之言，妄以己見誤會宗意。故其所說，皆似是而非。實與宗門道理相反，實為佛法之怨。若被彼所誘，墮彼黨中，則難免以好心而招惡果矣。如此魔子，斷斷不可親近。你既然發心念佛，應當依照淨土宗經論所說的來修習。如這個魔子所說的，是竊取宗門祖師的語言，錯誤的以自己的見解來誤會禪宗深意。所以他所說的，都似是而非。實際上與宗門的道理相反，實在是佛法的怨家。如果被他所引誘，墮入他的派黨當中，就難免以好心而招來惡果啊！這樣的魔子，絕對不可以親近。**當恪守淨宗列祖成規，持齋念佛，改惡修善，知因識果，植福培德。以企現生消除業障，臨終正念往生。庶不虛此一生，及親為如來弟子耳。**應當謹慎遵守淨土

宗列位祖師的老規矩，持齋念佛，改惡修善，知因識果，植福培德。以希望現生消除業障，臨終正念往生。才不虛度這一生，以及真為如來弟子啊！**須知禪宗一法，名為教外別傳。凡所提倡，意在言外。千言萬語，總皆指歸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法身理體。令人先悟此體，然後起彼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之事。**必須知道禪宗這一個法門，名為教外別傳。凡是所提倡的，是深意在言語之外。千言萬語，總而言之，都是為了指明真如空相的法身理體---- 這一空相理體之中，不再能分別出因果，修證，凡夫，聖人，眾生和佛這些具體的名相（如經文所說"心滅則種種法滅，無人我眾生，無智亦無得"等）。令我們先悟到這個真如理體（只是體悟到，而非證得法身），然後在凡夫地開始修因證果（悟後起修不易錯路且容易用功，因已了悟萬法皆空，自他一體，人命無常，輪迴是苦，出離方樂等真相，自然道心堅固，信願不退），超凡入聖，即眾生而成佛道的事。**但其酬機之語，名為機鋒，名為轉語。欲令人參而自得，故無義路。若會得，固屬大幸。若會不得，但當將此一句話，當做本命元辰，廢寢忘餐，終日竟夕，如一人與萬人敵，不敢稍有間斷放縱。**

宗門中酬答當機的言語，名為機鋒，名為轉語。是要令人參究，自己親得，所以沒有辦法按字義理解。如果領

會得到，固然是大幸。如果領會不得，只要將這一句話，當做自家性命（念念不忘），廢寢忘食，一天到晚，如同一個人與一萬人戰鬥，不敢稍稍有所間斷放縱。

一年不悟兩年參，十年不悟二十年參，一生不悟，即生生參。果真拌（p ā n）此深心參者，決無不悟之理。既悟之後，乃名悟道。尚須歷諸境緣，煅煉習氣。直得煩惑淨盡，方名證道。

一年不悟，兩年參，十年不悟，二十年參，一生不悟，就生生世世參。果真豁出這個深心來參究的話，決定沒有不開悟的道理。既然開悟之後，就名為悟道。但還必須經歷諸多的境緣，來煅煉磨滅自己的習氣。直到見思煩惑淨除究盡，方才名為證道。

彼魔子者，乃以誤為悟。悟尚全體是誤，何況說證。乃不知慚愧，不懼因果，竟致無量好心男女，受彼所騙，同斷善根。汝宜篤信吾言，自不被彼所陷矣。至囑至囑。那個魔子，是以“誤”為“悟”。其所謂開悟尚完全是錯誤，遑論證悟呢？這是不知道慚愧，不畏懼因果，竟導致無量的好心男女，受他所騙，同斷善根。你應該真實相信我的話，自然不會被他所引誘陷墮了。這是我懇切的咐囑。

復永嘉某居士昆季書

仲春一別，忽值夏令，光陰迅速，殊堪驚人。每憶二位信心真切，法眼未明，致令舍高明而取卑暗。何異棄家里之活佛，供野外之土偶。不特自失正見，貽 (y í) 誚 (qi à o) 大方。即(光)亦進退咸乖，殊深慚赧 (n ǎ n) 耳。農曆二月一別後，忽然又到了夏天，光陰迅速，實在驚人，每每憶念你們二位的信心真切，但擇法眼未明，導致捨棄高明而取學於卑暗。如同拋棄家裡的活佛，供奉野外的泥土神像。不僅自己失去正見，而且會讓見識廣博的內行人笑話。就是我這個做師父的也進退兩難，實在深感慚愧臉紅啊！來書謂後有所著，隨時見貺 (ku à n g)。(光)目昏體衰，無事不親翰墨。縱因事有作，亦同集字聚葉，有何可觀。然恐孤負所期，今將以前殘羹餽飯，略盛一二。倘不嫌酸臭，亦可作反嗜嗜自性之前茅。

來信中說，以後有著作的話，隨時見賜。我眼睛昏花，身體衰頹，沒有事情不會拿起筆墨。縱然因為有事情所寫，也如同收集一個個的字，堆聚一片片的樹葉，有什

麼值得看的呢？然而恐怕辜負你們的期望，現在將以前這些陳腐老調的話語，略微的盛上一點點。倘若不嫌棄酸臭，也可以作為反嚙嚙自性的前鑑（譯者按：印祖所說因果倫理等，皆是性德的表現。所以說嚙過印祖的文字，可以反嘗自性之德）。

淨土決疑論，系民國三年狄楚青居士以端甫回籍，十三期報料不足，令作一二篇以助熱鬧耳。後竟以主持無人，遂停版不出。此論文雖鄙菲，而於斷疑生信，不無少補。

《淨土決疑論》是民國三年狄楚青居士因為黎端甫回老家，致使《佛學叢報》十三期的報料不足，於是令我寫一二篇來助熱鬧罷了。後來因為沒有人主編，於是就停版不出了。這個論文雖然鄙陋低劣，但對於斷疑生信，不是沒有一點利益的。

至於永明料簡訓釋處，須仔細參詳。若不如是信向，便成虛文。此（不慧）數十年痛心疾首者，於此以發揮之。萬不可以今人所說為的，致孤負永明大慈悲心也。

至於永明大師四料簡解釋的地方，必須仔細參究詳明。如果不這樣生起信心歸向，就成了虛設之文。這是我幾十年來所痛心疾首的，所以要對於四料簡加以發揮。萬

萬不可以現在人解說的，認為正確，導致辜負了永明大師的大慈悲心啊

持經利益隨心論，以今人受持經典，了無敬畏而發。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敬畏中求，能竭誠致敬，縱究竟果德，尚能即得，況其下焉者哉。餘皆隨事而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取其益，勿校其跡，自有裨益。倘以古德著作繩之，則將焚毀之不暇，何可令其一經於目哉。

《持经利益随心论》，因为现在的人受持经典，一点都没有恭敬畏惧心，所以有感而发。想要得佛法实际利益，必须向敬畏当中来求，能够竭诚致敬，即使是究竟的果德，尚且能够马上得到，何况是果德之下的利益呢？其余的都是随事情而写，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取其中的利益，不要效仿其中的事迹，自然会有益处。倘若以古德的著作来衡量，那么我的著作将它们焚毁都来不及，怎么可以去过目呢？

拣魔辨异录文理高深，禅教融贯。系雍正十一年夏初始著，至十三年方毕。未及刊板，龙驭宾天，迨后刊时，以草书替字，钞者不察，便许多直作本字，而错讹便不胜其多。

《拣魔辨异录》文字义理高深，禅宗教下融会贯通。是雍正十一年(1733)夏初开始写作,到了十三年(1735)

方才写完。没来得及刊板印行，雍正皇帝就往生了，等到后来刊印时，有用草写体所替代的字，誊写的人不觉察，便将许多替代的字直接当作这个替代字本身了，这样错误的地方非常多。

使世宗在世，断断不至如此耳。今春细校两次，俾还本来面目。倘后因果果就，当不负世宗一番至意矣。

假使雍正皇帝在世，断断不至于如此。今年春天仔细校对两次，使得这本书还回本来面目。倘若以后因缘成就，应当不辜负世宗皇帝的一番至诚好意了。

善导和尚系弥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宏阐净土，不尚玄妙，唯在真切平实处，教人修持。至于所示专杂二修，其利无穷。专修谓身业专礼（凡围绕及一切处身不放逸皆是），口业专称（凡诵经咒，能志心回向，亦可名专称），意业专念。如是则往生西方，万不漏一。

善导和尚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他阐扬净土，不崇尚高深玄妙，只在真实亲切，平常实在的地方教人修持。至于他所指示的专修、杂修利益无穷。

专修：就是身业专门礼拜（凡是围绕以及一切处，身体不放逸都是），口业专门称诵（凡是诵经诵咒，能够志心回向，也可以名为专称），意业专门忆念。如此修行，

往生西方，一万个人不会漏掉一个。

杂修谓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以心不纯一，故难得益，则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诚言，千古不易之铁案也。二位当以此自利，又当以此普利一切。

杂修：就是兼修种种法门，回向往生。因为心不纯一，所以很难得到利益，那么一百个当中，很少能有一二个，一千个当中很少能有三四个往生的。这是金口诚言，千古不变的定论啊！你们二位应当以此专修自利，又当以此专修普利一切众生。

至于持咒一法，但可作助行。不可以念佛为兼带，以持咒作正行。夫持咒法门，虽亦不可思议。而凡夫往生，全在信愿真切，与弥陀宏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接引耳。若不知此意，则法法头头，皆不思议，随修何法，皆无不可，便成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干生，没个人依怙矣。

至于持咒这个法门，只可以作为辅助的行持。不可以将念佛作为兼带，以持咒作为正行。持咒法门，虽然也不可思议。而凡夫往生，全凭信愿真切，与阿弥陀佛的宏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阿弥陀佛接引。如果不知道这个

意思，那么法法头头，都是不可思议，随修任何一法，都没什么不可以，就成了“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了。

若知自是具缚凡夫，通身业力，匪仗如来宏誓愿力，决难即生定出轮回。方知净土一法，一代时教，皆不能比其力用耳。

如果知道自己是具缚的凡夫，通身都是业力，不仗如来的宏誓愿力，决定难以在这一生出离轮回。方才知佛陀的一代时教当中，其他法门的力用没有可以比得上净土法门的！

持咒诵经，以之植福慧，消罪业，则可矣。若妄意欲求神通，则所谓舍本逐末，不善用心。倘此心固结，又复理路不清，戒力不坚，菩提心不生，而人我心偏炽，则著魔发狂，尚有日在。

持咒诵经，来培植福慧资粮，消除罪业是可以的。如果妄想要求得神通，就是舍本逐末，不善加用心。倘若有了这个牢固的心结，又加上对于教理不明，路头不清，持戒力量不坚固，菩提心不生起，而人我是非的心偏重炽燃，那么著魔发狂就指日可待了。

夫欲得神通，须先得道，得道则神通自具。若不致力于道，而唯求乎通。且无论通不能得，即得则或反障道。故诸佛诸祖，皆严禁之而不许人修学焉。以世每有此种见解人，故因鬪 (lu ó) 缕 (l ǔ) 及之。

想要得到神通，必须先得证得道果，得道就神通自然具足。如果不致力于证道，而唯求得神通。暂且不要说神通能不能得到，就是得到神通，或许反而障道。所以诸佛诸位祖师，都严禁神通，而不许他人修学。因为世间每每有这种见解的人，所以要详细说明。

二位令亲在堂，宜以净土法门，感应事迹，常时解说，令其发欢喜心，信受奉行。若不以此为孝，则纵能尽世之所谓孝者，究竟于亲有何利益。

你们兄弟二人，母亲健在，应该以净土法门，感应事迹等，时常为她解说，令她发欢喜心，信受奉行。如果不以此为孝，那么纵然能够尽世间所谓的孝，究竟对于母亲有什么真正的利益呢？

大禹，大圣人也，不救于鯀之神化为黄能 (n ái) (音乃平声，即三足鳖)，入于羽渊。观此，可不惕然惊，憬然悟，以求导亲之神，高预海会，亲炙弥陀，以证夫即心本具之无量光寿乎。

大禹，是大圣人，不能救他的父亲鯀，鯀的神识化为黄能（音乃平声，就是三足鳖），入于羽山下的深渊。看这个例子，怎可不惶恐，惊醒觉悟，以求引导亲人的神识，高预莲池海会，亲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来证得即心本具的无量光寿呢？

志莲居士苦行虽好，恐净土宗旨，有所不知。或求转女身，及生人天乐处之心，不能彻底放下。致无边利益，随世间小乐而失之。亦宜常为讲说，令其志向决定耳。夫劝一人生净土，即成就一众生作佛。凡成佛必度无量众生，而其功由我始，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议也哉。

志莲居士的苦行虽然好，恐怕对于净土宗的宗旨，有所不知。或者求转女身，以及生到人天乐处的心，不能够彻底放下。导致无边的利益，随世间的小乐而失掉了。也应该时常为她讲说，令她的志向决定。劝一个人生净土，就是成就一个众生作佛。凡是成佛，必定化度无量的众生，而这个功劳由我开始，这个功德利益，如何能够思议呢？

又自既修净土，尚须以此法门普告一切，况妻妾子女，岂可不劝令发心，而失此巨益乎。倘天性相近，则何善如之。如稍相远，亦须渐磨渐染，俾即远而成近耳。此

所谓深爱，所谓宏慈，舍此而为慈爱，皆名有而实无耳。

又者，自己既然修学净土，尚且必须将这个法门普告一切人，何况是自己的妻妾子女，怎可不劝导他们发心，而失去这个巨大的利益呢？倘若天性与净土法门相接近，这当然再好不过了。如果天性与净土法门稍微距离大些，也必须渐渐的磨合，渐渐的习染，使得相异而成为相近。这才是所说的深爱，所说的宏慈，舍弃这些而说慈爱，都是有名无实。

吾言不足为轻重，略录一二，以见其概。当详阅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乐邦文类等，则取法有地，怀疑无由矣。法苑珠林一书，详谈因果，理事并进。可治近世排因拨果，肆无忌惮等膏肓（hu ān g）痼疾。凡有信心读书人，皆当令阅此书。岂但有益于身心性命，实于格物致知，文章学问，大有裨益也。

我的话不足以为人看重取法，大略录出一二本古书，来看其中的大概。应当详细阅读《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乐邦文类》等，那么取法就有出处，没有理由怀疑了。《法苑珠林》这本书，详谈因果，理事并进。可以对治近来拨无因果，肆无忌惮等等极度难治的顽疾弊病。凡是有信心的读书人，都应当让他们阅读这本书。哪里只是有益于身心性命，实在对于格除私欲显现良知，

文章学问，大有益处。

安士全书，亦与此同其气类耳，文人皆不可不知。娑婆之苦，说不能尽。纵时属升平，仍然日在苦恼中。以众生久习相安，遂不知耳。

《安士全书》，也是气质同类的书，凡是文人不可以不知道。娑婆世界的苦，说不能尽。纵然生于太平盛世，仍然每天在苦恼当中。因为众生长久习惯了就相处平安，于是就不知道苦了。

近来中国屡经兵燹（xiǎn），已是苦不堪言。而外洋各国三年大战，人死近千万，为开辟第一兵劫，而战势尚盛，不知何所底极。静言思之，诚堪畏惧。而彼方力求其所以剿灭他国之道。其众生往昔恶业所招之恶报，亦何至于此极哉。

近来中国屡经战火焚毁，已经是苦不堪言。而世界各国三年大战，人死了将近千万，是盘古开天辟地第一大的兵劫，而且战势还在升级，不知道何处是终极。安静仔细的思考，实在是畏惧啊！那些敌对的国家，力求剿灭对方国家的种种办法，那个地方的众生往昔恶业所招感的恶报，为何如此酷烈到极点啊！

今闻此说，当愤发大心，以速求往生。然后回入娑婆，普度一切。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恐招恶果，故断恶因。恶因断而恶果无从而生。

现在听闻到这些，应当愤发大心，来速求往生。然后回入娑婆，普度一切。经书中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唯恐招感恶果，所以断除恶因。恶因断除，恶果就无从生起。

众生竞作恶因，至受恶果。受恶果时，不知自忏往业，又复更造恶法以为对治，则怨怨相报，经劫不息。可不哀哉，可不畏哉。知是而不求生西方者，非夫也。

众生争作恶因，导致承受恶果。受恶果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忏悔过去的罪业，又更加造作恶法来加以对治，那么怨怨相报，经长久劫不能止息。能不悲哀，能不畏惧吗？知道这些道理而不求生西方的人，不是大丈夫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综观二十年间抉择问学，备历艰险。竟能从儒入佛，即俗修真。简去自力，专宗净土。可谓三生有幸，一道同归者也。幸甚慰甚。

综观（你）二十年来的抉择问学，备历艰险。竟然能够

从儒家进入佛教， 在世俗中基于俗谛来修真谛 。简除自力的通途法门， 专心修习净土。可以说是三生有幸， 一起同归极乐的人啊！ 实在庆幸安慰！

夫人宿世果种善根， 且无论为学求道， 可为出世大事之前茅。即贪瞋痴等烦恼惑业， 疾病颠连种种恶报， 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缘。

假如一个人宿世果真种了善根， 暂且不要说为学求道， 可以成为出世大事的前锋。就是贪瞋痴等烦恼惑业、 疾病困苦种种恶报， 都可以作为出离生死， 进入佛法的因缘。

顾其人之能自反与否耳。不能自反， 且无论碌碌庸人， 为世教之所拘。即晦庵， 阳明， 靖节， 放翁等， 虽学问操持见地， 悉皆奇特卓犖（lu ò） 。然亦究竟不能彻悟自心， 了脱生死。其学问操持见地， 虽可与无上妙道作基。由不能自反， 竟为入道之障。可知入道之难， 真难于登天矣。

关键看这个人能不能自我反省罢了。不能自我反省， 不要说庸庸碌碌的常人， 被世间的教法所拘束系缚。就是如朱熹、 王阳明， 陶渊明， 陆游等人， 虽然学问、 操持、 见地， 都是奇特卓越。然而也究竟不能彻悟自心， 了脱

生死。他们的学问操持见地，虽然可以给无上妙道（佛法）作基础。由于不能够自我反省，竟然成为进入佛道的障碍。由此可知，进入佛道是很难的，真是难于登天啊！

不执著等语，理则是，而事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也。终日穿衣吃饭，侈谈不执饥寒。与终日枵（xi āo）虚，不得杯水粒米，饿且将死，而谓人曰，吾视龙肝凤髓，直同秽物，思之即呕，况其下者乎。同一空谈耳。

“不执着”这个话，从理上讲是如此，而在事相上，不是博地凡夫所能做到的。每天穿衣吃饭，奢侈地谈论不执着饥寒。每天饿着肚子，没有一杯水一粒米，快要饿死，而对人说：“我看那些珍奇美味，如同肮脏之物，想到就想呕吐，何况珍奇美味之下的东西呢？”这些同样是空谈罢了。

今时不明教理，即参禅宗者，每多中此空解脱病。至于静坐澄思，空境现前。不过以静澄伏妄，偶尔发现之幻境耳。若错认消息，生大欢喜，则丧心病狂，佛亦难医矣。幸能体察而不执著，弃舍幻妄，卒得贯通诸法法门。可谓久历荆棘，忽达康庄矣。

现在不明白教理，就去参究禅宗的那些人，每每大多中

了这种执空解脱的毛病。至于静坐澄思，空境现前。不过以静澄伏住妄念，偶尔发现的幻境罢了。如果错认消息，生大欢喜，就丧心病狂，佛也难以医治了。你有幸能够体察到这种偏差而不执着，舍弃幻妄，最终得于贯通诸法的（净土）法门。可说是久历荆棘险路，忽然到达康庄大道啊！

末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若不仗佛慈力，专修净业。但承自力，参叩禅宗。不第明心见性，断惑证真者，罕有其人。而以幻为真，以迷为悟，著魔发狂者，实繁有徒矣。所以永明莲池等，观时之机，极力主张净土法门也。

末法之世的人根机陋劣，善知识希少。如果不仰仗阿弥陀佛的慈力，专修净业。只承自力，参究叩问禅宗心要。不但有能力明心见性，断惑证真的人很罕见。而以幻为真，以迷为悟，著魔发狂的人实在有很多啊！所以永明、莲池大师等祖师，观察时代根机，极力主张宏扬净土法门。

至于逐吏之譬，乃现今数年来干真万真之确论也。兴利除弊，必须推及将来毕竟结果处，方为济时之务。否则与断头脚而医头脚，同一覆辙。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长太

息也耶。

至于你说到“逐吏”的譬喻，这是最近几年来千真万真的确切言论。兴利除弊，（不能着眼于一时），须要推及将来究竟结果处，（看是否有利于后世），方才是救济时弊的要务。否则，就与断头医头，断脚医脚，是同样的错误。怎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长长叹息呢？

若夫信心真切，行愿专一之问答，理虽的确，但未能发或人之信心，伸自己之主见。今代为答曰，吾已遍研教理，普亲诸圣，故能如是。岂寻常所谓研究亲近者哉。

如果是信心真切，行愿专一的问答，虽然你说的道理的确正确，但是还没能发起他人的信心，申明自己的主张见解。现在代为回答说：我已经遍研教理，普遍亲近诸位圣人，所以能够如此。哪里是寻常所说的研究教理，亲近圣人呢？

何以言之。净土法门，释迦弥陀之所建立也。文殊普贤之所指归也。马鸣龙树之所弘扬也。匡庐，天台，清凉，永明，莲池，蕩益之所发挥倡导，以普劝夫若圣若凡或愚或智也。

为什么这么说呢？净土法门是本师释迦如来与阿弥陀佛所建立的。文殊、普贤菩萨所指归的。马鸣、龙树大士

所弘扬的。庐山慧远大师、天台智者大师、清凉贤首国师、永明大师、莲池大师、藕益大师所发挥倡导，来普劝一切圣者、凡夫、愚痴、智慧的人。

此诸菩萨大士，于千百年前，早已为吾遍研藏教，特地拣出此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定出樊笼，至圆至顿，至简至易，统摄禅教律而高出禅教律，即浅即深，即权即实，殊特超越天然妙法也。

这些菩萨大士在千百年以前，早就为我们普遍研究三藏教典，特地挑出这个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定出三界，最圆满顿超，最简单容易，统摄禅、教、律而高出禅、教、律，即浅显而深妙，即权教而实教，殊特超越的天然妙法啊！

吾信仰佛祖，以古为师。岂不如亲近今时知识之为愈乎。

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末后一著，归重愿王。华藏海众，悉证法身，咸求往生，企圆佛果。吾何人斯，敢不景从。

我信仰佛祖，以古德为师。难道还不如亲近现在时下的善知识更好吗？《华严经》是三藏经王，最后一著汇归到十大愿王。华藏海众菩萨都证得法身，都求往生净土，期望圆满佛果。我们是什么人，敢不景仰跟从？

舍尔狂心，力行斯道。功德利益，当自证知。何待遍参，方为知法哉。

舍弃你的狂心，努力修行净土。功德利益，自会证知。不是要等到遍参一切善知识，才是知法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弥陀衷论，若经若论，皆有功于净业行人。亦有启后人妄作排古之端，其过殊非浅浅。当取其闭关专修之法。其所谓自匡庐创建莲宗以来，无一识经义者，其亲证三昧，唯一省一大师。皆其偏见局论，最为轻藐古德。开我慢之道，邀来哲共游，岂非谤法谤僧。

《弥陀衷论》，无论是魏源会集的《摩诃阿弥陀经》，还是王耕心所写的《摩诃阿弥陀经衷论》，都对修习净业的人有一些功用。但也有开启后人随便排斥古德的开端，这个过失可就不小了。应当取他闭关专修的方法。他所说的：自从慧远大师创建莲宗以来，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净土经典之义，其中亲证念佛三昧的，只有一个省一大师。这都是他的偏见局论，极为轻慢藐视古德。开启贡高我慢之道，邀请后来的学者共游其中，难道不是谤法谤僧？

而其所以作此说者，实欲露出自己乃亲得圣师真传，实为净宗第一功臣而已。至于指斥紫阁，云栖，蕩益等，适彰其少见少闻，不达如来权实法门，欲以己之一机为准。

而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是想要显露出自己是亲自得到圣师的真传，实在是净土宗的第一大功臣罢了。至于指斥飞锡大师、莲池大师、蕩益大师等等，刚好彰显了他的少见少闻，不通达如来的权实法门，想要以自己的一种根机为准绳。

如古德谓得鸟者网之一目，不可以一目为网。治国者功在一人，不可以一人为国。王耕心决欲以一目为网，一人为国，发而为论，颇自矜张。犹是少年时空腹高心，不可一世之狂态。

如古德永明大师所说的：网得鸟儿，只是网的一个网眼，不可以将这网眼认为是全体的网。治理好国家，功绩在一个人，不可以将这一个人认为是整个国家。王耕心决定想要以一个网眼当作全体的网，将一个人当成整个国家，说出的言论，非常自我夸耀张扬。就如同是少年人空腹心高，不可一世的狂态。

谓己掩关二期，亦有所证，断难取信。何以言之，证三

昧人，非不开议论之辩口。但心平气和，唯理是尚。若彼所论，多皆矜己斥人，乃坚白同异辩士之言，非契理契机决定之论也。纵然有功，吾不敢向人赞叹，令其受持流通也。

他说自己闭关二次，也有所证悟，决定很难相信。为什么这么说呢？证得念佛三昧的人，不是不开口议论辩论。但是他会心平气和，唯独崇尚正理。像王耕心所说的，大多都是夸耀自己，指斥他人，是坚白同异诡辩之人的言论，不是契理契机的决定的话语。纵然有一点功用，我不敢向人赞叹这本书，令他人受持流通。

流通佛法，大非易事。翻译经论，皆非聊尔从事。故译场之中，有主译者，译语者，证义者，润文者，岂敢随自心裁，传布佛经。

流通佛法，非常不容易。翻译经论，都不是随随便便所能从事的。所以译场当中，有主译的人，译语的人，证义的人，润文的人，哪里敢随自心裁度，传布佛经。

王龙舒大弥陀经，自宋至明末，人多受持。由云栖以犹有不恰当处，故此后来渐就湮（y ān ）没。

王龙舒的《大弥陀经》，从宋朝到明末，有很多人受持。由于莲池大师认为其中仍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以从此以

后，王龙舒的会集本就渐渐地湮没了。

魏承贯之学识，不及龙舒，其自任过于龙舒。因人之迹以施功，故易为力。岂承贯超越龙舒之上耶。莲池尚不流通王本，吾侪（chái）何敢流通魏本，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及辟佛之流，谓佛经皆后人编造，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

魏承贯的学识，赶不上王龙舒，而他自任超过王龙舒。在前人的基础上来做，所以容易显出成绩。哪里是魏承贯能超越王龙舒呢？莲池大师尚且不流通王龙舒的会集本，我辈怎敢流通魏承贯的会集本，来开启后人妄改佛经的开端，并导致辟佛的人，认为佛经都是后人编造的，最初不是真实从佛国传译来的。

然此经此论，若真修上士观之，亦有大益。以但取其益，而不染其弊。若下士观之，则未得其益，先受其损。以徒效其改经斥古之愆，不法其直捷专精之行耳。

然而这部经这部论，如果是真修的上根之人来看的话，也有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只取其中有益的地方，而不会染上其中的弊端。如果下根之人来看这本书，就不得其利益，先受其损害。因为他们徒然效仿其“改动经文，排斥古德”的过失，不去取法其中直捷专精的行持啊！

观机设教，对症发药。教不契机，与药不对症等耳。敢以一二可取，而遂普令流通，以贻下士之罪愆乎。

观察根机，施設教法，对症下药。教法不契根机，与药不对症一样啊。哪敢因为一二处可取，就普令流通，以留给下根之人犯过的机会呢？

释群疑论，（光）昔曾请得，亦曾看过一遍。以目力不给，不能多看为欠。若论逗机最妙之书，当以净土十要为冠。而弥陀要解一书，为蕩益最精最妙之注。自佛说此经以来之注，当推第一。即令古佛再出于世，现广长舌相，重注此经，当亦不能超出其上。

《释群疑论》，我过去曾请过，也曾看过一遍。因为视力不太好，很遗憾不能多看。如果说契合时机最妙的书，应当以《净土十要》为首。而《弥陀要解》这本书，是蕩益大师最精最妙的注解。自从佛说《阿弥陀经》以来的所有注解中，应当推为第一。就是古佛再出现于世，现广长舌相，重新注解这部经，应当也不能超出《弥陀要解》之上。

况后生浅闻薄解，便欲指斥，冀其超越乎哉。以萤光而较日，多见其不知量也。惜哉王生，何苦如此。澍（sh

ù) 庵之问书皆能诵，乃他心通耳。本欲详言其旨，以修补藏经无暇，且待异日。

何况（魏承贯王耕心等）后世学者浅闻薄解，就想要加以指斥，希望自己超越古德呢？以萤火虫的光亮来跟太阳比较，可见他们是多么不自量力啊。可惜啊！王耕心，何苦如此！澍庵和尚，别人问他什么书，他都能背诵，这是他心通的本领。本想要详细说说其中的义旨，因为修补藏经太忙，只能改天再说了。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弥陀经当依蕩益要解。衷论诠释，多有任己见，违经旨处，不可依从。

学习《阿弥陀经》应当依从蕩益大师的《弥陀要解》。

《摩诃阿弥陀经衷论》的诠释，有很多随任自己的见解，违背经文义旨的地方，不可以依从。

佛为九法界众生说法，岂可以己之智力不能，而遂断以决无此理。其一日七日之释，显是以己量九法界。若如是论，岂特弥陀一经，不能统摄群机。一代教典之圆顿妙谈，皆当以己智不能，而疑为妄语。

佛为九法界众生说法，（《衷论》的作者）怎么可以

以自己的智力不能达到，就断定没有这个道理。其中“一日七日”的解释，显然是他以自己的凡夫心来测度九法界。如果像他这样来诠释，哪里只是《阿弥陀经》，不能统摄群机。就是佛陀一代时教的圆顿妙谈，都会因为他自己的智力不能达到彻证，而怀疑是妄语。

谤佛谤法谤僧，罪在不原。虽于下根有警发处，然伤其大体，此（印光）不敢劝人受持也。

谤佛、谤法、谤僧，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虽然该书对于下根人有警示启发之处，但因为其伤害净土法门的大体，这是我不敢劝人受持这部书的原因。

净土法门，犹如大海。长江大河亦入，杯水滴水亦入。证齐诸佛者，尚求往生。五逆十恶者，亦预末品。何以得一心及三昧，而拒其未得者。

净土法门，犹如大海。长江大河流入大海，一杯水一滴水也入于大海。证齐诸佛的等觉菩萨，尚且求往生净土。五逆十恶，也可以加入末品往生之列。怎么能以得到一心不乱以及念佛三昧（的高标准），而拒绝没有得到一心和三昧的人（往生）呢？

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自己决志求生，唯当企及于此。

若谓非此决不得生，是又自立科条，不依佛说矣。

易经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自己决意求生净土，应当要企望达到此上等目标（一心三昧）。但如果说不得一心三昧，就决定不能往生，这又是自行设立条条框框，而不依照佛说了。

（注：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一无所得。——《易经》）

一个人制定了高目标，最后仍然有可能只达到中等水平；如果制定了一个中等的目标，最后有可能只能达到低等水平；如果制定了下等目标，最后可能一无所得。）

净土三经，自古流通，并行愿品为四经，岂可谓不奉为圭臬（ni è）乎。今之修净业者，多皆不知宗旨，但依事相。与而言之，亦可云净宗中人。夺而言之，实百有九十九，皆属无禅无净土。何得以此等人为准。

净土三经，自古流通，加上《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怎可不奉为典范准则呢？现在修习净业的人，大多都不知道净土的宗旨，只盲目地依照事相而修。宽泛说来，也可以认为他们是净土宗里的修学者。但严格说来，实际上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都属于无禅无净土之流。怎么可以以这种人为准绳呢？

但以小本文简义丰，故列于日诵。余则随人受持有异耳。衷论所说，有益者固多，有碍者亦复不少。若无择法智眼，或恐未得其益，而备受其损。如一日七日十念不度等是也。

因为《阿弥陀经》文字简约，义理丰瞻，所以列在日诵当中。其余的三经就随各人分别受持罢了。《阿弥陀经衷论》中所说，有利益的固然多，有妨碍的也有不少。如果没有择法的智慧眼，或者恐怕没有得到其中利益，而备受其中的损害。例如“一日七日”“十念不度”等议论就是如此。

受持读诵，为佛门始终正行。即禅宗专务参究者，亦复如是受持。如药山，仰山，永明，首山，栖贤湜，育王微等，但以拈提向上，则有似乎拨。不知拈提向上，举尽世间法法头头，皆归本分。彼未得其门者，遂随语生解。从兹一辈参禅者，率多藐视经教。此辈虽自名禅人，实属法门罪人，如来逆子，何足挂齿。劝令受持读诵，诸经无不如是，岂特金刚行愿乎哉。

受持读诵经典，是佛门始终的正行。就是禅宗专门从事参究，也是如此受持（读诵经典）。如药山惟俨禅师，仰山慧寂禅师，永明延寿禅师，首山省念禅师，栖贤寺

澄湜禅师，阿育王寺的知微禅师等，但因为禅宗是拈提一切向上一著，这好像是拨除经教。因为不知道这个拈提向上，乃是将世间的每一法每一事都指归于本分自性，那些没有真正进入禅宗门里的人，就随（禅宗机锋）言语而生起错解。因此这样参禅的人，大多藐视经教。这些人虽然自名为参禅人，实际是法门的罪人，如来的逆子，何足挂齿。劝令我们要受持读诵，诸部经典中都是如此嘱咐，哪里只是《金刚经》《行愿品》呢。

华严一经，王于三藏，末后一著，归重愿王。但宜尊重华严，不可小视余经。以诸大乘经，皆以实相为经体故。华严之大，以其称性直谈界外大法，不摄二乘等故。

《华严经》是三藏经中的王，最后一着，汇归重点是普贤十大愿王。固然应该尊重《华严经》，也不可以小看其余的经典。因为诸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经体的缘故。

《华严经》的伟大，因为经中称性直谈界外大法，不收摄二乘人的缘故。

法华之妙，在于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开迹显本处故。台宗谓法华纯圆独妙，华严犹兼乎权（即指住行向地等觉而言）。然佛于法华赞法华为经王，于华严亦然。岂后世宏经者，必须决定于五大部，分出此高彼下，不许

经经偏赞乎。

《法华经》的高妙，在于会通三乘归于一佛乘，开示权教原为显明实教，开显化迹，显示本地的缘故。天台宗说《法华经》纯圆独妙，《华严经》还兼带有权教。（权：就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来说）然而佛在法华会上赞叹《法华经》为经王，在华严会上赞叹《华严经》是经王。难道说，后世宏扬经教的人，一定要在全部藏经的五大部中，分出彼此高低，而不能对各部经加以特别的赞叹吗？

（注解：全部大乘经分类为五种大部。即：（一）华严部，（二）方等部，（三）般若部，（四）法华部，（五）涅槃部。）

修禅宗者赞禅宗，修净土者赞净土。不如是，不能生人正信，起人景仰。但宜善会其义，不可以词害意。孟子称孔子生民未有之圣，然孔子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其效法企慕乎三圣者，何其至诚如是之极也。

修禅宗的人赞叹禅宗，修净土的人赞叹净土。不这样就不能让他人产生正信，发起景仰。不过，应该善于领会其中的意义，不可以词害意。如孟子称赞孔子，“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了”。然而孔子因为极度仰慕前贤，在菜羹中看见尧帝，在墙壁上见到舜

帝,在梦里见到周公,他(虽身为未有之圣人,却仍然)效法仰慕这三位圣人,竟然诚心到了如此之极点!

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自可仗佛慈力,免彼刀兵水火。即宿业所牵,及转地狱重报,作现生轻报,偶罹此殃。但于平日有真切信愿,定于此时蒙佛接引。

念佛的人只要能真切念佛,自然可以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免除那些刀兵水火等灾难。即便是宿世业力牵引,也是转地狱重报作现生轻报,偶有遭遇灾殃者,只要其在平日有真切信愿,一定会在遇难的时候蒙佛接引。

若夫现证三昧,固已入于圣流,自身如影,刀兵水火,皆不相碍。纵现遇灾,实无所苦。而茫茫世界,曾有几
人哉。

如果现生证得念佛三昧,当然已经证入圣贤之流,自己的身体就像影子一样,刀兵水火都不能妨碍它。纵然现在遇到灾难,实际上并没有一点儿痛苦。可是在茫茫世界中,这样的人究竟有几个呢?

行愿品义理宏阔,文字微妙。诵之令人我众生之执著,化为乌有。往生净土之善根,日见增长。理宜自行化他。但不可以未持此经,即修净土,亦属偏僻薄福耳。

《普贤行愿品》义理宏阔，文字微妙。读诵此经，令人们对人、我、众生的执着化为乌有，往生净土的善根每天增长。按理说，应该以此经自己行持并劝化他人。但是，不能把未受持《行愿品》这部经就去修习净土，认为是修法偏颇、福分不足。

莲池，蕩益等，亦皆极力赞扬。弥陀要解中有云，如来一代时教，唯华严明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末后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噫，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而天下古今信鲜疑多，词繁义蚀，余唯有剖心沥血而已。所以无隐谓华严即广本弥陀，弥陀即略本华严。观二大师之言，则知看经不具圆顿眼，其孤负佛恩处多矣。

莲池大师，蕩益大师等祖师，也都极力赞扬《阿弥陀经》。蕩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中说：“如来一代时教，唯独《华严经》中说明一生圆满成佛，而一生圆满之因，在最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众菩萨也往生净土啊！《华严经》要给予我们的教导，却在《阿弥陀经》中，而自古以来，天下相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言词繁多，义理毁失，我只有剖心沥血来阐明此理了”！所以无隐禅师说：《华严经》就是广本的《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是略本的《华

严经》。读了蕩益、无隐二位大师的言论，就知道看经如果不具圆融而直捷的眼力，那么辜负佛恩的地方就有很多啊！

（不慧）拙作，虽义有可取，不当以实千古之杰构，非一代之常文过誉，不几以凡滥圣，置寸木于岑楼之上乎。我的拙作，虽然义理有可取，不应当用“实千古之杰构，非一代之常文（确是流传千古之杰作，而非应时而作之普通文章）”来过份赞誉，这样岂不是以凡滥圣吗？好比把短木放在高楼上，并说短木比高楼还高。

汝前书谓扬州之行，愿相随喜，吾未曾进止。继思汝高堂有亲，室有弱妻少子，理宜在家修持，不可外面奔驰。以主人若在，外虞自然不起。倘久出不归，不但孝教有失，或恐小人乘间，盗贼水火，皆须预计。不但扬州不可去，即普陀亦不须来。纵欲谈叙，邮局代为通知。彼此之情既达，而所费实无几何。岂不两得其宜乎。

你前封信中说：扬州之行，愿相随喜（随印祖去扬州）。我当时没有劝阻你，继而想到你母亲在家中，还有弱妻少子，理应在家修持，不可在外面奔走。因为主人如果在家，外患自然不起。倘若久出不归，不但对于孝亲教子的本份有失，或者恐怕小人利用这个机会作乱，盗贼

水火，都必须预先防备。不但扬州不可以去，就是普陀山也不必来。纵然想谈叙一番，邮局代为通信。彼此之情既然传达到了，而所费的钱财又实在不多。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祈此后切勿发信，若有所叙，当于三月半后发之。扬州之行，总在四月半间。若决定又欲来山，亦当在三月半后。人皆于正香期来，不知香客过多，诸凡皆难如法。

祈望此后不要发信，如果有所叙说，当在三月中旬以后再发信。扬州之行，总在四月中旬。如果决定又想要来普陀山，也应当在三月中旬之后再来。一般的人都是在正香期（二月十九）来，不知道香客太多，一切事项都很难如法而作。

近来轮船开通，从正月到八月，皆有人来。闲时来，种种次第。忙时则诸凡皆成潦草矣。真心礼谒大士者，不可不知。

近来轮船开通，从正月到八月，都有人来。闲时来，种种事情都有顺序条理。忙时来，就一切都潦草完事了。真心礼谒观世音菩萨的人，不可不知。

佛道非深不高，非浅不大，能深能浅，始名常住，词不

达意。当云即浅即深，即小即大，法法圆通，故名常住。

（你信中说）“佛道非深不高，非浅不大，能深能浅，才名为常住”，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佛法，词不达意。应当这样说：“（佛道）即浅即深，即小即大，法法圆通，所以名为常住”。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云栖大师立法教人，皆从平实处著手。依之修持，千稳万当。断不至得少为足，著魔发狂。

莲池大师树立规范教导他人，都是从平易朴实的地方著手。依照着修持，千稳万当。断然不会得少为足，或著魔发狂。

王耕心入道之要，未能十分明了，便任意操笔，肆开大口，抹煞一切。虽有宏法之心，实任坏法之咎。此皆由不亲明眼知识，及反心自问二病所致。

王耕心对于入道的要点，没能十分明了，就任意拿笔，放肆地说大话，抹煞一切。虽然有宏扬佛法的心，实际却得到破坏佛法的罪过。这都是由于不亲近明眼的善知识，以及不善自我反省，自我衡量这二种毛病所导致的。

心跳恶梦，乃宿世恶业所现之兆。然现境虽有善恶，转变在乎自己。恶业现而专心念佛，则恶因缘为善因缘。宿世之恶业，翻为今世之导师。惜世人多被业缚，不能转变。遂成落井下石，苦上加苦矣。

心跳做恶梦，这是宿世恶业显现的前兆。然而现前的外境虽然有善有恶，转变却在于自己。恶业现前，能够专心念佛，那么恶因缘则转为善因缘。宿世的恶业，则翻为今世的导师。可惜世人大多被业力所缚，不能够转变。于是就成为落井下石，苦上加苦了。

(光)以目盲不能看经书字。今夏拟作竭诚方获实益论，未及半而目力不堪，因兹中止。尚欲冬月专心忏悔宿业，倘能目力稍强，当续成之。

我因为眼睛不好，不能看经写字。今年夏天打算写《竭诚方获实益论》，尚未写到一半就因为视力不能胜任，而中止了。仍想在冬天专心忏悔宿业，如果视力能够稍稍强些，就会接着完成这篇文章。

又于去年应陈锡周居士修普陀山志。(光)亦以目力祈缓二三年。目明愿尽五六年力，将大藏所有观音事迹，悉分门别类，排成赋式，详录本文于下。书成，刻板两付。一存经房，一存本山。俾一切有缘，同沾大士不思

议恩。若目仍如旧，则只可日命也何如耳。

另外，在去年答应过陈锡周居士修订《普陀山志》。我也因为视力不好，希望宽缓二三年的时间。眼睛好转后，愿意竭尽五六年的力量，将大藏经中所有观世音菩萨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排成赋颂的样式，详细摘录本文在颂文之下。这本书完成后，刻两付印板。一付保存在经房，一付保存在普陀山。使得一切有缘人，同沾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恩德。如果眼睛仍旧如此，就只好说：“命该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大教东渐，所有派别盛衰，非读破全藏，一闻即记者，不能。倘率尔而为，不但不足为佛法光，反为佛法辱矣。

佛教传来东土，所有派别的兴盛衰微，非读通全部藏经，一看就能记忆的人，不能够做到。倘若轻率的去做，不但不能够为佛法增光，反而成为佛法的侮辱啊！

十往生经，今藏无有，不须遍求。集诸经礼忏悔文，西方礼赞等，若偈若文，多是善导观经四帖疏中之文。

《十往生经》，现在的藏经里面没有这部经，不须要到处去找。《集诸经礼忏悔文》、《西方礼赞文》等等，其中的偈颂和长文，大多是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疏》中之文。

若将四帖疏上品往生章注详看，方知所言观经，只举观经一句，下即详释，非全体尽属经文。

如果将《四帖疏》上品往生章的注解详细看过，方才知
道《集诸经礼忏悔仪》中所说的“观经”，只举出一句
“如观经说”，下面就是详细解释，并不是全部都属于
《观经》经文。

善导观经四帖疏，中国多年失传，近方由东瀛请来。金陵刻板。而流传既久，错讹甚多。即诸经礼忏悔文，亦属讹谬不少。四帖疏忏悔文互观，亦可正其少分。余者亦有依义可正之处。

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疏》，中国失传多年，近来才由
日本请回来。在金陵刻经处刻板。因为流传得很久了，
所以就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就是《诸经礼忏悔文》，也
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四帖疏》、《忏悔文》二部书互
相对着看，也可以厘正其中的一些地方。其余也有依着
义理可以匡正的地方。

**(光)十年前，曾一再阅而标之。虽未敢必其复彼初出
之原。然亦正正者多，而正讹者少，为自信得及耳。**

我在十年前，曾经一再的阅读而加以标记。虽然不敢说

一定能恢复这本书最初的原样。然而也是厘正正确的地方多，而厘正却厘错的地方少，为自己能够相信罢了。

他心通有种种不同，且约证道者说。如澍庵无论问何书，即能一一诵得清楚，一字不错。其人素未读书，何以如此。以业尽情空，心如明镜。当无人问时，心中一字亦不可得。及至问者将自己先所阅过者见问，彼虽久而不记，其八识田中，已存纳此诸言句之影子（看佛经亦如此，古人谓一染识神，永为道种，当于此中谛信）。

他心通有种种的不同，暂且以证道的人来说。如澍庵和尚，无论问他什么书，他都能一一背诵得很清楚，一个字不错。这个人从来没有读过书，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业尽情空，心如明镜。当没有人问他的时候，心中一个字也不可得。等到问的人将自己先前所看过的书来问他，这个人虽然很久都不记得了，但他的八识田中，已经存纳了这些言语句子的影子（看佛经也是如此，古人说：一染识神，永为道种，应当对这句话真实相信）。

其人以无明韬蔽，了不知觉。而此有他心通者，即于彼心识影子中，明明朗朗见之。故能随问随诵，一无差错。即彼问者未见此书，亦能于余人见者之心识中，为彼诵之。此系以他人之心作己心用。非其心常常有如许多经

书记忆不忘也。凡夫不了，将谓有许多奇特。究其实只是业消慧朗，障尽智圆耳。

这个人（来问经的人）因为无明锢蔽，一点也不觉知。而有他心通的人，就在他心识的影子中，明明朗朗地看见了。所以能够随他所问而随口诵出，一点不差。即使是问的人，问他自己没有看过的书，他心通的人也能够在他见过的人的心识当中，为他诵出来。这是以他人之心作自己的心用。不是有他心通的人心中常常有这么的多经书，能够记忆不忘。凡夫不了解，认为这是很奇特的事。追究这个实际，只是业消慧朗，障尽智圆罢了。

扶乩多是灵鬼假冒仙佛神圣。鬼之劣者，或无此通力。其优者则能知人心。故能借人之聪明智识而为之。

扶乩，多是灵鬼假冒仙佛神圣。鬼当中低劣的，或许没有这种神通力。其神通力强的就能够知道人心。所以能够借人的聪明智识而作出乩语。

纪文达谓乩多灵鬼假托，余与兄坦然扶乩，余能诗而不能书，余扶则诗词敏捷，书法潦草。坦然扶则诗词庸常，书法遒劲。所冒古人，问及集中奥窍，则云年代久远，不复记忆，故知非真。

纪晓岚说：扶乩多是灵鬼假托，我与哥哥（纪坦然）一

同扶乩，我能写诗而不善书法，我扶乩则诗词敏捷，而书法潦草；纪坦然扶乩，则诗词庸常，而书法遒劲。所冒充的古人，问到集中诀窍，就说：年代久远，不再记得，所以知道不是真仙。

然此鬼之灵，但能于人现知之心，借而为用。于识田中有，现知中无者。或此义非己所知者，便不能引以示人。其去业尽情空之他心通，实有天渊之远。但其气分似之。又恐汝等或为乩教所迷，故不得不引及而并言之。

然而这个鬼的灵通，只能够对人的现知之心，借来使用。而对于八识田中有，现前之知中没有的，或者这个义理不是自己所知的，就不能引出来显示给人看。这个灵鬼距离业尽情空的他心通，实在有天渊之别。只是这个气分有相似之处。又恐怕你们或许被扶乩所迷惑，所以不得不引故事而又加以说明。

又宋高僧传载僧緘往王处厚斋。处厚读文章甚得意。因问读何文字。处厚言此我中进士策。緘曰，风檐之下，有此从容乎。于囊中取出一编曰，此非汝策乎。处厚视之，即当日原策。处厚曰，此吾后来笔削者。緘曰，吾固知非汝原策也。因问师囊中何以有我此策。緘曰，非但此策，汝自读书以来，乃至戏顽，一笔一画，吾囊中

一一俱有。处厚惊惧，不敢致问。

另外，宋《高僧传》中记载僧缁大师到了王处厚的书斋。王处厚正在读文章，很是得意。因此问他读什么文章。王处厚说：这是我中进士的策文。僧缁大师说：考场之中，有这样从容吗？从袋子中取出一卷文说：这不是你的策文吗？王处厚一看，就是当天在考场的原策文。王处厚说：这是我后来改动过的。僧缁大师说：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你的原策。王处厚因此问大师的袋子中为何有我的策文。僧缁大师说：不但这个策文我有，你自从读书以来，乃至游戏顽耍，一笔一画，我袋中一一都有。王处厚心中惊惧，不敢再问。

澍庵但有他心通，未见其有神通。僧缁乃有他心通，而兼有大神通。能将彼心识中所现之书，现出形质以示其人。实非自己囊中存留而取出也。

澍庵和尚只有他心通，不见他有神通。僧缁大师有他心通，而兼有大神通。能够将他心识中所现的书，现出有形体的物质来显示给他看。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袋子里原先就有存留并现场取出来。

近来上海乱坛大开，其所开示改过迁善，小轮回，小因果等，皆与世道人心有大裨益。至于说天说佛法，直是

胡说。吾等为佛弟子，不可排斥此法，以其有阻人迁善之过。亦不可附赞此法，以其所说佛法，皆属臆撰，恐致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愆。

近来上海乱坛大开，其中所开示的改过迁善、小轮回、小因果等等，对于世道人心都大有益处。至于说天界、说佛法，就是胡说了。我等身为佛门弟子，不可排斥这个法，因为有阻止他人向善的过失。也不可以附合赞扬这个法，因为其中所说的佛法，都属于主观心臆所撰，恐怕导致产生坏乱佛法，疑误众生的罪过。

（印光）宿多恶业，致今生有目如盲。断不敢随情不依理，自误而误人。祈斟酌情理而行，则无弊矣。

我宿世多恶业，导致今生虽有眼睛却如同盲人。绝对不敢随顺人情而不依正理，自误而误人。祈望你们斟酌情理而行事，就没有弊病了。

念佛十种利益，谨考净土指归集下卷末十种胜利，慈云忏主谓诸经具说，未知的出何经。或是约义纂集，亦未可知。前数纸中有高声念佛，诵经及礼佛，皆有十种功德。则标之曰业报差别经。

念佛的十种利益，参考《净土指归集》下卷末后的十种殊胜利益，慈云忏主说“诸经具说”，不知确切是出在

什么经。或者是约义理纂集，也说不定。前面几页中有高声念佛、诵经以及礼佛，都有十种功德，故标示为《业报差别经》。

护净经未检，容暇时阅之。书面之文，不宜多，只宜简而明了。多者当于书皮里面，或于皮后另印一张。

《护净经》还未检查阅读，等到有空的时候再看。书籍封面的文字，不宜太多，只宜简单明了。字多的应当放在封皮里面，或者在封皮后面另外印一张。

念佛回向，不可偏废。回向即信愿之发于口者。然回向只宜于夜课毕，及日中念佛诵经毕后行之。念佛当从朝至暮不间断。其心中但具愿生之念，即是常时回向。若夫依仪诵文回向，固不得常常如是。

念佛回向，不可忽视。回向即是将信愿从口中说出，然而这种回向只适宜于夜课完毕，或者日中念佛诵经完毕后实行。念佛则应当从朝至暮不间断，心中只要具有愿生西方的念头，即是时刻都在回向。如果依照仪轨诵念回向文，当然不能时时刻刻都诵念回向。

诸大乘经，经经皆令诸众生直成佛道。但恨人之不诚心念诵，致不得其全益耳。楞严五卷末，大势至菩萨章，

乃净宗最上开示。只此一章，便可与净土四经参而为五。

岂有文长之畏哉。君子之学为己，乃念念叩己而自省耳。

很多大乘经，经经都让诸众生直接成就佛道。只可怜的是人们不诚心念诵，致使不能得到佛经的全体利益。《楞严经》第五卷最后，《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净土宗最好的开示。就这一章，便足以与净土四经并称净土五经。哪有经文太长的畏惧呢？君子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的道德修养，是心心念念反问自己，自我反省罢了。

梦觉一如，唯功夫到家者方能。但于觉时操持，久之梦中自能无大走作矣。

梦中和醒来都是一样的，这唯有功夫到家的人才能做到。只要在醒着的时候修持，久而久之，梦中自然能够没有大的放逸了。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自去腊至三月下旬，所接四书，及师殿（ch ēn）所持二位与徐君问答，并布匹食物等，足见为法心切，爱我情深。

自从去年腊月到今年三月下旬，所接到的四封书信，以及师殿所带来你们二位与徐蔚如的问答，还有布匹食

物等，足见为佛法心意真切，爱护我情义至深。

初则企徐君来，次则阅彼所印文钞，目似吃亏，以故迟迟其复耳。去腊之书，实得以友辅仁之义。但以推我过高，令人益加惭赧。

最初是希望徐蔚如来，后来因为阅读他所印的《文钞》，眼睛似乎受损，所以迟迟才回信。去年腊月的书信，实在是得到了朋友仁德的帮助。但因过份的推高抬举我，令人更加的惭愧脸红。

夫人生大伦，其数唯五。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父生，师教，君食，三者相等。何五伦之中，不列其师。不知师有成我之德者，则属于父。次则诱掖奖劝，以达其材，则属于兄。故孟子谓师也父兄也。次则丽泽互益，如二月互照，二手互援，则属于友（朋从二月，友从二手，古文友作叀。又，手也，ナ系又之变体）。故佛门每谓寻师访友。

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有五类，就是：君臣关系（含上下级及主仆关系）、父子关系（统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朋友关系。而父亲生养我，老师教育我，国君给我俸银，三者对我的生养教育之恩同等厚重。为什么在五伦当中，不列入师生关系呢？其实，

老师有成就我的恩德，这是属于父子之伦。其次老师的引导、扶持、奖励、劝进，使我通达成材，这是属于兄弟之伦。所以孟子说：“师也，父兄也。”其次，师生之间，知识则教学相长，德业则同行共进，互泽互惠，如同两个月亮互相映照，二只手互相援助，这种关系又属于朋友关系（朋：二个月字。友从二手：古文友作𠄎。又：手义，是又的变体）。所以佛门中每每说寻师访友。

（印光）毫无实德，不敢为人作师。而以友辅仁之心，固自志学以至今日，未尝息念。而人不我谅，不但不加磋磨，或时反见弃舍。

我丝毫没有真实的德行，不敢给人作师父。而依靠朋友辅仁之心，固自从有志于学习（15岁）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这个念头。但是，他人不体察我，不但不对我加以磋磨砥砺、批评指教，有时甚至舍弃我。

汝企吾亲证三昧，又恐有负初衷，致书劝进，不遗余力。吾自束发受书以来，未遇此之益友。感甚愧甚。而死罪四字，乃直臣谏君激其必纳之词。施于师友，殊为失体。

你希望我亲证念佛三昧，又恐怕我有负初心，以致写信劝勉策进，不遗余力。我自从小时候开始读书以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的益友。非常感激和惭愧。而“死罪死罪”

四个字，是忠直的臣子谏劝国君，以激励必须要接纳谏言时的用语。用在师友之间，很失体统。

（印光）宿业深重，初生半载，病目六月。号啕哭泣，除食息外，了无一刻止息。其痛苦不知其何如。幸承夙善根力，得见天日，实为万幸。

我宿业深重，刚生下半年，眼睛就病了六个月。号啕哭泣，除了饮食睡眠之外，没有一刻停止。这个痛苦不知如何形容。幸而仰承夙世善根之力，得以见到天日，实在是万幸。

成童受书，由宿业引发，致服韩欧辟佛之毒。继则深自省察，自知惭愧，归命三宝，出家为僧。若非三宝冥垂加被，使我自省。则当今之时，久在阿鼻地狱，受诸剧苦。何能与诸君子指东话西，论自力他力，以期同证真常，诞登觉岸乎哉。

稍长大后开始读书，由于宿业引发，导致服下韩愈、欧阳修辟佛的毒说。接着由于深深的自我反省观察，自知惭愧，归命三宝，出家为僧。如果不是三宝冥垂加被，让我自己反省。那么这个时候，应该长久在阿鼻地狱，受种种剧苦。怎能与诸位君子指东论西，讨论自力他力，以期望同证真常佛性，直登极乐觉岸呢？

其七期已满，三昧未成，一由夙业深重，二由精神衰颓所致。然佛固不见弃于罪人，当承兹行以往生耳。

这个念佛七的日期已经圆满，念佛三昧没有成就，一是由于夙业深重，二是由于精神衰颓所导致。然而阿弥陀佛一定不会舍弃有罪之人，应当凭借念佛的功行求往生净土。

十念记数，不是数息。以其从一至十，同于数息。又以莲宗宝鉴，讹作至百千万，恐受其病，引为证明。目为数息持名，断断不可。欲证三昧，自有佛祖所示三世不易之法。何得问我所证，方能继（zuǎn）步。

十念记数，不是数呼息。只是从一到十的数目，相同于数呼息的数目。又因为《莲宗宝鉴·摄心念佛三昧调息法门》中，错误地认作要“从一数至十，从十数至百百数至千万。”恐怕你们受到其误导，所以引出来加以证明。假如将十念记数，认定为数呼息持名念佛，断断不可以。想要证得念佛三昧，自有佛陀祖师所指示的三世不变之法。为何要问我所证如何，才能继承前进。

弥陀经云，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此一日七日，乃是举例之词，不可执定。若是等觉根性，

一念即能不乱，何待一日。若是逆恶根性，毕生亦难一心，何况七日。王耕心混上中下根为一例，发而为论，深自矜夸，谓为发前人所未发，实为上违佛祖诚言，下启后进狂妄，令人不胜悲痛哀怜而莫之能止也）。

《阿弥陀经》说：“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这个“一日至七日”，是举例的话，不可固执认定就是一天到七天。如果是等觉的根性，一念就能一心不乱，何必要等到一天。如是五逆十恶的根性，一辈子也难得到一心不乱，何况只是七天。王耕心混同上、中、下根为一律同等，发出的议论，很是自我夸耀，认为是说出前人所未说，实际则是上违佛祖的诚言，下启后人的狂妄，令人不胜悲痛哀怜，而不能够阻止）。

观经云，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指心想，是指心是，观想既是作，持诵礼拜岂不是作，举一反三，儒者尚然，况博地凡夫，上窥佛意，何得不依圆顿妙解，而以担板之见推测乎）。

《观无量寿佛经》中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指心想。是：指心是。观想既然是“作”，持诵礼拜难道不是“作”，

举一反三，学儒的人尚且要如此，何况博地凡夫，向上窥测佛陀之意，怎可不依圆顿妙解，而以死板之见来推测呢？)

楞严大势至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文殊选圆通偈，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今例之曰，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

《楞严经》中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文殊菩萨选择最圆通的偈颂，说：“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现在我们可以参照文殊菩萨而说：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

四十二章经云，夫心者，置之一处，无事不办。梦东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此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

《四十二章经》中说：“夫心者，置之一处，无事不办。”梦东彻悟禅师说：“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这十六字是念佛法门的一大纲宗。

欲修三昧，何不于此等语句中全身靠倒。不以圣言为量，而以我之罪业凡夫为准，岂不颠倒之甚乎。然汝发此言，盖亦有由。以衷论详示省一大师所见之境，及耕心谓承

彼心传。

想要修念佛三昧，为何不在这些语句中全身靠倒。不依圣言量，反而以我这个罪业凡夫为准，这不是颠倒的太厉害了吗？然而你说这个话，也是有来由的。因为《弥陀衷论》中详细显示省一大师所见的境界，以及王耕心说承接省一大师的心传。

意者必有种种不思议妙境，及口传心受之妙诀耳。不知三昧者，华言正定，亦云正受。正定者，寂照双融之谓。正受者，妄伏真现之谓。寂照双融，有何境界之可得。你心中认为必定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妙境，以及口传心受的妙诀。却不知道这个三昧，华语正定，也名正受。正定：是指是即寂即照、寂照双融。正受：是妄想伏灭、真常显现。既然寂照双融，还能有什么境界可得？

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又曰，以无所得故，三世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又说：“以无所得故，三世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楞严云，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修禅定人（指四禅八定）及参禅人，以唯仗自力，不求佛加。故于工夫得力真妄

相攻之时，每有种种境界，幻出幻没。譬如阴雨将晴之时，浓云破绽，忽见日光。恍惚之间，变化不测。所有境界，非真具道眼者，不能辨识。若错认消息，则著魔发狂，莫之能医。

《楞严经》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修禅定的人（指四禅八定）以及参禅的人，因为唯仗自力，不求佛力加被。所以在功夫得力，真妄相攻之时，常常有种种的境界幻出幻没。譬如阴雨天将要放晴的时候，浓云破绽，忽见日光。恍恍惚惚，变幻莫测。所有的境界，不是真正具有道眼的人，不能够辨别认识。如果错认消息，就会著魔发狂，无法医治。

念佛人以真切之信愿，持万德之洪名。喻如杲日当空，行大王路。不但魑魅魍魉，铲踪灭迹。即歧途是非之念，亦无从生。推而极之，不过曰，念至功纯力极，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而已。

念佛的人以真切信愿，执持万德洪名。如同太阳当空，走在大道王路之上。不但害人的鬼怪，无踪无影。就是歧路的是非之念，也无从生起。按此事理推论到极处，不过是：念佛念到功纯力极，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罢了。

此理此行，唯恐人之不知，不能合佛普度众生之愿。岂秘而不传，独传于汝乎。若有暗地里口传心受之妙诀，即是邪魔外道，即非佛法。

这个道理，这个行持，唯恐他人不知道，不能畅合佛陀普度众生之愿。岂有秘密不传，单独传给你的呢？如果有暗地里口传心受的妙诀，就是邪魔外道，就不是佛法。

然（印光）实有人所不得而己所独得之诀，不妨由汝之请，以普为天下之诸佛子告。其诀唯何，曰诚，曰恭敬。此语举世咸知，此道举世咸味。

然而我确实也有别人没有得到，而自己所独得的秘诀，不妨由于你的请问，来普遍告诉天下的诸位佛子。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诚，就是恭敬。这个话，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大家却都不明白。

（印光）由罪业深重，企消除罪业，以报佛恩。每寻求古德之修持懿范。由是而知诚与恭敬，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故常与有缘者谆谆言之。持经利益随心论，虽发其端，未明其概。拟续一二万言，历引古德诚敬之迹，与其感应之道，并参己芜语，发挥评论。

我由于罪业深重，企望消除罪业，以报佛恩。每每寻求古德的修持懿范。由此而知道诚与恭敬，确实是超凡入

圣，了生脱死的极妙秘诀。所以常常与有缘的人，再三告诫。《持经利益随心论》，虽然发起了这个开端，但并未说明其中的大概纲要。打算续写一二万字，历引古德诚敬的事迹，与他们感应的道理，并掺合自己的杂语，加以发挥评论。

俾阅者法戒分明，知所取舍。自不至以巨因而获微果，与夫以善因而招恶果耳。斯言已与徐君说之。须知诚与恭敬，非唯学佛宜然。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欲得精一，莫不以此而为基本。观孟子弈秋诲弈一事，可以知矣。

使得阅读的人法戒分明，知道取舍。自然不至于以大因而获小果，以善因而招恶果啊！这些话已经对徐蔚如说过。必须知道诚与恭敬，不仅学佛应该这样。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想要得到精纯专一，没有不以至诚恭敬为基本的。看看《孟子》中弈秋教导二人下棋的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

徐君夙具灵根，而且历代奉佛，自出世来，即受庭训，又经二三十年之学问阅历，何舍高明而取卑劣，宝（印光）之文而为之流布也。

徐蔚如夙世具有慧根，而且家中历代信奉佛法，自从出生以来，就受到家庭的教育，又经过二三十年的学问阅

历，为何舍弃高明而取卑劣，将我的文章当成珍宝来广泛流布呢？

须知宏法利生，贵识时机。今人应受之法，与所受之病，高明者不肯详言。其所言者，纵极玄妙，多非应病之药。或由彼妙药，反增其病。

必须知道宏法利生，贵在认识时机因缘。现在的人应该接受的法门，与所遭受的疾病，高明的人不肯详细说。他们所说的，纵然非常玄妙，大多却不是对症之药。或者由于他的妙药，反而增加疾病。

（印光）譬如无知无识之庸医，不但不知病原，亦且不知药性。唯以先祖秘制之阿伽陀万应丸，举虚实寒热种种诸病，皆以此药投之。倘不怀疑，取而服之，立见全愈。

我譬如一个无知无识的庸医，不但不知道病的根原，而且也不知道药性。唯独以先祖秘制的阿伽陀万应丸（净土法门），凡是虚实寒热等一切病，都以这个药拿来给他吃。倘若不怀疑，取去而肯服用，立即就会痊愈。

即秦缓扁鹊无从措手之症，一服此药，立见起死回生。于是有心活人济世者，为之广出招帖，令有病者，同服

此药。虽知秦缓等之神妙不测，而不广告者，以病属宿业，有神仙不能疗者，况神医乎。

即使是上古神医医缓、扁鹊束手无策的疾病，一吃下这个药，立刻起死回生。于是有心救活他人，济度世间的人，为这法门广泛宣传，令有病的人，共同来吃这个药。

(我)虽然知道神医们的医术神妙不测，而不为之推广，是病苦是宿世业障，有些神仙也不能治疗的，何况只是神医呢？

至于所断评衷论语，实属婆心真切，与（印光）交互发明。特欲开人正眼，非是文饰（印光）。

至于所评论《弥陀衷论》的话，实在属于婆心真切，与我的看法互相阐发彰明。只是想要开启他人的正法眼，并不是以文字来装饰我。

仁老评语，亦极痛切。然于王生心病，及衷论流弊，尚欠发挥。（印光）所说，多致力于此二者耳。

杨仁山老居士的评语，也极为痛切。然而对于王耕心的心病，以及《弥陀衷论》的流弊，还欠发挥。我所说的，大多致力在这二个方面。

及余所答，皆悉圆融恰当。唯论四土一段，约理固无大

碍，约事殊欠精详。以凡圣同居，方便有余二土，乃约带业往生之凡夫，与断见思惑之小圣而立，不可约佛而论。

至于你们信中其余的回答，都圆融恰当。唯独讨论净土四土一段，在理来说固然没有大碍，在事来说还欠精详。凡圣同居、方便有余二土，是针对带业往生的凡夫，与断见思惑的小圣而立的，不可以针对佛来说。

若约佛论，非但西方四土，全体寂光。即此五浊恶世，三途恶道，自佛视之，何一不是寂光。故曰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遍一切处之常寂光土，唯满证光明遍照之毗卢遮那法身者，亲得受用耳。余皆分证。

如果针对佛来说，不但西方四土，全体是常寂光。就是这个五浊恶世，三途恶道，以佛来看的话，哪一处不是常寂光土呢？所以说毗卢遮那法身佛，遍一切处，毗卢遮那佛所住的地方，名为常寂光土。遍一切处的常寂光土，唯有圆满证得光明遍照之毗卢遮那法身的佛陀，才能亲自得到受用啊！其余都是分证。

若十信以下至于凡夫，理则有而事则无耳。欲详知者，当细研弥陀要解论四土文。而梵网玄义，亦复具明

如果是十信位以下一直到凡夫，理有而事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应当仔细研究《弥陀要解》中讨论四土之文。另外，《梵网经玄义》中，也有具足说明

（毗卢遮那，华言光明遍照，亦云遍一切处，乃一切诸佛究竟极果满证清净法身之通号。圆满报身卢舍那佛亦然。若释迦弥陀药师阿閼等，乃化身佛之各别名号耳。卢舍那，华言净满，以其惑业净尽，福慧圆满，乃约智断二德所感之果报而言）。

（毗卢遮那：华言光明遍照，也称遍一切处，是一切诸佛究竟极果，圆满证得清净法身的通号。圆满报身卢舍那佛也是如此。像释迦牟尼、阿弥陀、药师、阿閼佛等，这是化身佛各有差别的名号。卢舍那：华言净满，因为惑业净尽，福慧圆满，这是针对智断二德所感的果报来说）。

（注解：智德与断德。各指本具之佛性与修证之涅槃。《观音玄义卷上》云：（一）众生所具之了因，至于佛性果，称为智德，乃照了一切事理者。（二）众生所具之缘因，至于佛性果，称为断德，乃断尽一切妄惑者。前者为菩提，后者为涅槃。）

又须知实报寂光，本属一土。约称性所感之果，则云实报。约究竟所证之理，则云寂光。初住初入实报，分证寂光。妙觉乃云上上实报，究竟寂光。是初住至等觉，二土皆属分证。妙觉极果，则二土皆属究竟耳。

又必须知道实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土，本来属于一土。对于称性所感的果，则称为实报庄严土。对于究竟所证的理，则称为常寂光土。圆教初住菩萨初入实报庄严土，分证常寂光土。到了妙觉位才说：上上实报，究竟寂光。从初住到等觉位，实报庄严、常寂光二土都是属于分证。到了妙觉佛果，那么二土都属于究竟。

讲者于实报则唯约分证。于寂光则唯约究竟。寂光无相，实报具足华藏世界海微尘数不可思议微妙庄严。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一切诸相，由空发挥。又如宝镜，虚明洞彻，了无一物，而复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实报寂光，即一而二，即二而一。欲人易了，作二土说。

讲经的人，对于实报庄严土，则只说分证。对于常寂光土，则只说究竟。常寂光土没有形相，实报庄严土则具足华藏世界海微尘数不可思议的微妙庄严相。譬如虚空本身并不具有各种形相，而各种形相，则必须在经由虚空的空间而显现出来。又如同宝镜，虚明洞彻，里面空无一物，却胡人来，现出胡人；汉人来，现出汉人。实

报、寂光二土，即一而二，即二而一。想要使人容易明白了解，所以作二土来讲说。

金轮咒法所示，乃三世因果。为猎为僧，乃前世因果。今得为人，福尽将堕，乃约迷不修，示前因后果。念佛阅经，悟二空理，证实相法，乃约省悟修持，示现因后果。

一字金轮咒法所显示的，是三世因果。做猎人，做僧人，这是前世因果。现今得到人身，福报享尽即将堕落，这是给迷惑不修行人，显示前因后果。念佛阅读经典，悟到我法二空之理，证得实相法，这是给省悟修持者，显示现因后果。

且勿僥倖自任，谓现生便能如是。现生证实相者，非无其人。恐贤契无此善根。若不详陈其故，或致妄期圣证，则志高而行不逮。久而久之，必致丧心病狂，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求升反坠，弄巧成拙。究其结果，难免永沦恶趣。不但埋没己灵，实为辜负佛恩。

不要笼统自信，认为现生就能如此（证实相法）。这一生就能证得实相的，并非没有这样的人。恐怕你们没有这样的善根。如果不详细陈述其中的缘由，或许会导致狂妄地希望证得圣果，就成了志向很高而行持不力。久

而久之，必然导致丧心病狂，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求升反坠，弄巧成拙。深究这个结果，难免永久沉沦于恶趣之中。不但埋没自己的性灵，而且实在是辜负了佛恩。

二空理唯言悟，则利根凡夫即能。如圆教名字位中人，虽五住烦恼，毫未伏断，而所悟与佛无二无别（五住者见惑为一住，思惑为三住，此二住于界内。尘沙惑无明惑共为一住，此二住于界外）。若约宗说，则名大彻大悟。若约教说，则名大开圆解。

我法二空的理，只是说到开悟的话，那么利根的凡夫就能够开悟。如圆教名字位中人，虽然五住烦恼，丝毫没有伏住断除，而他所悟的与佛并无差别（五住：见惑为一住，思惑为三住，此二住在三界之内。尘沙惑、无明惑共为一住，此二住在三界外）。如果以禅宗来说，就名为大彻大悟。如果以教下来说，就名为大开圆解。

大彻大悟，与大开圆解，不是依稀仿佛明了而已。如庞居士闻马祖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当下顿亡玄解。大慧杲闻圆悟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亦然。智者诵法华，至药王本事品，是真精进，是真法供养如来。豁然大悟，寂尔入定。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能如是悟，方可名大彻大悟，大开圆解。

大彻大悟，与大开圆解，不是依稀仿佛明了而已。例如庞居士听到马祖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当下就顿然亡断玄思意解（妄想分别）。大慧宗杲禅师听到圆悟禅师说：“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也是如此豁然大悟。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诵到药王菩萨本事品，“是真精进，是真法供养如来”时。豁然大悟，寂尔入定。亲自见到佛陀当年的灵山法会，俨然未散。能这样开悟，才可名为大彻大悟，大开圆解。

若云证实相法，则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南岳思大禅师，智者之得法师也。有大智慧，有大神通。临终有人问其所证，乃曰，我初志期铜轮（即十住位，破无明，证实相，初入实报，分证寂光。初住即能于百三千大千世界，示作佛身，教化众生，二住则千，三住则万，位位增数十倍，岂小可哉），但以领众太早，只证铁轮而已（铁轮，即第十信位，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八九十信破尘沙，伏无明。南岳思示居第十信，尚未证实相法。若破一品无明，即证初住位，方可云证实相法耳）。

如果说到证实相法，这不是博地凡夫所能做到的。南岳慧思大师，是智者大师的得法恩师。有大智慧，有大神通。临终有人问他所证果位，他说：我最初志向，是期望证铜轮位（即十住位菩萨，破无明，证实相，初入实

报庄严土，分证常寂光土。初住位，就能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中，示现作佛，教化众生，二住位，能在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作佛，三住位，就是一万个世界作佛，每一位增长的数目是十倍，这哪里是寻常轻易的呢)，但因为领众太早，只证到铁轮位而已（铁轮位，就是第十信位菩萨，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八、九、十信破尘沙，伏无明。南岳慧思大师示现居在第十信位，还没证得实相法。如果破一品无明，就证入初住位菩萨，方才可以说，证得实相法）。

智者大师，释迦之化身也。临终有问未审大师证入何位。答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即十信位，获六根清净，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明）。损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即观行位，圆伏五住烦恼，而见惑尚未断除）。

智者大师，是释迦佛的化身。临终时有人问：不知大师证入什么位次？大师回答说：我不领众，必净六根（就是十信位，获六根清净，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明）。损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就是观行位，圆伏五住烦恼，见惑还没有断除）。

薄益大师临终有偈云，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毕竟付何人（名字位人，圆悟藏性，与佛同俦，而见思尚未能伏，

何况乎断。末世大彻大悟人，多多是此等身分。五祖戒为东坡，草堂清作鲁公，犹其上者。次则海印信为朱防御女。又次则雁荡僧为秦氏子桧。良以理虽顿悟，惑未伏除，一经受生，或致迷失耳。藏性，即如来藏妙真如性，乃实相之异名）。

溈益大师临终偈颂说：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毕竟付何人（名字位人：圆悟藏性，与佛同等，而见思惑，尚且没能伏住，何况说到断除呢？末法之世大彻大悟的人，大多是这种身分。五祖寺的师戒禅师转世为苏东坡，草堂寺清印禅师转世作曾公亮，这还是好的。其次，海印信禅师转世为朱防御的女儿。又其次，雁荡山僧人转世为秦桧。实在因为实相真理虽然顿悟了，而见思惑没能伏住断除，一经再次投生，可能导致迷失啊！藏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是实相的异名）。

溈益大师示居名字，智者示居五品，南岳示居十信。虽三大师之本地，皆不可测。而其所示名字观行相似三位，可见实相之不易证，后进之难超越。实恐后人未证谓证，故以身说法，令其自知惭愧，不敢妄拟故耳。

溈益大师示居在名字位（注：也就是六即佛里的名字即佛，也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智者大师示居在五品位，慧思大师示居在十信位。虽然三位大师的本地，都不可

测度。而他们所示现的名字、观行、相似三位，可见实相不容易证得，后学之人实难超越。实在是恐怕后人，未证谓证，所以三位大师以身说法，令我们自知惭愧，不敢狂妄打算罢了。

三大师末后示位之恩，粉骨碎身，莫之能报。汝自忖度，果能越此三师否乎。若曰，念佛阅经，培植善根，往生西方之后，常侍弥陀，高预海会，随其功行浅深，迟早必证实相。则是决定无疑之词，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证也。

三位大师最后示现所证果位的恩德，粉骨碎身，不能报答。你自己想想，自己果然能够超越这三位祖师吗？如果说：念佛阅经，培植善根，往生西方之后，常侍阿弥陀佛，高预莲池海会，随我们功行的浅深，迟早必定证得实相。这句话是完全不用怀疑，所有往生的人最终都能共同证实相，究竟圆满。

又金轮咒法，不许问事，唯许问善根，问法门。而末世众生，无论有善根无善根，皆当决定专修净土，法门亦不须问。

又者，金轮咒法，不许问事，只许问善根的深浅有无，问修何种法门。而末世的众生，无论有善根，无善根，

都应当决定专修净土。法门也不须要问。

善根有，固宜努力。无，尤当笃培。则善根亦不须问。

只宜持咒，助修净业。勿辄作法，烦渎佛圣。

有善根，固然要努力继续修。没有善根，更应当努力培植。那么善根也不须要问。只需要持咒，帮助修习净业。

不要随意作法，烦劳亵渎佛陀圣人。

倘动辄作法，若身心不恭敬，不至诚，或致起诸魔事。

唯一事宜作法，而非汝等分上事。如有发心出家者，自未证道，不能观机，上叩佛慈，冥示可否，庶无匪徒败种混入之弊。

倘若动不动就作法，如果身心不恭敬，不至诚，或许导致生起魔事。唯独有一件事，适合作法来请问，但又不是你们分上的事。那就是：如果有人发心出家，自己没有证道，不能观察对方的根机，须仰叩佛陀慈悲，指示可不可以，以免有匪徒败类之人，混入僧团的弊病。

而今之收徒者，唯恐其不多。明知为下流，尚急急欲收，唯恐其走脱。谁肯如此抉择。贪名利，喜眷属，致令佛法一败涂地，莫之能兴也。

而现在收徒弟的人，唯恐徒弟不多。明明知道是劣机之

人，还急忙的想要收为弟子，唯恐他走掉了。谁肯如此的慎重决择。贪图名利，喜欢眷属，使得佛法一败涂地，不能够兴盛啊！

至于业障重，贪瞋盛，体弱心怯，但能一心念佛，久之自可诸疾咸愈。普门品谓若有众生，多于淫欲瞋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之。念佛亦然。但当尽心竭力，无或疑贰，则无求不得。

至于业障重，贪瞋炽盛，身体弱，内心怯，只要能够一心念佛，久而久之，自然可以疾病痊愈。《普门品》中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瞋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之。念佛也是如此。只要尽心竭力，没有怀疑的念头，那么无求不得。

然观音于娑婆有大因缘。于念佛外，兼持观音名号亦可。或兼持楞严大悲等咒，亦无不可。

而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有很深的因缘。在念佛之外，兼持观世音名号也可以。或者兼持楞严咒、大悲咒，也不是不可以。

至于阅经，若欲作法师，为众宣扬，当先阅经文，次看注疏。若非精神充足，见解过人，罔不徒劳心力，虚丧

岁月。

至于阅经，如果想要作法师，为众人宣扬佛法，应当先阅经文，再看注疏。如果不是精神充足，见解过人，那么没有不徒劳心力，虚丧岁月的。

若欲随分亲得实益，必须至诚恳切，清净三业。或先端坐少顷，凝定身心，然后拜佛朗诵，或止默阅。或拜佛后端坐少顷，然后开经。必须端身正坐，如对圣容，亲聆圆音。不敢萌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别。从首至尾，一直阅去。无论若文若义，一概不加理会。如是阅经，利根之人，便能悟二空理，证实相法。即根机钝劣，亦可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

如果想要（通过阅经）随分亲得实际利益，必须至诚恳切，清净三业。或者先端坐片刻，凝定身心，然后拜佛朗诵，或者只是默阅。或者拜佛后，端坐片刻，然后打开经文。必须端身正坐，好比如对着佛陀的圣容，亲自聆听佛陀的圆音。不敢萌生一念的懈怠。不敢生起一念的分别。从头至尾，一直阅读过去。无论经文、义理，一概不加理会。这样阅经，利根的人，就能够悟到二空之理，证实相法。就是根机钝劣，也可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

六祖谓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即指如此看耳，故名曰但。能如此看，诸大乘经，皆能明心见性，岂独金刚经为然。若一路分别，此一句是甚么义，此一段是甚么义。全属凡情妄想，卜度思量。岂能冥符佛意，圆悟经旨，因兹业障消灭，福慧增崇乎。

六祖大师说：但看《金刚经》，就能明心见性，就是指这样的看经方法啊，所以名为“但（仅仅之意）”。能够这样看经，诸大乘经，都能够明心见性，哪里只是看《金刚经》是如此呢？如果阅经时，一路分别思维，这一句是什么意思，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全部属于凡情妄想，卜度思量。怎能冥符佛意，圆悟经旨，因此业障消灭，福慧增长呢？

若知恭敬，犹能少种善根。倘全如老学究之读儒书，将见褻慢之罪，岳耸渊深。以善因而招恶果，即此一辈人也。

如果知道恭敬，还能种少许善根。如果完全好像老学究读儒书一样，那么就有褻渎傲慢之罪，如山岳高耸，大海渊深。以善因而招致恶果，就是这一类人啊！

古人专重听经，以心不能起分别故。如有一人出声诵经，一人于旁，摄心谛听。字字句句，务期分明。其心专注，

不敢外缘一切声色。若稍微放纵，便致断绝，文义不能贯通矣。

古人专心注重听经，因为心不能起分别的缘故。如同有一个人出声诵经，一个人在旁边，摄心谛听。字字句句，务必要了了分明。他的心很专注，不敢向外攀缘一切声色外境。如果稍微放纵，就导致前后断绝，文义不能贯通了。

诵者有文可依，心不大摄，亦能诵得清楚。听者惟声是托，一经放纵，便成割裂。若能如此听，比诵者能至诚恭敬之功德等。若诵者恭敬稍疏，则其功德，难与听者相比矣。

诵的人有文可作依凭，心里不大收摄，也能诵得清楚。听的人惟有声音是所依托，一放纵内心，前后便成割裂。若能这样听，相比诵的人能够至诚恭敬其功德相等。如果诵的人，恭敬之心稍为疏忽，那么他的功德，就难与听的人相比了。

今人视佛经如故纸，经案上杂物与经乱堆。而手不盥洗，口不漱荡，身或摇摆，足或翘举。甚至放屁抠脚，一切肆无忌惮，而欲阅经获福灭罪，唯欲灭佛法之魔王，为之证明赞叹，谓其活泼圆融，深合大乘不执著之妙道。

真修实践之佛子见之，唯有黯然神伤，潜（sh ān ）焉出涕。嗟其魔眷横兴，无可如何耳。

现在的人看佛经如同旧纸，经案上杂物与佛经乱堆在一起。手也不洗干净，口也不漱干净，身体或者摇摆，脚或者翘着举起来。甚至放屁，抠脚丫，一切肆无忌惮，而想要通过阅经来获福灭罪，只有想要灭佛法的魔王，才会为他证明赞叹，说他这是活泼圆融，深合大乘不执着的妙道。真修实践的佛子看到，只有黯然神伤，双眼流泪。悲伤长叹魔子魔孙横兴，而无可奈何啊！

智者诵经，豁然大悟，寂尔入定。岂有分别心之所能得哉。一古德写法华经，一心专注，遂得念极情亡，至天黑定，尚依旧写。侍者入来，言天黑定了，只么还写，随即伸手不见掌矣。如此阅经，与参禅看话头，持咒念佛，同一专心致志。

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豁然大悟，寂尔入定。这哪是有分别心所能得的呢？一位古德写《法华经》，一心专注，于是得以念极情亡，到天完全黑了，尚且依旧写经。侍者进来，说：天都黑了，你怎么还写，随即就伸手不见五指了（因为被打扰，生出分别心了）。这样阅经，与参禅看话头，持咒念佛，同样的专心致志。

至于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贯通之益耳。明雪峤信禅师，宁波府城人，目不识丁。中年出家，苦参力究。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其苦行实为人所难能。久之大彻大悟，随口所说，妙契禅机。犹不识字，不能写。久之则识字矣。又久之则手笔纵横，居然一大作家。此诸利益，皆从不分别专精参究中来。阅经者亦当以此为法。

至于用功久了，自然会得到有朝一日豁然贯通的利益啊！明朝的雪峤圆信禅师，是宁波人，目不识丁。中年出家，苦苦努力参究。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他的苦行实在是他人难行的。久而久之，大彻大悟，随口所说，妙契禅机。还是不识字，也不能写字。久而久之，就识字了。又久而久之，手笔纵横，居然成为一个大书法家。这些利益，都是从不分别，专精参究中得来。阅经，也应当以此为法。

此老语录，已入清藏。谭埽庵以名进士，皈依座下，为制道行碑，有一万余言。阅经时，断断不可起分别。自然妄念潜伏，天真发现。

这老人的语录，已经收入《乾隆大藏经》。谭埽庵以名流进士的身份，皈依在圆信禅师座下，为他制作《道行碑》，有一万多字。阅经的时候，断然不可以起分别心。

自然妄念潜伏，天真佛性显露。

若欲研究义理，或翻阅注疏。当另立一时，唯事研究。当研究时，虽不如阅时之严肃，亦不可全无恭敬。不过比阅时稍舒泰些。未能业消智朗，须以阅为主，研究但略带。否则终日穷年，但事研究。纵令研得如拨云见月，开门见山一样，亦只是口头活计。于身心性命，生死分上，毫无干涉。腊月三十日到来，决定一毫也用不著。

如果想要研究义理，或者翻阅注疏。应当另外立一个时间，专门从事研究。研究的时候，虽然不必像阅经时候的严肃，也不可以完全没有恭敬。只是可比阅经的时候稍微舒泰些。没能业消智朗，必须以阅经为主，研究只是略带。否则，整天整年，只从事研究。纵然是研究的如同拨云见月，开门见山一样，也只是口头活计。与自己的身心性命，生死大事，没有一点关系。腊月三十日（喻死期）到来之时，决定一丝毫也用不着。

若能如上所说阅经，当必业消智朗。三种情见，当归于无何有之乡矣。若不如是阅经，非但三种情见，未必不生。或恐由宿业力，引起邪见，拨无因果。及淫杀盗妄种种烦恼，相继而兴，如火炽然。而犹以为大乘行人，一切无碍。遂援六祖心平何劳持戒之语，而诸戒俱以破

而不破为真持矣。

如果能够如上所说的方式来阅经，必定会业消智朗。贪瞋痴三种情见，应当归于空无之地了。如果不这样阅经，不但三种情见，未必不生起。或许恐怕由于宿世的业力，引起邪见，拨无因果。以及淫杀盗妄，种种烦恼，相继而起，如火炽然，不能平息。而还认为自己是大乘行人，一切无碍。于是就援引六祖大师所说的：心平何劳持戒这个话，而对于一切戒，都认为自己心平了破了戒也是不破，认为这是真持戒了。

甚矣，修行之难得真法也。所以诸佛诸祖，主张净土者。以承佛慈力，制伏业力，不能发现耳。

太难了！修行是这样的难以得到真实正确的法则啊！所以诸佛诸祖，主张修净土法门。因为承佛慈力，制伏业力，让业力不致于显露发作。

当以念佛为主，阅经为助。若法华，楞严，华严，涅槃，金刚，圆觉。或专主一经。或此六经，一一轮阅。皆无不可。而阅之之法，断断不可不依吾说，而苟且从事。致令不思议利益，由肆无忌惮，并分别妄情而失之。岂不哀哉。

应当以念佛为主，阅经为助。像《法华经》、《楞严经》、

《华严经》、《涅槃经》、《金刚经》、《圆觉经》。或者专门阅一部经。或者这六部经，一部一部轮流阅读，都可以。而阅读的方法，断断不可以不依我所说的方式，而随便苟且地从事阅读。导致不思议的利益，由于我们的肆无忌惮，加上分别妄想而丢失了。这不是很悲哀的事吗？

吾昔谓汝与师 殿 已能彻底信向净土法门。及观汝问徐君诸稿，则又欲持咒，又欲研究戒学。以密咒功德，净土中无此称述。便中心漾漾，毫无定见。汝是何等根机，而欲法法咸通耶。其急切纷扰，久则或致失心。

我过去认为你与师殿，已经能够彻底的相信归向净土法门。等到看到你与徐蔚如问答的诸篇文稿，又想要持咒，又想要研究戒学。因为密咒的功德，净土法门中，没有这方面的叙述。于是心中漾漾波动，丝毫没有定见。你是什么根机，而想要法法全通呢？这个急切纷扰的心，久而久之，或会导致失心（而堕入癫狂、痴迷）。

吾与徐君言，祈彼极力开示，以尽法门师友之谊。师 殿 以密宗气冲尘沾，皆获解脱，净宗无此等益。何不观五逆十恶，临终狱现，念佛数声，即获往生乎。又何不观华严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以

期圆满佛果乎。若谓有胜此者，便欲废此修彼。何不体贴佛祖千经万论殷勤叮咛之至意乎。

我与徐蔚如说，希望他极力开示你们，以尽法门师友的情谊。师殿认为密宗气冲（口中之气触他人身）尘沾（经幢上的尘土落在身上），都能获得解脱，而净土宗没有这样的利益。他为什么不看看五逆十恶，临终地狱现前，念佛数声，即刻获得往生呢？又为什么不看看，《华严经》中证齐诸佛的等觉菩萨，尚且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极乐，以期望圆满佛果呢？如果认为有比净土法门更殊胜的法门，就想要废此净土而修彼密宗。为什么不体会佛陀祖师，千经万论殷勤叮咛的至切用意呢？

刻实论之，大乘法门，法法圆妙。但以机有生熟，缘有浅深，故致益有难得与易得耳。

严格实在来说，大乘法门，法法圆妙。但是因为根机有生熟，缘份有浅深，所以导致实际得益，有难易的差别啊。

善导，弥陀化身也。其所示专修，恐行人心志不定，为余法门之师所夺。历叙初二三四果圣人，及住行向地等觉菩萨，末至十方诸佛，尽虚空，遍法界，现身放光，劝舍净土，为说殊胜妙法，亦不肯受。以最初发愿专修

净土，不敢违其所愿。

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所开示的专修法门，就是恐怕修行人的心志不定，被其余法门之师所夺。逐一叙述初、二、三、四果圣人，以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菩萨，最后到十方诸佛，尽虚空，遍法界，现身放光，劝他舍修净土，为他说殊胜妙法，也不肯接受。因为最初发愿，是专修净土，不敢违背自己的初愿。

善导和尚，早知后人这山看见那山高，渺无定见，故作此说。以死尽展转企慕之狂妄偷心。谁知以善导为师者，尚不依从。则依从之人，殆不多见。岂夙世恶业所使，令于最契理契机之法，靦面错过，而作无禅无净土之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之轮回中人乎，哀哉。

善导和尚，早就知道后人，这山看着那山高，渺然无有定见，所以才苦口婆心这样说。以死尽我们展转仰慕的狂妄偷心。不料以善导大师为师的人，尚且不真实依从其师教诲。那么依从大师之说的人，恐怕不多见了。难道不是夙世恶业所使，令我们对于最契理契机的法门，当面错过，而作无禅无净土的业识茫茫，没有根本可作依凭的轮回生死中的人吗？悲哀啊！

吾以汝究学心切，若常致书通问，彼此皆为烦扰。因问师 殿 有无教乘法数等书，令请去，则有处查阅。翻译名义，系释梵语名义之书。释氏稽古略，系载历代佛门事迹之书。

我认为你研究修学的心很急切，但是如果经常写信来问，彼此都很烦扰。因此询问师殿，有没有《教乘法数》等书，让你请去，再有问题就可以有书籍以供查阅。《翻译名义》，这是解释梵语名义的书。《释氏稽古略》，是记载历代佛门事迹的书。

阅藏知津，系标示大藏经论语录及诸著述大意之书。龙藏汇记，即是清藏目录。此诸书皆不可不有。有此诸书，如一师相随，有问即答。

《阅藏知津》，是标示大藏经论语录以及诸多著述大意的书。《龙藏汇记》，就是乾隆藏的目录。这些书都不可以没有。有了这些书，如同有一法师相伴随，有问即答。

未断烦惑之人，须依事忏。恳切极处，不思议妙理，彻底圆彰。若舍事说理，只成得一个画饼利益。说时则有，用时则无。

没有断烦惑的人，必须依着事相忏悔。恳切到了极处，

不思议的妙理，彻底圆彰。如果舍弃事忏，只说理忏，只成为得到一个画饼的利益。说的时候有，用的时候就没有了。

又高僧传初二三四集，居士传，比丘尼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皆记古德之嘉言懿行。阅之，自有欣欣向荣之心，断不至有得少为足，与卑劣自处之失。

又者，《高僧传》初、二、三、四集，《居士传》，《比丘尼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都是记载古德的嘉言懿行。阅读后，自然有欣欣向道的心，断然不至于有得少为足，与卑劣自居的过失。

宏明集，广宏明集，镡津文集，折疑论，护法论，三教平心论，续原教论，一乘决疑论，皆护教之书。阅之，则不被魔外所惑，而摧彼邪见城垒矣。

《宏明集》，《广宏明集》，《镡津文集》，《折疑论》，《护法论》，《三教平心论》，《续原教论》，《一乘决疑论》，都是护教的书。阅读后，就不会被邪魔外道所迷惑，而能摧破他们的邪见城堡了。

此等诸书，阅之，能令正见坚固，能与经教互相证明。且勿谓一心阅经，置此等于不问。则差别知见不开，遇

敌或受挫辱耳。汝书所陈，有未标示者，若能详细体察，其意固自彰彰。

这些书，读了，能令正见坚固，能与经教互相证明。你不要说一心阅经，将这些书放在一边不去看。那么差别知见不开，遇到敌人或者会受到挫败侮辱啊！你信中所说的问题，有的我没有标明注示，你如果能够详细体察，其中的意思自然会彰显明白。

又二空，即我空法空。我空者，谓于五阴色受想行识中，了知若色若心（色即色法，下四即心法），悉皆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别离而灭，了无主宰之实我可得。

又者，二空，就是我空、法空。我空：就是在五阴，色、受、想、行、识当中，了知若色、若心，（色即色法，下面四位是心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别离而灭，没有一个主宰的实我可得。

法空者，于五阴法，了知当体全空。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即是其义。只此法空之理，即是实相。由破无明，证实相，故曰度一切苦厄也。

法空：在五阴法，了知当体全空。《心经》中“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个意义。这个法空的道理，就是实相。由于破除无明惑，证得实相，所以说“度一切苦厄”。

实相者，法身理体，圆离生灭断常空有等相，而为一切诸相之本，最为真实，故名实相。此之实相，生佛同具。而凡夫二乘，由迷背故，不能得其受用。喻如衣里明珠，由不知故，不免贫穷。非曰在迷凡夫与证真谛之二乘，无此理体也。

实相：就是法身理体，圆离生灭、断常、空有等相，而为一切诸相的根本，最为真实，所以名为实相。这个实相，众生与佛陀共同具备。而凡夫、二乘人，由于迷惑背离的缘故，不能得到实相的受用。比如自己的衣服里有明珠，由于自己不知道的缘故，不免受贫穷之苦。不是说迷惑凡夫与证得真谛的二乘人，没有这个实相理体。

悟者，了了分明，如开门见山，拨云见月。又如明眼之人，亲见归路。亦如久贫之士，忽开宝藏。

觉悟的人，了了分明，如开门见山，拨云见月。又如同明眼的人，亲自见到归家之路。也如同长久贫穷的人，忽然打开宝藏。

证者如就路还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藏宝，随意受用。悟则大心凡夫，能与佛同。证则初地不知二地举足下足之处。识此悟证之义，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

生净土之心，万牛亦难挽回矣。

证悟的人，如同顺路回家，止步安坐。也如同手持这个宝藏，随意得受用。说“悟得”，那么有上根的凡夫，能够与佛相同。至于“证得”，那么初地之人尚不知二地之人抬腿落脚的地方（凡夫证得实相谈何容易）。认识到“悟证”二字的意义与区别，自然不会生起增上慢，不生退屈之心。而求生净土之心，就是万牛也难以挽回了。

又凡钞录文字，必须谛审精详，不可粗略了事。弥陀要解序，经成时大师节略，语句便不圆润。而末后云，不敢与二翁竞异，亦不必与二翁强同，譬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纵皆不尽庐山真境，要不失为各各亲见庐山而已。时师略去此譬，不必与二翁强同之必字，讹作敢字，便成我慢自大，藐视二翁。意中便有二翁所注违经，不敢依从之义。并与下譬相反。实为冤诬薄益，贻误后学，读之令人痛心疾首。

又者，凡是钞录文字，必须要谛审精详明确，不可以粗略马虎了事。《弥陀要解序》，经过成时大师的节略，语句便不够圆润。而最后说：“不敢与二翁竞异，亦不必与二翁强同，譬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纵皆不尽庐山真境，要不失为各各亲见庐山而已”。成时法师略去

了这个譬喻，“不必与二翁强同”的“必”字，错用为“敢”字，就成为我慢自大，藐视莲池、幽溪二位大师了。语意中就有莲池、幽溪大师的注解违背经义，不敢依从的意思。而且与下面的譬喻相反。实在是冤枉诬陷了蕩益大师，贻误后学之人，读后令人痛心疾首。

今之时，是何时也。南北相攻，中外相敌。三四年来，人死四五千万。自有生民以来，未闻有如此之惨凄者。又复风吹，水冲，地震，瘟疫，各处频频见告。又兼水旱，不一年中，每兼受其灾。诸物之贵，比昔几倍。

现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南方北方相互攻打，中国外国互为仇敌。三四年来，人死了有四五千万。自有人类以来，从未听说过如此的惨凄啊！又有风吹、水冲、地震、瘟疫这些自然灾害，各个地方，也频频见告。又兼水灾旱灾，不到一年中，每每兼受几场灾害。物价之贵，比过去贵了将近一倍。

当斯时也，幸而得生，敢不竭力专修净业，以期往生净土乎。敢以幸得之身，游逸其志，不注定一法，而泛泛然致力于不契时机之法门乎。倘或一息不来，而欲再闻如此之径直法门，恐无有如是之侥幸也已。

在这个时候，幸而还活着，怎敢不竭尽全力来专修净业，

以期往生净土呢？怎敢以万幸得到的人身，游乐放逸自己的志向，不注重固定在一个法门，而泛泛然想致力于不契时机的法门呢？倘若一口气不来，而想要再听到如此直接的法门，恐怕没有这样侥幸了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光）既无学问，又无色力。若说话过多，目即发赤，而难观字矣，何可讲经。况现有刻书一事，万不能假手于人。

我既没有学问，也没有气力。如果说话太多，眼睛就发红，就很难看清字了，怎么可以讲经。何况现在有刻书这一件事，绝对不能委托别人来做。

即无一事，亦不能应此事。汝所说之语，乃是为土木形骸装金，听得甚好。倘令人识破，则不值半文矣。已后不可如此说话，免令（光）生惭愧，而人见讥诮（qiào）也。

就是没有什么事，也不能答应这件事。你所说的话，是为土塑木雕的形体装金，听是很好听。倘若让人看破，就不值半文钱了。以后不可以这样说话，免得令我生惭愧，而被他人讥讽。

学道之人，道念重一分，则凡情轻一分，此必然之势也。然未断惑之人，常须努力。若一放纵，旧病定至复发。见思惑断尽者，才好任运腾骧（xiāng），无须制束摄持也。

修学佛道的人，心中道念重一分，那么凡情就轻一分，这是必然的趋势。然而没有断惑的人必须常常努力。如果一放纵，旧病（指凡夫的习气毛病）就一定会复发。见思惑断尽的圣者才可以任运随缘地发挥，不一定要克制约束收摄自心来修持。

人家欲兴，必由家规严整始。人家欲败，必由家规颓废始。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始。此一定之理。

一个家庭要想兴旺，必定从严整家规开始。一个家庭将要败落，必定从家规颓废开始。想让子弟成人，必须让自己的所作所为遵守一定的法规原则，能为子弟作榜样开始，这是必然的道理。

今欲从省事省力处起手，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使其习以成性，庶后来不至大有走作。此淑世善民，齐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

现在如果想从省事省力的地方着手教育，应当以因果报应的道理作为他的启蒙教育，使他习惯成自然的性情，但愿孩子将来为人处事不至于有大的偏差。这确实是挽救世道人心，救化导民众、齐家教子第一等的妙法。

智者大师世称释迦化身。其所证者，谁得而知。然佛为众生现身作则，故即以凡夫自居。其曰我不领众，必净六根者，以己诫人，乃现身说法也。以大师最初志期断惑证真，直登地等（地，十地。等，等觉）。以弘法利生，荒旷自己禅定工夫，故止证得圆五品观行位而已。故曰，损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者，即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正行六度五种耳。

智者大师，世传是释迦牟尼佛化身，他修行所证到的境界，谁能知道呢？然而佛为众生现身作则，所以自居凡夫位。他说“我不领众，必净六根”这句话，是用自己的证量来警诫后人（修行不易，切勿自满而骄），乃是现身说法啊。因为大师发心之初，就立志希望断惑证真，直登地、等（地，十地；等，等觉）的果位。因为自己弘法利生，荒废了自己的禅定工夫，所以只证得圆五品观行位而已。所以他说：“损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即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正行六度五种。

圆五品位，圆悟藏性（藏性即实相妙理，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法身。缠即无明，未断，故名在缠）。与佛所悟，了无有二。圆伏见思尘沙无明烦恼，而见惑尚未能断。若断见惑，即证初信。及至七信，则思惑断尽，得六根任运不染六尘之实证，故名六根清净位。又于一一根中，俱能具六根功德，作六根佛事，故亦名六根互用。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说。

圆五品位，圆悟藏性（藏性，即实相妙理。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净法身。缠，即无明。未断，故名在缠）。与佛所悟，一模一样。圆伏见思、尘沙、无明烦恼，而见惑尚未能断。若断见惑，即证初信。等到证得七信，那么思惑烦恼断尽，得六根任运不染六尘的实证，所以名六根清净位。又于一一根之中，都具有其他六根的功德，作六根佛事，也叫六根互用，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中所说。

南岳即示居此位。此位之人，不但有大智慧，而且有大神通。其神通又非小乘阿罗汉所能比。故南岳生前死后，皆有不可思议之事，令人若见若闻，发起信心。

南岳禅师即示居此位。此等位次的人，不但有大智慧，而且有大神通。他的神通不是小乘阿罗汉所能比的。所以南岳禅师生前死后，都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让看

到的人或听到的人，都发起对佛法的信心。

南岳智者，皆法身大士。其实证地位，谁能测其高深。此不过欲勉后世专精学道，而作此曲折耳。岂真止证十信相似位，五品观行位而已耶。

南岳禅师、智者大师，都是法身大士，他们所真实证得的地位，谁有可能猜测到有多深呢？这不过是想勉励后人专精学道，而曲折引领啊。哪里是说他们真是只证到十信相似位、五品观行位啊？

我等博地凡夫，那堪拟彼。我等只好粗持重戒，一心念佛，兼修世善，以为助行。依永明莲池之法行之，则无往不利矣。自己改恶修善，一心念佛。凡一切亲故并有缘之人，亦当以此教之。其反对之人，当作怜悯想，不可强制令行。按牛头吃草，万万做不得。

我们这些博地凡夫，哪能和他们相比。我们只好粗略地守持重戒（杀盗淫妄酒等主要的戒律），一心念佛，兼带修习世间善法，以为助行。依永明大师、莲池大师的方法去实行，那就无往不利了。自己改恶修善，一心念佛。凡遇一切亲戚故友以及有缘的人，也应当以此净土法门劝教他们。那些反对的人，应当作怜悯想，不可强制令他们去做。按牛头吃草，万万做不得。

若曰我一心念佛，诸事不理，不唯与世法有碍，亦不与佛法相合。素位而行，方为得之。

如果说我一心念佛，什么事都不理，不单与世间法有障碍，也不与佛法相吻合。按自己所处的身分地位待人处事，才是对的。

劝人念佛修行，固为第一功德。然下而妻子兄弟，上而父母祖妣，皆当劝之。倘不能于家庭委曲方便，令吾亲属，同得不思议即生了脱之益。便为舍本逐末，利疏而不计利亲。其可乎哉。

劝人念佛修行，固然是第一功德。然而向下对妻子、儿子、兄弟，向上对父母、祖父母，都应当劝导。倘若不能够在家里面委曲方便，令我们的亲属，共同得到不思议即生了脱的利益。就是舍本逐末，利益疏远的人而不考虑利益身边的亲人。这样做怎么可以呢？

劝人念佛之功，净土书中说者甚多，恐费笔墨，故不详书。汝与师寿既修净业，只可在家念佛。普陀不可常来。即其余名山，纵然朝谒，亦不过看看山景而已。岂若在家修持，不废钱财时日。不劳身心奔驰之为愈也。

劝人念佛的功德，净土的书籍中说的很多，恐怕浪费笔

墨，所以不再详说。你与师寿既然修习净业，只可以在家念佛。普陀山不可以常来。即使是其余的名山，纵然去朝拜，也不过是看看山景而已。不如在家修持，不浪费钱财时间。不疲劳身心奔驰为好。

又无知愚人，以耳为目。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妄谓地藏菩萨，是暹罗国太子。其肉身塔遇闰大七月，彼国之王，亲来开塔。此等无稽之谈，切不可当做真实，待至其时便去。以致人多地少，或致推挤跌扑，备受痛苦。

又者，无知的愚人，以耳听为眼见。一个人说的虚假话，一万个人传就当成了真的。妄说地藏菩萨，是泰国太子。他的肉身塔遇到有 30 天的闰七月（农历有闰月，且农历月份有大小之分，大月有 30 天，小月有 29 天），泰国国王，亲自来开塔。这些无稽之谈，千万不要当做真实，若等到了那个时间去九华山，因为人多地方小，或许会导致推挤跌倒，备受痛苦。

此系新罗国王族出家，姓金名乔觉，于唐玄宗时来九华，居数十年。后坐脱，肉身不坏，遂以全身入塔。绝无开塔之说。当唐之时，高丽有三国。一高句丽，二新罗，三百济。后高句丽吞灭二国，而但名高丽耳。近时愚人，不知新罗，遂讹作暹罗。唐时亦无暹罗之名。彼系两国，

一暹国，一罗斛国。后并为一，遂名暹罗。

应该是新罗国王族出家，姓金名乔觉，在唐玄宗时来到九华山，居住了几十年。后来坐化，肉身不坏，于是将全身入塔。绝对没开塔之说。在唐朝的时候，高丽有三个国家。一是高句丽，二是新罗，三是百济。后来高句丽吞灭了另外二国，就只名高丽国了。近来的愚人，不知是新罗国，于是误作暹罗国。唐朝的时候也没有暹罗国的名字。这是两个国家，一是暹国，一是罗斛国。后来合为一个国家，于是名为暹罗国。

此僧事迹，俱载九华志，宋高僧传。若欲一礼法颜，当于闲空时节。九华香期，香客之多，多于普陀百倍。况今年有此谣言，其朝山之人，不知比常时会期，更多几倍。况塔在高处，前面若有二三百人，即有推挤跌扑之事。若不洞事带妇女去，其因挤而丧身失命者，或亦难保。何可不依法言，而专信谣话，以自讨烦恼也。

这位圣僧的事迹，都记载在《九华山志》，宋《高僧传》中。如果想要去礼拜他的肉身，应当在空闲的时候去。九华山的香期，香客很多，多过普陀山百倍。何况今年又有这个谣言，那些朝山的人，不知道比平常的香会之期，多了几倍。又何况肉身塔在远处，前面如果有二三百人，就可能会有推挤跌倒的事发生。如果不懂事带上

妇女同去，难保不出因为拥挤而丧身失命的事情。怎可不依法言，而专门相信谣言，以自讨烦恼。

(光) 以二尊人年高，恐汝等不知利害，以为尽孝，故不禁络索言之。统祈洞察，幸甚。

我因为你父母年事已高，恐怕你们不知道利害，认为这是尽孝，所以不禁络索说了这些。祈望洞察，幸甚！

与徐福贤女士书

余寄食普陀二十余年，在家二众，概无交涉。兹因至愚老友，驻锡慈岩，时常晤语。近来福严师至，不浹旬日，每过予舍，言及贞操，辄兴悲感。因慰之曰，彼虽贞烈可风，无奈不知修途。吾当略陈纲要，令随分随力，笃修净业耳。严师即随礼恳，因为言曰。

我在普陀山挂单吃饭二十多年，在家二众，一概没有交往。现在因为我的一位老友，住在慈岩，时常见面对谈。最近福严师来了，不到十天，每次到我的住处，说到贞操的事情，就生起悲伤感叹。因此安慰他说：她虽然贞节刚烈可为风范，无奈不知道修行的路途。我应当大略陈述修行的纲要，令她随分随力，笃修净业。福严师就随即礼拜恳请。因此而说：

佛法者，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也。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皆当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

佛法，是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六凡（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都应当遵行。在家出家，都能受持。

而况女身多障，诸凡不能自由。离乡别井，易招外侮讥毁。为尔虑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决志求生极乐世界。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

而何况女人之身多有障碍，一切事情都不能自由。背井离乡，容易招来外人的侮辱与讥毁。为你考虑，只适合在家里持戒念佛，决心求生极乐世界。断然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

至于研究经教，参访明师，乃决烈男子分内之事，非女人所宜效法也。女人但当笃修净业，专持佛号。果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自然现生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往生上品。

至于研究经教，参访明师，这是刚烈坚毅男子分内的事，并不是女人所适合效法的。女人只要认真修习净业，专持佛号。果真能够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自然现生亲证

念佛三昧，临终上品往生。

纵未能亲证三昧，亦得以高预海会，长侍弥陀。由是亲证无生，复本心性。无边教海，皆悉了知。如宝镜当台，万象俱现。

即使不能够亲证念佛三昧，也可以高预莲池海会，长侍阿弥陀佛。由此亲证无生法忍，恢复本有心性。无边的教法大海，都会全部了知。如同宝镜当台，万象全部显现。

然后承佛慈力，及己愿轮，不违安养，回入娑婆，种种方便，度脱众生。俾一切有情，同登莲邦，悉证无生，庶不负一番决烈修持之心。可谓火里莲花，女中丈夫矣。

然后承佛慈力，以及自己愿力之轮，不离安养净土，回入娑婆世界，种种方便，度脱众生。使得一切有情，同登莲邦，都证得无生法忍，才不辜负这一番刚烈坚毅的修持之心。可说是火里的莲花，女中大丈夫啊！

凡修净业，以决志求生西方为本。而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所言信者。须信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无能喻。

凡修净业，以决心求生西方为根本。而净土法门，以信

愿行三法为宗旨。所谓的信。必须相信娑婆世界的苦，苦不可言。极乐世界的乐，乐无能喻。

娑婆之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音印，与荫同，盖覆也）炽盛（五阴炽盛者，谓众生于色受想行识五阴之中，起惑造业，如火炽然，不能止息也。此一属招苦之因，前七乃所招苦果。娑婆之苦，虽多逾恒沙，此八摄无不尽。诸苦既经身历，不烦备释）。

娑婆世界的苦，有所谓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与荫同，盖覆义）炽盛（五阴炽盛：就是众生在色、受、想、行、识五阴之中，起惑造业，如火炽然，不能止息。这一苦是属于招苦之因，前七苦是所招的苦果。娑婆世界的苦，虽然多的超过恒河沙数，这八苦收摄究尽。诸苦既然经过自己亲身的经历，这里就不再烦琐全部解释）。

极乐之乐，约根身则莲花化生，长生不死。体禀男质，绝无女形。不闻恶道之名，况有其实。约器界则黄金为地，七宝为池，行树参天，楼阁住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所受用，无不如意。

极乐世界的乐，对于根身（六根组合而成之身体）来

说，则莲花化生，长生不死。为男子相，绝对没有女形。不会听到恶道的名字，何况有真实的恶道。对于器界来说，则黄金为地，七宝为池，行树参天，楼阁住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所受用，没有不如意的。

而诸凡用度，皆是化现。非如此土，由人力造作而成也。

而弥陀导师相好光明，无量无边，一睹慈容，即证法忍。

况复观音势至，清净海会，各舒净光，同宣妙音。

而一切用度，都是化现。并不像此娑婆世界，全由人力造作而成。且阿弥陀佛导师，相好光明，无量无边，一见到慈容，就证得无生法忍。何况又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各各舒发清净光明，同宣微妙法音。

故虽具缚凡夫，通身业力。若能信愿真切，即蒙佛慈摄受。一得往生，则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功德智慧，究竟现前。能如是信，可谓真信。

所以虽然是具缚凡夫，通身业力。如果能够信愿真切，就蒙阿弥陀佛慈悲摄受。一得往生，那么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功德智慧，究竟现前。能够这样信，可说是真信。

欲详知者，当熟读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缘起事理。其余诸大乘经，咸皆带说净土。

想要详细知道的话，应当熟读《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这三部经被称作《净土三经》，专谈西方极乐净土的缘起及事理因果。其余的诸大乘经，都是兼带间接解说净土法门。

而华严一经，乃如来初成正觉，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性直谈一乘妙法。末后善财遍参知识，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普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

而《华严经》是如来最初成佛，在菩提树下为四十一阶位的法身大士们称性直谈的一乘妙法。最后，善财童子遍参知识，在所证与诸佛齐等之后，普贤菩萨为他讲说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和一切华藏海众菩萨，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迅速圆满佛果。

而观经下品下生，五逆十恶，具诸不善，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以念佛，彼即受教称念佛名，未满十声，即见化佛授手，接引往生。

而《观经》下品下生往生章中记载，五逆十恶，具诸多

不善业的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假如有善知识教他念佛，他立即相信接受，称念佛名，还没有满十声，就见化佛授手，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是知念佛一法，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若愚若智通行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以其专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超越常途教道。

《大集经》记载：“末法时期，亿亿人修行，连一人证道都十分罕见，只有依靠信愿念佛，求生极乐一法，能迅速出离生死。”所以说念佛一法，是上圣下凡一切众生共同修习的道路，不论愚昧或者智慧，一切根性的人通通能行持的法门。这个法门下手修行非常容易，而成就的功德道果很高，用力少而收到的效果迅速。因为净土法门专门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所以修行净土法门的利益殊胜，超越一切常途教法的修道。

昔人谓余门学道，似蚁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如风帆扬于顺水。可谓最善形容者矣。

曾经有人说：“依靠其他法门修行，好像蚂蚁要登上高山的顶，很难；念佛求往生，好像风帆在顺水中行驶，极易。”这是多么好的形容比喻啊。

若欲研究，阿弥陀经有蕩益大师所著要解，理事各臻其极，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纵令古佛再出于世，重注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矣。不可忽略，宜谛信受。

如果想要研究，《阿弥陀经》有蕩益大师所著的《弥陀要解》，理事都达到了极致，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的第一注解，极微妙，极确切。纵使古佛再出兴于世，重新批注此经，也不会比它再高妙了。不可忽略，应当仔细阅读，诚信地受持。

无量寿经有隋慧远法师疏，训文释义，最为明晰。观无量寿佛经有善导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约事相发挥。至于上品上生章后，发挥专杂二修优劣，及令生坚固真信，虽释迦诸佛现身，令其舍此净土，修余法门，亦不稍移其志。

《无量寿经》有隋朝慧远法师的注解，训文释义最为明晰。《观无量寿佛经》有善导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因此主要是在事相上阐发（净宗的殊胜）。至于上品上生章后，发挥专杂二种修持方法的优劣，及令生坚固真信的程度，即使是释迦本师、诸佛现身，让他舍掉净土，修习其他的法门，也不能丝毫改变他的志向。

可谓净业行者之指南针也。若夫台宗观经疏妙宗钞，谛理极圆融，中下根人，莫能得益。故不若四帖疏之三根普被，利钝均益也。

可以称得上是净业行者的指南针。像台宗《观经疏妙宗钞》，谛理极圆融，中下根人不能从中受益。所以不如《四帖疏》的义理能够三根普被，不管根器如何都能受益。

既知如上所说义理，必须依此谛信。自己见得及者如是信，即自己见不及者，亦必也如是信。仰信佛言，断断不可以己凡情不测，稍生丝毫疑念。方可谓真信矣。

既然知道如上所说的义理，就必须依此而真实相信。自己的见解达得到的，要这样信，即使自己的见解达不到的，也要这样信。仰信佛言，断断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凡夫情见，无法测度如来的境界，而稍稍生起丝毫的怀疑之念。这才可以说是真信啊！

既生信已，必须发愿。愿离娑婆，如狱囚之冀出牢狱。愿生极乐，如穷子之思归故乡。若其未生净土以前，纵令授以人天王位，亦当视作堕落因缘，了无一念冀慕之想。

既然生信以后，必须发愿。愿离娑婆的心，好像狱囚希望赶快出离牢狱一样。愿生极乐的心，好像贫穷的流浪人思念回家一样迫切。如果在他没有往生到净土以前，就算给他人王、天王的位置，他也会把这些看做是堕落的因缘，没有一点羡慕渴望的心念。

即来生转女为男，童真出家，一闻千悟，得大总持，亦当视作迂曲修途，了无一念希望之心。

即便是来生转女为男，童真出家，一闻千悟，得大总持，也看做是迂回的道路，没有一点希望的心。

唯欲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则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位居不退，忍证无生。

只是希望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旦往生西方，那就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位居不退，证无生忍了。

回视人天王等，及出家为僧，不知净土，修余法门，历劫辛勤，莫由解脱者，如萤火之与杲日，蚁垤（dī é）之与泰山矣。可胜悲哉，可胜悼哉。

再回过头看看人王天王的位置，以及出家为僧不知净土，修其他法门历劫辛勤不能解脱的人，就象是萤火虫的光芒和太阳的光芒相比，蚁穴外隆起的小土堆和泰山相比。

难道不是无尽的悲哀，无尽的悲痛吗？

以故修净土人，断断不可求来生人天福乐，及来生出家为僧等。若有丝毫求来生心，便非真信切愿，便与弥陀誓愿间隔，不能感应道交，蒙佛接引矣。

所以修净土法门的人，万万不可有求来生人天福乐，以及来生出家为僧等念头。假如有丝毫求来生的心，便不是真信切愿，便与弥陀誓愿间隔，不能感应道交，蒙佛接引了。

以此不可思议殊胜妙行，竟作人天有漏福因。而况享福之时，必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

用这种不可思议殊胜妙行，竟然变成了人天有漏的福因。况且享福的时候，必然造作恶业。既然造作恶业，肯定难逃恶报。

如置毒于醍醐之中，便能杀人。不善用心者，其过如是。必须彻底斩断此等念头，庶净土全益，通身受用矣。

好像把毒药放在醍醐中，便能杀人。不善用心的人就会有如此的过失。您必须彻底斩断这种念头，净土法门的全部利益才能够通身受用。

既有真信切愿，必须志心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圣号。无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及大小便利等，总不离此六字洪名（或四字持亦可）。必须令其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

既然有真信切愿，必须专心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圣号。无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穿衣吃饭，及大小便利等，总不离此六字洪名（或持四字佛号，也可以）。必须让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

若能念兹在兹，念极情忘，心空佛现。则于现生之中，便能亲证三昧。待至临终，生上上品。可谓极修持之能事也已。

若能念兹在兹，念至极处，情执消亡，心空佛现。则于现生中便能亲证三昧。等到临终的时候，上上品往生。可谓修持之事达到顶点了。

至于日用之中，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及诵经礼拜种种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则一切行门，皆为净土助行。犹如聚众尘而成地，聚众流而成海，广大渊深，其谁能穷。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所有一丝一毫的善，以及诵经礼拜种种善根，把这些功德都回向往生。如此，则

一切行门，都是净土的助行。譬如聚集一切尘土造成大地，聚集一切河流汇成大海；广大渊深，谁能知道它的边际和深浅？

然须发菩提心，誓愿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回向。则如火加油，如苗得雨。既与一切众生深结法缘，速能成就自己大乘胜行。若不知此义，则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见，虽修妙行，感果卑劣矣。

然而必须发菩提心，誓愿普度众生。如果能将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回向，则如火加油，如苗得雨，既与一切众生深结法缘，又速能成就自己的大乘胜行。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见，虽然修妙行，可感来的果报就很卑劣了。

念佛虽一切时，一切处，皆无妨碍。然须常存敬畏，必须视佛像一如活佛。视佛经祖语，一如佛祖对己说法一样，不敢稍存疑慢。虽孝子之读遗嘱，忠臣之奉敕旨，当不过是。

念佛虽然一切时，一切处，都没有什么妨碍。但也必须要常存敬畏心，必须仰视佛像，如同活佛一样。看佛经祖语，如同佛陀祖师对自己说法一样，不敢稍微存有怀疑轻慢之心。即使孝子捧读父亲的遗嘱，忠臣奉敕皇帝

的圣旨，也比不过我们恭敬三宝之心。

至于平时念佛，声默随意。若睡卧，大小便，澡身濯足等，及经过臭秽不洁之地，俱宜默念，不可出声。出声则便为不恭，默念则功德一样。

至于平时念佛，出声念，默念，均随意。如果是睡觉躺卧，大小便时，洗澡洗脚等等，以及经过臭秽不洁的地方，都应该默念，不可以出声念。出声念则不恭敬，默念功德一样。

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或了无恭敬，则虽种远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设想者矣。今之在家读佛经者，皆犯此病。故于有缘者前，每谆谆言之。

我常常说：想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必须向恭敬心中求。有一分恭敬，则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如果完全没有恭敬，那么虽然种下将来解脱的善因，而褻慢佛法的罪过，有不堪设想的后果啊！今天在家读佛经的人，都犯了这个毛病。所以在有缘人的面前，总是谆谆告诫。

念佛必须摄心，念从心起，声从口出，皆须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须摄耳谛听，字字句句，纳于心中。耳根一摄，诸根无由外驰，庶可速至一心不乱。大势至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者，即此是也。文殊所谓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者，亦即此是也。切不可谓持名一法浅近，舍之而修观像观想实相等法。

念佛必须摄心，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都必须字字句句，了了分明。又必须要摄耳谛听，字字句句，纳于心中。耳根一摄，诸根没办法向外攀驰，这样就可以很快得到一心不乱。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就是这个道理啊！文殊菩萨所说的：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也就是指的这个道理。千万不可说，持名念佛这个法门行持很浅近，就舍弃它而修行观像、观想、实相等念佛法门。

夫四种念佛，唯持名最为契机。持至一心不乱，实相妙理，全体显露。西方妙境，彻底圆彰。即持名而亲证实相，不作观而彻见西方。

四种念佛法门中，唯有持名念佛，最契合我们的根机。持名念佛到一心不乱，实相妙理全体显露。西方妙境彻底圆彰。以持名念佛而亲自证得实相，不作观而彻见西方境界。

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今人教理观法，皆不了明。若修观想实相，或至著魔。弄巧成拙，求升反坠。宜修易行之行，自感至妙之果矣。

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是入道的玄门，成佛的捷径。现在的人对教理观法都不明了。如果修观想念佛，实相念佛，或许会导致著魔。弄巧成拙，求升反堕。应该修易行之行，自然感得最微妙之果啊！

净土十要，乃蕅益大师以金刚眼，于阐扬净土诸书中，选其契理契机，至极无加者。第一弥陀要解，乃大师自注。文渊深而易知，理圆顿而唯心。妙无以加，宜常研阅。

《净土十要》，是蕅益大师用他的金刚法眼，在阐扬净土的各类书籍中，选择其中契理契机，阐述完备到极点，无法复加的精品文章汇集而成。第一，《弥陀要解》是蕅益大师自己的注解。文义渊深但又不难透彻理解，义理圆融且直捷，全归一心之妙用。微妙得无以复加，应当时常研究阅读。

至于后之九种，莫不理圆词妙，深契时机。虽未必一一全能了然，然一经翻阅，如服仙丹。久之久之，即凡质

而成仙体矣（此是譬喻法门之妙，不可错会谓令成仙）。

至于后面的九种，没有不是理圆词妙，深契时机。虽然未必能够——全部了然明白，然而一经翻阅，如同服下仙丹。久而久之，以凡夫的资质而转化成仙人的智体了（这是譬喻法门之妙，不可以错会，认为是令我们成仙）。

净土圣贤录，历载弥陀因中行愿，果上功德。及观音，势至，文殊，普贤，马鸣，龙树，诸菩萨，自行化他之事。次及远公，智者，暨清初诸大祖师善知识往生事迹。及比丘尼王臣士庶妇女恶人，畜生，念佛往生之事。

《净土圣贤录》详细记载了阿弥陀佛因地中的行愿，果上的功德。以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马鸣菩萨，龙树等诸菩萨，自行化他的事迹。其次涉及慧远大师，智者大师，以及清朝初年的诸位大祖师，善知识，往生的事迹。以及比丘尼、国王、大臣、士人百姓、妇女、恶人，畜生，念佛往生的事迹。

又复采其言论之切要者，并录传中，俾阅者取法有地，致疑无由。以古为师，力修净业。较参叩知识，更加真切矣。

又采摘他们言论当中，比较切要的部分，一并录在传记中，使得阅读的人，效法古人有参照的对象，致使怀疑

无从生起。以古人为师，努力修习净业。比到处参访叩拜善知识，利益更加真切啊！

龙舒净土文，断疑起信，修持法门，分门别类，缕析条陈。为导引初机之第一奇书。若欲普利一切，不可不从此以入手。此上三种，及无量寿经疏，观经四帖疏，共五种，前已为福严师说，令请而邮寄，不知已请得否。

《龙舒净土文》令人断疑起信，将修持的各种法门，进行分门别类，详细分析，逐条陈述。是导引初机的第一奇书。如果想要普利一切众生，不可以不从这部书来入手。以上三种书，以及《无量寿经疏》，《观经四帖疏》，一共五种，前面已经跟福严师说过，令他请书并邮寄给你，不知道已经请到没有？

若无，当寄回音，即为邮寄。有此诸书，净土众义，可以备知。纵不遍阅群经，有何所欠。倘不知净土法门，纵令深入经藏，彻悟自心。欲了生死，尚不知经几何大劫，方能满其所愿。

如果没有，应当寄来回信，可为邮寄。有了这些书，净土宗的众多义理，可以完备了知。纵然不遍阅群经，有什么欠缺呢？倘若不知道净土法门，纵然让他深入经藏，彻悟自心。想了生死，还不知道要经过几大劫，才能满

他所愿。

阿伽陀药（梵语阿伽陀，此云普治，普治一切诸病也），万病总治。此而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修，及修而不专心致志，更为可痛惜也已矣。

阿伽陀药（梵语阿伽陀，此土称：普治，普治一切诸病），万病总治。对这个药不知道，实在痛惜啊！知道了而不去修，以及修持而不专心致志，就更加痛惜了啊！

女人出门，大有妨碍，况用度艰难，更为不便。

女人出门，大有妨碍，何况用度艰难，更是不方便。

受戒一事，若男子出家为僧，必须入堂习仪，方知丛林规矩，为僧仪则，则游方行脚，了无妨碍。否则十方丛林，莫由住止。

受戒这件事，如果是男子出家为僧，必须要入戒堂学习威仪，方才知丛林的规矩，和做僧人的威仪轨则，那么游方行脚，就没有什么妨碍。否则十方丛林，不会让他挂单住宿

若在家女人，家资丰厚，身能自主，诣寺受戒，亦非不可。至于身家穷困，何必如此。但于佛前恳切至诚，忤

悔罪业一七日，自誓受戒。至第七日，对佛唱言，我弟子福贤，誓受五戒，为满分优婆夷（优婆夷，此云近事女，谓既受五戒，堪事佛故。满分者，五戒全持也），尽形寿不杀生，尽形寿不偷盗，尽形寿不淫欲（若有夫女，则曰不邪淫），尽形寿不妄语，尽形寿不饮酒。如是三语，即为得戒。但自志心受持，功德并无优劣。切勿谓自誓受戒者，为不如法。此系梵网经中如来圣训。如果是在家女人，家资丰厚，身能自主，到寺里受戒，也不是不可以。至于自己家里穷困，又何必如此。只要在佛前恳切至诚，忏悔罪业一个七日，自誓受戒。到了第七天，对佛唱言：我弟子福贤，誓受五戒，为满分优婆夷（优婆夷：此云近事女，指既受五戒，堪能承事佛法故。满分：五戒全部受持），尽形寿不杀生，尽形寿不偷盗，尽形寿不淫欲（若有丈夫的女子，就说不邪淫），尽形寿不妄语，尽形寿不饮酒。如是唱说三遍，就为得戒。只要自己诚心受持，功德并无优劣。不要认为自誓受戒，是不如法。这是《梵网经》中如来的圣训。

普陀秋不传戒。传戒在于正月上旬开堂，至二月十九圆满。然祈安住修持净业，不可奔驰跋涉。倘或执著不改，便为不识好恶。妨自己之清修，负老僧之忠言。我欲汝即生成就道业，断不至障汝法缘。汝但谛思，自知取舍。

至于不能出家，即欲舍命，此念虽烈，此心实痴。今之尼僧，谁堪为师。住持庵庙，强暴实多。汝既是女，上士则难为御侮，为避嫌故。下愚则竭力夤缘，欲造业故。普陀秋天不传戒。传戒在正月上旬开堂，到二月十九圆满。然而请你安住家中修持净业，不可奔波跋涉。如果执著不肯放弃（来普陀受戒），就是不识好歹。妨碍自己的清修，辜负我的忠言。我想要你当生成就道业，一定不至于障碍你的法缘。你要好好想想，自然知道取舍。至于如果不能出家，就要舍命，这个念头虽然刚烈，但这个心却实在愚痴。当今的尼僧，有谁堪能作为师父呢？住持庵庙，强暴的事实在太多。你既是女身，上士则很难御侮，因为避嫌的缘故。下愚之人则极力攀附权贵以求高升，这是欲造业的缘故。

汝只知出家为尼之解脱，不知出家为尼之障碍。故不辞烦琐，剀切言之。汝将谓舍命便解脱乎。不知随业牵，又复受生。驴女马女，亦未可知。欲复得人女之身，恐未有此之大幸。纵令复得人女，或得为男，或为人王，天王，安保其能遇佛法而信受也。又安保其于佛法中，又复遇此即生了脱之净土法门也。纵令能遇，何若今生忍耐住世，报尽即生西方之为愈也。

你只知道出家为比丘尼的解脱，不知出家为比丘尼的障

碍。所以我不怕烦琐，恳切对你说。你认为舍命就能得到解脱吗？不知道阿赖耶识随业力所牵，又再受生。做驴女、马女，也不可。想要再得到人女之身，恐怕未必有这个幸运。纵然又得人女之身，或者转为男身，或者成为人中之王，天上之王，又怎能保证能够遇到佛法而信受呢？又怎能保证在佛法中，又再遇上这个即生了脱生死的净土法门呢？纵然能够遇到，不如今生就忍耐住世，报尽即生西方为更好啊！

汝从生已来，有如此为汝筹画者否。倘或不依吾言，即为忘恩负义，则将来之苦，当更甚于今日无量无边倍矣。把手牵他行不得，直须自肯始相应。可听与否，祈自裁度。并祈以此告福莲贞女知之。

你从出生以来，有这样为你筹画的人吗？倘若不依从我的话，就是忘恩负义，那么将来的苦，当更加超过今天无量无边倍啊！“把手牵他行不得，直须自肯始相应。”是不是听从接受，祈望你自己裁度取舍。并祈望以此告诉福莲女士知道。

与康泽师书

(光) 宿业深重，现行劣弱。虽起长期，绝无进步。妄念胜于佛念，业识障彼智识。 我宿业深重，现在的行持劣弱。虽然起长期念佛，但绝对没有什么进步。妄念胜过佛念，业识障蔽智识。

佛慈普被，犹不蒙益。每一思及，惭赧无喻。然佛既不以摄受逛人，(光) 必以死期败烈 (死期败烈，北方土语，烈者功烈，败者败坏。如张巡守睢阳，誓立灭贼功烈，以死为期，决不退败，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死才见败坏耳。此语北人常谈，南方来曾未闻，故标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当时不蒙加被，终有加被之日。

佛陀的慈光虽然普遍加被，还是不能蒙受利益。每每想到这些，就脸红的无法言说。然而佛陀既然不以摄受往生来欺逛我们，我必定以“死期败烈”（死期败烈：是北方的土话，烈：功烈，败：败坏。例如张巡守睢阳城，立誓要成就灭贼的功勋业绩，以死为期，决不退败，若不死，必定要成就这个功勋业绩，如果死了，才见败坏。这个话北方人常说，南方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指出这个意思罢了），哀求佛陀慈光加被。即使当时不蒙加被，终究会有加被的一天。

今拟三十随众过年，至初一日仍复起期，直至和尚退院，方始解期，再定后来章程。决定要得心佛相应，方可稍安此心。现在法道日见倾颓，后来事体，将有不忍言者。宜著力念佛求生西方，庶不虚此出家修行矣。否则恐后来虽欲修行，无地可修，虽欲求法，无法可求矣。奈何奈何。

现在打算，大年三十，随众过年，到了正月初一，仍就再起期，直到方丈和尚退居，才会解期，然后再定以后的规划章程。决定要得到心佛相应，方才可以稍微安心。现在的法道，一天比一天倾颓，以后的事情，将有不忍心说的情形。应该努力念佛求生西方，才不虚这一生出家修行啊！否则恐怕到了以后，虽然想要修行，没有地方可以修行，虽然想要求法，没有佛法可求啊！那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期中略将无量寿经疏，细阅两遍。其玄谭总判，虽不及台宗。而消释文义，甚是清楚。不可不看。

专修期中，略将隋朝慧远法师的《无量寿经疏》，仔细阅读了两遍。其中经文前的玄谈总判，虽然不及天台宗的完备。而消释文义，很是清楚。不可以不看。

观经疏，阅三遍。善导和尚专以平实事相法门，接引末

世凡夫。不用观心约教等玄妙法门，其慈悲可谓至极无加矣。良以业识未消，三昧未成，纵谈理性，终成画饼。善导大师的《观无量寿经疏》，阅读了三遍。善导和尚专门以平实的事相法门，接引末世的凡夫。不用观心、约教等玄妙的法门，他的慈悲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而无以复加了。实在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情识没有消除，三昧没有成就，纵然高谈实相理体以及真如本性，终究只会成为画饼（得不到实际的利益）。

又以古人闻理性当体便是，则进行弥速。今人闻此等语言，则废弛道业，但欲任己业识茫茫之天真耳。其书经中外抄录，错讹不胜其多。

又因古人听到“理性当体便是”这样的道理，功夫则进行的更加快速。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言语，则会荒废松弛道业，只想要随任自己，在业识的苍茫大海中随波流转罢了。《观无量寿经疏》这部书经过国内国外的展转抄录，错误的地方有很多。

仁山杨子，凡点句读处皆恰当。至于校讹，亦只照样校对，并未厘正错讹，如所刻弥陀疏钞等。（光）不惜获罪，略为正订。

杨仁山居士，一切标点句读之处都很恰当。至于校对讹

误，也只是照原样校对，并没有厘清匡正错误的地方，例如他所刻的《弥陀疏钞》等等。我不顾虑获罪，大略做了一些订正。

觉善导婆心，更加亲切。然不敢与杨子及今之当道弘法者观。彼若见之，将又如通公之骂聪明人耳。

觉得善导大师的慈悲婆心，更加亲切。然而不敢给杨仁山居士以及现今正在世间弘法的人看。他们如果见到了，将又要如同通智大师那样骂聪明人了。

往生论注，阅一遍。文义显豁直捷。真能上继匡庐，下启天台西河长安等。宜细看之。此三种讹字皆标于顶格。待明春解期时当呈上一览。

昙鸾大师的《往生论注》，阅读了一遍。文字义理显豁直捷。真正能够向上继承慧远祖师，向下开启智者大师、道绰大师、善导大师等祖师。应该仔细去看。这三种书中错讹的字，都标在书的顶格。等到明年春天解期的时候，当会呈给你一看。

与谛闲法师书

（光）自出家以来，即信净土一法。但以业障所遮，二十年来，悠悠虚度。口虽念佛，心不染道。近蒙法师训励，誓期不负婆心。无奈昏散交攻，依旧昔时行履。因日阅十余纸净典，以发胜进之心。

我自从出家以来，就相信净土法门。但因为业障所遮，二十年来，悠悠泛泛，虚度岁月。口里虽然念佛，心却不染法道。近来承蒙法师你的教诲勉励，立誓期望不辜负你的慈悲婆心。无奈昏沉散乱交相攻伐，依旧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因此每天阅读十多页净土宗的典籍，来发起胜进之心。

至宝王随息法门，试用此法，遂觉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涌澜翻。想久而久之，当必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之时。又查文类，圣贤录，皆录此一段。因悟慈云十念，谓藉气束心，当本乎此。

看到飞锡大师的《宝王三昧》中的随息念佛法门，就试着用这个方法来自念佛，于是觉得妄念不像以前那样潮涌澜翻。想来久而久之，应当定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的一天。又查到《乐邦文类》，《净土圣贤录》，都收录了这一段文。因此明白慈云忏主所说的十念法，说到凭藉一口气来收束心念，这个根源应在此处。

而莲宗宝鉴亦载此法。足见古人悬知末世机宜，非此莫入，而预设其法。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以人根尚利，一发肯心，自得心。而今人若(光)之障重根钝者，恐毕生不能得一念不乱也。故述其己私，请益高明。当与不当，明以告我。

而《莲宗宝鉴》也记载了这个方法。足以见到古人预先知末法时代众生的根机，不依这个方法，不能入道，而预先施設这个方法。然而古人大多不以这个方法教导他人，因为那时人的根机还很利，一发乐意念佛的心，自然得到一心不乱。而现在的人，像我这样障重根钝的人，恐怕一生也不能得到一心不乱。所以陈述自己的私见，请教于见解高明的（法师您）。确当与不确当，请明白告诉我。

(光)又谓只此一法，具摄五停心观。若能随息念佛，即摄数息念佛二观。而摄心念佛，染心渐可断绝，瞋恚必不炽盛，昏散一去，智慧现前，而愚痴可破矣。又即势至都摄六根法门。

我又认为，只这个方法，具足收摄了五停心观。如果能够随息念佛，就收摄了数息观、念佛观。而摄心念佛，贪染心渐渐可以断绝（不净观），瞋恚也不会炽盛（慈

悲观)，昏散一除去，智慧现前，而愚痴可以破除了（因缘观）。又是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的念佛法门。

愚谓今之悠忽念佛者，似不宜令依此法。恐彼因不记数，便成懈怠。有肯心者，若不依此法，决定难成三昧。

我认为现在悠忽散漫念佛的人，似乎不合适令他们依照这个方法。恐怕他们因为不记数，就成为懈怠。而有肯用心念佛的人，如果不依照这个方法，决定很难成就念佛三昧。

法师乘愿利人，自虽不用，当为后学试之，以教来哲。若是利根，一七二七定得一心。纵(光)之昏钝鲁劣，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乱矣。

法师您乘愿再来，利益他人，自己虽然不用这个方法，应当为后学之人试一试，以教导后来聪明有智的人。如果是利根之人，一个七日、二个七日，定能得一心不乱。纵然像我这样昏昧愚钝根机低劣的人，想来十年、八年，或许可以得一心不乱啊！

与玉柱师书

窃闻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随机逗教，说种种法，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而已。然佛之知见，

众生本具。而无始迷昧，浅深不同。

我听闻：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随众生机缘，阐扬教义，说种种法，无非想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罢了。然而佛之知见，众生本来具足。但众生无始以来的迷惑暗昧，有深有浅，根性不一。

迷之浅者，随修一法，便得悟入。迷之深者，匪仗弥陀宏誓愿力，往生净土，决难克证。

迷惑浅的人，修任何一个法门，便可以悟入。迷惑深的人，如果不仗阿弥陀佛的宏誓愿力，往生净土，决定难以克证。

况兹一门，为诸法之归宿，乃修证之极致。如来初成正觉，说华严经，具无量法门，收一乘根性。而善财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令发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并劝海会大众，咸求往生。

何况这个法门，是诸法的归宿，是修证的极致。如来初成正觉，说《华严经》，具足无量法门，收摄一佛乘的根性。而善财童子在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令他发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并劝华藏海会的大众，都求生极乐。

由是而诸大乘经皆悉赞扬，而净土三经专明其致。有谓

净土为权渐小乘，而不肯修习，复障他修者。总因未能研究大乘经论，但执直指之指，未见自心之月。观华严行愿品可以知矣。

因此诸大乘经，都赞扬净土，而净土三经专门说明净土的情致。有人说净土是权教、渐教、小乘法，而不肯修习，又障碍他人去修。这都是因为没能研究大乘经论，只执著直指月亮的指头，没有见到自心的月亮。看一看《华严经》的《行愿品》就可以知道了。

而况迦叶，阿难，马鸣，龙树，智者，永明等诸大祖师，皆注经造论，极力赞扬。谓非六方诸佛之化身，两土教主之嫡嗣者乎。

更何况迦叶、阿难、马鸣、龙树、智者、永明等，诸位大祖师，都注经造论，极力赞扬净土。这难道不是六方诸佛的化身，极乐、娑婆两土教主的嫡系子孙吗？

所谓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矧（shěn）兹末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舍此一法，其何能淑。愿兄于宗教之暇，略分心于此法。自利利他，报佛深恩。如或不无疑惑，当广阅净土经论。

所谓：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况且现在末法之世，人的根机陋劣，善知识希少。舍此净

土法门，怎能得到利益。愿师兄您在参究禅宗，学习教理的空暇，略微留心在这个法门。自利利他，报佛深恩。如果有疑惑，应当广泛阅读净土宗的经论。

而净土十要，断疑启信，乃破坚冲锐之元勋。当先读之。而弥陀疏钞并演义，尤为参研宗教之良导。愈当熟读而精思之，非徒发明净土而已。

而《净土十要》，断疑启信，是破除坚硬（怀疑），冲破锐利（邪见）的元老功勋。应当先读这部书。还有《弥陀疏钞》以及《弥陀疏钞演义》，尤其是参究禅宗、研究教下的良导。更应当要熟读而精思，并不是只发扬阐明净土宗的义理而已。

中峰谓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二书之谓也。又兄欲遍搜贤宗妙注，而疏钞二书，乃贤宗妙注之最切于身心修证者。当购而研之，其妙利非弟所能形容也。

中峰禅师说：“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就是指的这两本书。又者，您想要普遍搜集贤首宗的微妙注疏，而《弥陀疏钞》、《弥陀疏钞演义》这两本书，是贤首宗妙注中最切合于身心修证的。应当请购而加以研究，这个微妙的利益不是我所能形容的。

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代康泽师作）

居士身居善堂，力行善事，终日宣讲，劝人为善。担荷圣贤居家为政在野尽忠之道，遵守佛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法。每一思及，羡慕不已。

居士你身在慈善堂，努力修行善事，每天宣讲，劝人为善。担荷起圣贤在家辅助政教，在朝野之外，尽忠之心的法道；遵守佛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法。每每一想到，就羡慕不已。

然善事固有大小不同，善书亦有浅深不等。欲令自他同登善域，宜择其善书之最精微显著者，刊印流通。使天下后世之见闻此书者，皆悉改过迁善，希圣希贤。何异阁下遍提天下后世之耳而面命之。

然而善事固然有大小不同，善书也有浅深不等。想要使得自他同登善人的领域，应该先择善书当中最精微显著的，来刊印流通。使得天下后世见到听到这本书的人，都能改过向善，仰慕效法圣贤之人。这和阁下，普遍提起天下后世人的耳朵而当面教导他们，有何不同呢。

较宣讲于一时一处者，其功德大小，不可同年而语矣。但善书虽多，所说皆世间小因小果。惟安士全书，觉世

牖民，尽善尽美。讲道论德，超古超今。言简而该，理深而著。引事迹则证据的确，发议论则洞彻渊源。诚传家之至宝，亦宣讲之奇书。言言皆佛祖之心法，圣贤之道脉。淑世善民之要道，光前裕后之秘方。

比起在一时一处的宣讲，这个功德大小，不可以相提并论啊！但是善书虽然多，所说的都是世间的小因小果。唯有《安士全书》觉悟化导世人，劝导人民，尽善尽美。讲论道德，超越古今。言简而义赅，理深而显著。援引事迹则证据确凿，兴发议论则洞彻渊源。实在是传家的珍宝，也是值得普遍宣讲的奇书。语语都是佛祖的心法，圣贤的道脉。济世利人，改善民风的要道，光阐前贤，教导后学的秘方。

若能依而行之，则绳武圣贤，了生脱死，若操左券以取故物。与彼世所流通善书，不啻（chì）有山埳（dié）海潦（lǎo）之异。兹因了得师由普陀朝九华，（衲）特令绕道至金陵请来，呈于阁下，祈细心玩索，则食嘉肴而知旨，学至道而知善，其刊板流通博施济众之心，必有决江河而莫御之势焉。

如果能够依照而行，那么继承圣贤的业绩，了生脱死，如同手拿凭证来取自己的物品一般。与那些一般世人所流通的善书，如同高山与小土堆，大海与路上积水的差

异。现在因为了得师从普陀山朝九华山，我特地让他绕道到南京金陵刻经处请来，呈于阁下，祈望你细心玩味探索，那么吃了嘉肴而知道美味，学习大道而知道真善，你想刊板流通，博施济众的心，必定有如决堤的江河而不能抵御的势态了。

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思仁，江苏昆山诸生也。博通三教经书，深信念佛法门。弱冠入泮（p à n） ，遂厌仕进。发菩提心，著书觉民。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后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以众生造业，唯此二者最多，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

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为思仁，江苏省昆山市入学生员。博通儒释道三教的经书，深信念佛法门。二十岁入大学，于是厌倦求取功名做官之路。发菩提心，写书来觉悟世人。想要使得世人先安身立命于没有过失的心地，然后出离生死之海。所以写了劝人戒杀的书，名为《万善先资》，及劝导戒淫的书，名为《欲海回狂》。实在因为众生造业，唯独在这二个方面造的最多，改过也唯独这二个方面最为要紧。

又著阴鹭文广义，使人法法头头，皆知取法，皆知惩戒。

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可谓帝君功臣。直将垂训之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矣。

又写了《阴鹭文广义》，使人在每一法每一事上，都知道良善的取法之因，都知道罪恶的惩戒果报。内容涉及到的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周安士老先生真可谓文昌帝君的功臣。直接将文昌帝君垂顾教导民众的心，彻底开显，掀翻邪念，真理和盘托出。使得千古之上的帝君垂顾训导，千古之下的人民接受指引，君民上下两方面都满足自己的愿望，了无遗憾了。

以其以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使其雅俗同观，智愚共晓故也。

因为他凭借着奇才妙悟，智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的义理，以世间的事迹文字加以发挥，使得雅俗同观，智愚共晓的缘故啊！

又以修行法门，唯净土最为切要。又著西归直指一书，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大事。良以积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尽还须堕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

又因为修行法门，唯有净土最为切要。又写了《西归直

指》一书，阐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的大事。实在是因为积德修善的道理，只能让人得到人天的福报，福报享尽，还要堕落。念佛往生，就入于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

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种书，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不谓之菩萨再来，吾不信也。窃念虞舜为善，舍己从人。商书修德，主善为师。

前面三种书，虽然教导世人修持世间善事，终其本质也具备了生死之法。这本《西归直指》，虽然教人了生死，而表相上又必须力行世间善事。实在可说是现居士身，说法广度众生。不是菩萨再来人，我不相信。想到虞舜做善事，舍弃自己顺从他人。《商书》中说到修德，是崇尚注重善法为师。

素知阁下及同堂诸位善人，无功不立，有善皆纳。敢请刊板，宣讲流通，则展转传扬，灯灯相续，尽未来际，皆受其赐。祈发救世之婆心，勿以人微而废言，则幸甚幸甚。

一向知道阁下你，以及同堂的诸位善人，所有的善功都想建立，所有的善行都能纳取。冒昧地请你们刊印这本

书，来宣讲流通，那么展转传扬，灯灯相续，尽未来际，都受到这种恩赐。祈望发起救世的婆心，不要以我的轻微而废弃我的言语，那么就非常庆幸了。

居士传，系乾隆间苏州长洲进士彭绍升，博览群书之暇，采自汉至今之大忠大孝，清正廉洁，有功名教，深通佛法者，录其入道修证之事，兼载发挥佛法之文。人有数百，书成六册。

《居士传》，是乾隆年间，苏州长洲进士彭绍升，在博览群书的空暇，采摘从汉朝到现今，大忠大孝，清正廉洁，有功于儒教，深通佛法的人，摘录他们入道修证的事迹，兼带记载发挥佛法的文字。人有几百，书有六册

三教平心论，系元学士刘谧所作。先明三教并是劝人止恶行善，不可偏废。次明极功浅深不同。后广破韩愈之说，并欧阳程朱之说。释氏稽古略，以历代纪年为纲，儒释事迹为目。

《三教平心论》，是元朝学士刘谧所作。先说明儒释道三教，都是劝人止恶行善，不可偏重废弃。其次说明终极功夫的浅深不同。后面广破韩愈的学说观点，以及欧阳修、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观点。《释氏稽古略》，以历代的纪年为大纲，儒家佛教的事迹为眼目。

自伏羲至明末以来，国家之治乱，佛法之兴衰，信毁之罪福，修持之利益，祖师法言，高僧行实，并及出格忠孝，至极奸恶，皆录其大端。使人展卷便知法戒，端坐旷观古今。岂徒有益于修道之士，而实为读书论古者之袖里奇珍也。

自伏羲时代到明朝末年以来，国家的平治与大乱，佛法的兴衰，信佛毁佛的罪福，修持的利益，祖师的法言，高僧的行持实事，以及超出常规的大忠大孝，极度奸邪的恶人，摘录其中的大概。使人一开卷就知道取法和鉴戒，端坐而纵观古今之事。那里只是有益于修道之人，而实在是读书论古之人的袖里奇珍啊！

佛法唯教人止恶修善，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一大藏经，绝无一字教人运气炼丹，求成仙升天，长生不老者。国初魔民柳华阳作慧命经，尽用佛经祖语，证炼丹法。挽正作邪，以法谤法。未开眼人，见其邪说，认为真实，正见永失。所言所修，皆破坏佛法。而犹器（xi āo）器自得，谓吾幸遇真乘，得闻正法。所谓认贼为子，煮砂作饭，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可不哀哉。佛法只教人止恶修善，明心见性，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一部大藏经，绝对没有一个字教人运气炼丹，求成仙升

天，长生不老的。民国初年有一位魔子柳华阳写了一本《慧命经》，书里都引用了佛经祖师的话语，来证明炼丹之法。挽引正法作邪法的证明，实在用邪法毁谤正法。没有择法眼的人，看到他的邪说，就认为是真实的，永远失掉了正见。所说的话、所修的法，都是破坏佛法。而依然大肆宣扬，以为自己得到真理，说我有幸遇到真乘，得闻正法。所谓认贼为子，煮砂作饭，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可不是悲哀吗？

夫炼丹一法，非无利益。只可延年益寿，极功至于成仙升天。尚非老子真传，况是佛法正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若能领会此语，便不被彼所迷。兼能熟阅安士全书，居士传，平心论，稽古略等书。则明镜当台，妍丑自分。洪炉验金，真伪立判。恐曾从事此书，故不禁翻 (lu ó) 缕 (l ǚ) 云。

炼丹运气这个法，不是没有利益。但只可以延年益寿，功夫到极致能成仙升天。尚且不是道教老子的真传，何况是佛法的正道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如果能够领会这些话，就不会被他们迷惑。兼带能够熟读《安士全书》、《居士传》、《三教平心论》、《释氏稽古略》等书。

那么如同明镜当台，美丑自然能够分辨出来。又如洪炉验炼金子，是真是伪立刻判定。恐怕你曾经从事这些炼丹的书，所以不禁要详细说明。

禅宗一法，惟令人真参实悟。故所有言句，皆无义路。不可以凡夫知见，作文字义理领会。若非亲近明眼善知识，及用拌命死心一番工夫参究，必不能顿明自心。心既不明，必不解祖师意旨。切不可依文解义，学口头禅。

禅宗法门，只是令人真参实悟。所以所有的言句，都没有义解之路。不可以凡夫的知见，作文字义理上的领会。如果不是亲近明眼的善知识，以及用拌命死心的一番工夫参究过，必定不能够顿明自心。心既然不明，必定不能悟解祖师的意旨。千万不可以依文解义，学口头禅。

譬如山野小民，妄号帝王，罪必灭族。凡稽古略，居士传及一切语录中机锋转语，切勿妄会，至祷至祷。

譬如山村野外的小老百姓，妄称自己是帝王，这个罪过必定是灭族之灾。凡是《释氏稽古略》，《居士传》以及一切语录中的机锋转语，千万不要错妄领会，这是我恳切的请求与希望！

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

臂香者，于臂上燃香也。灵峰老人，日持楞严梵网二经，故于燃香一事，颇为频数。

臂香，是指在手臂上燃香。蕩益大师每天修持《楞严经》、《梵网经》这二部经典，所以对于燃香这件事，常有行持。

良以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身，保重自身。于他则杀其身，食其肉，心更欢乐。于己则蚊啮（cǎn）芒刺，便难忍受矣。

实在因为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己的色身，保重自己的色身。对于其它的众生就杀害它们的身体，吃它们的肉，心里更加欢乐。对于自己的身体，哪怕只是蚊子咬一下，稻草刺一下，就难以忍受了。

如来于法华楞严梵网等大乘经中，称赞苦行。令其燃身臂指，供养诸佛。对治贪心及爱惜保重自身之心。此法于六度中仍属布施度摄。

如来在《法华经》、《楞严经》、《梵网经》等大乘经中，称赞苦行。令我们燃身、臂、指，来供养诸佛。对治贪心，以及爱惜保重自己身体的心。这个法门在六度

当中，仍属于布施度所摄。

以布施有内外不同。外则国城妻子，内则头目髓脑。燃香燃身，皆所谓舍。必须至心恳切，仰祈三宝加被。唯欲自他业消慧朗，罪灭福增（言自他者，虽实为己，又须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故云自他）。绝无一毫为求名闻及求世间人天福乐之心，唯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行。则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因为布施有内施、外施的不同。外施指国城妻子，内施指头目髓脑。燃香燃身都是所谓的施舍。必须至心恳切，仰祈三宝加被。唯独想要自他业消慧朗，罪灭福增（说“自他”，虽然实际上是自己，又必须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所以说“自他”）。绝对没有一丝毫为求名闻，及求世间人天福乐的心，唯独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这样做。那么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所谓三轮体空，四弘普摄。功德由心愿而广大，果报由心愿而速获。其或心慕虚名，徒以执著之心，效法除著之行。且莫说燃臂香，即将全身通燃，亦是无益苦行。以以执著心，求名誉念。既无三轮体空之解，又无四弘普摄之心。以如来破除身见之法，转增坚固身见。

所谓三轮体空，四弘誓愿普摄。功德由心愿而广大，果

报由心愿而速获。有人或者心慕虚名，徒然以执着的心，效法除去执着的苦行。且不要说燃臂香，就是将全身通燃，也只是无益的苦行。因为是以执着心，贪求名誉的念头。既没有三轮体空的见解，又没有四弘誓愿普摄的悲心。以如来破除身见的方法，展转增长坚固的身见。

罪福由心而分，果报由心而异。故华严谓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学证涅槃，愚学增生死者，此也。

得罪得福由起心动念而有分别，所得果报由发心大小而有差异。所以《华严经》中说：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慧的人学了佛法证得涅槃，愚痴的人学了增长生死之业，就是这个意思啊！

与广东萧永华孝廉书（代康泽师作）

五灯会元，各经房仿单俱无，无从购请。但不知阁下求此书之意，故不禁翫缕云。为真参实悟，洞明自心，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耶。抑欲学其一棒一喝，喝佛骂祖，但取口舌辩给，以邀誉于流俗耶。或欲记其言句，以雄笔札，使挥毫染翰时，神机活泼，文词幽邃，如苏子瞻辈出词吐气，殆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

《五灯会元》，各个刻经流通处的书单中都没有，没地

方请购。但不知阁下你请这部书的用意，所以不禁详细说说。是为了真参实悟，洞彻明了自心，彻见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呢？还是想要学其中一棒一喝，喝佛骂祖，只取口舌上的辩论，以在流俗平庸之人中求得声誉呢？或者想要记取其中的言语句子，来雄壮自己的文笔信札，使得挥笔染墨时，神机活泼，文词幽远深邃，如苏轼一类人，写出的文词，说出的话语，都不是食人间烟火的人所能达到的。

若欲得第一者，须先研究佛经，使教眼明了。又须亲近具眼高人，得闻一言一句，穷参力究。至力极功纯，自然冷灰豆爆，彻悟自心，如伸手见掌，了无自他之疑。又须高人印证，恐或错认消息。

如果想到得到第一种的利益，必须先研究佛经，使得教理法眼明了清楚。又必须亲近具正法眼的高人，听闻到一词一句，穷参力究。用功到了极点，功夫精纯，自然如冷灰中的豆子爆裂，彻悟自心，如同伸出双手见手掌，没有一点自他的怀疑。又必须高人给你印证，恐怕错认消息。

（译者按：错认消息是禅宗用语。明心见性了，禅宗称有消息，但明心见性了，不能是自己说了算，必须经过高人的印证，因为怕自己所悟的不对，所以叫错认消息。

但现在的学禅者，都自己说自己开悟，实际上都没有经过高人印证的，打大妄语的很多。)

若能如此，再看此书及一切禅书，犹家里人共家里人说家里话，但有所益，毫无所损。若未能如上用功，及开悟印证。先观禅书，欲得开悟者。如蒙尘古镜，欲顿发光明，不去磨垢，但涂白粉，涂至经劫，亦无光发。所谓依他作解，塞自悟门，说食数宝，何济饥贫。

如果能够如此，再看这部书以及一切禅宗的书籍，犹如家里人与家里人说家里话，（无需费解，也不会误解），就只有利益，没有损害。如果不能如上所说用功，以及开悟印证。先看禅宗的书籍，想要开悟的话。如同蒙上尘垢的古镜，想要它顿时发出光明，不去磨洗尘垢，只是在外涂擦白粉，即使涂到经过另一劫，也没有光明发出。所谓的：依他人的话语当作自己的义解，那只有堵塞自己开悟的门径，说食数宝，如何救济饥饿贫穷。

若欲得第二者，则虽是善因，反招恶果。此现世僧俗同陷之万丈深坑也。良以禅宗举扬，皆归向上一著。悟者便能神会，迷人尽随语转。不知古人棒喝喝骂之意，便以此为行持。其失岂止王莽学周公，曹操学文王。

如果想要得到第二种，那么虽然是善因，反而招来恶果。

这是现在世间的僧人俗人，共同陷堕的万丈深坑啊！实在是因为禅宗的举扬发挥，都是归于向上一著（自心理体）。开悟的人便能够心领神会，迷昧的人完全随言语所转。不知道古人棒喝喝骂的用意，就认为这样是行持。这个过失，岂止是如王莽学周公旦，曹操学周文王那样。

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斯人等，翻成毒药。裴公美谓得其意则疾成佛道，失其旨则永入泥犁。可不惧哉。

醍醐的上妙美味，为世间所珍贵，遇到这样的人，就翻变成毒药了。裴休说：得其意，则疾成佛道，失其旨，则永入地狱。能不畏惧谨慎吗？

祈阁下勿萌此念也。至于欲文类古人作词料用者。不知古人皆于自心大有发明，故出言吐词，妙合禅机。譬如庖丁解牛，由基射猿，非学而能者也。

祈望阁下你不要萌生这种念头。至于想要学习文句，类同古人，来作为文词资料使用。不知道古人全都对于自心，有大的发现明，所以出言吐词，妙合禅机。譬如庖丁解牛，养由基射箭，猿猴流泪，知不能免死，这不是学学就能够达到的啊！

与某居士书（代了余师作）

仲春来山，瞬息半载。纵寿百年，弹指即过。一息尚存，当求出路。毋使临终，悔之无及。

你二月份来普陀山，一转眼半年过去了。纵然有一百年的寿命，也是一弹指就过去了。这一口气还在，就应当寻求将来的出路。不要等到临终之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每忆经云，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信心难生。四者幸备，尤当努力。如登宝山，要得摩尼。

每每想到《四十二章经》中说：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信心难生。很庆幸这四者全都具备，就应当加倍努力。如同登上宝山，一定要得到摩尼宝珠。

良以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生死不了，难免堕落。所以如来极劝众生，发真信心，及切愿心，持佛名号，求生净土。

实在因为在凡夫地没有断除惑业，生死不了，难免堕落。所以如来极力劝导众生发真实信心，以及迫切愿心持佛名号，求生净土。

当以供养三宝，守戒一生，一切所作，种种功德，不求

**来生人天福报，不求现世长寿康宁，唯求临终往生净土。
则与佛誓愿相契相合，感应道交，定满所愿。**

应当以供养三宝，一生守戒，一切所作的种种功德，不求来生的人天福报，不求现世的长寿康宁，唯求临终往生净土。就和佛的誓愿相契入相附合，感应道交，一定满你所愿。

如人堕海，有船来救，若肯上船，即登彼岸。求人天福，不求往生，如不上船，难免沉溺。佛欲令汝超凡入圣，汝却愿得有漏之福。福报一尽，永堕三途。如摩尼珠，用弹黄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可不惜哉，宜警省焉。

如人堕入大海，有船来救，如果肯上船，就即刻登上彼岸。求人天福，不求往生，就象是不肯上船，难免沉溺生死大海。佛陀想要使你超凡入圣，你却愿意得到有漏的福报。福报一尽永堕三途。就象用无价的摩尼宝珠，用来弹射黄雀。所得的少，所失掉的多。真是太可惜了！应该警觉反省啊！

当知念佛往生一法，乃一切众生速出生死之第一要道，实一切诸佛疾成正觉之最上法门。不可以简便易行，视作等闲。必须以勤恳志心，方能成办。

应当知道念佛往生这一法，是一切众生速出生死的第一

要道，实在是一切诸佛，速成正觉的最上法门。不可以因为简单方便容易行持，就等闲视之。必须以勤恳志心，才能成办。

至于修持法则，龙舒文中具载。又有安士全书，具载念佛往生法则并随事积德，居尘学道，齐家教子，淑世善民，种种法则，悉臻奥妙。可谓通儒释于不二，冠古今而无双。一切缁素男女，皆堪永为龟鉴者也。

至于修持的方法轨则，《龙舒净土文》中有具体记载。又有《安士全书》，具体记载了念佛往生的法则，以及随事修持，积累功德，居于尘俗，学修法道，管理家庭，教育子女，济世善民，种种法则，都达到了奥妙的极点。可以说是，贯通儒释于不二之门，冠居古今而无双。一切出家在家的男女，都堪能永远作为借鉴学习啊！

与海盐某夫人书（代悟开师作）

身乃招苦之本，厌乃得乐之基。宿因厚而现善浓，则多劫之重报，转而现生轻受。罹灾戾而猛修持，则娑婆之痛苦，即是极乐导师。当作偿债之想，懊闷自消。倘生怨尤之心，罪障续起。逆来顺受，始为乐天知命之人。厌此欣彼，方是修净念佛之士。

身体是招致我们苦难的根本，厌离它乃是使我们得到快

乐的基础。过去世善因深厚而现世善业浓重，则多生多劫的重报，转为现生的轻受。遭到灾难而知道勇猛修持，则娑婆世界的痛苦，就是趣入极乐世界的导师。面临痛苦磨难，应该作还债想，则内心烦闷自然消除。倘若生起怨天尤人的心，则罪障会持续生起。养成逆来顺受的性情，才成为乐天知命的人。厌离娑婆欣求极乐，才是修持往生净土的念佛人士。

缅想居士崇信大法，世德相承，固当报享康宁，何缘身膺笃疾。得非弥陀如来观音大士，他心天眼，放大光明，借夫人之幻病，作同人之棒喝，俾于苦海，普拯沉溺耶。

遥想居士崇信佛法，世代美德相承，固然应当是享受健康安宁的果报，为何现在身患重病。莫非是阿弥陀佛、观音大士，用他心通、天眼通，放大光明，借夫人（居士）的如幻之病，作同辈人的棒喝之训，在此苦海中，普遍拯救沉溺的众生吗？

敢祈深劝子媳，以及奴仆，外及族党，与诸亲眷，悉令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净如之家法，千秋续美。庶熙朝之天爵，万古联芳。如是则只此凄凄之病身，为苦海之舟楫。惶惶之病话，作尘世之津梁。又何待证无生忍，方可入俗利生。登不退地，始堪现身说法也哉。

冒昧地祈望您，好好的劝导儿子媳妇，以及奴婢仆人，外及亲族同乡，与诸位家亲眷属，都令他们要戒杀放生，吃素念佛。那么净如居士的治家的礼法，能够千秋相续美传。使得盛世的官爵，能够万古流芳。如此，那么就这个凄凉的重病之身，作为苦海的舟船。恐惧惊惶病人的话语，作为尘世接引众生的桥梁。又何必等待证到无生法忍，方才可以入俗利益众生。登不退地，才堪能现身说法呢？

经云，至心念佛一声，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教人念佛一声，胜于百年所行七宝布施。但能至心念佛，则病无不愈，冯氏夫人之芳躅（zhu ó）可追。教人念佛，则生品最高，荆王夫人之懿范不远。以此祷佛，立见痊愈。请即致力，无或疑贰。

经典中说：至心念佛一声，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教人念佛一声，胜过百年所行七宝布施。只要能至心念佛，那么疾病没有不痊愈的，冯氏夫人的事迹可以追随。教人念佛，则往生的品位最高，荆王夫人的懿行轨范并不遥远。以此来祈祷佛陀，立刻见到疾病痊愈。请即刻竭力去做，不要疑惑不定。

又净如弥陀疏钞撷，言简而精，理深而著，乃净土之要

书，实初机之良导。宜熟阅之。并祈有便人来，多带几部，以广净如法施。

又者，净如居士的《弥陀疏钞撷》，言词简洁而精炼，义理深邃而显著，是净土的切要之书，实在是初学人的良导。应该熟读。并祈望有方便的人来时，多带几部来，以广结净如居士的法施之缘。

【宋冯氏夫人】夫人名法信。赠少师许珣之女。适承宣使陈思恭。少多疾。及嫁疾尤甚。医者以为不可疗。往见慈受深禅师。问愈疾之方。深教以持斋诵佛。夫人尽去荤血及装饰之奉衣扫塔服。专以西方为念。行亦西方也。坐亦西方也。起居食息亦西方也。语默动静亦西方也。酌水献华亦西方也。诵经行道亦西方也。刹那之念秋毫之善一以为西方之津梁。十年间无惰容。心安体健神气昌盛。人皆尊尚之。一日忽书偈云。随缘任业许多年。枉作老牛为耕田。打迭身心早归去。免教鼻孔受人穿。族党怪之。夫人云。行即归。何怪之有。乃卧疾。微有喘息。忽矍然而起云。吾神游净土。面礼阿弥陀佛。观音左顾。势至右盼。百千万亿清净佛子稽首。庆我来生其国。若宫殿林沼光明神丽。与华严经及十六观经所说一同。明日安然化去。家人闻妙香芬馥。不类人间。及三日荼毘。举尸如生。（《龙舒净土文》）

【宋荆王夫人】元佑间荆王夫人与婢妾精修西方。唯一妾懈怠。夫人斥去其妾。悔悟精进。久之谓他妾云。吾今夜当生西方。是夜异香满室。无疾而终。明日同事之妾告夫人云。昨夜梦化去之妾托致起居云。夫人训责我修西方。今已获往生。感德无量。夫人使我亦梦。乃可信耳。其夜夫人梦见亡妾。叙谢如前。夫人云。西方可到否。妾云。可到。但从妾行。夫人随之。见池塘广大。红白莲华大小相间。或荣或悴种种不同。夫人问云。何以如此。妾云。此皆世间发念修西方人也。纔发一念池内便生莲华一朵。若愿心精进则华日日敷荣。以至大如车轮。若愿心退转则华日日萎悴。以至殒灭。次见一人坐莲华上。其衣飘扬散去。宝冠璎珞庄严其身。夫人问云。何人也。妾云。杨杰也。又见一人坐于华上。妾云。此马玕也。夫人我当生何处。妾引行数里许。遥望见一金坛。金碧照曜。妾云。此夫人化生处。乃上品上生也。夫人既觉。访问杨马所在。则杰已亡。而玕无恙。是知精进不退者。虽身在娑婆之内。其神识已在净土矣。后夫人于生日秉炉焚香。望观音阁而立。子孙方具献寿之仪。已立化矣。（《龙舒净土文》）

与海盐顾母徐夫人书（代悟开师作）

某某来山，问及起居。言曰阅禅录，常谈机锋。愚谓衰老之年，当勤念佛，即净为宗，方有实诣。

某某人来到普陀山，于是问到您日常的生活起居。说每天阅读禅宗的语录，经常谈论机锋公案。我认为年纪大了，应当多多念佛，就是以净土为宗旨，方才有实际的造诣。

请试论之。禅与净土，理本无二。若论事修，其相天殊。禅非彻悟彻证，不能超出生死。故为山云，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出尘阶渐。生生若能不退，佛阶决定可期。

不妨论说一下其中的道理：禅宗与净土，从理体上讲是一非二。如果从事相修持方面论，则有天渊之别。禅宗行人没有彻底开悟，彻底证悟，不能够超出生死。所以为山禅师说：“如果顿悟正因佛性，就是踏上了出离尘境的渐次阶梯。每一生如果都能不退转，佛的阶位决定可以期会。”

又云，初心从缘，顿悟自性。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尽，须教渠尽除现业流识。弘辨谓顿悟自性，与佛同俦。然有无始习气未能顿尽，须假对治，令顺性起用。

又说：“初发心的禅者，可因一定的机缘突然悟见自性，

但还有无始旷劫的习气，没能顿时除尽，必须让他们努力除尽现前业力的流转情识（即悟后起修，在一切境缘中磨除旧习宿业，久久使之净尽）。”弘辨圆智禅师说：

“顿悟所见的自性，与佛相同。然而还有无始的习气，没能顿时除尽，必须借助对治的法门，令心随顺性德起作用。

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长沙岑谓天下善知识未证果上涅槃，以功未齐于诸圣故也。所以五祖戒又作东坡，草堂清复为鲁公。古今宗师，彻悟而未彻证者，类多如此。良由惟仗自力，不求佛加，丝毫惑业不尽，生死决不能出。

如同一个人吃饭，不是吃一口就吃饱了。”长沙景岑禅师说：“天下善知识未证果位上的涅槃，因为功夫未能齐等于诸位圣者的缘故。”所以五祖戒禅师转世又作苏东坡，草堂清祖师转世为曾鲁公。古往今来的禅宗祖师，彻底开悟而没有彻底证悟的大多如此。实在由于只是依仗自力，不求佛力加被，有一丝毫的惑业没能除尽，生死决定不能出离。

净土则具信愿行三，便可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则永出生死。悟证者顿登补处，未悟者亦证阿鞞。所以华藏海

众，悉愿往生。宗教知识，同生净土。良由全仗佛力，兼自恳心。故得感应道交，由是速成正觉。

净土宗则要求具足信愿行三者，就可以带业往生。一得往生就永远脱离生死。悟证的菩萨顿然高登一生补处，未悟的菩萨也能证得阿鞞跋致。所以华藏海众菩萨都发愿往生净土。宗门教下的善知识共同愿生净土。实在由于是完全仰仗佛力，兼带自己的诚恳心。所以能够感应道交，由此速成正觉。

为今之计，宜屏除禅录，专修净业。于一尘不染心中，持万德洪名圣号。或声或默，无杂无间。必使念起于心，声入乎耳，字字分明，句句不乱。久而久之，自成片段。亲证念佛三昧，自知西方宗风。

为今之计，你应该放弃禅宗语录，专心修持净业。在一尘不染的心中，执持万德洪名圣号。或者出声念，或者默念，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必定要使得念起于心，声音入于耳，字字分明，句句不乱。久而久之，自然功夫成片。亲证念佛三昧，自然知道西方的禅宗道风。

是以观音反闻闻自性之工夫，修势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净业。即净而禅，孰妙于是。

是以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的工夫，来修持大势至菩萨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净业法门。即净土法门而修持禅宗，有哪个玄妙能超过这个的呢？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念佛之人，亦非不可持咒。但须主助分明，则助亦归主。若泛泛然无所分别，一目视之，则主亦非主矣。准提大悲，岂有优劣。心若至诚，法法皆灵。心不至诚，法法不灵。

念佛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持咒。但必须主修助修分清楚，那么助修也归于主修。如果泛泛然没有什么分别，一样对待，那么主修也就不是主修了。准提咒、大悲咒，哪里有优胜低劣的分别呢？心如果至诚，法法都灵。心如果不至诚，法法都不灵。

一句佛号，包括一大藏教，罄无不尽。通宗通教之人，方能作真念佛人。而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之人，但止口会说话，亦可为真念佛人。去此两种，则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依教与否耳。

一句佛号，包括一切大藏教义，毫无遗漏。通宗通教的人，才能作真念佛人。另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是口会说话的人，也可成为真念佛人。除开这两种人，则

能否成为真念佛人，都在于自己努力与否，及是否依教罢了。

至于修行净土，有决定不疑之理。何必要问他人之效验。纵举世之人，皆无效验，亦不生一念疑心。以佛祖诚言可凭故。若问他人效验，便是信佛言未极，而以人言为定。便是偷心，便不济事。英烈汉子，断不至舍佛言而取信人言。自己中心无主，专欲以效验人言为前途导师，可不哀哉。

修行净土法门，要有决定不怀疑的心理，何必去问别人有没有效验？纵然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效验，也不生一念疑心。因为有佛祖挚诚的教言可以依凭。假如去问别人有没有效验，就是对佛的言论信得还不够彻底，而要用人的话来定论。这就是偷心，这是不能成事的。英烈汉子绝对不至于舍信佛言而去相信人言。自己心中没有主张，为效验佛语的真伪专门去听人说的话，而将人的话作为自己的前途导师，那不是悲哀吗？

随自意三昧，乃从凡至圣通途修法。其言初发心菩萨。虽该摄一切凡夫，实则乃是三心圆发三德圆证之圆初住菩萨（约别教则是初地），以正因理心发，证法身德。了因慧心发，证般若德。缘因善心发，证解脱德。故能

于十方世界，现十法界身，普应群机，上求下化。

《随自意三昧》，是从凡夫到圣人的通途修法。其中所说的，初发心菩萨。虽然也该摄受于一切凡夫，然而实际上则是三心圆发，三德圆证的圆教初住菩萨（约别教，则是初地菩萨）。因为正因理心发，证法身德。了因慧心发，证般若德。缘因善心发，证解脱德。故能于十方世界，现十法界身，普应群机，上求下化。

汝将谓初发心即凡夫之初发心修行者而已乎。汝见金轮所示悟二空法证实相理，便踊跃欢喜，即欲担荷。（光）恐汝著魔，故详示其身分，令汝了然无惑。

你认为初发心，就是凡夫的初发心修行人而已吗？你见到金轮咒法中所开示的悟二空法，证实相理，就踊跃欢喜，就想要承担。我恐怕你著魔，所以详细显示初发心的身分，令你了然没有疑惑。

悟二空法，证实相理，正此初发心菩萨之身分耳。其书中所示之法，凡夫皆可依之而修。其所示之身分，且莫说凡夫。声闻缘觉具大神通，尚不能殒，何况凡夫。

悟二空法，证实相理，这正是此初发心菩萨的身分啊！

《随自意三昧》这本书中所显示的方法，凡夫都可以依着去修。其中所显示的身分，且不要说是凡夫。就是二

乘声闻缘觉，具大神通，尚且不能够相比，何况是薄地凡夫。

其书另刻出时，当谛视之。于无所住生心（一），不住法而行布施（二），三轮体空（三），一道清净之义（四）

（此四句乃佛法纲要，看经修行者宜知之），大有发明。

这本书另外刻板印出时，应当好好看看。对于：无所住生心（一）；不住法而行布施（二）；三轮体空（三）；一道清净之义（四）（此四句话是佛法的纲要，看经修行的人应该知道），有很大的阐明。

（光）欲取此义为颂揭出，令阅者得其纲要。已与蔚如言之。而人事丛沓，力不暇及，且待来年。

我想要取这个义理，写成偈颂揭示出来，令看的人，得到其中的纲要。已经与徐蔚如说过了。但由于人情事务繁多杂乱，没时间来做这个事，暂且等待来年再说。

十往生经，乃观经初首三种净业之流，刻以传世，亦无不可。已与蔚如言之。而其错字等未暇标示，当将原经寄去。古字虽不错，亦不宜用。

《十往生经》，是《观无量寿经》开头的三种净业正因之类的书，刻印流传世间，也是可以的。已经与徐蔚如

说过了。而其中的错字等等，没有时间标示出来，应当将原经寄去。古字虽然不错，但不适合用。

至言观身不观一切，唯观无缘。无缘者，即随自意三昧谓空无所有性。既无所有，故无从用其攀缘。若不从根本上一刀两断，则心缘纷纷，何能解脱。此数语简略之极，而意义宏深。祈与蔚如言之。

至于《十往生经》中说到：观身不观一切，唯观无缘。无缘：就是随自意三昧，就是空无所有性。既然无所有，所以无从用来攀缘。如果不从根本上一刀两断，那么心念缘虑纷纷，如何能解脱。这几句话简略之极，而意义宏广深邃。祈望对徐蔚如说说。

（注：【随自意三昧】为天台宗四种三昧中“非行非坐三昧”之异称。谓随意之生起即修禅定，而不局限于行、住、坐、卧四威仪。大品般若经称之为觉意三昧，南岳慧思则称之为随自意三昧。即于一切时中、一切事上，随意用观，念起即觉，意起即修三昧。慧思大师著《随自意三昧》。印祖有写《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

（注：【三因佛性】系天台大师智顓据北本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八之说所立者，谓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因佛性，

此因若显，即成三德妙果。（一）正因佛性，正即中正，中必双照，离于边邪，照空照假，非空非假，三谛具足，为正因佛性。亦即诸法实相之理体是成佛之正因。（二）了因佛性，了即照了，由前正因，发此照了之智，智与理相应，是为了因佛性。（三）缘因佛性，缘即缘助，一切功德善根，资助了因，开发正因之性，是为缘因佛性。）

（注：观无量寿佛经，示三种净业正因。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

（注：《佛说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佛告阿难：夫观身之法者，不观东西，不观南北，不观四维上下，不观虚空，不观外缘，不观内缘，不观身色，不观色声，不观色像。唯观无缘，是为正真观身之法”）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法幢和尚，宿具灵根。初为真儒，后为真释。可谓不枉读书学道耳。

法幢和尚宿世具有灵性慧根。最初是真正的儒家学者，后来又是真正的出家僧人。可以说是不枉读书学道啊！

世有真儒，方有真僧。彼无赖之徒出家者，固皆破坏佛法之魔王外道也。其语录皆痛快直捷，豁人心目。可以刊板流通，以为禅家法宝。

世上有真正的学儒人，才有真正的出家僧。那些无赖之徒来出家的人，本来都是破坏佛法的魔王外道。法幢和尚的语录全都痛快直捷，开豁众人的内心眼目。可以刊板来流通，作为禅家的法宝。

然此乃唯发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道。吾人专修净业，勿于彼言句中捉摸卜度，以致两失其益。不可不知。

然而这只是发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法门。我们专修净业，不要在他的语言文句当中去捉摸卜度思惟，而导致禅净两方面都失去利益。不可以不知道这个道理。

宗家提倡，唯指本分，此外概不阐发。其修因克果，断

惑证真，皆密自修持耳。门外汉见宗家不提此等修证道理，遂谓宗家全不用此等法，便成谤宗及谤佛谤法矣。

禅宗大家所提倡的，唯独直指本分，此外一概都不阐发。其中的修因证果，断惑证真，都是秘密地自己修持罢了。门外汉见到禅宗不提这些修证的道理，于是就认为禅宗完全不用这些修证的方法，便成为诽谤禅宗，以及诽谤佛，诽谤法了。

马僧摩见地高超，文字美妙，亦可寿梓流通。王幻如于宗门非无见处。但以不肯深研教理，兼亦绝未亲近知识，故只成一个宗门文字知见而已。其人于光绪廿一年乙未春至普陀，于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座下披剃。未受戒，居半载归家，而遂复为居士。

马僧摩居士见地高超，文字美妙，他的书也可以刻板流通。王幻如对于禅宗门径不是没有一点悟入之处。但是因为不肯深研教理，又加上绝对没有亲近过大善知识，所以只成为一个禅门的文字知见而已。这个人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年（1895年）春天来到普陀山，在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的座下披剃出家。没有受大戒，住了半年回家，而又还俗为居士。

初册中谓丙申至普陀，与化闻为知己，拟欲剃染，因家

事促归。其言行不相应，于此可见。（光）曾见其人，未与一言相交。问其常与相晤者，彼何行持。言亦不念佛，亦不看经。

书的初册当中，说丙申年（1896年）到普陀山，与化闻和尚为好友知己，打算想剃发出家，却因为家事而很快回家。他的言行不相应，在此可见其人。我曾经见过这个人，没有与他说过一句话。问到经常与他来往见面的人，他是如何的行为修持。说：也不念佛，也不看经。

其明心录中所说，半皆彼昔时镜花集中之言。其禅宗之意，实有所得。禅宗之行，实未措办。故致不知时务，妄投法药，致令无知无识者，学此空套子话，反拨弃经中实理实事以自盲盲人耳。

他的《明心录》中所说的，一半都是他过去《镜花集》当中的话。对于禅宗的大意，实有所得。但对于禅宗的实行，实际没有办到。所以导致不知时务，错妄投下法药，致使无知无识的，学他这些空套子的话，反而拨弃经典中的实理实事，来自己盲修，而又盲引他人啊！

其始终不露出朝代及年号者，皆其意欲后世谓己是上古之高人已。此全体是凡夫生死结业心，何尝有任运随缘自乐天真之意。此等人亦不可赞，恐人因我赞而认彼

为全是。

他的书中，始终不露出朝代以及年号，这都是他想要后世之人认为自己是上古的高人罢了。这个心态，全体是凡夫生死结业之心，哪里有任运随缘，自乐天真的率意。这种人也不可以称赞，恐怕他人因为我的称赞，而认为他所说的全对。

亦不须谤，恐人因我谤而谓彼为全非。但子守子法，吾行吾道即已。那有闲工夫论他家不关己分之闲事乎。

也不须要诽谤，恐怕他人因为我的诽谤，而认为他所说的全错。只是你守你的法，我行我的道就好了。哪有闲工夫去议论他人那些不关自己本分的闲事呢？

卍莲净土诗小序，前两行发明遮表一心，亦属谬论。善导专修净业，可名表专一心。永明万善圆修，何名遮专一心。直是一错到底。

《卍莲净土诗小序》，前面两行，发明“遮表一心”，也是属于谬论。善导大师专修净业，可以说是：表专一心。永明大师万善圆修，怎么可以说是：遮专一心？真是一错到底。

当云净土法门，修有专圆。由众生根器不一，致诸祖立

法不同。善导令人一心持名，莫修杂业者。恐中下人以业杂致心难归一，故示其专修也。永明令人万善齐修，回向净土者。恐上根人行堕一偏，致福慧不能称性圆满，故示其圆修也。

应当说：净土法门，修有专修圆修。由于众生根器不一，导致诸祖立法不同。善导大师让人一心持名，不要夹杂其它的修持，恐怕中下根器的人因为修持的法门太多，致使心力很难归至一处，所以让他们专修一门。永明大师让人万善齐修，将功德回向净土，是恐怕上根器的人行持偏堕在一边，致使福慧不能称真如本性而圆满，所以让他们圆满修持。

要之人未到大彻大悟地位，其立言决难无弊。譬如井蛙，只见一井量之青天而已。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于初发心菩萨，约大心凡夫，通说。约圆教初发心住菩萨，正说。了此则不生我慢与退屈二种过愆矣。

总之，人没到大彻大悟的地位，他所写的文章决定很难没有弊端。譬如井底之蛙，只见到一口井那么大的青天而已。《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见增广卷三），对于其中的初发心菩萨，即发大菩提心的凡夫，是通说。对于圆教初发心住菩萨，是正说。了解这个道理，就不会生起自我高慢与自甘退屈的二种过失了。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普陀已来过几次，当在家息心念佛，不可常来。来则旷功费日耗财，于己于他，均无利益。未曾来过，一瞻菩萨道场则可。已经来过，便可在家供养恭敬礼拜。岂菩萨唯在普陀，不遍界以应感乎哉。观音菩萨，常在一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处，显大神通，演说妙法。无奈众生迷背错过，辜负慈恩。倘能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自于一切时一切处，常蒙覆被矣。宜以此意，转告一切知交。

普陀山已经来过几次了，应当在家里静下心来念佛，不可以常来（普陀山）。来的话，就荒废功课，浪费时间，损耗钱财，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没有利益。没有来过，瞻礼一下观世音菩萨道场是可以的。已经过来了，便可以在家里供养恭敬礼拜。哪里说观世音菩萨只在普陀山，不遍于法界来应众生的感求呢？观世音菩萨，常在一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处，显大神通，演说妙法。无奈众生迷惑背离，当面错过，辜负菩萨的慈恩。倘若能够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自然在一一切时，一切处，常蒙菩萨的覆佑加被啊！应该将这个意思，转告一切知交好友。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兹知欲居通州之意。虽志在成就子弟，而不知子弟之成，唯在家教。

知道你想要移居江苏南通的心意。虽然志向在于成就家里的子弟，而不知道子弟的成就，唯在于家教。

凡属子女，必须从幼教以孝弟忠信，勤俭温恭。至其长而入学读书，方有受益之基。倘自幼任性而惯。且无论无天姿无善教。即有天姿有善教，亦只成得个文字工人，儒门败类而已。

凡是子女，必须从小时候，教导他要孝、弟、忠、信、勤、俭、温、恭。到他长大了，进入学校读书，方才有受利益的根基。倘若从小任性娇惯。暂且不要说，小孩没有天赋姿质，家长没有好的教导。即使是小孩有天姿，家长有很好的教导，也只成为一个文字工人，儒门的败类罢了。

世有才高北斗，学富五车，而其所作所为，皆仗此聪明，以毒害生灵，毁灭道义者。其原皆由初无家教以为之肇也。

世间有的人，才高北斗，学富五车，而他的所作所为，

都仗着这个聪明，来毒害众生，毁灭道义。这个原因都是由于，最初没有家教作为开始啊！

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与大学欲治天下国家者，必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起，同一臭味。此儒门教人希圣希贤之无上秘诀。舍是而求，皆其末耳。

周文王以礼法对待妻子，以身作则，以及为兄弟作出表率典范，来管理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与《大学》中说：想要治理天下国家的话，必须从格物（格除私欲）、致知（显明良知）、诚意（真诚心意）、正心（中正内心）而做起，是同一个味道。这是儒家教导学人仰慕效法圣贤的无上秘诀。舍弃这个来求成圣成贤，都是枝末啊！

为今之计，子女当能言语知人事时，即于家庭先令认字块（女子虽不必令其造大学问，断不可不识字，不通文理。母尚宜胎教。若识字通文理，则所生子女，便易为学矣）。

就现在来考虑，子女应当在会说话，懂人事的时候，就让他在家中先学认字（女孩子虽然不必定要她做大学问家，断然不可以不认识字，不通文理。母亲尚且应该胎教子女。如果认识字，通文理，那么所生的子女，就

容易教他学习了)。

每一块纸方，只写一字，不可两面俱写。若两面写，则便同记口歌矣。日限几字，每日将认过熟字，又须遍认一二过。不上年余，便认许多。后读书时，凡读过者，通皆认得，不致有只记口歌之弊。

每一张的方纸，只写一个字，不可以两面都写。如果两面都写，就如同记诵口头儿歌了。每天限定认几个字，每天将认过的熟字，又必须全部再认一二遍。不到一年，就会认得许多字。后来读书的时候，凡是读过的字，全都认得，不会有只记得口头儿歌的弊病。

凡彼力能为者，必须令其常做以习勤（如洒扫执侍等）。凡饮食衣服，勿令华美。但凡抛撒五谷及损坏什物，无论物之贵贱轻重，必须告其来处不易，及折福损寿等义。倘再如此，定遭扑责，决不放过。如此则自能俭约，断不至奢侈暴殄。

凡是小孩力所能做的事，必须让他常做，培养勤劳美德。

（如洒水扫地，拿物侍奉等）凡是饮食衣服，不要太华美。只要他抛弃丢撒五谷食物以及损坏器物，无论东西的贵贱轻重，必须告诉他来之不易，以及折福损寿等义理。倘若他再这样做，定会遭到杖打责罚，决不轻易放

过。如此他长大后自然能够勤俭节约，断然不至于奢侈浪费。

及能读书，即将阴鹭文，感应篇，令其熟读，为其顺字面讲演之。其日用行为，合于善者，则指其二书之善者而奖之。合于不善者，则指其二书之不善者而责之（彭二林居士家，科甲冠于江浙，历代以来，遵行二书，其家状元甚多，然皆终身守此不替）。如金入模，如水有堤。岂有不能成器，仍旧横流之理乎。

到了能够读书的年龄，就将《文昌帝君阴鹭文》，《太上感应篇》，令他们熟读，为他们顺着字面来加以讲说。他们的日常行为，符合善的地方，对照这二本书中指出的善加以奖励。行为如果不善，对照这二本书中指出的不善，而加以责罚（彭二林居士的家族，是江浙一带的科举冠军，历代以来，都遵行这二本书，他的家里，状元很多，然而都是终身守持这二本书不改）。如熔金倒入模器，如流水围有堤防。哪有金不能成器具，水仍旧横流的道理呢？

人之为人，其基在此。此而不讲，欲成全人，除非孟子以上之天姿则可矣。然读书之时，不可即入现设学校。宜合数家请一文行兼优深信因果之师，令其先读四书及

五经耳。待其学已有几分，举凡文字道理，皆不被邪说俗论所惑。然后令其入现学校，以开其眼界，识其校事。不致动与时乖，无由上进矣。

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根基就在此处。这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不讲，想要具备完美的人格，除非天资高过孟子以上的人才可能做到。然而在读书的时候，不可以马上进入现在的学校。应该联合几个家庭，请一位文才品行兼优，深信因果的老师，令孩子们先读《四书》以及《五经》。等到他们学业已经有几分成效，凡是文字道理，都不被邪说俗论所迷惑了。然后让他们进入现在的学校，以开阔他们的眼界，增长他们的见闻。不致于举动与时代乖离，没有办法上进啊！

能如是，则有天资者，自能有为。无天资者，亦为良善。独善兼善，自利利他，实不外此老僧常谈也。

能够这样，那么有天资的孩子，长大自然能够有所作为。没有天资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良善的人。穷困时修养身心；显达时兼利天下，自利利他，实不超出这些老僧常谈的话。

又前在扬州请感应汇编十三部送人，云雷亦送一部。次日云雷至寓，令为汝带一部去。彼令送余人，言当于有

正书局去请。不知已请与否。此书文笔议论，悉皆超妙（有三几处微有碍，然大体俱好，故可取）。但不如安士全书之贯通佛法耳。除安士全书之外，当推此为第一。然此不易与妇孺开导。

又者，前些时候，在扬州请《感应汇编》十三部送人，张云雷也送了一部。第二天张云雷到了我的住处，令他为你也带一部去。他让送给其他人，说会在有正书局去请这本书。不知道已经请过这本书了吗？这本书文笔议论，都非常超妙。（有三个地方稍微有些妨碍，然而大体都好，所以可取。）但不如《安士全书》那样能够贯通佛法罢了。除了《安士全书》之外，应当推这本书为第一。然而这本书不容易与妇女小孩开导。

（光）于扬州，因见此书首未刻感应篇文，令其补刻。因寻其书，遂遇一本感应篇直讲。此书系大通家所著，其注直同白话。但顺文一念，其义自显。最宜于幼年子女。今将此寄来，以企依此训诲其子女，将来必能得实用而释亲忧矣（王雷夏曾刻彭希涑二十二史感应录，系正史事实，最易令人警惕，止有二本）。

我在扬州，因为见到这本书的开头没有刻《感应篇》的原文，令他们补刻。因此寻找《感应篇》这本书，于是找到一本《感应篇直讲》。这本书是一位大通家所写，

他的注解同白话一样。只要顺着文一念，其中的意思自然显现。最适合幼年的子女。现在将这本书寄来，希望依着这本书来教导训诲你的子女，将来必定能够得到真实受用而解除双亲的忧虑啊（王雷夏曾经刻印彭际清的《二十二史感应录》，这是历代正史中的事实，最容易让人生起警惕，只有二本）。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蔚如所说，颇有道理。但尔我乃无知无识自了汉，其教人亦以自了汉之法。彼乃欲人大通佛法，方期由兹深信净土。故致表面似不相合，而内情实各有所主，各有所长。及其弊也，则各有所失。若能取其益，不致成弊，则法门之大幸也。然而难矣。

徐蔚如所说的，颇有道理。但你和我都是无知无识的自了汉，教导他人也是自了汉的方法原则。他是想要令人先贯通佛法，然后由此而深信净土。所以致使表面看似不相契合，而内情实际上各有所主，各有所长。说到弊端，也是各有所失。如果能够只取其中的利益，就不致于成弊，则是法门的大幸。然而这很难啊！

如来诸祖所立之法，后人尚依之成弊，况吾侪乎。但各

守一法，以期自利兼以利于有缘者，则可耳。无缘者佛尚不能度，吾侪纵设种种法，亦将曰奈何奈何而已。

诸佛如来，诸位祖师，所建立的法轨，后人尚且有依照行持而出现弊病的，何况是我辈之人呢？只要各自守持一个法门，以期望自利兼带利益于有缘的人，就可以了。无缘的人，佛陀尚且不能度，我们纵然施設种种的办法，也还是没办法，没办法罢了。

蔚如两书，过誉（不慧），令人惭惶无地。此之派头，断不可学。学之则是令人疑藐古人，反致彼此受损矣。汝书说得亦甚有理。但（光）事体甚多，无暇详述。彼请问者，合则告之，违则令其别参高人。

徐蔚如的两封书信，过份的赞誉我，令人惭愧惶恐，无地自容。这个派头，断然不可以学。学的话，就是令人怀疑藐视古人，反而导致彼此都受到损害。你的信中所说也很有道理。但我的事情很多，没有空详细叙述。那些请教问题的人，有缘就回答他，不合自己所学的，就让他另外参问高人。

如市间店铺，各有专售之货。或一种货，亦可通商裕国，兴家立业。或多种货，亦不过通裕兴立而已。吾人既不竖大法幢，检得大富长者门首所弃之残羹馊饭以自资养。

有不嫌酸臭者，不妨展转相施。否则任伊取龙肝凤髓以自资补。岂曰尽人皆贻，尽人皆受我此残羹馊饭，方慊吾心哉。

如集市的店铺，各自有专门售卖的货物。或者只卖一种货，也可以通商贸易，使国家富裕，兴家立业。就算卖多种货物，也只不过是通商裕国，兴家立业而已。我们既然不是大竖法幢，捡得大富长者门前所丢弃的残羹馊饭，来资养我们的色身。有不嫌弃酸臭的人，不妨展转相施。否则，任凭他人取龙肝凤髓来自我资补。哪里能说，要所有的人全都要给予，所有的人都要接受我的这个残羹馊饭，方才满足我的心呢？

市间专售一货者往往起家，俱售众货者或亦折本。弘法利生，何独不然。千机并育，乃如来出世事。如来降迹为善知识，亦不以此为准。吾法法不通，但肯念佛，亦可仗之以了生死。吾之不通，亦何愧哉。所愧者言行不相应，有名而无实耳。

集市中专门售卖一种货物的，往往兴家立业，什么货物都出售的，或许也会亏本。弘法利生，何尝不是如此呢？千种根机一并化育，这是如来出世的事业。佛陀来化身为善知识，也不以千机并育为标准。我法法不通，只要

肯念佛，也可以仗之以了生死。我的不通，又有什么惭愧的呢？所应惭愧的，是言行不相应，有名而无实罢了！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嘉梦奇特，必有嗣书香而绳祖武，出类拔萃之嘉男，赐自佛天也。不胜欣慰，贺贺。

好梦奇特，必定有继承书香世家而追随祖先业绩，出类拔萃的好男儿，此乃由佛陀上天恩赐啊！非常欣慰，恭贺恭贺。

华严经云，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是知智慧德相，乃生佛所同。即性德也。有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生佛迥异。即修德也。

《华严经》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由此可知，智慧德相，是众生和佛所共有的，即“性德”。有妄想执著的便是众生，离妄想执著的便是佛，众生与佛迥然不同，原因在于修德。

修德有顺有逆。顺性而修，愈修愈近。修极而彻证，证而了无所得。逆性而修，愈修愈远。修极而永堕恶道，堕而了无所失。

修德有顺有逆。顺着性德而修持，愈修愈近，修到极点而彻底证得，虽证得却了无所得。逆着性德而修，愈修愈远，修到极点而永堕恶道，虽堕落而“性德”亦没有失去。

了此则愚者可贤，贤者可愚，寿者可夭，夭者可寿。富贵贫贱，及与子孙之蕃衍灭绝，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则有凭据者亦可无凭据，无凭据者亦可有凭据。如山之高不可登，人不能由，不妨凿岩设砌，则绝顶亦可直到矣。

明白这一点，愚人就可以转变成贤人，贤人可以变为愚人；长寿的可以夭折，夭折的可以长寿，富贵贫贱，以及子孙的繁衍灭绝，一一都可以自作主宰。则有凭据的人也可变得没有凭据，没有凭据的人也可以变得有凭据。

（有凭据，指凭据前世所造之因，理应感今世所得之果。但因心能造业，亦能转业，使得本应受之果报，发生转变。）譬如山高不可登，人由此停步，不妨凿开岩石，铺设修砌山路，就算高山绝顶也可以直接攀登。

古今人不知随心造业随心转业之义。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弄得前功尽弃，尚且遗害累劫。若不修德，即亲身做到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与夫位极人臣声势赫奕之宰辅地位，有不即世而身戮门灭者哉。是亲得者皆无凭也。

古今之人不知“随心造业，随心转业”的道理，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弄得前功尽弃，而且还累劫祸害后世。若不修德，即使亲身做到富甲天下，贵为天子，或者是位及人臣，声势显赫的宰相地位，也有在有生之年就被杀戮，惨遭灭门的人啊！是这些人虽然亲身得到善果，却（因没有“修德”），使得善果没有依凭。

袁了凡颇会此义。故一切所享者，皆非前因所定也。前因俗所谓天。天定者胜人，谓前因之难转也。人定者亦可胜天，谓兢兢业业修持，则前因不足恃。是以现因为因而消灭前因也。若恣意妄为则反是。

袁了凡就很懂得“随心造业，随心转业”的道理，改变了命运。因此所享受的一切，都不是前因所决定的。前因世俗称为“天”，天定则胜人，指前世种下的因很难扭转。人定者亦可胜天，指（命运不是一成不变），通过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修持，前因也是可以改变的。这是以现在的善因，消灭了前面的恶因。但如果恣意妄为，结果就会相反。

了此则欲愚者贤，庸平者超拔，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与随时善教而已。可不以努力栽培，以祈嘉梦有据也已。懂得了这个道理，愚蠢的人变得贤良，平庸者能够超拔

卓绝，这全在自己是否存心修德，以及是否随时随地善于言传身教而已。可以不努力栽培，以祈望好梦有所凭据吗？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一行居集，其刻字迹过细，少刷数干部。此蔚如诸人不仔细体贴处。其校对颇精细，不见错讹。其书诚为净宗之一大护卫。然亦有令人受病之处，今不得不为汝说，余人当从略耳。

《一行居集》，刻印的字迹太细，少印刷了几干部。这是徐蔚如等人不够仔细体贴周全的地方。这本书的校对颇为精细，没看见错误的地方。这本书实在是净土宗的一大护法卫士。然而也有让人遭受损害的地方，现在不得不为你说说，其余的人就从略不说了。

二林居士最信扶乩，所录乩语，实皆与教吻合。若肯依之而行，自能得大利益。然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倘执著乩语皆悉与教吻合，皆悉可依从。必有从乩违教之失。乩中多系灵鬼，绝少真仙。纵是真仙，岂能超于诸佛诸祖之上。切不可以二林居士尚信乩，吾人何敢不信。则错之多多矣。

彭二林居士最相信扶乩，所录的乩语，实际都与教法相吻合。如果肯依着去做，自然能够得到大利益。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倘若执着乩语都与教法相吻合，都可以依从的话。必定有听从乩语而违背教法的过失。乩坛中大多是灵鬼所作，很少有真仙降临。纵然是真仙，哪能超过诸佛、诸祖之上呢？千万不可说彭二林居士尚且相信扶乩，我们怎敢不相信。那么就错得太多了。

内有禅宗秘密了义经跋，谓为的系佛说。此二林之差别智未开，而启后人滥漫杜撰之端也。

这本里面有《禅宗秘密了义经跋》，他认为这的确是佛所说。这是因为彭二林的差别智没有开，而开启后人混混散漫杜撰编造的开端。

此经法雨先亦有一本，（光）曾看一过，其语实无过咎。但是摘取楞严华严圆觉金刚等经，及六祖坛经，并净宗合会禅净二宗之语句以凑成之。通家看之固有益，不通家以此准一切乩语则误。（光）因烧之以灭祸胎。

这部经，法雨寺先前也有一本，我曾经看过一遍，其中的言语，实际上没有过失错误。只是摘取《楞严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等经，以及《六祖坛经》，加上净土宗，合会禅宗、净土宗二宗的语句，

来凑成的一部经。大通家看了固然有利益，不通的人以此来认准确定一切的乱语，那么就有错误。我因此将这本书烧了，以灭祸胎。

二林为之校正重刻，此二林之智只知其有益，而不知其流弊之无穷。将有以邪说作正教，皆此一跋倡导之也。若（印光）刻此书，断不刻此一跋。流通佛法，大非细故，岂可不慎之于始哉。

彭二林为这本书，校正重刻，这说明彭二林的智慧，只知道这部书有利益的地方，而不知道其中的流弊无穷。将来有以邪说当作正教，都是因为一个跋文的倡导所致。如果是我来刻这本书，断然不会刻这一个跋文。流通佛法，绝非小事，怎可不从一开始就谨慎对待呢？

尔我世外人，何须贺节贺岁。阳历过年，何亦送片相贺，岂非无事生事。即尧历过年，亦不须贺。此世谛人情之俗套，如有因缘，随便提句亦可。特为贺岁数千里转致一片，则不如息心省事为妙矣。

你我是尘世之外的人，何必须要贺节贺岁。过阳历年，为何也要送贺年片相贺，岂不是无事找事。就是过阴历年，也不须要贺年。这是世俗人情来往的俗套，如果有

因缘，随便提一句也可以。特别的为了贺年，几千里外寄来一张明信片，就不如静心省事为好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接手书，知由病中蒙三宝力，化险为夷。方知生死了手，非一门深入，不克济事。

接到你的信，知道在病中承蒙三宝的力量，化险为夷。方才知道了脱生死，非一门深入，不能成办大事。

因研阅净宗各书。方知弥陀为我发愿立行，以期成佛。我违弥陀行愿，以故长劫恒沦六道，永作众生。了知弥陀乃我心中的佛，我乃弥陀心中的众生。心既是一而凡圣天殊者，由我一向迷背之所致也。

因此研究阅读净土宗的各种书籍。阿弥陀佛为我发四十八大愿，通过兆载永劫的修行，希望成就佛道。我违背弥陀的大行大愿，所以长劫沦落在六道之中，永远做众生。完全明白弥陀为我真心中的佛，我乃弥陀真心中的众生。真心既是一，而凡夫和圣人有天殊的差别，是由于我一向迷背真心所致啊。

如是信心，可为真信。从此信心上，发决定往生之愿，

行决定念佛之行。庶可深入净宗法界，一生取办，一超直入如来地，如母子相会，永乐天常矣。虽然，知之匪艰，行之维艰。

能有这样的信心，可以成为“真信”。从这种信心基础上，发决定往生的誓愿，行决定念佛的行持。才可以深入净宗法界，一生成就道业，顿超生死，往生西方佛土，亲见阿弥陀佛，如母子相会而不分离，永远享受天伦之乐。虽然懂得道理并不难，按道理真实修行就很难了。

世有一班掠虚汉，闻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或由阅教参宗，悟及此理。遂谓我与佛同，而了无所用其若修若证。遂放心恣意于一切境缘之中。误谓六尘即觉，贪瞋痴即戒定慧，何须制心摄身，无绳自缚。

世界上有一帮喜欢窃取虚名的人，听闻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或者由阅读教典参悟禅宗，悟到这种道理。就说：“我和佛相同，完全不需要再修行和证道。”于是就在一切境缘中放纵自己的心意。错误地认为：“六尘即觉，贪瞋痴即戒定慧，哪里用得着制心摄身，作茧自缚呢？”

此种见解，最为下劣。谓之执理废事，拨无因果。如以画饼充饥，陵空作屋。自误误人，罪岂有极。以善因而

招恶果。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者。

这种见解最为下劣。叫作执理废事，拨无因果。如同画饼充饥，陵空造空中楼阁，自误误人，能不罪大恶极吗？以求证道的善因而招感三途的恶果。三世诸佛将他们称为可怜悯的人啊。

汝当仗此心佛因果不二之理，切实修持信愿行法。则往生可期，成佛有望矣。幸甚慰甚。

你应当仗此心佛因果不二的道理，切实修持信愿行三法。那么往生可期，成佛有望啊！则何等庆幸！何等宽慰！

一行居集禅宗秘密了义经序，已与蔚如言之。彼回书云，彼绝未见此经，故刻时忽略过去。当将此序抽去，免滋疑误。又令刻字须粗，以期多刷。彼亦言已与刻工嘱咐粗些。

《一行居集》中的《禅宗秘密了义经序》，已经对徐蔚如说过了。他回信说：他绝对没有见过这部经，所以刻书的时候忽略过去。应当将这个序文抽去，免得滋生怀疑误会。又令他将刻印的字体，必须刻得粗大，以期望（雕版经磨耐用而能）多印刷一些。他也说，已经对刻字的工人嘱咐要刻粗一些。

又言于二月初当即北上。（光）亦不问仍复从政与否。然北京现创刻经处，非蔚如照应不可。

又说在二月初，要到北京。我也不问他，是不是仍要从政做官。然而北京现在创办刻经处，非得徐蔚如照应不可。

戒烟方散布四远，有依之戒者，皆得药尽病除，真神方也。

“戒烟方”散布远近四方，有依着这个药方而戒烟的，都是药到病除，真是神奇的方子。

如来说法，原为被机。故有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五时施化之事。又以仗自力了脱则难，仗佛力了脱则易。兼以末世众生，根机陋劣。故特开净土法门，俾上中下三根，等蒙利益，同登不退。

如来说法，原本为了适应众生根机。所以才有了为了开显真实教法而施設权宜教法，开示权宜教法而显示真实教法，佛陀一生分为五个时段施設教化的事迹。又因为众生修行仗自力了脱生死非常困难，仗佛力了脱生死则很容易。再加上末世众生根机陋劣。所以特别开示净土法门，让一切上中下三根的众生，平等地蒙受佛法的利益，一同登临不退转的果位。

世有好高务胜者，不观时机，每以多分不能契悟者，令人修习。其意虽亦甚善，然约教而遗机，则其用力也多，而得益者少矣。

世上有一些好高骛远，追求胜妙境界的人，不观察现在的时节因缘及众生的根机，每每将大部分内容无法令人契入而证悟的法门，让人去修习。教法者的意图虽然也是善意，然而只着眼于教法并忽视受众的根器，则将事倍功半，费力多而得益少。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来书颇合善导专修之说，又契吾人庸劣之机，喜甚。

来信中所说，颇合善导大师专修之说，又契合我们平庸低劣的根机，很是欢喜。

众生习气，各有所偏。愚者偏于庸劣，智者偏于高上。若愚者安愚，不杂用心，专修净业，即生定获往生，所谓其愚不可及也。若智者不以其智自恃，犹然从事于仗佛慈力，求生净土一门，是之谓大智。

众生的习气各有所偏重。愚者偏于平庸低劣，智者偏于趾高气扬。假如愚者安守愚钝，不杂乱地用心，专精修

持净业，这一生一定能往生，所谓他的愚钝反而成就了他，是别人比不上的。如果智者不以他的智慧自以为是，仍然从事于仗佛慈力、求生净土一门，这就是大智慧了。

倘恃己见解，藐视净土。将见从劫至劫，沉沦恶道，欲再追随此日之愚夫，而了不可得。

假如依仗自己的见解，藐视净土。就会从劫至劫沉沦恶道，打算再去追随今天的愚夫，都是不可能的了。

彼深通性相宗教者，吾诚爱之慕之，而不敢依从。何也。以短绠不能汲深，小楮（zhǔ）不能包大，故也。

那些深通性宗、相宗、禅宗、教下的人，我确实非常喜爱他们，也很仰慕他们，但是不敢依从他们。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打水的短绳子不能从深井里提水，小纸片不能包大东西的缘故啊。

非曰一切人皆须效我所为。若与我同卑劣，又欲学大通家之行为。直欲妙悟自心，掀翻教海，吾恐大通家不能成，反为愚夫愚妇老实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岂非弄巧翻成大拙，腾空反坠深渊乎哉。一言以蔽之，曰自审其机而已矣。

并不是说一切人都应该效仿我的所作所为。假如有和我

一样卑劣的人，又想去学习大通家的行为，打算妙悟自心，掀翻教海，恐怕他大通家做不成，反倒会被那些老实念佛，往生西方的愚夫愚妇所怜悯。那不是弄巧翻成大拙，腾空反坠深渊吗？一句话概况：看看自己的根器如何吧！

吾人但安分守愚，一任举世之人尽作通家，俾佛法大明于世，众生尽得度脱而已。快何如之。师寿处祈亦以此言告之。弘一师拟僻居深山，可谓笃信真修之士矣。欣慰无量。

我们只要安于本分，守持愚行，任由全世界的人都去作大通家，使佛法大大阐明于世间，众生全都得到度脱而已。还有比这更痛快的事吗？师寿那里，祈望也将这些话告诉她。弘一法师打算居住到偏僻的深山，可说是诚信真修的人啊！非常欣慰！

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

汝所说颇有道理，慰甚。生死大事，须当预办。若待临行方修，恐被业力所夺。闭方便关，拒绝不急事缘，甚为有益。

你所说的颇有道理，很是欣慰。生死大事，必须应当预先备办。如果等到临终时方才修行，恐怕被业力所夺走。闭方便关，拒绝不急的事情缘务，很是有益。

罗台山之不往生堕福处，在于文字气习重耳。此习既重，则虽曰念佛，实念念在文字里做工夫。念佛工夫，只是支撑门面而已。此文人通病，非台山一人而已也。世智辨聪，佛谓为八难之一者，正为此也。

罗台山这个人没有往生，而堕落在有福报的地方，在于他的文字习气很重。这种习气既重，虽然也说在念佛，实际上念念在文字上做工夫。念佛工夫只是支撑门面而已。这是文人的通病，不是罗台山一个人这样。佛说世智辨聪为八难之一，就是这个缘故。

念佛欲得一心，必须发真实心，为了生死，不为得世人谓我真实修行之名。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从口

而出，从耳而入。一句如是，百千万句亦如是。能如是，则妄念无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契矣。又须善于用心，勿致过为执著，或致身心不安，或致起诸魔事。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依此而行，决无歧误。

念佛想得到一心不乱，必须发真实心，为了生死，不要为了博得一个虚名，让世间人说我是真实修行的人。念佛时必须字字句句，佛号从心而发，从口而出，从耳而入。一句是这样，百千万句，句句都是这样。能这样念，那么妄念就没有办法起来，心佛自可相契和。另外必须善于用心，不要导致过为执著，或者致使身心不安，或者致使着魔发狂等事。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依照这个方法而行持，决定不会走进歧途而耽误自己。

了凡四训，不知是钞安士书中者，或单有流通之本。(光)见一流通本，积善篇中，缺十条因果事迹。若欲排印，当以安士书后所载者校之。缺则补之，讹则改之。

《了凡四训》，不知道是钞录《安士全书》当中的，或者另外单独有流通的本子。我见到一个流通本，在积善篇当中，缺了十条因果事迹。如果想要排印，应当以《安士全书》后面所记载的加以校对。缺漏的加以补足，错误的加以改正。

序文凑千余字，意虽可取，文不舒畅。（光）本欲发挥四训未畅之旨，而意为词阻，究亦无所发明。但弁（biàn）之于首，亦可作互相参证之微益耳。

序文凑了一千多个字，意思虽然可取，文字不很舒畅（大师非不擅文辞，更无不通之文，乃专重义理，不尚文辞，常自谦文辞粗砺）。我本来想要发挥《了凡四训》中未能畅达的义旨，但思路被文词所阻碍，到底也没有什么阐发显明。只是这放在开头的序文，也可与正文互相参考印证而有一点利益罢了。

又现在见佛之志，可谓真切。然此事颇不容易。当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期一心不乱，为决定主宰。

又者，你现在就想见佛的志向，可说是很真切。然而这件事很不容易。应当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以期望得到一心不乱，为决定的主宰誓愿。

于未得一心前，断断不萌见佛之念。能得一心，则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欲见即可顿见。不见亦了无所碍。倘急欲见佛，心念纷飞。欲见佛之念，固结胸襟，便成修行大病。

在没有得到一心不乱前，千万不要萌发急于见佛的心。能得一心不乱，则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想要见佛就可

以马上见到。不见也没有什么妨碍。倘若急急想要见佛，心念纷飞。想要见佛的念头，固结在心头，就成为修行的大病。

久之，则多生怨家，乘此躁妄情想，现作佛身，企报宿怨。自己心无正见，全体是魔气分，一见便生欢喜。从兹魔入心腑，著魔发狂。虽有活佛，亦末如之何矣。但能一心，何须预计见佛与否。

久而久之，则多生怨家，乘着这念躁妄情想的机会，变现成佛身，期望酬报宿世的怨恨。自己的心没有正见，全体是魔的气分，一见境界便生欢喜。从此这个魔便钻入心腑，着魔发狂。就算佛陀在世，也无可奈何啊。只要能念佛到一心不乱的境界，何须预先算计着见佛与否。

一心之后，自知臧否。不见固能工夫上进，即见更加息心专修。断无误会之咎，唯有胜进之益。世间不明理人，稍有修持，便怀越分期望。譬如磨镜，尘垢若尽，决定光明呈露，照天照地。若不致力于磨，而但望发光。全体垢秽，若有光生，乃属妖光，非镜光也。

一心不乱之后，自知如何处理。不见佛固能工夫上进，如果见佛将会更加息灭妄心专精修持。断然没有误会的过失，只有更加精进修行的利益。世间不明理的人，稍

有修持的功夫，便心怀过分的期望。好比磨镜子，尘垢如果去除净尽，镜子决定光明呈露，照天照地。如果不致力于磨，而只期待它发光，镜子上全部是尘土垢秽，如果能发光，也是妖光，不是镜子本有的光啊。

（光）恐汝不善用心，或致自失善利，退人信心，是以补书所以耳。永明云，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例其词曰，但期心不乱，不计见不见。知此当能致力于心与佛合之道矣。

我是担心你不善用心，或许导致自己失去修行的利益，也使别人退失信心，所以才补充写明这些意思。永明大师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现在仿照这句话说：“但期心不乱，不计见不见。”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应该能致力于心与佛合的修道啊。

复弘一法师书

接手书，知发大菩提心，誓证念佛三昧。刻期掩关，以祈遂此大愿。（光）阅之不胜欢喜。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发大菩提心，誓证念佛三昧。定期闭关，以祈望完成这个大愿。我看了非常欢喜。

所谓最后训言，（光）何敢当。然可不尽我之愚诚以奉之乎。虽固知座下用此种络索不著，而朋友往还，贫富各尽其分，则智愚何独不然。但尽愚诚即已，不计人之用得著与否耳。

所说的“最后训言”，我如何敢当。然而又怎可不尽我的愚诚来进言奉献呢？虽然知道你用不着这些罗嗦，然而朋友之间的来往，无论贫者富者，都各尽自己的本分，那么智者愚者，又怎该不如此呢？只要尽我的愚诚就好，不计较别人用不用得着啊！

窃谓座下此心，实属不可思议。然于关中用功，当以专精不二为主。心果得一，自有不可思议感通。于未一之前，切不可躁妄心先求感通。一心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一。

我认为你的这个发心，实在是不可思议。然而在关房中用功，应当以专精不二为主。果真能一心不乱，自然会有不可思议感通。在未得一心不乱之前，切不可用躁动妄念的心先求感通。一心不乱之后，定有感通，感通则心更精进专一。

所谓明镜当台，遇形斯映，纭纭自彼，与我何涉。心未一而切求感通，即此求感通之心，便是修道第一大障。

况以躁妄格外企望，或致起诸魔事，破坏净心。大势至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敢为座下陈之。

所谓明镜当台，随缘影现好丑之境，好丑是影相的事，与镜子本体没有一点关系。心未得一心不乱而急切追求感通，就这个急切追求感通的心，便是修行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碍。况且内心烦躁妄动，格外企求，也许导致生起诸多魔事，破坏了清净心。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大胆为您陈述这《念佛圆通章》。

复无锡尤惜阴居士书

居士无我，乐受磋磨。但有误会（光）意之失，故首称师尊，不用印光法师四字。未免于（光）于己，皆所未安。

居士没有我相，乐于接受切磋琢磨。但是有误会我的意思的过失，所以你在开头就称“师尊”，不用“印光法师”四个字。未免对于我，对于你自己，都有所不妥。

夫（印光）一粥饭僧耳。称为法师，已经过分之极。然通途泛称，亦不能不如是。至于不名，且称为师尊，实

失正名交友之道。下次切勿用此故套。

我是一个只会吃饭的僧人罢了。称为“法师”，已经是很过分了。然而现在通常都是这样称呼，也不能不如此。至于不直接称名，而称为“师尊”，实在是失正名交友之道。下次千万不要用这些俗套。

至于署名之下，古今通用，凡平交皆当如是，非于尊者前方用和南顶礼等也。今礼教陵迟，凡研究佛学者与知识信札，多皆用合十合掌谨启等，而不肯稍屈。

至于在自己的署名之下，古今通用，凡是平辈之交，都应当如此，并不是在尊者前面用“和南”“顶礼”等等。现今礼仪之教逐渐衰败，凡是研究佛学的人与善知识来往的信件，大多都是用“合十”“合掌”“谨启”等等，而不肯稍稍委屈。

夫禹拜昌言。子夏丧明怨天，曾子责之，尚投杖而拜。是同侪有一言启迪于我者，皆以屈礼谢之。今行于歧路，有所不决，拟欲问人尚须合掌。况欲资之以了生死大事，而以行路之仪奉之，是轻法也。轻法则不能实得法益。

大禹一听到善言就磕拜。子夏失明而埋怨上天，曾子责备他，他听后尚且丢下拐杖而磕拜。只要是同辈有一句话启迪了我，都以屈身礼拜加以答谢啊！现在行走在歧

路之上，有一些不能决定的问题，打算想要寻问路人，尚且须要合掌请问。何况是想要借助他人了生死大事，而以走路问人的礼节来对待，这是轻慢佛法啊！轻法就不能实际得到佛法的利益。

昔古灵赞禅师大悟后，欲报剃度师恩，多方启迪。其师异之，令其为伊宣说。彼谓当设法座，令其师迎己升座礼拜，然后可说。其师依之，遂于言下大悟。使古灵不如此重法，其师不如此重得法之人。莫道不说，说亦只得文字知见而已。决不能一言之下，明白本心。

过去古灵神赞禅师大开悟之后，想要报答剃度师的恩德，多方的开导启发（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惊异，令他为自己宣说。神赞禅师说：应当施设法座，令他的师父迎请自己升座礼拜，然后才可以说法。他的师父依照而行，于是在他的教言之下大悟。假使古灵禅师不如此重法，他的师父不如此尊重得法之人。不要说不说法，就是说法，也只是得到文字知见而已。决定不能够在一句话之下，就明悟本心。

语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夫如来灭度，所存者唯经与像。若以土木金彩等像视作真佛，即能灭业障而破烦恼，证三昧而出生死。

俗话说：谦卑礼下他人不够深，就不能得到他的真本领。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留存在世间的只有经书与佛像。若能将泥土、木头、金属、彩绘等做成的佛像视作真佛，就能灭业障而破烦恼，证三昧而出生死。

若以土木金彩视之，则亦土木金彩而已。又土木金彩，亵之则无过。若以亵土木金彩之佛像，则其过弥天矣。

如果将他们视作泥土、木头、金属和彩绘，则他们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土木金彩而已。是土木金彩，不恭敬也没有过失。如果亵渎的并非是土木金彩，而是土木金彩所做成的佛像，那就是弥天大罪！

读诵佛经祖语，直当作现前佛祖为我亲宣，不敢稍萌怠忽。能如是者，我说其人必能即生高登九品，彻证一真。否则是游戏法门，其利益不过多知多见，说得了了，一丝不得真实受用，乃道听途说之能事也。

读诵佛经祖语，当作此时就是佛祖现前为我亲自宣说，不敢稍微萌发懈怠轻忽的念头，能这样恭恭敬敬的人，我说他一定会在此生高登九品往生西方，彻底证得一真法界。否则，不过是游戏法门，其利益只是多知多见的佛教术语，说得头头是道，可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真实受用，只有道听途说的本事，没有真实体证。

古人于三宝分中，皆存实敬。不徒泛泛然口谈已也。今人口尚不肯谈一屈字，况实行乎。

古人在三宝门中，都心存真实的诚敬，不只是泛泛然肤浅地嘴巴说说！现今的人在口头尚且不肯委曲自己说一句恭敬的话，何况真实地行持呢？

昔清世祖章皇帝，拜玉琳通琇禅师为师。尚欲取一法名，琇师谓帝王何须用此。彼不肯，祈取一丑字眼名之。玉琳乃书十余丑字，令其自选。乃取一痴字。其派在行字辈，故名行痴。凡与玉琳之法徒书，其署名则云法弟行痴和南。

过去，清世祖顺治皇帝，拜玉琳通琇禅师为师父。想要取一个法名，通琇禅师说：帝王何须如此。他不肯，祈望取一个丑的字眼来作为法名。玉琳国师就写了十多个丑字，让他自己选。于是就选了一个“痴”字。他的派辈分在行字辈，所以名为行痴。凡是与玉琳国师的法子徒弟写信，他的署名就为：法弟行痴和南。

开国之皇帝尚如此自屈，若以今人推之，当先加以刑，然后问法，方合其式。否则平人失其为平人，皇帝失其为皇帝矣。

开国的皇帝尚且如此自我屈尊降纡，如果以现在的人来例推，应当先加以刑具，然后问法，方才合他的样式。否则就百姓失其为百姓，皇帝失其为皇帝了。

(光) 于佛学，一无所得。如盲对五色，聋对五声。了不知其如何为声，如何为色。然于主敬存诚之表面，颇愿竭我愚诚，以尽他山石之小益。既属心交，当不以琐屑弃之。

我对于佛学，一无所得。如同盲人对五色，聋子对五声。一点不知道，什么才是宫商角征羽五种声音，什么才是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然而对于主敬存诚的表面行为，很愿意竭尽我的愚诚，来尽他山之石的小小利益。既然大家是以心相交，应当不会因为我的细小琐屑而嫌弃吧。

拟答某居士书（附某居士原书）

来信： 鄙人信从净土，已决定奉行，而于愿行两字，尚须乞教。愿与行是否两种分运，抑须同运。

我相信净土法门，已经决定要依教奉行，但对于“愿行”两个字，还必须要乞求您的教导。愿与行是否要分开修持，还是必须同时修持。

一，若以两种而论，则念佛时先发愿求生，如慈云十念求生文然后再念，惟念佛时只存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之旨，心口如一，历历而转，于念念中但存这么念，并亦无求生之愿，而依此念法往生均属上品，此是照彻悟禅师之语。

一：如果将愿与行作为两种修持，分开来讨论，那么念佛时，要先发愿求生，如慈云忏主的十念求生文，然后再念佛，惟独在念佛时，只存心外无佛，佛外无心的宗旨，心和口如一，历历分明而转，于念念中只存这样来念佛，并且也没有求生之愿，而依照这种念法，都是上品往生，这是依照彻悟禅师的话。

二，若以愿行同运而论，则念佛时声声如婴儿堕水急呼母救，此杭州玉峰禅师之说。又若坚密大师云，六字洪名，念念之间，欣厌具足，与玉峰师说正同。

二：如果以“愿行”同时修持来说，那么念佛时，声声如同婴儿堕水，急呼母亲来救，这是杭州玉峰禅师的说法。又像坚密大师说：六字洪名，念念之间，欣厌具足（欣厌指“厌离娑婆，欣求极乐”），与玉峰禅师所说的正好相同。

惟以上两说，第一说所云，念佛时似少恳切之旨。薄益

大师曾云，求生净土，全赖信愿。若无信愿，则虽念至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亦无得生之理。然则虽念到一心不乱，恐未能十足稳当。

只是以上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念佛时，似乎少了恳切的义旨。藕益大师曾经说：求生净土，全赖信愿。如果没有信愿，虽然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铁壁，也没有得生的道理。那么虽然念到一心不乱，恐怕未必能够有十足的稳当。

照第二说所云，虽念佛时愿行具足，而念念之间，心中多存一愿，则于一心不乱，似又嫌不纯。近时杭僧□□师亦以不能兼顾，不能不顾为虑。玉峰有用兵之喻。末学钝根未明究竟，想高贤必有确论以作后学津梁。

照第二种说法，虽然念佛时，愿行具足，而念念之间，心中又多存了一个愿心，那么对于一心不乱，似乎又嫌不够精纯。近来杭州僧人某某师，也以“愿”“行”二者不能兼顾，不能不顾为疑虑。玉峰禅师有用兵的比喻。我是钝根之人，不明白究竟如何，想必您必有确切定论来作为后学人的指引桥梁。

印祖答：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阁下既已笃修净业，信之一字，谅已全体担荷，

究竟无疑矣。

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旨。如同鼎的三足，缺一不可。你既然已经认真修习净业，“信”这个字，想来已经全体承当，究竟无疑了。

至于愿行二法，似犹有彼此对待之执，不能融会贯通。

致于圆融无碍法中，生起许多障碍。

至于“愿行”二法，似乎还有彼此对立的执着，不能够融会贯通。导致在圆融无碍的法中，生起许多障碍。

俾彻悟坚密蕩益三大师之普照万汇圆满月光，只因一丝当目，便成分隔矣。惜哉。今谓真念佛人，当念佛时，信愿行三，全体具足。如子忆母，其间断无狐疑不信，与不愿见母之念头可得。说甚同运分运，说甚愿存则一心不纯。原是一个，何得头上安头，以不能兼顾及不能不兼顾为虑。

即使是彻悟、坚密、蕩益三位大师的普照万流的圆满月光，只因为有一根头发丝挡在眼前，就成为分隔了。可惜啊！现在，真正的念佛人，正在念佛之时，信愿行三者，全体具足。如子忆母，这当中断然没有狐疑不信，与不愿意见到母亲的念头。说什么同运分运，说什么有愿心存留，就于一心不乱不能精纯。这原本就是一个，

怎么能在头上安头，以不能兼顾以及不能不兼顾作为疑虑呢。

观阁下之所说，与某僧之论，皆实未能著实从事，乃于未发足前，先拟议到家景象。故于古人对治分别之法言，反生出种种分别。

看你所说的话，与某位僧人的言论，都是实际没能老老实实地从事修行，在还没有提脚修行之前，先预想议论到家时的景象。所以对于古人对治分别心的真实法言，反而生出种种的分别。

试问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不恳切而能然乎，无信愿而能然乎。彻悟坚密二师之语虽有异，而意实相资而相成。认做分运同运，可谓无择法眼。

请问：要做到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不恳切的话能够做到吗？没有信愿而能做到如此吗？彻悟、坚密二位大师的话虽然有差异，而用意实际是相互资助而相辅相成的。你认做分运同运，可说是没有择法眼。

至于蕩益所说，乃是为一辈倚傍宗门，念自性弥陀，生唯心净土，及不依净土宗旨而修，但以念至一心不乱为究竟极则事者之法药也。何可引此净宗门外之事，以例

信愿具足之真修，致门径混滥也。

至于蕩益大师所说的，这是为了有一类倚傍禅宗法门，说什么念自性弥陀，生唯心净土，以及不依着净土信愿行的宗旨而修持，只以念到一心不乱为究竟终极之事之人的法药。怎么可以以这些净宗门外人修持的事例，来类比信愿具足的真修行人，导致门径混滥呢？

此上约理通说也。若约事别说，发愿当于朝暮念佛毕时（晨朝十念，亦先念佛后发愿），或用小净土文。若身心有暇，宜用莲池大师新定净土文。此文词理周到，为古今冠。

以上是针对义理通说。如果针对事相别说，发愿应当在朝暮念佛完后（晨朝十念，也是先念佛，然后发愿），或者用《小净土文》。如果身心有闲暇，宜用莲池大师《新定净土文》。此文词理周到，是古今最好的发愿文。

须知发愿读文，乃令依文发愿耳。非以读文一遍，即为发愿也。除朝暮发愿外，一切时但以至诚恳切念佛即已。

必须知道读文发愿，就是让我们依文发愿。不是仅仅读文一遍，就算是发愿啊。除了早晚发愿之外，一切时，只以至诚恳切心念佛就好。

与高鹤年居士书

南五台山，乃千三百年前，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降伏毒龙，所开之古道场也。亦莲宗八祖，云栖莲池大师，中兴莲宗之发源处也。

南五台山，是一千三百年前，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降伏毒龙，所开辟的古道场。也是莲宗八祖，云栖莲池大师，中兴莲宗的发源地。

明嘉靖时，有性天文理老和尚者，隐居此山无门洞。后因云游至杭州，住西山黄龙庵。莲池大师仰其道风，与夫人汤氏，归依座下。不二三年，又依之出家。使此老无有出格道德，岂能令如大师之博学鸿词，躬行实践，盛德君子，屈身座下，始终依止，以为弟子乎。

明朝嘉靖年间，有性天文理老和尚，隐居在这座山的无门洞。后来因为云游到杭州，住在西山黄龙庵。莲池大师仰慕他的道风，与夫人汤氏，归依在老和尚的座下。不到二三年，又依老和尚出家。假使这位老和尚没有超出常人的道德，怎能令像莲池大师这样博学多才，亲身实践的盛德君子，屈身在他的座下，始终依止，成为他的弟子呢？

大师出家后，老人复归关中。大师志慕遍参，未能远从。而关中法道，至清乾隆后，日渐式微。哲人云亡，志乘佚失。致老人嘉言懿行，无由永传于世，何胜悼叹。然以异地之僧，能令莲池归依出家，可以想见其为人。

莲池大师出家之后，老和尚又回到了陕西。莲池大师的志向是欣慕到处参学，所以没能随从老和尚而去。而陕西一带的佛法，到了清朝乾隆以后，日渐的衰微。智慧卓越的人都隐没消亡了，记载历史的书也都遗失了。致使老和尚的嘉言懿行，没办法永远流传于世上，何等哀伤叹息啊！然而以一位异地来的僧人，能够令莲池大师归依他而出家，可以想见老和尚的为人。

事见云栖法汇莲池大师塔铭中。其派为宗福法德义，普贤行愿深，文殊广大智，成等正觉果。大师正在殊字辈。其改为袞（zhū）者，以洪武时，有一高僧，洪武诏见，甚加优宠，特以玉盞，赐乳令服。因咏谢恩诗，有一盞琼浆来殊域，九重恩德自上方之句。洪武姓朱，遂谓殊者，歹朱，是骂己。即令斩之。及斩，乃悟其非骂，而已悔无所及矣。此宿世杀业所感，业力现时，不能自主。杀业之难消如此，可不戒哉。

此事可以去看《云栖法汇》中莲池大师塔铭中的文。他的派系为：宗福法德义，普贤行愿深，文殊广大智，成

等正觉果。（这是指他那个皈依辈分的排序）。莲池大师正在“殊”字辈。他改为“袪”字的原因，是因为在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位高僧，洪武帝朱元璋诏见他，很是特别的优待恩宠，特别用玉盏，赐乳给他喝。高僧因此写了一篇谢恩诗，其中有一句：一盏琼浆来殊域，九重恩德自上方。洪武帝姓朱，于是认为“殊”字，就是歹朱，是骂自己。就命令将这位高僧斩首。等到斩首之后，才觉悟到他不是骂自己，然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宿世的杀业所感，业力现前时，不能够自主。杀业如此难以消除，可以不戒惧谨慎吗？

如来于诸戒之中，皆以杀戒居首。其深慈大悲，至极无加矣。而迷倒愚夫，不知感恩，反加谤毁。势必从劫至劫，互相杀戮，可不哀哉。莲池大师以此之故，去歹加衣，而用袪字。世多不察，每每讹作从示之袪（zh ù）。其不识字义，粗心浮气，有如此者。而大师慎微杜祸正名顺言之道，遂因之埋没。惜哉。

如来在诸多戒律之中，都是将杀戒放在第一。佛陀的深慈大悲，到了极点，无以复加。然而迷惑颠倒的愚昧凡夫，却不知道感恩，反而加以谤毁。这样，势必从劫至劫，互相杀害，能不悲哀吗？莲池大师因此之故，去掉歹旁，加上衣旁，而用“袪”字。世人大多不仔细体察，

每每错写成从示旁的“祿”字。不认识字的意义，心粗气浮，就有如此的错误。而莲池大师谨小慎微，杜绝祸患，正名顺言的法道，因此而埋没。可惜啊！

无门洞者，即今之湘子洞。意昔或名湘子洞，老人居之，改为无门洞。及老人去世，无知僧俗，不知无门之义。以韩湘子修行成仙为奇，故仍呼为湘子洞耳。

无门洞，就是现今的湘子洞。我想过去或者叫湘子洞，老和尚居住后，改名为无门洞。等到老和尚去世后，无知的僧俗，不知道无门的含义。以韩湘子修行成仙，认为这是奇事，所以仍就称为湘子洞罢了。

何以知之，南五台山，无有大洞，可以住人。亦无有洞，名无门者。唯湘子洞，高深宽大，可以住人。兼复僻居山后，上下悬崖。而逼近圣泉，柴水方便。又复地势向阳，冬暖夏凉。游人樵夫，皆所不至。洵为办道最胜之地。咸同以来，兵火连绵，以故久无人住。

如何知道是如此呢？南五台山，没有大的山洞，是可以住人的。也没有山洞，名为无门洞的。唯有湘子洞，高深宽大，可以住人。又加上洞口偏僻在山后，上面下面都是悬崖。且接近圣泉，拾柴取水很方便。又者山洞的地势向阳，冬暖夏凉。游人樵夫，都不会到这个地方。

实在是办道最殊胜的地方。咸丰、同治年以来，兵火连绵，所以很久没人居住。

至光绪初，法忍冶开等老，卜居于此，至今成大兰若。而道由人宏，地由人灵，不可不信哉。名无门者，盖以大士以普门法道，度脱众生。老人效法大士，名其居曰无门。亦取楞伽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义。

到了光绪初年，法忍、冶开等老和尚，选择住在这个地方，到现在成了一处大的阿兰若。佛道是由于人的宏扬，福地是由于人的灵气，不可不信吗？名为“无门”的原因，因为观世音菩萨以普门的法道，度脱众生。老和尚效法观世音大士，称他的居住为“无门”。也是取《楞伽经》中的：“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的旨义。

须知无门即是普门。良以法法头头，迷之则皆可起惑造业，悟之则皆可断惑证真。故楞严二十五圣，于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各证圆通。故无一法不是三谛妙理，亦无一法不契三德秘藏。唯其普皆是门，故不须另立一门，而号为无门焉。

必须知道无门就是普门。实在因为每一法每一事，迷惑的话，就全都可以起惑造业，觉悟的话，就全都可以断惑证真。所以《楞严经》中的二十五位圣人，在六根，

六尘，六识，七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见大、识大七种），各自证得圆通。所以没有一法不是空假中三谛妙理，也没有一法不契合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藏。普皆是门，所以不须要另外立一个门，而号为“无门”啊！

居士幸住此山，谅亦宿受此老之法润所致。宜将此意详告大茅篷主僧。令知有高人故事，及无上甚深之真正名目在。不可仍以外道虚名，相沿传去，以致失却佛法中之正名耳。

居士有幸住在这座山，想必也是宿世受过这位老和尚的法雨滋润所致。应该将这个意思详细的告诉大茅篷的主事僧人。令他们知道有高人的故事，以及无上甚深的真正名目所在。不可以仍以外道的虚名，相沿流传开去，以致失去了佛法中的正名啊！

摄身岩者。以其峰峦陡峻，壁立万仞。至其巅者，向下望之，不禁战兢惕厉，身心悚然，妄想消灭，正念昭彰。即楞严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意。

摄身岩，因为它的峰峦陡峻，壁立万仞。到了山顶，向下望去，不禁战战兢兢，警惕谨慎，身心恐惧，妄想消灭，正念昭彰。就是《楞严经》所说的：“都摄六根，

净念相继”之意。

盖以身为总名，六属别目。以总摄别，故但曰摄身耳。其后哲人悉没，志乘佚失。无知僧俗，遂讹作舍身。以讹传讹，无人改正。诬罔名山，莫此为甚。岂有菩萨现身亲开之山，而以此害道误人之名，以名其山峰之理乎。因为色身是总名，六根属于具体分类的名目。以总名概括诸类，所以只说“摄身”罢了。后来智慧卓越的人都隐没了，史籍也遗失了。无知的僧俗，于是错讹成“舍身”。以讹传讹，无人改正。诬陷毁谤名山，没有再超过这个的。哪有观世音菩萨现身亲自开辟的山，而用这样害道误人的名称，来命名山峰的道理呢？

又有魔民，造作魔说，谓观音于此舍身，方成道果，以诳惑愚夫愚妇。如是齐东无稽之谈。玷污大士，贻辱法道，招外道之邪谤，启愚人之魔思，为害诚非浅浅。此与普陀以观音眺作观音跳，同一魔见。诚令人可叹可恨可悲可怜。

又有魔民，造作魔说，说观世音菩萨在此处舍身，方成道果，来诳惑普通百姓。这样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污辱菩萨，羞辱佛法，招来外道的邪说诽谤，开启愚人的魔思乱想，这个祸害实在不浅。这与普陀山将“观音眺”

误作“观音跳”，是同一种魔见。实在令人可叹、可恨、可悲、可怜。

南五台山，开山缘起，昔年毫无根据。光绪十一年，（光）住大顶，亲侍大士香火。一日下山，至刘村西寺中（系大顶下院），见有数碑，所载皆非最初缘起。中有一碑，被水垢封蔽，成一石板。（光）取砖磨之，乃元至元七年依古碑所序之缘起碑也。

南五台山，开山的缘起，过去毫无根据可查。光绪十一年，我住在大顶寺，亲自侍奉观世音大士的香火。有一天下山，到了刘村西寺中（是大顶寺的下院），见到有几块石碑，所记载的都不是最初的缘起。中间有一石碑，被水渍污垢封盖遮蔽，成了一块石板。我取来砖石加以磨擦，发现这是元朝至元七年（1340年）依古碑所序的缘起碑。

使（光）不磨出，安知无知俗僧，不取之以作石板用乎。则大士救苦不思议灵迹，永劫埋没矣。今幸失而复得，故为居士详言耳。碑记钞奉，并祈存览（碑记列入附录）。

假使我不磨出文字，怎能保证无知的俗僧，不取来当作石板用呢？那么观世音大士救苦不思议的灵感事迹，就永远被埋没了啊！现在有幸失而复得，所以为居士详细

说说罢了。石碑记于文钞奉上，并祈望你保存阅览（石碑记文，列在附录中）。

致谛闲法师问疾书

二月下旬，闻公自温归来，身婴笃疾，手足不便运动。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欲令现在诸学子，及一切四众，及早努力修行。勿待病魔临身时，则不易摆脱矣。其直以口说，尚恐不亲切，遂现身以说。可谓深慈大悲无以复加矣。

二月下旬，听说您从温州回来，身患重病，手脚行动不便。我固然知道您悲心深重，想要使得现在的诸位学人，以及一切四众弟子，及早努力修行。不要等到病魔缠身时，就不容易摆脱了。直接以口说，恐怕不够亲切，于是您现身来说法。可说是深慈大悲，无以复加了。

光自愧财法两缺，欲效愚忱，直无其力。但只旁问于根祺然云辈。后闻佛曦谓病已复原，但足尚不能大行。意谓行固能行，但限于出外而已。

我很惭愧财法两方面都缺少，想要奉效一点微薄真诚之心，简直没有力量。只能在一旁问问根祺、根然、根云等人。后来听佛曦说，您的病已经复原了，但是脚还不

能多走动。我以为走应该能走几步，只是很难出门而已。

昨万年寺住持了悟见访，问及，言吃饭说话，与好人无异。唯手足绝不能动，虽饮食便利，一一须人代为周旋。光窃念病体如此，何以弘法。或令浅见之人，谓佛法无灵。

昨天万年寺的住持了悟来访，向他打听您的情况，说：吃饭说话，与好人无异。只是手脚完全不能动，即便饮食便利，一一都须有人代为照顾。我想到您病成这样，如何弘法。或许令浅见的人，认为佛法不灵验。

以故数十年讲经，天下闻名之大法师。身婴痼疾，只管求医服药，亦不见愈。彼素谓依教修持，能转定业，及阿伽陀药，万病总持者，皆逛人耳。若其不逛，彼当依教转彼定业。彼素崇净土，以弥陀名号为阿伽陀药，何不服之。

因为（浅见之人会认为）几十年讲经且天下闻名的大法师，竟身患重病，而且任凭求医服药，也不见好。他一向都说：依教修持，能转定业，以及阿伽陀药，万病总持，都是骗人罢了。如果他不是逛骗，他应当依教转他自己的定业。他一向崇奉净土，以阿弥陀佛名号为阿伽陀药，为什么自己不服呢？

又普门品，观音圆通，讲时不晓得多有道理。直是菩萨跟到称名求救者。彼既如此，何不放下身心，拚一条穷性命，志心念观音菩萨，以求身心悉皆安隐。以及得大解脱，获真圆通也。

又者《普门品》，《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时候，不晓得多有道理。简直是菩萨跟着称名求救的人。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放下身心，拚一条穷性命，志心念观世音菩萨，以求身心都得安隐。以及得大解脱，获真圆通呢？

光念世人多有此见。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即令贵体复原，福慧崇朗。则彼浅知浅见者，将断尽狐疑，增长正信。当相率而出邪途，入佛道，以期普利自他于无既也。是诚所谓以大慈悲，现身说法也。其利益大矣。

我想到世间人，大多有这些见解。倘若您能仰求观世音大士垂慈，令您的贵体健康复原，福慧崇朗。那么那些浅知浅见的人，将断尽狐疑，增长正信。应当相率而走出邪途，进入佛道，以期普利自他于无穷啊！这是真正的所谓以大慈悲，现身说法！这个利益就很大了。

按周克复观音持验记，载一事。其病与公稍同，其人品

与公天地悬殊。彼尚能蒙菩萨加被，令其宿业顿消，痼疾立愈。况我公为现在法门第一人，其法道之兴衰，系于一身之存亡。

按周克复的《观音持验记》中，记载一件事。他的病与您稍有相同，这个人的人品与您是天地悬殊。他尚且能够蒙菩萨的加被，令他宿业顿消，痼疾立刻痊愈。何况您现在是法门中的第一人，法道的兴衰，系在您一身的存亡。

倘能将平日与人讲普门品，及观音圆通之全幅精神，用称念洪名。当不离此心，即蒙消宿业而获安隐。转使先生讥诮（qī ào），谓为佛法不灵者，皆相援而皈依信奉，唯恐或后也。

倘若能够将平时与人讲《普门品》，以及《观音圆通》的全付精神，用来称念万德洪名。必当不离此心，就蒙菩萨慈佑，消宿业而获安隐。转变先前那些冷言讥讽，认为佛法不灵的人，都相互而来皈依信奉，唯恐落在后面啊！

明崇祯辛巳，当涂县官圩，有山东一瘫子至。以手代足，乞食于市，人多厌之。瘫者虽病而负气，被骂詈，辄不平。闻塘桥庵，有修行僧曰水谷，往诉以乞食艰难之苦。

谷曰，汝能发心出家，仗慈悲大力，或有施主。

明朝崇祯辛巳年（1641年）。安徽省当涂县官圩镇，有山东的一个瘫子来，用手代脚走路，在集市乞讨食物，人们大多讨厌他。瘫子虽然有病却不肯向人低头，被人骂后，心中不平。听说塘桥庵，有一位修行僧人名叫水谷，前往诉说乞食艰难之苦。水谷说：你能发心出家，仗菩萨慈悲大力，或许有施主来供养你。

瘫子从之，遂剃发，受斋戒。虽行乞，不茹荤血。虽被辱骂，安忍而受。谷又教以念观世音名号，兼持准提咒。受持逾二年。戊子秋，忽梦一老妪呼之曰，汝起汝起。瘫子云，我是瘫子，何能起。老妪以手扯其两足，觉直而不拳。晨起瘫病遂愈，居然一昂藏之僧矣。取号曰半崖，遂有供养之者。出唐宜之己求书。

瘫子就听从了，于是剃发，受斋戒。虽然行乞，不吃荤血。虽然辱骂，安然忍受。水谷又教他念观世音名号，兼带持准提咒。受持超过二年。戊子年（1648年）秋天，忽然梦到一位老妇人对他呼叫说：你起来！你起来！瘫子说：我是瘫子，如何能起来。老妇以手扯他的双脚，觉得腿脚伸直而不拳曲。早晨起来，瘫病竟然痊愈，居然成了一位气宇轩昂的僧人了。取名号为半崖，于是有人发心供养他。这个故事出自唐宜之的《己求书》。

观音大士，唯以寻声救苦为事。从古至今，其蒙感应而离苦恼者，何止百千万亿也。而载籍所传，乃亿万中略见一二而已。然公之本心，光固不得而知，且约己浅见为论。即实受安乐，绝无苦恼。亦当以求菩萨救苦，为大众作榜样也。

观世音菩萨，唯以寻声救苦为事务。从古至今，蒙受感应而离苦恼的人，何只百千万亿。而记载在书籍中所传下来的，是千亿万中，略见一二而已。然而您的本心，我固然无法知道，暂且依照我的浅见来说。即使您实际是享受安乐，完全没有苦恼。那也应当祈求菩萨救苦，为大众作个榜样。

复弘一师书一

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

座下勇猛精进，是常人所难以做到的。又想要刺血写经，可说是重法而轻身，必能圆满你的大愿啊！

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亏神弱，难为进趣耳。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你先专门修念佛三昧。等待念佛

有所得，然后再做这件事。倘若最初就刺血写经，或许恐怕你血气有亏，精神颓弱，难以再向上进修啊！

入道多门，唯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而吾人以博地凡夫，欲顿消业累，速证无生，不致力于此，譬如木无根而欲茂，鸟无翼而欲飞，其可得乎。

修行入道，门径很多，只是随从各人的志趣，完全没有固定的修法。要说有一定的原则，那就是“至诚”与“恭敬”。这两条就是尽未来际，诸佛出世都不会改变，何况我们这些博地凡夫，想要顿消业力牵引，速证无生法忍，不致力于诚敬，就好象树木无根而想茂盛，鸟儿没有翅膀而想飞翔，这可能吗？

今将办法之利弊，并前人证验，略开一二，庶可随意作法矣。刺血写经，有专用血写者，有合金合朱合墨者。合金一事，非吾人力所能为。

现在将刺血写经办法的利弊，以及前人的证验，略说一二，那就可以随意选择作法了。刺血写经，有专门用血写的，有合金、合朱、合墨写的。合金这件事，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憨山大师写经，系皇太后供给纸与金耳。金书之纸，须用蓝色方显，白纸则不显。即蓝纸金字，亦不如白纸墨字，及朱字之明了。光曾已见过矣。若合金朱墨等，则血但少许，以表其志诚心。

憨山大师刺血写经，是皇太后供给的纸与金。用金写的纸，必须用蓝色的纸，字迹方才明显，用白纸，字迹就不明显。即使是蓝纸金字，也不如白纸黑字，以及朱红字那样明了。我曾经见到过。如果合金、朱、墨等，那么血只要少许，表示他的志诚心。

如憨山于五台妙德庵，刺舌血研金，写华严经。妙峰曰刺舌血为二分，一分研朱书华严经，一分著蒙山施食中，施鬼神。高丽南湖奇禅师，见蕩益弥陀要解，欲广流通。刺舌血研墨写要解，用作刻板底样刻之。冀此书遍法界，尽来际，以流通耳。其写一字，礼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可谓识见超拔，修持专挚者也。

如憨山大师在五台山妙德庵，刺舌血研合金粉，写《华严经》。妙峰大师每天刺舌血，分为二分，一分研合朱砂写《华严经》，一分放入蒙山施食的食物中，来布施鬼神。高丽国南湖奇禅师，见到蕩益大师的《弥陀要解》，想要广泛流通。刺舌血研墨写《弥陀要解》，用刻板的底样那样来严格要求。希望这部书遍满法界，尽未来际，

永远流通。他写一个字，就拜三拜，绕三匝，称十二声佛名。可说是见识超拔，修持专挚的人啊！

此三老之刺舌血，当不须另行作法。刺出即研金朱墨而写之便了。决非纯用血，当仍用水参合之。若专用血写，刺时先须接于小碗中，用长针尽力周匝搅之，以去其筋。则血不糊笔，方可随意书写。若不抽筋，则笔被血筋缚住，不能写矣。

这三位老人的刺舌血，应当不须要另外再作法。血刺出来，就研金、朱、墨而写就可以了。决对不是纯粹用血，应当仍用水参合来写。如果专门用血写，刺血时，先必须接在小碗中，用长针尽力周匝搅拌，以除去其中的血筋。那么血不会糊笔，方才可以随意书写。如果不抽出血筋，那么毛笔被血筋缚住，就不能写了。

古有刺血写华严，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余之高者。又血性清淡，著纸即散，了无笔画，成一血团。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可用。矾过之纸不渗，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须自制。此系备画工笔者之用也。其矾过之纸，格外厚重，又复经久。如黄纸已染者便坚实，未染之纸头即磬（qi āo）脆。

古人有刺血写《华严经》，因为血筋每天堆积，于是就

塑成佛像，有一寸多高。又者，血的性质清淡，落在纸上就散开了，根本不成笔画，只成一个血团。所用的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才可以用。矾过的纸不渗血，而且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须要自己制作。这是预备给画工笔的人来用的。矾过的纸，格外厚重，又很经久。例如黄纸已染的话就很坚实，没有染的纸头就硬脆。

古人刺血，或舌或指，或臂或胸前，亦不一定。若身则自心以下，断不可用，若用则获罪不浅。不知座下拟书何经。若小部头，则舌血或可供用。若大部，及专用血书，则舌血恐难足用。须用指及臂血，方可告圆。以舌为心苗，取血过多，恐心力受伤，难于进修耳。

古人刺血，或者是舌血，或者手指血，或者手臂血，或者胸前血，也不一定。如果是身躯，那么从心脏以下，断然不可以用，如果用的话则获罪不浅。不知你打算写什么经。如果是小部头的经，那么舌血或者可供使用。如果是大部的经，以及专门用血来写的话，那么舌血恐怕就难以够用了。必须用指血以及臂血，方才可以完告圆满。因为舌头是心苗，取血太多，恐怕心力受伤，难于进一步修行。

光近见刺血写经者，直是造业。以了无恭敬。刺血则一

时刺许多。春秋时，过二三日即臭，夏日半天即臭，犹用以写。又有将血晒干，每写时，用水研干血以写之者。又所写潦草，毫不恭敬，直是儿戏。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

我最近看见刺血写经的人，简直是造业。因为一点都没有恭敬心。刺血的话，一时间刺许多血。春秋时节，过二三天，血就发臭，夏天，只半天血就臭了，还用来写。又有人将血晒干，每次写经时，用水研磨干血来写。又者，所写的经文潦草，丝毫没有恭敬心，简直是儿戏。不是用血来表示志诚，而是用刺血写经，来博取自己真心修行的名声罢了。

窃谓指血舌血，刺则不至太多。若臂则一刺或可接半碗血。与其久则臭而仍用，及晒干研而方用。似不若最初即用血合朱作锭，晒干听用。为不虚耗血，又不以臭血污经，为两适其宜矣。然此锭既无胶，恐久则朱落。研时宜用白芨再研，庶不至落。

我认为指血、舌血，刺的话，则不至于太多。如果是臂血，那么刺一次，或可以接半碗血。与其放久臭了而仍旧使用，以及晒干研合水而使用。倒不如最初就用血合朱砂作成锭块，晒干了等着使用。为了不虚耗血，又不以臭血污经，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了。然而这个锭块既

然没有胶，恐怕久了朱砂脱落。研合时，适合用白芨再研合一次，才不至于脱落。

又将欲刺血，先几日即须减食盐，及大料调和等。若不先戒食此等，则其血腥臊。若先戒食此等，则血便无浊气。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

又者，若将要准备刺血，前几天就必须减少吃盐，以及茴香等调味料。如果不先戒吃这些东西，那么刺出的血腥臊难闻。如果先戒吃这类东西，那么血就没有浊气。

又者，写经不同于写字屏书法，取其神韵灵趣，不必工整。如果是写经，应该如进士写策表，一笔都不容许苟且随便。书体必须依正式体。像你书信的字体格式，断然不可以用。

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已写六十余卷，其笔法潦草，知好歹者，便不肯观。光极力呵斥，令其一笔一画，必恭必敬。又令作讼过记以讼己过，告诫阅者。彼请光代作，故芜钞中录之。方欲以此断烦惑，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岂可以游戏为之乎。

古今人大多有以行书、草书写经的，我绝对不赞成。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已经写了六十多卷，他的笔法潦草，知好歹的人，就不肯看。我极力呵斥，令他要一笔一画，必恭必敬。又令他写“讼过记”以自责己过，告诫阅读的人。他请我代他写，所以我的文钞中有收录这篇文章。想要以此法宝来断烦恼，了生死。度众生，成佛道。怎可以当作游戏来做呢？

当今之世，谈玄说妙者，不乏其人。若在此处检点，则便寥寥矣。尤君来书，语颇谦恭。光复之，已又致谢函，可谓笃信之士。然仍是社会之知见，于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实求其益。

当今之世，谈玄说妙，不乏其人。如果在恭敬诚敬之处来检点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尤惜荫来信，语气颇为谦恭。我回信了，他又来信致谢，可说是诚实守信之人。然而仍是社会的知见，对于佛法仍不能专心实际来求得利益。

何以见之，今有行路之人，不知前途。欲问于人，当作揖合掌。而尤君两次来函，署名之下，只云合十。是了生死法，等行路耳。且书札尚不见屈，其肯自屈以礼僧乎。光与座下心交，与尤君亦心交。非责其见慢，实

企其获益耳。

何以见得呢？现在有走在路上的人，不知道前面的路。想要问人，应当作揖合掌。而尤惜荫两次来信，署名之下，只说“合十”。了生死的佛法，就等同于行人问路一样。而且书信中尚且不见他自屈，哪肯自屈来礼拜僧人呢？我与你以心相交，与尤惜荫也是以心相交。不是责备他的傲慢，实在是希望他获得利益啊！

复弘一师书二

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书经。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比新进士下殿试场，尚须严恭寅畏，无稍怠忽。能如是者，必能即业识心，成如来藏。于选佛场中，可得状元。

接到你的书信。见到信中的字体工整，可以依照着这种字体来抄写经典。写经，是想要以凡夫的心识，转为如来的智慧。比起新科进士去殿试考场，还要更加庄严敬畏，没有一丝的懈怠轻忽。能如此的话，必定能够即此业识之心，转成如来藏。在选佛场中，能中得状元。

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

来得度之因。而其褻慢之罪，亦非淺鮮。

现在的人写经，任意潦草。不是为了写经，而是要借此来练字，兼带想要留存他的笔迹到后世罢了。如此的心态来写经，不是完全没有利益。也只不过成为未来得度的因而已。但他褻渎轻慢的罪过可不浅。

座下与尤居士书，彼数日前亦来信。意谓光之为人，唯欲人恭敬。故于开首即称师尊，而印光法师四字亦不用。光已详示所以。座下信首，亦当仍用印光二字。不得过为谦虚，反成俗套。

你写给尤惜荫居士的信，他几天前也曾来信。我想，他认为我的为人，只是想要人恭敬。所以在开头直接就称“师尊”，而“印光法师”四个字也不用。我已经详细说明所以。你在信的开头，也应当仍用“印光”二个字。不得过份谦虚，反而成为俗套。

至于古人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皆以作礼伸谢。此常仪也，无间僧俗。今礼教陵替，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学一才一艺，不肯下人，尚不能得，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

至于古人在同辈当中，有一句话启迪自己的，都以“作礼”来表示感谢。这是平常的礼仪，不分僧俗。现今礼

仪之教渐渐废弛衰败，所以大多都养成我慢自大的派头。向别人学习一个才能一门技艺，若不肯谦下于人，尚且学不到手，更何况是学习无上的菩提之道呢？

此光尽他山石之愚诚也。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耗神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则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圆备矣。

这是我尽他山之石琢磨玉器的一番愚诚。刺血写经这件事，暂且缓做打算，应当先以一心念佛为主要修持。恐怕你刺血耗身，精神衰颓，反而成为障碍啊！身安而后道隆。在凡夫地，不能以法身大士的苦行，效法去做。只要得到一心不乱，那么法法自然圆满具备啊！

复汪梦松居士书

昨接手书。备悉介怀。虽未覩面，却叨知心。光一介庸僧，毫无淑状。不过所说皆按己本分，不敢以过头大话，自瞞瞞人。

昨天接到你的信。一切尽知，牵萦于心，不能忘怀。虽然没能见面，却承蒙你了知我心。我是一个平庸的僧人，丝毫没有值得崇仰的行事。不过是，所说的话，都是按

自己的本分，不敢以过头的大话，自瞒瞒人。

蔚如居士，以其与己之意见合，遂屡为排印流布。致其残馊酸臭之气，遍刺人耳目。不意阁下不以酸臭见弃，而复过为推崇。不禁令人惭惶无地。

徐蔚如居士，因为这些与他自己的意见相吻合，于是屡次的排印流布《文钞》。导致这些残馊酸臭之气，到处刺人耳目。不想阁下你不因为《文钞》的酸臭而嫌弃，反而过份的加以推崇。不禁令人惭愧惶恐，无地自容。

然由此一函，备知阁下之德与过。不以光为无知，且请言其大略。厌儒者假圣贤经传以欺世盗名，佛者假普度众生以诓骗钱财。有此志操，自强不息，必能正心诚意，以为真儒。断惑证真，以为真佛。

然而也由此一封信，完全了知阁下你的德与过。不认为我是无知之人，而且请问我其中的大略情形。厌恶儒学人假借圣贤经典来欺世盗名，厌恶佛学人假借普度众生来骗取钱财。有这样的志向操守，自强不息，必定能够正心诚意，成为真儒家。断惑证真，成为真佛子。

厌之之心愈切，则修之之心愈力。修之之心愈力，则证之之益愈大矣。其德诚可继往开来。若惟知厌而不肯从

事，则成厌世疾俗狷介者之志操耳。

厌离过患的心愈迫切，那么修持的心愈有力。修持的心愈有力，那么证果的利益就愈大了。这种功德实在可以继往圣，开来学。如果惟独知道厌离，而不肯从事进修，那么就成为厌世疾俗，孤高洁身之人的志向操行罢了。

所谓不善用厌，则即德成过矣。阁下一向似偏于用厌。今于厌中打一转身，遂全过以为德。而其于儒佛之心法，将必因是而亲得矣。敢为阁下预贺。欲为真佛，须先从能为真儒始。

所谓的不善于运用厌离之心，那么就即功德而成为过失了。阁下你一向似乎偏重于运用厌离之心。现在于厌离当中，打一个转身，于是全体过失成为功德。而对于儒家佛教的心法，将必定因此而亲自得到啊！冒昧地为阁下预先道贺。想要成为真佛子，必须先从能成为真儒子开始。

若于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孝友弟恭等，不能操持敦笃。则根基不固，何以学佛。

如果对于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主敬存诚，孝友弟恭等儒家伦理道德，不能够用心行持。那么修行的根基就不稳固，如何来学佛呢？

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岂有行悖儒宗，而能担荷如来家业，上续慧命，下化众生乎。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世出世间，无一法不在范围之中。世之拘墟者，每以出家为悖伦理。遂不体究，反加谤毁。因噎废食，自丧性命。实可哀怜。

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哪有行为悖反儒家宗旨，而能够担荷如来家业，上续慧命，下化众生的呢？佛法广大，没有什么不包容；微小，没有不提起的。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法不在佛法的范围之中。世间那些见闻狭隘偏激的人，每每以出家为悖反伦理。于是不加以体察穷究，反而加以谤毁。因噎废食，自丧性命。实在可怜。

若能放开眼界，方知佛法流布中外。二千年来，其道盛行。经几多圣君贤相，杰士伟人，为之护持传布者，固自有非凡情所测之真道在也。纵有一二拘墟之儒辟之，暴恶之君毁之。究属只手遮日，仰面唾天。适自形其少知少见，妄作妄为之过咎耳。于佛究何损哉。

如果能够放开眼界，方才知佛法流布中国海外。二千年来，佛道盛行。经过许多圣君贤相，杰士伟人，为佛法来护持传布，固然自有不是我们凡夫情见，所能测见的真实道理在啊！纵然有一二位见闻狭隘的儒学人来辟

佛，暴恶的国君来毁佛。究竟只是用一只手来遮天，仰面而唾天。正好自动显出他们的少知少见，妄作妄为的过失罢了。对于佛法究竟有什么损失呢？

又有外彰辟拨之名，内取修证之实。由宋以来，凡儒门大宗，莫不皆然。光所谓诚意正心，由此致有欠缺者，实属决定论也。

又者，有的在外相上挂着排斥佛教的牌子，内心取用佛法修证的实质。从宋朝以来，凡是儒门大宗家，没有不是如此的。我所说的，这些人对于儒家的诚意正心，由此导致有所欠缺的话，实在属于决定之论。

阁下宿根深厚，故能于厌中企求其真，不以光不肖而求其入阶。然光学喻如蚊虫饮于大海，只知饱腹，不测深广。若欲作大通家，须从通途佛学而论。则起信论，楞严经，最为切要。当专攻之，以为自利利人，上求下化之本。然其道理宏深，得大通且不易，况由通而亲证乎。

阁下你宿根深厚，所以能够在厌离当中企求其真理，不因为我的不成材，而求问其中的入门阶梯。然而我所学的如同蚊虫饮于大海，只知道自己吃饱，不能测度大海的深广。如果想要作一个大通家，必须从通途的佛学来讨论。那么《大乘起信论》、《楞严经》，是最为切要

的。应当专门来攻读，作为自利利人，上求下化的根本。然而其中的道理宏深，得到大悟贯通尚且不容易，何况由悟通而亲证呢？

其余大乘经论，悉当研究。而法门无量，必须以禅净二法为本。如是则自可宏扬法化，导利众生。若非天资高迈，断难实获巨益。若欲随分随力修持，即生便了生死，当专主净土一门。以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不论工夫深浅，无不临终得遂所愿。此之一法，乃如来为末世众生，无力断惑，不能了生死者，特设一决定了之法。使佛不开此法，则无力断惑者，皆于了生死无望也。

其余的大乘经论，都应当研究。而法门无量，必须以禅净二种法门为根本。如此，则自然可以宏扬法化，引导利益众生。如果不是天资高迈，断然很难真实获得巨大利益。如果想要随分随力的修持，在这一生便了生死，应当专门主修净土一门。以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不论工夫深浅，没有不在临终得满所愿。这个法门，是如来为末世众生，无力断惑，不能了生死的人，特别施設一个决定了生死的法门。假使佛不开此法，那么无力断惑的人，全都对于了生死没有指望了。

何幸得遇此法，虽无大根，能自断惑。而带业往生，速

出生死，又何歉憾乎。然此一法，统摄一切。能自断惑，自了生死者。犹须回心向往，方可速登佛地。切勿谓此为浅近之法，以为愚夫愚妇之所从事者，则当自得其益矣。

何等有幸得遇此法，虽然没有大根器，来自力断惑。而带业往生，速出生死，又有什么歉缺遗憾的呢？然而净土一法，统摄一切法门。能够自力断惑，自了生死的人。还必须要回心归向极乐，方才可以速登佛地。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浅近之法，认为是愚夫愚妇所从事的法门，那么必当自得其利益啊！

其宜看书，光文钞中亦略标一二，今不复赘。就欲念佛求生西方，必须知因识果。身之所行，心之所念，须与佛合。若与佛悖，则纵能念佛，亦难往生。以感应之道，不相交故。若能生大惭愧，大怖畏。改过如去毒疮，立志如守白玉。则万无一失，各得往生。其意光文钞，及净土诸书，皆详言之，不须多说。

适宜看的书，我的《文钞》中也略标一二，这里不再多说。想要念佛求生西方，必须知因识果。身体所行，心里所念，必须与佛相合。如果与佛相悖，那么纵然能够念佛，也很难往生。因为感应之道，不能互相交融的缘故。如果能够生起大惭愧，大怖畏。改过失如同去除毒

疮，立志向如同守护白玉。则万无一失，各得往生。其中的意思，我的《文钞》，以及净土宗诸书籍中，都详细说到，不须再多说。

复陈慧超居士书

接手书。知居士慕道之心，极其恳切，不胜欣慰。但以校定安士书，及诸冗务，不暇裁复，故迟至今。

接到来信，知道居士您慕道之心，极其恳切，不胜欣喜。但因我在校定《安士全书》，及其他俗务缠身，没有时间斟酌答复，所以迟复到今日。

贪瞋痴心，人人皆有。若知彼是病，则其势便难炽盛。譬如贼入人家，家中主人若认做家中人，则全家珍宝，皆被彼偷窃净尽。若知是贼，不许彼在自家中停留一刻，必须令其远去净尽。庶财宝不失，而主人安泰矣。

贪瞋痴之心，人人都有。如果知道贪瞋痴是病，则其威势便难以炽盛。比如贼进入人家，家中主人如果认做是家中人，那么全家的珍宝，都会被贼全部偷光。如果知道是贼，不许他们在家中停留一刻，必须使他们全部远去。或许才能财宝不失，而且主人平安康泰。

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贪瞋痴一起，立即觉了，则立即消灭矣。若以贪瞋痴为自家正主，则如认贼为子，其家财宝必致消散矣。

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贪瞋痴念一起，立即警觉明了，则贪瞋痴念立即就被消灭了。如果以贪瞋痴为自己家的正主，就像认贼为子，其家中财宝肯定会被消散殆尽的。

念佛时不能恳切者，不知娑婆苦，极乐乐耳。若念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净土法门更为难遇。若不一心念佛，一气不来，定随宿生今世之最重恶业，堕三途恶道，长劫受苦，了无出期。如是则思地狱苦，发菩提心。菩提心者，自利利他之心也。此心一发，如器受电，如药加硫。其力甚大，而且迅速。其消业障，增福慧，非平常福德善根之所能比喻也。

念佛时心不能恳切，是因为没有深切体会到娑婆世界的痛苦，极乐世界的快乐罢了。如果想到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遇，净土法门更为难遇，而人若不一心念佛，一气不来，一定随宿生今世的最重恶业，堕落三途恶道，长劫受苦，完全没有出离的日子。这样一来，想到地狱的苦，就会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的心。这个心一发，就如机器受电，如火药加硫，它的力

量很大，而且迅速。其消业障，增福慧的力量，不是平常福德善根所能比的啊！

被境所转，系操持力浅。则喜怒动于中，好恶形于面矣。操持者，即涵养之谓也。若正念重，则余一切皆轻矣。是以真修行人，于尘劳中炼磨。烦恼习气，必使渐渐消灭，方为实在工夫。

被外境所转，是因为操持力浅的缘故。如此，则喜怒动于内心，好恶显于面上。所谓操持就是指涵养。如果正念重，则其他念头就都轻了。因此真正的修行人，在尘劳中磨炼。烦恼习气，必定使他们渐渐消灭，才是实在的功夫。

在家人不随众，各人念佛。坐立绕跪，皆无不可。但不可执定一法，若执定，则人易劳而心或难得相应。

在家人不是大家一起修行的，每人各自念佛的时候，坐着念，站着念，跪着念或者绕佛念，都没什么不可以的。但不能执定一个方法不变。如果执定一个方法不变，人就容易疲劳，心就难以相应了。

当斟酌其自己之色力及工夫，而取其合宜行之，则有益矣。若常途通行，宜先绕，次坐，次跪。绕跪皆觉辛苦，

宜坐念。坐念若起昏沉，宜绕念，或立念。昏沉去，当复坐念。宜按钟，不宜掐珠，以掐珠难养心故。

应当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功夫的情况来斟酌，采取适宜自己的方法行持，则有益。常途通行的做法，宜先绕念，次坐念，再次跪念。如果绕、跪都觉得辛苦，宜坐念，或立念。昏沉去掉了，应当恢复坐念。宜按钟点来念，不宜掐珠念，这是因为掐珠难以养心的缘故。

安士全书，实为末世最胜良导。尤惜阴居士极欲全国流布，俾大家同开眼界。由兹挽回世道人心，止息天灾人祸。现已募得一万余部，尚难广布。今寄上通告，并办法一张，祈阁下阅之。随分随力相助，随缘随机相劝。无力出资，则以言赞叹，令人发心，亦是功德。务使迷昧之流，闻晨钟而梦醒。贪恶之辈，见因果而心惊。

《安士全书》确实是末世最好的良导。尤惜阴居士极力想在全国流布，以使大家一同大开眼界。由此挽回世道人心，止息天灾人祸。现在已经募得一万多部，尚难广为流布。今寄给你一张通告和办法，祈望阁下阅读一下。随力随分相助，随机随缘相劝。如果无力出资，则出言赞叹，令人发心，也是功德。务必使迷惑愚昧之流，听闻晨钟而从梦中醒来。使贪婪邪恶之辈，见闻因果而内心惊醒。

人心若转，天灾自息。此系正本清源之道。即世谛浅近之法，而直达乎出世深远莫测之法之最胜方便也。凡在知交，当为劝发。无信心人，亦勿强劝，以系结善缘故。若一强勉，便杂烦恼。虽有小功，实获大咎。未能令彼得巨益，有碍自己利人心故。

人心如果得以转变，天灾会自行息除。此为正本清源之道。通过世俗谛的浅近之法，而直达出世深远莫测之法的最殊胜的方便方法啊。凡是彼此相知而结交的人，都应当劝其发心。没有信心的人，也不要强劝，以此来结善缘。若一勉强，便夹杂了烦恼。虽然有小功德，实际却获取了大错。这是因为并不能使他得到巨大的利益，且有碍自己利人之心的缘故。

复郗隐叟书

昨由嘉兴海尸道人处，转来阁下手书。知其久攻道学，深有所得。今又欲问津于佛法中，成始成终之净土法门。可谓宿生曾于佛法深种善根。不执河伯之拘见，而拟知法海之要津也。

昨天由嘉兴海尸道人(范古农居士)那里，转来你的信。知道你长久地钻研道教的学问，深有所得。现在又想要

在佛法当中探寻，成始成终的净土法门。可说是宿生曾经在佛法中深种善根。不执着河神拘限的浅见，而打算了知大海的要道啊！

既知海尸道人，何不问彼。乃舍高明而求卑劣，致负所望。夫海尸者，乃宗教兼通，禅净双修，实生死海中之大愿船也。

既然你知道海尸道人(范古农居士)，为什么不问他。舍弃高明而求问于卑劣，导致有负你的期望。海尸道人，宗门教下兼通，禅宗净土双修，实在是生死海中的大愿船啊。

但以谦抑过甚，故以尸名。生死海中，若遇此尸。管保速登彼岸，归家安坐矣。

但因为他太过谦虚，所以用“海尸”这个名字。生死大海中，如果遇到这个“海尸”。管保你速登彼岸，归家安坐啊！

若光者，寻常粥饭僧耳。法门中事一无所知。然既谬为过问，不妨为君稍除疑滞而已。

像我这样的人，是个寻常吃饭的僧人罢了。法门当中的事，一无所知。然而既然错谬承蒙你来询问，不妨为你

稍稍解除疑惑滞塞而已。

窃以释道本源，原无二致。其末流枝派，实有天殊。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既知身受心法，全属幻妄。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则真如妙性，自可显现矣。

我认为佛家、道家的本源，原本没有二样。但它们的支流支派，实在有天差地别。佛教教导他人，最初要先修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既然知道身、受、心、法，全都是属于虚幻错妄。苦空、无常、无我、不净。那么真如妙性，自然可以显现了。

道教约原初正传，亦不以炼丹运气，唯求长生为事。后世凡依道教而修者，无一不以此为正宗也。

说到道教的原初正传，也不是以炼丹运气，唯求长生不死为事务。后世的人，凡依道教而修行的，没有一个不以炼丹运气为正宗。

佛教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但身心性命之道，发挥罄尽无余。即小而世谛中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亦毫善弗遗。唯于炼丹运气等，绝无一字言及，而且深以为戒。以一则令人知身心为幻妄，一则令人保身心为真实耳。

此所谓心，乃指随缘生灭之心，非本有真心也。

佛教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但身心性命的道理，发挥的全尽无余。就是小到世俗谛当中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伦理道德，乃至丝毫善法也不会遗漏的。唯独对于炼丹运气等事情，绝对没有一字说到，而且是深深作为戒禁。因为佛法让我们知道身心是幻妄不实，而道教却是教我们要保养身心为真实。这里所说的心，是指随外缘生灭的心，不是本有的真心。

炼丹一法，非无利益。但可延年益寿，极而至于成仙生天。若曰了生脱死，乃属梦话。阁下既知仙劫有数，佛寿无量。当此高年，正直于念佛法门，专精致力。其余禅教诸法，且从简略。以彼诸法，广大深远，不易研究。即穷到极处，尚须归宗净土法门，方能究竟了办。

炼丹这个法，不是完全没有利益。但只可以延年益寿，到了极处也就是成仙生天而已。如果说要照此方法来了脱生死轮回，这是属于说梦话。你既然知道仙劫有定数，佛寿才是无量。值此高龄，正应该对于念佛法门，来专精致力修学。其余的禅宗教下诸多法门，暂且不必探究，或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因为那些法门，广大深远，不容易研究透彻。即使研究到极处，尚且还必须归宗于净土法门，方才能够究竟了办生死大事。

凡净土经论，当急急研究，依教奉行。不可以己见不到，稍生一念疑心。仰信佛祖诚言，生信发愿，持佛名号。自能蒙佛慈力，接引往生。

凡是净土宗的经论，应当要急急的深入钻研，依教奉行。不可以因为自己见解达不到，而稍稍生起一念的怀疑心。只要仰信佛祖的诚言，生信发愿，持佛名号。自然能够蒙佛的慈悲愿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得往生，则便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长侍弥陀，参随海众。当即彻证无生，速登补处矣。回视成仙而为天帝所辖，殆天渊相隔矣。

一旦得以往生西方，就超凡入圣，了生脱死。长久侍从阿弥陀佛，参随清净海众菩萨。当即彻证无生法忍，很快地登上一生补处菩萨的位次。回过头来看成仙而为天帝所管辖这样的成就，相比之下实在是天渊相隔啊！

阁下所言梦东语录，及彭绍升诸说。似皆炼丹家抄录妄行改削之文，非从原书中见也。以炼丹家亦有以打坐为参禅者，故云念佛与参禅同，与道法少别。与道法少别一句，的是丹家糅入。除此一句外，其上下之文，虽于义无大谬。然亦儻侗颡（m án） 预（h ān）。

梦东语录，绝无此文。殆彼取其义，而实不知其所以然者之抄录耳。今亦不须详辨，祈息心看梦东语录自知矣。

你所说的《梦东禅师语录》，以及彭际清的诸多说法。似乎都是炼丹之家抄写摘录，妄自删改过的文句，不是从原书中见到的。因为炼丹家当中也有人以打坐作为参禅的，所以说“念佛与参禅同，与道法少别”。“与道法少别”这一句，绝对是炼丹家自己加进去的。除了这一句之外，其中上下的文句，虽然在义理上，没有什么大的错误。然而也是笼统模糊。《梦东禅师语录》当中，绝对没有这样的文句。想必是那些只摘取其中的义理，而实际上并不知道其所以然的人所抄录的吧。现在也不须要详细分辨，祈望你静心看看《梦东禅师语录》自然就知道了。

所引彭二林居士语，亦与此同，而其讹更有甚焉。所云阿弥陀佛四字易念，只要念念相续一心不乱，才能一气循环，精气神凝聚一处。久之成舍利子，再久之结为菩提珠，而成佛矣。此语乃以念佛法，作炼丹法。二林断断不为此语。正眼未开，援正入邪，诸多此类。

所引彭二林居士的话，也是与此相同，而其中的错误，更加厉害。所说“阿弥陀佛四字易念，只要念念相续，一心不乱，才能一气循环，精气神凝聚一处。久之成舍

利子，再久之结为菩提珠，而成佛矣”。这个话，是以念佛的方法，作为炼丹的方法。彭二林居士断然不会说这个话。说这样的话都是因为正法眼没有开启，援引正理入于邪道，大多是如此。

慧命经，仙佛合宗，乃其甚者。引人之语而不知其义，妄为改削，以作己法之证。其蔑理诬人，惑世误人之罪，非口笔所能宣也。欲图一时之虚名，不惧长劫之实祸，如来称为可怜愍者。

《慧命经》、《仙佛合宗》，是引正入邪中很严重的。引用他人的话，而不知道其中的义理，妄自加以删改，来作为自己法门的证明。这种轻蔑正理，诬陷智人，迷惑、误导世人的罪过，不是口笔所能宣说的。想要图谋一时的虚妄名声，而不畏惧长劫的实苦灾祸，如来称这样的人为可怜愍者。

至云回光返照之法，虽无大碍。两眼看著手尖，当是鼻端之讹。此或是二林居士所立。虽亦有益，然长时合掌，甚为吃力。固不如观鼻端白之安乐自在，身心各适其适也。

至于说到，回光返照的方法，虽然没有什么大碍。“两眼看着手尖”，应当是“两眼看着鼻端”的讹误。这或

许是彭二林居士所立的法。虽然也有利益，然而长时间合掌，很是吃力。固然不如“观鼻端白”的安乐自在，身心各自适宜啊！

以初心习定，念难归一。若能常观鼻端，则心自不外驰而纷动耳。此系最初之浅近法耳。

因为初发心学修禅定，心念难于归一。如果能够常常观鼻端，那么内心自然不会外驰而纷繁乱动了。这是最初的浅近之法

梦东语录，乃钱伊庵居士，于梦东遗集中，摘其专示净土言句，于南方流通，以补久仰无缘会晤之憾。全集北京则有，南方唯伊庵略本。此书词理精妙，为蕩益省庵后之第一著作。若于此书能一踏到底，谛信无疑。光敢保阁下莲蕊敷荣于珍池，临终即托质其中，而为净土之嘉宾矣。

《梦东语录》，是钱伊庵居士，从《梦东遗集》中，摘录其中专门开示净土的言语句子，在南方流通，来弥补久仰而无缘会面的遗憾。《梦东全集》北京就有，南方唯有钱伊庵的略本。这部书，词理精妙，是蕩益大师、省庵大师之后的第一著作。如果对于这部书能够一踏到底，真信无疑。我敢担保阁下你的莲花盛开在七宝池中，

临终就托生到其中，而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嘉宾啊！

弥陀要解，为自有此经以来之妙注，实为修净业者之指南。其书载于净土十要之首。净土十要，乃大师采净土著述之最契理契机者，汇而成之。共十种，故名十要。以要解注经，故居其首，乃尊经也。

《弥陀要解》，是自从有《阿弥陀经》以来的最妙注解，实在是修习净业之人的指南。这部书录载在《净土十要》的开头。《净土十要》，是蕅益大师采录净土著述当中，最契理契机的内容，汇集而成。共有十种，所以名为十要。因为《弥陀要解》是注解《阿弥陀经》，所以放在开头，是出于对经的尊重。

言舍利者，系梵语。此云身骨，亦云灵骨。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炼精气神所成。此殆心与道合，心与佛合者之表相耳。非特死而烧之，其身肉骨发变为舍利。

说到舍利，这是梵语。此土称为身骨，也叫灵骨。是修行人戒定慧的道力所成就，不是炼精气神所成的。这必然是心与道合，心与佛合之人的外表显相。不是专指死后焚烧，他的身肉骨发变为舍利。

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者。又雪岩钦禅师剃头，其发变

成一串舍利。又有志心念佛，口中得舍利者。又有人刻龙舒净土文板，板中出舍利者。又有绣佛绣经，针下得舍利者。又有死后烧之，舍利无数，门人皆得。有一远游未归，及归致祭像前，感慨悲痛，遂于像前得舍利者。长庆闲禅师焚化之日，天大起风，烟飞三四十里。烟所到处，皆有舍利。遂群收之，得四石余。

古时候，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的。又者，雪岩祖钦禅师剃头，他的头发变成一串舍利。又有人志心念佛，口中得到舍利的。又有人刻《龙舒净土文》印板，板中出现舍利的。又有绣佛像、绣佛经，在针下得到舍利的。又有死后焚化，有舍利无数颗，门人弟子都得到。有一个远游没有回来，等到他回来在遗像之前祭拜，感慨悲痛，于是在遗像前得到舍利的。长庆闲禅师焚化的那一天，起大风，烟飞到三四十里外。烟所到之处，都有舍利。于是大家收集起来，得到了四石之多。

当知舍利，乃道力所成。丹家不知所以，妄臆是精气神之所炼耳。以丹家见佛法中名相，不究本而著迹。故以己丹家之事，妄为附会耳。

应当知道舍利，是修道之力所成。炼丹家不知所以然，错妄认为是精气神所炼成的。因为炼丹家只见到佛法中的名相，不追究根本却执着于外迹。所以就以自己炼丹

家的事情，来妄加附会罢了。

得菩提道则成佛。未闻炼精气神，先为舍利子，后为菩提珠而成佛也。丹家保固色身，谓其保之及极，则可成佛。此其一证。明眼人见之，不值一笑。

得菩提道，才能成佛。没有听说过炼精、气、神，先成为舍利子，然后成为菩提珠而成佛的。炼丹家保固这个色身，认为保护到极点，就可以成佛。这是他们的一个证明。明眼人看了，不值得一笑。

丹家所谓性，所谓命，皆在色身神识上作活计。反谓佛教止知修性，不知修命。不知彼之所从事者，皆系佛教之所破除者。观四念处，自可了知。

炼丹家所说的性，所说的命，都是在色身、神识上作功夫。反认为佛教只知道修性，不知道修命。不知他所从事的，都是佛教所要破除的。看看四念处观，自然可以了知。

慧命经，系清初魔民柳华阳所著。彼出家为僧，而种性邪谬。故引佛经中文，一一皆以己意妄会，以作炼丹之证。有不便者，则改其字句，而且又自为注。其意欲人以己为千古第一高人。而一班无知无识辈，为之刻板，

私相授受。恐明眼人知之，则殃祸不浅。凡看此种书者，皆邪正不分之流。若具眼者见之，当即付之烈火，以免瞎天下后世人之正眼。

《慧命经》，是清初魔民柳华阳所写。他曾经出家为僧，而种性邪谬。所以引用佛经当中的文，一一都以自己的意识来妄加领会，用来作为炼丹的证明。有不方便的地方，就改动其中的字句，而且又自己来加上注解。他的心意是想要他人认为自己是千古第一高人。而有一班无知无识的人，为这本书来刻板，私自相互传授。恐怕明眼人知道了，就殃祸不浅。凡是看这种书的人，都是邪正不分之辈。如果是具有明眼的人见了，当立即付之烈火，以免害瞎天下后世人的正眼。

仙佛合宗，其诬谤佛法，比慧命经为更甚。夫欲炼丹，即以己炼丹家之言论倡导即已。何得挽正作邪，作掩耳盗铃之计。引人之言而不依人之义，既慕其名而反恶其实。岂非丧心病狂，求升反坠乎哉。此等本不足挂齿，何堪详谈。但以阁下未知彼此之源虽同，彼此之流迥异。若不分辨，则尚以丹法为负郭田，不能如庄复真之直下舍彼而取此耳。光岂好辩哉，诚恐含糊其词，致阁下二门皆不得其益矣。

《仙佛合宗》，其中诬谤佛法，比《慧命经》更厉害。

想要炼丹，就以自己炼丹家的言论倡导就可以了。为何要挽正法作邪说，作掩耳盗铃的事情呢？引用他人的言语，却不依从他人的义理，既然仰慕佛法的名声，却反过来厌恶佛法的实质。岂不是丧心病狂，求上升反而下坠吗？这些本来不足挂齿，哪值得详细来说。但因为阁下你不知道佛家道家彼此的源头虽然相同，彼此的支流迥然有异。如果不加分辨，那么就会以炼丹法为有所得而满足，不能如明朝的庄复真一样，当下舍道家而取修佛法啊！我哪里是喜好辩论的人呢？实在是恐怕如果含糊其词，会导致阁下你对于佛、道二门都不得其利益啊！

观世音菩萨，于往劫中，久已成佛，号正法明。但以慈悲心切，虽则安住常寂光土，而复垂形实报方便同居三土。虽则常现佛身，而复普现菩萨，缘觉，声闻及人天六道之身。虽则常侍弥陀，而复普于十方无尽法界，普现色身。所谓但有利益，无不兴崇。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观世音菩萨，在久远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只因为慈悲心切，虽然安住在常寂光土，而又垂形在实报庄严、方便有余、凡圣同居三土。虽然常现佛身，而又普现菩萨、缘觉、声闻以及人天六道之身。虽然常侍弥陀左右，而又普于十方无尽法界，普现色身。所谓：

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没有不兴起推崇的。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普陀山者，乃菩萨应迹之处，欲令众生投诚有地，示迹此山。岂菩萨唯在普陀，不在他处乎。一月丽天，万川影现，即小一勺一滴水中，各各皆现全月。若水昏而动，则月影便不分明矣。

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应迹的处所，想要使令众生有个地方皈投诚仰，所以示现化迹在这座山。哪里是说观世音菩萨只在普陀山，不在其它地方呢？如同一个月亮在天空，万条河流都有月影显现，即使是小到一勺、一滴水中，各各都能现出全体月亮。如果水昏浊而动荡，那么月影就不会分明了。

众生之心如水，若一心专念菩萨，菩萨即于念时，便令冥显获益。若心不志诚，不专一，则便难蒙救护矣。此义甚深，当看印光文钞中，石印普陀山志序自知。

众生的心如同水，如果一心专念菩萨，菩萨就在我们专念之时，就令我们暗地或明显地获得利益。如果心不志诚，不专一，就很难得蒙菩萨救护了。这个义理很深，应当看《印光文钞》当中，《石印普陀山志序》就自然知道了。

名观世音者，以菩萨因中由观闻性而证圆通，果上由观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故名为观世音也。

名为观世音的原因，是菩萨在因地当中，由于观闻性而证得圆通，在果地上由观众生称名的音声而施设救护，所以名为观世音。

普门者，以菩萨道大无方，普随一切众生根性，令其就路还家，不独立一门。如世病有千般，则药有万品。不执定一法，随于彼之所迷，及彼之易悟处，而点示之。如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各各皆可获证圆通。以故法法头头，皆为出生死成正觉之门，故名普门也。

普门，因为菩萨，法道广大，没有一定的方法，普随一切众生的根性，令我们就路还家，而不独立于一门。正如同世间的病有千种，那么药就有万种。不执着固定一种方法，随于众生所迷惑处，以及众生容易觉悟之处，而加以点示。例如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各各都可以获证圆通。所以法法头头，都是出生死，成正觉之门，所以名为普门。

若菩萨唯在南海，则不足以为普矣。阁下于佛菩萨不思議事理，概未究心。故于此浅近之事，悉皆迷闷不了耳。

此上所说，乃以阁下所问而谈，实非阁下究竟得益之净土法门之事也。若欲详说，则太费笔墨。当请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彻悟语录，看之。自知其若何修，若何证也。

如果观世音菩萨只在南海普陀山，那就不足以为普门了。阁下你对于佛菩萨不思議的事理，一概没有专心研究。所以对于这些浅近的事，都是迷茫不了解。以上所说的，是以阁下你所问而谈，实际不是针对能让阁下究竟得益的净土法门之事。如果想要详细说，就太费笔墨了。应当去请《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彻悟语录》，来阅读。就自然知道其中如何修，如何证了。

又徐蔚如居士，裒（póu）集印光应酬笔札，两次排印于京，名印光法师文钞，二本。所代来者，已经散了。今春又令商务印书馆另编重排，兼令留板。而本馆又谓凡各处分馆，皆为代售。现在尚未出书。或年终春初出书，祈购而阅之。虽无大发挥，而于初机颇有小益。

又者，徐蔚如居士，搜集我应酬的来往信札，两次在北京排印，名为《印光法师文钞》，有二本。所代来的书，已经散完了。今年春天，又令商务印书馆另外编辑，重新排印，又令他们留存刻板。而本馆又说，凡是各处分

馆，都会代为出售。现在还没有出书。或者在年底春初出书，祈望你请购而阅读。虽然没有很大的发挥，而对于初学人，颇有小小的利益。

以故蔚如为之屡印，而期其广传也。阅此，则禅净之界限分明，自力佛力之利益大小，明如观火。自不致欲了生死，不知路头。并于一切法中，见其法法圆妙，不至无所适从耳。

所以徐蔚如要屡次印刷，而期望《文钞》广泛流传。阅读后，那么对于禅宗净土的界限分明，自力佛力的利益大小，明如观火。自然不致于想要了脱生死轮回，却不知道路。并在一切法中，见到法法都很圆妙，不至于无所适从啊！

复尤弘如居士书

阁下宿根深厚，慕道心切。又与弘一大师向为挚友。今又欲扳（p ān）光为莲池会中法契，不胜欣忭（bì àn）。但以晒经因缘，不暇即复，歉甚。

阁下宿根深厚，慕道心切。又与弘一大师一向为挚友。现在又想要挽我为莲池会中的法友，不胜喜悦。但因为晒经的因缘，无暇立即回信，非常抱歉。

光少失问学，老无所知。近三二年，每有谬听人言，有所问讯者，然只以己之所知所能者告之。至于佛法之精义，禅定之实证，则非光所知。亦不敢以不知为知，而妄为谈叙也。

我小时候失于求学，到老一无所知。最近二三年，经常有错听人言，来向我问讯请教的人，我也只是将自己所知所能的来告诉他。至于佛法的精微玄义，禅定的实修证悟，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也不敢以不知为知，而妄加谈论。

弘一师博学多闻，以光虽固陋，而其居心颇真实，其修行颇依固陋者之本分，故相与周旋，实未一覩其面。今发心掩关，拒绝一切，当必亲证念佛三昧，以之饷一切有缘也。不胜盼望之至。

弘一法师博学多闻，认为我虽然闭塞浅陋，但存心颇为真实，修行也颇依闭塞浅陋之人的本分，所以互相有所交往，实际并未见过面。现在他发心闭关，拒绝一切外缘，当必定亲证念佛三昧，来馈赠一切有缘人。非常的盼望！

今人研究佛法，多多皆欲作一通家。拟于一切大众前，

清谈高论，令人悦服。少有为了生死特学佛法者。

现在的人研究佛法，大多都是想要作一个大通家。准备在一切大众人前，清谈高论，令人悦服。很少有为了生死，而特别学习佛法的。

阁下若欲作第一等人，则光之知见，了无裨益。当请益于当世缁素中之大通家，则可不孤所期。若欲即俗修真，以有限光阴，兼营世事，又期即生定了生死者。则光不妨以闻于古人者，转以告阁下也。

阁下如果想要作这第一等人，那么我的知见，对你并没有益处。应当去请问于当今世上，僧俗之中的大通家，那么可以不辜负你的期望。如果想要即俗修真，以有限的光阴，兼营世间事务，又期望在这一生必定了生死的话。那么我不妨将我从古人那儿听来的，转告给阁下你。

梦东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此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此一段开示，精切之极，当熟读之。

梦东祖师说（彻悟大师）：“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这十六字，是念佛法门的一大纲宗。这一段的开示，精微真切到了极点，应当要熟读。

而梦东语录，通皆词理周到，的为净宗指南。再进而求之，则蕩益老人弥陀要解，实为千古绝无而仅有之良导。倘能于此二书，死心依从。则即无暇研究一切经论，但常阅净土三经，及十要等。

而《梦东语录》，都是词理周到，的确是净土宗的指南。再进而求之，那么蕩益老人的《弥陀要解》，实在是千古绝无仅有的良导。倘若能够对这二部书，死心踏地依从修持。那么即使没有空研究一切经论，只要常常阅读净土三经，以及《净土十要》等书。

仰信佛祖诚言，的生真信，发切愿。以至诚恭敬，持佛名号。虽在暗室屋漏，如对佛天。克己复礼，慎独存诚。不效近世通人，了无拘束，肆无忌惮之派。

仰信佛祖的诚言，真实生起真正的信心，发起迫切的愿心。以至诚恭敬，持佛名号。虽然在暗室无人之处，也如同面对佛陀上天。约束自己，依循仪礼，谨慎独处，存心坦诚。不效仿现在世间的一般人，了无拘束，肆无忌惮的派头。

光虽生死凡夫，敢为阁下保任即生便可俯谢娑婆，高预海会。亲为弥陀弟子，大士良朋矣。

我虽然是生死凡夫，敢为阁下你保任在这一生就可以俯

谢娑婆，高预海会。亲为阿弥陀佛的弟子，清净海众菩萨的良朋啊！

如于净土一法，不能死尽偷心，决志修持。于主敬存诚，克己复礼等，犹欲以不执著，为疏散放逸作遮护之巧符。则其所得之利益，固非光劣知劣见所得而知也。

如果对于净土一法，不能够死尽偷心，决心修持。对于主敬存诚，克己复礼等伦理道德，还想要以不执着，为自己的疏散放逸，作遮盖掩护的借口和护身符。那么你所得的利益，就不是我劣知劣见所能知道的了。

余则光芜钞中已备言之，故不多读。看经一事，惟恭敬方能得益。若不恭敬，纵得，亦不过依文解义之益。而其业消智朗，彻悟自心，断断无此侥幸。况褻慢之过，有不可胜言者乎。此举世通病，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其余的在我的《文钞》中已经详备地说过了，所以不再多说。看经这一件事，惟有恭敬方才能够得到利益。如果不恭敬，纵然有所得，也只不过是依文解义的利益。而想要业消智朗，彻悟自心，断然没有这样侥幸的。何况褻读轻慢的罪过，是不可以说尽的呢？这是举世之人的通病，可为之痛哭流涕长叹息啊！

复戚智周居士书一

既在杭州，便可息心办道。何须待香会过，又来普陀。
你既然在杭州，就可以息心办道。何必等到香期过了，又要来普陀山。

大士无刹不现身，何处不好礼拜供养。即曰特为见光，亦不必来。

观音大士无刹不现身，哪一处不好礼拜供养呢？即使说，是特别为了见我，也不必来。

文钞此番所印，有九十余篇。光满腹中草料，通通倒出矣。岂更有口传心授之秘诀，以私授于汝乎。

《文钞》这次所印的，有九十多篇。我满肚子的草料，已经通通倒出来了。哪里更有口传心授的秘诀，来私自传授给你的呢？

光学识褊（biǎn）浅，无大发挥。然能依之而行，决定有益无损。决定能了生死于现生，侍弥陀于没后。诚恐视为卑劣，则卑劣矣。

我学识狭隘短浅，没有什么大的发挥。然而能够依着《文钞》去行，决定有利益没有损害。决定能够在这了一生了生死，在往生之后承侍阿弥陀佛。实在恐怕你将其看成卑劣，就真的卑劣了。

譬如金木泥彩所造之佛，以真佛敬之，即可成佛。以金木泥彩视之，则亦金木泥彩而已。然褻金木泥彩，则无罪愆。若褻金木泥彩之佛像，则罪过弥天矣。

譬如金木泥彩所造的佛像，当作真佛来恭敬的话，就可以成佛。当作金木泥彩来看的话，也只是金木泥彩而已。然而褻慢金木泥彩，没有罪愆。如果褻慢金木泥彩做成的佛像，那罪过就弥天了。

善得益者，无往而非益，鸦鸣鹊噪，水流风动，无不指示当人本有天真（禅宗所谓祖师西来大意）。况光之文钞，文虽拙朴。所述者皆佛祖成言，不过取其意而随机变通说之，岂光所杜撰乎哉。

善于得利益的人，无论到哪里都有利益，鸦鸣鹊噪，水流风动，没有不是指示我们本有的天真佛性（禅宗所说的，祖师西来大意）。何况我的《文钞》，文字虽然拙朴。所叙述的都是佛祖的成言，我不过取用其意，而随机变通来加以叙说，哪里是我所杜撰虚构的呢？

光乃传言译语，令初机易于晓了耳。然虽为初机，即做到极处，亦不能舍此别修。以净土一法，乃彻上彻下之法。非如小乘之法，大乘便不用以修习也。

我只是传达翻译佛陀祖师的言语，令初学人容易知晓了解罢了。然而虽然为初学人，即使做到极处，也不能舍离净土而另外修学其它法门。因为净土一法，是彻上彻下的法门。不像小乘法，大乘就不用修习了。

复戚智周居士书二

光顺师至，持汝手书。并夏布莲子交光。言汝已住伊庵等情。窃念汝资非余裕，何须效世谛人情，作投桃报李之仪。

光顺师来，带来你的信。并将夏布、莲子交给我。说到你已经住在她的庵里等等情况。我知到你的手头并不是很宽裕，何必要效仿世俗人情，作投桃报李的礼节呢？

尔我以道相交，当以直道而行耳。兹既寄来，当以为作福之资。谢谢。令严，令岳母，既生信向。当时以净土利益为之启迪。令其信心，由微而著。倘能信愿真切，决定可生净土。其为孝也，岂世间之孝所能比拟乎哉。

你我以道相交，应当以直道而行。现在既然已经寄来，当用来作福田的资粮。谢谢。你父亲，你岳母，既然对佛法生起信心向往。应当时时以净土的利益为他们开导启发。令他们的信心，由微小而显著。倘若能够信愿真切，决定可以往生净土。这个孝，哪里是世间的孝所能比的呢？

汝于净土修法，尚未了了。当唯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半日学解，半日学行。必期于彻头彻尾，了无疑惑而后已。

你对于净土的修学方法，尚且未能明了。应当只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务。半天学习义解，半天学习行持。必定要从头到尾，彻彻底底，没有一丝疑惑才可停止。

楞严正脉，且作缓图。纵亲见如来藏妙真如性，亦不能即了生死。见性是悟，非是证。证则可了生死。

《楞严正脉疏》，暂且放缓研究。纵然亲见如来藏妙真如性，也不能即刻了生死。见性是悟，不是实证。实证才可以了脱生死轮回。

若唯悟未证，纵悟处高深，奈见思二惑不能顿断，则三界轮回，决定莫由出离矣。若不通楞严，倘净土法门，

能仰信佛言，决定无疑。真信切愿，以修实行。则决定往生，为极乐世界中人。

如果只是开悟而没有实证，纵然悟到高深的境界，奈何见思二惑不是能顿时立断的，那么三界轮回，决定不能出离啊！如果不通达《楞严经》，倘若对于净土法门，能够仰信佛言，决定无疑。真信切愿，来修实行。那么决定往生，成为极乐世界中的人。

况兼现世国界危岌。尚欲以危险时际，有限精神。作不急之法务，企得大通家之名闻，以充体面。致自己专修一事，竟成颡预乎哉。倘净土法门，悉皆谛信深知。不妨再研楞严，及各经论。汝昔求光开示，光以文钞相寄，尚不一一全阅。

更何况现在国家岌岌可危。尚且想要在这个危险的时候，以自己有限的精神。作不急的佛法事务，企望得到大通家的名声，来扩充体面。导致自己专修的这件事，竟然成胡涂马虎呢？倘若净土法门，都已经谛信深知。不妨再研究《楞严经》，以及各种经论。你过去求我开示，我将《文钞》寄给你，你尚且不能一一全部阅读。

光固知汝不知缓急，泛泛然学时人研究佛经，只期作一通家而已。光文钞文字虽劣，颇能示人修持门径。

我固然知道你不知缓急，泛泛然学习时下之人研究佛经，只期望作一个大通家而已。我文钞的文字虽然拙劣，颇能开示人修持的门径。

昔大智律师，深通台教，严净毗尼。行愿精纯，志力广大。唯于净土，不生信向。后因大病，方知前非。嗣后二十余年，手不释卷，专研净土。方知此法，利益超胜。遂敢于一切人前，称性发挥，了无怖畏。虽则三岁孩子，亦会念佛。

过去大智律师，深通天台教法，严净毗尼律藏。行持愿心精纯，志向愿力广大。唯独对于净土法门，没有信心向往。后来因为大病，方才知从前之错误。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手不释卷，专门研究净土。方知这个法门，利益超胜。于是敢在一切人的面前，称性发挥，一点没有怖畏。从而使得即使三岁的小孩也懂得念佛。

汝此法门径，尚未认清。又非讲期见逼，如讲家之拟撑门庭，何须先研楞严，不以归家识路为急务乎。

你对于这个净土之法的门径，尚且没有认清。又不是讲经的日期逼近，如同讲经之家，准备要支撑门庭，何必要先研究《楞严经》，不以归家认路为急务呢？

至于光之所说，不过搪塞差事，不致负彼来意。岂真能显示楞严之要义乎。如来欲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故令二十五圣，各陈宿因。末世众生，无论上中下根，皆当以大势至念佛法门，自利利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

至于我所说的，不过是搪塞差事，不致于有负她的来意。哪里真的能够显示《楞严经》的要义呢？如来想要使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所以让二十五位圣者，各自陈述过去证得圆通的宿因。末世的众生，无论上中下根，都应当以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自利利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反念念自性，性成无上道。

此居士所当致力者。至于征心辨见，破阴超浊。且待念到心佛不二，心佛两忘，亲证念佛三昧后，再商量。则可如世尊拈华，迦叶微笑矣。否则入海算沙，脑晕心迷。说食数宝，饥寒莫济。知好歹者，决不以吾言为河汉也。

这是居士你所应当致力的地方。至于七处征心，十番辨见，破除五阴，超出五浊。暂且等到你念佛念到心佛不二，心佛两忘，亲证念佛三昧之后，再商量。那么就可以如世尊拈华，迦叶微笑般契会了。否则，就是入于大海，计算沙数，脑子发晕，内心迷惑。口说食物，不能

充饥，心中数宝，不济贫寒。知好歹的人，绝对不以我的话，认为是渺远空话。

复戚智周居士书三

光意欲令阁下，安居己家，即俗修真。上可感发上人，发生净信。下可率其妻子，同沾佛恩。如必欲寄居他寺亦可。

我想要阁下你，安居在自己家里，在世俗中基于俗谛来修真谛。上可以感动启发父母，发起净信。下可以率领妻子，同沾佛恩。如果一定想要寄居在他人寺里也可以。

至于听经，不须往灵隐去，以慧明法师，脱略文义，专以援引宗门公案为事。大达之人，或得其益。初机之士，将茫无所从。稍聪明点，或致宗教混滥。其过诚非浅鲜。

至于听经，不须要到灵隐寺去，因为慧明法师，脱去省略文字义理，专门以援引禅宗里面的公案为事务。大通达的人，或许能得到利益。但初学之人，将茫然无所适从。稍微聪明一点的人，或将导致宗门教下相混滥。这个过失实在不浅。

普贤十愿，文殊一行，若能精修，一切经论即不贯通，亦可顿脱烦笼，高预海会。若于此仗佛力一法，信不真，靠不定。即深通宗教，亦只是口头三昧。欲以此口头三昧了生死，真同欲以画饼充饥。必致途穷深悔，而毫无裨益也。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文殊菩萨的一行三昧，如果能够精修，一切经论即使不贯通，也可以顿脱三界烦笼，高预莲池海会。如果对于这个仗佛力往生的净土一法，信心不真，靠倒不定。即使是深通宗门教下，也只是口头三昧。想要以此口头三昧来了生死，真是如同想要以画饼来充饥。必然导致路途穷尽深深后悔，而毫无益处啊！

现今世道，不知将来作何相状。尚欲以将尽之光阴，作不急之务哉。光虽有修山志之愿，若非大士冥加，俾目力明了，断不能从事。倘目力有余，何地不堪纂集。而必欲往杭，借居他所耶。祈专心念佛，即是真法门眷属。切勿来山，以致彼此为难。

现今的世道，不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样子。还想要以有限的光阴，来作不紧急的事务吗？我虽然有修《普陀山志》的愿望，如果不是菩萨冥冥加被，使我的视力明了，断然不能做成这件事。倘若视力好，什么地方不能纂集。而必定要前往杭州，借居在他人之处呢？祈望你专心念

佛，就是真正的法门眷属。千万不要来普陀山，以致于彼此为难。

至于必欲出家，当另礼高明知识，断勿以光为隔碍，不便另拜余师，致失巨益也。宁波观宗谛法师病未好，亦不须往彼听经。

至于你一定想要出家，应当另外礼拜高明的善知识，断然不要以我为隔碍，而不方便到别处去拜其他师父，导致失去巨大的利益。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的病还没好，也不须要到他那里去听经。

古人云，少实胜多虚，大巧不如拙。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寸。真心为己者，其绎（yì）思之。

古人云：少许真实胜过许多虚假，大的取巧不如笨拙。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真心为自己的人，要好好的想想。

复范古农居士书一

净土一法，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唯其具真信切愿，方有笃行。祸害迫切，便能诚恳，优游无事便宽缓，此凡夫

通病也。

净土这一法门，是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惟有具足真信切愿，才会有实行。祸害迫切，便能诚恳，优游无事，便会宽缓，这是凡夫的通病。

然当今之时，其世道局势，有如安卧积薪之上。其下已发烈火，但未烧至其身。转瞬则全体炽然，遍界无逃避处。尚犹悠忽度日，不能专志求救于一句佛号，其知见之浅近甚矣。

然而当今之时，世道的局势，就好比睡在薪柴之上。下面已经燃起烈火，但还没有烧到身体。转瞬就要烧到全身，完全没有逃避的地方。如果还在悠忽度日，不能专志求救于一句佛号，可见他的知见是多么的肤浅啊。

佛法诸宗修持，必到行起解绝，方有实益。不独净宗修观为然。宗家以一无义味话头，置之心中，当作本命元辰。不计时日，常为参叩。待至身心世界，悉皆不知，方能大彻大悟。非行起解绝乎。六祖谓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非行起解绝乎。

佛法各宗的修持，必到行起解绝(用力实行到极处，彻底断绝凡情知解与知见分别)，才有实益。不单净宗和修观是这样，宗家用一句无意义的话头，置于心中，当

作本命元辰。不计时日，常常参叩。等到身心世界浑然不知，才能大彻大悟。这不就是行起解绝吗？六祖慧能大师说，但看金刚经，就能明心见性，这不就是行起解绝吗？

愚谓起之一字，义当作极。唯其用力之极，故致能所双忘，一心彻露。行若未极，虽能观念，则有能有所。全是凡情用事，全是知见分别，全是知解，何能得其真实利益。

我(印祖)认为，起这一字，意思应该做“极”讲。只有一个人用力到极致，所以才导致能所双忘，一心彻底显露。行持如果未到极处，虽然也能够观念，则还是有能有所。全都是凡情用事，全都是知见分别，全都是知解，如何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呢？

唯其用力及极，则能所情见消灭，本有真心发现。故古有死木头人，后来道风，辉映古今，其利益皆在极之一字耳。

只有用力到了极处，才能“能所”和“情见”都消灭，本有的真心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古代将极力用功的人称作“死木头人”，使后来的道风辉映古今，其利益皆在“极”这一个字啊！

又今人多尚空谈，不务实践。劝修净业，当理事并进，而尤须以事为修持之方。何也，以明理之人，全事即理。终日事持，即终日理持。

另外，现在的人多爱空谈，不务实践。劝修净业的人，应当理和事并进，而尤其必须以事为修持的方向。为何呢？因为明理的人，全事就是理。终日事持，也就是终日理持。

若理事未能大明，一闻理持，便觉此义深妙。兼合自己懒惰懈怠，畏于劳烦持念之情，遂执理废事。既废于事，理亦只成空谈矣。

如果理和事还没有完全明白的人，一听到理持，便觉得这义理很深妙。而且很符合自己懒惰懈怠畏惧于疲劳麻烦持念佛号的习性，于是执著理持而废除事行。既然废除了事行，理持也只成空谈了。

愿阁下以圆人全事即理，为一切人劝，则利益大矣。

愿阁下你以圆融无碍之人的全事即理，来劝导一切人，这个利益就很大了啊！

复范古农居士书二

中阴者，即识神也。非识神化为中阴，即俗所谓灵魂者。

中阴，就是识神。不是识神化为中阴身，也就是世俗人所说的灵魂。

言中阴七日一死生，七七日必投生等，不可泥执。中阴之死生，乃即彼无明心中，所现之生灭相而言，不可呆作世人之死生相以论也。

说到中阴身七天一个死生，七七四十九天必定投生等等，不可拘泥执着。中阴身的死生，这是就他无明的心中，所显现的生灭相来说的，不可以呆板当作世间人的死生相来相提并论。

中阴受生，疾则一弹指顷，即向三途六道中去，迟则或至七七并过七七日等。初死之人，能令相识者，或见于昼夜。与人相接，或有言论。

中阴身受生，快的话，在一弹指顷，就向三途六道当中去了，慢的话，或者要等到七七四十九天，甚至过了七七四十九天等等。刚刚死的人，能够令熟悉认识的人，

有时在白天夜晚见到他。与人相迎交接，有时有所言论。

此不独中阴为然。即已受生善恶道中，亦能于相识亲故之前，一为现形。此虽本人意念所现，其权实操于主造化之神祇。欲以彰示人死神明不灭，及善恶果报不虚耳。否则阳间人不知阴间事。则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之瞽论，必至群相附和。

这种情况不只是中阴身如此。即使已经在善恶道中受生，也能够在相互熟识的亲友故交之前，一为现形。这虽然是他本人的意念所现，这个权力实际操持在主宰造化的神祇手中。想要以此彰显指示人死神明不灭，以及善恶果报不是虚假啊！否则，阳间人不知阴间事。那么人死后，身形既然朽坏消失，神魂也随之飘散的盲论瞎说，必然导致群起而相互附和。

而举世之人，同陷于无因无果，无有来生后世之邪见深坑。将见善者则亦不加惕厉以修德，恶者便欲穷凶极欲以造恶矣。虽有佛言，无由证明，谁肯信受。

从而使举世之人，共同陷于无因无果，无有来生后世的邪见深坑。将要行善的人，也不再警惕激励自己来行善积德；作恶的人，就想要穷凶极欲来造作恶事了。虽然有佛的言语，但没办法证明，谁肯相信接受。

由其有现形相示等，足征佛语无妄，果报分明。不但善者益趋于善，即恶者其心亦被此等情理折伏，而亦不至十分决烈。

由于现在有死去的人现出形相示现等等，足以验证佛语无妄，果报分明。不但使善人更加努力积极行善，就是恶人的心也被这些因果报应等情理所折伏，而不至十分决绝暴烈。

天地鬼神，欲人明知此事。故有亡者现身于人世，阳人主刑于幽冥等。皆所以辅弼佛法，翼赞治道。其理甚微，其关系甚大。此种事古今载籍甚多。然皆未明言其权之所自，并其事之关系之利益耳。

天地鬼神，想要人们明白知道这件事。所以才有亡人现身于人世，活人在幽冥阴间主管刑罚等等。这都是来辅助佛法，辅佐治世之道。这个道理很幽微，这个关系非常重大。这种事在古今的书籍上记载很多。然而都没有明白说清这个权力来自哪里，以及这些事情关系到的利益罢了。

中阴虽离身躯，依旧仍有身躯之情见在。既有身躯之情见，固须衣食而为资养。以凡夫业障深重，不知五蕴本

空，仍与世人无异。

中阴虽然离开身躯，依旧还有身躯的情见在。既然有身躯的情见，就必须有衣食来加以资养。因为凡夫业障深重，不知道五蕴本空，在中阴身时的情想还是与世间的人没有什么差异。

若是具大智慧人，则当下脱体无依。五蕴空而诸苦消灭，一真显而万德圆彰矣。其境界虽不必定同，不妨各随各人之情见为资具。

如果是具有大智慧的人，进入中阴身之后则能当下脱离躯体，无所依著。见五蕴皆空而诸苦消灭，一真显现而万德圆彰啊！这个境界虽然不必定都相同，不妨随着其人的情见来为他准备资生用具。

如焚冥衣，在生者只取其与衣之心。其大小长短，岂能恰恰合宜。然承生人之情见，并彼亡人之情见，便适相为宜。此可见一切诸法，随心转变之大义矣。

例如焚烧冥衣，以活着的人来说，只取他送衣的心。这个衣服的大小长短，哪能恰恰合适。然而承着活人的情见，以及那个亡人的情见，就刚好合适了。由此可见一切诸法，随心转变的大义了。

死之已后，尚未受生于六道之中，名为中阴。若已受生于六道中，则不名中阴。其附人说苦乐事者，皆其神识作用耳。

死了以后，还没有受生在六道之中，名为中阴。如果已经受生在六道中，就不名中阴。有附着人体诉说苦乐之事的，都是他们的神识作用罢了。

投生必由神识与父母精血和合。是受胎时，即已神识住于胎中。生时每有亲见其人之入母室者，乃系有父母交媾时，代为受胎。迨其胎成，本识方来，代识随去也。

投生必定由神识与父母精血和合。在受胎的时候，神识就已经住在胎中。出生的时候，每每有人亲眼见到这个人进入到母亲内室的，这种情况是在父母交媾时，代识来受胎。等到这个胎儿长成，本识才来受生，代识随即离去。

欲海回狂，卷三第十二页，第八，九，十，十一，十二行，曾有此问。原答颇不中理，光为之改正，当查阅之。

《欲海回狂》，第三卷十二页，第八，九，十，十一，十二行，曾经有这个提问。原来的回答很不合理，我加以改正了，应当去查阅。

原答云，譬如鸡卵，有有雄者，有无雄者。未有识托之胎，如卵之无雄者也。不知卵之无雄者，即令鸡孵，亦不生子，何可为喻。

原答说：“譬如鸡蛋，有受过精的，有没有受过精的。没有神识前来托入的胎，如同没有受精的鸡蛋一样”。他不知道鸡蛋没有受精，即便让母鸡来孵，也不会孵出小鸡，怎可以此来作为比喻。

光只期理明，不避僭越。故为居士陈其所以。圆泽之母怀孕三年。殆即此种情事耳。此约常途通论。须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如净业已成者，身未亡而神现净土。恶业深重者，人卧病而神婴罚于幽冥。命虽未尽，识已投生。迨至将生，方始全分心神附彼胎体。此理固亦非全无也。当以有代为受胎者，为常途多分耳。

我只期望将这个道理说明白，不避讳有超越本份的嫌疑。所以为居士你陈述其中的所以然。圆泽禅师的母亲怀孕三年。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这是就常途通论来说的。必须知道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例如净业已经成就的人，色身还没有死而神识显现在净土。恶业深重的人，人卧病在床而神识受罚在幽冥。寿命虽然还没有尽，神识已经去投生了。等到将要受生，方才全体心神附在受生的胎体之上。这个道理固然是有但很少出现。应当以有代

为受胎的代识，做为常规多数的情况。

三界诸法，唯心所现。众生虽迷，其业力不思议处，正是心力不思议处，亦是诸佛神通道力不思议处。

三界诸法，唯心所现。众生虽然在迷，其业力不可思议的地方，正是心力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是诸佛神通道力不可思议的地方。

光近十余年，目力不堪为用，故于经论不能广引以证。然其理固非妄出臆见，以取罪戾也。

我近十多年来，眼睛不好，不能承受过多地使用，所以对于经论，不能广泛引用来加以证明。然而这个道理，并非随便出自我的主观臆见，来自取罪过的。

死生，众生之大事。因果，教化之大权。愿阁下不惜广长舌，以因果报应为转烦恼生死，成菩提涅槃之一助。则法门幸甚，众生幸甚。

死生，是众生的大事。因果，是教化的根本。愿阁下你不惜广长舌，以因果报应作为转烦恼生死，成菩提涅槃的一个助力。那么法门和众生就太幸运了！

复吴希真居士书一

念佛一法，约有四种。所谓持名，观像，观想，实相。

念佛法门大略有四种念佛方法，所谓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

就四法中，唯持名一法，摄机最普，下手最易，不致或起魔事。

这四种念佛方法中，只有持名念佛这个方法，统摄的根机最普遍，修行下手最容易，不至于着魔。

如欲作观，必须熟读观经。深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及心净佛现，境非外来。唯心所现，不生取著。既不取著，则境益深妙，心益精一。

如果想作观想，必须先熟读《观经》。深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道理。以及内心清净则佛境现前，这些境界不是从心外来的，全体只是心的变现，内心不生执着。既然心不取相执着，那么境界更加深妙殊胜，心也会更加精诚专一。

能如是，则观想之益，殊非小小。如观境不熟，理路不

清。以躁妄心，急欲境现。此则全体是妄，与佛与心，皆不相应，即伏魔胎。

能这样去做，则观想的利益确实不小。如果观想的境界不熟悉，理路不清晰。凭借躁动妄想的心急切地希望境界现前。这样做心和境全体是虚妄，与佛与真心都不相应，就会埋伏下魔胎。

因兹妄欲见境，心益躁妄，必致惹起多生怨家，现作境界。既最初因地不真，何能知其魔业所现。遂大生欢喜，情不自安。则魔即附体，丧心病狂。纵令活佛现身救度，亦末如之何矣。

因为有这个非常想看到境界的妄想，心也更加躁动不安，一定会惹起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变作你想看到的境界。既然最初因地发心不真实，到这个时候怎么能辨别这是魔业所变现的境界呢？于是内心生起大欢喜心，情不自禁，不得安定，则魔就来附体，丧心病狂。纵然是活佛现身救度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须自量根性，勿唯图高胜，以致求益反损也。善导和尚云，末法众生，神识飞飏，心粗境细，观难成就。是以大圣悲怜，特劝专持名号。以称名易故，相续即生。诚

恐或有不善用心，致入魔境也。

修行必须掂量自己的根性，量力而行，不要一味地好高骛远，导致想求取利益反而招致损害。善导和尚说：“末法众生，神识飞扬，心粗境细，观难成就。是以大圣悲怜，特劝专持名号。以称名易故，相续即生。”祖师就怕我们或许不善用心，着魔发狂，堕入魔境。

宜自详审。又志诚恳切，亦消除躁妄魔境之一妙法也。

宜竭尽心力以行之，则幸甚。

你应当自我详察自己的根性。另外，志诚恳切念佛，也是消除躁妄魔境的一个高妙的方法。只要尽心竭力地修行，就非常幸运了。

复吴希真居士书二

得预楞严法会，何胜庆幸。观想一法，非理路明白，观境熟悉，无躁妄欲速之心，有镇定不移之志者，修之，则损多益少。

得以参预楞严法会，何等庆幸。观想念佛这个方法，如果不是理路明白，观境熟悉，没有躁动妄想，欲求速成的心，有镇定不移之志的人，修持它，则损多益少。

至于实相念佛，乃一代时教，一切法门，通途妙行。如台宗止观，禅宗参究向上等皆是。所谓念自性天真之佛也。

至于实相念佛，这是一代时教，一切法门的通途妙行。如天台宗的止观、禅宗的参究向上等都是，也就是念自性天真之佛啊。

楞严一经，实为念实相佛之最切要法。然又为持名念佛，决志求生极乐，无上大教。何以言之，最初征心辨见，唯恐以妄为真，错认消息。迨其悟后，则示以阴入界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乃知法法头头，咸属实相。

《楞严经》，实在是念实相佛的最切要之法。同时也是持名念佛，决志求生极乐这一法门的无上的大教。为何这样说呢？经文开头，七处征心，十番辨见，唯恐我们以妄心错为真心，错认消息。等到我们开悟之后，就显示五阴、六入、十八界、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才知道法法头头，都是属于实相。

既悟实相，则觅阴入界大之相，了无可得。而亦不妨阴入界大行布罗列。所示二十五圆通。除势至圆通，正属持名，兼余三种念佛之外。余者总为念实相佛法门。以至七趣因果，四圣阶位，五阴魔境。无非显示于实相理，

顺背迷悟之所以耳。

既然悟入实相，那么求觅五阴、六入、十八界、七大之形相，就了不可得。而也不妨五阴、六入、十八界、七大等法，行布排列。经中所显示的二十五圆通。除了大势至圆通，正属于持名念佛，兼其余三种念佛之外。其余的圆通，都为念实相佛的法门。以至七趣（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仙、天----七趣）的因果，四圣的阶位，五阴魔境。无非是显示实相理，随顺背离，迷感觉悟的所以然罢了。

如是念实相佛，说之似易。修之证之，实为难中之难。非再来大士，孰能即生亲证。以此之难，固为持名念佛之一格量劝赞。

如此来念实相佛，说说似乎很容易，修之证之实在是难中之难。如果不是再来的法身大士，谁能当生亲证？正因为实相念佛一法，实证非常困难，所以特别赞叹和劝导众生修持持名念佛的法门。

了此而犹欲仗自力以断惑证真，复本心性。不肯生信发愿，执持佛号，求生西方者，无有是处。

如果懂得这些道理，而仍想靠自己的力量断惑证真，恢

复本有的心性，不肯生信发愿，执持佛号求生西方的人，实在无可救药了。

以实相遍一切法。持名一法，乃即事即理，即浅即深，即修即性，即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门也。

因为实相涵盖一切法。持名一法，乃即事即理，即浅即深，即修即性，即凡心而佛心的一大法门。

于持名识其当体实相，则其益宏深。外持名而专修实相，万中亦难得一二实证者。能得苏东坡，曾鲁公，陈忠肃，王十朋等之果报，犹其上焉者。了生脱死一事，岂可以志大言大而成办乎哉。

对于持名念佛，如能认识到它当体便是实相，那么所得到的利益就非常宏大深远。舍弃持名念佛而专修实相念佛，则一万人之中难得有一两个实证者。能得苏东坡、曾鲁公、陈忠肃、王十朋等人的果报，犹然是上等人。了生脱死这桩大事，哪里可以因为志大言大就能够成办啊？

宜自详审。是知实相之理，不可不知。息心研究楞严，则凡圣因果迷悟修证之若事若理，明如观火。而自力佛

力，持名实相之利益大小，亦明若观火。

应该自我详细审察。须知，实相的道理，不可以不知道。息心研究《楞严经》，那么凡夫圣者的因果，迷惑觉悟，修习证果的事相真理，如同观火一样清晰明了。而靠自力、靠佛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的利益大小，也明若观火了。

固当若自若他，皆期以即持名而实相。决不致以好高务胜，离持名以修实相。致使徒有修心，而无证果也。

固然不论自己或他人，都期望以持名念佛而契入实相念佛。但决不致于因为好高务胜，舍离持名念佛来专修实相念佛。致使徒然有修行之心，而没有证果的利益啊！

复吴希真居士书三

佛视众生皆是佛，众生视佛皆是众生。

佛看众生都是佛，众生看佛都是众生。

佛视众生皆是佛，故随顺机宜，为之说法。俾得消除妄业，亲证本有。即一切众生皆得究竟涅槃，了不见我为能度，众生为所度，以彼原是佛故。

因为佛看众生都是佛，所以随顺众生的根机不失时机地

为他们说法。使他们能消除妄业，亲证本有的佛性。即使一切众生都能证得究竟圆满的涅槃境界，也全然不见我（即佛）为能度者，众生是我所度者，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佛的缘故。

众生视佛皆是众生，故西天九十五种外道，及此方拘墟儒士，莫不竭尽心力，多方毁谤。必期于佛法断灭，了无声迹，而其心始快。

众生看佛都是众生，所以西天九十五种外道，以及此方拘泥于门庭知见的儒士，没有不竭尽全力，从多方面抵毁诽谤，必期望于佛法断灭，销声匿迹，他们的心才痛快。

然杲日当空，只手焉遮。适足以彰佛法之光明，而形自己之浅陋而已。

然而明亮的太阳挂在天上，人用一只手怎么能遮得住呢？这样做刚巧充分彰显佛法的光明，反衬出自己见识的浅粗陋罢了。

有宿根者，由谤佛辟佛因缘，遂复归依佛法，为佛弟子，代佛扬化。

有宿世善根的人，会由于诽谤佛驳斥佛的因缘，而回过头来归依佛，成为佛弟子，代佛宣扬佛法。

无宿根者，当乘此业力，永堕阿鼻地狱。待其业报尽时，往劫闻佛名之善根，当即发现。由兹方入佛法，当即渐种善根，以至业尽情空，复还本有而后已。

没有宿世善根的人，因为造作了这样的罪业，会永久地堕入阿鼻地狱。等他谤法的业报受完了，往劫闻佛名的善根，当即发现。由此方才开始进入佛法修习，渐渐种下善根，等到业尽情空，恢复还原本有的佛性而后已。

甚矣，佛恩之广大深远，莫能形容也。一句染神，永为道种。譬如闻涂毒鼓，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能如是生信，是谓正信。

佛恩实在太广大深远啊，无法用语言能够形容。一句佛法一句佛号熏染神识，永久成为佛道的种子，如同在鼓上面涂了不可思议的毒药，只要敲一鼓，发出来的鼓声，传播到远近很多地方，凡是听到的人都会死亡。也如同吃了少许的金刚，决定不会被消化掉。能够生起这样的信心，才是所谓的正信。

尔宜勉之。又善得益者，无往而非益。甘受损者，无往而非损。

你应该好好勉励自己。另外，善于获得利益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得到利益；甘心受损失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蒙受损失。

今之人每以世智辨聪之资，研究佛学。稍知义路，便谓亲得。从兹自高位置，藐视古今。

当今世人每每以世智辨聪的天资，研究佛学。稍微知道一点佛经的义理，便认为亲自证得果位了。从此自我抬高，看不起古今大德。

且莫说现今之人，不入己目。即千数百年之高僧，多有古佛再来，或法身菩萨示现者。彼皆以为庸常，不足为法。

先不要说现今在世的弘法大德，不放在自己眼里，就是千百年来的历代高僧，其中大多属古佛再来，或法身菩萨示现的人。他也认为是庸俗之辈，不足作为效法。

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听其言，高出九天之上。察其心，卑入九地之下。如是习染，切宜痛除。否则如贮醞于

毒器中，便能杀人。

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听他说的话，高出九天之上。观察他的心，低劣到九地之下。这种习气污染，应该痛切革除。否则，就如同将醍醐贮存在毒器中，便能杀人。

若能念念返究自心，不但如来所说诸法，即能得益。即石头碌砖，灯笼露柱，以及遍大地所有种种形色音声，无非第一义谛实相妙理也。

如果能念念返究自心，不但如来所说诸法，就能得到利益。即便是石头碌砖，灯笼露柱这些无情之物，以及大地上所有种种形色音声，无非在演说第一义谛实相妙理。

谓古今无人者，何曾梦见。祈谛信而勉行之。

那些自认为古今第一的所谓“高人”哪里梦到过这个境界呢？希望你能谛信并且勤勉修行。

与陆稼轩居士书

昨晚鹤年居士，持来庄居士所书法华经。见其笔法坚劲精秀，不胜钦佩。但其用笔，犹有文人习气。于流通法道，似有未合。如俗体帖体变体等，则有从俗之弊。

昨晚高鹤年居士，带来庄居士所写的《法华经》。见她

的笔法坚劲精秀，非常钦佩。然而她的用笔，仍然有文人习气。对于流通法道似乎不太合适。如俗体、帖体、变体等则有从俗的弊病。

又有执泥古体，如魔作磨，悬作县，玛瑙砗磲作马脑车渠，阵作陈等，则有违时之失。如必曰悉依古文，即时行正体，皆不堪用。则字字皆须更换，无一字可用矣。

又有执泥于古体的地方，如“魔”字写作“磨”，“悬”字作“县”，“玛瑙砗磲”四字写作“马脑车渠”，“阵”写作“陈”等，则有违反当今汉字书写习惯的过失。如果说必须依从古字来写，那么即使是现在所通行的正楷字，也都不能用了。那就要字字都必须更换，因此没有一个字可以用了。

杨仁山破泥古者曰，字须遵时，何必泥古。如必欲从古，且请先从人入二字改起。古人字作入，入字作人。如人入不能改，则余字何须特改。

杨仁山居士破斥守旧派说：文字的使用必须遵循时代背景，何必要拘泥古体字，如果必须按古体字去写。那就先从“人”和“入”两个字改起吧。古体字“人”字写作“入”，“入”字写作“人”。如“人”、“入”两个字不能改，那么其余的字又何必特别去改呢？

且古体亦非当日苍颉所制之字，不知几何变更，方成此体。君既好古，宜从虫文鸟书为正体，则吾无由置喙矣。否则毕竟为无事生事，劳而无功。

并且古体字也不是苍颉当时所制的字，不知道改过多少回了，才成那种字体（即庄居士所用的古体字）。您既然喜好古体，就应该把“虫文鸟书”当做正体字，我就不多嘴了。否则，就是无事生事，劳而无功。

生今复古，圣有明训。如庄居士志在流通，当一扫文人习气，字字遵时。凡诸破体俗体等，一概不用。俾一笔一画，皆可为法。则刊而传之，令见者闻者，发起信心。生在现代却想重返古代的做法。古圣先贤早有明训（《中庸》语：生乎今之世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如果庄居士有志于书写流通佛经，应当扫除文人习气，字字要遵守现在的正规字体。凡是破体、俗体等一概不用。一笔一画都认认真真，为流通法用。那么刊印而流传，令见到听到的人，发起信心。

光虽固陋，当为序赞。此本且请保存家中，以为后世子孙作遗念可也。又凡书经，中缝必须书经名卷数页数，俾阅者一目了然。即纷乱亦不难整理。何可不依此法，

以致后遇不通佛法之人，便成颠倒错乱之咎。

我虽然闭塞浅陋，应当为此写一篇序赞。这个经本暂且请保存在家中，给后世子孙作个留念就可以了。另外，凡是写经，中间的书缝里必须写上经名、卷数、页数，使阅读的人一目了然。即使弄乱了也不会难以整理。怎可不依照这个方法，以致于后来遇到不通佛法的人，就会造成颠倒错乱的过咎。

祈将中缝宜书之字，按页补足。则书经功德，方堪圆满矣。光目力不给，兼以略无闲暇，未能逐一齐阅。其中有三四字，随便标出。余未阅者，不能知也。

祈望将中间书缝中应该书写的字，按页数补足。那么写经的功德，方才圆满啊！我的视力不太好，又加上没有空闲，未能逐一的全部阅读。其中有三四个字，是随便标出。其余没有阅读到的，就不能知道了。

复刘智空居士书

昨接手书，知久病始愈，不胜欣幸。

昨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久病初愈，非常欣幸。

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耳闻者之惊惧，远不如身历者之

痛切也。

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些事情，仅仅是耳朵听到所引发的惊惧心，远不如亲身经历的人有痛切的感受。

当发起大菩提心，以教家亲眷属，外及朋友故旧，及有缘者，则其利溥（p ŭ）矣。

你应当发起大菩提心，来教导家中的亲人眷属，外面的朋友故旧，以及一切有缘的人，那么这个利益就广大普遍了。

书中言念佛急进，中气虚极，此汝不善用心所致。夫念佛一事，当随各人力量，随便出声默念，大声小声，皆无不可。何得一向大声念，致令伤气受病耶。

书信中说，念佛急切求进，中气极度虚弱，这是你不善于用心所导致的。念佛这件事，应当随各人的具体情况量力而行，出声、默念，大声、小声都是可以的。怎么能一直大声念，而使自己伤气受病呢？

然汝此大病，虽由伤气而起，实无量劫来业力所现。以汝精进念佛之故，遂转后报为现报，转重报为轻报。即此一病，不知消几何劫数三途恶道之罪。

然而你的大病虽然由伤气而引起，实在是无量劫以来的

业力显现的。因为你精进念佛的缘故，将未来受报转化为现在受报，将重报转化为轻报。就这一场病，不知道消了多少劫数三途恶道的罪业呢。

佛力难思，佛恩难报，当生大庆幸，生大惭愧，生大净信。以净土一法，自行化他。俾家中眷属，与一切有缘者，同生西方。则可不负此病，及佛为现身也。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佛的恩德难以报答，应当在心中生起大庆幸心，大惭愧心，生大净信心。用净土这一法门，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教化他人。使家中眷属，与一切有缘人，同生西方。就可以不辜负生了这场病，以及佛为你的现身说法啊！

普陀可不必来，以来往用费，动须数十。居家念佛，一易进功，二不需费。甚好甚好。

普陀山可以不必来，因为来往的费用，须要几十元。在家念佛，一则容易精进用功，二则不需要费钱。很好很好。

复周智茂居士书

周木居士鉴，接手书，知生净信心，欲皈依佛法。然皈依佛法，必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力敦伦常，恪尽己分，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

周木居士鉴：接到你的信，知道你生起清净的信心，想要皈依佛法。然而皈依佛法，必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努力敦睦伦理纲常，恪守竭尽自己本分，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

并须戒杀护生，吃素，如不能净素，亦当以不贪食为是，更须持六斋，或十斋，否则便与佛相背矣。

并要戒杀护生，吃素，如果不能完全净素，也应当以不贪吃为准则，更须要守持六斋，或者十斋，否则就与佛相违背了。

今为汝取法名为智茂，以心性如木，由烦恼障蔽故，心性不能显现，如木枯槁。既有智慧，则烦恼不生，而心性之木自然茂盛也。

现在为你取法名为智茂，以自心本性如树木，由于烦恼障蔽的缘故，心性不能显现，如同树木枯槁。既有智慧，则烦恼不生，而心性之木自然也就茂盛了。

所言五戒，且自考心，如能受而不犯，则向化三问其佛前受之规矩，彼当教汝，光不备书。

所说的受五戒，暂且自己考问自心，如果能够受戒而不违犯，就向化三居士询问在佛前受五戒的规矩，他会教你，我不详说。

既皈依佛法，当熟读文钞，依之而行，自不致受庸人所误，致求来生福报，及外道炼丹运气，以求成仙等。

既然皈依佛法，应当熟读《文钞》，并依《文钞》而行，自然不至于受庸愚之人所误导，导致求来生福报，以及外道炼丹运气，以求成仙等等。

汝果能领会得文钞义，纵百干外道，亦不能摇动汝心。且勿谓此系光所说，恐不足依据。须知光乃取佛菩萨祖师善知识之意而说，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祈慧察，则幸甚。

你果真能够领会到《文钞》的旨义，纵然百干外道，也不能动摇你的心。你不要说《文钞》是我所说的，从而担心不足作为依据。必须知道，我是取佛菩萨、祖师、善知识的意思而说，不是我自出心裁的瞎说。希望你以智慧思察，则非常庆幸。

汝心高如天，志劣如地，口虽云依光所说，实则全依自己偏见。

你的心高如天，志向却卑劣如地，口里虽然说，依我所说，实际上完全是依你自己的偏见。

净土法门，唯信为本，信得极，五逆十恶皆能往生。信不及，通宗通教未曾断惑者，皆无其分。

净土法门，唯以信为根本，信到极点，五逆十恶都能够往生。信达不到的话，即使通宗通教，而见思惑未曾断尽的人，都没有往生净土的份。

汝既不能通宗通教断惑证真，仗自力以了生死。又不信佛力不可思议，自性功德不可思议，若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无一人不得生者。

你既然不能通宗通教，断惑证真，仗自力以了生死。又不相信佛力不可思议，自性功德不可思议，如果具足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没有一个人不得往生的。

净土法门，乃即生了生死之无上直捷圆顿法门，于此法门方向尚未知，便以好高务胜之狂妄心，去研究起信论。

净土法门，是在这一生，了生死的无上直捷圆顿法门，

对于这个法门的方向尚且不知，就以好高务胜的狂妄心，去研究《大乘起信论》。

起信论实为学佛之纲要，然于劣根，及初机人，亦难得益。即研得起信论透彻无疑，其用功尚须依念佛求生，方为稳当。况法相禅教之精微奥妙高深而不可企及乎哉。

《大乘起信论》实是学佛的纲要，然而对于劣根之人，以及初学之人，很难得到利益。即使将《大乘起信论》研究的通透彻底，也还是须要依念佛求生净土，方才稳当。何况法相、禅教的精微奥妙高深莫测，是不可能企望到达的啊。

汝心如此其高，乃不知分量之高。其志又谓根性劣弱，何望生西，但能不堕恶道，此堪自慰。不知不生西方，将来必堕恶道。此系违背佛教，及与光说，何可云始终奉行教诲，一心持念弥陀乎哉。

你的心如此的高，这是不知分量的高。而志气却又很低下，说自己根性低劣怯弱，如何指望生到西方，只要能不堕到恶道，就感到安慰和满足了，殊不知如果不生西方，将来必定要堕恶道。你这是违背佛的教导，以及我所说的话，怎么可以说：“始终奉行教诲，一心持念弥陀”呢？

今以汝之身，膺人之职业，又非上等资格，其所立之心与志，真令人可叹可笑。汝且息彼做大通家之狂妄心，专心研究净土法门中书，文钞与高邵麟徐女士书中备说。如今你生而为人，担任着人的职业，又不是上等的天资。你所立的心愿与志向，真是令人可叹可笑。你暂且息下做大通家的狂妄心，专心研究净土法门中的书籍，《文钞》中“与高邵麟、徐福贤女士”的书信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随所开示，依之生信发愿，不以自己根器下劣，高推往生于度外。且常随动随静，将一句弥陀，当做本命元辰。其居心行事，须要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宗旨合。随所开示的话，依照去做而生信发愿，不要因为自己的根器下劣，从而觉得往生净土这个目标太过高远，所以就放弃求生净土。而且平常随动随静，将一句阿弥陀佛，当做本命元辰。居心行事，须要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相符合。

倘有余力，诸大乘经，不妨随意受持读诵，当以志心受持为本，且勿急欲洞彻其义理为事也。

倘若还有剩余的力量，诸大乘经，不妨随着自己的意愿

来选择受持读诵，应当以专心受持为本，不要急切贪求洞明彻究其中的义理为事。

果能志诚之极，教理自会透彻。若先欲透彻，不从志诚持诵做，即透彻亦无实益，况决难透彻乎。

果真能够志诚到极点，教理自然会透彻。如果事先就贪求要透彻义理，却不从志诚持诵做起，那么即使透彻了也没有实际利益，更何况这样做是很难透彻的呢。

法相禅教，毕生研究，也难得其旨归。即得，谁能不断惑业，了生脱死。欲断惑业了生死，恐梦也梦不著。

法相禅教，一生来研究，也很难得到其中的宗旨归趣。即使得到，谁能够不断见思惑业，就了生脱死呢？可是想要彻底断除见思惑业，而了脱生死轮回，恐怕连梦也梦不到啊。

汝于光文钞尚未详阅，故其所说，高则冲于霄汉，卑则入乎沧溟。文钞中屡屡说所当看之书，及看经等法则，并法相禅教之难以得益处。

你对于我的《文钞》尚且未能详细阅读，所以你所说的，心高到冲于九霄云汉之上，但志向却卑到入于沧海深溟之下。《文钞》当中多次说到，所应当看的书，以及看

经的法则，和法相禅教难以得到实际利益之处。

以净土法门，仗佛慈力，其余法门，皆须己力。一为通途教理，如世之士人，由资格而为官。一为特别教理，如世之王子，一堕地即为一切臣宰所恭敬。

因为净土法门，是仗佛陀的慈力，其余的法门，都必须靠自己之力。一个是通途教理，如同世间的读书人，只能根据他自己的天资和功绩而得到相应阶位的官职。一个是特别教理，如同世间的王子，一出生就受到一切大臣宰相的恭敬。

二种法门，不可并论，而具足惑业之凡夫，可不慎所择哉。流通基金，纵欲增益，何可作募缘办法。有信心有财力者，与之商量，俾其补助，即可矣。

二种法门，不可以相提并论，而具足惑业的凡夫，可以不谨慎地选择吗？流通处的基金，纵然想要增加增多，然而怎么可以采取募缘的方法呢？有信心、有财力的人，与他商量，让他补助，就可以了。

又经典甚多，汝心欲大开门庭，郑州有几个人请。但取普通人能看者，请以备购。有大部普通人不看者，须预订，转为代请，则省资本，亦不至请来售不出，将钱占

到不得受用耳。

另外，佛教经典很多，你心里光想着要大开门庭，却不想想郑州请经典的人有多少。只要取普通人能看的经书，请来预备给他人请购。有大部经典，普通人不看的，必须预订，转为代请，这样就节省了资本，也不至于请来了，而流通不出去，将钱占到而不能周转使用啊！

汝自谓来日无多，实力有限，光故作如此说。倘不以为然，仍依自己心相而行，则光亦不强汝。

你自己说，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所以我才会这样说。倘若不以为然，仍然依着自己的心中所着的相行事，那么我也不会勉强你。

能做得一个大通家，亦是佛门之幸。恐汝大通家做不到，净土法门又信不及，则两头落空。

能够做一个大通家，也是佛门之幸。恐怕你大通家做不到，净土法门又信心不够，则两头落空。

今生稍修点功德，来生必定生于富贵家。汝试细思之，富贵人有几个不造业的。

今生稍微修了一点功德，来生必定生于富贵家。你试着仔细想想，富贵人有几个不造业的。

今日之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皆是一班无智慧修行人之来生福报所捣乱而成者。

如今国运危急，民不聊生，这样的景象都是一班过去世当中没有智慧的修行人，这一世依仗着所修来的福报瞎捣乱而造成的。

汝打甚么穷妄想，欲不堕恶道。不生西方，则一生不堕者或有之，二生不堕者便少也。

你打什么穷妄想，想要不堕恶道。如果不生西方，那么这一生不堕恶道，或许还有可能，第二生不堕恶道的，就很少了。

佛说经咒甚多，谁能一一遍持。古人择其要者列为日课，早则楞严大悲十小咒心经，念毕，则念佛若干声，回向净土。

佛所说的经咒很多，谁能够一一全都受持。古人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列为每天的功课，早上就是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念完，就念佛若干声，回向净土。

晚则弥陀经，大忏悔，蒙山，念佛回向。今丛林皆图省工夫，早则只念楞严咒心经，晚则单日念弥陀经，蒙山，

双日念大忏悔，蒙山。

晚上则是《阿弥陀经》，《大忏悔文》，蒙山施食，念佛回向。现在的丛林都想要节省工夫，早上则只念楞严咒、心经，晚上则单日念《阿弥陀经》，蒙山施食，双日念《大忏悔文》，蒙山施食。

汝言禅门日诵经咒甚夥（hu ǒ）者，不知乃朝暮课诵外之附录者。

你说《禅门日诵》中的经咒很多，不知道这是朝暮课诵之外附录的。

在家居士，功课亦可照禅门朝暮功课做，亦可随自意立。如早晚专念弥陀经往生咒念佛，或早则专念大悲咒念佛，晚则念弥陀经往生咒念佛。或有持金刚经者亦可。然无论诵何经持何咒，皆须念佛若干声回向，方合修净业之宗旨。

在家居士，功课也可以照着禅门朝暮功课来做，也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来立。如早晚专念《阿弥陀经》、往生咒、念佛，或者早上则专念大悲咒、念佛，晚上则念《阿弥陀经》、往生咒、念佛。或者有诵持《金刚经》的也可以。然而无论诵什么经，持什么咒，都必须念念佛若干声，回向净土，方才符合修习净业的宗旨。

汝之所说，乃见异思迁，虽是好心，实为心无定主，随境所转。何经何咒，不称赞其功德殊胜。依汝知见，则看此经必废彼经，持此咒则废彼咒，以力不能兼顾，势必如此，是尚得名为明理真修之士乎。

你所说的，是见异思迁，虽然是好心，实际是心无定主，随境所转。什么经，什么咒，不称赞它的功德殊胜呢？依你的知见，那么看这部经，必定废弃那部经，持这个咒，就废弃那个咒，因为力量不能兼顾，形势必定如此，这还可以称为明白道理，真修行的人吗？

再推广言之，汝若遇参禅者赞禅而破斥净土，必至随彼参禅。及他天台，贤首，慈恩，秘密各宗，每遇一知识提倡，必至舍此修彼。

再推广来说，你如果遇到参禅的人称赞禅宗而破斥净土，必定会随他去参禅。以及其它的天台宗，贤首宗，慈恩宗，密宗等各个宗派，每遇到一位善知识提倡，必定要舍弃自己所修的法门，而修他所提倡的法门。

不知汝是甚么根性，要做法法皆通之大通家，但以业深智浅，大通家做不到，并将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法置之度外。待到临命终时，不向镬汤炉炭里去，定向驴胎马

腹里去。

不知道你有什么根性，要做法法都通的大通家，但因为业障深而智慧浅，大通家做不到，并将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净土一法，置之度外。等到临命终时，不向镬汤炉炭里去受苦（地狱道），定向驴胎马腹里去投生（畜牲道）。

即幸而不失人身，以今生尚无正智，颇有修行之痴福，以兹享彼痴福，便造恶业，一气不来，直入三途，欲得知天地父母之名尚不能，况得知净土法门乎。

即使有幸而不失人身，因为今生尚且没有正智，有一点修行的痴福，借着享此痴福，就会造作恶业，一口气不来，直接堕入三途，到那时即使想要得知天地父母的名字，尚且都不能够了，何况得知净土法门呢？

汝看光文钞，作么生解，须知一句阿弥陀佛，持之及极，成佛尚有余，将谓念弥陀经念佛者，便不能灭定业乎。

你看我的《文钞》，是怎么理解的，必须知道一句阿弥陀佛，执持到极处，成佛尚且有余，难道说念《阿弥陀经》、念佛，就不能灭定业吗？

佛法如钱，在人善用，汝有钱则何事不可为。汝能专修

一法，何求不得，岂区区持此咒念此经，得此功德，不得其余功德乎。

佛法如钱，在于人会不会用，你有钱的话，什么事不可去做呢？你能够专修一法，什么愿求得不到呢？怎么会持这个咒，念这个经，才有功德；又怎么会得到了这些功德，就不能得到其余的功德呢？

善体光言，自可一了百了，否则纵说的多，汝仍是心无定见，有何益乎。

善于体会我的话，自然可以一了百了，否则纵然说的再多，你仍然是心无定见，有什么益处呢？

凡夫在迷，信心不定，故有屡信屡退，屡修屡造之迹。

凡夫在迷惑当中，信心不坚定，所以有多次相信而又多次退心，常常修行而又常常造业的事情。

亦由最初教者不得其道所致，使最初从浅近因果等起，便不至有此迷惑颠倒也。

这也是由于最初教导的人，不得教诲之道所导致的，假使最初从浅近的因果道理等教起，就不至于有这样的迷惑颠倒。

然已往之罪，虽极深重，但能志心忏悔，改往修来，以正知见，修习净业，自利利他，而为志事，则罪障雾消，性天开朗。

然而以往的罪障，虽然极为深重，但只要能够志心忏悔，改正过去的错误，修习正确的，以正知见，修习净业，自利利他，作为志向事业，那么罪障如浓雾消散，自性的天空就开朗了。

故经云，世间有二健儿，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

所以《涅槃经》中说：世间有二种健儿，一者自己不作罪，二者作了以后能忏悔。

悔之一字，要从心起，心不真悔，说之无益。譬如读方而不服药，决无愈病之望。倘能依方服药，自可病愈身安。所患者立志不坚，一暴十寒，则徒有虚名，毫无实益矣。

“悔”这个字，要从心生起，心若不真正的忏悔，说说是没有益处的。譬如读读药方而不服药，绝对没有治愈疾病的希望。倘若能够依着药方来服药，自然可以病好而身安。最怕，是立志不坚定，一暴十寒，那么就徒有虚名，而毫无实益了啊！

复某居士书

易本圣人观象立法，示人以明明德亲民之道，非徒只为卜吉凶已也。后世学者，舍本逐末，遂成艺术，可哀也已。

《易经》本来是圣人观察宇宙自然万象而建立的方法，旨在向人们显示“明明德、亲民”的大道，并非只是为了占卜吉凶而已。后世的学人，舍本逐末，于是《易经》在他们那里沦为了技艺和数术，实在悲哀啊！

试观每卦之大象，其语言多剴切详明。如乾卦，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则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请看看每卦的大象，其中的语言大多切中事理，详尽明了。例如乾卦，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就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六十四卦之大象，可录之一幅，以为立身行道之准。将由此以继往圣，开来学，岂区区然只成一算命之艺，以求糊口而已哉。

六十四卦的大象，可以录成一幅训诫，以做为立身行道的准则。由此便可以继承已往圣贤的道脉，开辟未来的

为学之路，哪里只是小小的只成一个算命的技艺，以求糊口活命而已呢？

吾言不足为轻重，试熟读各卦之大象，自可悉知，况各卦之全文，及一部之全文乎。

我的话不足为轻重，请熟读各卦的大象，自然可以完全了知，更何况每一卦的全文，以及一整部的全文呢？

易乃圣道之源也，故孔子读至韦编三绝。年将七十，尚期天假以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何如哉。愿深长思之，则幸甚。

《周易》是圣人之道之源泉，所以孔子读《周易》读到串书的皮绳断了多次。将要七十岁的时候，仍期望上天赐与时年，来继续学习《易经》以免除大的过失——孔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如何呢？愿你深长地思考这些，则非常庆幸！

复黄智海居士书

接手书，知修持严密，欣慰之至。五旬外人，兼以事务多端，只好专修净业。若泛泛然研究，或恐经论不能大通，净业反成副事。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修持严密，非常欣慰。五十多岁的人，再加上事务繁多，只好专修净土。如果泛泛然研究，恐怕或许经论不能够大通，而修行净土反倒变成了次要的事了。

所言性心意之分别。心，多约体而言。意，即念虑，乃心之用。性，则约心体之不变动者为论。若泛言之，心性皆可通称，而意则必指其念虑而已。

你所问的：性、心、意三者的分别。心，大多是就“体”来说的。意，就是意念和思虑，这是心的“用”。性，是指心体当中不变动的部分而言。如果宽泛的说来，心、性可以相互通称，而意则必定是指我们的意念和思虑而已。

然心有真心，有妄心。言约体者，乃指真心。妄心亦属念虑，乃心体上之妄念耳。

然而心有真心，有妄心。前面所说就“体”而言的，是指真心。妄心也属于意念思虑，是指心体上的妄念罢了。

藏通别圆四教，乃如来随众生根机，说相契之法，有此等义，故智者依义而立此名目。

藏、通、别、圆四教，是如来随顺众生根机，分别为之演说的相契合的法门。首先有了这些义理，后来智者大师依着这些义理而确立了四教的名目。

藏教，为小乘根性，说经律论之三藏，故名藏教。大乘亦有三藏，此单指小乘说耳。

藏教：为小乘根性，演说（小乘）经律论三藏，所以名为藏教。大乘佛法也有经律论三藏，而此处是单指小乘来说的。

通教，乃大乘初门，以根机不同，钝根则通前藏教，利根则通后别圆，故名通教。

通教：是大乘初门，因为众生根机不同，钝根则通前面的藏教，利根则通后面的别教、圆教，所以名为通教。

别者，各别，此教独菩萨法，所有教，理，智，断，行，位，因，果，一一各别，未能如圆教之圆融互摄，故名

别教。

别，是各别的意思。这一教中唯独是菩萨法，所有的教，理，智，断，行，位，因，果，——各自有别，

圆者，圆满，圆融，以法法圆融，法法圆具，故名圆教。

此教为最上佛法，乃佛以自己所证所悟之理，与一切大根菩萨所说者。

圆：圆满，圆融。因为法法圆融，法法圆具，所以名为圆教。此圆教是最上乘佛法，是佛以自己所证所悟之理，为一切大根菩萨所说的教法。

当看教观纲宗，自知其义，若欲用笔墨叙说，不但太费力，且不如看彼之为得也。

你应当去看看《教观纲宗》，自然知道其中的旨义，如果想要用笔墨叙说，不但太费力，而且不如看《教观纲宗》有收获。

末世众生，根机浅薄，欲于教义禅宗，得真利益，甚难甚难。唯净土法门，方可依怙。试观显荫之死，远不如愚夫愚妇。而显荫之所知，非愚夫愚妇所能企及，而愚夫愚妇之所得，又非显荫所能企及。

末法时代的众生，根机浅薄，想要从教理禅宗，得到真

实利益，很难很难。唯有净土法门，方才可以作为依靠依赖。看看显荫法师的死，结果远远不如愚夫愚妇。显荫法师对佛法的知见，不是愚夫愚妇所能企望达到的，而愚夫愚妇所得的果报，却又不是显荫法师所能企望得到的。

正光所谓性水澄清，由分别而昏动，识波奔涌，因佛号以淳（tín g）凝，故致上智不如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

正是我所说的：自性之水原本澄清，是由于分别而昏迷动荡，意念之波涛奔涌不止，借着佛号就可以停息凝定。所以导致上智之人其结果反倒不如下愚之人，弄巧而成大拙。

愿居士专志净业，勿歆羨于宗通说通，庶可于了生脱死，不成画饼。周德广，二月初二，念佛坐逝，无悲恋之情，有悦豫之色，当必直入莲邦，为弥陀弟子矣。

愿居士你专志净业，不要羡慕于通达禅宗和口头教理，那样了脱生死轮回这一件事，才不致于成为画饼。周德广居士，在二月初二，持念佛号坐着往生，没有悲伤留恋，面带愉悦欢喜，当必定直接进入莲邦净土，成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啊！

去年病中，发愿以所积万金作善举，因以七千元交光，三千四百元，印大士颂一万部，一千六百元印不可录，二千元印新排之增广文钞。余三千元，作别种善举。其子四人，俱不甚丰裕，而能以亲所积者，为亲作功德，不肯自己受用，亦可谓难行能行矣。

他去年在病中，发愿将所积蓄的一万块钱作善事，因此将七千元交给我，三千四百元，印《大士颂》一万部，一千六百元印《不可录》，二千元印新排的《增广文钞》。剩余的三千元，作另外的善事。他有四个儿子，都不是很富裕，而能够以父亲所积蓄的钱，为父亲作功德，不肯自己受用，也可以说是难行能行啊！

祈专志净宗，勿被密宗现身成佛之语所动。现身成佛，乃理性，非事实。若认做事实，则西藏东洋之佛，不胜其多。且勿说平民，即班禅之心行作为，佛气尚无，况说成佛乎。

祈望你专修净宗，不要被密宗现身成佛的话语所打动。现身成佛，是就理性而说，不是事实。如果将其认做事实，那么西藏日本的佛，就实在太多了。而实际当中，且不要说一般的平民，就连班禅的心行作为里，也不带有佛的气分，更何况说成佛呢？

(注：此处印祖所说的佛气，是就究竟圆满成道的真佛而言的，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佛教气息，佛法气息”，祈读者明察。)

以彼于民不聊生之时，犹然不惜百姓脂膏，任其铺排耗费，而钱到己手，便当命宝贵，毫无慈悲喜舍之念故。

因为他们在民不聊生之时，仍然不顾惜百姓的脂膏，任由他们铺张耗费，而钱到了自己的手上，便当作性命一样宝贵，丝毫没有慈悲喜舍之念的缘故。

显荫自命得密宗正传，谓佛法东流中国，唯弘法大师教理圆妙。历斥中国各宗祖师，皆不及弘法大师之正传。而死时竟成一业识茫茫，无本可据之人。其已现身成佛矣，何又结果如是也。祈洞察是幸。

显荫法师自命得到密宗的正传，说佛法东流到中国，唯有弘法大师教理圆妙。一一指斥中国各个宗派的祖师，都不及弘法大师得到正传。而他在死的时候竟然成了一个业识茫茫，没有根本可作依据的人。他都已经现身成佛了，为何又是如此结果呢？祈望你洞察，是为庆幸。

菩萨之心，犹如太虚，无不包括。欲利益众生，作种种方便，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不得以凡夫知见，妄

生测度。

菩萨的心，犹如太虚，没有什么不包括的。为了利益众生，作种种的方便善巧，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不可以凭借凡夫的知见，妄加猜测度量。

以彼已证法忍，了无人我之可得。唯欲摄受一切众生，入于如来大觉法海。若有计校，便属情见，便与无人我之道，不能冥契矣。

因为菩萨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丝毫没有人我相。唯独想要摄受一切众生，入于如来大觉法海。如果有计较之心，就属于凡夫情见，就与无人我相的道理，不能冥冥相契了。

云布施头目髓脑，则诚然。至于妓女彩女等，不过扩充菩萨布施之心，不可以词害意。若死执其语，则愿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满之文，又将如何安置乎哉。

说到布施头目髓脑，那么确实是如此。至于妓女彩女等等，不过是扩充菩萨布施的心，不可以词害意。如果死执这个词语，那么“愿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满”的经文，又将要如何解释呢？

（注：“愿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满，悉能敷奏种种妙音，持用布施。”出自《华严经·十回向品》。）

此显菩萨内外俱舍，了无贪惜。内而头目髓脑，外而国城妻子，无一法生贪著，故能于生死中独得解脱。

这是显示菩萨内外都能舍离，丝毫没有贪惜。内而头目髓脑，外而国城妻子，没有一法生起贪着，所以能够在生死当中独自得到解脱。

彼受施者，由菩萨愿力摄持，或于即时，或于后世，无不亲蒙利益，了生脱死。如歌利王之割截身体，后为最初得度之憍陈如。此种如太虚量之大菩提心，何可以凡夫小知小见测量。

那些接受布施的人，由于菩萨愿力的摄持，或者就在当时，或者在后世，没有不亲自蒙受利益，了生脱死的。例如歌利王割截忍辱仙人的身体，后来成为最初得度的憍陈如。这种如太虚量一样的大菩提心，怎么可以以凡夫的小知小见来猜测度量呢？

须知未得法忍之凡夫，心中当慕菩萨之道，其行事当依凡夫常理。否则便于住持法道，或有妨碍。

必须知道，作为没有证得无生法忍的凡夫，心中自然应当仰慕菩萨之道，但行事还应当依着凡夫常理而行。否则对于住持法道，或许会有所妨碍。

若未证无生法忍，即不住持法道，亦不宜学菩萨之舍头目髓脑等。以自力不足，不堪忍受，若自若他，俱无所益。凡夫须按凡夫能行者行之，则可矣。

如果没有证得无生法忍，即使不住持法道，也不适合学习菩萨施舍头目髓脑等行为。因为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不堪忍受，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没有什么利益。凡夫必须按凡夫能够做到的来行持，就可以了。

复潘对鳧居士书

前者大梦未醒，致有冲突，不胜惭愧。今梦醒矣，本欲无言，然恐阁下或有未喻，且略陈之。

上次大梦未醒，导致有所冲突，非常惭愧。今天梦醒了，本来不想说，然而恐怕你或许有所未明，暂且大略陈述所以。

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此语，极确切，而未明其所以然。佛说一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各有前因，致获现果。了此，则只宜自忏宿业，何暇怨人乎哉。

孟子曾说：有料想不到的赞扬，也有吹毛求疵的诋毁，孟子这句话，极为确切，但没有说明其所以然。佛说一

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各自有其前因，而导致获得现在的果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只应该自己忏悔宿世的业障，哪有空闲去埋怨别人呢？

所以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受宠若惊，受辱不怨，逆来顺受，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

所以君子对上不怨恨天，对下不归罪他人，在富贵，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在贫贱，就做贫贱人应做的事，在被贬到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做的事，在处于患难，就做在患难中应做的事，受到恩宠，惊喜不安，受到侮辱，没有怨恨，逆境来了当作顺境一般接受，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没有不自在逍遥的啊！

此传作于民国十三年，彼在青岛悦来公司，函告于（光），实未寄文来。（光）极力呵斥，令毁其稿。至今年四月，彼持其自作之年谱令（光）看，于十三年谱内，有此文。

这个《印光法师传》写于民国十三年，马契西在青岛悦来公司，写信来告诉我这件事，实际没有将文稿寄来。我极力呵斥，令他焚毁稿件。到了今年四月，他带着他自己写的年谱给我看，在民国十三年年谱之内，有这个传文。

(光)即将传文撕作粉碎，极力呵斥，谓彼是甚么人，何得自作年谱。而又何得妄造谣言，陷(光)于以凡滥圣，藐视天下宗教知识，及贤士大夫之极大罪中乎，令永勿再录。

我就将传文撕作粉碎，极力呵斥他，说他是什么人，怎能自作主张写年谱。而又为什么妄造谣言，陷害我于以凡滥圣，藐视天下宗门教下的善知识，以及贤士大夫的极大罪过当中呢？令他永远不要再录。

至八月，因催印观音颂到申，于友人处，见彼油印之文，(光)持回撕之。时彼亦寄居太平寺，谓之曰，汝以此恭维(光)，甚于持刀杀(光)百千万倍，令勿流布。

到了八月，因为催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到了上海，在友人处，见到他油印的传文，我带回来撕了。当时他也寄居在太平寺，对他说：你以此传文来恭维我，超过拿着刀来杀我百千万倍，令他不要流通传布。

岂知彼早已寄于海潮音令登报矣。及阁下寄来，(光)意谓才印未久，尚可收拾，所以祈蔚如劝阁下尽行焚毁，务成爱我之实。

哪知他早已经寄到《海潮音》令登报了。到了阁下你寄

给我，我心里认为可能才印不久，尚且可以收拾局面，所以祈望徐蔚如劝阁下你全部焚毁，务必要真实的爱护我。

又令上海居士林，净业社，各于林刊月刊声明，免致不知者谓彼承（光）意而作耳。及阁下来书，方知不可收拾，遂悟孟子，子思，及佛所说之各事理，而心中已于此了不介意。

又令上海居士林，净业社，各自在林刊、月刊上声明，免得不知道的人认为他是承顺我的心意而写。到了阁下你写来书信，方才知不可收拾，于是悟到孟子，子思，以及佛所说的各种事理，而心中已经对于此事一点也不介意了。

是盖宿业所使，只可自怨宿生少栽培，何暇怨彼之妄造谣言乎。马契西此举，（光）于一切前境，皆悉无烦计虑，或可完我天真，卒能无愧于自心耳，则是因祸而得福，实为大幸。

这大概是宿业所使，只可以自怨宿生少栽培，哪有空暇埋怨他人妄造谣言呢？马契西这个举动，使我对于一切现前的境界，全都不再计划思虑，或者可以恢复我天真佛性，最终能够无愧于自心罢了，那么就是因祸而得福，

实在是大幸事。

阁下所印之传，随阁下意，烧之也好，散之也好。如其爱我情殷，略将（光）诫彼之意，撮略叙百数十字，印于皮子里边之白垫纸中，以免无知者之效尤更好，并非为洗雪此诬，免人唾骂也。

阁下你所印的传文，随你的意，烧了也好，流通散布也好。如果爱护我的心真切，大略将我告诫他的意思，约略写上一百或几十个字，印在封面里边的白垫纸中，以免无知的人仿效更好，并不是为了洗清昭雪这个诬陷，免遭他人的唾骂。

何以故，唾骂者愈多，（光）得利益愈深，以非（光）自为，而（光）受唾骂，则其消业障而增福慧，有如金刚经十六分所说者。

为什么呢？唾骂的人愈多，我得到的利益就愈深，因为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而我受到唾骂，那么这其中消业障而增福慧，就有如《金刚经》十六分中所说的一样。

（注：【金刚经】能净业障分第十六：“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光) 色力衰弱，冗事繁多，以致净业工夫，徒惭疏略，得此因缘，用作不修而获益之据，幸何如之。

我的体力衰弱，繁杂的事务很多，以导致净业的工夫，徒然惭愧疏忽，得遇这个因缘，当作不修而获得利益的凭据，还有比这更幸运的吗？

与聂云台居士书

接贵家语，不胜钦佩。文正公心法，阁下得而传之，故能脱离富贵习气，乐我天真，不随物转也。

接到您的《家语》，非常钦佩。文正公（曾国藩先生）的心得法要，你得到而传承下来，所以能够脱离富贵习气，乐我天真本性，不随外物所转。

致某君书，实为振兴颓敝之妙法，恐某君无此志向，则了无所益。

“致某君书”，实在是振兴衰敝的妙法，恐怕这位某君没有这个志向，就没有什么利益了。

然公之众览，必有肯取法者。盗窃因缘，推至其极，则可以圣为贤，实为救世至文。

然而公开让众人阅览，必定有肯于取法的人。“盗窃因

缘”，推究到极点，就可以成为圣人，成为贤人，实在是拯济世人，匡救世弊的好文章。

由是知因果之道，至深至远，彼以因果为权渐小乘者，皆道听途说之流也。

由此知道因果的道理，非常深远，那些以因果为权教、渐教、小乘的人，都是道听途说之辈。

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当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报应，虽佛菩萨圣贤俱出于世，亦末如之何矣。

我常常说：因果，是世间、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的大权（注：权，即秤砣，这里或可理解为权衡标准、法则、规律。）。当今这个世界，如果不提倡因果报应，即使是佛菩萨圣贤，一齐出现在世上，也无可奈何啊！

又曰，善教儿女，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要。

又说：好好教导儿女，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根本，而教育女儿尤其重要。

又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世少贤

人，由于世少贤女。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则其夫其子女之不贤者，盖亦鲜矣。

又说：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权柄，有一大半掌握在女人手里。世间之所以少有贤人，是由于世间少有贤女的缘故。有了贤慧的女子，就有了贤妻贤母了。有了贤妻贤母，那么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子女，极少有不贤良的。

彼学堂提倡男女平权，直是不知世务。须知男有男之权，女有女之权。相夫教子，乃女人之天职，其权极大。不于此讲究，令女子参政等为平权，直是不识皂白者之乱统也。

那些学校中提倡男女权利平等，纯粹是不懂得国计民生。必须知道，男子有男子的权利，女子有女子的权利。辅佐丈夫，教导子女，这是女人的天职，这个权利大极了。不在这个本分上讲究注重，却让女子参加政治事务，以此来体现权利平等，简直是不识黑白，漫无统序的胡来。

光之愚见如是，不知阁下以为然否。如其不甚悖谬，敢祈大加发挥，亦未始非挽回世道之一助也。

我的愚见是如此，不知你是否也如此认为。如果你认为我所说的不是很荒谬，冒昧地祈望你对这些事理大力地予以提倡和发挥，这未必不是挽回世道的一大助力啊。

复乔智如居士书

凡人做事，当认真做，不可潦草塞责。况佛弟子为监狱之教诲师，有感化人心，成就正器之责任乎。

凡是一个人做事情，都应当认真去做，不可以潦草马虎敷衍了事。何况你身为佛弟子，且为监狱的教诲师，有感化人心，成就合格公民的责任呢？

语云，君子思不出其位，既膺此职，必期于令监犯革心服化为事，则功德大矣。

《论语》中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的所思所想，念念不离开他的职责和本位）。既然担任了这个职务，必定期望使监狱的犯人都洗心革面，服从教化为事务，那么功德就很大了。

所言三女居士，既欲归依，当与彼说，要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必须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善教儿女。

所说的三位女居士，既然想要归依，应当跟她们说，要吃素念佛，求生西方，不可以求来生的人天福报。必须

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善教儿女。

儿女虽小，万不可任性恣惯，必须对彼常说因果报应，使彼心中常存畏惧，自然不至将来作伤天损德之事。此提倡因果报应，及善教儿女，乃天下太平之根本法轮，对一切人，皆当以此相劝，非但为女人言也。

儿女虽然还小，千万不可以随任他们的性情，骄惯宠爱，必须对他们常说因果报应的道理，使他们心中常常存有畏惧，将来自然就不至于做出伤天损德的事情。提倡因果报应，以及善教儿女，是天下太平的根本法轮，对于一切人，都应当以此来相劝导，并不单是对女人说的。

陈吴氏法名志清，康金氏法名志净，倪康氏法名志澄，总以出此浊恶世界，生彼清净佛国为志而已。

陈吴氏，法名志清，康金氏，法名志净，倪康氏，法名志澄，都是以出离此五浊恶世，生彼清净佛国为志向而已。

祈为函致，兼说光所嘱之意，令彼作一真实修行人，并教儿女亦修行，庶不愧归依佛法之一大事也。

祈望你为她们写信说明，兼带说说我所嘱咐的意思，令她们作一个真实的修行人，并且教导儿女也要修行，才

不愧归依佛法这一件大事啊！

天下治乱，在于家庭中操之有道与否，此根本上之切实议论也。

天下平治还是动乱，全在于每个家庭日常的持守与实践是否合乎道义，这是根本而切实的见解啊！

复江易园居士书

接手书，知贵地净土法门，由阁下提倡，得以大行，慰甚。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所在的地方由于你的提倡，净土法门得以盛行，非常欣慰。

光徒张虚名，毫无实德，但愿有益于人，即属虚张声势，其损在我，而人或得益，亦所乐为。

我徒有虚假名声，毫无真实德行，只希望能够利益于他人。即使是虚张声势的事情，只不过我自己受损害而已，只要其他人从中可能得到利益，那么我也是乐意做的。

如谈梅口酸，想崖足战，虽无实事，人起斯心。亦非无益。

就像谈到梅子，口里就会发酸，想到悬崖，脚底就会打

战，虽然没有见到实际的事和物，而听到的人却会生起相应的心念。也不是没有利益。

至于阁下拟以慈觉故事，直令光惭愧无地耳。光愿再寄二十包文钞，以期送有缘，并留图书馆以长供阅览。

至于你把我比拟为慈觉大师，这真是令我惭愧的无地自容。我想再寄二十包文钞，以期望送给有缘人，并留在图书馆以长期提供阅览。

又今之提倡佛学，须注重于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并令入社之人，各各戒杀护生，各各善教儿女。

又现在提倡佛学，必须注重于净土法门，以及因果报应。并令进入莲社的人，各各都要戒杀护生，各各都要教好儿女。

国之荒乱，由乏贤人，其源由家无善教而始。而家庭之教，母教更为要紧，故教女比教子关系更大也。

国家的荒乱，是由于缺乏贤能之人，这个源头是由于家庭没有好的教育而开始的。而家庭的教育，母教更为重要，所以教育女儿比教育儿子的关系更大。

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人少有贤母，长有贤妻，欲

不为贤人，不可得也，此正本清源图太平之良策也。愿阁下于提倡佛学时，谆谆以此告之，庶佛法世间法皆振兴也。

有了贤慧的女子，就有了贤妻贤母了。一个人小时候有贤良的母亲，长大了有贤慧的妻子，想要不成为贤能之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正本清源，图谋太平的良策。愿你在提倡佛学之时，真诚恳切地以此来劝告大家，使得佛法、世间法，都能够得以振兴啊。

复唐大圆居士书

观汝书言学生话，不禁令人好笑。今说一喻，譬如太医院御医，凡医书，病源，脉诀，读得熟如明镜映现，及至临症，则茫无所从，不知该用何药。汝之所问，与此医生见识，毫无有异。

看你在信中言及学生所说的话，不禁令人好笑。现在说个比喻，譬如太医院的御医，凡是医书，如《病源》、《脉诀》等，都读得烂熟，如同明镜映现一般，但到了临床对症，就茫然无所适从，不知道该用什么药。你所问的，与这个医生的见识，没有丝毫的差异。

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非只当一种高超玄妙话说说。

彼下劣知见之当哲学研究佛法者来，必须先对彼说佛说法之所以然，是要人对治习气，洗心涤虑，敦伦尽分，慈悲仁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自利利他，共证真常，渐次修习，至成佛道耳。

佛法原本是教人了生死的，并不是只当作一种高超玄妙的话来说的。那些下劣知见，将佛法当作哲学来研究的人来了，必须先对他们说明佛陀说法的所以然，是要我们对治习气，洗净内心，涤清思虑，敦崇伦常，恪尽己分，慈悲一切，仁义礼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自利利他，共证真常，渐次修习，最后成就佛道罢了。

所有经教，皆为发明如上所说诸事理故。若唯求明了，不欲实行，岂非优人作戏，尚得谓之为学生乎。

所有的经教，都是为了发明如上面所说的诸多事理的缘故。如果只求明白了解，不想去实行，难道不是如同演员演戏，还能称为是学生吗？

如其天姿聪敏，不妨研究性相各宗，仍须以净土法门而为依归，庶不至有因无果，致以了生脱死之妙法，作口头活计，莫由得其实益也。

如果他的天姿聪敏，不妨研究性相各个宗派，但仍然必

须以净土法门作为依归，才不至于有因无果，导致将了生脱死的妙法，当作口头功夫，而不能得到其实际利益。

必须要主敬存诚，对经像如对活佛，不敢稍存怠忽，庶几随己之诚大小，而得浅深诸利益也。至于根机钝者，且专研究净土法门，果真信得及，守得定，决定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校彼深通经论，而不实行净土法门者，其利益奚啻天地悬殊也。

必须要恪守诚敬，对经像如同面对活佛，不敢稍稍存一丝懈怠轻忽，才可以随自己的诚心大小，而得到或浅或深的利益。至于根机愚钝的人，暂且专门研究净土法门，果真信心足够，守得稳定，决定在这一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比起那些深通经论，而不实行净土法门的人，其中的利益何止天地悬殊啊！

如上所说，无论甚么资格，最初先下这一味药。则无论甚么邪执谬见，我慢放肆，高推圣境，下劣自居等病，由此一味阿伽陀万病总治之药，无不随手而愈。

如上面所说，无论什么资格，最初先下这一味药。那么无论什么邪执谬见，我慢放肆，高推圣境，自居下劣等毛病，由此一味阿伽陀万病总治之药，没有不随手而治愈的。

汝学到一肚皮佛法，于此二种学生，便没奈何。可知汝但知说药，自己也未实行，使汝实行，断不至怀此种疑。而以昔某某为文殊普贤之俦，此皆由不能鉴别真伪，遂致茫无所从，或至以伪为真也。

你学到一肚皮的佛法，对这二种学生，便无可奈何。可知你也只知道说药，自己也没有去实行，假使你有实际行持，断然不至于有这种疑惑。而将过去的某某人认为是文殊、普贤那样的大菩萨，这都是由于不能鉴别真伪，于是导致茫然无所适从，或者以假为真。

汝父之不能吃素，由于不细心体贴，反身而观。设使自己作了食物之牲，断不至愿人杀而食我，今有五谷养命，尚欲助其贪馋，生死不了，到了被人食时，诚可哀悯，而已无可救援矣，哀哉。

你父亲不能吃素，这是由于他没有细心体会动物被杀的痛苦，以及没有反观自己，换位思考的缘故。假使自己做了被吃的动物，断然不会愿意别人来杀、来吃我，现在有五谷来养活性命，尚且想要助长这个贪馋吃肉之心。生死没有了断，到了被别人吃的时候，就实在是值得哀悯了，然而却已经没办法救援，悲哀啊！

念如已剃发，受戒固为正理，何必又待。但须审其本心，及察其平日对境之感想，果能具足清操，便当成就僧相。如或虽近此种气象，难具百折不回之真切铁心，则还是从夫为嘉。

念如已经剃发，受戒当然是正理，何必又要再等。只须审察她的本心，以及观察她平日对境的感想。如果真的能够具足清净操守，就应当成就僧相。如果虽然接近这种气象，但是不具备百折不回的真切铁心，那么还是从夫嫁人为好。

念光亦然。汝于某报中，载念如念光二人之论，（光）绝不以为然。即使实是九岁童女所说，不登报有何所损。倘代为作，则成欺世欺人而令作伪。即彼自作，或致自矜自恃，遂成我慢。此等皆汝不知临症下药之实案。

念光也是如此。你在某份报纸中，登载了念如、念光两个人的言论，我绝对不以为然。即使确实是九岁的小女孩所说，不登报，又有什么损失。倘若是代替而写，就成了欺骗世人，而令他人作假。即使是她们自己写的，也可能使她们借此自我夸耀，于是就成了我慢。这些都是你不知道对症下药的实际案例。

汝既不以（光）为无知，（光）不妨以无知为有知而与

汝言之。汝绝不知教小人之法则，故有此举。使汝知者，断不登报。

你既然不以我为无知，我也不妨以无知为有知，而对你说明。你绝对不知道教育小孩的法则，所以有这个举动。假使你知道的话，断然不会登报。

显荫之天姿极聪明，自己本好胜好名，谛法师不能下抑彼矜张之药，至于短命而死。汝于念光亦然。

显荫法师的天姿极为聪明，加上他自己本来就好胜好名。而谛闲法师又没能对他开出抑制他那骄傲习性的药方，以至于他最终短命而死。你对于念光也是如此。

无得居士，既有六十老父，何得要出家。使不出家，无由闻法修行，尚有可原。

无得居士，既然有六十岁的老父亲在，为何一定要出家呢。假使不出家就没办法闻法修行，尚且情有可原。

今藩篱大撤，在家人研究修习者其多如林，得利益生西方者，亦常有其事，何得要离亲出家乎。此事（光）绝不赞成。

现在各种界限障碍都撤除了，在家人研究修习佛法的人，多得如林，得利益生西方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何必一

定要离开亲人而出家呢？这件事我绝对不赞成。

按实说，当今修行，还是在家人好，何以故，以一切无碍故。出家人之障碍，比在家人多，是以非真实发道心者，皆成下流坯，无益于法，有玷于佛也。

按实说，当今修行，还是在家人好，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无碍的缘故。出家人的障碍，比在家人多。所以现今如果不是真实发起道心的出家人，大都沦为了下流坯，不仅无益于法道，反而有污于佛门。

复汪雨木居士书（附来信）

汪雨木来信：

雨木念佛十年，略知旨趣。窃谓灵峰，梦东诸大师，及我师文钞，所示念佛方法，大抵皆就愚夫愚妇通途立说。

我（雨木）念佛十年，大略知道一些旨趣。我认为灵峰、蕩益、梦东等诸位大师，以及师父您的《文钞》，所开示的念佛方法，大都是针对愚夫愚妇的一般说法。

若吾辈能通文字，心思复杂之人，仍用彼愚夫愚妇之念佛方法，断断不能往生净土。

像我们这些能够通达文字，心思复杂的人，仍然用愚夫愚妇的念佛方法，断断不能往生净土。

鄙意以为念佛求生之人，当先求知念佛的是谁，盖既见主人翁，则念佛方有用处，往生方有把握。不特念佛应当如是，即念经持咒，亦何莫不然。

我认为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应当先求知道念佛的是谁（这说法是禅宗的参话头方法，禅宗通过参‘念佛是谁’这话头，以达明心见性），因为见到主人翁之后（禅宗明心见性的说法），念佛才有用处，往生才有把握。不只念佛应当如此，就是念经持咒，也如何不是如此呢？

今人动谓老实念佛，死心念佛，即可往生。不知苟不能识得念佛的是谁，则念佛何能老实，何能死心。

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老实念佛，死心念佛，就可以往生。不知道如果不能够认识到念佛的是谁，那么念佛如何能够老实，如何能够死心。

纵使日夜十万声，于生死有何相干哉。有以古人多专主持名，不参是谁相诘者。雨木曰，此乃古德罢参以后之事，初心非可效法也。

纵使日夜念十万声佛号，对于生死有什么相干呢？有人质疑我说：“古人大多专门主张持名念佛，不参念佛是谁”。我说：这是古德参禅大彻大悟之后就不再继续看

话头了，初学的人不可以效法。

雨木见今日念佛之人，十九不明此旨，实可哀愍。尝时时苦口劝人，而居士中竟有谓我为邪见者。佛法真义，沉晦至此，曷胜痛叹。兹特披陈所怀，敬求印证，并乞详加阐释，众生之幸，非仅雨木一人之幸也。

我见到现今的念佛之人，十个有九个不明白这个旨义，实在是值得哀愍。我时常以此苦口劝导别人，而居士当中，竟有人认为我说的是邪见。佛法的真义，沉隐暗晦到如此地步，我非常痛心悲叹啊。现在特别披露陈述心中所想，敬求您来印证，并乞求您详细加以阐释，这是众生的幸运，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幸运啊！

印祖回信：

详观来书，不胜钦佩。阁下欲令一切人亲见本来，直登上品，观经所谓读诵大乘，解第一义，发菩提心，劝进行者，其阁下之谓乎。

详细看了你的来信，非常钦佩你的发心。你想要使一切人都能够亲见本来面目（明心见性），直登上品莲台。

《观无量寿佛经》中所说的：“读诵大乘，解第一义，发菩提心，劝进行者”，说的不就是阁下你吗？

虽然，说法当须观机，若不察机，妄投法药，则与庸医以药杀人无异。

虽然如此，宣说佛法必须要观察听法者的根机。如果不观察对方的根机，就错妄的投下法药，就与庸医以药杀人没有两样。

须知禅净二宗，归元是一，修法各别。禅以彻见本来面目为宗，净以信愿念佛求生为宗。

必须知道，禅宗净土二个宗派，归元本是同一，但修行的方法，各不相同。禅宗以彻见本来面目为宗旨，净土以信愿念佛求生极乐为宗旨。

使世皆上根，则阁下所说，诚为有益。而上根甚少，中下甚多，不教以信愿求生，而教以参究是谁，参而得之，固为大幸，尚须重发切愿，以求往生。

假使世间都是上根之人，那么阁下你所说的，确实是有利益。而实际上世间的上根人很少，中下根的人很多。如果不教他们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而教他们来参究念佛是谁。假如参究成功了，这自然是大幸，而接下来也还是必须再发起深切的愿心，来念佛求生净土。

若参而不得，以心中常存一不知是谁不能往生之念，则

断无与佛感应道交，亲蒙接引之事矣。

如果参究没有成功，那么因为心中常常存有一个“不知念佛是谁，就不能往生”的念头，从而就断然不能与佛感应道交，亲蒙接引了。

而今之参者，其能真到大彻大悟地位者有几。夫知念佛的是谁者，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

而现今参禅的人中间，能够真正参到大彻大悟地位的有几个呢。知道“念佛是谁”，说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

勿以余人论，即阁下亦未曾到此地位。何以知阁下未到，以到则决不敢说灵峰梦东为就愚夫愚妇立说，而不知是谁，即老实念，死心念，亦不得名为老实死心，纵使日夜十万，于生死有何相干，及谓古人专主持名为罢参后事，初心不可效法等语。

不要以其余的人来讨论，就是阁下你也未曾到这个地位。怎么知道阁下你没到呢？因为如果到了，就绝对不敢说“灵峰梦东为就愚夫愚妇立说，而不知是谁，即老实念，死心念，亦不得名为老实死心，纵使日夜十万，于生死有何相干，及谓古人专主持名为罢参后事，初心不可效法”等言语。

由是言之，阁下之心，实欲自利利人，阁下之语，实为自误误人矣。切请缄默莫说，否则如来普度众生之一大法门，被阁下关塞锢蔽，莫由开通，其罪当与谤佛谤法谤僧相等，可不慎乎。

由此说来，阁下的心，原本想要自利利人，但阁下的话，实际上是自误误人啊！千万请你闭口不要再说，否则如来普度众生的一大法门，被阁下你阻塞禁锢，而不能畅通了。这个罪过应当与谤佛谤法谤僧相等，能不谨慎吗？

阁下之见，以不知契理契机之所以然，妄执利上根之法，而普劝一切修习，遂成偏执谬见。以不合机之法，妄行劝修，谓为佛法真义。

阁下的错误见解，是因为不知道阐扬佛法要契理契机的所以然。错妄地拿着只适合于利根上根人的法门，来普遍劝导一切人修习，于是就成了偏执的谬见。错妄地劝导别人修持不合根机的法门，却认为这是佛法的真义。

光虽庸劣，敢与阁下同陷谤佛谤法谤僧之咎，而妄为赞许乎哉。如谓不然，祈付丙丁，各行各业即已，光岂能强阁下舍己所学而从我乎。不过以阁下见问不得不直贡愚诚耳，祈洞察是幸。

我虽然平庸陋劣，可是怎敢错妄地赞许阁下你的观点，从而与你一同陷入谤佛谤法谤僧的罪过中呢？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就请你将此信付于丙丁之火，我们各走各的道好了。我怎能勉强你舍弃你自己的所学来听从我呢？只是因为阁下来问我，所以不得不直白地的贡献出我这一点庸愚的诚意罢了，祈望你洞察，是为庆幸。

复盛机师书

昨接汝书，不胜慨叹。汝学佛者，何得以自己知见，测佛境界，测之不得，遂生疑惑乎。

昨天收到你的信，非常感慨。你是学佛的人，怎么可以以自己的知见，来妄测佛的境界，因为不能测得，所以就生出疑惑的心呢。

夫证真如者，则三际坐断，十界平沉，有因缘故，亦可于一念现无量劫，于无量劫作一念，念劫圆融，两不混滥。

证得真如的人，则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坐断，十界（佛、菩萨、缘觉、声闻、六道）平沉，如果有特定的因缘，也可以于一念现无量劫，于无量劫作一念，念和劫圆融无碍，两不混乱。

汝谓六十小劫，犹如食顷，五十小劫，只如半日，无此事理。然则经中所有大小互入，念劫互现之说，皆为妄语乎。

你说六十小劫像吃顿饭的时间，五十小劫却像半天，没有这种道理。那么经中所有“大小互入，念劫互现”的说法，都成妄语了吗？

如来初成正觉，现圆满报身相，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华严经，二乘在座，不见不闻。

如来刚成佛时，现圆满报身相，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华严经》，当时二乘弟子（声闻、缘觉）也在座，但他们却不见佛的报身，也听不到佛说法。

所见之佛，乃老比丘相，所闻之法，乃生灭四谛。故维摩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汝将谓无此事理乎。

他们所看见的佛，是老比丘的形相，所听到的法，是生灭四谛法。所以《维摩经》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你说没有这种道理吗？

须知时无定法，随人所见不同，佛菩萨境界且置，姑以凡小之境明之。

必须知道时间的概念没有定法，随着不同人的所见而各不相同。佛菩萨的境界姑且放在一边不说，暂以凡夫的小境界来向你说明。

周灵王子子晋，学仙，过七日，于缙山出现，已到晋朝。故有诗曰，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几，读平声，近也。从周灵王至晋彼出时，将及一千年耳）。

周灵王的儿子子晋学仙，他自己感觉刚刚过了七天，当他再从缙山出现时，俗世的时间已经到了晋朝。所以有诗说：“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几，读平声，将近。从周灵王，到晋朝他再出来时，将近有一千年了）。”

又吕纯阳遇钟离权于邯郸逆旅中，钟劝其学仙，吕意欲得富贵后方学，钟与一枕令睡，则梦见由小至大，以至宰相，五十年富贵荣华，世所罕有，子孙满堂，其乐未央，后以一事与上意不合，遂自引退，乃醒。

还有，吕纯阳（吕洞宾）在邯郸的一个旅店里遇到了汉钟离，钟离劝他学仙，可他想得到富贵后再学。钟离就给他一个枕头让他躺在上面睡觉，他梦到自己的官职越做越大，以至做到了宰相，五十年间享尽了举世罕见

的荣华富贵，而且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后来因为有件事与皇帝的意见不合，于是辞官回家，梦到这里他就醒来了。

睡时逆旅主人煮黄梁米粥，梦中出入将相，做许多大事，经五十年之久，及醒，黄梁粥尚未煮熟，此不过仙人所现，尚能于一念中作五十年境界事业。

他睡的时候，店主人正在煮黄梁米粥，梦中出将入相做了许多大事，历经五十年之久，等他醒来，黄梁粥还没有煮熟。这不过是仙人所现的境界，就能于一念中完成五十年的事业。

况佛为天中天，圣中圣，诸大菩萨已证法身之境界乎。故善财入弥勒楼阁，入普贤毛孔，皆于十方世界，行六度万行，经佛刹微尘数劫，汝看此文，又将何以测度乎。何况佛为天中天、圣中圣，以及诸位大菩萨已证得法身的境界呢。所以善财童子入弥勒楼阁，入普贤毛孔，皆于十方世界，行六度万行，经佛刹微尘数劫。你看到这段文字，又会做怎样的测度呢？

须知三际无实体，而在凡夫分中，只见凡夫所应见之境，不得以凡夫所见之境，谓佛菩萨亦复如是，了无有异也。

须知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没有实体，可是在凡夫的分上，就只见到凡夫所能见到的境界。不能因为凡夫见到某种境界，就认为佛菩萨境界也是这样的，和凡夫所见没有什么两样。

今为喻明，如镜照数十重山水楼阁，实无远近，而复远近历然。

为了说明白，打个比方：就好比镜子照到十几重的山水楼阁，他们在镜子的表面没有什么远近之分，可观者却能远近都分得清清楚楚。

世间色法，尚能如是，况已证唯心自性之心法者乎。故曰，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

世间肉眼所见的色法尚且有这样的情况，更何况是已经证得唯心自性的心法的人呢。所以说：在一根毫毛的顶端，可以呈现广大的佛刹；坐在细小的微尘里，可以转大法轮；

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土，自他不隔于毫端也。

十世那样长的时间，始终不离开当前一念；无量无边刹土那样远的距离，自他不隔于毫端之间。

汝既发心闭关，当恳切至诚礼拜持诵，以求三宝加被，令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

你既然发心闭关，应当恳切至诚礼拜持诵，以求三宝的加被，令业障消除智慧明朗，业障消尽，福德圆满。

凡属不思議境界，但当仰信佛言，勿妄测度。果能恳切至极，自可悉皆明了，亦不须问人也。

凡属不思議境界，只应当仰信佛言，不要随意去猜测。如果真能如此至诚恳切，自然就能彻底明白，也就不须问别人了。

若不在恳切至诚礼拜持诵上致力，终日取非凡夫所能测之境界而妄测之，则与幻人法师同一覆辙，欲不受谤佛谤法谤僧之罪报，何可得乎。祈慧察是幸。

如果不在恳切至诚、礼拜持诵上下功夫，整天用凡夫的心去揣测凡夫所不能理解的境界，那么就与幻人法师同出一辙了。想不受谤佛、谤法、谤僧的罪报，又怎么可能呢？希望你能慧察为好。

与方远凡居士书

世间人之病，多多都是自己造者。即如令严之病，乃不知慎口腹，贪食水果凉物之所致者。及乎有病，不能从善养上令恢复，而一味靠医生转移。

世间人的病，大多都是自己造的。就如你父亲的病，是不知道谨慎口腹，贪吃水果凉物所导致的。等到有病了，不能够好好调养来恢复健康，而一味地依靠医生来转移。

医生每遇富贵人之病，便大喜过望，遂用种种方法，令其阔张，而后始令收敛，则金钱自可大得矣。

医生每每遇到富贵的人生病，就大喜过望，于是用种种的方法，令他的病情扩大，而后才开始慢慢治疗，那么金钱自然可以得到许多了。

然医之善者，亦只医病，不能医业。即如子重病肠痛，医云非开剖不可，汝四婢不放心，遂不医，与德章拌（pān）命念佛念金刚经，五日即愈，此病可谓极大，极危险矣，然不医而五天即愈。

然而再好的医生也只能治疗人的疾病，不能治疗人的宿

世业力。就比如你的儿子得了“肠痈”这种重病，医生说不开刀不行。你四婶不放心，就不开刀医治，便与德章拼命念佛、念《金刚经》，五天以后孩子的病好了。这种病可以说非常严重，危险之极，然而不开刀，通过念佛，念《金刚经》五天就好了。

子庠之颠，乃属宿业，汝四婶以至诚礼诵，半年即愈。汝父既皈依佛法，当依佛所说，不当信从洋医，特往彼医院去医也。

子庠的癫痫病也是宿业所感，你四婶因为至诚礼诵，半年就痊愈了。你父亲既然已经皈依佛法，就应当依靠佛陀的言教，不应当听从西医，特地去他的医院看病。

使一切病皆由医而始好，不医便不好者，则古来皇帝，及大富贵人，皆当永不生病，亦永不死亡。

假使一切疾病医生都能治好，不治疗就不好，那么古来皇帝，及大富贵人都应该永不生病，也永不死亡。

然而贫贱者病少，而寿每长，富贵者病多，而寿每短。其故何哉，以一则自造其病，二则医造其病，有此二造之功能，欲脱病苦，其可得乎。

然而，贫贱的人多半病少而寿长。富贵的人多半病多而寿短。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来他们自己造病，二来就是医生造病，有这两种原因，想脱离病苦，有可能吗？

祈为汝父说，不必往上海求西医，就在家中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之大医王，则自可勿药而愈矣。

希望你为你父亲说明，不必往上海求西医，就在家中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这些大医王，就自然会不用药物而病自然痊愈了。

求西医好否参半，求大医王，或身躯上即好，即身躯上未好，而神识上决定见好。

求西医好坏参半。求大医王，或身体上立即见好，就算身体上未见好，而神识上是决定见好的。

若妄欲即好，完全废弃先所持之戒，大似剜肉做疮，有损无益。

如果想立即见好，而完全废弃以前所持的戒律，这就象剜肉做疮，有损无益。

西医未入中国，中国人有病皆不治乎。固宜放下妄想，提起正念，则感应道交，自可全愈矣。

西医没来中国以前，难道中国人有病就不能治疗吗？现在你应该放下妄想，提起正念，则感应道交，自然可以疾病痊愈啊。

所言天冷身弱，衣丝绵者，必须非此不能生活方可。若借冷弱为名，以自图华美轻快，则是不知惭愧之人，以所杀蚕命，实非小可。

你所说的，天气冷，身体弱，要穿丝绵的衣服，不穿这个就不能活的话，这样就可以。如果是借着天冷身弱为名，来自我贪图华美轻快，就是不知惭愧的人，因为丝绵所杀害的蚕命，实在不是小小的一点。

至于服阿（ē）胶，更非所宜问者，此与吃肉有何分别。阿胶吃了就会不冷乎，倘日常礼拜，身体自然强壮，何用阿胶为哉。

至于服用阿胶，更不是所应该问的，这与吃肉有什么分别。阿胶吃了，就会不冷吗？倘若每天经常礼拜，身体自然强壮，哪里用得着阿胶呢？

彼贫人亦曾过冬，谁曾用丝绵阿胶乎。一言以蔽之，曰不知惭愧，与不知自己是甚么人而已。祈洞察是幸。

那些贫苦人也曾经过冬，他们谁曾经用丝绵阿胶呢？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知惭愧，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而已。祈望洞察，是为庆幸。

复慧朗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感愧，（光）粥饭庸僧耳，何可与诸君论外典事。然既见托，只得略说所以，欲知此义及所主，先须知命为何物，力为何物，并列子意中将二子认作何物，然后再讲所主，则便成有功于世道人心之言论。若俱不知，则此力命之说，皆非儒佛所许。

接到你的信，非常感慨惭愧，我只是一个平庸的粥饭僧人罢了，怎么可以与诸位讨论教外典籍的事情。然而既然承蒙你委托，只得大略说说其中的所以。想要知道《列子·力命篇》的旨义以及主张，先必须知道，命是什么，力是什么，以及列子对南宫子与西门子是如何看待。之后再讲他的主张，这样的言论才是有功于世道人心的。如果这两者都不知道，那么这“力、命”的学说，都不是儒家、佛教所许可的。

译者按：【列子】即列御寇，相传为先秦早期道家。

【二子】《列子》第六力命篇中的南宫子与西门子，二人有一段对话。

命者何，即前生所作之果报也。又依道义而行所得者，方谓之命，不依道义而行所得者，皆不名命。

“命”是什么？就是前生所作的果报。另外，依道德正义而行所得到的结果，才是“命”。不依道德正义而行所得到的结果，都不叫做“命”。

以此得之后，来生之苦，殆有不忍见闻者，如盗劫人钱财，看似富裕，一旦官府知之，必至身首两分，何可以暂时得乐，便谓之为命。

因为这样做了之后，来生的痛苦。几乎不忍心见到听到啊。如偷盗抢劫人的钱财，暂时来看似乎富裕了，可是一旦官府知道，必然斩首。怎么可以因为暂时得乐，便说这是命呢。

力者何，即现生之作为之谓。然作为有二，一则专用机械变诈之才智，一则专用克己复礼之修持。

“力”是什么呢？就是现生的所作所为。然而“作为”

有二种，一是专用机巧变诈的才智，一是专用克己复礼的修持。

列子所说之命，混而不分，所说之力，多主于机械变诈。故致力被命屈，无以回答。以孔子困陈蔡，田恒有齐国为命，是尚可谓之知命哉。

列子所说的“命”，笼统一概而论，他所说的“力”，多指机巧变诈的心机。所以导致“力”被“命”征服，没法解决。把孔子受困于陈国和蔡国的交界处，田恒夺取了齐国的政权，说成是命。这些还可以称之为命吗？

孔子不遇贤君，不能令天下治安，乃天下群黎之业力所感，于孔子何干。颜渊之夭，义亦若此。田恒之有齐，乃篡夺而有，何可为命。

孔子遇不到贤良的国君，不能使天下太平，这是全天下老百姓的业力所招感的，和孔子的命又有什么关系呢？颜渊短命早亡也是一样的道理。田恒占有齐国，那是谋权篡位而得，怎么可以说是命呢？

现虽为齐君，一气不来，即为阿鼻地狱之狱囚，谓此为命，是教人勿修道义而肆志劫夺也。吾固曰，列子不知

命。不观孟子之论命乎，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方为真命，则不依道义而得，不依道义而失，皆非所谓命也。

现在虽然是齐国的国君，可是一口气上不来，命终之后，就成了阿鼻地狱的狱囚。把这说成是命，就是在教导人们不要修持道德和正义，而去肆无忌惮地劫夺。所以我说：列子不知命。怎么不看看孟子对于“命”的论述：必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才可称真命。那么不遵照道义而得到的，或者不因为违反道义而失去的，都不能叫做“命”啊。

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

列子所说的“力”，多属于机巧变诈的才智，这些东西圣贤们都不会去谈论。圣贤所教导的，都是让人们克己复礼去修持。《尚书·多方》中说：“圣贤的人失去正念就会变成狂愚的人，狂愚的人收摄邪念也会成为圣贤的人。”。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周易·坤卦》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尚书·伊训》中说：“作善，上天降下百种吉祥，作不善，上天降下百种祸殃。”。《尚书·说命》中说：“木头顺从绳墨就成为方正的器物，君主听从劝谏就成为明主圣君。”。

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人皆可以为尧舜。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

《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遵循道义就吉祥，违背道义就凶险，行为与结果的关系，紧密得如同影子之于物体，回响之于声音。”。《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而知道前面四十九年的过错。”。在《论语·宪问》中，蘧伯玉的使者说他是：“想要减少过失而还未能够做到。”。《论语·述而》中，孔子说：“再借给我几年的寿命，到了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孟子·告子下》中，孟子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中庸》说：“君子就是在别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也要谨慎小心自己的行为；在别人耳朵听不到的地方，也要警惕注意自己的言语。”。——如是这些话是儒家所说的，讲的都是“力”。

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

至于佛教，则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作佛，所以就教导众生忏悔过往的罪业，改恶修善，以至于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用戒来约束行为，不做不合礼法的事情；用定来收摄心意，不起幻妄的念头。用慧来断除烦惑，从而明见自己的本性。其实都属于克己复礼修持的力量。依靠这种力而修行，尚且可以上成佛道，更何况其他的圣果呢。

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所以《楞严经》说：“求妻得妻（求妻，指的是求贤慧贞静的妻子，否则，妻就不必向菩萨求了），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就是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这种力大得不可限量啊。

袁了凡遇孔先生，算其前后诸事，一一皆验，遂谓命有一定。后蒙云谷禅师开示，兢兢业业，孔生所算，一毫不应。

袁了凡遇到孔先生，孔先生算他的前后诸事，没有不灵验的，于是他就认为命是一定的。后来蒙云谷禅师开示，兢兢业业，克己复礼修持，之后再发生的事，就和孔先生所算的一点儿也不相符了。

然了凡乃一贤者，使其妄作非为，则孔生所算，亦当不灵。是知圣贤训世，唯重修持，如来教人，亦复如是。

然而袁了凡是一位贤良的人，假使他胡作非为，那么孔生所算的也会不准。这样看来，圣贤教导世人，重视的是实际修持，如来教导人们也是一样。

故所说大小权实法门，无非令众生断除幻妄之惑业，彻证本具之佛性。故世有极愚极钝者，修持久久，即可得大智慧，大辩才。

因此佛所说大小权实不同的法门，无非是令众生断除幻妄的惑业，彻证本具的佛性。所以说世间有非常愚钝的人，修持世间长了，也可以得大智慧、大辩才。

列子以一切皆归于命，则是阻人希圣希贤之志，而奖人篡夺奸恶之心，俾下焉者，受此祸害于无穷，即上焉者，亦颓奋志时勉之气，以致终身不入圣贤之域，作一碌碌庸人。此一篇文，完全于世无益，有何可研究之价值乎哉。

列子认为一切都归于“命”，则是阻碍世人发起希圣希贤的志向，而褒奖人们兴起篡夺奸恶的心念。这种说法将使根机下劣的人，受到无穷的祸害。就算上根之人听说了，他们那奋发向上时时勉励自省的心也会有所颓堕，从而使他们终身不能进入圣贤的行列，终生只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列子这一篇文章对世间没有一点利益，有什么研究价值呢？

（光）少不努力，老无所知，偶因问及，任己意说，其是与非，任人所指。又（光）年近七旬，精神衰颓，兼以冗务繁多，直是不能支持。祈勿再以此种事来问，再来问，则原函寄回，决不答复，以免于人无益，于己有损也，祈慧察是幸。

我小时候不努力读书，到老了一无所知，偶而就你所问的问题，随自己的意思来说说，其中的对错是非，任他人指责评论吧。另外，我年纪将近七十岁了，精神衰颓，

又加上事务繁多，简直是不能支持。祈望不要再以这种事来问我，再来问，就原信寄回，绝对不回复了，免得对于他人无益，对于自己有损，祈望慧察，是为庆幸。

复庞契贞书

道济禅师，乃大神通圣人，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故常显不思议事。其饮酒食肉者，乃遮掩其圣人之德，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因之不甚相信。否则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

道济禅师是一位有大神通的圣人，想使一切人生正信心，所以常常显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饮酒吃肉，是为了掩盖他圣人的德行，目的是使愚痴的人看到他颠狂不规矩的样子，因此就不太相信他是圣人这回事，否则他便不能在世间住了。

凡佛菩萨现身，若示同凡夫，唯以道德教化人，绝不显神通。若显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唯现作颠狂者，显则无妨，非曰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

凡是佛菩萨现身，如果示现的是凡夫，就会以道德教化人，绝对不会显现他的神通。如果显示神通，便不能在世间住了。只有表现出颠狂的圣人，显示神通也是可以

的，并不是说修行人都可以饮酒吃肉。

世间善人，尚不饮酒食肉，况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反令人退失信心，故饮酒食肉不可学。

世俗的善心人士，尚且不饮酒吃肉，更何况作为佛弟子，要教化众生，如果自己都不能做到依教奉行，那么不但不能令人相信，反而会使人退失信心，所以饮酒吃肉不可学。

彼吃了死的，会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何可学彼吃肉。彼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将无数大木，从井里运来，汝喝了酒，把井水也运不出来，何可学他。

他(道济禅师)吃了死的，能吐出活的。你吃了死的，连原样的肉都不能吐出，怎么可以学他吃肉呢？他喝了酒，能替佛装金，能把无数的大木头从井里运来。你喝了酒，连井水都运不出来，怎么可以学他喝酒呢？

济公传有几种，唯醉菩提最好。近有流通者，云有八本，多后人敷衍之文。醉菩提之若文若义均好，所叙之事，乃当日实事。

《济公传》有好几种，只有《醉菩提》最好。最近流通的听说有八个版本。大多是后人敷衍出来的故事。《醉菩提》这本书文字和义理都好，里面所记叙的事，都是当时确实发生的。

世人不知所以然，不是妄学，便是妄毁，妄学则决定要堕地狱，妄毁则是以凡夫之知见，测度神通圣人，亦属罪过，比之学者，尚轻之多多矣。见其不可思议处，当生敬信。见其饮酒食肉处，绝不肯学，则得益不受损矣。祈洞察是幸。

世人不了解道济禅师这些事的所以然，不是妄加模仿，就是妄加毁谤。妄加模仿的人决定要下地狱。妄加毁谤的人，是用凡夫的知见，揣度神通圣人的意图，也有罪过。不过比起妄加模仿的人，罪过轻多了。我们见到他不可思议的事，应该心生敬重虔信。见到他饮酒吃肉的事，绝对不要学，这样就会只得到利益而不受损害了。祈望洞察为幸。

复袁闻纯居士书

接大圆书，谓居士与夫人，并令郎，皆欲皈依于光。夫光一迂腐不堪之粥饭僧，大圆不详察而谬为皈依，何居士又踵袭其谬，而不以为浼（m ěi）乎。

接到唐大圆的信，说你和你的夫人以及儿子，都想要皈依我。我是一个迂腐不堪，只会吃饭的僧人，唐大圆不仔细观察而错谬的皈依我，为何你又沿袭他的错谬，而不担心受到玷污呢？

虽然，泥塑木雕之佛，敬之亦可生福。汝既发心，且即将错就错，一旦翻然悟其非真，不妨再转而敬真佛，固未始不可也。

即使这样，不过，泥塑木雕的佛像，如果恭敬地对待，也同样可以让人得到福报。你既然已经发心，姑且就将错就错，先恭敬泥塑木雕的佛像吧。等清醒觉悟到那不是真佛的时候，不妨再转而恭敬真佛，也未必不可以。

今为汝取法名为智纯，令夫人为智本，以众生本具佛智，由烦恼夹杂，则如金在矿，不得真实受用，则此本具之智，变而为妄知。

现在为你取法名叫智纯，为你的夫人取法名叫智本。因为一切众生原本就具备佛智，只是这智慧和烦恼夹杂在一起。就如同金子在矿石中，就不能得到真实受用。同样，这个被烦恼所夹杂的本具之智，也就变为妄知了。

虽此妄知依本智而起，而本智之体用全失，若反而念佛以自摄其心，则其智渐归于纯而得其本矣，此与令夫妇命名之大意也，不知有合于汝心否。

虽然这个妄知是依于本智而生起的，而本智的体和用却都完全丧失了。如果反过来用念佛的方法，来收摄这颗心，那么这个智就渐渐归于纯净而回其本原了，这就是给你们夫妇所取法名的大意，不知道是否符合你们的想法。

又智本既能持月十斋，年三斋，何不长斋。食彼之肉，养我之身，人固习而安之，试一反思，则将战惧不安，况实杀之食之乎。

另外，智本既然能够每月持十斋日，每年持三斋月，为何不吃长斋呢，吃众生的肉，来养活我们的色身，人们因为习惯了就安然处之，如果试着反思一下，就会战兢惧怕，惊恐不安，更何况真要杀死而吃掉它们呢？

孟子谓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夫与子皆长斋，汝何忍不长斋。净业正因，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第一。

孟子说：“一旦知道了自己的某种行为不合乎道义，就应该马上停止。”丈夫与儿子都吃长斋，你如何忍心不吃长斋呢？净业修持的正因，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第一条。

食肉之人，虽不自杀，亦难免杀业。以非杀无肉故，以钱雇人代杀故。扶球当名福球，以环球之祸，由于不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遂致任自己野蛮心，行弱肉强食，互相残害之惨事。

吃肉的人，虽然不是自己亲自杀，也难免有杀业。因为只要有肉就一定有杀害，只不过是花钱来雇人代杀而已。”扶球”应当改叫”福球”，因为全球的灾祸，是由于不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事理，于是导致随任自己的野蛮之心，做弱肉强食，互相残害的惨事。

汝既皈依佛法，当以此事此理，由自行而渐及于他，俾一切内而眷属，外而乡党邻里与一切相识之人，同知此理，同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则杀业消而风俗淳厚，神人和而天下太平矣。

你既然已经皈依佛法，就应当自己先遵循和实践因果报

应轮回的事理，进而用这些道理逐渐的教化他人，使得一切家里的眷属，外面的乡亲宗族，附近邻居乃至一切认识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都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吃素念佛。那么就会杀业消除而风俗淳厚，神人和谐而天下太平了。

诸恶莫作二句，乃三世诸佛之略戒经，切勿浅视，当从举心动念处审察。若能推致其极，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余福慧果位乎哉。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二句，是三世诸佛戒经的要略，千万不要粗浅的看待，应当从举心动念之处来自我审察。这两句话如果推到极致，尚且可以上成佛道，何况其余的福慧果位呢？

佛于大乘经中屡言之，非出于阴鹭文，乃文昌帝君引用佛经耳。其余修持净业之说，文钞中具说之，此不详书。这两句话，佛在大乘经中多次说到，并不是出自于《阴鹭文》，而是文昌帝君引用佛经里面的话。其余修持净业的言说，在《文钞》中已经具体的说过了，此处不再详说。

今之世道，乃患难世道，若不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为依怙而常念之，则祸患之来，或所不测，及其卒遇，徒唤奈何。

现今的世道，是个患难的世道，如果不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为依怙，而常常的称念，那么祸患或许会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来临，一旦突然遇到，徒然叫唤又有什么办法呢？

倘能预先持念，必有冥为转移。况生死到来，人各有此日，故宜常作临终想，则一切非分之妄想，与不能资之以了生死之诸法门，自不致力驰骛，而令此决定仗之可了生死之法荒疏不修也。愿汝夫妻父子，同不以光言为迂腐，则幸甚。

倘若能够预先就持念佛菩萨名号，那么祸患必定能在冥冥之中转移。何况生死到来，每个人都有这一天，所以应当常常作临终时刻来观想，那么一切非分的妄想，自然会停止奔驰；自然不会去盲目跟随一切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的法门，从而荒废疏忽了这个决定可以了生死的法门啊。愿你们夫妻父子，都不觉得我的话迂腐，那么就很庆幸了。

末世众生，根机陋劣，不依净土法门，决定无由了脱。

末世的众生，根机陋劣，不依靠净土法门，决定没有办

法了脱生死。

一班好高务胜者，多多越分自命，觉得禅教之理性渊深，遂不以净土为事。从兹弃佛力而仗自力，弄到结局时，皆成种远因而了不得其实益耳。

有一班好高务胜的人，大多是超越本分自命甚高，觉得禅宗的义理广博深邃，于是不修持净土法门。从此放弃佛力而依仗自力，到了最后，都只是种下了未来得渡的远因，而全然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啊。

智本与汝夫妇也，汝能实行，彼久而久之，则相观而化，固无所用其忧虑也。谭碧云之著急，不独彼一人独犯此病，一切学佛之人，多多皆犯此病，既有此病，不是招感魔境，便是未得谓得。

智本与你是夫妻关系，只要你能够真实行持，她在身边看得久了，也会逐渐被感化的，因此不要太过忧虑。谭碧云急于想修行证果这样的毛病，不但他一个人犯，学佛的人中有很多都犯这种毛病。一旦有了这种病，不是会招感来魔境，便是会犯还没得到（某种境界或果证）就说已经得到的大妄语。

须知心本是佛，由烦恼未除，枉作众生，但能使烦恼消

灭，本具佛性自然显现。如磨镜然，止期垢净，勿虑无光。如医目然，但能去翳，自复本明。

须知我们的真心本来是佛，由于烦恼没有断除，所以枉作了众生。只要能使烦恼消灭，我们本具的佛性自然会显现。就好像磨镜一样，只需要期望尘垢磨干净，而不需要忧虑镜子没有光亮。又像治疗眼病一样，只要能去掉遮挡眼球的眼翳，眼睛自然会恢复本来的光明。

若于垢未净，翳未去时，即欲大发光明，曷可得乎。若发，便是妖魔所现，决非镜目之真正光明也。凡初发心人，俱宜以此意告之。

如果尘垢没有磨干净，眼翳没有去除，就想让镜子或眼睛大放光明，能做到吗？如果发光，就是妖魔所现的，决不会是镜子或眼睛的真正光明啊。凡是刚开始修行的人，都应该将这个道理告诉他们。

复袁福球居士书

所言由佛学撮要，顿生正信，一以宿有善根，一以令严慈之熏陶使然。

你说由《佛学撮要》这本书，顿时生起正信，一是因为你宿世有善根，一是因为你父母的熏陶使得如此。

印光一介庸僧，于法道无所知晓，唯谛信净土，以期带业往生。有志愿相同者，随便酬答以自分之事业，意似有可取者，而文笔肤浅，实为贻诮高明，不禁惭惶无地。何得以理圆词妙等以誉之，不惧膺以凡滥圣之愆乎。

我是一个平庸的僧人，对于佛法之道一无所知，唯独真实相信净土法门，以期望带业往生。如遇志愿相同的人，以自己的本分事业随意回答他们，意理似乎有所可取，而文笔肤浅，实在是见笑于高明之士，不禁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怎可用“理圆词妙”等话加以赞誉，难道不惧怕承担以凡滥圣的罪愆吗？

所言念佛三昧，说之似易，得之实难，但当摄心切念，久当自得。即不能得，以真信切愿摄心净念之功德，当必稳得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来信所说的念佛三昧，说起来似乎容易，要想证得实在很难，只管收摄心念恳切念佛，久而久之应当自然能够证得。即使不能证得，有真信、切愿、摄心念佛的功德，临终也必定可以承蒙阿弥陀佛接引带业往生。

事一心，若约蕩益大师所判，尚非现世修行人之身分，况理一心乎。以断见思惑，方名事一，破无明证法性，

则名理一。

按照蕩益大师的判断，事一心不乱，尚且不是现在的修行人能够证得的，何况理一心不乱呢？因为断尽见思二惑，才叫做事一心不乱。破除无明烦恼，证得诸法之真实体性，才能得理一心不乱。

若是内秘菩萨行，外现作凡夫，则此之二一，固皆无难。

若实系具缚凡夫，则事一尚不多得，况理一乎。

如果是内秘菩萨行，而外现凡夫相的修行人，那么证得事一心或理一心，固然不难。如果确实是具足烦恼惑业的凡夫，事一心尚且很难证得，何况理一心呢？

当过细看印光与永嘉某居士之极长一信，则可知。至于悟无生以后，护持保任，销镕余习，彼自了明，何须预问，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应当详细看我与永嘉某居士一封很长的信就明白了。至于觉悟无生理体之后，必须还要保护维持，消除存残余留的习气，这个到时候自然知道，何必预先问人，就像各人喝水一样，是凉是热自己心里清楚。

否则纵令饮者说得十分的确，而未饮之人，究不知其是何滋味。以居士将此悟无生忍，看得容易，恐自己或悟

而不知保任护持，致余习复蒙，得而复失，故有此问。

否则纵然喝水的人说得十分明白，而未喝的人究竟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居士把悟无生忍看得未免太容易了，恐怕自己或者悟得而不知道保护护持，以致使习气又会复发，而导致得到后又失去，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真无生忍，实非小可，乃破无明证法性，最下者为圆教初住菩萨，即别教之初地也，谈何容易。

要知道，真正证得无生忍，实在是非比寻常，是破除无明证得法性的人，最低也是圆教初住菩萨，也就是别教初地菩萨，谈何容易。

祈且依印光文钞所说而行，待其悉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及信愿行俱能不被一切知识异说所夺，此后若有余力，不妨兼研诸大乘经论，以开智识，以为宏净土之根据。

请你依照我的《文钞》而真修实行，等到完全了解了净土法门的所以然，并且对于净土法门的信愿行，都不会被其他善知识的异说所动摇，此后如果有多余的能力，不妨再专研各大乘经论，来开启智慧，以此作为宏扬净土法门的依据。

如是则虽是凡夫，可以随机利生，行菩萨道。且勿妄意

高远，恐或于事理不清，则难免著魔。

如果能够这样去做，那么虽然身为凡夫，也同样可以随着机缘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行菩萨道。且不要好高骛远，否则恐怕会对于事和理不能明了，从而难免招感魔事。

永嘉某居士之长信，专治此病，彼病与汝病，名目不同，性质是一，光固不愿多说，祈于彼信领会之。须知悟后之人，与未悟之人，其修持仍同，其心念则别。

永嘉某居士长信，就是专门治这个病的，他的病和你的病，名目虽然不同，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印光固然不想多说，请在给他的信中细心领会。要知道，悟后的人和没悟的人，修行的方式虽然一样，但是心念则有差别。

未悟无生者，境未至而将迎，境现前而攀揽，境已过而忆念（攀揽二字，赅摄好恶憎爱，勿谓好爱为攀揽，憎恶为不攀揽）。

未悟无生的人，境界还未出现时想要迎候，境界出现时想要攀附和捕捉，境界已经过去便会回忆、惦念（“攀揽”这二个字，包含了好恶憎爱各种情况，不要认为喜好贪爱等是攀揽，憎恶就不是攀揽）。

悟无生者，境虽生灭，心无生灭，犹如明镜，来无所黏，去无踪迹。其心之酬境，如镜之现象，绝无一毫执著系恋之思想。

而已经悟无生的人，境界虽然有生灭，他的心却不会随之生灭，犹如明镜可以照各种物体，而物体映现在镜子中，镜子对它毫无粘留，物体映现过之后，镜子中也毫无痕迹。已悟无生的人，他的心对于所有的境界，犹如镜子对于物体映现一般，绝没有一丝一毫的执著留恋。

然虽于境无心，犹然波腾行海，云布慈门，凡世间纲常伦理，与夫上宏下化之事，必须一一认真实行，虽丧身命，不肯逾越。

尽管对于境界没有起心动念，可是，行持的大海上仍然有波涛腾跃，慈悲的门庭上仍然有祥云萦绕——凡是世间的伦理道德、法律规约，和弘扬佛法劝化众生的事，必须一一认真实行，即使丧失生命，也不会有所逾越。

且莫认作于境无心，便于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悉皆废弛，则是深著空魔，堕于顽空，由兹拨无因果，肆意冥行，乃成以凡滥圣，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之阿鼻地狱种子矣。此中关系，甚深甚深，光固不得不为略陈其利害也。

千万还不要认为对于境界不起心动念，就把修持自利利他、弘扬佛法劝化众生的事情，全部都废除了，一旦心中存有这样的知见，就深深地着了空魔，堕入顽空邪见之中，从此拨无因果，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肆意妄行，从而成了以凡夫冒充得道圣人，破坏佛法，误导众生的阿鼻地狱种子。这里边道理、关系相当深，我还是不得不稍微陈述其中的利害。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世间之乱，乃众生同分恶业所感，彼邪僻诸说亦然。

人能够弘扬大道，不是大道来弘扬人。世间的乱象，是众生同分的恶业所感，那些不正的邪说也同样是众生恶业所感。

世风之变，最初皆一二人为之发起，治乱邪正，无不皆然。何可不于人力转变处讲，而专归于佛菩萨显神变乎。世间风气的变化，最初都是一二个人发起的，天下平治、混乱，社会风气歪邪、清正，没有不是如此的。为何不在人力的转变处来谈论，而专把这些都归于佛菩萨显现神通变化呢？

佛菩萨非不能显神变，奈众生业重，亦无如之何。譬如

浓云厚雾，渺不见夫天日，将谓天日已无有乎。

佛菩萨不是不能显示神通变化，奈众生的业障深重，也是无可奈何。譬如浓云厚雾，渺然看不见天空太阳，你可以说，天空太阳已经没有了么？

而人与天地，称为三才，僧与佛法，名为三宝，其如此称者，以参赞化育，宏扬法道之义而名之。汝专欲弃人力，而任佛菩萨天地之力，是尚可谓知道者乎。

而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僧与佛法，并名为三宝，之所以如此称呼，因为人有协助天地化成培育万物的责任，僧有宏扬佛法正道的本分。你特地想要废弃人的能力，而仅凭佛菩萨、天地的力量，这还可以称得上是了知法道吗？

大乱之世，大悲菩萨示现救护，亦救其有缘耳。以乱乃同业，其宿因现缘乃别业，有感菩萨之别业，则蒙菩萨加被救护，何可僮侗而论。

大混乱的世道，大悲心的菩萨示现救护，也是救度与他有缘的人罢了。因为混乱是众生同业所感，他过去世的因、现在的缘，这是个人的别业，有感应菩萨的别业，就蒙菩萨加被救护，怎可笼统来说。

菩萨逆顺方便，救护众生之事，非胶知板见者所能知。今为汝说一例，由此而推，勿道是菩萨，即真怨家，亦好作入道成佛之基。

菩萨以逆顺种种方便，救护众生的事迹，不是胶著崖板于知识见解的人所能知道的。现在为你说一个例子，由此而推，不要说是菩萨，即使是真的怨家，也好作为我们入道成佛的基础。

诸佛以八苦为师，成无上道，是苦为成佛之本。又佛令弟子最初即修不净观，观之久久，即可断惑证真，成阿罗汉，则不净又为清净之本。

诸佛以八苦为师，成无上道，这个苦就是成佛之本。另外，佛令弟子最初即修不净观，修观久了，就可以断惑证真，成阿罗汉，那么这个不净，又成为清净之本。

北俱卢洲之人，了无有苦，故不能入道。南阎浮提苦事甚多，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莫能穷数。

北俱卢洲的人，没有一点苦，所以不能入佛道。南阎浮提的苦事很多，所以入佛道而了生死的众生，不能穷尽数目。

使世间绝无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则人各醉生梦死

于逸乐中，谁肯发出世心，以求了生死乎。

假使世间绝对没有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那么每个人都醉生梦死在安逸享乐之中，谁肯发出离世的心，来求了生死呢？

至谓拥强兵踞高位，作种种苦恼众生事者，或亦有大悲示现者欤。此义唯可与通人言，不可与无知无识者道。

至于说到，那些自拥强兵，盘踞高位，作种种苦恼众生事情的人，或者也有大悲菩萨示现的呢？这个道理唯独可以与通达佛法的人说，不可以与无知无识的人讲。

若是通人，即真恶魔，亦可得益。无知无识者若知此义，则不知发心修行，反去毁谤佛法。

如果是通达佛法的人，即使是真的恶魔，也可以得益。无知无识的人，如果知道这个旨义，就不知道要发心修行，反而去毁谤佛法。

譬如用药，小儿不肯吃药，涂之于乳，则不吃而吃矣。汝欲作通人大张此义，则害人处多而利人处少矣。

譬如用药，小孩子不肯吃药，涂抹在母乳上，那么就不吃而吃了。你想要作通达佛法的人，而来大大宣扬这个旨义，这样做害人之处多，而利人之处少啊！

且祈缄默，勿妄谈说。佛菩萨之境界，非凡夫所能测度。

中国之贫弱，由于不依礼义，依礼义何至贫弱。

暂且祈望你缄口默然，不要随便谈说。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测度的。中国的贫弱，是由于不依礼法道义，依礼法道义何至于如此贫弱。

试问贫弱之因，何一不是贪赃受贿以利外人乎。汝未认清病源，便谓药不见效，可谓智乎。

试问国家的贫弱，哪一次不是因为贪赃受贿来利益外国人，而造成的呢？你没有认清病源，便说药不见效，可以说是智慧吗？

外国之强，以国小，不同心协力，不能自立。中国则人各异心，纵有同者，外人以贿诱之，则随贿所转，不但不顾国与民，并将自身亦不顾，谓为奉行礼义之失，其可乎哉。

外国的强大，因为国家小，不同心协力的话，不能够自我存立。中国则每个人的心思各不相同，纵然有同心的人，如果遇到外面有人以贿赂来引诱，就随贿赂引诱所转了。不但不顾国家与民族，连自身也一并不顾了。你认为国家贫弱是奉行礼法道义的过失，可以说的通吗？

昔林文忠公之驱夷，即是其证。以后大小事，何一非中国人代为周旋令成乎。

过去林则徐禁烟驱夷，就是证明。以后大大小小的事，哪一样不是中国人代外国来周旋，令他们成功的呢？

中国之人，多半皆属亡八字，故致外国如是之强，中国如是之弱。使皆守礼义，则外国之无益各货，将无处可消，而中国一年当保全数千万万金矣。中国人之下作，诚可谓下作之极矣。

中国人，多半都属于亡失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所以导致外国如此之强，中国如此之弱，假使大家都能恪守礼义，那么外国那些没有利益的各种货物，就将没有地方销售，而中国一年当中，可以保全几千万万的金银了。中国人的下作，实在可以说是到了极点。

孟子曰，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汝虽读书阅世，未知读书阅世之道，故有此问也。

孟子说：“唯有那些受疏远的大臣和贱妾所生的儿子，经常操心着危难之事，深深忧虑着祸患降临，所以能通达事理。”你虽然读圣贤书，阅历世事，却不知道读书

阅世之道，所以有这样的问題。

为今之计，当以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改恶修善，信愿往生，为挽回劫运，救国救民之第一著。谈玄说妙，尚在其次。然欲救世，非自己躬行，断无实效。由身而家，由家而邑，由邑而国，此风一倡，或可有意料不及之效，否则便难梦见矣。

当今之计，应当以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改恶修善，信愿往生，作为挽回劫运，救国救民的第一步。谈玄说妙，还在其次。然而想要救世济人，除非自己亲自行持实践，否则是绝对没有实际效果的。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城，由治城而国治，这个风气一旦倡导起来，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否则就梦都难以梦到了。

与周法利童子书

人之一生成败，皆在年幼时栽培与因循所致，汝已成童，宜知好歹，万不可学时派。当学孝，学弟，学忠厚诚实。当此轻年，精力强壮，宜努力读书。

人这一生的成败，都在于幼年时的教育培养。你已经长成童，要知道是非好坏，千万不要赶时髦。要学孝悌、学忠厚诚实。要趁现在年轻，精力旺盛，努力读书。

凡过读之书，当思其书所说之事，是要人照此而行，不是读了就算数了。书中所说，或不易领会。而阴鹭文，感应篇等皆直说，好领会。宜常读常思，改过迁善。

凡是读过的书，要想想书中所说的事，是要让人们按照去做的，不是读了就过去。书中的内容，有的不太容易明白。而《阴鹭文》、《感应篇》等语言比较直白，易于领会。要常读一读，想一想，不断改正错误，及时行善。

于暇时尤宜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以期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切勿以为辛苦。古语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此时若错过光阴，后来纵然努力，亦难成就。以年时已过，记性退半，所学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

在闲暇的时候，尤其应该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以此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很辛苦的事。古语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如果现在错过了学习的好时光，以后纵然再努力也很难有成就了。因为年龄大了以后，记忆力会减退，再学东西只能是事倍功半。

第一先要做好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第

二要知因果报应。一举一动，勿任情任意。

第一先要做好人。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反省自身的缺点。第二要知道因果报应。一举一动，不要随心所欲，恣意纵情。

必须想及此事，于我于亲于人有益否。不但做事如此，即居心动念，亦当如此。起好心，即有功德。起坏心，即有罪过。

必须想到这件事对于自己、对于亲人、对于别人是否有好处。不但做事要这样审查，就是起心动念也要这样观照。起好心，就有功德，起坏心，就有罪过。

要想得好报，必须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有利于人物，无害于自他方可。倘不如此，何好报之可得。譬如以丑像置之于明镜之前，决定莫有好像现出。所现者，与此丑像了无有异。

要想得好报，必须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有利于别人，同时也不伤害自己他人才可以。如果不这样，怎么会得到好报呢？比如把一个很丑的像放在镜子前面，镜子里决定不会出现好的像。镜中所出现的，与这个丑像一模一样。

汝果深知此义，则将来必能做一正人君子，令一切人皆尊重而爱慕之也。祈审慎思察，则幸甚幸甚。

你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将来必定能做一个正人君子，使所有人都尊重爱慕。希望你能认真地思考，那就太幸运了。

与马契西书

人生世间，须安本分，越分作为，及与赞誉，皆为招祸取辱之本。光一庸劣粥饭僧，汝为甚么为我作传，胆敢以去圣时遥，真修日鲜等四句下，便以我承之，令我得罪于天下宗教知识，贤士大夫。

人生于世间，必须安于本分，越过本分的所作所为以及超过本分的赞誉，都是招祸取辱的根本。我一个平庸陋劣只知道吃饭的出家人，你为什么为我作传，胆敢把我的名字跟随在“去圣时遥，真修日鲜”等四句后面，让我来承担，令我得罪于天下宗门教下的善知识，贤士大夫。

汝意谓说得好听，便为荣幸乎，不知以凡滥圣，罪在不原。汝亦曾看楞严经，何不知犯大妄语，其罪重于杀盗淫罪，百千万亿倍乎。汝如此妄为，不但汝自己罪过得不得了，且令光现在受明眼人唾骂，将来受阿鼻地狱之

苦报，无有出期。

你以为说得好听，我就应当感到荣幸吗？却不知道以凡滥圣，这个罪过是不可以原谅的。你也曾看过楞严经，为什么不知道犯大妄语，这个罪比犯杀盗淫罪重百千万亿倍呢。你如此妄为，不但你自己犯的罪不得了，并且使我现在受明眼人的唾骂，将来遭受阿鼻地狱的苦报，没有出离之日。

譬如庶民，妄称帝王，罪必灭族。良以大妄语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汝以此当架子摆乎。祈将其稿焚之，以后不得另有所述。我只要得生西方，要传做甚么。

就像平民百姓谎称自己是皇帝，这罪过必然会导致他全家被处死。实在是因为大妄语这件事能破坏扰乱佛法，使众生产生疑惑而被误导，你难道是拿这种事当架子摆吗。祈望你将传稿烧毁，以后不得再写。我只要往生西方，要传有什么用。

汝将谓由此便可留芳百世乎，而不知瞎造谣言之传，不但遗臭万年，且复受苦永劫也。若以吾言为非，则是魔王眷属，请从此绝。

你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让我流芳百世吗，却不知瞎造谣言的传记，不但会让我遗臭万年，而且还要永劫受苦。如

果你认为我所说的不对，那么你就是魔王的眷属，希望你我从此绝交。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二

复包右武居士书一

适接手书，不胜感愧。（印光）一粥饭僧耳。法门中事，概不能知。唯于净土，颇欲自他同生。以故凡有缁素见访，皆以此奉答。

刚刚接到你的书信，非常的感慨与惭愧。我只是一个粥饭僧人罢了。法门当中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唯独对于西方极乐净土，很想要自己与他人都能够共同往生到那里。所以凡是有僧俗二界的人来询问我，我都以求生西方这件事来回答他们。

徐蔚如居士，以其于禅净界限，分析明了。并佛力自力之难易得失，及主敬存诚等种种肤论，皆于初机稍有利益。以故虽文词鄙拙，亦不见弃，而三四次排印流布。以期有志了生死者，同皆纳此刍议而已。

徐蔚如居士，因为《文钞》对于禅宗与净土的界限，分析的明白了然。靠佛力、靠自力的困难容易、得失，以及主敬存诚等种种的浅论，都是对于初学佛人，稍有些利益。所以虽然我的文章词句鄙陋笨拙，也不嫌弃，而

三次四次的来排版印刷流通。以期望有志向了脱生死的人，一同来接纳这些浅陋的议论罢了。

然以残羹馊饭，陈于饱餐王膳者前，则恶心发呕矣。况敢注经乎哉。阁下既不以酸臭见弃，敬赠芜钞一部。此去年蔚如令商务印书馆另编排印，今年所出者。彼书馆恐售不出，故止印二千。出书后，尚未发行，已经售尽。然而把剩下的菜汤和发酸的饭菜，摆在吃饱国宴的人面前，就会使他恶心想吐了。哪里胆敢说注解经书呢？您既然不因为我的文章酸臭而嫌弃，就赠送给您一部《印光法师文钞》。这是去年徐蔚如居士令商务印书馆另外编辑排印，今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恐怕卖不出去，所以只印了二千套。书印出来后，还没有发行，就已经销售完了。

虽已留板，但以彼馆急于时尚之新书，至今未印二板。一二年来，亦有知友劝（光）刻板，（光）拟待商务书馆编好出书后，再刻，则可省心力。去岁北地大荒，各善士设法筹捐。（光）遂尽数将刻款助赈矣。两次共五百元。如以为有益初机，肯为刊布，未始非利人之一端也。

虽然已经留下了底板，但是因为商务印书馆要急着排印

时尚的新书，到现在没有印第二板。这一、二年来，也有知道情况的好友劝我再刻板流通，我打算等到商务印书馆编好出版后，再刻，就可以省心省力了。去年北方有大饥荒，各地善心人士都在筹款募捐。我于是将刻书的钱全部都拿来赈灾了。二次共有五百元。如果你认为《文钞》有利益于初学佛人，肯发心来刊印流通，也未尝不是利益他人的一种方式啊。

复包右武居士书二

生死大海，非念佛无由得度。欲知念佛之所以然，不看净土经论，何由而知。固当日诵阿弥陀经，常看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读此则知弥陀之誓愿宏深，净土之境缘殊胜，行人之往生行相。

六道轮回的生死大海，如不念佛求生净土，就没有方法得度。想要知道念佛求生净土的所以然，不看净土方面的经论，哪里能够知道呢。因此，应当每天诵《阿弥陀经》，常看《无量寿经》，以及《观无量寿佛经》。这三部经，名为净土三经。读此三经，就知道阿弥陀佛的誓愿宏深，净土世界的境缘殊胜，以及修行之人往生净土的行相。

此外最亲切开示念佛方法，有楞严经第五卷末后大势至

菩萨念佛圆通章。又有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读此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乃华严一生成佛之末后一著。实十方三世诸佛因中自利，果上利他之最胜方便也。

除此之外，最亲切开示念佛方法的，有《楞严经》第五卷最后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又有《华严经》最后的《普贤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读这些经典，就知道念佛求生西方这个法门，是《华严经》中一生成佛的最后一着。实在是十方三世诸佛，在因地中自求得利，在果地上利益众生的最殊胜的方便法啊！

彼妄谓净土法门，为权渐小乘者，皆毁谤华严，及谤佛谤法谤僧之极重罪人也。其净土三经之注，并净土诸书之宜专精看者。光文钞中与徐女士书中备言之，此不具书。

有人错妄认为净土法门，是权教、渐教、小乘。这都是毁谤《华严经》，以及谤佛、谤法、谤僧的极重罪人。净土三经的注解，以及应当精读细看的净土宗方面的书，我在文钞中的《与徐福贤女士书》中详备说过，此处就不再具体说了。

晨朝十念，当于盥漱后，功课前行之。净土十要，西归

直指中，各有其仪，依而行之即已。但不可过十念，以多则伤气。

晨朝十念法，应当在盥漱清洁之后，功课之前来做。《净土十要》的《西归直指》中，均写有此法的仪轨，依着去做就可以了。但是不可以超过十念，因为多了就会伤气。

光文钞中亦屡言其利害。朝暮功课，照功课中念之即已。如公事多端，不暇念功课，则但用十念亦可。此外则但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即已。

我在《文钞》中也多次说到这个方法（晨朝十念）的利弊。朝暮功课，依照功课本当中念就可以了。如果工作事务很多，没有时间念功课，就只用十念法也可以。除此之外，就只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

所谓十念者，以尽一口气为一念。如是念十口气，名为十念。如气壮之人，一口气多念一二十句。气弱之人，只能数句。不论佛数多少，但以一口气，至十口气，为度耳。其法之妙处，文钞亦说之。若多念，则又伤气受病矣。不可不知。

所谓的十念，就是尽这一口气作为一念。这样念十口气，名为十念。如中气足的人，一口气可以念一二十句。气

不足的人，只能念几句。不论佛号数目的多少，只从一口气，念到十口气，作为一个限度。这个方法的妙处，《文钞》当中也说过了。如果多念，会伤气生病。不可不知。

古语云，聪明不能敌业，富贵岂免轮回。生死到来，一无所靠。唯阿弥陀佛，能为恃怙。惜世人知者甚少，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

古语说：“凭着聪明不能抵挡业力，依靠富贵哪能免除轮回。”生死大限到来时，什么也依靠不上。只有阿弥陀佛能够作为依靠。可惜世间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很少，知道而又肯真信实念的人就更少啊。

通州王铁珊，前清曾作广西藩台。其地土匪甚多，彼设计剿灭，所杀无算。前年得病，合眼即见在黑屋中。其鬼甚众，皆来逼恼，随即惊醒。如是三昼夜，一合眼即见此象。人已困极，奄奄一息。其夫人劝令念佛，随念数十声即睡著，因睡一大觉。而精神渐健，病遂痊愈，即长斋念佛。

通州的王铁珊，在前清曾作广西省的藩台。当地土匪很多，他就设计剿灭，所杀的土匪不计其数。前年生病，闭上眼睛就见到自己在黑屋当中。其中有很多鬼，都来

逼迫恼害他，随即就惊醒了。这样三天三夜，一闭上眼睛，就见到这个景象，人已经疲困到极点，生命奄奄一息。他的夫人劝他念佛，随着念了几十声的佛号，就睡着了，就这么睡了一大觉，而精神渐渐的强健，病也就痊愈了。王铁珊从此就开始长斋念佛。

使此时无人以念佛告之，恐万不能至今日也。故知教人念佛，功德无量。知念佛利益者，皆多生多劫善根所使也。所示令亲之事，甚为希奇，可谓宿有善根。然又须兢兢业业以自修持，庶不虚此一梦。倘以凡夫知见，妄谓我已蒙三宝加被，已入圣流，从兹生大我慢，未得谓得，未证言证，则是由善因而招恶果。

假使这个时候，没有人教他念佛，恐怕他活不到今天。由此可知教他人念佛这件事，功德无量。知道念佛利益的人，都是多生多劫种下的善根。你信中所描述的你母亲的梦境非常希奇，可以说她宿世以来有非常好的善根。然而也必须兢兢业业修持自身，才不辜负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假如以凡夫的知见，狂妄地认为我已经蒙受三宝的加被，已经入圣流了，从此生大我慢心，未得谓得，未证言证，就是由善因而招恶果。

末世之人，心智下劣，每受此病。楞严经所谓不作圣心，

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者。此也。请以力修净土法门自勉，则将来决定获大利益矣。

末世的人心智下劣，往往容易受这种病。《楞严经》所说“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请她勤勉地修持净土法门，那么将来决定获得大利益啊。

须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诸佛，烹凡炼圣之大炉鞴（bài）。九法界众生，无一不入其中，能出其外者。以出则究竟成佛矣。能如是信，方名正信，方名有净土耳。

必须知道净土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诸佛，烹炼凡夫，成就圣果的大宝炉。九法界众生，没有哪一个众生脱离这个法门修行，而能获得超出这个法门的境界。因为，超出净土之外，就究竟成佛了啊。能这样生信，才名为正信，才名为有净土。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昨接来书，言及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可谓见理透彻。周之开国，基于三太。而文王之圣，由于胎教。是知世无圣贤之士，由世少圣贤之母之所致也。使其母皆如三太，则其子纵不为王季文王周公。而为非作奸，盖亦鲜

矣。而世人只知爱女，任性僇惯，不知以母仪为教。此吾国之一大不幸也。

昨天接到你的来信，说到教育好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可说是见理透彻。周朝建国的基础是从三太（太姜、太任、太姒）开始。周文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由于受到良好的胎教。由此我们知道世间之所以没有圣贤，是因为缺少了圣贤的母亲。假如世人的母亲都能像三太一样，那么她们的孩子纵然不能成为王季（太姜之子、文王之父）、文王（太任之子）、周公（文王太姒之子，武王之弟）那样贤德的人，也很少会是为非作歹之徒。然而世人只知道溺爱女儿，任性骄惯，却不知道用人母的仪范进行言行身教。这是我们国家一大不幸啊。

人少时常近于母，故受其习染最深。今日之人女，即异日之人母。人欲培植家国，当以教女为急务。勿曰此异姓之人，吾何徒受此忧劳哉。须知为天地培植一守分良民，即属莫大功德。况女能德镇坤维，其子女必能肖其懿范。荣何如之。

孩子小时候常跟在母亲身边，所以受她的影响最大。今天的女儿就是明天的母亲。我们想经营好家庭，建设好国家，应当将教育女儿当作最紧迫的任务。不要认为她将来是外姓人，我何必白白地为她操心操劳呢？要知道

为社会培养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就是莫大的功德，何况女子能用自己的德行镇守住社会坤维秩序，她的子女必能仿效母亲美好的风范。还有比这更荣幸的吗！

况自己子孙之媳，亦人家之女乎。欲家国崛起，非贤母则无有资助矣。世无良母，不但国无良民，家无良子。即佛法中赖佛偷生之蟒流僧，一一皆非好母所生。使其母果贤，断不至下劣一至于此。惜哉。

况且自己子孙的媳妇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啊。想要使国和家都振兴崛起，只有贤良的母亲才能起到助力的作用。世间如果没有好母亲，那么国中就没有好公民，家中就没有好子女。就连佛门中那些依靠着佛法苟且偷生的蟒流僧人，他们也全都不是贤良的母亲所生的。假如他们的母亲很贤良，所生的孩子断然不至于卑劣到如此程度，可惜啊！

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修身齐家治国亲民之道，无不具足。古今来文章盖一时，功业喧宇宙者。与夫至孝仁人，千古景仰。人徒知其迹，而未究其本。若详考其来脉，则其精神志节，皆由学佛以培植之。

佛法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如同一场雨普遍地滋润万物，

从而使得花草树木都共同繁荣。修身、齐家、治国、亲民各方面的道理——全都具备。古往今来那些文章盖世无双，建立不朽功业，以及千古受人景仰的至孝仁人，人们只知道他们的事迹，却没有探究这些事迹的本原。如果详细考察来龙去脉，就知道他们的志向节操都是通过学佛而培植起来的。

他则不必提起。且如宋儒发明圣人心法，尚资佛法，以为模范。况其他哉。但宋儒气量狭小。欲后世谓己智所为，因故作辟佛之语，为掩耳盗铃之计。自宋而元而明，莫不皆然。

其他的且不必提了，就比如宋代的儒家学者，他们发挥阐明儒家圣人的心法，尚且借助和效仿佛法，更何况其他的人呢？但是宋儒气量狭小，想让后世的人们认为这些心法都是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智慧，所以故意说些破斥佛教的话，搬弄些掩耳盗铃的伎量。从宋到元再到明代，都是这样。

试悉心考察，谁不取佛法以自益。至于讲静坐，讲参究，是其用功之发现处。临终预知时至，谈笑坐逝，乃其末后之发现处。如此诸说话，诸事迹，载于理学传记中者，不一而足。岂学佛即为社会之忧乎。

试让我们细心地观察一下，谁不吸取佛法来让自己获益呢？至于讲静坐，讲参究，是他们平时用功的发现处。临终之时能预先知道时间，谈笑坐逝，乃是他们末后发现处。象这些说法、各项事迹记载在理学传记中的有很多。学佛哪能是社会的忧患呢？

宋葛繁之日行利人事。赵阅道之日之所为，夜必焚香告帝。袁了凡之立命，周梦颜之著书。莫不汲汲然企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明因果，示罪福。使人知举心动念，天地鬼神，无不悉知悉见。虽欲欺人，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见，而有所不敢。从兹勉力为善，实心戒恶。虽最刚强难化，不可以理喻者。闻三世因果之道，必渐行戢敛，以致转暴恶为良善者，不知其几。

宋朝葛繁大夫，每天要做利益他人的事。赵阅道每天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夜晚必定烧香禀告天帝。袁了凡行善改变命运，周梦颜写下《安士全书》。没有不是急切的希望人们，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显明因果，展示罪福。使人们知道我们举心动念，天地鬼神，没有不全部知道，全部看见的。即使想要欺骗别人，因为天地鬼神全部知道，全部看见，从而有所畏惧而不敢欺瞒。从此努力为善，以真实心戒恶。即使是最刚强难化的、不可以理喻的人，听到三世因果的道理，也必定渐渐的

收敛，不敢放肆，以至于最终转暴恶为良善的，不知有多少！

窃谓父母爱子，无所不至。唯疾病患难，更为婴心。小儿甫能言，即教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即令宿世少栽培，承此善力，必能祸消于未萌，福臻于不知。而关煞病苦等险难，可以无虑矣。

我认为，父母对子女的疼爱都是无微不至的。而当儿女有了疾病灾难，就尤其挂心。小孩子刚刚能说话以后，就教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即使过去世培的福少，承着这种称念佛号的善力，必定能够使灾祸在发生之前就被消灭，福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增加。而各种灾难病苦，也就不担心了。

稍知人事，即教以忠恕仁慈，戒杀放生，及三世因果之明显事迹。俾习以成性。在儿时不敢残暴微细虫蚁，长而断不至作奸作恶，为父母祖先之辱。

稍微知道人事时，就教他学习忠、恕、仁、慈，戒杀放生，以及三世因果这些明显的事理。使他学习后而成为习惯。在小时候不敢残暴对待那些微细的虫蚁，长大后就不至于做出奸恶之事，而成为父母祖先的耻辱。

佛法遇父言慈，遇子言孝，遇兄言友，遇弟言恭，夫唱妇随，主义仆忠。虽统名为出世之法，实具足乎经世良谟。经世良谟，亦同儒教。但儒教只令人尽义，而佛教一一各言因果。尽义则可教上智，难化下愚。因果则上智下愚，无不受益。

佛法，遇到父亲给他讲慈爱，遇到儿子给他讲孝道，遇到兄长给他讲友爱，遇到弟弟给他讲恭敬，丈夫倡导，妻子相随，主人仁义，仆人忠心。虽然统称为出世之法，实际具足了治理国事的良谋。佛法所讲的治国良谋，和儒教所讲的相同。但是儒教只是教人克尽仁义，而佛教，每件事都讲到因果。克尽仁义，可以教导上根智慧的人，难以教化下根愚痴的人。讲因果，上根智慧下根愚痴这二种人，没有不受到利益的。

今之社会，专以智巧而为主体。故发而为事，则借为民作共和幸福之名，成同室操戈之实。使国势日危，人民日益困悴于争意气争权力中。若是结果，总以不知因果报应。使人人知因果，则自利利他，己立立人矣。何至如此其极乎。

现今的社会，专门以机谋巧诈作为主导思想。这种思想显发出来，就是借着“为人民创造共和幸福”的名义，而实际上干着自相残杀的勾当。从而使得国势日渐危险，

人民在意气的斗乱和权力的争夺中，一天比一天困乏憔悴。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因果报应。假使人人知道因果，就会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自己成就，也使他人成就了。何至于到如此的极端的地步呢？

所谓小儿学佛者，学其前来所说数义而已。岂即令其参禅悟性，阅教观心等耶。王君未知佛法，所以过虑如是之甚。若即其言而推之，殆将毕世不敢言及佛法矣。答王君书，当并光所说之意而融会之，则更阔大矣。

所说的让小孩子学佛，就是指学习前面所说的几个义理（忠恕仁慈、戒杀放生、三世因果等）而已。哪里是要先教他们参禅开悟，阅读教典，观照自心呢？王居士不了解佛法，所以才会顾虑得这样多。如果按照他的话来推求，就将一辈子也不敢谈到佛法了。你给王居士回信时，应当结合我所说的意思来融会，那么就更加宽阔博大了。

法名如数写来。窃谓小儿取一名，恰当即已，何必定取三名。孔子之名，原是乳名。岂乳名便只可儿时用乎。法名亦后世所立。佛诸弟子，莫不皆是在家俗名。今之取法名者，以别其入法与否。

法名按照你所请求的——写下来了。我认为小孩子取一

个名字，恰当就可以了，何必要取三个名字。孔子的名字，原本是乳名。谁说乳名就只可以小时候用呢？取法名这件事，也是后世的人建立的。佛陀的诸位弟子，都用的是在家的俗名（舍利弗等）。现今取法名，是为了和没有皈依佛法时相区分而已。

若儿女辈俗名，最初即取好，毕生可用。何须络索二三耶。先尽人事，后听天命。人谋不及处，以三宝之威神是托。则冥冥中自有不思议之转旋矣。

就好像儿女的俗名一样，最初取好了，一生都可以使用。何必要罗嗦的取二、三个名字呢？（古语说：）凡事先尽人力去做，做不到的听从上天的旨意。所以，遇到人力不能做到的地方，就依托三宝的威神加被。那么在冥冥当中，自然有不思议的扭转挽回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昨接汝书，知师寿已心有回转，不决定即欲出家。幸甚。
昨天接到你的书信，知道师寿（周群铮）已经回心转意，不决定马上出家了。很好。

出家一事，今人多以为避懒偷安计。其下焉者，则无有

生路，作偷生计。故今之出家者，多皆无赖之徒。致法道扫地而尽，皆此辈出家者为之败坏而致然也。

现在的人，大多把出家当作是躲避世间事务，懒惰偷安的方法。下等的出家人，因为在世间无法生存，所以来寺庙里讨生活。因此现在的出家人，有许多都是无赖之徒，就是这类出家人败坏丢尽了佛法僧道啊！

光观师寿根性，在家修持，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虽不能大弘法化，于自于他，皆有实益。若出家，则年时已过。又且身弱，不堪受苦。

我观察师寿的根性，在家修行，不失为一乡的善人。虽然不能够大力弘法度化众生，但对于自己他人，都有实际利益。如果出家，年龄已经过了，并且他体质比较弱，不能受苦。

其于学教参禅一道，若不问津，则了不知其方向。若去参学，则尽此生力，亦未有得。宗教不知，于一心念佛之道，惟能利己。其于利人，尚欠参学。以故不如在家，依龙舒安士二林等之修持为愈也。

他如果不去涉足于教下的修学和禅宗的参究，就会完全不知道这些法门的修学方向；然而如果他去参究禅宗或学习教下，那么即使用尽这一生的力量，也不能有所成

就。对于宗门教下一旦不能了知，那么修行一心念佛这个法门，也就只能利益自己了。想要利益他人，尚且还欠缺参悟学习的功夫。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不如依照王日休、周梦颜、彭际清等人的方法在家修持为好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昨接手书，知又得麟儿。喜甚。书中所说，皆有道理。张奂伯教子女之事，乃知体而不知用，不可全取为法。至于幼时，又须以因果报应之事，与净土法门之利益，于学堂回时，谆谆训诲。则子女现时蒙念佛之益，必能免意外之虞。将来以为立家立业，及灭罪得福之本。

昨天接到书信，知道你又得了儿子。很为你欢喜。书信中所说的，都有道理。张奂伯教育子女的事情，是知道体而不知道用，不可以完全学习。至于孩子小的时候，又必须以因果报应的故事，与净土法门的利益，在小孩从学校回来的时候，谆谆教诲。那么子女现在蒙受念佛的利益，必定能够免除意外之灾。将来也能以此做为成家立业，以及灭罪得福的根本。

若全不与学堂交涉，则不谙时务。纵有作为，亦难进步，况庸常者乎。在家人必须先要得一谋生之法。奂伯之举，可用于三十年前，不可用于今日。今之时，是何时也。

乃伪妄排挤，互相竞争之时。倘与伊等全无交涉，必受其欺侮，而难以安身矣。

如果完全不与学校社会接触往来，就会不知道时务。长大后纵然有所作为，也很难进步，更何况平庸没有作为呢。在家人必须先求得一个谋生之法。张奂伯的做法，可以用在三十年前，不可以用在现在。现今之时，是什么样时代？是虚伪谄妄，互相排挤，互相竞争的时代啊。倘若与学校社会等完全没有接触往来，将来必定受社会上的人欺侮，而难以安身啊。

至于法名，大儿已经皈依，即不须另取。余者仍以福字为首，慧融渊和明。其母宜名师越。以宋荆王夫人王氏，自行化他，专修净业，为女中之冠。

至于法名，大儿子已经皈依了，不须另外再取。其余的还是以福字开头，（福）慧、（福）融、（福）渊、（福）和、（福）明。他们的母亲，应该名为师越。因为宋朝的荆王夫人王氏，自行化他，专修净业，为女子中的冠首。

若名师王，似不合宜。以夫人亦称越国夫人，故以名越为妥。又离五浊，生净土，乃超越凡俗浊恶。至往生以后之渐渐上升，亦超越事也。名者，实之宾。

如果取名师王，似乎又不太合适。因为荆王夫人也称越国夫人，所以还是叫师越比较妥当。再加上离开五浊恶世，生到极乐净土，就是超越了凡俗的五浊恶世。往生以后，渐渐上升，也属于是超越。名称，应当从属于实体才好。

必须常垂训诲，令诸子女知世间道理，知佛法道理。将来为人父母时，自能为子女立规立法。不至虽有上等天姿，如俗某某，僧某某者。皆以堪作佛祖之姿，为自他塞人天之正路，掘地狱之深坑。

必须要常常的教诲，令每位子女知道世间的道理，知道佛法的道理。将来他们为人父母的时候，自然也能够为他们的子女建立规矩法则。不至于虽然有上等的天姿，却如同世俗的某某人，僧团的某某人一样，凭借着能够成佛的天姿，为自己和他人阻塞了人天正路，挖掘下地狱深坑。

其源皆由于乃父乃母初未尝以因果报应之若事若理，以启迪之故也。因果不讲，则名实绝不相应矣。而况欲得为圣为贤，成佛作祖之实效乎哉。因果二字，为今日救国救民之正本清源，决定要义。舍此则无术矣。况教子女乎哉。

其中的源由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最初没有用因果报应的事理，来启迪他们的缘故。因果报应不讲，那么名称和实际就绝对不相应了。何况想要得到成圣贤，作佛祖的实际成效呢？因果两个字，是现今救国救民，正本清源的决定要义。舍开因果的道理，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何况是教育子女呢？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汝家属甚多。倘诸弟妇令妹令女等，学堂归来，宜以因果报应，及念佛利益，与之谈论。俾彼等各各心中自知己心与天地鬼神相通，与弥陀慈父相通。由兹断除恶念，增长正信。俾彼现在堪为人之贤妻，将来堪为人之贤母。以此风于乡邑，是亦治天下国家之根本法轮也。

你的家属很多。诸位弟媳妇、妹妹、女儿等人从学校回来以后，你应当常与她们谈论因果报应，以及念佛的利益。使得她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与天地鬼神是相通的，与阿弥陀佛慈父也是相通的。由此断除恶的念头，增长佛法正信。使得她们现在能够做人家的贤妻，将来能够做他人的贤母。再以这种风气感化乡里镇邑，这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法轮啊。

菩萨随俗利生，并不另起炉灶。对病发药，令彼各各就

路还家而已。现今学堂中妇女，多多妄生异图，拟操政权。不知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以故周之王业，基于三太。彼太姜太任太姒，乃女中圣人。但以阴相其夫，胎教其子为事。

菩萨随顺世俗利益众生，并没有另起炉灶。针对众生的病而发给他们良药，使得每个众生都沿着原路回家罢了。现在学校里的女子，很多人生起反叛的想法，打算操持国家政权。而不知道女人家安守本分，辅助丈夫，教育子女，这是天下太平的根本。过去周朝的王业，根基在于三位太夫人。太姜、太任、太姒，这是女子中的圣人，而她们也只把暗中辅佐自己的丈夫，在胎中教育子女，作为她们的事业。

今人不此是学。其所计虑，皆为乱天下之媒孽（ni è），可胜道哉。光本世外人，何论妇女事。以汝家女眷多故。亦愿将来师表女流，仪型闺闾（Ku ĩ），以扬佛日之光耳。

现在的人不懂得学习这些，而他们所计划考虑的事，都是扰乱天下的祸端，简直都不忍心说下去了。我是个出家人，为什么还要谈论妇女的事情呢。只因为你家里女眷比较多的缘故。同时也是祈愿将来，她们能够成为女流中的师表和榜样，进而可以弘扬佛法的光辉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教子女当于根本上著手。所谓根本者，即孝亲济众，忍辱笃行。以身为教，以德为范。如镕金铜，倾入模中。模直则直，模曲则曲。大小厚薄，未入模之先，已可预知，况出模乎。

教育子女应当从根本上着手。所谓根本，就是孝顺双亲，帮助众人，忍受侮辱，踏实做事。以身行为教育，以道德为模范。比如把融化了的金铜倒入模具中。模具直，所铸成的器物就直，模具弯曲，器物就弯曲。器物的大小厚薄，没有倒入模具之前，就已经可以预先知道了，何必等待倒出模具之后呢？

近世人情，多不知此。故一班有天姿子弟，多分狂悖。无天姿者，复归顽劣。以于幼时失其范围。如镕金倾入坏模，则成坏器。金固一也，而器则天渊悬殊矣。惜哉。

近来世间人的常情中，都不知道这些道理了。所以有天姿的子弟，大部分都狂妄悖逆；没有天姿的，又归于冥顽陋劣。这就是因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失去了轨则范围。正如同把熔化的金子倒入了损坏的模具中，就铸成了一个坏的器物。金子还是一样的，但所成的器具就有

天渊之别了，可惜啊。

佛以无我为教。今人每每稍有知见，便目视云汉。是以知文字义理为佛法，而不知以修身净心，灭除我相，力修定慧，以期断惑证真为佛法也。

佛陀用“无我”来教化众生。可是现在的人，稍稍有点知见，眼睛就看到九重天上去了。这就是只知道把文字义理当作佛法，却不知道修养自身，净化心灵，灭除我执，努力修习戒定慧三学，期望能够断除惑妄，证得真常，这些才是真正的佛法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娑婆世界，是一大冶洪炉。能受得烹炼，则非世界中人矣。不能受得烹炼，则烹炼之大冶洪炉，反为毒器，为苦具。是在各人能自得益耳。

娑婆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冶炼炉。能受得了烹煮锤炼，（将来）就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如果受不得烹煮锤炼，那么这个大冶炼炉，反而会成为苦毒的器具。这就在于每个人能不能自己从中得到利益了。

同室之人，固宜于闲暇无事时，委曲宛转，开陈至理，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则心识不知不觉，渐摩渐染而为转变。至其愚傲之性发现时，可对治，则以至理名言，和气平心以对治之。否则任伊，一概置之不理。待其气消，再以平心和气，论其曲直，久之则随之而化。若用强蛮恶辣手段，断非所宜。以彼有所恃（所恃者子女也），兼失子女观法之训。

对于自己的妻子，自然应当在闲暇无事的时候，委曲宛转地为她开导至要的道理，使她懂得明辨是非，也懂得判断哪些事是可以做的。那么她的心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渐渐被熏染而有所转变。遇到她愚痴傲慢的心性发作之时，如果可以对治，就用至理名言，心平气和的来对治她。否则就任随她，一概置之不理。等到她气消之后，再心平气和，来与她讨论其中的是非曲直。久而久之，她就会被感化。千万不要用强行蛮横激烈的手段。一来因为她有人可以依仗（所依仗的，就是她的子女），同时也因为那样做（采用蛮横手段）就失去了让子女们通过旁观来受到训诫的机会。

念佛要时常作将死，将堕地狱想。则不恳切亦自恳切，不相应亦自相应。以怖苦心念佛，即是出苦第一妙法。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

念佛时，要常常观想自己将要死了，将要堕入地狱。那么不恳切，也自然恳切了；不相应，也自然相应了。以害怕苦痛的心来念佛，就是脱离苦痛的第一妙法，同时也是随缘消业的第一妙法。

复永嘉某居士书七

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益。

灵峰蕩益大师，是末法时期绝无而仅有的大善知识。他的语言文句，理事具足，其中的利益不能测度。每个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根器，各自从中受到利益。

子弟之有才华，有善教，则易于成就正器。无善教，则多分流为败种。

子弟当中有才华的，如果能受到良善的教育，就容易成为一个正器（有用的人）。如果没有受到良善的教育，就大多成为败种。

今日之民不聊生，国步艰难，几于蹶覆者。皆有才华无善教者，渐渐酿成之也。无才华，固宜教其诚实。有才华，益宜教其诚实。

现在民不聊生，国运艰难，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都是

那些有才华却没有受到良善教育的人渐渐酿成的啊。没有才华的人，自然要教导他诚实。有才华的人，更应该教他诚实。

然诚实亦可伪为。最初即以因果报应，及人之一举心动念，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见，作常途训诲。而阴鹭文，感应篇，必令其熟读。且勿谓此非佛书而忽之。以凡夫心量浅近，若以远大之深理言之，则难于领会。

然而诚实也是可以装出来的。一开始就把因果报应，以及人一举心一动念，天地鬼神全部知道看见这些道理作为日常的训导。而《文昌帝君阴鹭文》，《太上感应篇》，一定要让他们熟读。且不要认为这些不是佛教方面的书就忽视它们。因为凡夫的心量浅近，如果把远大高深的道理讲给他们，他们就难以领会。

此等书，老幼俱可闻而获益。而况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乎。佛尚以死尸粪秽毒蛇，令人作观，以之证阿罗汉者，逾恒河沙。况此种贴实存养省察之言句乎。

这些书，不管老人孩子听闻后都可以获得利益。修养道德没有固定的老师，所有导人向善的人或事物都可以作为老师。佛陀尚且会用死尸、粪秽、毒蛇这类事物，教人观想而修行。通过这种方式证得阿罗汉果的人，数量

超过恒河沙那么多。更何况是这些贴合日常实际的，修身立德，自我省察的言句呢？

楞严一经，不知净土者读之，则为破净土之元勋。知净土者读之，则为宏净土之善导。何以言之。以自力悟道之难，净土往生之易。十法界因果，一一分明。若不仗佛力，虽阴破一二，尚或著魔发狂，为地狱种子。而且二十四圆通之工夫，今人谁能修习。

对于不知道净土法门的人，《楞严经》会成为破斥净土的元勋；对于知道净土法门的人，《楞严经》就成了宏扬净土的善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靠自力悟道的困难，仗佛力往生净土的容易，以及十法界的事理因果，《楞严经》中都讲得的了了分明。如果不仗佛力，就算五阴被破一二，尚且有可能着魔发狂，而成为地狱种子。况且经中所说（除大势至念佛圆通外）二十四种圆通的功夫，现在的世人有谁能修习呢？

唯如子忆母之念佛，凡有心者，皆堪奉行。但得净念相继，自可亲证三摩。知好歹者读之，其肯唯主自力，不仗佛力乎。不知好歹者反是。以其止欲为通家，无心了生死耳。

只有“如子忆母”的念佛法门，凡是有心的人，都可以

依教奉行。只要能够净念相继，自然可以亲自证得三摩地（正定）。知道好歹的人读了，哪里还肯只靠自力修持，而不仰仗佛力呢？不知道好歹的人，就正好相反了。因为他只想图个通家的虚名，而没有真心想了脱生死啊。

复永嘉某居士书八

来书发明普敬僧尼，此理此事，实为至当。然教儿辈，又须反复为论。若止一往，则或恐不知去取亲疏，或致受损。

来信说明要普敬僧尼，这个道理、事情，实在非常应当。然而教导儿孙辈，则必须反复向他们讲论清楚。如果只是单纯说一个方面，恐怕他们就会不知道如何取舍，分不清哪些该亲近，哪些该疏远，这样也许就会受到损害。

譬如有人，若诗若文，若宗若教，皆悉高超。而其品行卑劣，不堪为人榜样。倘不加分别，概行亲近。此人亲之，不但行为或随彼转。而其任己臆见，妄说道理处。无真知见，或被所惑。

譬如有的人，诗词文章写得很好，对于宗门和教下，都有高超的见解。但他的品德行为卑下低劣，不足以成为他人的榜样。对这种人如果不加以分别，一概地去亲近，

那么行为就会随着他转变。而且这种人会随着自己的主观想法，错妄地说一些道理。没有真知见的人，或许就会被他所迷惑。

须必居心则若贤若愚，通皆恭敬，不生傲慢。行事则亲贤远愚，取优去劣。如是则可免相染之弊，及挂误之愆。

必须要：就居心存念而言，无论贤良或者愚昧的人，全都应当恭敬，不生傲慢心；而在实际行事当中，则要亲近贤者，远离愚人，择取优良，舍弃下劣。这样，才可以免除相互杂染的弊端，以及贻误事业的过失。

天下事，有一定之理，无一定之法。若不以情事而为定夺，如执死方子医变症，则生者少而死者多矣。必使情与理相合，法与事相契，则得之矣。

天下的事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而作定夺，就如同拿着固定的药方去医治变化莫测的病症，那么医活的人少，而医死的人就多了。务必要使实情与道理相符合，法与事相契，才算是得当。

复永嘉某居士书九

来书所说，皆从自己身心习气上究竟，不胜欣慰。然在凡夫地，不能无病，亦不能任而不治。其治之之法，最省力，最得益处，在以病为药。以病为药，则病不为累矣。

来信所说，你都是从自己的身心习气上去推求追究，非常欣慰。然而在凡夫位，不可能没有毛病，但也不能随任放逸而不加以对治。对治的方法，最省力，最能得到利益的，就是以病为药。以病为药，那么病就不成为拖累了。

即如爱子女之病，决不能断。不妨即以此爱为本，必欲使子女生为正人，没生净土。此其爱，乃以世间凡情，成就出世间圣果。若不善用爱，任性娇养，则与杀其身，过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者多多也。

就好比疼爱儿女这个病，是很难断的。不妨就以此疼爱为根本，必定要使得儿女，在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死后往生到净土。这种疼爱，是以世间的凡情，成就出世间的圣果。如果不善用这种疼爱，随任性情，娇生惯养，那么这就比杀害他的身体，还超过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还要多啊！

国之灭亡，民之涂炭，皆此种不洞事之父母酿成之。可不哀哉。

国家的灭亡，人民的涂炭，都是这种不洞察事理的父母，不善于教育儿女所酿成的。能不悲哀吗？

每日功课回向，一一当与法界众生。若此功课为此，彼功课为彼，亦非不可。然必又有普回向之愿，方为与三种回向相合。

每天的功课回向，一一都应当回向法界众生。如果这个功课为这件事回向，那个功课为那件事回向，也不是不可以。然而必须还要有普遍回向的愿，才与三种回向相契合。

三种回向者，一回向真如实际，心心契合。二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圆满。三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

三种回向，一：回向真如实际，心心与真如相契合。二：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圆满菩提。三：回向法界众生，同生极乐净土。

人各有志，人各有业（业，谓职业）。但随缘随分即可，不必与一切人皆同也。

人各有志，人各有业（这里所说的业，指的是职业）。只要随缘随分就可以了，不必要与一切人都相同。

复何槐生居士书

接手书，知居士有向上志。然未知法门所以，及与时机。纵曾读光文钞，亦未究光所说之意旨也。

接到你的书信，知道居士您有向上的志向。然而却不知法门的所以然，以及时节根机。纵然曾经读我的《文钞》，但并未究竟我所说的意旨。

夫修行用功，原为了生死耳。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犹不肯依能了者而为之。岂非担麻弃金，自贻其咎乎。

用功修行，原本是为了了脱生死轮回。倘若用功而生死不能了，还不肯依照能了生死的法门而修的话。岂不是担起麻绳而遗弃金子，自己留给自己过咎吗？

参禅纵能大彻大悟，如五祖戒，草堂青，真如喆，断崖义，尚不能了。而再一受生，反致迷失，较前为远不能及，况吾侪乎。

参禅纵然能够参到大彻大悟，如五祖师戒禅师，草堂青禅师，真如喆禅师，断崖了义禅师等等，他们尚且都不

能够了生死。而再一转世，反而导致迷失，比起前一生，也远不能及了，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某某和尚，虽于禅门知所向方，犹未打破禅之区域。故不能令阁下息心念佛。意谓一悟即便无生死可了，亦无涅槃可证耳。不知纵悟到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地位。依旧仍在生死中不能出，在涅槃中不能证。

某某和尚，虽然对于禅门知道方向，可还没有打破参禅的区域限制，所以不能够令你息心念佛。他认为一开悟就没有生死可了，也没有涅槃可证。却不知道纵然悟到没有生死可了，没有涅槃可证的地位，还依旧在生死中不能出离，在涅槃中不能证得。

末世众生，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甚难甚难。况汝既看此一念落在何处，当时时专一看此念之落处。除此之外，皆不理睬，直如怨家相寻，不肯一瞬失照，令彼走脱。必欲直下捉得，令其丧身失命而后已。而说出此念来时，种种境界，遂将看落处全体丢开，而以现出之境界为心得。

末世众生，想要依仗自力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很难很难。何况你既然要看守当下一念落在何处，那就应当当时时专注一心看守。除此之外，一切都概不理睬，就如同

寻找怨家，绝不肯有一瞬间失去观照，而让他逃脱。必定要当下就捉到他，让他丧失性命才罢休。一旦说出当下一念到来时所出现的种种境界，就已经是将看守当下一念落处这件事全体丢开了，而把出现的种种境界当成心得。

不知此种境界，虽由静定而发，实为参禅之障。何以故。以忘却穷究此念落处，而以幻境为得故。且此境界，夹杂炼丹家之境界。

殊不知这些境界，虽然是发源于静定，实际上却是参禅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你忘记了穷追当下一念的落处，而把所显现的虚幻境界当成是参禅所得。况且这些境界中，还夹杂有炼丹家的境界。

阁下殆先曾用过彼之工夫，今由静定而发现耳。倘以为得，后来尚有著魔发狂之虑在。阁下不知全体抛却，尚企常久。以不能得，为之椎心警呵，岂非认贼为子，令守家业乎。

你大概以前曾经用过炼丹的工夫，现在由于静定而显发出来了。倘若把这种境界当成是参禅所得，今后就还有著魔发狂的担忧。你不但不知道将这些境界全体抛开，还企望它们恒常永久。因为不能够常常得到这种境界，

而捶胸不已，警诫呵责自己，这岂不是认贼为子，让贼来守护自己的家业吗？

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阁下此相，为是相耶，非相耶。为是五蕴耶，非五蕴耶。若是相，是五蕴，皆在所弃，何得宝贵。若非相，非五蕴，则能看之念尚不可得，此种境相，从何而出。

《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这些境相，是相，还是非相呢？是五蕴，还是非五蕴呢？如果是相，是五蕴，那就都是应当舍弃的，还有什么值得宝贵的呢？如果非相，非五蕴，那么能看的念头尚且不可得，这类境相，又从哪里产生呢？

古云，学道之人不识真，皆因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正阁下贴切之对症妙药也。

古德说：学道之人不识真，皆因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作本来人。正是你贴切对症的妙药啊！

禅岂可妄以己意参乎。当此一念起时，直须看其落处。不在此处着力，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犹以为得，

岂不大可哀哉。

禅怎么可以随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参呢？当此一念生起时，直须看住它（此一念）所着落的地方。如果不在这件事上著力用功，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却还以为有所得，岂不是太悲哀了吗。

虽然，光非禅客，绝不以禅学教人。此不过以阁下不识其境，为邪正是非，不禁稍为辨析。倘阁下欲高竖禅帜，以大彻大悟为事，当更参禅宗大老。

虽然对你说了这些，然而我并不是参禅的人，也绝对不用禅学教导他人。只不过因为阁下你不能辨认其中境界的邪正是非，不禁稍微为你辨析罢了。倘若阁下想要高竖禅宗的旗帜，以大彻大悟为事业，那么应当去参访禅宗的大德长老。

如曰吾于即生决定要了生死，请将参禅之念，抛向东洋大海外。依净土法门，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仗佛慈力，决定可以满其所愿。倘不依净土法门，所有修持，皆成人天福报，及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欲了生死，断难梦见。

如果说你决定想在这一生中了脱生死，就请将参禅的念头，抛向东洋大海之外。从此依从净土法门，生信发愿，

念佛求生西方，那么仗着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决定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倘若不依从净土法门，那么所有的修持，就都成了人天福报，以及未来得度的因缘而已。想要了脱生死，断然难以梦见。

欲知禅净之所以然，非博览禅净诸书不可。即能博览，倘无择法智眼，亦成望洋兴叹，渺不知其归著。是宜专阅净土著述。

想要了知禅宗净宗的所以然，非博览禅宗净宗诸多书籍不可。即使能够博览，倘若没有择法的智慧眼，也成为望洋兴叹，渺然不知其中的归趣和着落。所以应该专门阅读净土著述。

然净土著述甚多，未入门人，犹难得其纲要。求其引人入胜，将禅净界限，佛力自力，分析明白，了无疑滞。语言显浅，意义平实，为研古德著述之初步向导者，其印光文钞乎。祈息心研究，当自知之。

然而净土宗的著述很多，没有入门的人，还是难以把握脉络和关键。如果想要从这诸多著述当中，挑出一部来——它的内容引人入胜，将禅宗净宗的界限，佛力自力的差别分析得明明白白，丝毫没有疑惑和滞塞；并且语言显浅，意义平实，适合作为研究古德著述的初步向导

——这就是《印光文钞》了吧。祈望你静心研究，自然会知道了。

复周群铮居士书一

蕩益生于明末，没于清初。一生弘法，皆在南方，未曾一到北地。兼以顺治初年，南方多未归服。故大师于崇禎升遐，明图版荡之后。凡所著述，但书岁次，不书国号及年号耳。

蕩益大师生于明朝末年，圆寂于清朝初年。他一生弘扬佛法，都在南方，没有一次到过北方。又因为在顺治初年，南方大多还没有归服清朝。所以自崇禎皇帝自尽于景山，明朝的版图发生动荡之后，蕩益大师所有的著述，都只写上甲子年岁的次序，不写国号以及皇帝的年号。

及至福建宁波，各处归顺之后，不一二年，即入涅槃。而台宗有仿之者，于康熙时著述，亦不书国号年号，可谓诬蔑蕩益与国家耳。其不善学，有如此者。南方学者，多宗台教。北方学者，多宗贤首，慈恩。彼既不相习，故其流通也少。

等到福建、宁波等各处都归顺清朝之后，不到一两年，大师就入涅槃了。而天台宗有效仿大师的人，在康熙时

期所写的著述，也不写上国号年号，可以说是诬蔑蕩益大师与国家啊。竟然有这样不善于仿效学习的人。南方的学者，大多归宗于天台宗；北方的学人，大多归宗于贤首宗、慈恩宗。既然他们不互相学习，所以大师的著作在北方流通得也就少了。

世宗虽倡刻大藏，其年初夏，即已宾天。其清藏中，所入所出，容有世宗裁夺者。实多半由当时所派之亲王，总理刻藏首领大和尚主持。又刻藏预事之僧，尽属贤首慈恩临济宗人。台宗只一人，而且尚属校阅无权之人。清世宗雍正皇帝虽然提倡刻印大藏经，然而就在这一年的初夏，他就去世了。清朝所刻大藏经（即龙藏）中，有一部分内容的选入，雍正皇帝虽然有权裁夺，然而实际的工作多半是由当时指派的亲王，以及总体负责刻藏的首领大和尚所主持。另外，参与刻藏事务的僧人，全都来自贤首宗、慈恩宗、临济宗。天台宗只有一个人参加，而且还只是参与校阅事务的无权之人。

蕩益著述，所入唯相宗八要，释大乘止观法门二种。余者北方所无，将何由而附入乎。此系雍正末乾隆初年事。至乾隆末年，蕩益著述，京中尚无多少。彻悟老人，见阅藏知津，即欲刻板。拟再得一部，即不须另写，庶省

心力。因遍询各刹，止得一部。凡大师流通到京之著述，彻悟及彻悟之门人，皆为刻板。亦有一二十种。

蕩益大师的著述，所收入龙藏的只有《相宗八要》，《释大乘止观法门》二种。其余的书北方见也见不到，哪能选入龙藏呢。刻藏是雍正末年、乾隆初年的事，到乾隆末年的时候，蕩益大师的著述在京城尚且不多见。彻悟老人一看见蕩益大师的《阅藏知津》，就想要刻板。想着如果能再找到一部，就不用另外再抄写一遍了，从而能节省些心力。因此就询遍了各个寺院，也只得到一部。蕩益大师的著述中但凡是流通到北京的，彻悟大师以及彻悟大师的门人，都刻板了，总共也有一二十种。

不知世务之人，一归之于世宗不取，可谓诬罔世宗。使世宗若全见蕩益著作，断当具足入藏，一部不遗。须知清藏肇始于世宗。及世宗崩后，高宗继立。凡刻藏事，皆当时僧俗中之权人主之。高宗亦不过应名而已。

不知世务的人，一律把这件事（蕩益大师著作只有两种入选）归咎于是清世宗（雍正皇帝）没有选入，可以说是诬罔了清世宗。假使清世宗能够见到蕩益大师的全部著作，一定会统统收入到龙藏，一部也不遗漏。必须知道，清朝的刻藏虽由清世宗所发起，然而清世宗驾崩，高宗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凡是刻藏方面的事务，都是当

时僧俗二界中的当权之人来主持的，乾隆皇帝也不过是挂个名而已。

何以知之。世宗所著拣魔辨异录，草稿甫毕，尚未誊（tén g）清，随即崩驾。高宗虽令缮写刻板，亦不暇检点。由未派一大通家主事，竟致错讹不胜其多。此其父之手泽，尚且如是，况大藏乎。

是如何知道的呢？清世宗所著的《拣魔辨异录》这本书，草稿刚刚写完，还没来得及誊写清楚，随后他就崩驾了。高宗虽然下令把这部书誊写编录刻板，却也没有空暇来检点校阅。由于没有派一个大通家来主持这件事，竟然导致错误和讹谬非常之多。这是乾隆皇帝他父亲的亲笔著作，尚且是这样，更何况大藏经呢。

又世宗于开首著此之时，即颁上谕，内有入藏流通之语。迨后止刻书册板，竟未入藏。但将此上谕，附于圆明居士语录之后，将谓世宗亦嫌其习气而不入乎。此其不入之由，以汉月藏子孙之外护，多属当权之人，故不敢提倡耳。

又者，清世宗在开头写此书之时，就颁下了诏书，里面有将其（拣魔辨异录）录入藏经流通的话语。到后来，却只刻了书册板本，终究没能录入乾隆藏经，而只是将

这道诏书，附录在《圆明居士语录》之后。难道也要说，这是嫌弃雍正皇帝的习气所以才不录入吗？之所以没能录入藏经，是由于给汉月法藏的徒子徒孙护法的，大都是当时的当权之人，所以不敢提倡这部书而已。

若言习气，蕩益可谓绝无。而一般瞎眼禅和，谓为徒有文字，未得大悟，贡高我慢。此等人乃仰面唾天，何得据以评论耶。至于毁世宗者，亦与毁蕩益者知见相同。皆道听途说，随声附和之流辈耳。

如果说到习气，蕩益大师可以说是绝对没有。而一般瞎了眼的禅和子，认为大师只有文字功夫，并没有大彻大悟，而且有贡高我慢的习气——这样的人是在仰面唾天！这种观点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呢？至于诋毁清世宗雍正皇帝的人，也与诋毁蕩益大师的人知见相同，不过都是些道听途说，随声附和的人罢了。

复周群铮居士书二

昨接师导信，言汝上月病势甚险。近已痊愈，幸甚。人之处世，一一须按当人本分，不可于分外妄生计虑。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

昨天接到师导的来信，说你上个月的病情很是危险，近来已经痊愈了，很为你庆幸。一个人为人处世必须严格

按照自己的本分，不可以在本分之外妄生计算和思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思不出其位”，以及“君子素其位而行”。

汝虽于净土法门，颇生信心。然犹有好高务胜之念头，未能放下，而未肯以愚夫愚妇自命。须知了生死，愚夫愚妇则易。以其心无异见故也。

你虽然对净土法门很有信心，然而仍然有好高务胜的念头，还没有全部放下，不肯以愚夫愚妇自居。必须知道了脱生死这件事，对于愚夫愚妇来说很容易，这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沒有太多差异知见。

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妇工夫，则亦易。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假如通达宗门和教下的人，能完全放下自己的身心知见，像愚夫愚妇一样老实用功夫念佛，那么往生也很容易。否则，通宗通教的高人，反倒不如愚夫愚妇那样能带着业力往生西方。

净土法门，以往生为主。随缘随分，专精其志，佛决定不欺人。否则求升反坠，乃自误耳，非佛咎也。

净土法门以往生西方为主导。随缘随分，专精于往生的

志愿，佛是决定不会欺骗众生的。否则，希求上升反倒坠落，这是自己耽误自己，不是佛的过错啊。

复周群铮居士书三

学佛必须专以自了为事，然亦须随分随力以作功德。若大力量人，方能彻底放下，彻底提起。中下之人，以无一切作为，遂成懒惰懈怠。则自利也不认真，利人全置度外。流入杨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故必须二法相辅而行，但专主于自利一边。

学佛必须专主于自己了脱生死，然而也必须随着本分和能力作功德。有大力量的人，才能彻底放下，彻底提起。中下根器的人，因为无所作为，因而已经养成了懒惰懈怠的习气。利益自己的修持尚且不能认真，利益他人这件事就更是置之度外了，以至于流入了像杨朱那样“不肯拔一根汗毛来利益他人”的弊端。所以必须将自利和利他两个方面互相辅助来修行，但是要专主于自利这一边。

二林之语，亦不可误会。误会则得罪二林不小。二林之意，乃专主自利，非并随分随力教人修习净土法门全废也。

彭二林所说的话也不要误会。误会就会得罪彭二林不小。彭二林的意思是应当主要专心于自利，并不是连随分随力教人修习净土法门这件事也完全废弃啊。

利人一事，唯大菩萨方能担荷。降此谁敢说此大话。中下之人，随分随力以行利人之事，乃方可合于修行自利之道。

利人的事业，只有大菩萨才能担当得起。菩萨以下，谁敢说这样的大话？中下根器的人，随着自己的本分和能力来行利人的事，才符合修行自利之道。

以修行法门，有六度万行故。自未度脱，利人仍属自利。但不可专在外边事迹上做。其于对治自心之烦恼习气，置之不讲，则由有外行，内功全荒。反因之生我慢，自以功利为德，则所损多矣。

修行法门有六度万行。自己还没有度脱的情况下，利益他人仍然属于是利益自己。但是不可以专门在外边的事迹上做文章。如果不讲求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么由于有外在的行为，内功却全部荒废了。反而因此而生起我慢心，把外在的功名利禄当作是德能，那么损失就大了。

譬如吃饭，须有菜蔬佐助。亦如身体，必用衣冠庄严。何于长途修行了生死之道，但欲一门深入，而尽废余门也。一门深入尽废余门，唯打七时方可。

比如吃饭，必须有蔬菜作为辅助；又比如人的身体，必须用衣服帽子等庄严和修饰。为什么对于了脱生死的漫长修行路途，却打算一门深入，完全废弃其他的法门呢？一门深入，尽废余门这样的做法，只有打佛七的时候才可以。

平时若非菩萨再来，断未有不成懈怠之弊者。以凡夫之心，常则生厌故也。天之生物，必须晴雨调停，寒暑更代，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实际。使常雨常晴，常寒常暑。则普天之下，了无一物矣。况吾侪心如猿猴，不以种种法对治。而欲彼安于一处，不妄奔驰者，甚难甚难。人当自谅其力，不可偏执一法，亦不可漫无统绪。

平常的人，如果不是菩萨再来，绝对没有不形成懈怠散慢习气的。因为凡夫的心，时间一长就会生出厌烦。天生万物，必须晴天和雨天彼此调和，寒冷和暑热相互更代，才能孕育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假如一直下雨或一直放晴，一直寒冷或一直暑热，那么普天之下，就不会有一个生物了。何况我们这些人的心像猿猴一样，如果不用种种法门对治，而希望它安住在一处，不胡思乱想，

是很难很难的。人应当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能力，（修行）不可以偏执一法，也不可以散漫地修不同法门而缺少统领和头绪。

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为主。遇一切人，上而父母，中而兄弟朋友，下而妻子奴仆，皆以此为导，将谓非自利乎。

以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作为主要的修持。同时，遇到一切人，上对父母，中对兄弟朋友，下对妻子奴仆，都用持戒念佛，求生西方来加以引导，难道说这不是自利吗？

一灯只一灯，一灯传百千万亿灯，于此一灯，了无所损。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岂待问人方了知乎。

一盏灯放在那里，就只是一盏灯的光亮。然而，一盏灯如果把灯火传递给百千万亿盏灯，对于这一盏灯，丝毫没有损失。孰得孰失，何去何从。哪里需要等问了人之后才知道呢。

复周群铮居士书四

前月十五，接到汝书。以汝言孟由一到，即便登程。恐回书落空，是以不复。即午复接汝书，知孟由尚未归省。

其所以稽迟不归者，殆不敢担由彼归而汝即走出之担子也。汝何不体我心，及诸人之心，而硬做道理乎。

上个月十五，接到你的书信。因为你在信中说，周孟由一到家，你就马上启程。我担心回信落空，所以才没有回信。今天中午又接到你的书信，知道孟由还没有回家。他之所以延迟滞留不回家，是不敢担负由于他回家而使得你随即出走的责任。你为何不体察我和大家的心意，而要硬做道理呢？

光亦出家之人，岂必定碍滞汝，阻止汝，学在家人恋恋于家，不愿令人速得解脱乎。但人之际遇，万有不齐。约汝分论。实为在家益大，而出家益小。

我也是个出家人，怎么会一定要妨碍你，阻止你，学在家人那样留恋家庭，不愿意让人快快得到解脱呢？但是，每个人一生中所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以你的情况来看，实在是回家的利益多，出家的利益少。

汝祖业颇可度用，上有慈亲可事，中有兄弟可靠。室有贤妻，膝无子女。而且汝之大兄，颇信佛法。三弟四弟，亦皆与道不相悖戾。汝在家笃修净业，亦可为慈亲生信念佛，以期了脱之导。亦可为兄弟在外，料理家门之事。亦可以率其妻室，弟妇等，同修净业，同出轮回之计。

你家的祖业完全足够生活开销了。上有老母可以侍奉，中有兄弟可以依靠，家中有贤妻，膝下无子女。而且你的大哥很信奉佛法，三弟四弟为人处事也与佛法的道理不相违背。你在家坚定踏实地修习净业，可以使你的母亲信佛念佛，引导她了脱生死，也可以为在外的兄弟料理家中的事情，还可以带领妻子、弟媳等同修净业，以期共同脱离轮回。

外而乡党亲戚，随缘开导。即家舍为道场。举慈亲，及兄弟妻室子侄，乡党亲朋，皆为法眷。随力随分，身率言化。俾永嘉一班迷途之人，并彼邪见种性之人，同纳于佛法至极圆顿净土法门大冶洪炉之中，共成法器，同修净业。将来同登莲邦，共证菩提。岂不如汝出家为僧，舍亲远去。室人有无依之恨，慈亲有怨子之怀。而且一班不明至理之人，反谓佛法为背畔世道，妄生谤毁。俾此等人造口业，堕恶道。未见其益，而先受此等大损之为愈乎。

在外也可以随缘开导同乡和亲戚。就把自己的家当作道场，母亲、兄弟、妻子、子侄、同乡、亲戚朋友就都是你的法眷属，这样就可以随着本分和能力，以自身作表率，以语言为化导。使永嘉那些迷路的人，还有那些邪知邪见的人，都能进入佛法最圆顿的净土法门这个大熔

炉中，使他们都能铸炼成佛法中人，共同修习净业，将来一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证菩提。这样的结果，相比于你出家为僧，远离亲人，使家人因为缺少依靠而心有遗憾，使母亲因为儿子离开而心生埋怨；还使得一些不明至理的人，看到你的做法反过来说佛法背离世道，错妄地毁谤佛法，造作口业，最终堕入恶道，还没见到佛法的利益，就先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前者比后者不是强得多吗？

况汝慈亲，既不应许，岂可不遵慈命，仍怀此心乎。如汝亲绝不许汝修行，犹有可原。汝亲甚欢喜汝修行，何得必欲离亲修行乎。

况且你的母亲既然不同意你出家，怎么可以不遵从母命而仍然怀有出家的想法呢？如果是你的母亲坚决不允许你修行，倒也情有可原。但事实上她非常欢喜你修行，为何一定要离开亲人去修行呢？

佛法中有六度万行种种之功业，皆为利益众生。汝不出家，则于亲有大利益。只此一事，即可曲顺亲心，居尘学道。俾亲日见之熟，不期其信向而自然信向，即为莫大功德。况不止亲一人乎。

佛法中有六度万行各种功业，每一种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你不出家对于你的母亲有很大的好处，单是这一件事就可以改变母亲的心意。在家修学佛法，使母亲对于学佛的事渐渐熟悉，从而自然地对佛法产生信愿，这就是莫大的功德啊。何况还不止你母亲一个人受益呢。

又亲既不许，则义不可再思出家。以佛戒律中，父母不许出家，自己任意求出家者，不许摄受剃度，及受戒等。否则师弟各皆得罪。汝既以光为师，谓为善知识。然光实非善知识，而于背佛法事，断不敢为。但祈依光所说，顺亲之心，在家修行可也。古人有为知己者，不妨以身许之。况慈亲留汝，光劝汝，岂可违抗，固执不改乎。当知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乃往生正因。宜随王虚中，周安士，彭尺木三先生，则不愧为佛弟子矣。

母亲既然不允许你出家，就不要再有出家的想法了。因为佛教的戒律中，如果父母不允许出家，自己坚持出家的人，是不允许他剃度、受戒的，否则师父、徒弟都有罪过。你既然把我当做师父，说我是善知识（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善知识，但也绝对不敢做违背佛法的事），就请你依从我前面所说的，顺应母亲的心意，在家修行就可以了。古人有为了知己，以身相许的。何况母亲留你，我也劝你，怎么可以违背抗拒，固执不改呢？应当知道

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往生净土的正因。你应该效仿王日休，周安士，彭尺木（彭际清）三位先生那样修学，就不愧是佛弟子了。

复周群铮居士书五

天下事皆有因缘。其事之成与否，皆其因缘所使。虽有令成令坏之人，其实际之权力，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现缘也。

天下事都有因缘。事情成功与否，都是由因缘来决定。虽然有促使事情成功或失败的人，其实真正的权力，还是在于自己所种的前因，而不在于现前的缘分。

明乎此，则乐天知命，不怨不尤。素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矣。汝独不知身为人子，义当从亲之命。又欲为人徒，犹当从师之命。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乐天知命，不怨不尤，素位而行（根据自己的本位而行事，安守本分，尽职尽责），无论做什么事，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都能安然自得，有所收获。你偏偏不知道身为人子，理应顺从母亲的意愿；做别人的徒弟，也应当听从师父的教诲。

然父母为子谋者，或有不当，以恩爱重而或有偏处。师则既能视为知识，断不至所谋过于失当。居尘学道，即俗修真。乃达人名士，及愚夫愚妇，皆所能为。

然而父母为子女所作的计划和考虑，或许会有不恰当的地方，这是因为父母对子女十分疼爱，使得他们的考虑或许有偏颇。至于师父，既然能够被看作是有知识见地的人，那么他考虑事情绝对不至于十分不妥当。在凡尘俗世中学佛，借着世俗的尘劳修炼自己的身心，是贤达的人以及愚夫愚妇都能做的事。

勉力修持，以在家种种系累，当作当头棒喝。长时生此厌离之心，庶长时长其欣乐之志。即病为药，即塞成通。上不失高堂之欢，下不失私室之依。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见闻，增长净信。何乐如之。

平时努力修持，把在家的种种束缚牵绊当作是当头棒喝，常常怀有厌离娑婆尘世的心念，或许也就会常常增进欣求极乐的志向。将疾病当作良药，把阻塞看成是通畅。在上能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在下能让家人有所依靠，而且能让周围的人都因为你而听闻净土法门，从而增长了求生净土的信心。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呢。

但祈上遵母命，并顺光心。随分随缘，自利利人。菩萨

舍头目髓脑，以救众生饥饿。在家修行，于亲于汝，皆有大益。何得妄生违拒。如必曰决欲依我心行，光岂能令其不许如是。但祈将师徒之假名字取消，一任汝拜甚么高僧，光概不过问。他日相见，一同路人，不得犹执师弟之礼。

祈愿你遵从母亲的命令，也随顺我的心意——随着自己的本分和因缘，来利益自己和他人。菩萨为了救济饥饿的众生，头目髓脑都会施舍。你在家修行，对于亲人和自己，都有大的利益，怎么能错妄地违背抗拒呢。你如果说，决定要依着你自己的心意去做，我又怎么能不准许，只祈望你将你我师徒的假名分取消，任由你去拜什么高僧，我一概不会过问。以后再相见，就像陌生人一样，不可以继续行师父弟子的礼节。

若不如是，且请依我所说。代光劝化瓯江士女，同入莲池海会。较与汝强欲为僧，致高堂失其欢心，兄弟妻室各怀忧念，而瓯人妄生诽谤佛法之心与业，其得失实不啻天地悬隔。

如果不想这样，且请你依照我所说的来做。代我劝化温州的士人女子，共同进入莲池海会。比起你硬要出家为僧，使得母亲心里不快乐，兄弟妻子各怀忧念，还让同乡的人错妄地生出诽谤佛法的心，进而造下口业，两者

之间的得失差别实在不亚于天地悬隔。

汝试详审思之。光其为汝耶，害汝耶。光言尽于此矣，过此则一字不肯虚写，任汝自便而已。

你认真地审查和思考一下，我是为你好呢，还是害你呢。我的话到此为止了，从此以后，不会再空写一个字，任由你自己选择吧。

复周群铮居士书六

因果一法，为佛教入门之初步，亦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图。丁氏所录，或有纰缪。然其大体却好，未可以袁氏之不德，而谓其为不足流通也。

因果这一法则，是佛教入门的初步，也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指引。丁福保居士所录的《六道轮回录》，其中或许有小的错误，然而这本书大体上却是好的，不可以因为袁枚的德行不好，而认为这本书不足以流通。

且袁氏往矣，能知其不德者几何人哉。使因果报应之事，寓诸目，感诸心。即素鄙袁氏者，亦当闲邪存诚，克己复礼，以自求免于罪戾，培植来福耳。未可以一眚（shěn g）而掩之也。

而且袁枚已经死去了，知道他德行不好的有几个人呢？假使他写的因果报应之事，让大家看到了，使大家的心中有感发，那么即使是向来鄙视袁枚的人，也应当会杜防邪恶，心怀真诚，约束自己，言行合礼，借此来免除自己的罪过，培植未来的福德。不可因为一个方面的过错而完全掩盖他的功德。

且袁氏初则辟佛，继则阅历转深，的知因果毫无差忒。虽未息心研究佛典，观其所载感应事迹，实于佛法心悦诚服。所以未能如彭二林者，以文字障深，又以懒惰懈怠。致其结果，只为将来因种，为可惜耳。

再加上袁枚最初虽然辟驳佛法，可后来随着阅历转深，就确切地知道因果报应丝毫没有差错。虽然他没有静下心来研究佛教经典，然而从他书中所记载的感应事迹，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对于佛法是心悦诚服的。而他之所以没能有彭际清那样的成就，是因为他的文字功底对他有很深的障碍，也因为他懒惰懈怠不精进，结果，只是种下了将来得渡的因缘而已，真是可惜啊。

吾谓以袁氏纪氏之博达，尚孜孜然以因果报应是辑。后之鉴者，或必有深感焉。不欲流通即已，若意欲流通，即便流通。政不宜过于计虑也。

我认为像袁枚、纪晓岚这样博学通达的人，尚且要勤勉专注地把因果报应的事迹编辑成书。后来的人鉴于他们的做法，想必会有很深的感发。不流通则罢，如果想要流通，就只管流通好了，没必要过多地思考顾虑。

复周群铮居士书七

讲起信论甚好。但恐能领会者少，则于天机浅者失利益矣。似宜净土法门，与之并行。令彼先知了生死之要道，又知佛法心法之要，则为机理双契矣。

讲《大乘起信论》这个想法很好。但恐怕能够领会的人比较少，那么根机浅的人，就无法得到利益了。因此，似乎应当在讲经的同时，一并对净土法门进行讲解。让他们先知道了生死的要道，又知道佛法心法的纲要，那么就既契合根机，又契合教理了。

现在人的对症药，唯因果为第一。宜修法，唯净土为第一。若夫研究起信，虽亦具因果净土。而凡夫知见，不能普领全义，又不能按论起修，则只一解义了之矣。

对于现在人的而言，因果是第一对治病症的良药，净土是第一适合修行的法门。《起信论》当中，虽然也具备因果和净土的事理。然而凭借凡夫的知见，不能够普遍

领会全部的义理，又不能够按照《起信论》来修行，那么就只是了解了一些义理而已。

无论何等根性，因果净土，为必不可不先讲究也。至于教相，亦须择人而施。以学生各有所学之事，佛学乃兼带耳。天机若浅，则专务教相，或将净土抛在脑后，致成有因无果之结果。是不可不相机而设法也。

无论对于什么样根性的人，因果和净土都是必不可少的，应该首先加以讲说研究。至于教相的学习，也要根据对象因材施教。因为学生们各有自己的学习任务，佛学只能作为兼带的内容。天赋比较差的人，或许会专门研究教相，将净土法门的修习抛在脑后，从而只种下远因而没有结果。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对象的根机来设法啊。

今之崇相宗者，其弊亦复如是。彼提倡者，实不为了生死，只为通理性，能讲说耳。使彼知自力了生死之难，断不肯唯此是务，置净土于不问，或有诽谤之者。此其人皆属好高务胜，而不知其所以高胜也。使真知之，杀了亦不肯弃置净土法门而不力修也。甚矣，学道之难也。

当今推崇教相禅宗的人，也有同样的弊病。那些提倡的人，其实不是为了了脱生死，只是为了能够精通教理，从而能在口头上讲说罢了。假如他们明白依仗自力了脱

生死有多么困难，就绝对不会只顾着讲说教理，而不问津于净土法门了。其中偶尔也有人诽谤贬低净土法门，这都是些好高骛远，争强好胜的人，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自己高超和殊胜。假使他知道，就算杀了他，他也不肯舍弃净土法门而不努力修习。学道，真是太难了啊。

弘一师之志，唯弘一师则可。若无大精进，生死心不切，则成懒惰懈怠之流矣。今之僧人，实难令人生信。但既追悼僧人，何可诽谤僧人。若举其善者，戒励不善者，则无过矣。然自既在学生之列，即戒励亦宜缄默。以此种事，唯有德望者，方可举行，非黄口雏生之所宜为也。

弘一法师那样的志向，只有弘一法师才可以担负。如果没有大精进的力量，了脱生死的心又不急切，就会成为懒惰懈怠这一类的人。现今的僧人，实在难以让人生起信心。然而既然是追悼僧人，怎么可以又加以诽谤呢。如果推崇他的优点，在他不好的方面有所警诫和勉励，那就没有过失了。然而自己既然处在学生的位置，警诫勉励的话也最好缄默不说出口。因为这种事，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可以去做，而不是年轻后生所该做的。

残经无可修补，烧则无过。如可看可补者，则不宜烧。

有不知变通，一向不敢烧。此经毕竟不能看，兼不能如好经收藏，反成褻渎。兼以褻渎之过，贻于后人。岂可不知权变乎哉。

对于已经残破得不能修补的经书，烧掉它是没有过错的。如果还可以看，可以修补的，就不应该烧掉。有些不知道变通的人，一直不敢烧。残破得不能再看的经书，又不能像好经收藏，反而造成对经书的褻渎。兼带地将褻渎经书的罪过遗留给了后人。怎么可以不懂得变通呢？

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今时若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之急务，任汝智巧道德，如何高超，皆属虚设。以不讲道理，兼无王法故也。

我常常说：因果，是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的大权（注：权，即秤砣，这里或可理解为权衡标准、法则、规律。）。当今之时，如果不以因果教育作为救国救民的紧急要务，任凭你智慧、善巧、道德如何高超，都如同虚设一般。因为现在的人（许多都）不讲道理，并且没有王法啊。（译者按，印祖这话是针对民国时期而论，不可对号入座）

复洪观乐居士书

古之圣贤，无不战战兢兢，以自操持，故其心不随富贵穷通所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古圣先贤没有不战战兢兢，进行自我修持的，所以他们的心念不会随着外在富贵穷通的境界所转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苦的时候就勉力修持使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保持纯善，显达的时候就努力劝导天下的人都一起向善）。

今之人于日用云为，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尚不能一一如法。稍有知见，便妄企作出格高人。未得其权，则肆其狂妄之瞽论，以惑世诬民。已得其位，则逞其暴虐之恶念，以误国害民。其病根皆在最初其父母师友，未曾以因果报应之道，以启迪之也。

现在的人，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日常相处，尚且不能完全符合伦常道义。然而稍有点见识，就想做世间出格的高人。如果没得到权力地位，就会肆意散布他狂妄不明事理的言论，惑乱世间百姓；如果得到了权力地位，就会放纵他暴虐的恶念来误国害民。他们的病根，就在于小时候他们的父母师友，没有用因果报应的道理启迪他们。

使稍知因果报应，则举心动念，皆有所畏惧，而不敢肆纵。即不欲希圣希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得也。

假使他们稍微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那么每动一次心念都会有所畏惧，而不敢随意放纵。即使他不想效仿圣人贤士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修持，也是不可能的啊。

以故天姿高者，更须要从浅近处著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少时栽培成性，如小树标使壁直。其至长成，欲令其曲，不可得也。

所以天姿高的人，更加应当从浅近的地方着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时候栽培，养成了习惯，如同小树用木棍捆绑得笔直，等到长成了大树，即使想要使它弯曲，也不可能了。

复汪谷人居士书

真境有限量，乃不识真境二字之妄计。世界无同异，唯圆证寂光者方见。生死涅槃同一源，而迷悟不同，故缚脱有异。

“真境有限量”这样的说法，是不明白“真境”两个字

真实涵义的人，作出的错妄测度。“世界没有相同或不同”这样的境界，唯有圆证常寂光的佛陀才能够见到。生死和涅槃的源头本是同一，而因为有迷惑和觉悟的差异，所以也就有了系缚与解脱的区别。

真妄本无二体，而迷真成妄，则只见其妄，不见其真。若问何故如是，且请扣己而参。直待己亦了不可得，则故自亲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若向别人口里讨分晓，纵令别人说得了了，亦如话饼，岂能令自己知其滋味，消其饥饿乎。

真心与妄心本是一体，然而迷惑真心成为妄心，那么就只见到妄心，而见不到真心了。如果要问为什么，且请您扣问自心而参究，直到这个“自己”也了不可得，那么自然会明白了。就好像喝水一样，水的冷暖，喝水的人自己心里清楚。如果要向别人口里要一个明白的结论，即使别人说得明明白白，也像是听到别人口头上说出来的大饼，哪里能让自己知道其中的滋味，消除自己肚里的饥饿呢。

全真成妄，何问真体奚有，有在何处。全妄即真，何问妄相本无，无至何底。如是问者，不名智人。佛语虽如雷，奈业障于心耳何。一乘若真通达，则四大各失本性，

六根一一互用矣。如是理体，说之似易，证之实难。

真心全体都已经转成了妄心，哪里还谈得上“真体有没有，真体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妄心一旦全体转变为真心，哪里还需要问“妄相本来没有，没有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呢？像这样问问题的人，称不上是有智慧的人。佛语虽然如雷鸣一般响彻，怎奈宿业障蔽了心耳啊。如果真得能通达一乘的境界，那么地、水、火、风四大会各自失去本性，六根也能互相通用了。这样的理性本体，说起来似乎容易，要证得实在是很难。

在昔或有其人，而今皆成好高务胜，不事实修，妄谈般若之掠虚流派。祈熟读普贤行愿品，与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同求往生，乃光之所深望也。否则各守己志，不须相商。

在过去或许还有这样的人，而如今（谈论理性本体的），都成为了好高务胜，不从事实际修持，空泛谈论般若的虚妄之人。请你熟读《普贤行愿品》，与证齐诸佛的等觉菩萨们，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深深的祈望。否则，就各自遵守自己的志向，不需要再互相商讨了。

复徐蔚如居士书一

律藏不许未受戒者看，一则恐其未明远理之人，见其因犯制戒之迹。不知乃大权菩萨，欲佛制戒以淑后世，遂现作不如法相，以启如来立制以垂范耳。

律藏不许未受大戒的人看，一方面是恐怕有不明深远义理的人，见到律藏中所记述佛陀因为比丘犯戒而制戒的事迹。他不知道这是大权菩萨，想要佛制戒，来教育帮助后世之人，于是就示现出不如法的事相，以此启请如来建立律制以垂范将来。

由其未明此理，唯据近迹。遂谓如来在世，佛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从兹起邪见以藐视僧伦，则其罪不小。

由于他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只根据浅近的事迹来做判断。于是就会认为佛陀住世时的诸位弟子，多有不如法的事。从此生起邪见来藐视僧团，那么这个罪过就不小了。

二则律藏中事，唯僧知之。倘令未为僧者阅之，或有外道假充比丘，作不法事，诬谤佛法，则其害非小。故此严禁而预防耳。

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律藏中的事，只有僧人知道。如果让没有出家的人看到，或许会有外道冒充为比丘做不如法的事，以此来诬蔑毁谤佛法，那么危害就不小了。所以就禁止外人阅读来加以预防。

至于好心护法，校正流通，何可依常途为例。若执定此语，则律须僧书僧刻，僧印，僧传，方可不违佛制矣。至于好心想要护持佛法，所以对律藏进行校正流通，这怎么可以依照常规而论呢。如果呆板地执着于“未受戒之人不可以看律藏”这一说法，那么律藏就必须由僧人来书写，僧人来刻板，僧人来印刷，僧人来传授，才算是不违背佛制了。

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理。而当其事者，须秉一定之理，而行因时适宜之道。理与权相契，法与道相符，斯为得之。

天下万事，都有一定不变的道理。而处理事情的人，必须在秉守这一定之理的前提下，采用符合时机的方法。理与权相契，法与道相符，这才算是掌握了（其中的真义）。

律中必有明文，（光）以目昏，未能遍阅。薄益毗尼集要，亦有此议，亦不须检查。但无上不明远理，只据近迹。及欲知佛法中机密之事，拟欲假充比丘等过。则放心安意，校正流通。其功德无量无边，何须过虑。

我前面说的这些，律藏当中必定有明文记载，然而我因

为视力不好，也就不能通读整部律藏。蕩益大师的《毗尼事义集要》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但也没必要去查阅核对了。只要没有上面所说的：不明白深远义理，只根据浅近事迹（而藐视僧团），以及想要知道佛法机密，想要假冒比丘（诬蔑佛法）等过失，就可以放心校正流通了。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不需要过份的顾虑。

然须缄默，不可以律中文相，对无知无识之人宣说。及泛泛然录之于寻常文集中，以启无知人妄造口业之衅。

然而必须要缄默杜口，不可以把律藏中的文字事相，对无知无识的人宣说。也不可以摘录律藏中的内容，泛泛然地记录在平常的文章中，从而给无知的人留下了妄造口业的机会。

世出世间，理皆有定，法皆无定。大而经国治世，小如一饮一啄，莫不如是。何独于律藏而板执乎哉。

世出世间都有恒定的道理，然而却都没有固定的方法。大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小到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没有不是这样的，何必只在校对律藏这一件事上呆板执著呢。

与徐蔚如居士书二

前在扬州，知太夫人身婴贵恙，阁下回申侍疾。意谓年过七十，净业已熟。或欲警策同流，以西归一大事，为当头之棒喝乎。及（光）于九月初四至申，次日见云雷，言太夫人身已康健，阁下亦已回京数日矣。不胜幸庆之至。

上次在扬州，知道你的母亲生病了，你回到上海侍候母亲的病。我心想你母亲已经年过七十，往生西方的净业已经成熟。或许她想要警示和鞭策同修的人，所以把西归极乐这一件大事，作为当头棒喝。等到我九月初四去上海，第二天见到张云雷，他说你母亲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你也已经回到北京好些日子了。听了之后非常为你庆幸。

谁知太夫人，毕竟不欲久住此界，以身说法。唯企一切亲朋眷属，咸知世相无常，生必有死。笃修净业，速求出离此五浊恶世，彻证吾人本具之天真佛性而后已。可谓真大慈悲，现身说法也。

没料到你的母亲，终究不想久住在这个世界以身说法。只想让一切亲朋眷属，都知道世相无常，生必有死，所以应当笃实地修持净业，以求快快出离这个五浊恶世，彻证我们本自具足的天真佛性。这可以说是真正的大慈悲心，以自身来为（我们）说法啊。

适接云雷之信，心甚悲伤。继思太夫人，实欲免吾等轮回之苦，示现来去耳。所可伤者，阁下失恃，坤伦失导而已。虽然，既已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纵阁下天眼未开，不能彻见。在太夫人覆庇分上，固不间丝毫，更甚曩昔也。

正巧接到张云雷的信，（看了以后）心里很是悲伤。接着又想，你母亲实际上是想要免除我们这些人的轮回之苦，而为我们示现了一个生死来回啊。值得悲伤的，只是你失去了母亲的呵护，家里的女眷们失去引导。虽然如此，然而你母亲的神识已经超升到了极乐净土，宿业随之告别了尘世劳苦（译者按，即带业往生），莲花盛开于九品莲台，被阿弥陀佛授记一生成佛。纵然你的天眼没开，不能够清楚见到这情景。然而你母亲对你们的护念和庇佑，自然不会有丝毫的间断，反而更超过从前啊。

祈节哀念佛，以企莲品转高，无生速证为事。断不可过为悲伤，以致彼此无益也。（光）忝蒙不弃，得预友伦。财法俱贫，将何为礼。亦只可朝暮礼诵时，为太夫人回向善提，以尽方外友谊而已。

祈望你节哀念佛，以企望（你母亲）往生的品位升高，

直到快快证得无生法忍。断然不可以过份地悲伤，这对你母亲和你都没有好处。我承蒙你不厌弃，得以成为你的朋友，然而我无论钱财还是道力都很贫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哀礼。只好在早晚礼拜诵经的时候，为你的母亲回向菩提，以此来尽你我之间的僧俗友谊了。

与徐蔚如居士书三

昨接手书，并哀启。读之，不禁悲感无已。夫诸佛菩萨，法身大士。愍念众生，示生世间。和光同事，以行教化。或男或女，或国王大臣，妃后大家，及与贫穷下贱之流，俾触目感发。随地随人，而得入于一乘阃奥而不自知。如是则法道流通，如春回禹甸，日朗尧天。无一处一人，不蒙其光明，沐其含育也。

昨天接到你写的信和哀启（译者注：旧时一种由死者亲属叙述死者生平及临终情况的文章，一般附在讣闻之后发送亲友），读后，不禁悲伤感叹不已。诸佛菩萨以及法身大士，因为哀悯怜念众生的缘故，示现出生在世间，隐藏光芒与众生共事，来施行教化。示现为男子或女子，或者国王、大臣，皇后、妃子、贤女，以及贫穷下贱之

流,使得众生亲眼看见(他们的事迹)而受到感动启发,从而随地随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佛乘的境地。这样一来,佛法的流通,如同太阳照耀着春天的大地,没有一个地方不蒙受光明;又好似时间回到了唐尧和夏禹的时代,没有一个人不得到化育啊。

观太夫人一生行迹,及临终景象。(光)前所谓乘愿轮以示生,居坤维而说法者,为的确之极。

根据你母亲一生的行为事迹,以及临终的景象来看:我前面所说的,乘愿力之轮来示现生死,居妇女地位而演说佛法,是确切到了极点。

(光)虚受男身,滥厕僧伦,四十年来,于法门毫无裨益。读太夫人汲汲流通大藏,刻印契理契机之书,直欲愧死。而朝暮礼诵时回向,乃据我愚诚。尚望太夫人慈愍,挽弥陀圣众,以速度我,何可谓为法施。

我徒劳地受身为男子,在僧人的行列中滥竽充数,四十年来,对于佛门丝毫没有贡献。读到你母亲急切地流通大藏经,刻印契理契机的佛法书籍(这些事迹),几乎要惭愧而死了。至于早晚礼拜诵经时(为太夫人)回向,只是表达我一点庸愚的诚意而已。还祈望着太夫人慈悲愍我,快快挽随阿弥陀佛以及海会圣众来度我,哪里

可以说成是法布施呢。

然不妨借此缘事，以增长自利利他之心。故博地凡夫，当礼诵时，尚为诸佛回向，况示居凡位，于理又有何妨。然而也不妨借着这个事情和缘份，来增长自利利他之心。所以，博地凡夫在礼拜诵经之时，尚且要为诸佛回向。何况你母亲示现于凡夫地位，所以这样（为太夫人回向）做在义理上就也没什么妨碍。

至于七中，及一切时，一切事，俱宜以念佛为主，何但丧期。以现今僧多懒惰，诵经则不会者多，而又其快如流，会而不熟，亦不能随念。纵有数十人，念者无几。唯念佛，则除非不发心，决无不能念之弊。又纵不肯念，一句佛号，入耳经心，亦自利益不浅。此（光）绝不提倡作余道场之所以也。

至于打佛七的时候，及其他一切时间，一切事务当中，都应该以念佛为主，哪里只是丧期内才这样呢？因为现在的僧人有许多都比较懒惰，不会诵经。加上（法会中诵经）诵得像流水一样快，会诵但不熟悉的人也不能随着诵念。就算有几十位僧人，能诵经的也没几个。只有念佛这件事，除非不发心，否则决对没有不能念的。另外，纵然不肯念佛，一句佛号入耳经心，也对自己有不

小的利益。这就是我绝不提倡作其他佛事道场的原因。

人当临终，唯同声念佛为有益。若识心未去，沐浴举哀等，大有所妨。是以修净业人，须于平日，与眷属说其所以，庶不至误用亲爱。

人在临终时，只有同声念佛这件事最有益于亡者。在亡者的神识还没离开的时候，为亡者沐浴或举行哀悼等举动，都会对亡者往生有很大妨碍。所以说修习净业的人，必须在平时，就和亲人眷属说明临终关怀及助念往生的事理，才不会被亲人眷属错用了情爱，（而使得往生受阻）。

若过量大人，出格高士，正不必惧其被此牵挂耳。良由彼福德深厚，当秽业已灭，净境现前时。即在此时，其所见所闻，已非此间景象矣。

如果是过量大人或者出格高士，自然不必担心被家亲眷属障碍往生了。这是由于他们的福德深厚，正当他们的秽业灭除，净境现前的时候，就在此刻，他的所见所闻，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景象了。

太夫人盖非常流，固不得以常格律之。其往生可必，其品位当不在中下。然佛法宏旷，唯成佛方可歇手。欲决

得往生，正不妨恳切念佛，常行追荐。即佛经所谓虽知罪性本空，而常悔先罪，不说已得清净。

你母亲想必不是平常人，自然不可以用惯例来衡量。她往生是必定的，品位应当不在中下。然而佛法广大深远，只有成佛之后，才可以停歇啊。想要决定往生西方，不妨恳切念佛，常常举行追荐佛事。这就是佛经所讲的“虽知罪性本空，而常悔先罪，不说已得清净”。

莲池谓年中常须追荐先亡，不得谓已得解脱，遂不举行耳。须知念佛诵经，虽曰荐亲。实为现前眷属亲知，开心地，种善根。及所有荐亲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以广大自他存亡之心量，以消灭自他存亡之执碍耳。

莲池大师说：“每年当中要时常超荐先亡，不能说他们已经得到解脱了，就不进行超荐了。”要知道念佛、诵经，虽说是为了超荐已经去世的亲人，实际上是在为现前眷属亲朋开启心地，多种善根；同时也是以所有超荐亲人的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由此广大自己和他人、生者和亡者的心量，从而消灭自己他人、生者与亡者的执着障碍。

至于不主于诚，唯以奢华张罗夸耀于人。则所谓以亲丧作闹热，非人子所宜为也。阁下深通佛法，断不至此。

或恐眷属知交，有被近来诸大家行事，艳羨歆动者。不妨与阁下言之，以杜其违法违理趋时之心耳。

至于不以真诚为重点，而只借着奢华的丧葬仪式向世人夸耀，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借着亲人的离世操办热闹，这绝不是当子女的所应该做的事。你对佛法有很深的认识，是断然不会这么做的。只是担心你的眷属或朋友当中，或许有人羡慕于近来一些大家族的行事做派。因而不妨对你说说这些，以杜绝他们违背佛法 and 事理，来追随潮流的心念啊。

与徐蔚如居士书四

前日云雷寄无依道人金刚了义，阅之，知阁下佛学，其来也远，不胜感佩。孟由将一行居集寄来，见其字迹过细，不受久刷。此京中刻经处未能虑及者。明书册藏，刻得甚粗。现今版小，不能照彼。然亦当如南京扬州款式。

前天，张云雷寄来无依道人徐昌治的《金刚经会解了义》，阅读后，知道你学佛也是由来已久，非常钦佩。周孟由将《一行居集》寄来，见到其中的字迹太细，不能承受长久的印刷，这是北京刻经处没能考虑到的。明朝的书籍以及《嘉兴藏》，字体刻得很粗。现在的刻版太小，不能依照明朝的样式来刻。然而也应当按照南京、扬州

的款式。

祈寄信经理人，说其所以。令一副板多印几千，其利益大矣。又一行居集，若文若理，通通皆好。唯禅宗秘密了义经跋，为醍醐中含有毒味之作。此经出于乩坛。其文悉取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之成文，并六祖坛经，及合会禅净语录中文。大通家看之固有益。不具眼者，谓此经乩坛中出，金口亲宣。由兹遂谓乩坛中经，皆是佛经。

祈望你寄信给经理人，说明其中的所以，让（他们）一副刻板多印几千册，这个利益就很大了。另外，《一行居集》这本书，无论文字或义理，通通都好。唯有其中的《禅宗秘密了义经跋》，是无上醍醐当中含有毒味的著作。这部经出自乩坛。其中的文字都是摘取《华严经》、

《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的原文，加上《六祖坛经》，以及合会禅宗净土语录当中的文字。大通家看了，固然有利益。不具备择法智眼的人，会说这部经是乩坛中产生的，是佛菩萨金口所宣。由此就认为乩坛中所说的经书，都是佛经。

古有闭目诵出之经，皆不流通者，恐其肇杜撰之端耳。大明仁孝皇后梦感经，其义理利益，皆不思议。而灵峰老人，阅藏知津，目为疑伪。清藏初亦刻入，高宗后又

撤去，以防伪滥。

古时候有闭目诵出的经书，都不会予以流通。其原因，就是恐怕会开启杜撰佛经的端由。大明仁孝皇后在梦中所得的经书，义理和利益都不可思议。然而灵峰蕩益老人在《阅藏知津》一书中，指出它是疑似之经。清藏最初也刻入了，高宗乾隆皇帝之后又撤去了，这是为了防止伪经混滥。

二林见地甚高，何以虑不及此。法雨先亦有一本，（光）烧之以杜祸胎耳。以法门知己，不妨络索一上。

彭二林的见地很高，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法雨寺先前也有一本，我烧掉以杜绝祸根。因为你我是法门知己，所以不妨罗嗦了上面这些。

现今国穷民困，已至极点。贴骨之烟患，尚未能除。亦有世道民生之责任者，一大憾事。今夏有友，自哈尔滨来，言其地烟禁大弛。亦有二三友人，欲戒而苦无良方。

现今国家贫穷，人民困苦，已到了极点。贴骨吸髓的鸦片烟祸患，还没能治除，这是有世道民生责任之人的一大遗憾。今年夏天，有一位朋友从哈尔滨来，说到他们那里，禁除鸦片的风气十分兴盛，（他本人）也有二三朋友，想要戒除而苦于没有好的药方。

(光)先闻陈锡周戒烟方，灵得非常，为从来所未有。候其来山，令开出寄去。又开一张与本寺副寺，令其送人。以彼曾在商务中做过事，交游必宽，企其普遍流传。至十一月间，哈尔滨有信来。言(光)所寄方，灵得非常，代为戒好友人致谢。

我先前听说陈锡周的戒烟方，非常灵验，前所未有。等到他来普陀山时，就让他开出药方寄过去。还开了一张给本寺的副寺，让他送人。因为他曾经在商务场中做过事，所结交的人必定很广，希望他普遍流传这个方子。到了十一月中，哈尔滨有信寄来。说我所寄的药方非常灵验，他代替戒掉的朋友致谢。

不胜欢喜。因问本寺副寺，彼言其友汪蟾清，其内人以气痛吃烟。后欲戒之，即买市卖药丸服之，终不断根。若不吃药，烟气二病即发。得此方一料服完，烟气二病，化为乌有。其子开汪李济堂药店，生大感激，印其方送人。并依方制成丸药，药水，以期济人，于自己各店卖之。

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因此询问本寺的副寺，他说，他的朋友汪蟾清的妻子，因为气痛而吃了鸦片烟。后来想要戒掉，就买市集上卖的药丸来服，始终不能断根。如

果不吃药，烟瘾气痛两种病就一起发作。按照这个药方一贴药服完，烟瘾气痛两种病，都化为乌有了。他的儿子是汪李济堂药店的老板，因为这事大生感激之心，就印刷了这个药方送人。并且依照药方制成药丸、药水，在自己开的各个药店中售卖，希望能救济他人。

(光) 即令要二百张方子来，凡远近知交有信来，皆为附寄一张。有力者令其排印广传。窃念阁下及云雷，悉皆有心利人。宜将此方，长年上报，俾举世咸知，则功德无量矣。

我即刻让人向他要了二百张药方，凡是远近朋友有来信，都附寄一张。有能力的，就让他们排印广泛流传。我想到你和张云雷都有心要利益他人。应该将这个药方，长年登在报纸上，使得举世的人都知道，功德无量啊！

已与云雷谈过，当出半分报费，此费当觅三五有心世道之人均认，则事在必行。于报馆，于自己，皆无妨碍。倘欲戒者，即可顿离此苦，亦救国救民之一端也。

(这件事我) 已经与张云雷谈过了，他会出一半的登报费。这个费用应当找三五个有心挽救世道的人来平均认捐，那么这件事必定可行。对于报馆，对于自己，都没有妨碍。想要戒烟的人（看到了），就可以马上出离这

种痛苦，这也是救国救民的一种方式了。

(光)于广东云南各处，皆随文钞寄去。令其排印此方，普遍传布。前与哈尔滨寄方时，亦令彼觅三五有财力肯利人者出资，于当地两报馆，长年登报，俾本界及外界咸知。

广东、云南各个地方，我都随《文钞》寄了这个方子，让他们排印出来，普遍传布。先前寄给哈尔滨时，也让他们寻觅三五个有财力，肯利益他人的人出资，在当地的两个报馆，长年登报，使得本地方以及其它地方都能看到。

今既亲获灵验，当必能常时登报矣。真办道人，何预他事。但未能通身放下，斩断万缘。不妨带培心地，以救取一半耳（方附集末）。

现在他们既然亲自得到了灵验的效果，想必能够长期将药方登在报纸上了。真修行的人，又何必参与其他事务。但是如果没能全身放下，斩断万缘，也不妨兼带着培植心地，来救取全身的一半了（药方附在文集的末后）。

与徐蔚如居士书五

王弘愿居士，虽则崇信密宗，颇有效验。然始则错认消息，将有未得谓得之失。继由多阅教典，方知错认。次则现虽工夫得力，而虚火上炎，无法自治。

王弘愿居士，虽然他崇信密宗，并且很有效验。然而他在开始时错认了消息，眼看着快要犯下“还没得到就说得到”的过失。继而由于广泛地阅读教典，才知道自己先前是错认了消息。其次，他现在虽然修行工夫得力，却又出现了“虚火上炎”的病症，自己没有办法来对治。

(光) 以此二事，断其密宗一法，不能普被三根，不如净土法门之千稳万当。谓君宿具灵根，见地高超。尚有错认，及受病不知对治之失，则世之不及君者可知矣。

我根据这两点，断定他密宗的修行方法，不能够普被上中下三种根机，不像净土法门那样千稳万当。说他宿世具有灵根，并且见地高超，（而像他这样根器的人）尚且有错认消息，以及受病后不知道如何对治的问题，那么世间不如王弘愿的人会怎样，也就可以知道了。

彼谓密宗高出显教之上，引种种言论以辨。然佛无二心，亦无两法，欲抬高密宗，但当论密宗所以高处。既以密宗之妙处，与显教之妙处证同。是欲推尊而实持平也。

他认为密宗比显教高超，还引用种种言论加以辨析。然

而佛无二心，也无二法。想要抬高密宗，只需要论述密宗高超的理由就行了。而他既然论证了密宗的妙处，与显教的妙处相同。这便是原本想要推尊密教，实际上却证明了密教、显教在同一高度。

彼之所论，乃约教而遗机。(光)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盖契理而不契机，则不能感应道交。所谓说法不投机，便是闲言语矣。大意如此。

他的论述，是针对教理来说的，却忽略了众生的根机。我是结合众生根机来讨论教理对于众生的实际利益。因为（修行）如果只契合教理而不契合根机，就不能够感应道交。所谓“说法如果不合对象的根机，就等于是说没用的闲话”，大意是这样的。

(光)所说多络索，兼以目力不给，凡属信札，概无存稿。一位摄一切位，而从浅至深，行相仍复历然。

我所说的，大多比较罗嗦，又因为视力不好，所以凡是写的信，都没有保存底稿。“一位摄一切位，而从浅至深，行相仍复历然（一位统摄一切位，而从浅位到深位，次第行相仍旧历然清楚。）”

圆融不碍行布二语，最为恰当。盖以圆融，正圆融其行

布。若无行布，说甚圆融。行布，正行布其圆融。若无圆融，则其行布，便成生灭，便属小乘谛理，便非因该果彻之道矣。

以及“圆融不碍行布（理性的圆融不妨碍事修的行持布化）”这两句话，最为恰当。因为说到圆融，正是要使得行持布化圆融无碍。如果没有行持布化，还谈得上什么圆融呢；说到行持布化，正是要将圆融无碍的理性通过事的行持来布化给众生。如果不能做到理性上的圆融，那么所作的行持布化，就成了生灭法，就属于小乘的义理，就不是圆教“因该果海，果彻因源”的大道了。

与徐蔚如居士书六

接手书，及观经嘉祥大师义疏。一再细阅，其文法实在令人迷闷。一句话反覆数说，而义意含糊。兼且只派名义，前不详其所以，后不结其归宿。

接到你的信，以及嘉祥大师为《观无量寿佛经》所作的《义疏》。一次又一次仔细阅读后，觉得其中的文字义理实在令人迷惑茫然。一句话反复多次述说，而意义含糊不清。并且只是指出名称和定义，前面不细说其中的所以然，末后也不总结疏文的指向和归趣。

（光）意此疏，恐未必是嘉祥大师亲笔。当是东洋耳食之徒，冒名而作。否则纵令传写致讹，不致通皆不成文理，杂沓琐碎，绝无显示大义，如须弥高出于海，八风悉吹不动。纵令好为更端者，不能移易一字之处。是为可疑。

我认为这本《义疏》，恐怕未必是嘉祥大师亲笔所写。应当是日本某个喜欢道听途说的学人，假冒嘉祥大师的名字而写的。否则，纵然是在流传抄写过程导致错讹，也不至于全部都不成文理，繁杂琐碎，绝对没有显示出（经文）大义。例如“须弥高出于海，八风悉吹不动”这些即使是平时喜好更改经文的人，也没办法移动更换一个字的的地方。这很值得怀疑。

十一面疏亦然。彼慕吾国高人之名，妄自著书。不知自非高人，冒名亦冒不到耳。又北京近所印书，皆用毛边纸。此纸现视颇好，久则发脆。（光）在京时，见百余年前外之书，纸皆发脆。粗心人翻阅，便见破碎。心窃疑之，而不知其所以。

《十一面疏》也是如此。他们羡慕我们国家高人的名望，妄自著述写书。殊不知自己不是高人，假冒名字也是假冒不到的。另外，北京最近所印的书，都用毛边纸。毛边纸现在看起来很好，时间久了就会发脆。我在北京的

时候，见到一百多年前的书，纸张都发脆。粗心的人阅读时，就会把书翻破。我心里很疑惑，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光绪三十一年，问仁山先生。彼云，被煤烟熏过之故。其说虽有理，亦不能息疑。以藏书多者，岂皆在有煤烟处。红螺无煤，书亦发脆。知先生此言，殆想出之理由，非实验之的据。

光绪三十一年，向杨仁山先生询问这件事。他说是因为书本被煤烟熏过，所以时间久了就发脆。他说的虽然有道理，却也不能平息我的疑惑——藏书的人那么多，怎么会都住在有煤烟的地方呢。红螺山上没有煤烟，书纸也同样会发脆，由此就知道杨仁山先生的回答，大概是出自于想象，而不是实际验证过的确凿依据。

至前年到藏经院，与一老做书者，谈及纸性。因说北京旧书皆发脆，彼云此系毛边。毛边新时觉得厚实坚固，以草料多，竹料少，故久则发脆。毛太重太纸质，不如毛边坚实，但经久不变。外行人多以毛边为美，我等做书各工，亦愿做毛边，以其硬爽好做。实则毛太重太经久。（光）闻，疑心豁释。

直到前年去藏经院，与一位资深的做书人谈到纸张的特

性，因此就对他说北京的旧书都发脆。他说：“这是用毛边纸印的。毛边纸新的时候，给人感觉厚实坚固，但因为纸当中用的草料多，竹料少，所以时间久了就会发脆。毛太纸和重太纸，虽然质感不如毛边纸坚实，但是经久不变。外行人大多觉得毛边纸漂亮，我（资深做书人）这边各部门的做书工人也愿意做毛边纸，因为它硬爽好做。实际上，还是毛太纸、重太纸能经久”。我听了，心里的疑惑一下子解开了。

与徐蔚如居士书七

观经疏，释文释义，甚为疏漏。其科则三四次频标，直是芜蔓不堪。今阁下亦知是伪，似宜令发心者息此刻事，勿令嘉祥大师受诬。

《观无量寿佛经义疏》，文字和义理都有很多疏忽错漏。科文，三、四次频繁地标注，简直是冗杂散乱得难以忍受。现在你也知道这是冒名的著作，最好让发心流通的人停止刻印，以免让嘉祥大师受到诬蔑。

凡流通古人注疏，须择其义理文字，能启发人心，畅彻经义者为准。如此疏文，刻之何益。即令（光）修，亦无生色。若大改换，直成另著，不名为修。

但凡流通古人的注疏，必须选择义理文字能够启发人心，并且能够通彻畅达经义的本子。像这样（即前面所说的伪注）的注疏，刻印它有什么利益呢？即使让我来修订，也不会有什么起色。如果进行很大的改动，就等于是另写，就不叫修定了。

况天台善导各疏，遍法界流通。何不惜金钱，作此无益之事耶。取其嘉者流通，则于古人有光，于后学有益。若不论真伪，并皆流通。则令古人受诬，令后人烦神乱思，而了无利益。

何况已经有天台智者大师（《观无量寿佛经疏》）、善导大师（《观经四帖疏》）的各种注疏，遍法界都在流通。为什么还要不惜金钱，来做这样没有利益的事呢？选择好的注疏本予以流通，对于古人有光彩，对于后学也有利益。如果不论真假，一并都来流通。那么就会让古人受到诬蔑，让后学的人烦神乱思，而没有一点利益了。

祈为彼言之。（光）前年见十一面疏，亦以为伪，特未

形之言论耳。此等书断以不流通为是。

祈望你为他们讲明这个道理。我前年见到《十一面疏》，也认为是伪经，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罢了。这类的书，一定不要流通才好。

与丁福保居士书

近世士大夫，多守拘墟之见。有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相告者，则曰此稗官野史小说家凭空造者，何足信乎。其人亦曾读经阅史，虽见此种事，亦不体察其所以然，其拘墟也仍复如是。

近世的知识份子，大多固守自己的孤执狭隘的见解。有人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事理告诉他，他就说这是不入流的小说家凭空捏造出来，哪里值得相信呢。这种人也曾经读过经典，阅过史书，可即使在这些典籍中见到了因果轮回的事迹，却也不去体察其中的所以然，也仍然保持着执着狭隘的见解。

居士将历史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事，集之于一编之中。上而麟经，下及明史，其事迹的的可考。彼拘墟者读之，当必哑口不敢谓其无稽妄造矣。

居士您将历史典籍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方面的事迹，集录在一本书中。向上追溯到《春秋》，向下延续到《明

史》，书中所录的事迹的的确确可以考证。那些固执狭隘的人读了之后，必然会哑口无言，不敢再说因果轮回是没有根据的虚妄捏造了。

至于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若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一不实践。虽终日奉佛，佛岂祐之哉。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故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各令尽其人道之分，然后修出世之法。

至于学佛，原本就必须先做到为人的本分，然后才可以趋向佛道。如果对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一点也不实际践行，那么即使整天供奉佛，佛又怎么会保佑他呢？实在是由于佛法涵盖了出世入世一切诸法。所以，对于做父亲的人说慈爱，对于做儿子的人说孝顺，让每个人都尽到自己做人的本分，然后修习出世间的佛法。

譬如欲修万丈高楼，必先坚筑地基，开通水道。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且可永久不坏。若或地基不坚，必至未成而坏。

譬如想要修万丈高楼，必先坚固地修筑地基，开通水道，这样万丈高楼才可以修上去，并且永久不坏。如果地基不坚固，必然导致楼未修成就败坏了。

语云，选忠臣于孝子之门，学佛者亦复如是。昔白居易问鸟窠禅师，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欲学佛法，先须克己慎独，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若此人者，乃可谓真佛弟子。

古话说：忠臣要到孝子中间去挑选，学佛的人也是如此。过去白居易问鸟窠禅师说：“什么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想要修学佛法，首先必须克己复礼，慎独寡过，事事都从心地里真实地去做，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

若其心奸恶，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何异先服毒药，后服良药。欲其身轻体健，年延寿永者，其可得乎。

如果他的心地奸邪恶毒，却想要借佛法来免除罪业，这就等于先吃毒药，再吃良药，借此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轻爽，延年益寿，这怎么可能呢？

实验一书，堪破此弊。流通于世，大有利益。又苏州彭希涑曾辑二十二史感应录，于历史中，摘录因果事实百八十余条。不知阁下曾有此书否。若有，宜一并排印，以辟拘墟者之眼界。

《六道轮回录》这本书，能够破除这个弊病。流通在世间，有很大的利益。另外，苏州彭希涑曾经编辑《二十

二史感应录》，在历史书籍当中，摘录因果事实一百八十多条。不知你有没有这本书？如果有，应当一起排印，来开辟那些固执狭隘之人的眼界。

又二十四史，奇事固多。居士博览无遗。宜将非凡情所测之事，如欲海回狂后所标者，并诸因果轮回等事，尽录而辑作一书。以为治国安民，了生脱死之一助，则其功德大矣。不知肯满我愚愿乎。

再有，二十四史当中，奇异的事很多，而您都博览无遗了。应当将其中那些凡夫情见不能测度的事迹（如《欲海回狂》后面所标示的），连同因果轮回等事迹，全都摘录出来编辑成一本书。以此作为治国安民，了生脱死的辅助，这个功德就很大了。不知道您肯不肯满足我庸愚的心愿呢？

复宁波某居士书

接手书，知治习之心，唯勤唯切。而消习之效，未得未见。其故何也。盖以生死心不切，而只将此超凡入圣，消除惑业，成就净念，作口头活计，故无实效也。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对治习气的心，很殷勤很迫切。而消除习气的效果，却没能得到、见到。这是什么缘故呢？

大概是因为了脱生死的心不恳切，对于超凡入圣，消除惑业，成就净念，仅是口头上说说，并没有切实遵行，所以没有实际的效果啊。

倘知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净土法门更为难闻。今幸得此大丈夫身，又闻最难闻之净土法门。敢将有限光阴，为声色货利消耗殆尽。令其仍旧虚生浪死，仍复沉沦六道，求出无期者乎。

假如知道人身难以得到，佛法难得听闻，净土法门更加难以听闻。而我们今生万幸能得到这个大丈夫身，又能听闻到这个最难遇见的净土法门。怎么敢让有限的光阴，在声色货利中消耗掉，以至于使我们仍旧虚妄地在生死大海中流浪，仍然在六道当中沉沦，而没有出离之日呢？

直须将一个死字（此字好得很），挂到额颅上。凡不直贪恋之境现前，则知此吾之镬汤炉炭也。则断不至如飞蛾赴火，自取烧身矣。

应该将一个“死”字（这个字非常好），挂到额头上。凡是不应当贪恋的境界现前，就知道这是我的镬汤炉炭（盛满开水的大锅，烧红的炭火）。那么就绝对不会像飞蛾一样奔赴火中，把自己烧掉了。

凡分所应为之事，则知此吾之出苦慈航也。则断不至当仁固让，见义不为矣。如是则尘境即可作入道之缘。岂必屏绝尘缘，方堪修道乎。盖心有所主，不随境转，则即尘劳为解脱。

凡是遇到分内应该做的事情，就会知道这是我出离苦海的慈悲舟航。也就绝对不会当仁固让（在可以实行仁爱的时候却努力避让），见义不为了。这样一切的凡尘境遇都可以作为我们入道的殊胜因缘。哪里是必须屏绝了尘缘，才能修道呢？只要心念有所主宰，心不随着境缘而转变，就等于是把尘世的劳苦当成了解脱的路径啊。

所以金刚经屡屡令人心不住相。发心度尽一切众生，而不见能度之我，所度之人与众生，并所得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方为真行菩萨道。

所以《金刚经》屡屡教人心不住相。发心度尽一切众生，而不见能够救度众生的我，所要救度的人与众生，所得到的无余涅槃之寿者等各种境相，才是真正在行菩萨道。

若见有我为能度，生为所度，及无余涅槃之所度法者。虽则度生，实于一乘实相之道，未能相契。以不了众生当体是佛，佛性平等平等。妄起凡情圣解，致无为利益，

成有为功德矣。何况声色货利之贪恋黏著乎哉。

如果有“我是能度众生的人，众生是我所度的对象，无余涅槃是度众生的法”等分别。那么虽然是救度众生，实际上还是没能与一乘实相之道相契合。因为不明了众生当体是佛，佛性平等的道理，所以就妄起凡情圣解，致使无为利益，成了有为功德。更何况还有对声色货利的贪恋不舍呢。

然人生世间，不可无所作为。但自尽谊尽分，决不于谊分之外，有所觊觎。士农工商，各务其业，以为养身养家之本。随分随力执持佛号，决志求生。凡有力能及之种种善事，或出资，或出言，为之赞助。否则发随喜心，亦属功德。以此培植福田，作往生之助行。如顺水扬帆，更加橹棹，其到岸也，不更快乎。

然而一个人生在世间，不可以无所作为。只需要各自尽好自己的道谊本分，决不在自己的道谊本分之外，另外有所企图。在士农工商等不同行业，都各自做好自己的事业，作为养活自身和家庭的根本。随着自己的本分能力来执持佛号，决心求生西方。凡是有能力做到的种种善事，或者出钱，或者发言，来加以赞助。否则，发随喜赞叹的心，也是功德。以此来培植福田，作为往生的助行。就好像顺水扬帆，更加上船桨的帮助，船不就可

以更快到岸了吗？

腊月三十日，乃一岁之尽日。倘预先未曾打叠得好，则债主怨家，群相系缚，那容你过。临命终时，乃一生之腊月三十日也。倘信愿行资粮未具，贪瞋痴恶习犹存。则无量劫来怨家债主，统来逼讨，那肯饶你。

腊月三十，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如果预先没能安排好，那么债主和怨家，都会来牵缠你，哪能容许你好好的过这个年。临命终的时候，是一生中的腊月三十。如果信愿行的资粮没有准备，贪瞋痴的恶习仍旧存在。那么无量劫来的怨家债主，都来逼迫讨债，哪里肯饶过你。

莫道不知净土法门者，无可奈何，随业受生。即知而不务实修者，亦复如是，被恶业牵向三途六道中，永永轮回去也。

（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不知道净土法门的人，只能无可奈何随着业力的牵引而去受生。即使那些知道净土法门而不从事于实际修持的人，也是一样，被恶业牵向三途六道当中，永久地轮回去了。

欲求出苦之要，唯有念念畏死。及死而堕落三途恶道，则佛念自纯，净业自成。一切尘境，自不能夺其正念矣。

想要求得出离生死苦海的切要方法，只有念念存着对于死亡，以及死后堕落恶道的畏惧，那么佛念自然纯一，净业自然成就。一切尘世境缘，自然也就不能够夺取他的正念了。

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内之根身，外之器界，五蕴包含净尽。能见其是空，则即五蕴，离五蕴。法法头头，皆是大解脱法门，大涅槃境界矣。

《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内在的六根色身，外在的山河万物等器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全都包含了。能够见到五蕴是空，那么就是借助于五蕴，来寻求脱离五蕴。如此一来，每一法每一事物，就都是大解脱的法门，都是大涅槃的境界了。

与友人书

凡为善知识，一举一动，皆有关于如来慧命，众生善根。非止升座说法，方为宏法利生也已。

凡是善知识，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如来的慧命，以及众生的善根。并不是只有升座说法，才算是宏法利生。

吾读续传灯录，见投子颙（y ó n g ）禅师，有大智慧，具大作略。升座而左右顾视，能令富郑公直下知归。从

兹力参，径造其极。

我读《续传灯录》，看到投子山的修颺禅师，有大智慧，有大作为。他登上法座后只是左右看一下，就能让富郑公（富弼）立刻明白归途趣向，从此努力参究，直到登峰造极。

而以十余担行李，令司马温公欲见而中止。毕生于如来大法，自己本性，为门外汉。使颺师一钵一杖，则温公未必不如郑公。而温公以吹毛求疵，自失钜益。颺师以什物过多，损众福田。有法道之任者，俱宜鉴之。

然而（颺师）却因为有多担的行李，从而使得司马光中途打消了拜见他的念头，也就导致司马光尽其一生当中，对于如来的大法，以及自己的本性，都成了门外汉。假如修颺禅师平时只有一个钵盂、一柄禅杖，那么司马光最后的成就未必不如富郑公。司马光因为吹毛求疵，过于计较，致使自己失去了巨大的利益。而修颺禅师则因为日常用品太多，从而损害了众生的福田。有弘扬法道责任的人，对此都应该好好加以借鉴。

复岳仙峽居士书

若欲此生亲得实益，当依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可决定了生脱死。若不依念佛法门，且莫说未得

佛教之真传者不能了，即得亦不能了。何以故。

如果想在这一生亲身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就应当依靠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西方，那么就决定可以了脱生死轮回。如果不依靠念佛法门，不要说没有得到佛教真传的人不能了脱生死，就算得到佛教真传的人也不能了脱。为什么呢？

以得真传，乃大彻大悟，非是实证。证则可了，悟则未了。修余法门，皆须断惑证真，方了生死。

因为（所谓）得到佛教真传，指的是大彻大悟，并不是实际证得。实际证得就可以了脱，仅仅悟到是不能了脱的。修其他法门，都必须断除惑业，证得真常，才能了脱生死。

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正助合行，不但决定往生，而且品位优胜。不但精粹纯笃之人，决定往生。即五逆十恶之流，临终能生大惭愧，生大怖畏，志心念佛数声，随即命终者，亦得决定往生。

修习净土法门，只要具有真信切愿，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同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样正行和助行共同修习，不但决定可以往生西方，而且往生的品位还非常

优胜。不但精进纯粹笃力修持的人决定能往生。即使那些犯下五逆十恶极重罪恶的人，临终时如果能生出大惭愧心、大怖畏心，至诚恳切地念佛数声，之后紧接着就丧命了，他们也同样决定可以往生西方。

以佛慈广大，专以度生为事。一念回光，即蒙摄受。所谓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也。末世众生，不依净土，修余法门。但得人天福报，及作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以无力断惑，则生死根尚在，何能不发生死之苗芽乎哉。

这是因为佛的慈悲愿力广大无边，专门把救度众生作为自己的事业。众生只要能一念回光，就会得到佛的摄受。这就是所谓的依仗佛的大慈悲力量，带着宿业往生西方啊。末法时期的众生如果不依靠净土法门，而去修其他法门，就只能得到人天福报，以及种下未来得度的因缘而已。因为没有能力断除惑业，那么生死轮回的根依然存在，哪能不萌发生死的苗芽呢。

与扬州万寿寺寂山和尚书

久仰高风，未获一晤。幸由通公开蒙法缘，得承警欬。而且不轻末学，下询刍蕘。感愧之私，笔难尽述。

很久就仰慕您的高尚风范，没能与您见上一面。很庆幸由于通智法师所著《楞严开蒙》的法缘，得以承听您的

妙语。而且您不轻视后学之人，屈尊向下询问我的浅见。

（末学）我感动惭愧的心，用笔墨难以述说。

昨悟开师一接华翰，即持以相示。知黎端甫居士，已允修治，刻期告圆。晚喜出望外，不禁手舞足蹈。公在山时，晚亦议及黎公。但虑应聘校对地论，恐不暇及。今既允公请。足征大士智慧，犹如日轮当午，大地普照，非我辈持萤火以寻行墨者可比也。

昨天悟开师一接到您的信，就拿来给我看。看过以后知道黎端甫居士，已经答应修订《楞严开蒙》，在预定的期限内即可圆满完成。我为此喜出望外，不禁手舞足蹈起来。通智法师在普陀山的时候，我也曾提到黎端甫居士。但考虑到他已经应聘校对《十地经论》，恐怕没有多余的闲暇。现在他已经答应了通智法师的邀请，这足以证明大菩萨的智慧，就像正午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不是我这类借着微弱的萤火光亮来寻对几行文字的人可以相比啊。

然通公开蒙，实纂集诸家菁华。其于发挥理性，可谓深切著明。但以赋性率真，不事支末。故于措词立言，不无参差疏漏之弊。

通智法师所著的《楞严开蒙》，实在是纂集了诸多注本

的精华。这本书对于理性的发挥，可以说是深入切要而又显明。只是因为他天性率真，不注重细枝末节。所以书中的措词和表述，不是没有差错和疏漏。

若夫略玄黄而取神骏，须待得意忘言之人。玩图象而怖真龙，每多寻行数墨之士。若不大加修治，决难三根等益。

略玄黄而取神骏（忽略马的颜色而求取神骏的内质），这样的事，必须等待那些已经得到了真意，从而忘却了言语的人（按，参见陶潜《醉酒》诗句）；至于玩图像而怖真龙（喜好龙的图案却害怕真正的龙），做这类事的，大多是些咬文嚼字的人。（从文字措辞来看，《楞严开蒙》一书）如果不大加修订，决定难以普遍地利益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众生。

窃思鲁史春秋，一经仲尼笔削，遂成千古致治之大经。憨山全集，因嘱谦益修治，即为随藏流通之妙典。古既如是，今亦宜然。只期彻露庐山真面，不必确守原稿成规。

我想到鲁国的国史《春秋》，一经过孔子的删改订正，就成了千古流传治国安邦的大经。《憨山大师全集》，因为嘱咐钱谦益加以修订，就成为了录入大藏经流通的

妙典。古时候既然是如此，现今也应该这样。只期望彻底显露庐山真面目，而不必拘泥于原稿。

譬如拆倒五凤楼以重修，打散左氏序以另集。材料虽则仍旧，结构须随所宜。不妨以柱为梁，一任截长补短。文之赘者去之，义之阙者补之。宜在前者移之于前，当在后者置之于后。

譬如拆倒五凤楼重新修建，打散《春秋左传》另外集录。材料虽然是旧的，然而结构必须随所适宜。不妨以柱子为横梁，听凭修订的人截长补短。文字多余的去除，义理缺少的补充。适合在前面的，移到前面，应当在后面的，放到后面。

俾大佛顶理，圆通常性，与夫若义若文，悉皆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上中下根，无一目了然，各获钜益。庶可令通公黎公我公之本怀，究竟舒畅矣。

使得《大佛顶首楞严经》的深理，二十五圆通的真常法性，以及经文的义理文字，全都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得上、中、下三种根机的人，全都能够一目了然，各自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样，或许可以让通智法师、黎端甫居士，以及和尚您的本怀，究竟舒畅啊！

若限以两月告圆，恐致成略加雠校。日期过促，黎公之匠手莫形。修治不精，通公之婆心仍晦。刊而传之，欲与楞严诸注，并寿于世，恐难必矣。宜革欲速见，多限数月。俾得反复研究，谛审精修。自然上契诸佛之妙心，下满诸公之宏愿。罄来际以流通，尽生界而得度也已。

如果限定在两个月完成，恐怕结果只是略微加以校对而已。日期过于仓促，黎端甫居士高明的妙笔就无从施展；修订如果不精准严密，通智法师的一片婆心就仍然不能彰显。刊印流传出来之后，想要与《楞严经》的各种注解，一并久住于世间，恐怕难以确保啊。应该打消想要快速成书的想法，多宽限几个月，使得黎公能够反复研究，谛实审察，专精修订。如此一来，自然向上可以契合诸佛之妙心，向下可以满足诸位的宏愿，尽未来际而流通不绝，尽众生界而化度无穷了。

疏首题名，二公并书。初云忆莲沙门通智寻源述，次云端甫居士黎养正重治。虽黎公心游华藏，志在利人，悟人我以皆空，了自他之不二。然在吾人感恩颂德分上，固应如是施設也。

疏文开头的署名，二位大德的尊名一并写上。先写“忆莲沙门通智寻源述”，再写“端甫居士黎养正重治”。虽然黎公端甫居士已经心游华藏世界，志在利益他人；

悟到人我皆空，明了自他不二。然而就我们感恩颂德的本分而言，自然还是应当这样安排。

修治已讫，即付手民，不须寄来。黎公儒门山斗，法海津梁。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若非观音普贤之应化，定是方山无为以再来。所有著述，机理双契。倘悬之国门，易一字者，赏以千金。当穷年竟月，无一人敢一著笔。有何所疑，尚须傍人相证耶。待至全部刻圆，即祈普惠法施。

修订完成之后，就交给排字工人，不必再寄来给我了。黎公是儒门的泰山北斗，是佛法大海的津梁。他宗门教下通达无碍，行持悟解相应相合。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的应化示现，就一定是李通玄、杨杰转世再来。他所有的著述，都做到了根机教理两相契合。如果将他的著述悬挂在国门上，发出告令：有谁能更改一个字，就赏千两黄金，想必穷尽年月，也没有一个人敢下一笔。他的修订有什么值得怀疑，还须要别人来证明吗。等到书全部刻好，就祈请普遍地布施流通，也寄给我一部。

晚虽盲目，不能亲见日光，然长夜重昏之中，常欲蒙其照烛也已。临颖依依，不任神驰。

晚辈我虽然如同瞎眼，不能够亲自见到太阳光辉，然而

在长夜昏黑之中，也常常想要蒙受太阳的照耀啊。拿着笔依依不舍，心神虽然奔驰不停，还是就此搁笔吧。

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

东风解冻，企阐显密融通之宗。化日舒长，愿蒙佛顶圆满之光。

春风化开冻雪，想要阐扬显密融通的宗旨。白日渐渐悠长，祈愿蒙受佛顶圆满的祥光。

恭维端甫黎公大居士，夙植德本，乘愿再来。博极群书，深入经藏。悯象教之衰颓，明法性之纲要。出言成章，机理双契。立愿济世，解行俱崇。破梦醒迷，震惊心之霹雳。扶教宏宗，施当头之棒喝。而且成人之美，不辞劳苦。曲引末学，和光利物。若非普门应现，维摩后身者，俦克如是也耶。

黎端甫大居士，夙植德本，乘愿再来。博览群书，深入经藏。怜悯佛教的衰颓，阐明法性的纲要。出言成章，根机教理双双契合。立愿济世，悟解行持都达到了崇高的境界。破除昏梦，警醒迷人，震响惊心动魄的霹雳法鼓。扶持教下，宏扬宗门，施设当头的棒喝。为了成就他人的美事，不辞种种的劳苦。迂回方便地引导末学之人，掩抑自己的华光利益一切众生。如果不是像观世音

菩萨，维摩诘居士那样的大菩萨再来，怎么能够如此呢？

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宗教门高，末由进步。权依净土，以为躲根。天姿陋劣，故无从广参知识。客路岭（lǐng）嶂（zhàng），因廿载寄食普陀。壬子仲冬，得睹佛学丛报。始知宏法大士，多现儒门。欢喜感叹，非言可喻。

印光小时候没能好好学习，长大了一无所知。宗门教下的门槛太高，没有办法进入。只能依着净土法门，来填补自己根机的不足。（印光）天姿浅陋低劣，所以无法广泛参访善知识。娑婆的旅途中孤单一人，因此二十多年寄居在普陀山上挂单。壬子年（1912）十一月，看到《佛学丛报》，才知道宏法大士，大多示现在儒门。欢喜感叹的心情，不是语言所能够表达。

其于阁下著述，更加钦佩。但恨根钝骨朽，不能常侍丈室，叨蒙雕琢耳。季秋万寿寂公，以开蒙因缘，俯临光舍，因劝重治。注意于公，又虑其力不暇及。幸三宝加被，预示梦兆，得蒙俞允。幸何如之。

对于阁下的著述，更是钦佩不已。只是遗憾自己根机愚钝，身体衰朽，不能常常随侍身旁，蒙受您的雕琢。九月，万寿寺的寂山和尚，因为《楞严开蒙》的因缘，光

临印光的寮舍，因此劝他重新修治这本书。他有意请您来做这件事，又怕您没有功夫顾及。幸好三宝加被，预先在梦中显示了征兆，随即得到了您的应允。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幸呢。

寂公即函示其由，期以两月告成。光以公未详睹原稿，彼未细陈修法。恐公但随彼意，略加雠校。因稍陈梗概，以致寂公。不意转蒙莲鉴，感愧无极。兹于除日，得承手教。足征我公接物阅经，直同洪钟在虞（jù），有叩则鸣。宝镜当台，无形不映。感荷感荷。

寂山和尚随即写信，说明其中的缘由，希望您两个月完成。印光认为您当时或许还没有详细看过原稿，寂山和尚想必也没有详细向您说明修治的办法。从而担心您只是随他的心意，略微加以校对而已。因此写信给寂山和尚，稍稍陈述了其中的梗概。不料想承蒙您看到了我的信，感慨惭愧极了。现于除夕，又得到您来信亲笔指导。这足以征示黎公您接人待物，阅历经世，就如同洪钟悬在钟架上，有人叩击就会鸣响。又如同宝镜放在镜台上，没有形像不被映照。感谢感谢。

窃谓开蒙草稿，虽属通公。其发挥润色，全仗阁下。若精神不给，只得将计就计。倘色力强健，何妨于显宗外，

处处另标密宗纲要。俾阅者知显密圆通，法门无二。

印光私下认为《楞严开蒙》的草稿，虽然是通智法师所作。然而这本书的发挥与润色，全要仰仗阁下您。如果精力不足，也只好按照原稿的框架修订。倘若精力强健，不妨在显宗的义理之外，处处另外标出密宗的纲要。从而使读者知道显密圆通，法门无二的道理。

事修宜一门深入，理性固二法融摄。当不惜如椽之笔力，使佛顶放圆满之光明，以普照于尽未来际一切有情也。

事修应该一门深入，理性固然二法圆融含摄。应当不惜挥动您椽条般的妙笔，使佛顶放圆满之光明，来普照尽未来际一切有情啊！

又末世讲家，每好谈宗。致令听众，多随语转。窃谓禅家机语，绝无义味。唯就来机，指归向上。只宜参究，何可讲说。如是讲经，唯超格大士，能得其益。其他中下之流，尽受其病。

另外，末世的讲经之人，每每喜好谈论禅宗。致令听法的人，大多随着语言所转。我认为，禅家的机锋转语，绝对没有解释义理的成分，只是就着来人的根机，指归向上。这些话只适合借以参究，哪里可以用来讲说呢。像这样讲经，唯有超越常格的大士，能够从中得到利益。

其他中下根之人，全都蒙受了其中的弊病。

于宗则机锋转语，不知力参，妄自以义路卜度。于教则实理实事，由非己境，便认作寓意表法。以宗破教，以教破宗。近世流弊，莫此为甚。伏祈出广长舌，拯此沉溺。

由此，对于禅宗的机锋转语，不知道努力参究，却错妄地从求解义理的角度去卜度思量；对于教下的实理实事，由于不是自己所能亲证亲见的境界，就将其当成是寓意表法。就这样，用宗门破除教下，用教下破斥宗门。近世佛法的流弊，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恳请您出广长舌，挽救这个沉溺的局面。

又悟开师宿根固深，好胜心切。始则专意禅宗，藐视净土。后预通公法会，从兹渐生信心。但负性狂妄，志愿则高不可扳。

另外，悟开师的宿根固然深厚，然而好胜心切。一开始专门注重禅宗，轻视净土。后来参加了通智法师的讲经法会，从此渐渐生起信心。但是他禀性狂妄，志愿过高没办法扳回；

色力尪（w āng）羸（l éi），行持则远难相应。

去冬曾露本心，光遂深加呵斥。奈执心过重，岂能挽回。不意亦白阁下。冬月廿一，抱病回山。与其师兄叙外面事未毕，即不能言。至次日未刻即逝，有何祥瑞感应之可言也。

体力虚弱，实际行持很难与他的志向相应。他曾在去年冬天流露出他的真实心意，我于是深深加以呵斥。怎奈他执着心太重，哪里能挽回。没想到这件事他也告诉阁下了。十一月二十一日，他抱病回普陀山。与他的师兄谈外面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就不能说话了。到了第二天，下午未时（1--3 点）就去世了，有什么祥瑞感应可说呢？

杨次公谓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悟师非不信有西方，但以爱根固结，念头不一。平生所期，皆成画饼。其求见道，求临终普现瑞相，皆其爱根发露处。打头不遇作家，到老终是骨董。悟师之谓也，哀哉。

杨杰先生说：爱见之心如果不重，就不会投生到娑婆世界。求生西方的志愿不专一，就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悟开师不是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但因为爱根坚固结缚，念头不能专一。导致平生所期望的，都成为了画饼。他求见道开悟，求临终普现瑞相，都是他爱根显露的地方。所谓“开头没有遇到明眼的善知识，到老了终究是无所

成就”，说的就是悟开师了，悲哀啊！

又壬子腊月，因念佛学丛报，印用洋纸，不如本国纸之耐久。致诸公所著奇文伟论，因用纸失当，不能经久广益。遂不避罪责，略陈鄙怀。事虽数条，唯此为主。于癸丑正月初，寄至编辑所。岂料一乘濮公，嫌其芜秽，绝不寓目。

还有，壬子（1912年）腊月，因为想到《佛学丛报》，印刷使用的洋纸，不如本国纸那样耐久。这将导致诸位先生所写的奇文伟论，因为用纸失当，不能长时间广泛地利益大众。于是就不避罪责，写信大略陈述我浅陋的心意。所写的事情有几条，以这件事为主。在癸丑（1913年）正月初，寄到编辑部。没料到濮一乘居士，嫌我的信杂乱，没有看一眼。

高居士来，重为抄录，企转达诸公，以详知洋纸之害。不知曾蒙青盼否。现虽丛报停版，亦须仰白者。以洋纸之害，甚于洪水猛兽。穷国，屈民，断灭儒释圣教，其祸无有底极。企有力大人，遏此习风，以福同胞而永法道耳。

高鹤年居士来普陀山，重新将这篇文章抄录下来，希望转达给诸位先生，使诸位详细知道洋纸的危害。不知可

曾蒙您的慧眼看到？虽然《佛学丛报》已经停版，但也必须禀告您，其原因在于，洋纸的祸害，超过了洪水猛兽。可以导致国家穷困，人民屈辱，进而断灭儒释圣教，这种祸害无穷无尽。希望有能力的大人物，能够遏止这个风气，来造福同胞，来使法道永久地坚固。

楚青狄公，有志流通。有正书局，近印数种，皆用洋纸。若不痛示利害，将来各处所刻大藏，定难免用。则是以流通而致速灭亡。此不慧所痛心疾首，吁诉无门者。

狄楚青居士，有志流通佛经善书。近来在有正书局印了多种，都是用洋纸印的。如果不痛切揭示其中的利害关系，将来各处所刻的大藏经，一定难免也用洋纸。这就成了因为流通佛法而导致佛法快速灭亡。对于这件事，愚钝的我痛心疾首，想要哀叹诉说，却找不到门路啊。

今幸蒙垂教，故敢上呈。我公学冠通国，道高当世。交游遍于中外，言论服于人心。恳祈普告宏法诸公。并撰述鸿文，长登报纸。俾举世同胞，咸知祸害。凡属圣贤传世经书，及契约文凭，概勿用此。庶三教不至速灭，五族同沾洪惠矣。

现今有幸承蒙您的垂教，所以大胆地说出我的心事。您学冠全国，道高当世。交游遍于中外，言论折服人心。

恳祈您普遍告知宏扬佛法的诸位先生。并就这件事撰述鸿词美文，长年登在报纸上。使全天下的同胞，都知道洋纸的祸害。凡是圣贤传世的经书，以及契约文凭，一概不要用洋纸印刷。从而使得释、儒、道三教不至于快速灭亡，汉、满、蒙等五族共同受到巨大的恩惠啊！

与张连胜总戎书（代友人）

禹甸春回，尧天日永。北苑梅开，花陈箕畴之五福。东园竹秀，叶报华封之三多。恭维总戎张大人，才兼文武，职任爪牙。

神州大地回春，明主盛世永久。宫苑中梅花盛开，仿佛陈述着箕子在《九畴》中所说的五种福德；东园里翠竹挺秀，这竹叶报告着华州守封之人所祝祷的寿多、福多、男多。恭敬赞叹总兵张大人，文武双全，担任国家的要职。

道随时以畅茂，爵共日以高升。入春以来，荣膺尊秩。而复地近南海，密迩观音。此乃多生多劫，于大士所，曾种善根。及大士悲心，欲仗其威力，护持法门之所致也。其道体康泰，起居纳福，可以不卜而知矣。慰慰祝贺。

道行随着时间日渐地畅茂，官爵随着日子一步步的高升。

入春以来，您荣耀的担任总兵一职。而且任职的地方又靠近南海，接近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是您多生多劫，在观世音菩萨座下，曾经种下过善根。以及观世音菩萨慈悲，想要凭仗您的威力，护持法门的缘故。那么您的身体康泰，起居纳福，不用占卜就可以知道了啊。高兴地祝贺您。

窃念普陀，乃大士应化之地。历朝敕建，举世钦崇。而尤与总戎，有大因缘。往古则不及详，近世有大功勋于此山者有三。明万历年间，总戎侯公继高。讲武之暇，纂修山志。护持流通，拳拳于兹。

我想到普陀山，这是观世音菩萨应化的地方。历朝历代皇帝敕命修建，全天下的人钦敬崇仰。而尤其与任职为总兵的人，有很大的因缘。早前的就不详细说了，近世对于普陀山有大功业的有三个人。明朝万历年间，总兵侯继高。在讲习武事的空暇，编修《普陀山志》。在普陀山勤恳诚摯地护持流通佛法。

国初以来，海氛不靖，山寺颓败。至康熙廿八年，世道升平，翠华南幸。总戎黄公大来，启奏名山废坠状。随即赐帑（tǎn g）敕修。而黄公未经一年，即升尊爵。建国初年以来，海上动乱不安，寺院颓败。到了康熙二

十八（1689）年，世道太平，皇帝南巡。总兵黄大来，启奏康熙皇帝，禀明了普陀名山废置颓坠的状况。皇帝随即赐给国库的钱财，敕命修建。而黄大来不到一年，就升职了。

次年总戎蓝公理莅任，奉旨监造。鞠躬尽瘁，竭力经营。佛事王事，一肩担荷。前后两寺，为立生祠，永随大士享受香火。而于黄公，亦设祠祀之。其他武臣，护持此山者，多难枚举。

第二年总兵蓝理到任，奉圣旨监造寺院。鞠躬尽瘁，竭力经营。佛法事务和国家政务，一肩承担。前普济寺、后法雨寺两寺，都为他立了长生祠，永远随着菩萨享受香火。对于黄大来总兵，也设了祠位来祭祀他。其他武臣，护持普陀山的很多，难以一一举出。

良由武臣，每当两军对垒，锋矢交驰之际。多默念大士，密蒙护佑。由之立战功，致太平，故致然也。纵时属靖谧，亦藉大士威力，镇军威于遐域，消祸乱于未萌。唯其沐恩也深，故其报恩也切。唯其报恩也切，故其食报也厚。

这实在是由于武将每每在两军对垒，刀锋箭矢交驰的时候，默念观世音菩萨，秘密中蒙菩萨的护佑。由此建立

战功，开创太平，所以才能如此（用力护持）啊！纵然是太平安宁的世代里，也要借助菩萨的威力来壮大军威，使边远之地得以镇守，使祸乱还没萌发就被消除。他承沐菩萨的恩德很深，所以他报恩的心也很切。他报恩的心很切，所以他的果报也很丰厚。

如黄蓝二公，及近世曾彭左等诸公，莫不皆然也。现今时值末法，法弱魔强。每有无赖之徒，混入法门。不守清规，败坏佛法。由是不达深理之儒士，见此游行人间造作恶业之僧。遂谓举世僧众，无不如是。从兹一唱百和，诽谤沮遏。甚至毁废寺宇，焚烧经像。

如黄大来、蓝理二公，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等诸公，没有不如此的。现在正值末法时代，法弱魔强。每每有无赖之徒混入佛门。不守清规戒律，败坏佛法。因此不通达佛法深理的儒家人士，见到这些游行人间，造作恶业的僧人。就认为全世界的僧众，都是这样的。从此一唱百和，诽谤抵制佛法。甚至毁废寺院，焚烧经像。

不知玉虽出于昆冈，必玉隐而石露。若不钻凿，则止见其石，不见其玉。以不见玉，遂欲措以烈火，则因恶顽石而尽焚美玉矣。

却不知道美玉虽然出在昆仑山，必定是美玉包裹在石头当中。如果不加以钻割雕凿，那么就只见到石头，见不到石头中的美玉了。因为见不到美玉在中，于是就想丢尽烈火中焚烧，这就是因为厌恶顽石而焚尽了美玉啊。

昔人负荆山之世宝，尚且两获刖足。况负无上大涅槃山实相妙宝者，而世俗知见，何能识之，宜其频加毁辱也。

古人和氏背负荆山的稀世宝玉，以献国主，尚且两次被砍去腿脚。何况是背负无上大涅槃山，实相妙宝的僧人，那些怀着世俗知见的人，如何能够识别呢？也难怪他们要多次地加以毁辱了。

伏愿阁下，护持名山，摧邪辅正。以国家之爪牙，作大士之金汤。继黄蓝之芳踪，抉俗眼之翳膜。其食报也，当必果证无生，地登不退。成正觉于将来，作调御之丈夫。岂第印变成方，秩转为文。百年福寿，裔世联芳而已哉。

伏愿阁下您，护持普陀名山，摧破邪魔，辅助正法。以国家的武装，作菩萨的护法。继承黄大来、蓝理的美好足迹，剔除世俗人眼里的隔膜。那么您的果报，必定是证无生果，登不退地。在将来成等正觉，作调御丈夫。

哪里只是高官厚禄，名垂史册，福寿百年，子孙贤达而已呢。

复张云雷居士书一

梁任公，有出群之才，值相忌之世。何不卷而怀之，赋归欤而力究出世大法，以期彻悟本具妙性。又须力修净业，回向往生。俾所悟者，一一亲证。然后乘大愿轮，示生浊世。以不思議神通变化，作对治法。

梁任公（梁启超），有出众的才华，却生在了互相猜忌嫉妒的时代。为什么不隐藏自己的才干，吟唱着“归欤”回到故乡，来努力穷究出世的大法，以期望彻悟自己本具的妙真如性呢？同时还必须努力修习净业，回向往生西方。使自己所悟到的，一一都能亲身证得。然后乘着大悲愿力，示现在五浊恶世。以不思議的神通变化，作为对治方法。

于强弗友，刚克。變（xi è）友，柔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此大丈夫继往开来，自利利他之究竟实义。于此时此世，而不竭力研究。徒存忧世之心，不免危身之虑。乃英雄豪杰愤世闷时之迹，非圣贤素位而行，乐天知命之本色也。

对于强硬不可亲近的人，以刚强度化他；对于和顺可亲

的人，以柔和度化他。无论上、中、下根，没有一个不受到度化。这是大丈夫继往开来，自利利他的究竟真实意义。在此时此世，不去竭力的研究，却白白存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又不能免除危及自身的忧虑。这是英雄豪杰愤恨于世事，苦闷于时运的行迹，不是圣人贤士素位而行，乐天知命的本色啊！

宿生培此慧根，固不容易。倘不于此专精致力，以期亲证。则如坯器未火，经雨则化。光阴短促，人命几何。一口气不来，即属后世。未证道人，从悟入迷者，万有十千。从悟增悟者，亿无一二。忍令无上法器之坯，经再生之雨，而复为尘土乎哉。

过去生中培植这个慧根，自然是很不容易的。倘若不在佛法上专心精进，努力修持，以期望亲自证道。那么就如同泥土制作的坯器没有经过火烧，一经雨淋就会化掉。光阴短促，人的一生命能有多长呢。一口气不来，就奔赴下一世了。没有证道的人，再受生后，从觉悟转入迷惑的，一万个当中有五千双；再受生后，觉悟有所增加的人，一亿个当中没有一二个。难道忍心让无上的法器的优质坯型，经受再生转世的雨水浇注，从而又变成尘土吗？

任公与光，素无交情。近以谬听人言，亦可攀为知己。知己者为知己谋，须于大体统处立言，方不失为一言相契，毕生知己之谊也。不知梁公视此，为竖点头乎，抑横摇首乎。祈以此意转达之。

梁任公（梁启超）与我，从没有过往来。近来因为无意中听到他人的描述，觉得也可以将他攀为知己。为知己谋虑事务，必须立足于大局纲领来提建议，方才算得上是一句话相投，一辈子知己的友谊啊！不知道梁任公（梁启超）看到这里，是点头呢？还是摇头呢？祈望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他。

复张云雷居士书二

入佛问答一书，导引未悟，令生正信。随机开示，渐入渐深。赠送结缘，诚属莫大功德。然此系泛论入佛事理。虽亦偏赞净土，实未大畅厥旨。

《入佛问答》这本书，引导尚未觉悟的人，令他们生起正信。随众生根机而进行开示，使他们能够渐渐深入佛法。将这本书赠送结缘，实在是有很大的功德。然而这本书，只是泛泛讨论进入佛法门庭的事理。虽然也偏重于赞扬净土，但实际上没能畅显净土法门的宗旨。

若已有信心，当阅净土诸书。若不能多阅，其最显豁者如径中径又径一书。采辑诸家要义，分门别类，令阅者不费研究翻阅之力，直趣净土壶奥。于初机人，大有利益。

如果是已经对佛法有信心的人，则应当阅读净土宗的各种典籍。如果不能广泛阅读，那么其中最豁然显明的要数《径中径又径》这本书，它采辑了诸家的要义，分门别类列举，令阅读的人不用花费研究翻阅的力气，而直接趣入净土法门的奥义。对于初学人，是有很大的利益的。

入佛问答所示研究次第，唯天姿高，宿根深者，方堪担荷。若二俱退半，仍欲依彼所示而为研究。恐教理不能大通，而净土一法，由笃志研究教理，遂成担搁矣。

《入佛问答》所开示的研究次第，唯有天资高超，宿根深厚的人，才能够担荷。如果天资、宿根两方面都只是中等，却仍然想要依这本书所显示的次第来研究。恐怕教理终究不能有大的通达，却由于专心一意研究教理，而耽搁了净土法门的修持。

佛法因人而施，断不可执通途宏规，而与机相违，致失即生了脱之殊胜利益。是在当人自量根性，而为修持耳。

佛根据人的根机而设法，绝对不可执着于通途的宏规，而违背根机，从而导致失掉了当生了脱生死的殊胜利益。关键在于当事人要衡量自己的根性来进行修持。

往生咒梵文，学之亦甚好。但不得生分别心，谓此略文为非。一起此念，则一大藏所有咒，皆生疑心，谓为未合佛意。

梵文的《往生咒》，学学也挺好。但是不得生分别心，认为《往生咒》简略文不好。一起这种念头，那么《大藏经》中所有的咒语，你都会生疑惑心，认为不合佛陀的意思。

须知译经之人，皆非聊尔。何可以他译不同，便藐视之乎。千余年持之得利益者，何可胜数。岂千余年来之人，皆不知梵文乎。学固宜学，断断不可起优劣胜负之念。则利益自不可思议矣。

要知道，译经的人，都不是一般人。怎么可以因为别的译文版本有不同之处，便藐视这个版本呢？千百年来持念这个版本而得到利益的人，数也数不清。难道说千百年来的人，都不懂梵文吗？（梵文版）固然应当学习，但是万万不可起优劣胜负的分别心。那么就有不可思议的利益了。

又持咒一法，与看话头相似。看话头以无义路，故能息分别之凡情，证本具之真智。持咒以不知义理，但止至诚恳切持去。竭诚之极，自能业消智朗，障尽福崇。其利益有非思议所能及者。

持咒一法，与参禅看话头相似。看话头，因为没有义路，所以能熄灭修行人的凡情分别，从而证悟本有的真智。持咒因为不知义理，只需要至诚恳切地持下去。如果竭诚到了极点，自然能罪业消除，智慧明朗，除尽障惑，增长福德。其中的利益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礼佛仪式，极忙之人，不便特立。但至诚恳切，口称佛号，身礼佛足，必致其如在之诚则可矣。

平时很忙的人，如果不方便按照特定仪式来礼佛，只要至诚恳切，口称佛号，身礼佛足，必定要做到，如同佛陀在眼前一样的虔诚才可以。

世当劫浊，互相戕贼。不有护身符子，断难永无祸害。所谓护身符子，亦只至诚礼念阿弥陀佛而已。而观音大士，悲愿洪深。寻声救苦，随感即应。宜于朝暮礼念佛外，加以礼念大士。则冥冥之中，必蒙加被，自可转祸为福，遇难成祥，而不自知也。

这个世界正处在劫浊之中，众生之间互相残害侵夺。如果没有护身符，决定难以永远免除祸害。所谓的护身符，也就是至诚礼拜念诵阿弥陀佛罢了。而观世音菩萨，悲愿洪深。寻声救苦，众生有感，菩萨即有应。所以应该在早晚礼佛念佛之外，加上礼拜念诵观世音菩萨。那么在冥冥之中，必定蒙菩萨加被，自然可以不知不觉中转祸为福，遇难成祥了。

此方外野人为知己作救世之方法也。若曰为举世，非不能救。但人不肯依法而行，则无如之何矣。

这是我这个方外野人为朋友知己所说救度世间的方法。如果说为全天下的人也讲说这个救度方法，不是不能救度。而是世间人不肯依法去行，那么就无可奈何了。

复张伯岩居士书

息战书，略阅一遍。江神童，可谓非常之人，抱非常之志。拟欲作非常之事，普令天下人民，同得非常之常道。实为千古稀有。若非圣贤再世，便是菩萨示生。其生也，必非聊尔。而天下万国，当由此长夜洪钟，通皆震醒。

《息战》这本书，我大略阅读了一遍。江希张神童，可

说是个不同寻常的人，怀抱着不同寻常的志向。想要做不同寻常的事业，使得全天下人民，共同得到不同寻常的常道，实在是千古少有。如果不是圣贤再来，就是菩萨示现。他的出生，必定不简单。而天下万国，应当也被这本书所震撼，而从漫漫长夜里惊醒。

由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利利他，视人犹己。同归无我之域，共享大同之风。

从此以后，自己想要成就而先使他人成就，自己想要显达而先使他人显达。自利和利他共同施行，看待他人如同自己——共同归向无私无我的境地，共同享受大同世界的和风。

光老矣，恐不及见。不妨预为万国贺。虽然，其立法犹有不合时机处。光无知无识，何敢评论江君著述。而知己人前，不妨一为商榷，谅无罪责见加耳。

我已经年老，恐怕是见不到这样的大好局面了。但也不妨预先为天下万国庆贺。虽然如此，书中的立法还是有不合时机的地方。我没有什么知识见解，哪里敢评论江先生的著述呢。而在你这位知己面前，倒也不妨商讨一下，想来您不会责怪我吧。

当今世道人心，坏至极点。欲挽救之，但以五教圣贤道德为训。此唯能转变天机深者。若中下之人，任汝说得唇敝舌焦，彼纵能领会，亦与自心了无干涉。况不领会者，居其多半乎。则用力多而收效鲜矣。

现今的世道人心，坏乱到了极点。想要予以挽救，如果只以佛、儒、道、耶、回五教中的圣贤道德作为训导。（这样的内容）只能够转变根机深厚的人。如果是中下根机的人，任凭你说得口干舌燥，他即使能领会，也与他的自心毫不相干。更何况不能领会的人，占了多半呢？结果就会用力多而收效少了。

欲万国共敦此谊，除非万国之人，皆属上等天姿，欲力求圣贤之道，而未得其门径者，方有实益也。否则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卫武公早言之于二千余年前矣。江神童可谓知体而不知用，得根本智而未明差别智也。

想要让天下万国共同力行这样的训导，除非万国的人，都是上等天姿，都想要努力寻求圣贤之道，却没有得到门径。这种情况下，才有实际的利益。否则“诲尔谆谆，听我藐藐（讲的人不知疲倦，听的人若无其事）”，卫武公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指明了这一点。江神童可以说是知道体而不知道用，得到了根本智却没有明了差别智啊。

又其设会之法，范围过大。恐无此汪洋支费，不落空谈，亦属有始无终。又此种大会，何可特设女会。女会一立，将必全国女人，戮力争权，事事皆须男女一体。果皆如虞之二妃，周之三太，则实为大幸。否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另外，他们设立万国道德会的想法，范围太过庞大，恐怕没有这样天文数字的费用来支撑。即便不落于空谈，也是有始无终。还有，这种大会，怎么可以特别设立女会。女会一成立，将来必定全国女人，合力争夺权力，每件事都要求男女一同参与。如果（天下女人）都像虞舜的娥皇、女英两个妃子，以及周朝的太姜、太任和太姒一样贤德，那么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否则的话，这样做的弊病就说也说不完了。

以天生非常之奇人，而开此弊端，实为不慧所痛惜。吾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操得一大半。以相夫教子于家庭之中，俾有天姿者，即可希圣希贤，大立德业。无天姿者，亦可循规蹈矩，作一善良人民。若舍此不讲，而专欲操权与男人同，则是乱天下之第一大祸也。神童何其未虑及此。

作为天生不同寻常的奇人，而要开这个弊端，实在让愚

钝的我感到痛惜。我曾经说治国平天下的权重，大半操持在女人手中。因为女人在家庭中相夫教子，使得有天姿的人，可以仰慕效法圣贤，建立道德功业；没有天姿的人，也可以循规蹈矩，作一个善良的公民。如果舍弃女人相夫教子的本分，而专门想要操持权力与男人相同，这就是扰乱天下的第一大祸啊！江神童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些呢。

又其论佛教，亦大有失言之弊。若上等人闻之，当必汲汲以求其戒定慧空。若下等人闻之，或致欲人其人，火其书者，相继而起。当此杀劫炽盛之时，不以佛之慈周无形，悲拔三世之道，为救国救民第一要义为训。而发挥伪佛教，即以弃伦物，谈祸福为证。

再有，其中谈论佛教的《佛教总说》，也大有说话不恰当的弊病。如果是上根人听闻了，必定努力急切地追求他所说的“戒、定、慧、空”。如果是下根人听闻了，或许导致想要迫使僧人还俗，烧毁佛经的人，相继而起。在这杀劫炽盛的时候，不用佛法慈心周遍虚空，没有形迹可循；以及悲心救拔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道理，作为救国救民的第一要义来训导。却要发挥伪佛教的说法，认为伪佛教舍弃了人伦和尘俗，专门谈论祸福吉凶。

夫因果报应，乃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当此人心陷溺之际，正直倡明因果报应，使中下之人，虽欲为恶而有所不敢，虽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而反破斥谈祸福为伪，为所痛恨。岂真知佛教哉。

因果报应，是世间、出世间的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的大权（注：权，即秤砣，这里或可理解为权衡标准、法则、规律。） 。在这人心陷堕沉溺之时，正应该提倡显明因果报应的事理，使得中下根机的人，即使想要做恶事，也有所顾忌不敢去做；即使不想做善事，也不能不做。而江神童反过来破斥说，吉凶祸福的道理是假的，是应该痛恨的。这哪里是真正懂得了佛教呢？

夫弃伦物谈祸福，何尝无伪，又何尝无真。而概以伪目之，则释迦如来便成罪魁。自佛以下，何堪再论。若曰诸贤所辟者迹，未知其真，则吾无间然。而谓诸贤辟者是伪，则过在佛教，不在诸贤。充所谓伪佛教之词，则非灭除佛教，唯留戒定慧空不可也。

要知道，舍弃人伦物理，谈论吉凶祸福，（这当中）何尝没有假，又何尝没有真（译者按，五蕴皆空，吉凶祸福皆是一合相，所以说假；虽则是一合相，然而在凡夫地上却样样不能避开，因必感果，纤毫不爽，因果法则，下彻生死祸福，上彻真常法性，所以说真） 。一概当

作假的来看，那么释迦如来就成罪魁祸首了。佛陀以下的圣者们，也就不再讨论了。如果说诸位贤士（韩愈、欧阳修、二程、朱熹）辟佛，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佛教，那么我没话说。然而他却说诸贤所辟驳的是伪佛教，（那么按他的说法）过失是在佛教，而不在诸位贤士了。满篇都是所谓伪佛教的话语，那就是非要灭除佛教，只保留戒定慧空不可了。

夫戒定慧空，佛未出世，法未东来，固已充塞宇宙，无少欠缺。而尧舜周孔之圣，亦未发明。迨至佛教东来，则方知吾人日在戒定慧空中过活，从生至死，不能出乎其外。而无端怖头狂走，为可怜耳。

戒、定、慧、空，在佛陀没有出世，佛法没有流传到中国的时候，自然就已经充塞整个宇宙，没有一点欠缺。而尧、舜、周、孔这些圣人，也没有予以阐发显明。直到佛教传到中国，才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戒、定、慧、空当中过生活。从出生到老死，一辈子不能超出这四者之外。现在（江神童）却如同演若达多一般，无缘无故害怕自己的头遗失了，而发狂奔走，实在是可怜啊。

医家治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譬如有人咽喉壅肿，

饮食难入，气息难出。必先消其肿，然后方可按其病原，调理脏腑。若不先消其肿，则人将立毙。纵有治本之良方妙药，将何所施。

医生治病，病急就治标，病缓就治本。譬如有人咽喉壅肿，难进饮食，气息难出。必定先要消他的咽肿，然后才可以按病的根源，调理五脏六腑。如果不先消除咽肿，那么这个人将会立即毙命。纵然有治本良方妙药，又如何施用呢？

因果者，即今日消肿之妙法也。然因果一法，标本统治。初机依之，可以改恶修善。通人依之，可以断惑证真。乃彻上彻下，从博地凡夫，以至圆满佛果，皆不能离者。岂徒治标而已哉。

因果报应，就是现今消肿的妙法。然而因果这个法，标和本全都能对治。初学人依从因果，可以改恶修善。通达的人依从因果，可以断惑证真。（因果法则）贯通上下，从博地凡夫，直到圆满佛果，都不能离开。哪里只是治标而已呢？

与谢融脱居士书

贵乡之知有净土法门，由林介生之请净土典章。倘诸居士于宿世中，向此法门，未种善根。何能以古为师，一闻之下，即便生信发愿，自行化他。不十五年，其道大行之若是乎。

你家乡的人之所以知道净土法门，是由于林介生居士邀请了许多净土经典。倘若诸位居士在过去世中，对于净土法门，没有种下善根。怎能以古人为师，一听之后，马上就生信发愿，自己修行并且化导他人，不到十五年，净土法门就在你家乡大为盛行呢？

观阁下之天姿境缘，及现在之法运时机，似宜以持五戒而护持三宝，宏净土而普劝往生，为契理契机之第一要义。何以言之。阁下年已过四十，天姿非上等。欲研究经藏，参访知识。恐有法门无量，光阴不多，纵欲钻研，措手不及之叹。又现今虽有知识，而僧多滥污，同行乏人（同行，名为内护，能互相磋磨，挟持进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则懒惰懈怠随之，而不复振矣。

看你的天姿和境缘，结合现在的法运时机来考虑，你似乎应当以受持五戒而护持三宝，宏扬净土而普遍劝导大家往生极乐，作为上契佛理，下契众机的第一要义。为

什么这样说呢？你年纪已经过了四十岁，天姿并非上等。如果想要研究学习三藏经典，参访善知识。恐怕会面临“法门无量无边，而光阴所剩不多，想要钻研经教，却不知从何下手”的感叹。另外，现今虽然有善知识，而僧人中许多都滥污，从而也缺乏同参道友（同行，名为内护，能够互相磋磨，勉励增进道业）。如果向上用功的志向一有衰退，那么懒惰懈怠的习气就跟随而来，不再振作精进了。

如（不慧）二十一岁，辞亲出家。亦可谓发心真而立行猛矣。至今五十三岁，若宗若教，毫无所得。徒负亲恩，空为佛子。所幸者净土一法，于出家学弥陀经时，已生信心。实未蒙一知识开示。以当时业师，与诸知识，皆主参究。所有开示，皆破净土。吾则自量己力，不随人转。虽佛祖现身，犹不改作，况知识所说乎。

比如我，二十一岁就辞别亲人出家。也可以说是发心真切而立志勇猛了。可是到如今五十三岁了，对于宗门、教下，丝毫没有收获。白白蒙受了亲人的恩德，空为佛子。所庆幸的是，对于净土法门，我在出家学习《阿弥陀经》的时候，已经生起了信心。（这方面）实在没有蒙受哪一位善知识的开示。因为当时的授业师，与诸位善知识，都主张参究。他们所有的开示，都破斥净土。

我切实衡量了自己的能力，所以不会随他人所转。即使是佛祖现身（劝我更改志向），我也不会改变自己所修的净土法门，更何况只是善知识所说呢？

又现今法弱魔强，欲护持佛法，在俗则易，在僧则难。阁下若能严持五戒，专念弥陀。克己复礼，言行相应。然后广行化导，普利群伦。不可居师位而自高，不可受钱财而自益。

又者，现今法弱魔强，想要护持佛法，在家人比较容易，僧人就比较困难。你如果能够严格持守五戒，专念弥陀名号。约束自己，行为合礼，言行相应。然后广泛地化导他人，普遍利益大众。不可以居于师位而自我尊高，不可接受钱财而自我得利。

在家为一家演说，对众为大众详陈。则人皆仰其德而信从其言。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风必偃也。令郎不信此道，亦不可强。俟其遇境逢缘，天机发现时，一启迪之，自有沛然莫御之势矣。

在家庭中为一家人演说，面对大众就为大众详细陈讲。那么每个人都仰慕你的德行而相信你，听从你所说的言语。所谓“在上位的人行的正，即使不发布命令，下面的人也会跟随而行。君子的德风，吹在百姓言行的小草

上，小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伏。”你的儿子不相信佛法，也不可以勉强。等待他遇到境界，逢到机缘，天机善根发现的时候，再开导启发他，他的信心，自然有如决口的江河，汹涌澎湃不能阻挡了。

莲社初开，须有定规。女人入社，断乎不可。切不可效他方之漫无检约，以致一法才立，而百弊丛生矣。至要至要。舍利不能礼拜，丛林不能亲炙，有何所欠。但能见佛像，即作真佛想。见佛经祖语，即作佛祖面命自己想。必恭必敬，无怠无忽。则终日见佛，终日亲炙诸佛菩萨祖师善知识。舍利丛林云乎哉。

莲社刚刚成立，必须要有一定的规矩。女人断断不可以入社。千万不要仿效其它地方散漫没有约束，以至于一法才刚建立，各种弊端就都随着产生了。这一点至关重要。舍利不能够礼拜，大丛林不能亲自去参学，又有什么欠缺呢。只要见到佛像就当作真佛去想；见到佛经、祖师语录，就当作佛陀祖师当面教导自己来想——必恭必敬，不怠惰，不玩忽。那就是每天见佛，每天亲近诸佛菩萨，祖师善知识，不就相当于是见了舍利，到了丛林吗。

市井习气，出家若不真修，更甚于俗。若欲远离，先须

了知世间一切诸法，悉皆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无我，是不净。则贪瞋痴三毒，无由而起矣。倘犹不能止，则以忠恕忍辱治之，则自止矣。若又不止，则设想于死，自然无边热恼，化为清凉矣。

出家人如果不真实修行，市井习气会超过在家人。如果想要远离市井习气，先必须了知世间一切万法，全都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无我，是不净。那么贪瞋痴三毒，就没有途径生起了。倘若还不能够止息，就用忠恕忍辱来对治，那么自然就止息了。如果还不能止息，那么就设想自己将死，无边的热恼，自然就转化为清凉了。

报恩经谓次第受戒。今出家受戒者，亦先三皈，次五戒，次十戒，次具戒，次菩萨戒。但古之受戒者，是发心为了生死。今之受戒者，多是为充大僧而图体面。得戒之言，从未措怀。故外方之蟒流子，下流坯，无不皆是受过三坛大戒之僧。

《报恩经》中说到要按次第来受戒。现今出家受戒，也是先受三皈，其次受五戒，再受十戒，而后受具足戒，最后受菩萨戒。但是古时候受戒的人，是发心为了脱生死。而现今受戒的人，大多是为了充当大僧而贪图体面。得了受戒的名头，从来没有往心里去。所以外地的二流子，下流坯，没有哪个不是受过三坛大戒的僧人。

此其弊由于清世祖罢试僧，免度牒。与近世之为师者贪名利，喜眷属之所致也。吾恐贵地诸僧，不知此义。谓度人出家，是第一好事。致匪类入法，法随以灭。故不避繁琐，而覼缕言之也。

这个弊病是由于清世祖顺治皇帝罢除了僧人考试的制度，免除了度牒手续。以及近世做师父的人贪图名利，喜欢眷属所导致的。我担心你那里的僧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而认为度人出家，是第一等的好事。导致行为不端的人进入佛门，佛法随之而灭。所以不怕繁琐，而详细说说。

须知净土一法，乃如来一代时教，最玄最妙，至圆至顿之法门（一法具一切法名圆，即生修，即生证名顿）。博地凡夫，亦能入此法中。等觉菩萨，不能出此法外。实上圣下凡，速成佛道之一条捷径。诸佛诸祖，普度众生之一只慈航。于此不生信心，或信不真切，便是业深障重，不合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世永劫在此世界，常轮六道，无有出期。

必须知道净土法门是如来一代时教中最玄最妙、至圆至顿的法门（一个法含摄一切法门，名圆。当生修行，当生证果，名顿）。博地凡夫也能进入此法门中，等觉菩萨也不能超出这个法门以外——确实是上圣下凡速成

佛道的一条捷径，诸佛诸祖普度众生的一艘慈航。对于这样的法门如果不生信心，或者信不真切，那就是业障深重，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的因缘还不具备。就要永劫永世在此世界六道当中轮回，没有出离的日期。

纵得人天，为时甚少，如客邸寄居。一堕三途，则其时甚长，如安住家乡。每一思及，衣毛皆竖。不惜苦口，恳告同人。今为阁下引一明证。庶可策发信愿之心，而鼓励宏赞之力耳。

纵然得生到了人天两善道，也会像暂时寄住在旅店一样时间短暂；一旦堕入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中，却好像住在自己家乡一样时间漫长。每次想到这些，心惊胆战，寒毛直竖。所以不惜苦口婆心，恳切地告诉同修们。现在为你引出一个明确的证据，想必可以使你策励自己发起信愿念佛之心，进而振奋自己来弘扬赞叹净土法门了。

此之法门，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专说。其余一切大乘经中，无不发明此事。其他勿论。华严一经，乃佛初成道，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直说界外大法，不与凡夫二乘所共。

净土法门，有《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无量寿经》，专门予以阐说。而其余一切大乘经中，没有不显发阐明净土事理的。其它的且不说，《华严经》，这是佛陀最初成道，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直接宣说的超出三界之外的菩萨大法，凡夫及二乘无法一同听受。

末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童子，乃断惑证真，破无明复本性之美称，非如塑像作小孩子，为童子也。文殊菩萨，华严有处亦称文殊童子，余经亦有作此称者），受文殊教，遍参知识。

最后的入法界品，善财童子（童子，是断惑证真，破除无明，恢复本性的美称，不是塑像是小孩子的模样，所以才叫童子。对于文殊菩萨，《华严经》中有的地方也称文殊童子，其余经中也有这样称谓的），受文殊菩萨的教导，普遍参访善知识。

初见德云，即闻念佛法门，遂证初住。从此随参随证。至五十三普贤菩萨所。普贤以威神加被，令善财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名等觉菩萨）。然后普贤令善财，与华藏海众，一切诸大菩萨，发十大愿王。以此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

最初参见德云比丘，就听闻到念佛法门，于是证得初住位。从此每参访一位善知识，随即就证得一个位次。第五十三参到了普贤菩萨的所在。普贤菩萨以威神加被，使善财童子所证的果位与普贤菩萨相等，与诸佛相等（这名为等觉菩萨）。然后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与华藏世界一切诸大菩萨，同发十大愿王。以此十大愿王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望圆满成就佛果。

又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章云，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教称佛名。满十声已，灭罪往生。

又者，《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章说：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教称佛名。满十声已，灭罪往生。

龙舒净土文中张善和，张钟馗等，即是其人。上之则文殊（文殊有发愿经）普贤，久成佛道之大菩萨。下之则五逆十恶，将堕地狱之恶众生。皆承弥陀接引之力，皆为净土所摄之机。

《龙舒净土文》中的张善和，张钟馗等人，就是这样的

情况（生前作恶，十念往生）。就上位来说，有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有《文殊发愿经》）、普贤菩萨这样久成佛道的大菩萨；下劣来说，有五逆十恶，将要堕入地狱的恶业众生。都承阿弥陀佛接引的力量，全都是净土法门所收摄的根机。

可见法门广大，了无弃物。佛愿宏深，等视众生。吾尝有联云，舍西方捷径，九界众生，上何以圆成佛道。离净土法门，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萌。

可见净土法门广大无边，不遗弃任何一个事物。阿弥陀佛愿力宏深，平等看待一切众生。我曾经有一副对联写道：“舍西方捷径，九界众生，上何以圆成佛道。离净土法门，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萌。”

阁下当发大勇猛，发大精进，担荷此法。取古人宏扬净土之逗机言论，为乡里倡。居尘不染，即俗修真。方合融脱命名之义。盖融脱者，乃和光而不同其尘之谓也。鄙见如此，不知阁下以为何如。祈自裁度。

你应当发大勇猛，发大精进，担荷起净土法门。摘取古人宏扬净土契合时机的言论，来为乡里作倡导。居在尘俗，不染凡情，基于世俗来修真常，方才符合“融脱”这个名字的意义。融脱，就是“和光不同尘”（与众生

和谐共处而不被众生烦恼所染) 的意思。我的浅见是这样的，不知你认为如何呢，祈望你自己定夺吧。

复顾显微居士书

令友某君，对于佛学种种情见。及复阁下书，虽数百言。只因因果，空有，事理，性相混乱。致于金刚，于净土，悉皆不依佛祖诚言生信。妄自违理究理。欲为出格之大智慧人，不肯堕于愚夫愚妇之窠臼。而自谓为理障，实则是业障于心。如盲睹日，了不见其光相，尚谓见者为妄。岂不大可哀哉。

你的朋友，对于佛学的种种情见，还有他给你的回信中所说的，尽管只有几百字。然而因为他对因果，空有，事理，性相这些概念混乱不清，所以导致他对《金刚经》、净土法门，全都不依从佛陀真实的话语而生起信心，却错妄地通过违背道理的方法来推究佛理。想要成为超出常格的大智慧之人，而不肯守愚夫愚妇的本分（念佛求生净土）。虽然他自己认为自己存在佛理上的障碍，实际上是宿业障蔽在心。如同盲人看太阳，根本看不到阳光，反而认为看见阳光的人弄错了。这不是太悲哀了吗。

此种知见，诚不易破。况（光）之所说，语涉支离，理

难彻透。固当愈滋疑议，有损无益矣。欲不奉命，恐或见责。且作塞责之计，而妄评之。祈勿致于某君。否则撕裂践踏，或所不免。

这种知见，实在不容易破除。何况我所说的，语言支离破碎，义理很难透彻地理解。这样会更加滋长他的疑议，有损无益。想要不奉命予以回答，又恐怕你会责怪。权且就妄自评说几句，来搪塞责任。祈望你不要将这封信寄给你那位朋友。否则，或许难免要被撕碎践踏了。

若以（光）之文论，则适当其宜。若以其中所说，不是引经之文，便是宗经之义。而字又为世间至宝，被彼践踏。不但彼自获罪不浅，阁下与（光），亦复获罪不浅也。

如果就我的文章来说，那么被撕碎践踏是很合适的；然而文中的内容，不是引用经典的原文，就是宗主于经典的义理。并且文字又是世间的至宝，如果被他践踏，不但他自己获罪不浅，就连你和我也获罪不浅啊。

今代为复曰，谛观来书，种种议论。一言以蔽之，曰以凡夫知见妄测佛智而已。且吾人从生至死，内而身心，外而境界，何一能知其所以然。从自有知识以来，见前人之所为，而自亦为之。遂得身体成立，诸事顺适，身

心安乐。从生至死，受用自在。

现在代替你为他回信说：

仔细阅读了你的来信，里面的种种议论，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以凡夫知见来错妄测度佛的智慧。况且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老死，无论内在的身心，还是外在的一切外缘境界，哪一样我们能够知道它的所以然呢。从我们有知见以后，看见前人的所做所为，我们自己也就照样去做。于是得以长大成人，诸事顺利，身心安乐，从生到死，受用自在。

若如来谕，己不知佛之所以然，及净土之所以然。虽佛祖诚言，亦不肯因之生信。推是以求，阁下终日吃饭，终日穿衣。其充饥御寒之所以然，为知也，否也。若道知，则知者为谁，请的的指出。若指不出，犹依前人成规穿衣吃饭，何于了生死第一妙法，必企其先知所以然而生信，断不肯因佛祖之诚言而生信耶。

如果按照你来信所说的，自己要是不明白佛的所以然，以及净土是怎么回事。那么虽然看到佛陀祖师真实的话语，也不肯因此生起信心。照此来推求，你既然每天都要吃饭穿衣。那么你饿了吃饭，冷了穿衣的所以然，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呢？如果说你知道，那么“知道”这个举动的主体是什么，请明明白白的指出来。如果指不出

来，却还按照前人的规矩穿衣吃饭，为什么对于了生脱死的第一妙法，却又必定要先知道其所以然，然后才肯生信，而断然不肯因为佛祖的真实之言而生信呢？

又阁下有病，须服药者。为先遍阅本草脉诀，知其药性病原，方始按病立方，而后服药耶。为即请良医诊脉，立即服药耶。若立即服药，则治病与学佛相悖矣。纵令遍阅本草脉诀，知其药性病原。亦与学佛相悖。何以故。另外，你生病了要吃药。你是先看完了《本草纲目》、《濒湖脉诀》，知道药性和病因之后，才肯开方服药呢，还是立即请好的医生来为自己诊脉开方，立即吃药呢？如果你是立即吃药，那么你治病与学佛就相违背了。纵然你是看完了《本草纲目》、《濒湖脉诀》，知道了药性病原之后才开方服药，也还是与你的学佛准则相违背。为什么呢？

本草脉诀，系前人之成言。汝未能亲见，何可取信。若谓本草脉诀之言，不可不信。则佛祖善知识之言，何以皆不生信，必欲自见方信耶。如汝知见，刻实论之。当先见某药走某经，治某病，方肯开方服药。断不肯依本草脉诀所说，以开方服药。何以故，以未见故。

《本草纲目》、《濒湖脉诀》，这是前人所写的。你没

能亲自看见（它们有效果），怎么可以相信呢。如果说前人所写的《本草纲目》、《濒湖脉诀》中的话，不可以不相信。那么佛祖和善知识的话，你为什么全都不生信心，而必定要亲自见到才相信呢？按照你的看法，严格地说，应当要先见到什么药走什么经络，治什么病，才肯开方吃药。断然不会依照《本草纲目》、《濒湖脉诀》来开方服药。为什么？因为没有清楚明白地看见。

今充饥御寒治病之所以然未见，而即穿衣吃饭服药。佛与净土之所以然，已未亲见，纵佛祖诚言，皆不生信者，此何故也。一则以性命相关，虽不知不敢不如是行。一则以高明自诩，必彻见方肯修持其法。

你没弄清楚充饥御寒治病的所以然，就已经在穿衣吃饭服药了。然而佛与净土的所以然没能亲眼见到，虽然有佛祖的真实言语，也全不相信。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前者（吃饭穿衣服药的事）关系到自己的生命，虽然不知道原因道理，也不敢不照做。而后者（净土法门）则因为你自夸高明，所以必须要彻底见到，才愿意修持。

古今来几多出格豪杰，由此知见，毕生不沾佛法实益。彼谓为愚夫愚妇者，初亦不知。而能依前人成规，颡（zhu ān）蒙念佛。因兹潜通佛智，暗合道妙。遂得带业往生，

及断惑往生者。将见悉证佛果，况徒知之而已乎。而此种自命出格者，因疑生谤，将从劫至劫，长堕恶道。被彼愚夫愚妇念佛往生者之所怜悯，欲垂救援亦不可得。何也，以宿世之不信恶业所障也。

古往今来多少杰出的人，正由于你这样的知见，导致一辈子不能沾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而他们所说的那些愚夫愚妇，最初也不知道净土法门的所以然，却能够依照前人的规矩方法，老实念佛，由此而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因此能够带业往生，或是断惑往生。（你）将会见到他们后来全都成佛，哪里只是知道修行的所以然而已呢。而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因为怀疑而生起诽谤，将要从劫至劫，长久地堕入恶道。尽管被那些愚夫愚妇念佛往生的人所怜悯，然而想要援救也不能成功。为什么呢？是过去世不相信净土法门的恶业在障碍啊。

阁下之智，如干将莫邪，切玉如泥。以不善用其智，如以干将莫邪切泥，则泥无所成，徒损锋芒。可不哀哉。佛法乃心法，非世间一切法所能喻。其喻者，不过令人会其义。何得死执其事，而敌体论之。

阁下你的才智，如同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切玉石如同切泥土一般。然而因为不善于使用这种才智，就如同用干将、莫邪去切割泥土，不仅一点益处也没有，反而

白白损害了宝剑的锋芒。不是太悲哀了吗。佛法是心法，不是世间一切法所能够比喻的。之所以会采用比喻，也不过是让人领会其中的旨义。怎么可以死死地执着于事相，而把本体和（所比喻为的）事相完全同等来看呢？

举扇喻月，动树训风。必于扇上求光明，于树上求披拂。是尚得名为智乎。梦境是假的，因果是真的。亦不妨以梦境喻因果，悉令敌体相符。何也，妄心是因，梦境是果。若无妄心，决无梦境。此决定不易之论也。

举起扇子来比喻月亮，摇动树枝来喻示清风。然而却一定要在扇子上寻求光明，在树枝上求风吹拂。这还能称为智慧吗？梦境是假的，因果是真的。却也不妨用梦境来比喻因果，使二者平等无别地相符合。为什么呢？妄心是因，梦境是果。如果没有妄想心，决定不会有梦境。这是决定不能改变的论点。

善恶及修持之心之事是因，得善恶及修持之果报是果。阁下为信也，否也。妄心为梦因，则得梦境。念佛之心为佛因，则近之即得往生西方，远之毕竟圆成佛道。是滋君之疑也，抑起君之信也。

善业恶业，以及修持的心、修持的事是因，得到善恶以及修持的果报是果。对此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妄想心

是做梦的因，就得到梦境（的果）。念佛之心是成佛的因，那么就近来说，可以往生西方，就远来说，可以究竟圆成佛道。这一点，是滋长你的怀疑呢，还是发起你的信心呢？

佛为究竟有无且置。阁下必欲致诘佛之有无，且问阁下自己毕竟是有是无。若谓是无，此一上络索，是谁述说。若谓是有，请的的指出其述说者。语言系喉舌与识心相即而有，文字亦识心手笔运动而现。二者皆不出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外，皆非阁下自己。离此五法指得出，许阁下问佛究竟有无为大智慧问。

佛究竟有没有，暂且不论。你一定想要问佛的有无，请先问你自己究竟是有是无。如果说是无，这来信上的一番络索，是谁说的。如果说是有，请明明白白指出那个述说的主体。语言，是喉咙舌头与识心相合而产生；文字，也是识心加上手笔挥动而显现。语言、文字这二者都不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外，都不是阁下你自己。离开这五法，如果指得出你自己，我就称许阁下你问佛究竟有没有，是个大智慧的发问。

若指不出自己之有无，欲先知佛为有无，乃狂妄无谓之问，非切己穷理之问也。佛毕竟是有，因汝凡情未涤，

决不能见。阁下自己亦是有，因汝五蕴未空，亦不能离色受想行识，的的指出也。

如果你指不出自己的有无，却要先问佛的有无，这是狂妄无知的发问，不是切合自身穷究真理的发问。佛是有的，然而因为你凡夫情见没有涤除，所以决定不能见到；阁下自己也是有的，而因为你五蕴未空，从而也不能在色受想行识之外，明明白白地指出来。

金刚经令发菩提心菩萨，发心度尽一切众生，令其皆证无余涅槃，而不见有一众生得灭度者。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布施为六度万行之首，举布施则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万行，皆当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修。

《金刚经》中让发菩提心的菩萨们，发心度尽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证入圆满无余的涅槃，而不见有一个众生得到灭度（的事相）。（经中说应当）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布施是六度万行之首，佛举出布施，那么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乃至万行，都应当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修行。

此经文略，唯举布施以该其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人众生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如上所说，且道是有相耶，是无相耶。如此广大光明之相，遍塞太虚，而谓之

为无，是何异于生盲乎哉。

这是经文省略，只是举布施来概括其余的五度万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我、人、众生、寿者相，修一切善法。上面所说的，你说有相还是无相呢？如此广大光明之相，完全充塞于太虚，却称它为无，这与盲人有什么两样呢？

其言无一众生得度，不住相，无相，无所住者，欲人不滞凡情圣见之执著相耳。其言度尽众生，行布施，生心，修善法，欲人称性修习自利利他之法，以期自他同得圆满菩提而后已。不于此中著眼，妄执无相为究竟。与噎

(chu á ng) 酒糟汉同一知见，尚得谓有智慧人乎。

经中说：“无一众生得度”，“不住相”，“无相”，“无所住”，是要我们不滞碍于凡情圣见的执着相罢了。经中说：“度尽众生”，“行布施”，“生心”，“修善法”，是想要我们称性修习自利利他之法，以期望自己与他人，同得圆满菩提。不在此处着眼领悟，却错妄地执着无相为究竟。这与吃酒糟的蛮愚汉是同一种知见，还能称得上是有智慧的人吗。

信有何难起，疑有何难去。汝决定不肯起，决定不肯去。虽佛亲与之说法，亦无如之何，况吾侪具缚凡夫乎。

信有什么难生起的，疑有什么难去除的。你决定不肯起信，决定不肯去疑。即使佛亲自对你说法，也没有办法，何况我们这些通身都被系缚的凡夫呢。

欲知佛之虚实，净土文，西归直指，所论之理，所载之事，何不于此起信断疑。将谓此种言论事迹，皆系妄造谣言，不堪寓目乎。若作此见，则灵魂决定不堕余五道，唯在阿鼻地狱，尽未来际。长享随心所现之镬汤炉炭剑树刀山，种种自在受用之乐境耳。其为乐也，莫能喻焉。想知道佛的虚实，为什么不去读诵《净土文》、《西归直指》这两本书中的理论与事实，来启发你的信心，断除你的疑惑。莫非您又要说书中的理论和事迹，都是别人妄造的谣言，不值得一看吗。如果你还是持这种见解，那么你的灵魂一定不会投生到其他的五道，而只会生在阿鼻地狱。尽未来际，长久地在地狱里享受随心所现的油锅、铜炉、剑树、刀山等种种难以言表的“快乐境界”，这种“快乐”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比喻的啊。（按，这是印祖在用反话激发他的省思）

必欲知佛虚实，虽净土文西归直指所说，皆非实，唯自己亲见亲证方为实。今有一事相问，汝须直心相酬，不得含糊躲托。北通州王铁珊者，前清曾作广西藩台，其

时广西土匪甚多，彼于作兵备道时，即设计剿灭其党，所杀甚多。四年前得病甚重，一合眼即见在黑屋中。

如果您一定想要知道佛的虚实，即便《净土文》、《西归直指》这两本书中所记载的，您都认为不是事实。非要您自己亲眼看见，亲自证得才算是真实。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事，你一定要直接回答，不能含糊笼统地躲避托辞。北京通县有个叫王铁珊的人，原来在清朝当过广西省长。当时广西土匪很多，王铁珊担任广西部队将领时，就设计剿灭了这些土匪，杀了很多人。四年前他得了重病，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自己在黑屋子里。

其屋甚大，又甚黑。其鬼无数，皆来逼迫，遂即惊醒。久则复合眼，其境仍如是，复惊醒。三昼夜不敢合眼。其人已奄奄一息。其妻因谕之曰，你如此只么样好。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吧，念佛总会好。铁珊一闻此言，遂拌命念。未久，即睡著，遂睡一大觉，了无境界可得，而病亦渐渐痊愈矣。因长斋念佛。铁珊前年与陈锡周来山，亲与（光）说耳。

屋很大又很黑，有很多鬼都来逼迫他，紧接着就惊醒。过些时候再闭眼，又和刚才一样看见那些鬼，接着再次惊醒。就这样三天三夜不敢合眼，折磨得人奄奄一息。他老婆对他说，“你这样怎么办啊，你念“南无阿弥陀

佛”吧，念佛总是有好处的。”王铁珊一听这话就开始念。过一会儿就睡着了，就这样睡了一大觉，什么梦也没做，病也渐渐好了。因此王铁珊开始吃斋念佛。这些都是王铁珊前年和陈锡周来我这儿亲自对我说的。

设阁下当此境，为先知佛之虚实而后念耶，为一闻即念耶。若此时不暇究虚实而即念，则现在何得并前人与人示虚实之言论事迹，概指为妄。唯求于仲，援救此徬恍迷离之心境，而欲涕泣求之耶。

假设您处于这种情况下，您是要先知道佛的虚实才开始念呢，还是一听到（妻子的建议）马上就念呢？如果这时没有工夫去弄明白虚实而马上开始念，那么为什么现在非要把前人和前人说明虚实的言论事迹等，一律都指为是虚妄呢。只有一听到佛名就开始称念，才能摆脱目前的此种彷徨迷离的心境啊。难道要通过哭泣哀求来解决问题吗。

富贵尚能如敝屣，何不以执著亦作敝屣，净尽弃之乎。汝将谓此知见为入道之门耶，不知乃堕阿鼻地狱之达道也。

您能够象抛弃破鞋一样地抛弃富贵，怎么就不能把执著也当作破鞋，抛弃掉呢？您认为您的这种知识见解是入

道的门径吗？殊不知这是通往阿鼻地狱的坦途啊。

以梦喻佛者，妄心为因，梦境为果。喻念佛为因，往生见佛为果。何可以金刚六喻为证。夫世间语言文字，虽是一字一事，不妨尊卑并论，美恶兼训。

（你在信中）用梦来比喻佛。（要知道）用妄想的心作为因，就会得到梦境的果。用念佛这件事作为因，就会得到往生西方见佛的果。怎么能用《金刚经》上的六种比喻来印证你的话呢？世界上的语言文字，虽然是一个字一个事，但也不妨把尊和卑一同诠释，美与恶一起解说。

即如子之一字，称夫子亦好单用，称平人亦好单用，称儿子亦好单用。须必以文定义，断不能将称夫子者，亦作儿子训也。佛国为梦境，须待阁下成佛以后说。此刻就说，则唯损无益矣。

比如说“子”这个字，称呼夫子也能单用，称呼一般人也能单用，称呼儿子也能单用。但必须用上下文来限定这个字的具体意思。断断不能把称呼夫子的，也当作儿子来解释。佛国是梦境这种话，必须等您成佛以后再说。现在这样说，就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啊。

事理性相空有因果混而不分。但可学愚夫愚妇，颛蒙念佛，须致恭致敬，唯诚唯恳。久而久之，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此种疑心，彻底脱落。则佛之有无，己之有无，入佛之门径，彼岸之确据，何待问人。

您对于“事理”、“性相”、“空有”、“因果”等概念混乱不清。只能学习愚夫愚妇那样老老实实念佛，恭恭敬敬，诚诚恳恳。久而久之，宿业消退，智慧明朗，障惑除净，福德丰足。以前的种种疑心就会彻底脱落。那么佛是有还是无，自己是有还是无，包括入道的门径，西方极乐世界的确实证据等，就不需要再去问别人了。

若不专心致志念佛，而于别人口里讨分晓，亦与看金刚经，而不知实相。看净土文，西归直指，而不生信心。以业障于心，不能领会。如盲睹日，日固在天，睹固在眼，其不见光相，与未睹时无异也。倘复其明，则一睹即见光相矣。

如果不能专心致志地念佛，而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就如同看《金刚经》但不知道实相；看《净土文》、《西归直指》而不生出信心，这是因为内心有业障，不能领会。就好像盲人看太阳，太阳固然在天上，也用眼睛去看了，但就是看不见阳光，看和没看没有区别。假如这个人复明了，那么一看就看见阳光了。

念佛一法，乃复明之最切要法。欲见实相之相，当竭诚于此法，必有大快所怀之时矣。真我欲亲见，非大彻大悟不可。欲证，非断惑证真不可。

念佛这个办法就是“盲眼复明”最切要的法子。如果想见到实相，就应当竭诚地使用这个办法，那么一定能让您觉得疑云消尽，真正畅快的时候。如果想亲自见到“真我”，非大彻大悟不可；想亲身证到“真我”，非断惑证真不可；

欲圆证，非三惑净尽，二死永亡不可。若论所在，则阁下之长劫轮回，及现今之违理致诘，皆承真我之力而为之。以背觉合尘，故不得真实受用。譬如演若之头，衣里之珠，初未尝失，妄生怖畏，妄受穷困耳。

想圆满地证到“真我”，非到见、思、无明这三种惑妄全都除尽，分段、变异这二种生死永远消亡的地步不可。如果说“真我”在哪里，阁下您之所以长劫以来处在轮回之中，以及您上述不合道理的质疑，其实都是依靠着“真我”的不可思议力量。只因你违背正觉之路，而契合六尘之境，所以得不到“真我”的实际受用。就好像演若达多的脑袋、衣服里的宝珠一样，自始至终并没有丢失，却冤枉地恐惧怖畏，冤枉地蒙受穷困。

念佛人临终蒙佛接引，乃生佛感应道交。虽不离想心，亦不得谓独是想心所现，绝无佛圣迎接之事。心造地狱，临终则地狱相现。心造佛国，临终则佛国相现。谓相随心现则可，谓唯心无境则不可。唯心无境，须是圆证唯心之大觉世尊说之，则无过。

念佛人临终蒙佛接引，这是众生与佛感应道交。虽然不离开想心，但却不能说这只是想心所显现的，不能说绝对没有佛菩萨圣者来接引。心中造作地狱，临终时，地狱相就显现；心中造作佛国，临终时，佛国相就显现。说境相随心显现可以；然而说只有心没有境却不可以。唯心无境这样的话，必须是圆证唯心的大觉世尊才可以说，才没有过失。

阁下若说，则堕断灭知见，是破坏如来修证法门之邪说也。可不慎诸。一一具说，太费笔墨。知一反三，当无遗义矣。

阁下您如果这么说，就堕入了断灭知见，就成了破坏如来修证法门的邪说！能不慎慎吗？如果逐一进行阐述，就太费笔墨了。知一而反三，应当就没有遗漏了。

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

适奉手书，知贵地尚有儒佛心法，一肩担荷者，欣慰无似。至于誉不慧处，颇涉世谛俗套。夸鱼目逾宝珠，谓寸木高岑楼，令人惭惶无地耳。

刚才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家那边还有将儒家、佛教的心法，一肩承担的人，欣慰无比。至于你信中称赞我的地方，就流于俗套了。如同夸赞鱼的眼睛超过了宝珠，形容一寸短木比楼房还高，真是令人惭愧惶恐，无地自容了。

光一介庸僧，无法自给。常时行乞于大富长者之门，见其所弃之残羹馊饭，取而自资。有不嫌酸臭者，亦复以此用施。

我是一个平庸的僧人，（在佛法的修学方面）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常时间在大富长者的门前乞讨，见到他们所遗弃的残羹馊饭，就取来自我资养。有不嫌酸臭的人，也用这讨来的饭菜布施给他们。（按，本段是印祖以比喻的方式自谦）

而徐蔚如谓其有益饥人，遂屡为流布。虽意有可取，而文不足观。不意竟读阁下青眼，感愧何极。

而徐蔚如居士认为这些残羹馊饭（谦指《文钞》）有益于饥饿的人，于是多次加以排印流布。虽然文意有可

取之处，然而文笔不足观看。没想到竟然蒙阁下您青眼垂顾，实在感激又惭愧。

芜钞二次所印，以蔚如丁母忧出京，托友人校对。由通家不能细心，遂致错讹数十。去春蔚如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另编另排，兼以留板（此次校对颇精）。至今春正月出书，以印二干部，未出正月，即已售尽。该馆事忙，不暇再印。

第二次所印的文钞，因为徐蔚如料理母亲丧事离开北京，就委托友人校对。由于大通家没能细心校对，导致错误的地方有几十处。去年春天，徐蔚如又让上海商务印书馆另外编排，并留下了底板（这次校对很精详）。到了今年春天正月出书，印了二干部，还没出正月，就已经发售完了。商务印书馆的事务繁忙，没有空再加印。

后由请者屡催，许抽暇先印一千以应之。待后有暇，再为多印。今奉上二部，祈查收。此中比京中二次印者，多卅余篇。其于正心诚意，竭诚尽敬之旨，亦略为发挥。以对治今人向外驰求，及肆无忌惮之病。

后来由于请书的人多次催促，答应抽空先印一干部。等以后有空了再多印。现在奉上两部给阁下，请查收。这两部比北京第二次印的多了三十多篇。其中对于正心诚

意，竭诚尽敬的旨义，也略有发挥。以此来对治如今的人向外驰求、肆无忌惮的毛病。

于初学稍有裨益，若通宗通教者见之，未免有发呕者。然果呕尽宗教不消之陈食，则此残羹馊饭，亦可培补元气。待其气力充足，再用王膳，则方得实益矣。川中若有不嫌酸臭者，当令商务印书分馆，代为发售可也。

对于初学的人稍稍有些好处，如果是通达宗门教下的人看了，未免会有发呕的情形。然而如果呕吐光了（学习）宗门教下（所积攒的）不能消化的陈食，那么我的这些残羹馊饭，也可以给他们补补元气。等到他的气力充足了，再享用帝王的美膳，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四川当地如果有不嫌弃（我的《文钞》）酸臭的人，就让商务印书馆当地的分馆，代为发售好了。

至律教禅净之种种法门，何者合机，当于净土决疑论，息心详阅，自知梗概。今不具书。至谓以佛法助儒道，二法并行，俾一切人于世法为真儒，于出世法为真释。

至于律、教、禅、净种种法门当中，哪一种适合众生的根机，应当专心详细阅读《净土决疑论》，自然就会知道梗概，这里就不具体说了。至于你所说的，以佛法辅助儒道，儒佛二法一并实行，使得一切人在世法成为真

的儒士，在出世法成为真的释子（这样的想法）。

若大通家，则禅净双修，而必以净土为主。若普通人，则亦不必令其遍研深经奥论，但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即已。

如果是大通家，就禅净双修，同时也必定要以净土为主。如果是普通人，就不必让他普遍研究深奥的经论了，只要让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就好。

此人不废居家业，而兼修出世法。虽似平常无奇，而其利益不可思议。良以愚夫愚妇，颛蒙念佛，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较比大通家之卜度思量，终日在分别中弄识神者，为益多多也。以故愚夫愚妇念佛，易得益。大通家能通身放下，亦易得益。若唯以义理是卜度者，则不得益，或反得病。及未得谓得，流入狂派者有之。

这是不废弃家庭事业的情况下，同时修持出世法的（最佳途径）。虽然看似平常无奇，但得到的利益却是不可思议的。实在是因为愚夫愚妇，老实念佛，就能够潜通佛智，暗合道妙。相比于大通家按自己的想法测度思量，整天在分别心中搬弄自己的识神，要有利益得多啊。因此愚夫愚妇念佛，容易得到利益。大通家如果能够通身放下，也容易得到利益。如果只是思惟分别义理，就不

能得到利益，或许反而有害处，甚至也有人没有得到就说得到，流入了狂派。

参禅一法，非现今人所宜学。纵学亦只成文字知见，决不能顿明自心，亲见自性。何以故，一则无善知识提持抉择，二则学者不知禅之所以。名为参禅，实为误会。

参禅不适合现在的人修学，即使学也只是停留于文字表面，绝对不能顿悟明了自心，亲见本有自性。什么原因呢？一是因为没有善知识提醒和把持，替他抉择正确的路头；二是因为学习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禅。名义上是在参禅，实际上是误会了禅。

光于宗教不宜混滥论，及净土决疑论，已示大概。今人无论上中下根，皆须以力敦伦常，主敬存诚，深信因果，广行众善，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为事。

我在《宗教不宜混滥论》，以及《净土决疑论》中，已经指明了其中的大概。现今的人，无论上中下根，都必须把努力遵行伦常道德，恪守诚敬，深信因果，广行众善，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作为事业。

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间圣人，烹凡炼圣之大冶洪炉。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则通宗通教之后，尚或有错因果事。

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升无由矣。

因果一法，是世出世间圣人，烹炼凡夫，成就圣果的大宝炉。若最初不将因果的道理研究透彻，那么等到通宗通教后，或许还会做错落因果的事。因果一错则堕落有分，超升无望了。

且勿谓此理浅近而忽之。如来成正觉，众生堕三途，皆不出因果之外。而凡夫心量小，凡经中所说之大因果处，或领会不及。

不要说因果的道理浅近而忽略它。如来成就正觉佛果，众生堕落三途六道，都没有超出因果之外。而凡夫心量狭小，佛经中所说的大因大果，或许领会不到。

当以世间浅近者，为入胜之方便。如文昌阴骘文，太上感应篇等（感应篇，上海中华书局有感应篇汇编，为古今注此篇者之冠，文理俱佳，有二本），俾熟读而详审以行之。则人人可以为良民，人人可以了生死矣。

应当用世间浅近的书籍，作为超凡入胜的方便法。例如《文昌帝君阴骘文》，《太上感应篇》等等（《太上感应篇》，上海中华书局有《感应篇汇编》，是古今注解这本书之首，文字义理都很好，共有二本），假如熟读这些书，（根据书中所说）详细审察来行事的话。那

么人人都可以成为良民，人人都可以了脱生死了。

光前年曾刻安士全书（文钞中有二序，可知大概）板存扬州，各经房皆为流通。诚淑世善民之要书也。

我前年曾经刻印《安士全书》（《文钞》中有《安士全书》的两个序，看后可以知道书中的大概。）刻板保存在扬州，各地经房都有流通。确实是挽救世风，教导民众向善的重要书籍啊。

念佛所重在往生，念之至极，亦能明心见性。非念佛于现世了无所益也。昔明教嵩禅师，日课十万声观音圣号，后于世间经书，悉皆不读而知。

念佛所注重的是往生，念到极处，也能明心见性，并非对于现世完全没有利益。从前，被称为“明教大师”的嵩禅师，每日功课都要念十万声的观音圣号，后来对于世间的经书，都能不读而知。

当看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方可知念佛之妙。而光之芜钞，屡屡言之。居士谓现世无益者，不但未深体净宗诸经论，即光钞亦属走马观灯，未暇详究耳。

应当看《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就可以知道念佛的妙处。我在《文钞》中也反复地提到了。你说念佛

对现世没有利益，这说明你不但没有深刻体会净土诸经论的道理，而且对我的《文钞》也只是走马观灯地读了一下，并没有详细深究其中的道理啊。

律不独指粗迹而已，若不主敬存诚，即为犯律。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若人不知因果，及瞒因昧果，皆为违律。

戒律不单单是粗略地针对言语行为来说的。如果内心不恪守诚敬，就是犯戒。而因果又是戒律中的框架和统领。假如人不知道因果，或是瞒因昧果（对于所造作的身口意前因有所遮掩，对于所招感的果报感到冤屈无辜），都属于违犯戒律。

念佛之人，举心动念，常与佛合。则律教禅净一道齐行矣。须知如来所说一切法门，皆须断惑证真，方可了生脱死。绝无惑业未断，得了脱者。

念佛之人，起心动念应常常与佛相合。那么就是律、教、禅、净，一道齐行了。必须知道如来所说的一切法门，都必须断惑证真，才可以了生脱死。绝对没有惑业还没断除干净，就了脱生死的。

念佛法门，断惑业者往生，则速证法身。具惑业者往生，已超登圣地。一则全仗自力，一则全仗佛力，又兼自力。

二者难易，奚啻天渊。

修行念佛法门，已经断除惑业的人往生后，就立即可以证得法身；仍有惑业未断的人往生后，也已经超越凡俗高登圣地。一个是全仗自力（指其他法门）；一个是全仗佛力，又兼仗自力（指净土法门）。二者证道的难易程度，何止是天渊之别。

每有聪明人，涉猎禅书，觉其有味，遂欲以禅自命，拟为通方高人。皆属不知禅净所以，妄自尊大之流类。如是知见，断断不可依从。依之则了生脱死，恐经尘点劫数，尚无望也。祈细阅光文钞自知。

时常有一些聪明人，涉猎了一些讲述禅宗的书籍，觉得很有味道，于是自命为是禅宗行人，还打算成为通达各个法门的高人。这些都是不知道禅宗和净土的所以然，妄自尊大的人。这种知见万万不可依从。如果依从这种知见去修行，想了生脱死，恐怕要经历尘点般的劫数，也仍然没有希望啊。

与吴璧华居士书

吾人心性，与佛同俦。只因迷背，轮回不休。如来慈悯，随机说法。普令含识，就路还家。

我们众生的心性，和佛是一样的。只因为我们迷惑背离了本性，所以才轮回不息。如来慈悲怜悯我们，随顺众生的根机宣说不同的法门，使一切众生都能就路回家。

法门虽多，其要唯二。曰禅与净，了脱最易。禅唯自力，净兼佛力。二法相校，净最契机。如人度海，须仗舟船。速得到岸，身心坦然。

所说的法门虽然很多，有两种尤为重要：禅宗和净土，最易了脱生死。禅宗只靠自力修行，净土则兼仗佛力。两种方法比较起来，净土最为契合根机。好比人要渡过大海，必须要靠舟船的帮助，才能很快到达彼岸，从而身心都获得坦然。

末世众生，唯此堪行。否则违机，劳而难成。发大菩提，生真信愿。毕生坚持，唯佛是念。

末世众生只有这个法门可以修持，否则就是违背根机，劳苦而难以成就。我们要发大菩提心，真实地相信，恳切地发愿，一生坚持不懈，念念唯是佛名。

念极情忘，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待至临终，蒙佛接引。直登上品，证无生忍。

念极情忘，达到念而无念的境界，禅宗和教下的妙义，

就可以彻底显现。等到临命终时，承蒙阿弥陀佛接引，直登上品莲台，证得无生法忍。

有一秘诀，剴切相告。竭诚尽敬，妙妙妙妙。

我有一个念佛秘诀，现在恳切地告诉你：竭诚尽敬（诚敬到极处），妙妙妙妙。

复马契西居士书一

所言长斋念佛外之应守规律，即是敦行孝友，务尽伦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居心动念，不干邪僻，并及虚伪。与人做事，克尽厥职。遇有缘者，劝令入道。其种种行相，不须具标，但勤看印光文钞，及安士全书自知。

所谓在持长斋念佛之外，应遵守的生活规矩，就是敦实地行持孝道和友善，完全恪守伦理纲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居心动念不涉及乖谬不正的事情，并且涉及虚伪作人。给别人做事情应当克尽自己的职责。遇到有佛缘的人，劝他们修行佛道。如此种种修行事相，不需要具体地一一标明，只要勤看《印光法师文钞》及《安士全书》自然会知道。

须知为佛弟子，凡所作为，必须超过世俗所行，方能自

己得真实益，令他相观而善。若口说修行，心怀不善。于父母兄弟，以及一切世人上，未能尽其本分。如是之人，名为假善人。因地既伪，实益何得。

须知身为佛弟子，所有的作为必须超过世俗人的所行，才能使自己得到真实利益，使他人看了也能够效法学习。如果只是嘴里说修行，心中怀有不善的念头。对于父母兄弟以及一切世间的人，不能恪尽自己的本分。这样的人名为假善人。因地的心既然虚伪，真实的利益又怎能得到呢？

圣贤之学，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始。况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乎。格物致知，当看四书蕩益解重刻序，及袁了凡四训序。

圣贤的学问都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开始的。更何况想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的人呢！格物致知等意思，当看《四书蕩益解重刻序》，及《了凡四训序》这两篇文章就知道了。

昔白居易，问鸟巢禅师。如何是佛法的大意。窠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曰，这两句话，三岁孩童也会恁么道。窠曰，三岁孩童虽道得，八十翁翁行不得。须知此语，乃一切学佛法人之总关切要语。诸恶众善，皆

须在心地上论。不专指行之于事而已。

从前，白居易问鸟窠禅师说：“什么是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这两句话，三岁孩童也会这么说。”禅师说：“三岁孩童虽然能说，可是八十老翁未必能做到。”要知道，这是一切学佛人最重要的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些事情都必须在心地上论。不专门指外相上的行事而已。

心地上了不起恶，全体是善。其念佛也，功德胜于常人百千万倍矣。欲得心地唯善无恶，当于一切时处，主敬存诚，如面佛天，方可希企。心一放纵，诸不如法之念头，随之而起矣。

心地上不起一丝恶念，身口意三业全体是善。那么他念佛，功德胜过常人百千万倍。想让心地上只有善念，了无恶念，就应当于一切时处，主敬存诚，如同面对佛和上天，方才可能有希望。心里稍微一放纵，一切不如法的念头，就会随之而起啊。

复马契西居士书二

西方路书中，权实顿渐辨疑之文。须先明权实顿渐四字，然后再论念佛参禅之为权为实为顿为渐，则可了无疑义矣。

《西方路》这本书中，有关于“权实顿渐”的辨疑。然而必须先明白“权实顿渐”这四个字的涵义，然后再讨论念佛、参禅是权、是实、是顿，还是渐。这样就可以没有疑惑了。

权者，如来俯顺众生之机，曲垂方便之谓也。实者，按佛自心所证之义而说之谓也。顿者，不假渐次，直捷疾速，一超直入之谓也。渐者，渐次进修，渐次证入，必假多劫多生，方可亲证实相之谓也。

权，是如来随顺众生的根机，曲垂接引的方便法；实，是佛按照自心所证的实义而说的法；顿，是不必通过逐渐次第的修行，直捷迅速，一超直入；渐，是逐渐修行，按次第证入不同的果位，必须经历多劫多生，才可亲证实相。

彼参禅者，谓参禅一法，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固为实为顿。不知参禅，纵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但见即心本具之理性佛。若是大菩萨根性，则即悟即证，自可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从兹上求下化，用作福慧二严

之基。

参禅的人说参禅这一法，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方法，固然也属于是“实”和“顿”。殊不知参禅即使参到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地步，也只是见到了即心本具的理性佛。如果是具备大菩萨根性的人，就能即悟即证（彻悟的同时便实际证得），自然就可以永出生死轮回，高超三界之外。从此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作为庄严福慧的根基。

此种根性，就大彻大悟人中论之，亦百千中之一二人耳。其或根器稍劣，则纵能妙悟，而见思烦恼未能断除。仍须在三界中，受生受死。既受生死，从悟入迷者多，从悟入悟者少。是则其法虽为实为顿，苟非其人，亦不得实与顿之真益，仍成权渐之法而已。

在大彻大悟的人当中，具备这种大菩萨根性的，百千人中间也只要一两个而已。根器稍差一点的人，纵然也能妙悟，然而见、思烦恼没有断除，仍然要在三界中生死轮回。既然轮回，那么从觉悟进入迷罔的人占多数，从觉悟进入觉悟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参禅一法虽然是“实”法、“顿”法，但如果修行的人不具备相应的根性，仍然得不到“实”与“顿”的真实利益，实际上就还是成了“权”、“渐”之法而已。

何以故，以其仗自力故。自力若十分具足，则何幸如之。稍一欠缺，则只能悟理性，而不能亲证理性。今时则大彻大悟者，尚难其人，况证其所悟者哉。

为什么呢？因为参禅只依靠自力的缘故。自力如果十分充足，那就万分庆幸了。然而如果（自力）稍有欠缺，就只能悟到理性，却不能亲身证得理性。现如今，大彻大悟的人尚且难以遇到，更何况亲自证得所悟的人呢？

念佛一法，彻上彻下。即权即实，即渐即顿。不可以寻常教理批判。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种性，皆须修习（此彻上彻下之谓也）。

念佛法门彻上彻下，即权即实，即渐即顿，不可用通常的教理去评价。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种性的众生，都必须修习念佛法门（这是“彻上彻下”的意思）。

如来为众生说法，唯欲令众生了生脱死耳。其余法门，上根则即生可了，下根则累劫尚难得了。唯此一法，不论何种根性，皆于现生往生西方，则生死即了。如此直捷，何可名之为渐。

如来为众生说法，是为了让众生了生脱死。修行其余的法门，上根的众生当生可以了脱生死，下根的众生经历

许多劫数都难以了脱生死。唯有念佛法门，不论什么根性的众生，都可以在现生往生西方，生死随即可了脱。如此直捷迅速，怎么可以说成是“渐”法呢？

虽有其机，不如寻常圆顿之机，有似乎渐。而其法门威力，如来誓愿，令此等劣机，顿获大益。其利益全在仗佛慈力处。

即使有的众生根机不如圆顿根器的人，似乎是属于“渐”的种性，可是借助念佛法门的威力，以及阿弥陀佛的宏誓愿力，让这些劣等根机的众生，顿时获得巨大的利益。这全在于仰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

凡禅讲之人，若未深研净宗，未有不以为浅近而藐视者。若深研净宗，则当竭尽心力，而为宏扬。岂复执此权实顿渐之谬论，而自误误人哉。

凡是讲禅的人，如果不曾深入研究过净宗，没有不认为净宗浅近而加以藐视的；如果深研过净宗，就没有不竭尽全力而加以弘扬的。哪里还会执著于这一番权、实、顿、渐的谬论，来自误误人呢。

念佛须善发心者，心为修持之主。心若与四宏誓愿合，则念一句佛，行一善事，功德无量无边。况身口意三业，

恒以念佛利生为事乎哉。

所谓“念佛必须善于发心”，是说，心是修持的主导。心如果与四宏誓愿相合，那么念一句佛，行一件善事，功德都无量无边。更何况身口意三业，都常常以念佛利生为事业呢？

心若唯求自利，不愿利人。所行之事虽多，而所得之功德甚少。况或再加以倾人害人之意，及自炫自矜之心。则所念之佛，所行之善，亦非全无功德。实属百千万亿分中，仅得一分半分。而其恶念之过，亦复不少。故修行人，皆须善于发心，不止念佛人耳。

心如果只求自利，不愿利人。所做的修持即使很多，而所得的功德却很少。何况或许还有祸害扰乱他人的心思，以及自我炫耀，自我矜夸的念头。那么他所念的佛，所行的善，也不是完全没有功德，实在是百千万亿分中，只得到一分半分而已。而他心中存有恶念的罪过，却不少。所以凡是修行人，都必须善于发心，而不只是念佛的人才该如此。

言取舍者，此约究竟实义为难（难者，反诘问也）。不知究竟无取无舍，乃成佛已后事。若未成佛，其间断惑证真，皆属取舍边事。既许断惑证真之取舍，何不许舍

东取西，离垢取净之取舍。

说“法有取舍”，这是针对“究竟实义”发难质疑（难：就是反过来诘问）。殊不知究竟实义的“无取无舍”，是成佛以后的境界。如果还没成佛，那么（种种）断惑证真的修行，都属于是取舍。既然允许断惑证真这样的取舍，怎么就不允许舍东方取西方，离垢土取净土的取舍呢？

若参禅一法，则取舍皆非。念佛一法，则取舍皆是。以一属专究自心，一属兼仗佛力。彼不究法门之所以然，而妄以参禅之法破念佛，则是误用其意。彼无取舍，原是醍醐。而欲念佛者，亦不取舍，则便成毒药矣。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不可相非，亦不可固执。唯取其适宜，则有利无弊矣。

如果修参禅的法门，那么取和舍都不对；如果修念佛法门，那么取和舍都对。这是因为参禅一法专究自心；而念佛一法兼仗佛力。那些人不深究不同法门的所以然，却胡乱地借参禅法门来破斥念佛法门，这是理解错误了。参禅要求无取无舍，原本是醍醐。而想要念佛的人也不取不舍，醍醐就成了毒药。夏天穿轻纱，冬天穿棉袍；渴了饮水，饿了吃饭。这样的常识不可以错乱，但也不必固执。只要采取适宜的作法，就有利无弊了。

所愿汝笃尽伦常，专志念佛。以其余力，于父母兄弟妻子朋友等，随分随力，为之劝导。俾可同得念佛实益。庶不虚此生此遇矣。

愿你切实行持伦理道德，专心念佛。有多余的力量，对父母兄弟，妻子朋友等人，随分随力，加以劝导。使得他们可以共同得到念佛的真实利益，想必就不枉为亲人朋友一场了。

复马契西居士书三

傅大士语录，错讹不胜其多。兼且偈颂多属提倡禅宗。恐汝无此学识，不是疑大士讹说，便是以己意误会，则罪过无量。宜送大通家看，汝千万勿看。纵要看，待明年兴慈法师，二次刻成刷印出，再请看之。

《傅大士语录》这本书，里面的错误非常多，而且偈颂大多是在提倡禅宗。恐怕你没有这样的学识（来辨别），不是怀疑大士说错了，就是根据自己的心意来误会其中的意思，那就罪过无量了。此书应该送给大通家看，你千万不要看。即便非要看，也等明年兴慈法师第二次刻印出来以后，再请来看。

初兴慈法师，得此本鉴定刻板。前年送光一部，光息心校正，劝彼另刻。彼拟明年方刻，此板当好看多矣。

之前兴慈法师，得到这本书来鉴定刻板，前年送给我一部。我仔细校正后，劝他重新刻印。他打算明年才刻，这个版本应该会好看得多。

护法录甚好，但非专主净土者。其谈宗处，不可妄会。而高僧嘉言懿行，阅之则能长人善根。往生论注，照光标示，已标过否。此书文理甚好，宜熟看之。

《护法录》这本书很好，但不是专主于阐说净土的。其中谈论禅宗的地方，不可以妄加附会。而（书中所记载）高僧的嘉言懿行，读了之后，能够增长人的善根。《往生论注》，按照我的标示标过了吗？这本书的文理很好，应该熟读。

汝妄想之心，遍天遍地，不知息心念佛。所谓向外驰求，不知返照回光。如是学佛，殊难得其实益。

你的妄想心，遍天遍地都是，却不知道专心念佛。所谓心念向外驰求，不知回光返照。这样学佛，很难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汝学佛而不

知息心念佛，于儒教尚未实遵，况佛教乃真实息心之法乎。

孟子说：“学问的宗旨没有别的，就是把妄动的心放回到本位上去。”你学佛却不知道息心念佛，（这样一来）对于儒教尚且都没有实际遵行，更何况佛教是真实息心的大法啊。

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乃至万行。心经照见五蕴皆空。皆示人即境识心之妙法也。

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金刚经》当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乃至六度万行；《心经》当中的照见五蕴皆空。都是指示人们即境识心的妙法啊。

若一向专欲博览，非无利益。奈业障未消，未得其益，先受其病矣。

如果你一向只想着博览诸多经论，也并不是没有利益。奈何你业障没能消除，还没有得到（博览经论的）利益，却先受到损害了。

复马契西居士书四

永明等录，有何不合。汝且认真念佛。净土十要一书，多看即已足矣。余且待财智有余时，再请而读之，不晚也。

永明禅师等祖师的语录，有什么不适合读的。你暂且认真念佛。《净土十要》这部书，多多阅读就已经足够了。其余的暂且等待财力智慧有富余的时候，再请来读，也不晚。

念佛之乐，唯真念佛者自知。然必须志诚恳切，摄心而念，不可著外境相。否则心地不通，观道不熟，魔境现前，亦不了知，则殆矣。切嘱切嘱。

念佛的乐趣，只有真念佛的人才知道。然而必须志诚恳切，摄心而念，不可执着外在境相。否则心地不通达，观道不纯熟，魔境一旦现前，也不能明了知道，就危险了。切记切记。

今之真宏净土者，实难其人。遍参知识之念，改作一心念佛，则利益大矣。否则徒成一个劳碌奔波而已。谛法师处，宜多请教，余则非光所知也。

现如今，实在难遇到真正弘扬净土法门的人。把你普遍参访善知识的念头，换成一心一意念佛，利益就大了。否则，就成了白白地劳碌奔波了。谛闲法师那里，应该

多多请教，其余（的人）我就知道了。

安士全书，为古今善书之冠。拟排印普遍流布，藉以挽回世道人心。幸尤惜阴居士极力料理。特出广告，普劝印施。因令打四付纸板，拟印二三十万部。俾全国二千四十一县之各要机关，及各要人，皆得瞻视。则以后之流通，当更普遍广远矣。然成事在天，不必预计。但以救国救民为事，尽力而为即已。

《安士全书》是古今善书之首。我打算排印出来普遍流通，以此来挽回世道人心。所幸有尤惜阴居士尽力来料理这件事，特别刊出广告，普劝大众助印布施。因此让印书处打了四付纸板，计划印二、三十万部。以使全国二千四十一县的各个重要机关，以及各界要人，都能够看到这本书。那么以后的流通，应当会更加普遍久远了。然而成事在天，不必预先计算。只要以救国救民为事务，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念佛不能纯一，必须制心不令外驰。久久自会纯一。成片者，纯一无杂之谓也。大丈夫能令文章盖天下，功业宣宇宙。而不能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以著于外而遗其内，著于有为之末，而遗其无为之本也。

如果念佛不能纯一，就必须调制这颗心，不让心向外驰

求，久而久之心自然会纯一了。成片的意思就是纯一而没有夹杂。大丈夫能做到文章盖超天下，功业宣赫宇宙，却不能够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这是因为他执著于外境，而遗忘了内心，执著于有为的枝末，而遗漏了无为的根本啊。

世间人谁能一一占全。吾人但取其克尽伦常，力修净业即已。何暇计其他哉。

世间人谁能够样样占全。我们只要克尽伦理道德，努力修习净业就可以了。哪有空去计虑其他的方面呢。

复马契西居士书五

念佛时各随所宜。今丛林念佛堂，皆先念弥陀经，经完，念往生咒，或三遍或一遍。然后举赞佛偈。至偈毕。接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即绕念。须从东至南至西至北绕。此为顺从，为随喜。顺从有功德。

念佛，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现在寺院念佛堂都是先念《弥陀经》，念完后念《往生咒》，或三遍、或一遍。然后举《赞佛偈》，之后接着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这时候是绕念。必须从东至南至西至北绕。这样绕是顺从，是随喜。顺从有功德。

西域最重围绕。此方亦与礼拜均行。若从东至北至西至南，则是反绕，有罪过。不可不知。绕念一半，即坐默念，约一刻，又出声念。念毕跪念佛十声，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各三声。然后念发愿文。在家人恐室小难绕，则立跪坐念，皆须按己精神而定。正不必令他人立法则也。

西域最注重围绕（这种修行方法）。我们这里也把围绕和礼拜一同实行。若从东至北至西至南，这是反绕，有罪过。不可不知。绕念一半，就坐下来默念，大约一刻钟功夫，再出声念。念完后跪在佛前，念佛十声，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菩萨各三声，然后念《发愿文》。在家人如果屋子小难绕，则立念、跪念、坐念都可以。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精神而定，不必让他人为自己订立规矩。

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者。乃念到相应时，虽常念佛，了无起心动念之相（未相应前，不起心动念念，则不念矣）。虽不起心动念，而一句佛号，常常称念，或忆念。故云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也。

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意思，是念佛到相应的时候，虽然始终在念佛，却完全没有起心动念之相（在没有念到相应之前，不起心动念来念佛，就等于是没有在念佛）。

虽不起心动念，而一句佛号，常常称念，或者忆念。所以叫做念而无念，无念而念。

无念，不可认做不念。无念而念，谓无起心动念之念相，而复念念无间。此种境界，殊不易得。不可妄会。

无念，不能当成是不念。无念而念，是指没有起心动念的念相，而心中在念念不间断地念佛。这种境界很不容易得到，不可以错误领会。

观想一法虽好。必须了知所见佛像，乃属唯心所现。若认做心外之境，或致著魔发狂。不可不知。唯心所现者，虽其像历历明明，实非块然一物。若认做外境，作块然实有，便成魔境矣。

观想念佛一法虽然好。但必须清晰地知道所见到的佛像，是唯心所现的。如果当成了心外的境界，或许会导致着魔发狂，不可不知。唯心所现，就是指虽然佛像历历分明，然而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形体。若将见到的佛像认做是外境，认作有形的实体，便成魔境了。

合眼开眼，但取合宜可也。兼持观音圣号，甚有恃怙。一切人皆宜如此修之。作事时，不能念兹在兹者。以未到一心不乱境界，则心无二用，难免间隔。苟能常存觉

照，亦无所碍。

闭眼念佛、还是睁眼念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就可以了。（每日念佛）兼持观世音菩萨圣号，会得到很大的依靠庇佑，一切人都应该如此来修持。做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念念在佛号上，是因为没有到一心不乱的境界，那么心无二用，难免就有间杂隔断。（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常常存有觉照，也没有什么妨碍。

人须各守本分。汝上有祖母父母，下有小弟妻室。而且职业极闲，最易修持。不于此境，真实用功，而妄欲出家修行。汝出家有此好机缘，专心办道乎。不知出家有出家之事，谁能一事不理。即如光了无一事，亦几终岁长忙，无暇专心念佛。况其余者哉。祈随分随力修持，勿作分外之想，则幸甚。

人必须各守本分。你上有祖母父母，下有小弟妻室。而且职业很闲，最容易修持。不在这个环境中，真实用功，而妄想要出家修行。你出家有你现在这样的好机缘，专心办道吗？殊不知出家有出家的事情，谁能够什么事都不管。即便像我一件事也不管，也还是几乎整年都在忙，没有空专心念佛，何况其余的人呢？祈望你随分随力地修持，不要作分外的妄想，那么就非常庆幸了。

复马契西居士书六

修行之人，要息心静养。汝名静庵，何不顾名思义，一味无事找事，弄得一切人讨厌。自己胸膈膨胀，头晕神疲。再不自重，必致吐血。轻则便成废疾，重则或致陨命。反贻（y í）人谓汝学佛修行，不唯无益，而反受损。

修行的人，要息心静养。你法名为静庵，为什么不顾名思义，而要一味地没事找事，弄得一切都讨厌你，也弄得自己胸膈头晕，精神疲倦。如果再不自我保重，必定导致吐血。轻则成为残疾，重则或许导致丧失生命。反而给人留下话柄，说你学佛修行，不但没有利益，反而受到损害。

从兹一班无知，遂谓佛法之咎。因之诽谤阻遏，断人善根。不知由汝不依佛教而行之所致也。汝须自知好歹。修行要各尽其分，潜修默契方可。

从此一班无知的人，就认为这是佛法的过错，因此对佛法加以诽谤阻止，断人善根。殊不知这是由于你不依从佛教而行所导致的啊。你自己必须知道好歹。修行要各尽自己的本分，沉潜修持，默契于心，方才可以。

汝之病，皆尔自取，谓之何哉。急急改过，摄心念佛，即经典亦暂且勿看。过一二月，便可复原。不然，即绝

交。他日再见，一任情同陌路而已。

你的病，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还会是是什么原因呢？赶紧改正过失，摄心念佛，就是（佛法）经典也暂且不要看。过一、二个月，身体就可以复原。不然的话，就绝交。他日再见到，一概像陌生人一样对待。

复马契西居士书七

名者，实之表。有实有名，亦不为荣。何以故。以属本分故。无实得名，辱孰甚焉。况欲张罗，动人视听，必致遍登报纸，彼于表彰处，必加一番疑议，则成欺世盗名之实案矣。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故不得不再详告也。

名，是实质的表象。即便有实有名，也不值得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名实相符，不务虚名）是做人应尽的本分。没有实质却得到了名誉，是最耻辱的事情。更何况还想要张罗筹划，到处登报，（用虚名）来打动他人的视听。那些人在所表扬的方面，必定会加上一番怀疑议论，从而就成为欺世盗名的真实案例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不得不再详细告诉你。

汝信心颇深，但好张罗，及好游，好结交，实为修行一

大障。且汝年始二十余，即如此结交。后来佛学大通时，当日不暇给矣。祈沉潜杜默，则其益无量。戒之。

你（对佛法）的信心很深。但是喜好张罗，喜欢游历，以及喜好结交朋友，这实在是修行的一大障碍。况且你才二十多岁，就这样结交朋友。等到后来佛学通达的时候，应当天天都忙不过来了。希望沉默潜心修行，则利益无量。要以此为警戒啊。

复马契西居士书八

屡次戒汝，沉潜杜默，一心念佛。然究不肯将张罗习气放下。显荫将知事稿寄海潮音，已属太不洞事。汝又以为得意，不亦唯名是求乎。

多次告诫你，要沉默潜修，一心念佛。然而你终究不肯把张罗的习气放下。显荫把陶在东知事的文稿寄到《海潮音》杂志社，已经属于是太不懂事。你却为（此类行为）感到得意，不也是只想着求名声吗？

募印文钞之事且止。以汝尚非做此种事业之时。汝且息心念佛，毋求博览。令内既发心皈依，当名契净。名说以现无工夫，且待暇时为之。

募印《文钞》的事情暂且停止吧。因为你现在还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且息心念佛，不要追求博览群经。

你的妻子既然发心皈依，当取法名为契净。因为现在没有工夫，法名的含义等有空的时候再给她讲说。

汝后所问者，实皆切要之语。只因汝不能息心念佛，故茫然不知下落。汝且认真念佛，久当自知，不须人说。

你后面所问的，实在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只因为你不能专心念佛，所以茫茫然不知道（这些话）的着落。你且就认真念佛，久而久之应当会自己知道了，不需要别人说给你听。

令内既皈依，当令心依佛说，身去女习，庶可获大利益。依佛说，即依四宏誓愿。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虽尚非彼分，然其心固宜发利己利人之心。除女习，即勿事妆饰，勿怀谄曲。于上人同辈，必尽孝尽友。如此方不愧为佛子矣。

你妻子既然皈依，应当让她心中依从佛的教诲，身上去除女人习气，想必可以获得大利益。依从佛的教诲，就是依从四宏誓愿，以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虽然四宏誓愿还不是她分上的事，然而内心应该要发利益自己、利益他人的心。去除女人习气，就是不要从事化妆粉饰，心中不要怀有谄曲。对于长辈或同辈，必定要尽孝尽友。如此才不愧为佛弟子啊！

复马契西居士书九

便蒙钞，乃道光末年，红螺山慕莲法师所著。净土决疑论，特借彼口气，而作发起。民国三年，狄楚青致书令作论，以凑佛学丛报材料。光先概不用印光之名，故借彼名。于题下标云，红螺山慕莲法师遗稿，云水僧释常惭钞寄。及与孟由寄，则标云借红螺慕莲法师口气。及蔚如排印，两种标语全删去。故致汝疑光曾著有此书也。

《弥陀便蒙钞》，是道光末年，红螺山的慕莲法师所写。《净土决疑论》，是借慕莲法师的口气，而作为发起。民国三年，狄楚青写信给我，让我作一篇论文，刊载在《佛学丛报》上凑版面。我以前一概不用“印光”这个名字，所以借用慕莲法师的名，在题目下面标示说：“红螺山慕莲法师遗稿，云水僧释常惭钞寄”。寄给周孟由时，就标明为假借红螺山慕莲法师口气。后来徐蔚如排印《文钞》时，两种标语全都删去了。所以才导致你猜测我曾经写过这本书（《弥陀便蒙钞》）。

前所问者，今条示之。心本无象，而森罗万象皆由心现。心本非法（法即事也，世间凡可以名目者通谓之法），而一切诸法，皆由心显。故曰无象而为万象之主，非法而为诸法之宗（宗者，归趣之义，如江汉朝宗于海。又主质之义，以诸法莫不以心为体故）。

你在前面所问的问题，现在一条一条来说明。心本来没有形象，而森罗万象都由心所呈现。心本来不是法，（法就是事，世间凡是有名称的，通通称为法）而一切诸法，都由心来显明。所以说：心无象而为万象之主，心非法而为诸法之宗（宗：是归趣的意思，如江河的水流向大海；又是本质的意思，因为诸法无不是以心为本体）。

生佛体同，有何差别。差别何可名同。汝将相用，混而为体。故有此问。生佛体本无二。其不同者，乃迷悟顺逆于体之相用耳。生迷逆于体，佛悟顺于体。迷逆悟顺之相与用，则天地悬殊也。

（你提问说：）“众生与佛，本体相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差别，又怎么可以名为相同？”——这是因为你把相和用，混认为是本体。所以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众生与佛，就本体来说没有区别。只是由于存在对这个本体迷惑、觉悟，随顺、违逆的差别，从而导致相和用也不同罢了。众生迷惑违逆于本体，佛陀觉悟随顺于本体。那么迷惑违逆的众生与觉悟随顺的佛陀，二者的相与用，自然就天差地别了。

普贤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当看普贤行愿品自知。光文钞中，处处说之，何不领会。

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众。你应当去看《普贤行愿品》，自然会知道。我在《文钞》中，多处都有说到，为什么不好好领会呢。

极乐四土，带业往生者，居同居。断见思惑者，居方便。破无明者，居实报。无明净尽者，居寂光。

关于极乐世界的四种净土：带业往生的，居住在凡圣同居土。已断见思惑的，居住在方便有余土。已经破除无明的，居住在实报庄严土。无明已经彻底断除干净的，居住在常寂光土。

又实报，约所感之果报说。寂光，约所证之理性说。本属一土，讲者冀人易晓，故以分证者属实报，满证者属寂光。实则二土中，俱有分证满证。文钞中亦详述之。

还有，实报庄严土是针对所招感的果报来说的。常寂光土是针对所证的理性来说的。二者本来属于一土。讲解的人为了使人们容易理解，所以将分证者归属于实报庄严土，满证者归属于常寂光土。其实这二土中都既有分证又有满证。《文钞》中也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

同居虽具三土，而未断惑者，止受用同居之境耳。虽属带业往生之人，不可以凡夫定名之。以皆得三种不退故。

此乃以常途教理，与极乐往生所证者，相比较，细阅自知。

同居净土，虽然有三种。而没有断除惑业的人，只能受用凡圣同居的境界罢了。即使属于带业往生的人，也不能用凡夫来称呼，因为他们都证得念、行、位三种不退。这是把常途教理，和往生极乐者所证的境界果位，来互相比较。你仔细阅读，自然会知道了。

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弥陀佛，而未达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决志愿求生故，如子忆母，无时暂忘。此未达理性，而但依事修持也。

事持，指的是相信有西方极乐和阿弥陀佛，而没达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境界，只是决志发愿求往生，如同子女忆念慈母，没有一刻忘记。这是没有通达理性，只能在“事”上来修持。

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心具者，自心原具此理。心造者，依心具之理而起修，则此理方能彰显，故名为造。心具即理体，心造即事修。心具即是心是佛，心造即是心作佛。是心作佛，即称性起修。是心是佛，即全修在性。修德有功，性德方显。虽悟理而仍不废事，方为真修。否则便堕执理废事之狂妄

知见矣。

理持，指的是相信西方极乐和阿弥陀佛，是我心本来具备，是我心所能造作。”心具，就是自心本性，原本就具备这个理；心造，就是依据自心本具的理而修持，那么这个理，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名为“造”。心具即理体，心造即事修。心具就是“是心是佛”，心造就是“是心作佛”。是心作佛，就是称性起修；是心是佛，就是全修在性。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悟到理性之后，仍然不废弃事修，才是真修行。否则便堕落于“执理废事”的狂妄知见中了。

故下曰，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也。此种解法，千古未有。实为机理双契，理事圆融。非法身大士，孰克臻此。

所以下面说：“即以自心所具所造的六字洪名，为系心之境，令不暂忘也。”这种阐解的方法，千古未曾有啊！实在是下契众机，上契佛理，理事圆融。如果不是法身大士，谁能做出这样的阐述？

以事持纵未悟理，岂能出于理外。不过行人自心未能圆悟。既悟焉，则即事是理。岂所悟之理，不在事中乎。理不离事，事不离理，事理无二。如人身心，二俱同时

运用。断未有心与身，彼此分张者。达人则欲不融合而不可得。狂妄知见，执理废事，则便不融合矣。

因为，即使还没能悟明理性，然而事的修持，又怎能超出理性之外呢。只不过修行之人，自心没能圆悟。一旦圆悟了，那么事修就是理性。怎么会所悟的理性，不在事修当中的呢？理性不离事修，事修不离理性，事理无二。如同人的身心，二者总是要同时运作。绝对没有心与身彼此分开的。通达的人想要不融合事与理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是狂妄知见，执理废事，那就不能融合了。

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犹如全水成波，全波即水，水是静相，波是动相。动静虽异，湿性原同。终日随缘，终日不变。终日不变，终日随缘。犹如虚空了无诸相，而云屯则暗，日照则明。尘由风起则昏浊，尘因雨洒则澄清。虚空是不变，不妨随种种缘，成明暗清浊。虽则明暗清浊不同，而虚空本体了无改变。

全真成妄，全妄即真。如同水面全部成了波浪，而波浪全部是由水所成，水是静相，波是动相。动静虽然有差异，水湿的本性原是相同。终日随缘，终日不变；终日不变，终日随缘。犹如虚空，了无诸相，而云层聚集，虚空就变暗，太阳照耀，虚空则变明。尘土由风吹起，虚空则昏浊，尘土被雨淋洒，虚空则澄清。虚空是不变

的，也不妨碍随顺种种的因缘，形成明、暗、清、浊的相。虽然有明、暗、清、浊的不同，而虚空的本体，却一点没改变。

了此，则可随悟净之缘，以造即心本具之佛界。弃迷染之缘，以灭即心幻现之六界，与三界也（此约十法界说，故以六道为六界，三乘为三界也，勿错会）。

明了这个道理，就可以随着觉悟清净的因缘，来造作即心本具的佛界。舍弃迷惑污染的因缘，来除灭即心幻现的六凡界，与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界（这是约十法界说的，所以以六道为六界，三乘为三界，不要理解错了）。

此心周遍常恒，如虚空然。吾人由迷染故，起诸执著。譬如虚空，以物障之，则便不周遍，不常恒矣。然不周遍，不常恒者，乃执著妄现。岂虚空果随彼所障之物遂不周遍，不常恒乎。是以凡夫之心，与如来所证之不生不灭之心，了无有异。其异者，乃凡夫迷染所致耳。非心体原有改变也。

心体周遍法界，恒常不变，就好像虚空一样。我们由于迷感染污的缘故，生起诸多的执著。譬如虚空，以物来隔障，（看上去）就不周遍，不常恒了。然而，这个不周遍不常恒的，是我们因为执著而产生的幻相。难道

虚空真的会因为障蔽之物，就从此变得不周遍，不常恒了吗？所以凡夫的心体，与如来所证不生不灭的心体，是没有一点差异的。之所以（显得）有差异，是因为凡夫迷惑污染了心体，并不是心体本身有什么改变。

弥陀净土，总在吾人一念心性之中。则阿弥陀佛，我心本具。既是我心本具，固当常念。既能常念，则感应道交。修德有功，性德方显。事理圆融，生佛不二矣。故曰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岂我心具之佛，而不应我具佛之心耶。

弥陀净土，总在我们一念心性之中。那么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本具。既然是我心本具，就应当常念。既然能够常念，就能感应道交。修德有功，性德方显。事理圆融，生佛不二。所以说：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我心具之佛，怎么会不应我具佛之心呢？

下所说由不了真无自相，随迷染而当体成妄。妄无自性，当迷染而其体原真。终日随缘，终日不变。终日不变，终日随缘两语。乃互相发明，互为赞助。由汝心无正智，遂疑矛盾。

下面所说的，是由于不明了“真心本没有相，随着迷染而当体成了妄相；妄心原本没有自性，虽然处在迷染之

中，而本体还是真”。 “终日随缘，终日不变。终日不变，终日随缘”两句话。是互相阐发显明，互为赞助。由于你的心中没有正智，于是怀疑有矛盾。

念佛毕，起我人，则是自生障碍。凡行菩萨道者，须发四宏誓愿，能以四宏要心，纵有我人之境，心地内究不起我人之执著也。起我人者，皆由心住于相。不知菩萨心无所住，而行六度万行上求下化之微旨也。

念佛完毕，又生起人我分别相，这是自己障碍自己。凡是行菩萨道的人，必须发四宏誓愿，能够以四宏愿来约束内心，那么纵然有人我的境相，心中始终不起人我的执著。生起我相人相，都是由于心住著于相，而不知道菩萨心无所住，而行六度万行，上求下化的微妙意旨。

如上所说，能自领会固好。如仍不领会，但息心念佛，到业消智朗时，自可了了悉知，不必专以问人为事也。

如上所说，能够自己领会当然好。如果仍不能领会，只要专心念佛，到业消智朗的时候，自然可以全部清楚了，不必只顾着询问他人。

复马契西居士书十

令爱法名，宜作福贞。贞者，正也，女德之本。若能一心念佛，俾烦恼惑业，消灭净尽。功德智慧，彻底全彰。亦如女德之贞而无所外染，正而卓然自立也。

你女儿的法名应当叫福贞。贞，就是正的意思，这是女子品德的根本。如果能够一心念佛，使得烦恼惑业，消灭净尽。功德智慧，彻底全体彰显。就如同女子的品德，贞洁而没有外在的污染，正直而卓然自立。

故易曰，贞者，事之干也。干为树之正身。故修行人得其菩提正身，则道业自可成就，福慧自可满足。

所以《易经》说：“贞者，事之干也。”树干是树的正身。修行人得到了菩提正身，那么道业自然可以成就，福慧自然可以圆满。

虽小人未能即如是。然须以如是望之，以如是呼之。期彼顾名思义，而终得如是，则后之为人贤妻，为人贤母，助成夫德，胎教子女，荣孰大焉。令内既皈依，须当勤为修持，勿令有名无实，则幸甚。

虽然小孩子不能够立刻做到这一点。然而必须用这样的目标来期望她，用这样的言辞来称呼她。期望她听到名

字就想到义理，从而最终达到名字中所说的境界。那么以后做人贤妻，为人贤母，辅助成就丈夫的德业，谨言慎行，胎教子女，是何等荣耀啊。你的妻子既然皈依，应当精勤修持，不要有名无实，那就非常欣慰了。

经目略为一阅，不宜看者勾之。即宜看者，亦祈少看。但以念佛治习消业为事。业消看书，一览知妙。此由约而得之妙法也。今人根性陋劣，一博则泛漫无依，心绪纷张，难以相应矣。

（你信中所列）经书的目录大略看了。不适合你读的，用笔勾出了。即使是适合看的，也希望少看。只管念佛，来对治习气，消除业障。业障消除了，再看经书，一看就知道其中的妙旨。这是由约而得的妙法。现今人的根性陋劣，一旦博览就会广泛散漫无所依凭，心思纷乱，很难与经义相应了。

注：

由约而得：采用简单易行（即念佛消业）的办法而得以明了经书的含义（因业消智朗，经中所说即于己心——见之，此时再读经，自然不费思量之累）

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一

两次颶（jù）风，各处被灾，普陀亦然。殆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召。不知贵宅房屋如何。

两次颶风，各个地方都受到灾害，普陀山也一样。这大概是众生同分恶业所感召而成的。不知你家的房屋怎么样？

居科长年正壮盛，气象淳厚，堪为入道之器。光之为人，绝无执著。前念相信，不妨相交。后念不信，不妨即绝。来去任人，我固无心于交与绝也。

居科长（居秉 bǐng 磐）正当壮盛之年，气度敦厚质朴，可以成为进入佛道的法器。我为人绝对不会执著。前念彼此相信，不妨相交为友。后念不相信，不妨断绝来往。是来是去，随任他人，我本不在交友与绝交这些事上用心的。

然他人教人，多在玄妙处著力。光之教人，多在尽分上指挥。设不能尽分，纵将禅教一一穷源彻底，也只成一

个三世佛怨而已。况尚无穷源彻底之事乎。

然而其他人教导人，大多在玄妙之处用功着力。我教导人，大多在克尽本分上来指导发挥。假设不能竭尽本分，纵然将禅宗和教下的义理，一一都穷源彻底弄个明白，也只成一个三世佛怨而已。况且还没有穷源彻底这回事呢。

居君既已到过山上，何必七月又来。往返跋涉，路途资费，动需若干，祈勿复来。即有疑问，尚有显微居士。

即欲问光，邮递最便。何必重来，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居秉磐既然已经到过普陀山，何必七月份又来。来往跋涉，路途资费，都需要不少。所以请他别来了。即使有疑问，还有顾显微居士可以请教。就是想问我，用邮递最方便。何必再来普陀山，作无益的来往跋涉，而影响有益的修行呢。

今为居君取名契心，以彼名秉磐，字漱庵。以其心果能如磐石之贞固不动，又加以漱荡其外垢，则心之本体自可显现矣。

现为居秉磐取法名为契心，因为他名秉磐，字漱庵。如果他的心果真能够如磐石一样贞固不动，再加上用净水漱洗滌荡心外的污垢，那么心的本体，自然可以显现了。

心字，指常住真心而言，非随缘所起之习心也。习心，乃情染耳，非本体也。

（这里所说的）心，是指常住真心，不是随外缘所生起的习心。习心，是情识染污，不是心的本体。

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二（戒磕头布上打印）

下院当家来，以所寄壬年信，及物件交光。知所寄白布，托壬年以打印者。此事罪过之极，以菩萨名号作拜垫用，已属褻渎至极。况尚有就地作坐垫用者。

下院的当家师来，将你寄给王（ rén ）年的信，以及物品交给我。从而知道你所寄的白布，都委托壬年在上面盖了印鉴。这件事罪过到了极点：将菩萨名号当作拜垫用，就已经是褻渎到极点。更何况还有放在地上当坐垫用的。

余光緒二十年在普陀一见，二十一年在育王又见，以为诧异。告于舍利殿殿主，彼云此宁波家风也。

我光緒二十年（1894年）在普陀山见过（这样的做法），二十一年（1895年）在阿育王寺又见到，很诧异，就告诉了舍利殿的殿主，他说这是宁波一带的家风。

自惭无力挽此恶风。使光若作一方主人，当必到处声明此事之过。俾有信心者，唯得其益，不受其损也。

我惭愧自己没有能力挽救这种坏风气。假使我作为一个地方的主事人，必定会到处声明这种做法的罪过。使得（对佛法）有信心的人，只得到利益，而不因为褻渎佛名受到损害。

且托者既属至戚，何不开陈罪福，以祈用白布作垫。一则仍不污衣，二则唯益无损，其于彼方为有益。何可循例缄默，仍代为彼转求。

而且，委托的人既然是很近的亲戚，（他）为什么不（对你）说清这件事的罪福利害，让你用纯白布做拜垫。一来不会弄脏衣服，二来只有利益没有损害。（向你说明这些）对于他（本人）也是有利益的。怎么可以依照旧例沉默不语，仍然代你来转求加盖印鉴。

安士全书书底印字，汝尚肯说其过失。此过失大于彼百千万倍，固宜为一切信心人详言之。

《安士全书》书底印字，你尚且肯指出其中的过失。而这个过失大过书底印字百千万倍，自然应该向一切有信心的人详细说明。

育王之印，现已破碎不成字相（此约光绪二十一年所见说）。实则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之印。普陀印有几颗，法雨寺金印玉印，皆是敕建南海法雨禅寺观音宝印。

阿育王寺的印，现在已经破碎不成字相了（这是针对光绪二十一年，我所见到的来说）。实际上那是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之印。普陀山有几颗印，法雨寺的金印、玉印，都是敕（chì）建南海法雨禅寺的观音宝印。

世有子孙将其祖父之名，用作拜垫，人必以为忤逆。况佛菩萨大圣人之名号哉。宜于亲信人前，劝其勿用。以一传十，至百至千至万，岂不能即灭此恶风耶。凡事皆由一人倡之，众人和之，遂成俗例。反邪归正，何独不然。

世间如果有子孙将他祖父的名字，用来作拜垫用，人们必定认为他忤逆不孝。何况是佛菩萨大圣人的名号呢！应该劝亲戚朋友们不要这样做。这样以一传十，到百千万人，难道还不能灭除这种坏风气吗。凡事都是先由一个人倡导，然后众人相附和，于是成为习俗惯例。反邪归正，也应当如此啊！

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

光一介庸僧，毫无淑状。虽出家四十一年，离秦三十六年。而道业依然未成，无颜见故乡人，不敢再赋归欤。

去岁蒙阁下青盼，令定慧和尚促光回秦，弘扬法化。

印光是一个平庸的僧人，丝毫没有美善的品相。虽然出家四十一年，离开陕西三十六年。然而道业依然没有成就，无颜面回家见故乡人，也不敢再说归乡的话。去年承蒙阁下青眼期盼，让定慧和尚催促我回陕西，弘扬佛法。

光虽感不去心，而实无才德胜此重任。故以最初立愿，倘道业不成，即老死他乡，终不回秦为辞。阁下藻鉴高悬，遂原情而恕之。不肖如光，尚蒙如是嘉许。足见阁下尊德好道，为法为民之心。

我虽然感动不已，然而实在没有才德胜任这个重担。所以就用最初立下的誓愿“如果道业不成，就是老死他乡，终究不回陕西”来作为推辞。阁下明镜高悬，原谅宽恕了我。像我这样不成材的人，尚且承蒙您如是夸奖赞许。这足以看出阁下尊德好道，为法为民的心。

今春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光文钞出版。特寄五部，以答厚爱。秦地之民，素称良善。世风日变，法律废弛，

游手游食之败类，遂得肆意横行。勾通当地坏人，劫掠乡村，惨不忍闻。

今年春天，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印光法师文钞》出版。现在特地寄给您五部，以感谢您的厚爱。陕西的人民，向来被称为良善之民。由于社会风气一天天变坏，法律荒废衰弛，所以游手好闲的败类就肆意横行起来。他们勾通当地的坏人，抢劫乡村，惨不忍闻。

近数年中，有自秦来，言及秦地现状，无不哽噎涕零。盖土匪一至，遇稍有余裕者，则炮烙烧燎，无所不施，以期其尽献贮积而后已。其苦不堪，势必尽献。而一受此刑，即当时不死，亦难久生。

近几年中，有从陕西来的人，说到陕西的现状，没有不哽噎流泪的。因为土匪一到，遇到稍微富裕的人，就用炮烙烧烫等种种刑罚，没有什么刑罚不施用的，直到受刑的人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献出才肯罢手。受刑的人不能忍受刑苦，必定要献出全部的财物。然而一旦受了这种酷刑，即使当时不死，也很难活多久。

多有富人之室，通皆掘地三尺。凡灶炕墙壁，悉皆毁坏，以求埋金。其淫掠之迹，为千古所未闻。以官府不能制，百姓无控诉。直同长处地狱，了无出期矣。此大帮土匪

也。

很多有钱人的房屋，全都被挖地三尺。灶炕墙壁，全都被毁坏，以便于找到被埋藏的财物。这些奸淫虏掠的行迹，是千古所没有听闻的。因为官府不能够制止，百姓没有地方控告申诉。简直就是长住在地狱中，没有出离的日子啊！这是大帮土匪的所作所为。

至于小帮，其人众虽少，其酷烈亦然。其来多在夜间。凡闻有此消息，天将暮，先送女人于村外，或田禾中，树林间，坟墓间。即风雨霜雪，亦不敢归。小儿啼哭，则以物杜口，每有闭气致死者。男子多宿于房上。土匪一过，如火燎原，了无生物。此种苦况，说不能尽。尚不知其何所底止。

至于小帮的土匪，人数虽然少一些，但他们施刑的残酷暴烈程度也是一样的。他们来的时候，大多在夜里。凡是听闻土匪要来的消息，天色将黑，村民先将女人送到村子外面，躲在田地庄稼中，或者树林中，坟墓中。就是刮风下雨，降霜下雪，也不敢回家。小孩子啼哭，就用东西堵住嘴，经常有被堵住口鼻无法呼吸而死的。男人大多住在房屋上面。土匪一旦经过，如同大火延烧原野，没有任何活着的东西。这种痛苦的情况，说也说不完。尚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阁下虽在秦地，实所未闻，以出则兵拥，居则兵卫。既未亲身察访，百姓亦难控诉，则无由而知。以是之故，凡稍有家资，可逃出外方者，悉皆弃祖籍，而逃命于他乡矣。

阁下虽然也在陕西，实际并没有听说这些事。因为您出门有卫兵簇拥，在家有士兵保卫。既然没有亲自去察访，所以百姓也很难向您控诉，从而就无法得知实际的情况了。因此，凡是稍微有些家财，可以逃到外地去的人，全都丢弃家乡祖籍，而逃命在他乡了。

上海逃者，不计其数，况各处乎。止一土匪，已属不堪。再加以靖国一军，数年交战，其兵所到处，蹂躏淫掠，何可名言。呜呼。秦人何辜，罹此鞠凶。

逃到上海的，就已经不计其数了，更何况其他各地呢？仅仅土匪这一件事，已经让百姓不堪忍受。再加上靖国军，多年交战，士兵所到之处，蹂躏淫掠，哪里可以描述得尽。伤心悲痛啊！陕西人有什么罪，遭遇这样大的灾祸。

阁下宿根深厚，才略宏远，以故士卒推为督帅。惜于往昔劫中，少结人缘。致多数人民，不肯爱戴。由是一般

不为国与民虑者，私投南军，为靖国军，以与阁下对敌。

阁下宿根深厚，才干谋略宏远，所以被士兵推举为督帅。可惜在过去劫当中，结到的人缘不多。从而导致大多数的人民，不肯爱戴您。因此一些不为国家与人民考虑的人，就私自投靠南军，成为靖国军，与您为敌。

虽麇（áo）战数年，未分胜负，而两军对敌，炮声如雷，子弹如雨，所杀伤者，皆吾秦之同胞。其两军之兵，所经之地，人民遭其淫掠，亦吾秦之同胞。哀哉同胞，呼天不应，入地无门，身为鱼肉，其谁痛惜。

虽然激战数年，不分胜负。但两军对阵，炮声如雷，子弹如雨，所杀伤的人，都是我们陕西的同胞。并且双方军队的士兵，沿途奸淫虏掠的，也是我们陕西的同胞。可怜我们的同胞，呼天不应，入地无门，身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有谁心疼爱惜？

光窃谓阁下虽则位尊威重，人莫敢侮。实与百姓之畏土匪，不相上下。凡欲行刺者，不知几何。况靖国军之揭旗声鼓，以为对敌者乎。

我认为阁下，虽然地位尊高，权势威重，他人不敢来欺侮。而实际上（所面临的忧苦），与百姓畏惧土匪不相上下。想要行刺您的人，不知有多少。何况还有靖国军

高举旗子，擂动战鼓，将您当作敌人呢？

幸阁下宿福深厚，卒未有虞，然两军交攻，固已危险万状矣。倘一有不测，则高堂二亲，及兄弟妻子，将何倚靠。况敌人之心，决难推孝友之情，以保护全家，不肯一加残伤乎。

幸好您宿福深厚，终究还没有遭到不测。然而两军对攻，自然已经非常危险了。倘若您一有不测，那么您家中的父母，以及兄弟妻子儿女，还将倚靠谁呢。何况敌人是决难推延孝顺友爱的情义，来保护您全家而不肯加以伤害的。

是百姓之苦荼，其毒尚浅。阁下之苦荼，其毒更深。中央政府，軫念民生，意谓阁下虽则才德深远，但以未洽民心，故有靖国一军，为之发起。阁下若退，靖国自可取消。以故特派阎督相代。

所以说百姓的苦楚毒害相比之下还算浅的。阁下您的苦荼，毒害就更深了。中央政府，顾念悯惜民众百姓，认为，阁下您虽然才德深远，但因为没能融洽民心，所以有靖国军，发起反对您。您如果辞职，靖国军自然可以取消。所以特地委派阎相文督军来替代您。

阁下已经交谢，固当回思数年以来，仇敌林立。虽未受伤，亦甚危险。纵然军威赫赫，实属梦寐不安。即欲抽身事外，亦不可得。今幸有人替代，自可释此重任，退归田里，逍遥安乐，以孝友为为政，乐我天真。屏竞争于度外，化彼贪残。

您已经交官谢任，应当回想思考多年以来，仇家敌人林立。虽然没有受伤，但也非常危险。纵然军威赫赫，实际也是日夜不安。即使想要抽身事外，也不可得。如今幸而有人替代，自然可以放下这个重任，退归田里，逍遥安乐，以孝亲友弟作为事务，享受无拘无束的快乐。在心中屏除竞争的思想，化导那些人的贪婪残暴。

虽处竞争时代，身作羲皇上人。一则不负所学，一则永为民望。其于废专制而兴共和，与同胞而作幸福之名词，彻底相应，了无乖违矣。何可听不知大体，妄冀得功者之扇惑。拒不受命，帅兵相攻。俾人民涂炭，国用空乏乎哉。

虽然处在竞争时代，自己做个隐逸贤德之人。一则不辜负您所学的圣贤之道，一则永远为人民所仰望。这样的做法，和“废除专制，兴起共和，与同胞谋幸福”等名词，是彻底相应，一点没有乖违的。怎么可以听那些不识大体、妄想得到功名的人的扇动蛊惑，而抗拒政府的

命令，领兵互相攻打。使得人民遭受涂炭，国家用度空乏呢。

纵令阁下一战即胜，仍复原职，岂能免以后之各军相攻乎。夫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非出于不得已，特以听谗谄面谀之人言，徒欲固己爵位，不顾百姓常遭涂炭，国家丧失元气。如此作为，如坚立射侯，以期众矢交集。何可以最重之身命，与严慈兄弟妻子，日在仇敌中讨生活。

纵然阁下您一战就得胜，仍恢复原职。又怎能免除以后各部军队之间的互相攻打呢？尖兵利器，是不吉祥的东西，圣人万不得已才使用它。现今您不是出于万不得已，只是因为听信了阿谀奉承之人的谗言。想要加固自己的官爵地位，却不顾百姓常遭蹂躏摧残，国家丧失元气。如此的行为，如同牢牢地竖起箭靶，期望众箭来射。背负着最重要的身家性命，以及父母兄弟妻子的安危，怎么可以每天在林立的仇敌中间讨生活呢。

印光虽愚，亦不以是为得计。纵始终无虞，于清夜静思中，能不愧怍于战死饥亡之兵民乎。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阁下之才略，乃智慧磁基也。其民不佩服，群起而攻之。乃宿世少结人缘，

现政未洽民心，是无势可乘也。无势可乘而强为之，是失时也。

我虽然愚钝，却也不认为这是好的计划。纵然始终都能太平无事，在清夜静思中，能不惭愧于因战死或饿死的士兵、人民吗？孟子说：虽然有智慧，不如借助形势；虽然有锄头，不如等待农时。阁下您的才华谋略，就是智慧与锄头。人民不佩服您，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您过去世中结的人缘少。现在的统治没有洽合民心，这是没有形势可乘。无势可乘而勉强去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失时。

大丈夫欲建大功，立大业。未有不上顺天理，下合民心而能者。故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相时适宜，无所适莫。曾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大丈夫想要建大功，立大业。没有不上顺天理，下合民心而能成就的。所以孔子可以当官，就出来当官；应当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看好时机，适时而为，没有什么亲疏厚薄的分别。孔子曾经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修，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

祈阁下以孔子为法。以督军之位，视若毒藪，不但不起战事，亦复不生憾心。非惟秦民受赐，国家无虞。实则阁下获福无疆，余庆覃及后裔矣。若坚持此见，不肯回虑。则成乾卦上九亢龙之象。以其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必有后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

祈望阁下您效法孔子。将督军的官位，看作万毒深渊一般，不但不要发起战争，也要不生遗憾之心。这样一来，不只陕西人民受到您的恩赐，国家也获得太平。实际上，阁下您同样获福无疆，并且余留的福泽延及后代子子孙孙。如果坚持己见，不肯回头。就成为《周易》乾卦中“上九亢龙有悔”的卦象。孔子说：这是譬喻某种人尊贵而没有实位，地位高而没有百姓拥护，必定会有所悔恨。事后再悔恨，也来不及了。

孔子释之曰，亢之为德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再言其惟圣人乎者，令人深思而取法也。纵阁下不以圣人自居，亦岂不欲趋吉避凶为哉。

孔子解释说：上九爻辞所说的“亢”，意思是：只晓得进取，而不知及时引退。只安于生存，而不虑及可能的衰亡。只晓得获取，而不考虑到可能的丧失。只有圣人吧——深知进取、引退、生存、灭亡的道理，并且行

为不失中正的,只有圣人吧!两次次说到“只有圣人吧”,这是想让我们深思而效法啊。即使阁下不以圣人自居,难道连趋吉避凶也不想吗。

恳祈阁下上思绵祖宗之厚德,下思贻子孙之幸福。生知足想,顿息战事。则秦地人民,尚可苏息。各处强暴,无从借口。虽退归田里,实与秦民普施生死肉骨之莫大恩泽也。

恳祈您向上思惟,延承祖宗的厚德;向下思虑,留给子孙以幸福。怀着知足的心,马上停止战事。那么陕西的人民,还可以休养生息。各处的强暴势力,也没有借口发起战事。虽然退归田里,实在是给了陕西百姓,普施再生的莫大恩泽啊!

印光才德俱无,何敢干冒钧威。不过欲报答阁下一番厚爱,以冀秦民少受兵灾耳。由是不避诛戮,直词上陈。倘能俯鉴愚诚,则秦民幸甚,国家幸甚。

我才能德行全都没有,哪里敢冒犯您的威严。不过是想报答阁下您一番厚爱,希望陕西百姓少受兵灾罢了。因此,不避死罪,直言上陈。您如果能够体察到我的愚诚,那么陕西百姓就非常幸运了,国家也非常幸运了。

又以阁下念切民生，必欲究祸福之所由来，善恶之所结果。一以开拓心胸，一以导化同人。故将自所存之感应篇汇编一部，佛学捷径，佛学基础，佛学起信编，佛学指南，六道轮回录，各一本，随函寄来。以期闲暇无事时阅之。则诚意正心，穷理尽性，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道，当自得于心矣。

又因为阁下您很关切民生，那么肯定想要探究祸福的由来，以及善恶结果的原因。一来开拓自己的心胸，二来化导朋友同人。所以我将自己所存的《感应篇汇编》一部，《佛学捷径》，《佛学基础》，《佛学起信编》，《佛学指南》，《六道轮回录》，各一本，随信寄给您。希望您在闲暇无事的时候阅读。那么诚意正心，穷理尽性，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的大道，就会自然得于心中了。

安士全书，为天下古今善书之冠。刘省长曾请四百部结缘，当已送阁下垂览矣。此外则感应篇汇编，即属第一。其论议虽不及安士全书之十分透彻，然于诸善书中，未见及者，况能过乎。

《安士全书》，是天下古今善书之首。刘镇华省长曾经请去四百部结缘，应当已经送给您看过了。除此外，《感应篇汇编》，就属第一了。这本书中的论议虽然不像《安士全书》那样透彻，然而在诸多善书当中，还没有见过

赶得上这本书的，更谈不上超过了。

余五书皆以由浅入深，由因果而至于了生死。无机不被，无法不摄。深者见深，自可断惑证真。浅者见浅，亦堪消灾增福。

其余五本书，都是由浅入深，由因果而到最后的了生脱死。没有根机不覆盖，没有一法不包摄。根机深的人从中见到深妙，自然可以断惑证真；根机浅的人从中见到浅显，也可以消灾增福。

法无定相，损益在人。有志于己躬下永劫常存之大事者，当不以光为多事也。

佛法没有固定之相，得损害，还是得利益，全在于个人。有志于自己永劫常存之大事的人，应当不会认为我多余。

佛法一闻，利益无尽。北通州王铁珊者，前清曾作广西藩台。以其地土匪甚多，彼遂设法剿灭，杀戮无算。至前年得病，一合眼即见身在黑屋中，其鬼无数，欲来逼恼，遂惊醒。久则复合眼，所见亦然，随复惊醒。

佛法一旦听闻，利益无穷无尽。北京通州的王铁珊，在前清曾作广西省的藩台。当地土匪很多，他就设计剿灭，所杀的土匪不计其数。前年生病，闭上眼睛就见到自己

在黑屋当中。其中有很多鬼，都来逼迫恼害他，随即就惊醒了。过了很长时间，又合上眼，所见到的景象也同样如此，随即又被惊醒。

凡三昼夜不能安寝。人已困惫不堪。其夫人教令念南无阿弥陀佛，彼遂竭诚朗念，未久即睡著，遂睡一大觉。病渐痊愈。方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铁珊去夏来山，亲与光道其事。光以此陈于阁下者，亦欲阁下得念佛之实益也。

一共三天三夜不能够安心就寝。人已经困乏疲惫不堪。他的夫人教他并让他念南无阿弥陀佛，他于是竭诚大声念佛，不久就睡着了，就这样睡了一大觉。病渐渐好了。方才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王铁珊去年夏天来普陀山，亲自对我说了这件事。我将这件事告诉您，也是想要阁下您得到念佛的真实利益啊。

（历史背景：

陈树藩在任期间，不得民心。1920年，陕西人民兴起了驱陈运动。1921年，北京政府宣布免去陈树藩职务，由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对于北京政府的任免令，陈树藩拒不接受。后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派第十一、

第七师由宝鸡、安康两路夹攻汉中府，陈树藩仓皇逃往四川。)

复甬江某居士书

色欲一事，乃举世人之通病。不特中下之人，被色所迷。即上根之人，若不战兢自持，乾惕在念，则亦难免不被所迷。

色欲这件事，是全世界人的通病。不仅中下根机的人，会被色欲所迷惑。即使上根利智的人，如果不战战兢兢自我把持，念念之间有所警惕，也难免要被色欲所迷惑。

试观古今来多少出格豪杰，固足为圣为贤。只由打不破此关，反为下愚不肖。兼复永堕恶道者，盖难胜数。

且看古往今来，多少卓越的豪杰，本来足以成为圣贤人。只因为打不破色欲这一关，反而成为了下等愚昧不成材之人，并且永远堕入恶道。这样的人实在是多得数不过来。

楞严经云，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学道之人，本为出离生死。苟不痛除此病，则生死断难出离。

《楞严经》说：“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学佛，原本是为了出离生死。如果不痛下决心除去此病，就决定难以出离生死轮回。

即念佛法门，虽则带业往生。然若淫习固结，则便与佛隔，难于感应道交矣。欲绝此祸，莫如见一切女人，皆作亲想，怨想，不净想。

即使修行念佛法门，虽然说带业往生。然而如果被淫欲的习气牢固束缚，就与佛的气氛相隔离，就难以感应道交了。如想断绝这个祸害，最好是见到一切女人都作亲想，怨想，不净想。

亲想者，见老者作母想，长者作姊想，少者作妹想，幼者作女想。欲心纵盛，断不敢于母姊妹女边起不正念。视一切女人，总是吾之母姊妹女。则理智于欲，欲无由发矣。

所谓“亲想”，就是见到年纪大的女人，将她想作自己的母亲，比自己年长的想作自己的姐姐，比自己年少的想作自己的妹妹，年幼的想作自己的女儿。淫欲心即使很旺盛，也绝对不敢对母亲，姐妹，女儿生起不正的念头。看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亲，姐妹，女儿，则理智

降伏了欲望，淫欲就无从产生了。

怨想者，凡见美女，便起爱心。由此爱心，便堕恶道。长劫受苦，不能出离。如是则所谓美丽娇媚者，比劫贼虎狼，毒蛇恶蝎，砒霜鸩毒，烈百千倍。于此极大怨家，尚犹恋恋著念，岂非迷中倍人。

所谓“怨想”，就是见到美女，就会生起贪爱之心，而正是这种贪爱心，引我堕落恶道，长劫受苦，不能出离。这样一想，那么所谓的美女娇娘，比盗贼虎狼，毒蛇恶蝎，砒霜鸩毒还恶毒百千倍。对于这样的极大怨家，还要恋恋不舍，难道不是迷惑人中间的糊涂虫吗？

不净者，美貌动人，只外面一层薄皮耳。若揭去此皮，则不忍见矣。骨肉脓血，屎尿毛发，淋漓狼藉。了无一物可令人爱。但以薄皮所蒙，则妄生爱恋，华瓶盛粪，人不把玩。

所谓“不净想”，就是见到美貌动人的女人，想想她也只不过是外面一层薄皮罢了。如果揭去这张皮，则会惨不忍睹了。骨肉脓血，屎尿毛发，淋漓狼藉，完全没有一物可让人爱，只不过因为外面蒙了一层薄皮，就幻妄地对她生出爱恋。如果花瓶中装了粪，人们就不会赏玩它。

今此美人之薄皮，不异花瓶。皮内所容，比粪更秽。何得爱其外皮，而忘其皮里之种种秽物，漫起妄想乎哉。苟不战兢乾惕，痛除此习。则唯见其姿质美丽，致爱箭入骨，不能自拔。平素如此，欲其没后不入女腹，不可得也。入人女腹犹可。入畜女腹，则将奈何。

而现在 这美人的薄皮，和花瓶没有区别。薄皮内所装的东西，比大粪更加污秽。怎么能贪爱外皮，却忘记了皮里的种种秽物，而乱生妄想呢？如果不战战兢兢，保持警惕，痛除这个习性，那么一见女人姿色美丽，就爱箭入骨，以致不能自拔。平时尚且如此，死后想要不进入女腹，就不可能了。进入女人的腹中还算可以了，如果进入雌性动物的腹中，那可怎么办呢？

试一思及，心神惊怖。然欲于见境不起染心，须于未见境时，常作上三种想，则见境自可不随境转。否则纵不见境，意地仍复缠绵，终被淫欲习气所缚。固宜认真涤除恶业习气，方可有自由分。

一想到这里，心神惊怖。然而要想见到境缘不起染心，就必须在还没有见到境缘时，常作以上三种观想，那么见境时自然可以不随境转。否则即使不见境，意地里仍旧缠绵不绝，终究会被淫欲习气所束缚。所以，一定要

认真涤除恶业习气，自由（此处指出离轮回）才有份啊。

每日除了己职分外，专心念佛名号。朝暮佛前，竭诚尽敬，恳到忏悔无始宿业，如是久之，当有不思议利益，得于不知不觉中。

每天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专心念佛名号。早晚在佛前，竭诚尽敬，恳切忏悔自己无始宿业，这样一直做下去，久而久之，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

法华经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瞋恚，愚痴，亦然。是知能至诚念弥陀观音圣号者，贪瞋痴三惑，自可消除也。

《法华经》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瞋恚、愚痴也是一样的。由此可知只要能至诚念弥陀、观音圣号，贪瞋痴三种惑业自然可以消除。

又现今乃患难世道，须于念佛外，加念观音圣号，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之转回。庶不至宿业现前，无法躲脱耳。更宜常阅戒淫因果报应之书，远离狂荡匪鄙之友，则内志正而外诱绝，净业自可成就矣。勉之勉之。

另外，当今是个患难的世道，必须在念佛之外，加念观音菩萨圣号，冥冥中损害自然能不可思议地扭转成利益。才不至于当宿业现前时，没有办法躲避啊。戒淫及因果报应的书更应该经常阅读，远离狂妄放荡、匪劣鄙俗的朋友，那么心中志向正直，而外面的引诱断绝，净业自然可以成就了。努力努力。

复徐蔚如居士书

接手书，以琐务纷沓，未能即复。光为太夫人虽则朝暮回向，岂能有益于太夫人。实则企太夫人悯我一念之诚，挽弥陀观音而拔济我耳。阁下誉之过甚，不禁令人惭惶。令弟同皆发心，祈为讲演。足知宿世同种善根，将来同作莲池海会之永劫昆季。慰慰贺贺。

接到你的信，因为琐事繁多，没能马上回复。虽然我为你的母亲早晚都做回向，（然而）哪里能对你母亲有所利益，实在是企望太夫人悯我一念诚心，挽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来拔济我啊。阁下你赞誉太过，不禁令人惭愧惶恐。你弟弟也同样发心，希望你为他讲演佛法。足以说明你们在过去世中一同种下善根，将来又在莲池海会永劫作兄弟，快慰祝贺！

戒烟方登报，须长年常登，方能广知。须拉有财力者共

之。若一人供费，恐力绵而难久矣。

《戒烟方》登报，必须长年一直登载，才能被人们广泛知道。必须拉一些有财力的人共同来做这件事。如果仅一个人出钱，恐怕财力绵薄而难以持久。

芜钞所节，皆恰当之至。以光信笔所书，原只对彼一人。若普及大众，当须了无所妨，方可不招讥议。唯斥魔子之狂妄处，用撮略叙法，于文体甚合。

你对文钞所做的节选，都非常恰当。我随意所写的书信，原本只针对一个人。如果要普及大众，就必须一点妨碍都没有，才不会招来讥讽和议论。唯有指斥魔子狂妄的地方，采取摘要式引用，在文体方面（虽然）很契合，

然今之宗徒，多不识宗。既未指彼妄造谣言之实迹，彼宗徒必谓光为谤宗。即宗教不宜混滥论，不知宗气之宗徒，亦以为谤宗。宗徒多分之见识皆如是，则宗法殆扫地而尽矣。

然而现如今的宗门信徒，大多不了解宗门。如果不指出他们妄造谣言的真实事迹，那些宗门的信徒必定会认为我是在诽谤宗门。就连《宗教不宜混滥论》一文，不知道宗门气象的信徒看了，也会认为是在诽谤禅宗。宗门的信徒大多数见识都是这样，所以宗门的法脉就丧失殆

尽了。

近来佛法流通，潮州居士王弘愿，素好密宗。依之修持，颇有效验。于余宗虽未大通，亦各涉其藩篱。彼译出东瀛密教纲要，刻出寄两部来。今寄上一部，以祈随喜。然彼系弘密之人，故偏抬高密宗。约教而论，固无大碍。若与净土三根普被，教机相投之法门论，固相悬殊。

近来佛法流通，潮州王弘愿居士，一向爱好密宗，依密宗修持，很有效验。他对其余的宗派虽然没有大为通达，但也有一些涉及。他翻译出《东瀛密教纲要》一书，刻印出版后寄了两部给我。现在寄一部给你，希望你随喜（送人）。然而他是弘扬密宗的人，所以特别抬高密宗。对于教理来说，固然没什么大碍。如果与三根普被，教理与根机两相契合的净土法门来比较，就相差悬殊了。

王弘愿来书所说，皆约教而遗机。光与彼书，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也。虽不相合，亦无大背。其人年四十余，若再研究得十余年。当亦可为一大通家矣。禅宗秘密了义经跋，断宜取消，免滋疑误。

王弘愿来信所说的，都是针对教理，而遗漏了众生的根机。我给他的回信，是针对众生根机而讨论如何从教理中得到实际利益。即使不相契合，也没有什么大的违背。

此人现在四十多岁，如果再研究十几年。应当也可以成为一个大通家了。《禅宗秘密了义经跋》，绝对应该取消，免得疑误他人。

至于声闻回己所证小果，趣向如来大道。虽则顿渐有异，而中间位次，必不磨灭。大鹏一举九万，亦是自下升高。利刀一截千纸，亦是从一至千。顿教唯约顿说，故有无位次之论。然无位次中，不妨位次历然。若异渐，则渐非顿家之渐，顿非渐家之顿。二法判然各别，了不相即。唯宜以实义立言，不当以渐顿之表语为据。则佛法无一法不相通矣。

声闻回自己所证的小果，趣向如来大道。虽然有顿渐的不同，而中间修行经历的位次，必定不会磨灭。大鹏鸟一飞就是九万里，也是从下面一点一点升高；锋利的刀一次截断一千张纸，也是从第一张开始一张一张截断。顿教是专门就顿悟来阐说的，所以有“无位次”的论述。然而所谓的“无位次”过程当中，却也不妨各个位次历然分明。如果（刻意）与渐教来分别，那么渐教不是顿家所说的渐教，顿教不是渐家所说的顿教。顿和渐完全成了两回事，一点都不关联了。（因此）只应当根据实义（按，或可理解为实际内涵）来论述，不应当把渐顿的表面意思作为依据。那么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互相融

通的了。

王弘愿论密宗，亦以弘密宗之诠表为论。是知尚未知如来教须契机之至意也。罗汉根性，亦不一定。有回向即超证深位者，有入住渐升者。然顿渐有异，位次仍复历然，似无大谬。

王弘愿谈论密宗，也是用弘扬密宗（的论著中）诠释表象的话语作为论据。由此知道，他还没有明白如来设教必须契合众生根机，这一至要的道理。阿罗汉的根性，也不是一定的。有回向后立刻就证入菩萨深位的，有进入初住位，渐渐上升的。然而顿渐虽然有不同，修证的位次，仍是历然不乱。（这样阐说）应当没有大的错误。

十方世界随类现身，圆教初住即能。不历住行向等，唯佛后所示罗汉则然。若实证，实回小向大之罗汉，恐无此本领。若有，则住行向地等位菩萨，皆成钝根无奇之人矣。有是理乎。离顿说渐，离渐说顿。离教说宗，离宗说教。高抬密宗，藐视显教。皆所谓徐六担板，只见一边耳。

十方世界随类现身，圆教初住菩萨就能做到。不经历十行、十住、十回向等位次，唯独成佛之后所示现的阿罗汉才可以，如果确实是回小向大的阿罗汉，恐怕没有这

个本领。如果有，那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位次的菩萨，都成了钝根无奇之人了。有这样的道理吗？离开顿教说渐教，离开渐教说顿教。离开教下说宗门，离开宗门说教下。高抬密宗，轻视显教。这都像是徐六担着板子行走，只见到（板子的）一边罢了。

佛法善会，则法法皆通，否则法法互碍。光实少闻少见，然约理约义而论，当如是融通，断无两个道理。鄙见如是，不知阁下以为何如。

佛法，如果善于领会，那么法法都相互融通，否则，法法都互相障碍。我实在孤陋寡闻，然而针对教理、实义来讨论，应当这样理解才算融通，绝对不会有两套不同的道理。我的见解如此，不知阁下以为如何？

复徐彦如轶如二居士书

所言俗务纠缠，无法摆脱者。正当纠缠时，但能不随所转，则即纠缠便是摆脱。如镜照像，像来不拒，像去不留。若不知此义，纵令屏除俗务，一无事事。仍然皆散妄心，纠缠坚固，不能洒脱。

你来信说俗务纠缠，无法摆脱的情况。只要正当被纠缠时，能让心不随俗务所转，那么纠缠（实际上）也是摆脱。好比镜子映照物像，像来不抗拒，像去不留恋。

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纵然能彻底屏除俗务，一件事情都不做，可是心念仍然散乱幻妄，仍然被坚固地纠缠，而不能洒脱。

学道之人，必须素位而行，尽己之分。如是则终日俗务纠缠，终日逍遥物外。所谓一心无住，万境俱闲，六尘不恶，还同正觉者，此之谓也。

学道的人必须素位而行（依照自己的本位来行事），（只求）尽到自己的本分。这样就算是终日被俗务纠缠，心也终日逍遥于物外。所谓的：心中无所住著留恋，万境都是自在逍遥，对六尘都不生出厌恶，就相当于正觉的境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至于念佛一事，最要在了生死。既为了生死，则生死之苦，自生厌心。西方之乐，自生欣心。如此则信愿二法，当念圆具。再加以志诚恳切，如子忆母而念。则佛力法力，自心信愿功德力，三法圆彰。犹如杲日当空，纵有浓霜层冰，不久即化。

念佛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了生脱死。既然为了了脱生死，就自然会对生死的痛苦生起厌离心；也就自然会对西方的快乐生起欣求心。这样一来，那么真信切愿二法，当下一念圆满具备了。再加上志诚恳切，如同儿子思念

母亲一样地念佛。那么佛力、法力、自心信愿功德力，三法圆满彰显。好像烈日当空而照耀，就算有浓霜层冰，不久也能融化。

初心念佛，未到亲证三昧之时，谁能无有妄念。所贵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喻如两军对垒，必须坚守己之城郭，不令贼兵稍有侵犯。候其贼一发作，即迎敌去打。必使正觉之兵，四面合围。俾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彼自惧获灭种，即相率归降矣。其最要一著，在主帅不昏不惰，常时惺惺而已。若一昏惰，不但不能灭贼，反为贼灭。

初发心念佛，还没有亲证念佛三昧之前，谁能没有妄念呢？最要紧是心中常常觉照（觉观照），不随妄念而转变。好比两军对阵，必须坚守自己的城池，不让贼兵稍有侵犯。贼兵一发动进攻，就迎敌去打。必须要让正觉之兵四面包围妄念之贼。使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害怕遭到灭种之灾，就会陆续归降了。最关键就在于主帅不昏昧不懈怠，时常警觉啊。一旦觉照的心昏昧懈怠，那么不但不能灭贼，反而会被贼灭。

所以念佛之人，不知摄心，愈念愈生妄想。若能摄心，则妄念当渐渐轻微，以至于无耳。故云，学道犹如守禁

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

所以念佛的人，如果不知道收摄内心，就会越念越生妄想。如果能摄心，那么妄念应当会渐渐轻微，最终消灭干净。所以说：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学佛如同把守禁城，无论昼夜都应当正念清醒保持觉照，严防六尘之贼袭扰。只要将军主帅能够发号施令，那么不动干戈就能使六根清净太平。）

致包师贤居士书

温州之灾，闻之惨然。天灾人祸，无有底极。实足为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之证。亦堪为信愿念佛，往生西方之最切警策也。

温州的灾患，听了以后心中实在悲痛。天灾人祸，没有终极，这实在足以作为“三界无安，犹如火宅”的证明。也实在足以作为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最切要警策啊！

念佛心不归一，由于生死心不切。若作将被水冲火烧，无所救援之想。及将死，将堕地狱之想。则心自归一，无须另求妙法。

念佛时心不能归一，是由于（出离）生死的心不急切。

如果将自己想作被大水冲淹，被烈火焚烧而没有人来救援；以及（想作）快死了、将要堕入地狱。那么心自然会归一，不需要另求其他妙法了。

故经中屡云，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此大觉世尊最切要之开示，惜人不肯真实思想耳。地狱之苦，比水火之惨，深无量无边倍。而想水冲火烧则悚然，想地狱则泛然者。一则心力小，不能详悉其苦事。一则亲眼见，不觉毛骨为悚然耳。

所以经中屡屡说道：思地狱苦，发菩提心，这是大觉世尊最切要的开示。可惜人们不肯真实地思维和设想。地狱的痛苦比遭遇水火的惨痛，要深切无量无边倍。然而（人）一想到被水冲被火烧的痛苦就会不寒而栗，想到地狱的痛苦却又泛泛然。这是因为他的心力弱小，对于地狱的苦痛不能详细地了解，而水火的痛苦因为能亲眼看见，所以会禁不住地感到毛骨悚然啊。

与弘一上人书

讲起信论，虽不必定宗裂网疏，然决不可谓裂网为非。此决定不易之法也。灵峰著述，千古少有。彼等正眼未开，不知其要，故辄吠影以惑初学。果真具正知见者闻之，则彼之心腹，彻底了知矣。灵峰老人，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其言句理事具足，利益叵测。随人分量，各受其益。

讲《大乘起信论》，虽然不一定要以《大乘起信论裂网疏》为纲宗，然而决不可说《裂网疏》不对。这是决定不可改变的做法。灵峰蕩益大师的著述，千古少有。那些人正法眼没有开启，不能知道这些著述的要义，所以就像冲着影子乱叫的家犬一般妄加评说（家犬只见到主人的影子而没见到主人本人的时候，就误以为是外人而狂吠不已），从而误导了初学（佛法）的人。如果是真正具有正知正见的人听了他们的评说，那么就会彻底明白他们（评说者）心中在想什么了。灵峰老人，是末法时期绝无仅有的祖师。他的言语文句，理事具足，利益难以测度。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能力和根机从中受到相应的利益。

复法海大师书

座下十余年来，参师访道，自利利他，不胜钦羨。今则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当必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定登上品。但办肯心，决定成就。

您在这十多年中，参访名师道友，自利利他，（对此我）非常钦佩羡慕。现在您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以果地觉，为因地心（以阿弥陀佛的果地觉海，为自己因地修行之心），应当必会亲证念佛三昧，临终定能高登上品。只要您发愿（求生），那么决定能够成就。

然世人念佛者多，证三昧者甚少甚少。良由未能通身放下一念单提。故致心与佛难得相应也。座下之放下既真切，决无不得之理。

然而世人念佛的有很多，证得念佛三昧的人却少之又少。实在是由于（他们）没能全身放下，一念单提。从而导致自己的心，与佛很难相应。您既然真切地放下万缘，那么决定没有不得念佛三昧的道理。

所说了生脱死，明心见性，及证道把柄在手等，须稍分别。若按通途教理而修，虽明心见性，去了生死，尚大远在。以明心见性是悟，不是证。今人能悟者尚少，况能证乎。证则惑业净尽，生死之因既断，自不感生死之

果矣。

您所说的：“了生脱死，明心见性，以及证道把柄在手”等（几个概念），必须稍微加以分别。如果按照通途教理来修行，即使修到明心见性，距离了生脱死还很远。因为明心见性是开悟，不是实证。现今能够开悟的人尚且很少，何况是实证呢？实证了，则烦恼惑业彻底消灭干净，生死轮回的因既然断除，就自然不会感召生死轮回的果了。

初果七生天上，七返人间，方能断尽见思二惑，而证阿罗汉果。天台示居五品，南岳示居十信。如此大士，尚自隐其本德，示居内外凡位。则证道之说，实非易易。此约通途教理，欲即生证道之难也。

初果须陀洹，要七次生到天上，七次返生人间，才能够断尽见、思二惑，从而证得阿罗汉果。天台智者大师示现所证的位次是圆教五品位，南岳慧思大师示现的位次是圆教的十信位。这样的大菩萨尚且隐藏自己真实的境界，内外都示现于凡位，可见证道的说法，实在不是轻易可以达到啊。这是针对通途教理来说的，想要当生证道是很难的。

若按如来所立之特别法门，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

则上至等觉，下至五逆十恶之流。莫不蒙佛慈力，往生西方。既生西方，则悟道证道，直同拾芥，极速极易。如果按照如来所立的特别法门，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那么上至等觉菩萨，下至五逆十恶的众生。没有不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往生西方。生到西方以后，悟道证道，就如同捡起草籽一般，极为快速，轻而易举。

座下既专心念佛，于临终不曰往生，而曰可能得证道凭据到手。夫曰证道即已，何得说凭据到手。凭据到手，则不须论。凭据不到手，又将如何。观座下之语意，似是唯止念佛，不生信，不发愿求生。乃禅家以念佛作话头用者，非净土宗信愿行三并行之法也。

您既然专心念佛，却不说临终往生极乐世界，而只是说可能拿到“证道的凭据”。说“证道”就可以了，为什么又说“凭据到手”。凭据能够到手，自然就不必说了。凭据如果没到手，又该怎么办呢？看您话里的意思，似乎唯独只是念佛，然而对于西方极乐不生信心，不发愿往生。这是禅家把念佛当作是看话头来用的做法，而不是净土宗信愿行并行的修行方法啊！

无信愿念佛，虽较参禅看话头功德大。然自未断惑，自力不能了脱。又无信愿，不能蒙佛接引了脱。犹是仗自

力之通途法门。其证道也，大非容易。

没有生信发愿的情况下念佛，虽然比参禅看话头的功德大。然而自己没有断除惑业，靠自己力量不能了脱生死；没有生信发愿，也不能蒙佛接引了脱生死。实际上仍然是完全依仗自力修行的通途法门。想要证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且勿谓信愿求生为卑劣。华藏海会，同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为华严末后一著。况净土诸菩萨祖师，所有言教，皆示信愿求生。何座下自立门庭，不按佛祖之成规乎。

您且不要说生信发愿求生西方是卑下低劣的做法。华藏海会的菩萨们，共同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作为华严会上的最后一着。况且净土宗的诸位菩萨祖师，所有的言教都指示大众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什么您要自创新套路，不按佛陀祖师的规矩呢。

且终日终年终身念佛之人，岂可于佛，不行礼敬。十大愿王，礼敬居首。座下一切可以不，礼佛决不可以不。若不礼佛，便难感通。何以故，以身图安逸，心之诚亦未由必致其极也。

再有，整天整年乃至一辈子念佛的人，怎么可以对于佛

像，不进行顶礼恭敬呢。十大愿王当中，礼敬诸佛排在第一。您（即使）一切都可以不去做，礼佛决定不可以不做。如果不礼佛，就很难与佛感通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贪图身体安逸，心里的诚敬也就无法保证达到极点了。

善导专修，身业专礼，口业专称，意业专念。念至其极，则心佛外佛，一如不二。其证道也，非自力证道之所能比也。

善导大师的专修，身业专礼，口业专称，意业专念。念到极处，那么心佛外佛，一如不二。这样的证道，不是自力证道所能相比的啊。

古人谓劣夫乘轮宝力，一日可以遍游四大部洲。何得以念佛之特别法门，修通途之自力观行。光虽下愚，不敢肯许。倘以此一尘不染之清净心，圆发三心。则现生亲证三昧，临终往生上品，便可预为座下贺。一得之愚，尚祈矜鉴。

古人说低劣凡夫乘着轮宝的力量，一天当中就可以游遍四大部洲。怎么可借着念佛的特别法门，来修通途的自力观行（按，观，或可作止观解）呢。我虽然下劣愚钝，也不敢赞许肯定这样的做法。倘若用这一尘不染的

清净心，圆满地发起至诚心、深心以及回向发愿心。那么这一生可以亲证念佛三昧，临终能够往生上品，我就可以预先为您庆贺了。这是我的一点愚见，请您怜悯鉴察。

复王与楫居士书

光一介庸僧，毫无淑状。一向行乞，亦不能得。遂于大富长者之门，拾取所弃之残羹馊饭，以自滋养。亦有不嫌酸臭者，迫以求施，遂即以此见与。但取彼此相适，并不计余人之所厌闻而不欲见也。

我是一个平庸的僧人，丝毫没有美善的品相。一直以来（在佛法门中）乞讨，也没有什么成就。于是在大富长者的门前，拾取他们所丢弃的残羹馊饭，用来滋养自己。也有不嫌酸臭的人，硬是求我布施，于是我就将所拾的残羹馊饭给他们。只要对方能接受，我就愿意布施，并不在意他人对我所布施的东西是多么厌恶和不想看到。

（按，此段是印祖以比喻的方式自谦）

以故一无所宗，二无门庭，三无眷属。并未与人结一同参，立一社会。凡有来者，则令其各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即上等天姿，出格学识，亦以此相奉。

所以一没有宗派，二没有门庭，三没有眷属。而且，没有和谁结为同参道友，也没有成立过任何社会团体。凡是来的人，就让他们各尽自己的本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即使是有上等的天姿和杰出学识的人，也是以此来奉告他。

喻如童子奉沙，只期摅（sh ū）我之诚，绝不计及彼之可用与否。不意二字贱名，竟读阁下之耳。二十日接手书，不胜惭惶惊惧欣慰忧戚之至。以阁下误听人言，误许为法门中人。遂将错就错，陈我劣见于左右，以答谬为称许之意。

如同小孩将沙子奉送给别人，只期望抒发表达自己的诚敬之心，绝对不会考虑到沙子对于对方是否有用。没想到我卑贱的名字，竟然被您听到了。二十号接到信，惭愧、惶恐、惊惧、欣慰、担心、难过到极点。因为您误听了别人的话，错误称许我为法门中人。于是将错就错，向您陈述我陋劣的见解，来答谢您错谬称许我的美意。

知所说固不当阁下一盼，然不妨聊表我心而已。窃谓现今世道人心，陷溺至于极点。又加国用空乏，赋税比前重得数倍。诸物昂贵，民不聊生。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值此时际，欲宏法道，只可普与来者，指其学佛要义。

我知道自己所说的，自然是不值得阁下您看一眼，然而也不妨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认为现在的世道人心，已经沉溺沦陷到了极点。再加上国家钱财物资空乏，赋税比以前重了几倍。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天灾频繁降临，人祸接连不断。正当这种危及关头，想要弘扬法道，只能普遍地向一切来者，指明学佛的关键义旨。

于父言慈，于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各尽己分，以立基址。由是加以主敬存诚，克己复礼。明因识果，期免轮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天姿纵高，亦当依此而行。于有余力时，不妨研究一切经论。令其在己家庭，随分修持。则不须广建屋宇，备立人员。彼此往来，旷职费日。

对于做父亲的人讲慈爱，对儿子讲孝道，兄友弟恭，夫倡妇随，各人尽好自己的本分事，以此来打下（做人的）基础。由此再加上心怀诚敬，克制私欲，回归礼仪。明白因果的道理，以便于脱离生死轮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纵然天资很高，也应当依照这些去做。有多余精力的时候，不妨研究一切经典论著。让他们在自己家中，随着本分修持。就不必建设广大的房屋堂宇，招募人员，也不必彼此往来，耗费很多时间，耽误本职事务。

此诚现今宏法，将计就计之最上一著也。若如阁下所订之破天荒章程，虽国家兴盛，人民丰富之时，亦不能办。况此国运危岌，民不聊生之时乎。然阁下此议一出，全国之人，当无一不欢喜赞叹，庆法道之将兴。光实怀深忧，不能不为阁下略陈其概。

这实在是现如今弘扬佛法，将计就计的最好方式了。如果按照您所订的破天荒前所未有的章程，即使是在国家兴盛，人民富足的时候，也不能办到。更何况现在这种国运危急，民不聊生的时候呢？然而阁下这个提议一出来，全国人民，应当没有一个不欢喜赞叹，庆祝法道将要兴盛。我实在心怀深深的忧虑，不能不向阁下说明这件事的梗概。

谨按章程所列之事，虽数百万万，亦不足用。若阁下能变大地作黄金，则光之所说，诚为愚痴无知。若欲靠捐款而作此弥纶宇宙之事业，则直同春梦，毫无实际。

按照章程中所列的事情，即使有百万万的钱财，也不够用。如果您能够变大地为黄金，那么我所说的，实在是愚痴无知。而如果想要靠捐款来做这个统摄宇宙的事业，就如同做梦，丝毫不实际。

况阁下未闻已具大神通，无论何人，在远在近，皆能以法摄持，令其不稍逾越，如优波鞠多尊者。则如此大事，其所用之人，能保其一—悉以为公之心而为之，绝无弊端乎。

何况没有听说您已经具有大神通力，就像优波鞠多尊者一样，无论什么人，远的近的，都能加以摄持，使他们不会稍稍逾越规矩。（如果没有那样的大神通，）那么这样的大事，所用的人员，能够保证他们一一都是禀着为公之心而做事，绝对不会有弊端吗？

现今之人，子于父事尚作弊，况此汪洋无际之大事乎。又今人了无定志，无论何等社会，多皆彼此同入。倘有心怀异图之人，入于其中，引诱无知无识者为之党援。一旦事发，必至火炎昆冈，玉石俱焚。阁下当此人心陷溺已极之时，何不计虑及此乎。

现今的人，儿子对于父亲的事情尚且要作弊，何况这样无边无际的大事呢。再加上现今的人，没有坚定的志向，大都同时加入了不止一个社会团体。倘若有心怀不轨的人，混入到其中，引诱无知无识的人作为他们的同党助理。一旦事情发生，必然导至火烧昆仑山，美玉和顽石一同焚毁。在这人心陷溺到极点的时候，您为何没考虑到这些问题呢？

宋慈云忏主，赴苏讲经，听者日万夜千，屠沽为之不售。法道之盛，诚所未有。慈云惧之，恐致意外之虞，遂即中辍。夫慈云乃具大智慧，大辩才，兼有神通之高僧。当国家成平，人心淳善之时，尚如此慎重。

宋朝的慈云忏主，到苏州讲经，听经的人白天数万夜间数千，屠夫酒家因此而关门。法道兴盛的景象，确实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慈云大师畏惧这种情况，恐怕会导致意外的祸患发生，于是就中止讲经。慈云大师是具大智慧，大辩才，而且有神通的高僧。正当国家太平，人心淳善的时候，尚且要如此慎重。

阁下内秘，则非光所知。若据外现者，则比慈云，何止泰山之比须弥耳。况时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虽父母之大恩，夫妇之各别，尚欲弃置。公然提倡，谓尽孝为奴隶性质，共妻为大同之道。倘此等人混入，则将何以处。否则彼忌我法，加以蜚语，又将何以处乎。

阁下您的内在境界，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如果根据外相示现来说，相比慈云大师，何止是泰山相比于须弥山呢。何况现在正当上没有道德，下面没有法纪的时候。即使是父母养育的大恩，夫妇有别的大伦，尚且想要丢弃。公然宣传对父母尽孝道实际是让自己成为奴隶，男人们

共享妻子才是大同世界的做法。倘若这些人混入到其中，又将如何来处置呢？如果不处置，那些忌恨佛法的人，就会兴起流言蜚语，那时又怎么办呢？

夫一法既立，百弊潜生。不谨于始，决难令终。且古德宏法，皆各人自为范围。阁下于废置专制世代，立一佛法专制之门庭。居然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千机并育，万派朝宗。

一个法刚建立，百种弊病就暗自生起。不在一开始就谨慎，决定很难有好的结果。而且古大德宏扬佛法，都是各人为自己划定一定的范围。您在这个政治上废除专制的时代，想要建立一个佛法专制的门庭。自任为法王，于法随意自在。使各种根机众生都得到化育度脱，所有流派都对您敬仰服从。

美则美矣，诚恐无神通制伏，必有奸人入中以破坏。或怀嫉忌以诬谤。则未见兴法之益，竟罹灭法之祸。以大菩提心，获此恶果。有人心者，莫不痛伤。然虽痛伤，究有何益。

美是很美，实在恐怕没有神通，那么必定有奸人进入其中来加以破坏。或者心怀嫉妒猜忌的人加以诬陷诽谤。那么还没有见到振兴佛法的利益，终究遭到灭法的祸害。

以大菩提心，获得这种恶果。有心的人，没有不伤痛的。然而虽然伤痛，又有什么用呢？

以故光不得不预为阁下言之，而不计其见录否也。即决欲依所订章程而行，光亦只有赞美阁下之心而已，岂能强阁下以勿行哉。干祈将印光贱名取消，印光决不敢承认上座导师之名与职也。

所以我不得不预先为您说出来，而不考虑您是否听取。即使您决定想要依照所订的章程来行事，我也只有赞美阁下您的发心而已，哪能勉强你不要去做呢。千万祈望将我卑贱的名字取消，我绝对不敢承认上座导师的名誉与职务。

光一向退缩，故所见与人不同。若不以光之言为是，将有悔无所及之时。易曰，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愿阁下详察焉。

我遇事向来退缩，所以意见和别人不一样。如果认为我所说的不对，将会有后悔莫及的时候。《周易》中说：

“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深知进退、存亡的道理，行为又不失中正，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愿阁下仔细体察啊！

与永嘉某居士书

令友求子，拟舍百金。当令请百部感应篇汇编，以送通文理有信心之正人君子，实为不可思议功德，当获感通。

你的朋友求子，打算布施一百金钱财。应当令他请一百部《感应篇汇编》，来送给通文理，有信心的正人君子，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应当会获得感通。

又须知求子，先须从培德节欲起。印施善书，乃培德之一端，非止乎此而已。培德，当常看感应篇，阴骘文。善则随分随力而行，恶则如怨如仇而去。

又必须知道，求子，首先必须从培植道德，节制情欲开始。印施善书，这是培德的一个方面，不是只要如此就可以了。培德，应当常常看《感应篇》，《阴骘文》。是善，就要随分随力去实行，是恶，就要如怨家仇敌般去除。

袁了凡行功过格，乃认真体察，丝毫不容放过。故命本不寿而寿，无大功名而大功名，无子而有子。果能追彼芳躅，以期德日增而过日减。即不用功过格，凡了凡之所得者，令友亦当得之。

袁了凡行持《功过格》，是（对行善去恶的道理）认真体察，一丝一毫也不放过。所以他命中本来不该长寿却

得了长寿，命中本没有大功名却得到了大功名，命中本没有儿子却有了儿子。果真能够追随袁了凡的善事行迹，以期望德行日渐增长而过失日渐减少，那么即使不用《功过格》，凡是袁了凡所得到的，你的朋友也应当会得到。

况彼主持报馆，握言论机关之权。凡伤风败俗之无益文字，概勿登报。凡淑世善民之格言至论，日载几则。渐摩渐染，令人日趋于善而不自知。此实大丈夫不据位而行救国救民善政之大权。具此因缘，不知如此而为。所谓虽登宝山，仍复空手而归耳。惜哉。

何况他主持报馆事务，掌握言论机关的权力。凡是伤风败俗的无益文字，一概不要登报。凡是济世育民的格言善论，每天登载几则。渐渐陶冶，渐渐熏染，令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日渐趋向于善道。这实在是大丈夫不当官而实行救国救民，妥善治国的大道。具有这种因缘，却不知道如此去做。就是所谓的虽然登上宝山，仍然空手而归，实在可惜！

节欲一事，其理甚深，其关系甚大，其话甚不易说。夫天生男女，圣人法天立则，令男女居室，以为人伦之最大者。以上关风化，下承宗祧（ti āo）。岂为人日图快乐，而常以欲事为事乎。

节欲这一件事，道理很深，关系重大，话却很不容易说。上天化育出男女，圣人依据天道建立法则，令男女共居一室，作为最大的人伦。是因为这件事上关道德风气，下为承继宗嗣。哪里是为了让人们每天贪图快乐，而常常以淫欲为事务呢？

贪欲之人，其精薄而无力，如秕（bǐ）种不能生芽，故难生。即生，多多皆未成人而夭。即幸而不夭，亦必单弱柔懦，无大树立。若能保养精神，节欲半年，待其妇天癸发后，择良宵吉期，相与一交，决定受孕。

贪房欲的人，他的精单薄而无力，如同秕种子一样不能够发芽，所以很难生子。即使生了儿子，大多没有成人就夭折了。即使有幸不夭折，也必定单薄柔弱，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如果能够保养精神，节欲半年，等待他的夫人月事完结之后，选择良宵吉日，一次交合，决定受孕。

从此永断欲事，则所生之子，不但性行贞良，欲念轻薄。而且体质庞厚，无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天癸，即经水也。经水尽后方受孕，余时多不受孕。经水未尽，断不可交。交则妇即受病成带，勿望受孕矣。

从此之后永远断除房事，那么他所生的儿子，不但性情

行为贞良，欲念淡薄。而且体质厚重结实，没有胎毒、痘疹疾病等病患。天癸：就是经血。经血完尽之后方才能受孕，其余的时候大多不受孕。经血没有完尽，绝对不可以交合。否则，妇女就会受病成带，不要再指望受孕了。

人之大伦之事，岂可恶日恶时而行，故须择良宵也。礼记月令篇，记圣王于仲春，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奋木铎以令兆民者，令地方官声铎以告百姓也。容止，犹言动静。不戒容止，谓行房事也。生子不备，即五官不全等。世每有生子，或异人类，或形体缺损，皆坐此故。必有凶灾，言其父母，尚有凶祸灾殃，如恶病，夭寿等，不止生子不备也。

男女之间关乎大伦的事，怎么可以在恶日恶时进行呢。所以必须先选择良宵吉日。《礼记·月令篇》记载，古代圣王在二月份，春分前三天，会派人振动木铃来警告百姓平民，并说道：“将要打雷了，如果有不戒除夫妇房事的人，生的儿子有残疾，而且必定会有凶灾。”“奋木铎以令兆民”，就是让地方官用木铃声来告诉百姓。“容止”是指动静行为。“不戒容止”说的是行房事。“生子不备”就是五官不全等。世间每每有人生的儿子，或

者不像人形，或者形体缺损，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必有凶灾”：是说这样行房的夫妇，还会有凶祸灾殃，例如恶病，夭寿等等，不仅仅是生儿子五官不全啊。

古圣王重民生，故特别注意其事，奋木铎以告之。不但震雷当忌，即大风大雨，恶星值日，及天时交节，佛圣诞期，皆所当忌。此实尊天敬圣，遵王制而敦人伦之大道。

古代圣王注重民生，所以特别注意这件事，振响木铃来普告大众。不但打雷应当忌讳，就是大风大雨，恶星值日，以及天时节气交替，佛与圣人的诞辰，都应当避开。这实在是尊天敬圣，遵守王制而敦崇人伦的大道。

惜世人概不肯出诸口，俾其子子子孙孙体质，一代劣于一代。或者少年早夭。或由欲事过度，虽不早夭，竟成衰残，无大树立。多半皆乃父乃母，不知人伦之道之所致也。乃父乃母之不知，由于乃祖乃妣之无教也。

可惜世间人一概不肯说出来，使得他们子子子孙孙的体质，一代不如一代。或者少年早夭。或者由于欲事过度，虽然不早夭，竟成为衰残，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多半都是他的父母，不知道人伦之道所导致的。他父母之所以不知道，是由于他的祖父祖母没有教导。

子女成人时，当以节欲保身等，委曲开导。父教女不便，母则无妨。能如此，方为真爱子女。而世之爱者，多皆任其纵欲，则其害更有甚于杀子女者，可不哀哉。圣人重胎教，于此致意，乃未胎而预教也。

子女长大成人的时候，应当以节欲保身等话语，方便委曲地对他们加以开导。父亲教导女儿不方便，母亲就没什么妨碍了。能够如此，才是真正爱护子女。而世间的爱，大多都是放任他纵欲，这造成的祸害比杀害子女还要严重得多，实在悲哀啊。圣人注重胎教，在教导子女节欲方面加以关注，是还没有受胎就预先教化啊。

予滥厕僧伦，何得论夫妇房室之事。一以出家之前，曾阅过古人敦本至论，欲以馈知己而报护法之恩。一以佛为大医王，无病不疗，光为佛弟子，亦欲随分随力而行医道。此病乃举世间人之通病大病。若通病大病，任其发生滋长，而去详治别病小病，岂非轻重倒置乎。

我混滥在僧人的行列中，怎么还要谈论夫妇房事的问题呢。一方面是因为在出家之前，曾经阅读过古人关于做人如何敦实根本的精妙论述，现在想要以此来报答知己护持佛法的恩德；一方面也因为佛是大医王，没有病不能治疗的，我身为佛弟子，也想要随分随力来实行医道。纵欲这个病是全世间人的通病大病。如此的通病大病，

随任它发生滋长，却去详细治疗个别的小病，这难道不是轻重倒置吗。

邓伯诚亦欲求子，光答书亦略述此意。及蔚如所印三信稿，及文钞，皆删去。意谓此事不合僧道，亦不合于佛法中说。其意固善。然人苦无子，敢以其事向佛求，向僧说。僧为说其所以然之善法，令彼子子子孙孙，得大受用，又有何过。

邓伯诚也想要求子，我回信中也大略叙述了这个意思。徐蔚如刻印三封信稿和《文钞》的时候，都删去了。他认为这件事不合于僧道，也不适合在佛法中讲说。他的用意固然是好的。然而一个人苦于没有儿子，既然敢拿这件事向佛去求，向僧人去说。僧人为他讲说其中所以然的善法，让他的子子子孙孙，得到大利益，这有什么过失呢。

将谓僧教人节欲，便涉淫欲。则僧教人戒杀，便涉杀业乎。但此事不可为无知无识者告，恐彼不会其意，反作笑柄。若对明理君子说之，正是不据位而振木铎以令兆民也。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与此同一作略。谓之为过，则圣王圣贤佛菩萨，乃过之渠魁元首也。

难道说出家僧人教导人要节欲，就涉及淫欲。那么出家

僧人教导人戒杀，就涉及杀业吗？但是这件事不可以对无知无识的人说，恐怕他们不领会其中的用意，反而当作笑柄。如果对明理的君子说，正是不在官位而振动木铃来巡告百姓。平治国家于动乱之前，保卫家邦于危险之前，与这是同样的功业作为。如果认为这是罪过，那么古圣王、圣贤、佛菩萨，就是罪过的头目元首了。

湖南一儒士姓刘忘其名，娶妻不与相亲。妻谓曰，娶妻原为生子，汝不相亲，则宗支断绝矣。遂亲一次，即生子，因名传支，即绝欲。妻又谓曰，一子独立，孤无倚靠，曷若再生一子。又亲一次，复生一子，名再支。二子皆入翰院。其人一生，止行两次房事。

湖南有一个儒士姓刘，忘了他的名字，娶了妻子不与她相交合。妻子说：娶妻原本为生儿子，你不与我相亲近，那么宗嗣支脉就断绝了。于是亲近了一次，生下一个儿子，因此取名为传支，此后就断绝欲事。妻子又说：一个儿子太单薄，孤独没有倚靠，不如再生一个儿子。他就又亲近了一次，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再支。后来两个儿子都进入翰林院。这个人的一生，只行了这两次房事。

而又详述房事忌日，并清心寡欲，保元毓 (y ù) 神

之事，载于家乘，冀子孙世守焉。湖南友为予言之。欲求贵子，舍是而求，纵得之，亦属侥幸。依是而求，求则得之矣。

而且他又详细记述下房事的忌日，以及清心寡欲，保元气，养精神的事宜，记载在家史中，希望子孙世代相守。湖南的一位朋友为我说了这件事。想要求得贵子，如果舍弃培德节欲的做法来求，纵然得到了，也是侥幸。如果培德节欲来求，只要求就会得到。

凡发科发甲，皆其祖父有大阴德。若无阴德，以人力而发，必有大祸在后，不如不发之为愈也。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止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贱。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能世守先德，永久勿替者，唯苏州范家，为古今第一。

（自古以来）凡是科考得中的人，都是他的祖上或父辈有大阴德。如果没有阴德，靠人力而考中，必定会有大祸跟随在后面，还不如不中为好。历观古往今来大圣大贤的出生，都是他们的祖上或父辈积德所导致的。大富大贵也是如此。然而他们的子孙生在富贵当中，只知道享福造业，忘记了祖上的一番栽培。从此丧失祖德而浪荡祖业，随任自己沦落贫贱。这是全世界富贵人的通病。

能够世代守住先人祖德，永久不更替的，唯有苏州的范家，为古今第一。

自宋文正公以来，直至清末，八百余年，家风不坠，科甲相继。可谓世德书香之家。而长洲彭家，自清初以来，科甲冠天下。其家状元，有四五人。有同胞三鼎甲者。

自从宋朝文正公范仲淹以来，直到清朝末年，八百多年，范家家风不坠，科考得中的人相继不断。可谓是世代有德的书香之家。而长洲的彭家，自从清朝初年以来，科甲冠天下。家族中的状元，就有四五个人，还有同胞兄弟中得状元、榜眼、探花的。

而世奉佛法，虽状元宰相，犹日诵感应篇，阴鹭文，以为诚意正心，致君泽民之鉴。彼狂生谓此等书，乃老斋公老斋婆之所从事者。非但不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并不知人之所以为人。生为行肉走尸，死与草木同腐。而且恶业难消，永沉恶道。

而且他们家世代信奉佛法，虽然身为状元宰相，还是每天读诵《感应篇》，《阴鹭文》，以此作为诚意正心，辅佐国君，惠泽人民的借鉴。那些狂妄后生认为这些书，是老斋公老斋婆们才阅读遵行的。这样想的人，不但不知道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的原因，也不知道人之所以成

为一个人的根据。他们在生是行尸走肉，死了与草木一同腐烂。而且恶业难以消除，永远沉沦在恶道。

彼器 (xi āo) 器然自命为博雅通人，致令后世并天地父母之名字亦不得闻者，何可胜数。

那些自命为学识渊博通达，品位高雅的狂妄嚣张之徒，使得后代连天地父母的名字也不能听到。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啊。

欲子孙之不趋败途，共入正道者。当以感应篇汇编，阴鹭文广义，为定南针。则世俗习染之恶浪滔天，黑云障日，亦不至不知所趋，而载胥及溺。

想要子孙不误入歧途，一起走上正道，应当将《感应篇汇编》、《阴鹭文广义》作为指南针。那么即使社会上世俗的习染如恶浪滔天、黑云遮日一般浓厚，他也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跟着别人一起落水。

否则纵令风平浪静，天日昭彰，亦难保不入洄渚，而随即沉溺矣。况绝无风平浪静天日昭彰之望之世道人心乎。

否则，纵然国家社会风平浪静、阳光明媚，他也难保不会堕入急流漩涡，随即沉没了。更何况哪里有所希望的风平浪静、阳光明媚的世道人心呢。

须知阴德二字，所包者广。成就他人子弟，令入圣贤之域，固属阴德。成就自己子弟，令入圣贤之域，亦是阴德。反是，则误人子弟固损德，误己子女亦损德。力能兼及，何幸如之。

要知道阴德两个字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成就他人的子弟，使他成为圣贤，固然属于积阴德；成就自己的子弟，使他成圣成贤也是在积阴德。反之，误人子弟是在损德，误己子弟也是在损德。如果我们有能力使自己和他人的子弟都成就圣德，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否则且就家庭日用云为，以作为圣为贤之先容。正所谓即俗修真，现居士身而说法者。祈以此意，与令友，及一切知交，恺切言之。亦未始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一端也。

否则就先通过自己家庭生活中的实践，来作为成圣成贤的基础。正所谓借世俗事来修行真常，现居士身而宣说大法。希望对您您的朋友以及一切交往的人恳切地讲述这个道理。这未尝不是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的一个方面啊。

复黄涵之居士书一

接手书，知夫人身婴贵恙，已经月余。用药颇难，诸医束手。当此时机，正好用万病总持之阿伽陀药。阁下每以此药，普施于人。何于夫人之病，尚沾沾然以难于用药为忧哉。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夫人生病，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用药比较困难，医生全都束手无措。在这个时机，正好用万病总持的阿伽陀药。你每每用这个药，普遍布施给别人。为何对于你夫人的病，还要拘泥执着，因为难以用药而忧心呢？

其令郎令爱令媳等，既受生育之恩。当此大病临身，存亡莫保之时。教以各各为其母志诚恳切念南无阿弥陀佛，以祈寿未尽则速愈，寿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

你的儿子、女儿、媳妇等人，既受母亲的生育之恩。在母亲大病临身、存亡不保的时候，应该教他们各各为母亲至诚恳切地念“南无阿弥陀佛”，以祈求母亲寿命如果还没有尽，则疾病快速痊愈，寿命如果已经尽了，则速得往生西方。

令郎等孝心淳笃，当必皆如救头然，而常持念也。如是

则岂但有益于夫人，实则深有益于令郎等也。

你的儿子孝心淳厚，必定都能像急切地扑救头上的火苗一样，时常恳切念佛啊。这样做受益的不单是你夫人，实际上对你儿子等人也有深远利益啊。

凡人有病，可以药治者，亦不必决不用药。不可以药治者，虽仙丹亦无用处，况世间药乎。无论能治不能治之病，皆宜服阿伽陀药。此药绝不误人，服则或身或心，必即见效。

但凡人有了疾病，可以用药物治疗的，也不必完全放弃药物治疗。用药物已经没有用的，就算是仙丹也没有用，何况只是一些世间的药物呢。无论能不能用药物治疗的疾病，都应该服用阿伽陀药。这种药绝不误人，服用之后对于身体或者心灵，必定立即能见到效果。

然人生世间，无论久暂，终有一死。其死不足惜，其死而所归之处，可不预为安顿乎。有力量者，自己预为安顿妥帖，则临终固不须他人之为辅助。然能辅助，则更为得力。

然而人活在世间，无论时间的长短，终究会有一死。死没什么好可惜的，但死后要去的地方，怎么可以不预先安顿呢？有力量的人，自己预先为自己安顿妥帖，那么

临终自然不须他人辅助。然而如果能得到辅助，就更加有力量了。

无力量者，当令家属代为念佛，则必能提起正念，不致恩爱牵缠，仍旧被爱情所缚，住此莫出也。

没有力量的人，就应该让家属为自己念佛，那么必能提起正念，不至于因为亲友之间的恩爱牵缠，使自己仍旧被情感所束缚，依旧住在娑婆世界不能出离啊。

(光) 之为此言者，非徒为令夫人计也。以太夫人已经八十有三。虽阁下之德，足能延亲之寿。而期颐之后，终必有去世之一日。恐阁下未能虑及于此，而犹复注意于医药，则为舍本逐末。益不能得，而反将一心念佛，由忙碌于医药而成间断，不能纯一，则其损大矣。故借夫人之病，预为阁下陈其尽心力于亲之神识得所，以期阁下究竟能报亲恩耳。

我说这个话，不单是为你的夫人考虑。也因为你母亲已经八十三岁了。虽然你的功德，足以延长你母亲的寿命。而百岁之后，终究有去世的一天。恐怕你没能考虑到这些，而还是只注意到医药方面，那就是舍本逐末了。不仅不能得到利益，反而由于忙碌于医药，而使念佛的心间断不能够纯一，这个损失就太大了。所以借着你夫人

的病，预先为你陈述尽心力于母亲神识的要旨，期望你能究竟报答亲恩。

今将陈了常之佛性助念发隐，附函寄来。虽文不雅驯，而意义有可取焉。至于保病荐亡，今人率以诵经拜忏做水陆为事。（光）与知友言，皆令念佛。以念佛利益，多于诵经拜忏做水陆多多矣。

现今将陈了常的《佛性助念发隐》，附信寄来。虽然文词不是十分优美考究，但其中的意义却可取。至于祈求病好、超度亡灵，现在人都以诵经、拜忏、做水陆为事务。而我但凡跟认识的人说，都让他们念佛。因为念佛的利益，比诵经、拜忏、做水陆大多了。

何以故，诵经则不识字者不能诵，即识字而快如流水，稍钝之口舌，亦不能诵。懒坯虽能，亦不肯诵，则成有名无实矣。拜忏做水陆，亦可例推。念佛则无一人不能念者。即懒坯不肯念，而大家一口同音念，彼不塞其耳，则一句佛号，固已历历明明灌于心中。虽不念，与念亦无异也。如染香人，身有香气。非特欲香，有不期然而然者。为亲眷保安荐亡者，皆不可不知。

为什么呢？因为，诵经，不识字的人就不能诵。（法事中诵经）快得如流水一样，即使是识字的人，如果口舌

稍迟钝一些，也还是不能跟着诵。懒惰的人即使能诵，也不肯诵，就成了有名无实啊。拜忏、做水陆，也可以以此类推。如果念佛，那么没有一个人不能念。就算是懒惰的人不肯念，大家一口同音念，他只要不堵住自己的耳朵，那么一句佛号自然已经清清楚楚地灌输到心中。虽然不念佛，与念佛也没什么不一样。从事香料涂染工作的人，时间久了，身上就会有香气。并不是他想有香气，这是所谓不期待如此，而自然就如此啊。凡是为亲人眷属保平安，或超荐亡者的人，对这些道理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复黄涵之居士书二

五月廿八接廿四手书。知尊夫人病体沉重，诸医束手。因祈令令眷，代为念佛。以祈寿未终则速愈，寿已终则速生耳。岂料夫人净业已熟，脱体而去。

五月二十八日，接到二十四号的信。知道你的夫人的病情严重，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因此祈望你家中的眷属，代为念佛。祈祷寿命未终，则快速痊愈，寿命已终，则快速往生西方。岂料你夫人净业已经成熟，脱体而去了。

昨由契西来函方知，不禁为阁下失贤助，为令郎失所恃

叹。然夫人宿根深厚，殆欲令令慈，及阁下，并令郎等，切念世相无常，急求出离。特以身说法，冀同修净业，同生净土耳。

昨天看了马契西的来信才知道这一情况，不禁为你失去了贤内助，为你的儿子失去恃护而悲叹。然而你夫人宿根深厚，想必是想要令你的母亲，以及阁下你，还有你儿子等人，切念世事无常，要急求出离。特此以身说法，希望你们同修净业，同生净土。

（光）过蒙青盼，亦不能不尽我心。但（光）向与时人异道，虽挚友亲丧，绝不行挽诔（lěi）等仪。但于朝暮课诵时，于佛前回向一二七，以尽友谊。已于昨晚，为尊夫人回向。拟以二七为度。以日间诸冗丛集，惟夜方克有暇耳。

我承蒙你的青眼抬爱，也不能不尽我的一点心意。但我向来与他人不同，虽然是好友亲人的丧事，绝对不写挽联诔文等。只是在早晚课诵的时候，在佛前回向一、二个七日，以尽朋友之谊。在昨天的晚课，已经为你夫人回向了。打算以两个七日为限期。因为白天有许多繁杂事务，只有夜晚才有空暇。

祈阁下以大义开示令郎等，俾息哀念佛，以期存歿咸益。

倘唯执世谊，哀毁纵至其极。究于其亲之灵，有何利益。

祈望你以佛法大义开示你的儿子等人，令他们不要哀伤，好好念佛，以期望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得到利益。倘若只是执着世间的情谊，举哀毁伤纵然到极点，对于他亲人的灵识，究竟又有什么利益呢？

至于作佛事，不必念经拜忏做水陆。以此等事，皆属场面。宜专一念佛，俾令郎等亦始终随之而念。女眷则各于自室念之，不宜附于僧位之末。如是则不但尊夫人令眷，实获其益，即念佛之僧，并一切见闻，无不获益也。

至于作佛事，不必念经、拜忏、做水陆。因为这些事，都属于场面事。应该专一念佛，使得你儿子等人也始终随着念佛。女眷就各自在自己的房屋中念佛，不适合跟随在僧人的队列之后。这样做，不但你夫人和家中眷属，都能获得实际利益，就连念佛的僧人，以及一切看到听到的人，没有不获得利益的。

凡作佛事，主人若肯临坛，则僧自发真实心。倘主人以此为具文，则僧亦以此为具文矣。如一期佛事已毕，夜间放台焰口即已。（光）以四十三年之阅历，谨为知己者陈之。若不以为迂腐，则幸甚幸甚。

凡是作佛事，主人如果肯亲自到坛场，那么僧人自然会

发起真实心。倘若主人将这件事当作形式空文，那么僧人也就将这件事当作是形式空文了。一期佛事做完，在晚上放一台焰口也就可以了。我根据四十三年阅历，为知己你来陈说。如果不认为我的话是迂腐，那么就很庆幸了。

书尚未封，适邮差持阁下初五日书至。因知夫人病体虽重，正念尚自昭彰。既能常见大士，兼有信愿，其往生也，可以决断。所言尼姑服饰，则所不须。其既愿受皈依戒，仍照常服，但加法衣于上即已（即僧人所穿之袍子）。或著于身，或附于棺。棺已盖，则烧之于灵前。

书信还没来及封口，正好邮差又送来你初五的来信。因此知道你夫人（当时）病情虽然严重，但正念还是很明白清楚。既然能够常常见到观世音菩萨，又已经生信发愿，那么可以绝对断定她往生西方了。所说的比丘尼衣服装饰，就不需要了。她既然愿意受皈依戒，还是照平常的衣服，只是加上一件法衣就可以了（就是僧人所穿的袍子）。或者穿在身上，或者放在棺材内。棺材如果已经盖上，就烧化在灵位之前。

皈依戒当于今夜，（光）一人于佛前虔诚礼拜后，为说之。固不须作铺张罗列诸仪，但取其至诚感通即已。

她的皈依戒，今天夜晚我一个人在佛前虔诚礼拜之后，为她说。不必铺张地罗列诸多的仪式，只求取至诚感通的目标就好了。

法名当云蕴空，乃三皈五戒优婆夷也。若作尼师形式，于事于理，皆有妨碍。但宜勸（xù）诸子女媳等，以成就母往生之志为孝。认真代母念佛，俾莲品转高，华开转速以尽孝。切勿徒效世人作无益以害有益也。至于丧事，始终不须一荤，藉此倡导愚俗，亦公之一大责任也。

为她取法名为蕴空，是受了三皈五戒的优婆夷。如果采取尼师的仪式，在事在理，都有妨碍。只应当勉励诸位子女儿媳等，以成就母亲往生西方的志向为孝。认真代母亲念佛，使她的莲品升高，花开转速，以此作为尽孝。千万不要徒然效仿世间人做无益的事来损害有益的事。至于办理丧事，始终不要用荤菜，借此提倡化导愚昧的俗人，也是你的一大责任啊。

复黄涵之居士书三

初九之书，谅已收到。昨得初十手书，知尊夫人确得往生，了无疑虑。其宿世固于净土法门，有大栽培。惜阁下提倡较晚，倘于十年前即提倡，俾净土法门之若事若

理，一一明了，兼以力修。则其净业之成，当比此高超数倍矣。

初九的信，想必已经收到了。昨天收到初十的信，知道你夫人的确得以往生，没有一点疑虑了。她在过去世对于净土法门，有很大的栽培。可惜你对她提倡得较晚，倘若在十年前就提倡，使她对净土法门的事理，一一明白了解，又加上努力修持。那么她净业的成就，应当比现在高超几倍了。

平时爱子孙心重，自顾劣弱，至临终时，则反能摆脱情爱，决志求生，乃宿世善根所使。平时面东卧，终时则面西右肋，亦宿善根力所使，有不期然而然者。有临终种种景相，即可决其往生，并无须验其顶胸之热，何处先凉也。

你夫人平时疼爱子孙的心很重，总觉得自己卑劣柔弱，可到了临终时，反而能够摆脱情爱纠缠，下定决心求生西方，这是宿世善根所导致的。平时面向东卧，临终时则面向西，右肋而卧，也是因为过去善根之力，从而有不期望如此而自然如此的情况。根据临终的种种景相，就可以判断她往生了，并不需要检验她头顶胸口的热气，以及身体什么地方先凉。

著法衣为佛弟子相，能满其愿，甚善甚善。既嘱儿媳女辈早晚灵前多念佛，阁下当开示彼等，祈以妥亲之神识，为孝之极致。即真实往生，亦须志诚念佛，以祈莲品高升，无生速证，以各尽孝思。

穿着法衣是佛弟子的仪相，能够满她的愿，很好很好。既然已经嘱咐儿媳妇等女辈早晚在灵前多多念佛，就应当开示她们，祈望她们把妥善安置母亲的神识，作为尽孝的终极圆满方式。虽然已经真实往生了，但也必须志诚念佛，以祈望她莲品高升，快速证得无生法忍，以此来各尽自己的孝顺思念之心。

此虽为利亡者，实则令儿女媳辈同种善根也。孙之能念者，亦令随之而念。终时全家能不哭泣念佛，最有利益。然其时犹短，宜以三小时不断佛声，不起哭声，及动转等为最善。祈切记之。

这虽然是为了利益死者，实际上也让儿女媳辈等人同种善根啊！孙子辈中能够念佛的，也让他们随着念。临终之时全家能够不哭泣念佛，这是最有利益的。然而（只是临终时刻），时间还是短了一些。应该三个小时不断佛声，不起哭声，以及不搬动，这样最好。希望你牢记。

六数亦不必敷衍附会，以无关紧要。若认定以说，反成

穿凿。须知六为坤数，夫人德镇坤维，堪为世范。即无一数是六，而从生至死，日在六数中周旋，固无一息不是六也。

六这个数字也不必附会勉强地解说，因为无关紧要。如果认定说（有什么特定涵义），反而成了牵强附会。必须知道六是坤数，夫人的德行镇固坤维，足以成为世间妇女的模范。即使没有一个数字是六（按，此处或指夫人往生的日期时辰），然而贵夫人从生到死，每天都在六这个数字当中周旋，所以没有一刻不是六数。

六之义在躬行，不在年月房屋等。然年月房屋等，适逢其数，亦极平常，毫无奇特。所谓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恶业重者，动辄得咎，善根深者，无往不吉。亦自然而然，非有所安排者，而实似有安排者。

六的意义在于亲身实行，不在年月房屋等外物上。然而年月房屋等，如果刚好碰上六这个数字，也很平常，丝毫没有什么奇特。所谓：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恶业重的人，动不动就获罪。善根深的人，所做的行为没有不吉祥的。这也是自然而然，不是事先有所安排的，然而看起来似乎有所安排。

世人欲得吉庆，不知培德，如灭烛以求明，北辕而适越。

徒劳苦心，有损无益。祈以此义，与令郎及媳女等说之，则其利大矣。做佛事一事，（光）前已详言之。祈勿徇俗，徒作虚套。

世间人想得吉祥喜庆，却不知道培养道德。就如同熄灭蜡烛来求光明，车向北走而想到越国（南方）——白白地使得身心劳苦，有损无益。希望你将这个义理，给你儿子媳妇女儿等人讲说，那么利益就很大了。做佛事这一件事，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希望你不要沿袭世俗，徒然作虚套场面。

若念四十九天佛，较诵经之利益多多矣。念佛之法，重在信愿。信愿真切，虽未能心中清净，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心中有佛为能感，故致弥陀即能应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无动相。但无狂风巨浪，则中天明月，即得了了影现矣。感应道交，如母子相忆。彼专重自力，不仗佛力者，由于不知此义故也。

如果能念四十九天佛号，比诵经的利益大多了。念佛这一法，重点在信愿二字。信愿真切，即使没能心中清净，也能往生。为什么？因为心中有佛，就能感，那么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回应。如同长江大海中的水，虽然不能完全没有波动之相。然而只要没有狂风巨浪，那么天空的明月，就可以清楚影现在水中了。感应道交，如同母

亲和孩子互相忆念牵挂。那些修行专重自力，不仗佛力的人，就是不知这个道理啊。

复黄涵之居士书四

接手书，不胜欣慰。尊夫人宿生有大善根，故感阁下曲为成就净业，资以往生。兼率儿女媳等为之长时念佛，岂但亡者得益，实令彼等，深种善根。如是之法，可谓大慈。较彼世人存者以杀生折福折寿，令亡者拘滞幽途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接到你的信，非常欣慰。你夫人在过去生有大善根，所以感召得你方便成就她的净业，资助她得以往生。又加上你率领儿女媳妇等人为她长时间念佛，这哪里只是亡者得到利益，实在会让家中眷属等人，也深种善根。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大慈。比起世间那些人，（遇到亲人离世）就杀生充场面，从而让自己折福折寿，让死者滞留束缚在幽冥路途的做法，实在不可以相提并论啊！

尊夫人之事，可谓得法。然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当常劝谕，令其信愿念佛。若令终日长念，或恐不能如是。前者颇欲设法，在生助念，思之未得。

你对夫人丧事的处理，可以说是很如法。然而你母亲年纪已经八十三岁，也应当常常劝勉晓谕，让她生信发愿

念佛。要让她每天长时间念佛，恐怕她或许做不到。我之前很想找到一种方法，来帮助活着的人念佛，想来想去，也没有答案。

镇守使王悦山，奉母来山，见其眷属甚多，因得一绝妙之助念法。已与彼略说之。亦与彼说，当与阁下言之。倘阁下能实行，彼亦不至漠然置之，亦自利利他之道也。后来镇守使王悦山，与母亲一起来到普陀山，我见他的眷属很多，因此想到一个绝妙的助念法，已经对他大略说过了。既然已经对他说了，那么也应当对你说。倘若你能够实行，那么他也就不会漠然置之了，这也是自利利他之道啊。

阁下眷属，儿辈则各有职业，固难常时依行。若媳辈，则无事清闲。女使辈若奶妈等，则无甚要事。当令诸人，按钟点日在太夫人旁，高声念佛半点钟。过时换班，一日不断佛声。太夫人能随之而念亦好。如不能随，但令摄心谛听。则一日之中，常不离佛。

你家中的眷属，儿子辈的，各有自己的职业，固然很难常时间依着去做。如果是儿媳辈，就很清闲了。女仆辈，像奶妈等人，就没有什么要紧事。应当让她们这些人，按钟点每天在太夫人的旁边，高声念佛半个钟头。到时

间就换一班，一天当中，佛号声不间断。太夫人能够随着念很好。如果不能随着念，只要让她摄心谛听。那么一天当中，就常不离佛。

在诸人亦不吃力。以一日之中，不过当一回值，或至两回，亦隔许久时候。彼等一无事事，借此令尽孝思，令种善根。即女使等，亦得因此之故，得植出离生死之缘。助念的女眷们也不会吃力。因为一天当中，不过当一回班。或许当两回班，但也隔了很长的时间。她们没什么事，借此令她们尽孝思亲，种下善根。即使是女仆等人，也会因此而种下出离生死的因缘。

从此以往，率以为常。即太夫人寿过期颐，此法无令中辍，其利益不可思议。凡有信心人，欲成就父母往生之道业者，皆当以此告之。

从此以后，把这作为日常事务。即使你母亲过了一百岁，这个方法也不要中止，其中的利益不可思议。凡是有信心，以及想要成就父母往生道业的人，都应当以此相告。

阁下政务多端，不能按定。若有暇亦如是念一次，以作表率。则儿媳女使等，当更踊跃欢喜也。

你政务繁多，不能按一定的时间陪母亲念佛。如果有空，

也这样念一次，作为表率。那么儿媳女仆等人，应当更加踊跃欢喜了。

（光）意谓如此而行，实为利便。当以此法述为一文，以附于排印文钞之后。俾欲报父母之恩者，不至徒咏昊天罔极也。

我认为如此而行，实在是有益而且方便。应当将这个办法写成文章，附在排印的《文钞》之后。使得想要报答父母之恩的人，不至于徒然咏叹父母恩德深广难报了。

复崇明黄玉如书

接手书，不胜欣慰。持名一法，最为末法透机之法。善导虽疏观经，实最重持名一行。不观末法众生，神识飞飏，心粗境细，观难成就。大圣悲怜，特劝专持名号。以称名易故，相续即生之言乎。

接到信，非常欣慰。持名念佛这一法，是最切合末法时期众生根机的法门。善导大师虽然作了《观经四帖疏》，实际上他最注重持名念佛这一修行方法。没有看到他在《四帖疏》中说了如下的话吗：“末法众生，神识飞扬躁动，心识粗放，而（观想的）境界却十分细微，所以修观想是难以成就的。大圣慈悲怜悯众生，特别劝导我们专持名号。因为持名念佛，只要持到佛号相连续就可

以往生了，相比于观想念佛要容易得多。”

观虽十六，行者修习，当从易修者行。或作如来白毫观，或作第十三杂想观。至于九品之观，不过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与后果耳。但期了知即已，正不必特为作观也。佛在《观经》中虽然教授了十六种观，而行人修习，应当选择容易的来修行。或作如来眉间白毫观，或作第十三杂想观。至于九品之观，不过是佛想让人知道修行人往生的前因与后果。这些只要知道就行了，没必要特地作观。

观之理，不可不知。观之事，且从缓行。若或理路不清，观境不明，以躁心浮气修之，或起魔事。即能观境现前，若心有妄生喜悦之念，亦即因喜成障，或复致退前功。故楞严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祈一心持名，以为干稳万当之行。待至心归于一，净境自会现前。

观想的义理，不可以不知道。观想的实际修行暂且缓一缓。如果理路不清，观境不明，用浮躁的心来修观想，或许会起魔事。即便能使所观的境界朗然现前，如果心里虚妄生起了欣喜的念头，也会因为欣喜而形成障碍，或许会导致前面的功夫退失。所以《楞严经》说：“不

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希望你一心持名，这是千稳万当的行持。等到念佛的心纯一之后，清静的境界自然会现前。

四帖疏错讹甚多。光二十年前，先曾约校。去年南京羊皮巷观音庵妙莲和尚要其本去另刻，明年当可出书，祈为请阅。

《四帖疏》（以前版本）中的错误很多。我二十年前，曾经简要校对过这本书。去年，南京羊皮巷观音庵妙莲和尚，要了我校对过的本子去另外刻印，明年可以出书，希望你请来阅读。

随自意三昧，为上中下三根同修之行。念佛人虽不专以彼为主，亦不可不知。知此，则念佛之菩提心更为殊胜。以其知行住坐卧食语，无非自利利他之时也。然须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戒杀做起，则方为真念佛人矣。

随自意三昧，是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众生都可以修持的行门。念佛人虽然不专门以修行随自意三昧为主，但也不可不知道。知道了其中的道理，那么念佛的菩提心就会更殊胜。因为了解了随自意三昧，就知道自己行、住、坐、卧、吃饭、说话等各种时候，全都是自利利他的时候。然而还是必须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戒杀做

起，才算是真正的念佛人啊。

（译者按：【十六观】（术语）观无量寿经正宗分所说。韦提希夫人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兼欲未来世之众生往生，请佛世尊说其所修之法，故佛说此十六种之观门：一、日想观，正坐西向，谛观落日，使心坚住，专想不移，见日将没之状，如悬鼓形，既见日已，闭目开目，皆令了了，此名日想观。二、水想观，次作水想，见水澄净，亦使明了无分散之意，既作水想已，当作冰想，既见冰已，作琉璃想。此想成已，则见琉璃地内外映彻，是名水想观。三、地想观，四、宝树观，五、八功德水想观，六、总想观，七、华座想观，八、像想观，九、佛真身想观，十、观世音想观，十一、大势至想观，十二、普想观，十三、杂想观，十四、上辈上生观，十五、中辈中生观，十六、下辈下生观。详见观无量寿经。

第十三观，杂想观

（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若欲至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像，在池水上。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

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圆光化佛及宝莲华，如上所说。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众生。但观首相，知是观世音，知是大势至。此二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是为杂想观，名第十三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随自意三昧】为天台宗四种三昧中“非行非坐三昧”之异称。谓随意之生起即修禅定，而不局限于行、住、坐、卧四威仪。大品般若经称之为觉意三昧，南岳慧思则称之为随自意三昧。即于一切时中、一切事上，随意用观，念起即觉，意起即修三昧。）

复何慧昭居士书

接手书，知宿根甚深，现行颇纯，故有种种胜境相现。然今人多半是要体面，凭空造楼阁，有一分半分，便说有百千万分，如某居士录，其境界皆是手笔所做，不是心地所做。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过去的善根很深，现在的修行也很精纯，所以有种种殊胜的境相现前。然而现在的人多数好面子讲体面，凭空造楼阁，有一分半分功夫，便说有

百千万分。如某居士所作的笔录，他说的境界都是用手笔所写的，不是心地修行所成就的。

汝固不妄，诚恐或有此习气，则其过不小。佛以妄语列于根本五戒者，正为防此弊也。若或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乃妄语之流类，若凭空造楼阁，妄说胜境界，即犯大妄语戒，乃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其罪甚于杀盗淫百千万亿倍。

你当然不会妄语，但恐怕你或许也有这种习气，那么过失就不小。佛将“妄语”列于根本五戒，正是为了防此弊病啊。看到说看不到，看不到说看到，这属于通常的妄语。如果凭空造楼阁，妄说胜境界，就犯了大妄语戒，乃至没有得到说已经得到，没有证果说已经证果，这个罪业比杀、盗、淫严重百千万亿倍。

其人若不力忏，一气不来，即堕阿鼻地狱，以其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故也。汝切须慎重，所见之境有一分，不可说一分一，亦不可说九厘九，过说亦罪过。少说亦不可。

如果这个人不下大力气去忏悔，一口气上不来（死后），即刻堕入阿鼻地狱中，这是因为大妄语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的缘故。你切记要慎重，所见到的境界有一分，

不可说一分一，也不可说九厘九，说多一点是罪过。说少了也不可以。

何以故，以知识未得他心道眼，但能以所言为断耳。此种境界，向知识说，为证明邪正是非，则无过，若不为证明，唯欲自炫，亦有过。若向一切人说则有过，除求知识证明外，俱说不得。说之则以后便永不能得此胜境界。此修行人第一大关，而台教中屡言之。

为什么呢？因为善知识没有得到他心通的道眼，所以只能根据你所说的话去论断。这种境界向善知识说，来证明（境界的）邪正是非，就没有过失。若不是为了证明，只想自我炫耀，就有过失。若向一切人说自己的境界就有过失。除了求善知识证明之外都说不得，说了以后便永远不能再得这种殊胜的境界。这是修行人的第一大关，天台教中多次说明这一点。

所以近来修行者，多多著魔，皆由以躁妄心，冀胜境界。勿道其境是魔，即其境的是胜境，一生贪著欢喜等心，则便受损不受益矣，况其境未必的确是胜境乎。

所以近来修行的人，很多都着魔发狂，这都是因为用躁妄心，来期盼得到殊胜境界。不要说他的境界是魔境界，就算他的境界确实是殊胜的境界，一旦生起贪著欢喜的

心，也就只受损不受益了，更何况他的境界未必的确是胜境啊。

倘其人有涵养，无躁妄心，无贪著心，见诸境界，直同未见，既不生欢喜贪著，又不生恐怖惊疑。勿道胜境现有益，即魔境现亦有益。何以故，以不被魔转，即能上进故。此语不常对人说，因汝有此种事，固不得不说也。

假如这个人有涵养，没有躁妄心，没有贪著心，看到一些境界，就好像没看到一样，既不生欢喜贪著心，又不生恐怖惊疑的念头。不要说胜境现前有利益，即便是魔境现前也有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被魔所转，修行就能上进。这些话我不常对人说，因为你遇到了这种情况，才不得不说。

汝最初礼佛所见之大士像不的确，以若果实是，不至因念与观经不合而隐。然汝由此信心更切，是亦好因缘，但不宜常欲见像，但志诚礼拜而已，庶无他虑。

你最初礼佛所见到的大士像，不确切。因为如果真是大士所现的相，就不至于因为你想到这与《观经》中所描绘的不符合，而相就隐去了。不过你因此而信心更恳切，这也是好因缘。只是不应当时常想看到佛菩萨显相，只要志诚礼拜就好，这样应当就不会有其他的隐忧。

临睡目前白光，及礼佛见佛像悬立虚空，虽属善境，不可贪著，以后不以为冀望，当可不现。窥汝根性，似是宿生曾习禅定者，故致屡有此相也。

临睡时眼前的白光，及礼佛时看到佛像悬立虚空，虽然这属于善境界，但不可贪著，以后只要不期望看到佛像，应该就不会出现了。看你的根性，似乎是过去世曾修习过禅定，所以才导致常常见到这些境相。

明虞淳熙在天目山高峰死关静修，久之，遂有先知，能预道天之阴晴，人之祸福。彼归依莲池大师，大师闻之，寄书力斥，谓彼入于魔胃（ju àn），后遂不知矣。

明朝的虞淳熙在天目山的山峰上闭关静修，久而久之就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能预先知道天之阴晴、人之祸福。他归依莲池大师。大师听到这些事情后，就写信去大力呵斥他，说他已经进入魔网圈套。他后来就没有这种能力了。

须知学道人，要识其大者，否则得小益必受大损。勿道此种境界，即真得五通，尚须置之度外，方可得漏尽通，若一贪著，即难上进，或至退堕，不可不知。

要知道学佛人，要能识大体，否则得小益必受大损。不

要说这种小境界，就算真得到了五通，仍然必须置之度外，才可以得到漏尽通。如果一生起贪著心，就很难再上进，甚至会退转堕落，不可不知。

梦入佛殿所记之二句经文，固属善境，然此二句，语甚明白，返虚依觉路，归真悟常空者，谓人妄认世间诸法为实，故迷入生死，若能返观诸法当体本空，则便依乎觉路，出迷入悟，归真谛而悟真常之真空实相矣。

梦中进入佛殿，所记的二句经文，自然是好的境界，然而这二句经文，语义很是明白，“返虚依觉路，归真悟常空”，就是一个人妄认世间诸法为实有，所以迷惑入于生死，如果能够返观诸法当体本空，就依循觉路，出迷惘，入觉悟，归真谛，进而悟到真常的真空实相了。

魔境胜境之分别，在与经教合不合上分。果是圣境，令人一见，心地直下清净，了无躁妄取著之心。若是魔境，则见之心便不清净，便生取著躁妄等心。

魔境、胜境的分别，在于和经教符不符合。如果真是圣境，人一见，心地当下清净，没有一点浮躁虚妄求取贪著的心。如果是魔境，那么看见之后，心就不清净，就生出取著躁妄等心念。

又佛光虽极明耀，而不耀眼，若光或耀眼，便非真佛。佛现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之理勘，则愈显。魔现以此理勘，则便隐，此勘验真伪之大冶洪炉也。

另外，佛光虽然极为明耀，但是不晃耀眼睛，如果光亮耀眼，就不是真佛。佛现前，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义理来勘验，相就会更加明显。魔现前，以这个义理来勘验，相就会隐没不现，这是勘验真伪的大冶洪炉。

夜见白光，及虚空清白等境，乃心净所现，何可以法界一相，寂照不二自拟，以此自拟，则成以凡滥圣矣，其过殊非浅浅。

夜晚见到白光，以及虚空清白等境界，这是心中清净所现的，怎么可以用“法界一相，寂照不二”来自我比拟，这样来自我比拟，就成以凡滥圣了，这个罪过实在不小。

二句经文，未见所出，盖亦宿生记忆之文，未必即经中文也。修净业人，不以种种境界为事，故亦无甚境界发生。若心中专欲见境界，则境界便多。倘不善用心，或致受损，不可不知。

那两句经文，不知出自哪里，大概也是你过去生中记忆的文字，未必就是佛经中的经文。修习净业的人，不以得到种种境界为事务，所以也没有什么境界发生。如果

心中专门想要见到境界，那么境界就多。倘若不善于用心，或许会导致受到损害，这个不可不知。

彼头陀之所说，乃属禅家道理。彼尚不破净土，是其长处，然彼绝不知净土宗旨，故与禅对论。彼注重祥光胜境一语，大须斟酌，否则误人不浅。又谓不可著，以佛法无量，著则成有量，即不能入佛智。何止不入佛智。亦复或入魔界耳。

那位头陀所说的，是属于禅宗的道理。他不破斥净土，这是他的长处，然而他绝对不知道净土的宗旨，所以将净土与禅宗相对而论。他“注重祥光胜境”这句话，必须大为斟酌，否则误人不浅。又说（祥光胜境）不可以住著，因为佛法无量，住著就成为有量，就不能入佛智。其实何只是不能入佛智，也许还会入魔界。

至所云之各佛，乃禅家约心理之论，与净宗无涉。白光清空，既为如来一毛头许功德，汝何得以法界一相，寂照不二妄认。实则宿世定境，由净心而发，固不得当作奇特也。

至于他所说的各佛，是禅家真的自心理体来说的，与净土宗没有干涉。白光清空，既然是如来一毛头许功德，你怎么可以用“法界一相，寂照不二”来错妄地加在自

己身上。实际是过去世禅定之境，由于清净心而显发，所以不要当作奇特的事。

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有信愿，无论行之多少浅深，皆得往生。无信愿，即到能所两忘，根尘迥脱之地步，亦难往生。以真证到能所两忘，根尘迥脱之实理，便可自力了生死，则不必论。若但有工夫见此理，尚未实证，若无信愿，亦难往生。

净土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纲宗。有信愿，无论行持的多少浅深，都能够往生西方。没有信愿，即使达到能所两忘、根尘迥脱的地步，也很难往生。因为真能证得能所两忘、根尘迥脱的实理，便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了生死了，那就不必说了。如果只是有工夫见到这个实理，尚没有证得，若无信愿，也很难往生。

禅家说净土，仍归于禅宗，去信愿说，果能依之而做，亦可开悟。而未断惑业，欲了生死，则梦也梦不著。

禅家说净土，仍然归于禅宗，除去信愿，果真能依照去做（即念佛），也可以开悟。然而没有断除惑业，想要了生死，那是梦也梦不着的。

以凡夫往生，由信愿感佛，故能仗佛慈力，带业往生。

今既不生信愿，又将佛一一说归自心，何由感佛。感应不符，则生自生，佛自佛，以横超法，作竖出用，其得益浅而受损深，不可不知。

因为凡夫往生，是由于有信愿之心感佛，所以能仗佛慈力，带业往生。现在既然不生信愿之心，又将佛全部归于自心，哪里能感应佛呢？不符合感应道交，那么众生还是众生，佛还是佛。将横超的法门，借用来修竖出的法门，得到的利益很浅而受到的损害很深，不可以不知道啊。

得益者，依彼所说，亦能开悟，受损者，既去信愿，则无由仗佛慈力。吾故曰，真修净土人，用不得禅家开示，以法门宗旨不同故，祈为慧察。如不以为然，请求之大通家，庶可契汝心志矣，光固不执著也。

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如果依靠他的说法去修持，也能开悟。受到的损失是什么呢？既然除去信愿，那就没有办法仰仗佛的慈悲愿力了。所以我说：真正修行净土法门的人，不能听受禅家的开示，这是因为法门的宗旨不相同的缘故，祈望你以智慧体察。如果不以为然，请你去求问大通家，就可契合你的心志了，我自然是不会执着的。

复汤昌宏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感愧，光何人斯，何堪如是过誉耶。虽然，同病者相怜，固不得不各道衷曲也。

接到你的信，非常感激惭愧，我是什么人，哪能担当如此过份的赞誉呢！虽然如此，同病的人互相怜悯，自然也不得不各自说说心里话。

今之学圣贤者，但学其文言而已，于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处，盖忽略不究，此举世学人之病根，非尔我一二人之病根也。既有此根，决定不能素位而行，决定随富贵贫贱威武之境，而为之淫与移屈也。

现今学习圣贤的人，只是学习他们的文章罢了，对于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的地方，一盖忽略不去研究，这是全天下学人的病根，不单是你我一两个人的病根。既然有这个病根，就决定不能够严格按自己所处的位置来行事，决定会随着富贵、贫贱、威武的外境，而被诱惑、动摇、屈服。

勿道今人，即宋儒之传圣人之心法者，于格物二字，尚未认清，况后人乎。欲明明德，不先格其心人欲之物，则明明德便是空谈。即学得文章盖世，固常在入欲中盘

桓，何能不随境转乎哉。

不要说现今之人，即使是传承圣人心法的宋代大儒，对于“格物”二个字，尚且没有认清楚，何况后来的人呢？想要彰显美德，不先格除他内心中的物欲，那么“明明德”就是空谈。即使学得文章盖世，也还是常在人欲当中徘徊，哪能不随外境所转呢？

所云明明德，如证菩提，儒佛固无二致，及学孔学佛，理不外大学一章等语。盖是以明白人，强作糊涂，欲试印光于此有分晓否。

你说“明明德”如同“证菩提”，儒佛没有二样，以及学习孔子和学习佛法，道理都不超出《大学》第一章当中的话语。这是明白人故意装作糊涂，想要试探我对此有没有分辨清楚吗？

有则可证阁下之明见，无则将欲发挥其所以然之至意耳。然既是同病相怜，何妨各道苦况，聊以舒其抑郁而已。

如果确实是装糊涂，就可以证明阁下你的高明见解。没有装糊涂，那我就将要发挥其中所以然的深远意义。然而既然是同病相怜，又何妨各自述说苦况，姑且以此来抒发心中的抑郁啊。

儒佛之本体，固无二致。儒佛之工夫，浅而论之，亦颇相同，深而论之，则天地悬殊。何以言之，儒以诚为本，佛以觉为宗。诚即明德，由诚起明，因明致诚，则诚明合一，即明明德。

儒佛的本体，固然没有二样。儒佛的工夫，浅显来说，也很是相同；深入来讨论，就天地悬殊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儒家以诚为根本，佛法以觉为宗旨。诚就是明德，由于诚生起明（修持）的行为，因为明（修持）达到诚的境界，然后诚明合一，这就是明明德。

觉有本觉，始觉，由本觉而起始觉，由始觉以证本觉，始本合一，则成佛。本觉即诚，始觉即明，如此说去，儒佛了无二致。

觉有本觉、始觉。由本觉而生起始觉，由始觉来证得本觉，最终始觉本觉合一，就成佛了。本觉就是诚，始觉就是明（修持），如此说来，儒佛没有两样。

阁下所谓学孔学佛，理不外大学一章者，乃决定无疑之语，此浅而论之也。至于发挥其修证工夫浅深次第，则本虽同，而所证所到，大有不同也。

您所说的“学孔学佛，理不外大学一章”，是决定无疑的话语，这是从浅显的方面来说的。至于要发挥其中修

证工夫的浅深次第，那么儒佛本体虽同，而所证得、所到达的境界，就大有不同。

儒者能明明德，为能如佛之三惑圆断，二严悉备乎。为如证法身菩萨之分破无明，分见佛性乎。为如声闻缘觉之断尽见思二惑乎。三者唯声闻断见思最为卑下，然已得六通自在，故紫柏云，若能直下忘情，山壁由之直度。

儒家学人明明德之后，能够如佛陀一样，见思、尘沙、无明三种烦恼圆满断除，福德智慧二种庄严全都具备吗？还是像证得法身的大菩萨一样，能够分破无明，分见佛性呢？或是像声闻缘觉一样能够断尽见思二惑呢？三者当中，声闻断除见思惑，是最卑下的成果，然而也已经得到六种神通自在。所以紫柏大师说：“若能直下忘情，山壁由之直度。”（如果能当下断除凡情，悬崖峭壁可以直接登上）

初果尚七生天上，七反人间，而其道力，任运不犯杀戒，故凡所至处，虫自离开，所谓初果耕地，虫离四寸，况二三四果乎。

要达成初果尚且要七生天上，七反人间，而凭借他的道力，随意所行都不会犯杀戒，所以凡是他所到之处，虫蚁自动离开，就是所谓的：初果耕地，虫离四寸。更何

况二、三、四果呢？

儒教中学者且置，即以圣人言之，其圣人固多大权示现，则本且勿论。若据迹说，恐未能与见思净尽者比，况破无明证法性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乎。

儒教当中的学人暂且不说，即使以儒家圣人来说，其中的圣人固然大多是大菩萨示现的，他的“本”（真实境界）暂且不论。如果只根据“迹”（示现的行迹）来说，恐怕不能与见思惑都断尽的声闻缘觉相比，何况是破除无明，分证法性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呢？

即谓明其明德，堪与破无明者比肩，然破无明者，有四十一位，为与最初之初住比肩耶，为与最后之等觉比肩耶。即与最后之等觉比肩，尚于明德未明至乎其极，直待再破一分无明，方可谓为诚明合一，始本无二耳。

即便说，儒家明明德的境界，能与破无明的菩萨相并列。然而破无明的菩萨，有四十一阶位，是与最初初住位菩萨并列呢？还是与最后的等觉菩萨并列呢？即使是与最后的等觉菩萨并列，尚且对于明德还没有明到极点，要等待再破一分无明，才可说是诚明合一，始觉本觉无二。

吾故曰，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也。世人间同，即谓儒教全摄佛教。闻异，即谓佛教全非儒教。不知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之所以然。故致纷纷争论，各护门庭，各失佛菩萨圣人治世度人之本心也，可不哀哉。

所以我说：儒佛二家，本体相同，而发挥的工夫，证到的境界不同。世间人听到相同，就认为儒教完全统摄了佛教。听到有异，就认为佛教完全不同于儒教。殊不知二者同而不同，不同而同的所以然。所以就纷纷争论不休，各护自己的门庭，各各都失掉了佛菩萨圣人，治世度人的本心，实在悲哀啊！

六月间广东香山杨棣棠，于太平洋檀香山，寄信于山东臧贯禅，以彼辑古今和会儒释之书，曰儒释一贯，欲引儒入佛，谬托贯禅，祈光作序。

六月份，广东香山的杨棣棠，在太平洋的檀香山，寄信给山东的臧贯禅，因为他编辑古今融会儒家佛家的书，名为《儒释一贯》，想要引儒入佛，错谬地委托臧贯禅，请我写序。

光少不努力，老无所知，以彼之求，恐难推脱，乃凑千余字，以塞其责。今将其稿寄来，祈为麈（zhǔ）政。

我少时不努力，老了一无所知，而他的请求恐怕很难推

脱，于是凑足一千多字来搪塞责任。现将这个稿件寄来，祈望你加以指正。

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

放生一事，以提倡戒杀护生为本。凡入会者，俱宜吃素，方可以吃素之利益，与一切人说。纵不能人各依从，而人以贵会诸公，皆盛德君子，实行吃素，自然潜移密化，悉皆不杀生，不食肉矣。

放生这件事，以提倡戒杀护生为根本。凡是加入放生会的人，都应该吃素，才可以将吃素的利益，对一切人来宣说。纵然不能让每个人都能听从，而他人因为放生会的诸位会员，都是有道德的君子，都实行吃素，自然也会潜移密化，都不杀生、不吃肉了。

若仍旧食肉，放生之功德，亦不可思议，但自己所行，尚自矛盾，尚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实行，况欲令见闻者潜移密化乎。光无道德财力，不能助贵会之善举，谨献愚诚，以当布施。

如果仍然照旧吃肉，放生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自己的行为，尚且自相矛盾，尚且不能够依照慈悲忠恕的道来实行，更何况想要令见闻的人潜移默化呢？我没有道德钱财，不能帮助贵会的善举，谨献我的一点愚

诚，当作布施。

上海诸居士，立常斋会，凡入会者，无论冠婚丧祭，概不用荤。前年关纲之居士，令光作一序，观之自知其概。欲详知者，当致书上海白克路怀安里关纲之居士，彼有章程，祈寄来一览。

上海诸位居士，建立常斋会，凡是入会的人，无论冠礼婚嫁、丧事祭礼，一概都不用荤菜。前年关纲之居士，令我写了一个序，你看了自然知道一个大概。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写信给上海白克路怀安里关纲之居士，他有章程，请他寄给你看一看。

光文钞中，劝人戒杀之文字，有十多篇，但以文词拙朴，不堪雅目所睹，然其意故有可取者，倘不以芜秽见弃，亦可作轻尘益岳之一笑具。

我的《文钞》中，劝人戒杀的文字，有十多篇，但因为文词粗拙质朴，不值得文雅之眼阅读，然而其中的意理还是有可取之处，倘若不因为杂乱而嫌弃，也可以作为微尘增益高山的一个笑料。

又贵会提倡佛学，而推尊晋苏先生，不遗余力。且为广施其道味录，又为介绍欲学道者，求彼传授真经妙诀，

以期同登觉岸。其心志可谓诚恳笃实，期于利人，惜未知佛法之所以然，以炼丹运气之长生法，当作佛法。

又者，贵会提倡佛学，而推崇尊高晋苏先生，不遗余力。而且广泛布施他所写的《道味录》，又介绍想要学道的人，求他传授真经妙诀，以期望同登觉岸。这个发心志向可说是诚恳笃实，只希望利益他人。可惜不知道佛法的所以然，将道家炼丹运气的长生法，当作佛法。

若曰凡欲求长生者，及卫生者，则为介绍，固无所碍。以炼丹法，大得之则可延年益寿，小得之亦可葆养色身，实为有益于人之法。若僮侗名之为道，驱佛弟子而求得彼之真诀，则名实大有相反者。

如果说凡是想要求长生的人，以及想养生的人，为他们介绍，倒没什么妨碍。因为炼丹法，大的成就，可以延年益寿，小的成就，也可以葆养色身，实在是有益于人的一个法。可如果笼统地称为学道，驱使佛弟子来求他炼丹的真诀，那名称和实质就大为相反了。

何以故，佛法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毫善弗遗。唯炼丹一法，绝不言及，且深以为戒。以佛入手先教人修四念处观，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欲看破此之幻妄身心，以期悟证本具之真心

妙性也。

为什么呢？佛法具足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丝毫善法都没有遗漏。唯独对于炼丹这一法，绝对没有提到，而且深深戒除。因为佛法开始入手处，先教人修四念处观，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是要看破这个幻妄的身心，以期望悟证本有的真心妙性。

炼丹者唯以葆养色身为事，与佛之宗旨不合。然各修各法，随人自取其益，固彼此不相碍。

炼丹的人，唯独以保养色身为事务，与佛法的宗旨不符合。然而各人修各自的法，各取其中的利益，自然彼此不相妨碍。

观道味录晋苏先生自叙，至以抽添火候口诀，为佛门了性了命之道，会三教以同归，亘万古而不绝，离乎此道，即为外道，出乎此门，即为旁门，此先天道脉，历代一贯相承，自达摩初祖，移西过东，至白马七祖，衣钵传于火宅等。则是借佛法名目，而传炼丹法，且反谤毁佛法。

《观道味》中辑录晋苏先生的自叙，他将道家抽添火候的口诀，当作是佛门了性了命之道，融会儒释道三教而

殊途同归，亘通万古而不会断绝。还说：“离开这个道，就是外道，出了这个门，就是旁门。这个先天道脉，历代一贯相承，从达摩初祖，从西域带到东土，到了白马七祖，衣钵相承传给世俗中人等等”。这都是借佛法的名目，来传炼丹法，而且反过来谤毁佛法。

彼前月曾以二本寄来，光以彼自诩过深，彼岂肯以光之不才而依从之乎，故置之不论。今见贵会提倡佛学，犹复不知彼非佛学，固不得不尽我愚诚相告也。如以光为多事，谓光知见错谬，未闻大道，则亦任之。鸱（chī）守腐鼠，凤凰决不能令其勿食也。

他在上个月曾经寄过两本《观道味》来。因为他自夸过深，哪会听从我不才的知见，所以就放在一边没去理会。现今见到贵会提倡佛学，仍然不知道他所说的不是佛学，所以不得不尽我的一点愚诚来相告。如果认为我是多事，认为我的知见错误，没能听到大法，也随任你们。鸱鸟守住死老鼠，凤凰决定不能够让它不要吃啊。

今寄来文钞一包共三部，祈贵会大家看，并与周子秀居士看。如谓为是，未始非贵会之幸，如谓为非，亦任其覆瓿（bù）代薪。从兹加工用行，以扩充晋苏先生炼丹运气之道，使天下之人，同得长生，亦好。

现今寄来《文钞》一包，共三部，祈望贵会大家阅看，并给周子秀居士看。如果认为我说的对，未必不是贵会的幸运。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也随任你们将文钞拿来覆盖瓶口，当柴烧。从此加功用行，来扩充晋苏先生炼丹运气之道，使得天下之人，同得长生，这也好。

但谓此为佛法，则虽不谤佛法，亦得谤佛法之咎。窃以贵会未能分别邪正，故致如是。既以光为法门中人，光若仍以待晋苏者待贵会，则光便有负于贵会之意，故多此一番络索也。

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佛法，那么虽然不想诽谤佛法，却也得到诽谤佛法的罪过。我认为贵会没能分别邪正，所以导致如此。既然认我为佛法同门中人，我如果仍像对待晋苏先生一样来对待贵会，那就有负于贵会的美意，所以多说了上面一番罗嗦话。

复安徽万安校长书

贵校四语，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实为学道不易之宗旨。

贵校的四句校训：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实在是学道不变的宗旨。

自儒者以词章为事，遂将学道之法，变作学艺，曷胜痛惜。而今之新学，多皆舍本逐末，能如贵校之宗旨者，实不多见。

自从儒家学人以词句文章作为事务，于是将学道的方法，变成学技艺，实在让人痛惜！而现今的新学，大多都是捨本逐末，能秉承贵校这样宗旨的，实在不多见。

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研佛经，潜修密证也。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

尽性学佛，才能克尽伦常，学习孔孟之道。尽伦学孔，才能彻尽自性修学佛法。试看古今的大忠臣、大孝子，以及发挥传扬儒家圣贤心法的人，没有不深刻研究佛经，暗地学习，秘密修证。儒佛两大教，合起来修学就会互相增进，相互隔离便会双双受损。因为世间没有一个人不在伦常之内，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出于心性之外。

具此伦常心性，而以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尽性，以去其幻妄之烦惑，以复其

本具之佛性，非但体一，即用亦非有二也。此实也，所云佛化之儒宗，不过表示其实而已，有何不可。

具备这样的伦常与心性，从而用佛法中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作为克制私欲、言行合礼、防止邪恶、保持真诚，以及父母慈爱、儿女孝顺、兄弟间互爱互敬的辅助。于是父子兄弟等人，就会互相跟随着尽伦尽性，去除虚妄的烦恼惑业，恢复本有的天真佛性。由此可见，儒教和佛教不但本体合一，就连功用也并非二致。这是就实质而言的，所说的“佛化的儒宗”，不过是表明了儒佛的实质，有什么不可以的。

然在家学佛，必须深信因果，恪尽己分，戒杀护生，至心念佛，为决定不易之修持。所言恪尽己分，即慈孝友恭等。然世之不治，国乏贤人，其根本皆由家庭无善教所致。

然而在家学佛，必须深信因果，恪尽自己本分，戒杀护生，至心念佛，这是决定不改的修持。所说的恪尽己分，就是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而世间得不到好的治理，国家缺乏贤人，其根本都是由于家庭没有好的教育。

而家庭之教，母之责任更重，是以光屡言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为尤要者，以此。倘常以此与学生说，俾同

以此相倡导，则不患不见治平之世矣。

而家庭的教育，母亲的责任更为重大。所以我多次说，教育子女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教育女儿尤其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倘若常常将这些话，说给学生听，使得他们共同用这些道理来相互倡导，就不担心见不到太平盛世了。

复郁智朗居士书

福峻之事，若汝所叙，生前死后，种种是实，则可决定往生。以生时已将躯壳看破，此系最大一种利益。以女人每每唯恋幻质，日事妆饰，既无此念，自与净土法门，容易相应。

福峻的事，如果你所说的，生前死后种种情况都是事实，那么决定可以往生。因为在生前已经将这个躯壳看破，这是最大的一种利益。因为女人大都只是贪恋这个虚幻的色身，每天都从事妆饰打扮，既然没有这个念头，自然与净土法门，容易相应。

临终之瘦削，及病苦，乃多劫之业障，以彼笃修净业，殆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耳。汝谓由修持精进，致身体日弱，此语不恰当，兼有令信心浅者，因兹退惰之过。

临终的时候她的身体很瘦削，以及有病苦，这是多生多劫的业障显现，因为她笃修净业，想必是将重报转为了轻报，后报转为了现报。你说她是由于修持精进，导致身体日渐虚弱，此话说得不恰当，同时也包含有，会让信心浅的人，因此而懈怠退惰的过失。

须知念佛之人，决定能消除业障。其有业障现前者，系转将来堕三途之恶报，以现在之病苦即了之也。

必须知道念佛决定能够消除业障。那些业障现前的人，是将堕落三途的恶报，转化成现在的病苦来了结掉。

金刚经谓持金刚经者，由被人轻贱之小辱，便灭多劫三途恶道之苦。则福峻之将往西方，固以此小苦，了无量劫来之恶报，实为大幸。切不可学不知事务人，谓因修持而致病及死也。

《金刚经》说，持《金刚经》的人，由于被人轻贱的小小侮辱，便灭除了多劫堕落三途恶道的苦报。那么福峻即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然是用这种小病苦，来了却无量劫来的恶报，实在是非常大的幸运。万万不可效仿那些不懂事务的人，说这是因为修持佛法而致病死亡的。

念佛人平时有真信切愿，无一不得往生者，况福峻临终

正念昭彰，作问讯顶礼等相，而死后身体柔软洁净，颜貌如生，又何必以彼工夫浅为疑乎。夫弥陀愿王，十念尚度，况彼精进修持，已二三年，又有何疑。

念佛人平时有真信切愿，没有一个不得往生的。何况福峻在临终时正念分明，作问讯顶礼等相，而死后身体柔软洁净，容颜宛如生前，又何必以她的工夫浅而生怀疑呢？阿弥陀佛大愿王，至心十念佛名尚且得到救度，何况她精进修持已经有二、三年，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世有种人，志意下劣，虽常念佛，不求往生，唯欲求人天福报，此种人纵毕世修行，只得来生之痴福而已。有正信者，自己以信愿感佛，佛以慈悲摄受，感应道交，必能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又何须问彼见佛与否，方可断判也。

世间有一种人，志向意愿很下劣，虽然常常念佛，却不求往生，只想求人天福报。这种人纵然一辈子修行，也只能得来生的痴福而已。有正信的人，自己以真信切愿感佛，佛以慈悲摄受，感应道交，必定能够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又何必问她有没有见佛，才可以判断她的往生呢？

至于人未终前，若彼自能沐浴更衣，则甚善。如其不能，

断不可预行沐浴更衣，令彼难受疼痛，致失正念。以汝尚以未著法衣，令其盘膝趺坐为遗憾。不知当此之时，只好一心同声念佛，万万不可张罗铺排（指沐浴更衣令坐等）。若一张罗铺排，即成落井下石，切记切记。

至于人没有命终之前，如果她自己能沐浴更衣，这很好。如果她不能做到，绝对不可以预先为他进行沐浴更衣，让她难受疼痛，从而导致失去正念。你还在因为她没有穿着法衣，没有让她盘脚趺坐为遗憾。却不知道正当这个时候，只可以一心同声念佛，万万不可以张罗铺排（指沐浴、更衣、让坐等事）。一旦张罗铺排，就成了落井下石，千万记住。

令慈年迈，光若不说此弊，汝后会以尽孝之心，阻亲往生，俾长劫流转于生死中，莫之能出也。吾人但取其实，毋矜其名，汝之记颇好，并不必求人作文以传，此皆世间虚浮之事。但宜自己，并其家属念佛，以期同生西方即已。

你母亲年纪大了，我如果不说出这中间的弊端，你以后就会用尽孝的心，来阻碍母亲往生，使她长劫流转于生死中，不能出离。我们只应当求取事情的实质，不要在乎名义。你写的记文很好，并不需要他人作文以传世，这些都是世间虚浮的事。只要自己和家属念佛，以期同

生西方就好了。

光每日朝暮课诵回向时，兼称福峻名，回向一七，以尽师徒之谊。又福峻此番之生与死，可谓不虚生浪死矣，幸甚。

我每天早晚课诵回向的时候，也称说福峻的名字，为她回向一个七日，以此来尽师徒之谊。福峻这一辈子，可以说是没有虚生浪死（即没有白活），很庆幸。

至于骨作面丸之事，甚好。但不可粗心为之，必须将骨研成细粉，用细罗罗过，与面无异方可。倘粗心大概研之，便和面作丸，恐小鱼食之，或有鲠刺于腹之患。光恐汝粗心，不得不说。

至于将骨灰作面丸的事情，很好。但不可以粗心去做，必须将骨灰研成细粉，用细的罗筛筛过，与面粉一样细才可以。如果粗心大意地研碎一下，就混和面粉做成丸子，恐怕小鱼吃了，或许有卡住刺破肚子的隐患。我怕你粗心，不得不说一下。

复某居士书

病与魔，皆由宿业所致，汝但能至诚恳切念佛，则病自痊愈，魔自远离。倘汝心不至诚，或起邪淫等不正之念，则汝之心，全体堕于黑暗之中，故致魔鬼搅扰。

疾病和魔障都是因为宿业所导致。你只要能至诚恳切念佛，那么疾病自然会痊愈，魔障会自然远离。如果你的心不至诚，或者生起邪淫等不正当的念头，那么你的心全部堕在黑暗中，所以招致魔鬼来搅扰。

汝宜于念佛毕回向时，为宿世一切怨家回向，令彼各沾汝念佛利益，超生善道。此外概不理睬，彼作声，也不理睬作怕怖，不作声，也不理睬作欢喜。但至诚恳切念，自然业障消，而福慧俱皆增长矣。

您应该在念佛完回向时，为过去世一切冤亲债主回向，让他们全都沾你的念佛利益，超生到善道去。另外你一概不理睬。他们作声，你不要恐惧。他们不作声，你也不要欢喜。你只要至诚恳切地念佛，业障自然会消除，福报和智慧全都增长了啊。

看经典切不可照今人读书之毫不恭敬，必须如佛祖圣贤降临一般，方有实益，汝果能如是，则心地正大光明，

彼邪鬼邪神，便无地可安身矣。倘汝心先邪，则以邪招邪，何能令彼远离不扰也。

阅读经典，千万不要像现代人读书那样毫无恭敬心，必须像面对佛祖圣贤亲自降临那样，才会有真实的利益。如果你果真能这样读经，那么心地就会正大光明，那些邪鬼邪神便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了啊。假如你的心先邪恶了，就会以邪招邪，哪能让他们远离你不扰乱你啊？

他心通，鬼神虽有，小而且近，若业尽情空，则犹如宝镜当台，有形斯映。

他心通鬼神虽然也有，但是神通力小而且浅近。如果达到业尽情空的地步，就好像宝镜当台，凡是有形象的东西都会映现出来。

汝不至心念佛，而欲研究此之真相，不知此心，便成魔种。譬如宝镜，无丝毫尘垢，自会照天照地。汝之心被尘垢封蔽深固，而欲得此，如尘封深厚之镜，断不能发光，或有发者，乃妖光，非镜光也。

你不至心念佛，反而想研究这些神通的真相，你或许不知道这种心便是着魔的种子。比如宝镜没有丝毫尘垢，自然会照天照地。你的心覆盖了厚厚的尘土，却妄想得到这些神通，好像覆盖了厚厚的尘土的镜子，是断然不

能发光。或许能发光，那发出来的也是妖光，绝不是镜光啊。

此事且置之度外，如堕水火，如救头然以念佛，则无业魔不消矣。

这件事暂且置之度外，希望你能像堕入水火、像扑救头上的大火一样诚恳念佛，那么没有什么业力和魔障是不能消除的啊。

复张季直先生书

光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耳，由徐蔚如谬以芜稿再四排印，竟致渎及青眼，尚不以芜秽见弃，反谓其儒释融通，有体有用。殆所谓志在敬佛，遂忘其僧之庸劣也，感极愧极。

印光是一个无知无识只会吃饭的僧人，由于徐蔚如错谬将我的文稿四次排印，竟然有幸被您看到了。并且您不因为杂乱而嫌弃，反而说这些文钞是儒家佛家融会贯通，有体有用。这大概是所谓的，心意在于敬佛，于是忘记了僧人的平庸低劣。非常感激、惭愧！

易园与光，殆有宿缘，每欲拉阁下以同往西方，俾无量

劫来，及与现生，所培之善根福德，同归实际，光极为佩服。

江易园与我，大概宿世有缘，他常常想要拉阁下您一同往生西方，使得无量劫来，以及现生，所培的善根福德，都归于实际的结果，对此我很佩服。

以阁下当代文宗，光一无知无识之挂搭僧，故不敢随易园之班，以修书奉劝也。今接阁下华翰，见其曾看佛经，不知何者禅也，但觉净耳，不胜欣慰。足知阁下般若种子，殆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之所种者。

您是当代文章大家，而我只是一个无知无识的挂单僧人，所以不敢随江易园的做法，来写信奉劝您。现今接到您的来信，看见其中说到，您曾经看过佛经，不知什么是禅，只是觉得心中清净。对此我非常欣慰。足以知道您的般若种子，想必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前所种下的。

夫禅至于不知，方是真禅，以见闻觉知，皆意识中事，唯其不知，方能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即如如佛耳。净至于但觉，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矣，否则何名但觉。

禅修到了“不知”的境界，才是真禅。因为见闻觉知，

这些都是意识中的事。只有不知，才能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也就是如如佛了。清净到了“但觉”的境界，那就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了。否则，为何说是“但觉”呢。

阁下见解如此，已是超越近之学佛者万万。倘再能生信发愿，回向往生，则上品莲台，当可独据。或恐阁下于禅净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未能深知。谓既悟自心，当处便是西方，不须求生，则其误非浅。

阁下这样的见解，已经超越近世学佛人的万万倍了。如果再能生信发愿，回向往生西方，那么上品莲台，应当可以独据。只是担心阁下或许对于禅宗净土的所以然，佛力自力的大小难易，没能深入了解。从而认为既然觉悟了自心，那么当处就是西方极乐，不需要再求往生，那么错误就不小了。

何以故，以凡夫纵能悟到极处，尚有无始以来之烦恼习气，未能顿断。烦恼习气若有一丝毫，便不能超出生死轮回之外，此仗自力了生死之难也。

为什么呢？因为凡夫纵然能够悟到极点，仍然有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能立刻断除。烦恼习气如果还剩下一丝毫，就不能超出生死轮回之外，这是仗自力了生死的

困难所在。

念佛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无论工夫之浅深，功德之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末世众生，欲了生死，不依此法，其难不可以喻矣。

念佛法门，只要具备真信切愿，无论工夫的浅深，功德的大小，都可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西方。末世众生，想要了生死，不依从这净土法门，困难是无法比喻的啊。

祈详读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自知光言不谬。若不以为谬，且无多暇，但息心详阅文钞，自可悉知矣。

祈望您详读《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自然知道我所说的不错。如果不认为我所说的是错误的，却没有很多空闲，那么只要静心详阅《文钞》，自然可以全都知道了。

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背自心，轮回六道，久经长劫，莫之能出。由是兴无缘慈，运同体悲，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广说诸法。括举大纲，凡有五宗。五宗维何，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释迦如来，悲悯众生因为迷失

背离自己的本心，从而轮回于六道中，久经长劫都不能出离。于是兴起无缘大慈，运作同体大悲，乘着愿力示生在这个世间成就佛道，随顺众生的根机，广说种种法门度脱众生。总体上罗列佛法纲宗，共有五宗。五宗是什么呢？是律宗、教下、禅宗、密宗、净土宗。

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佛之所以为佛，唯此三法，佛之所以度生，亦唯此三法。众生果能依佛之律教禅以修持，则即众生之三业，转而为诸佛之三业。三业既转，则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矣。

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佛之所以成为佛，只因为具备这三法。佛之所以度化众生，也只是用这三法。众生如果能够依从佛的律、教、禅来修持，就将众生的三业，转成了诸佛的三业。三业既然扭转，那么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又恐宿业障重，或不易转，则用陀罗尼三密加持之力，以熏陶之，若螺（gu ǒ）赢（lu ǒ）之祝螟蛉，日似我似我，七日而变成螺赢矣。

世尊又担心众生宿世的业障深重，或许不容易转，就用陀罗尼三密加持力，用来熏陶众生。好像螺赢虫祝祷螟蛉虫一样，天天念“像我像我”，七日后螟蛉虫果然变

成螺赢虫了。

又恐根器或劣，未得解脱，而再一受生，难免迷失。于是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俾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圣则速证无上菩提，凡则永出生死系缚，以其仗佛慈力，故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也。

世尊又担心众生根器或许陋劣，不能解脱，而再一次投胎受生之后，难免会迷失。于是特别开示了让众生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净土法门，使一切圣者或凡夫，共同在当下这一生中往生西方。往生之后，圣者就能迅速证得无上菩提，凡者也能永远出离生死系缚。因为净土法门依靠的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所以这个法门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须知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若不严持禁戒，则教禅密净之真益莫得，如修万丈高楼，地基不固，则未成即坏。

必须知道律是教、禅、密、净的基础，如果不严持禁戒，则教、禅、密、净的真实利益是得不到的。比如建筑万丈高楼，假如地基不稳固，则楼还没盖成就倒塌了。

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如百川万流，悉归大海，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

终之法门。故华严入法界品，善财蒙普贤加被开示，已证等觉，普贤乃令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复以此普劝华藏海众。

净土是律、教、禅、密的归宿。就像百川万流最后都归入大海。因为净土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法门。所以《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承蒙普贤菩萨加被开示，已证得等觉菩萨位，普贤于是让他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望圆满佛果，并且以此来劝进华藏海众菩萨一同往生西方。

而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乃五逆十恶，将堕阿鼻地狱之人，蒙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但数声，即便命终，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而在《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章讲到：就算是五逆十恶的人，即将堕落到阿鼻地狱，承蒙善知识教他念佛，或念十声，或只念几声，随后就命终了，也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观此，则上自等觉菩萨，不能出于其外，下至逆恶罪人，亦可入于其中。其功德利益，出于一代时教之上。以一代时教，皆仗自力，以出生死。净土法门，未断惑者，

仗佛慈力，即可带业往生，已断惑者，仗佛慈力，遂得速登上地。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不可以常途教道，相为并论也。

看到这些，就知道上至等觉菩萨不能超出于净土法门之外，下至逆恶罪人也可进入于净土法门中。这个法门的功德利益超出一代时教之上。因为一代时教都是仗自力，得以出生死。净土法门，未断惑的众生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可以带业往生。已断惑的圣者，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能够迅速成就上等的果位。净土法门是一代时教中的特别法门，不可以用常途法门的教理和修行方法，来和净土法门相提并论。

以故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悉皆显阐赞导，普劝往生。

所以《华严经》、《法华经》等诸大乘经，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全都开显赞叹阐述净土法门，劝导众生往生西方。

迨至大教东来，远公大师，遂以此为宗。初与同学慧永，欲往罗浮，以为道安法师所留。永公遂先独往，至浚阳，刺史陶范，景仰道风，乃创西林寺以居之，是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岁也。

等到佛法传到东土（中国），东晋时期远公大师就以净土为宗。起初打算与同学慧永法师一同到广东罗浮山去，因为道安法师的挽留，远公大师没有按计划成行，慧永法师于是独自先去。到了江西浔阳这个地方，浔阳刺史陶范景仰慧永法师道风，于是创建西林寺请慧永法师居住，这一年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年（公元 377 年）。

至太元九年甲申，远公始来庐山，初居西林，以学侣浸众，西林隘莫能容，刺史桓伊，乃为创寺于山东，遂号为东林。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远公乃与缁素一百二十三人，结莲社念佛，求生西方。命刘遗民作文勒石，以明所誓。而慧永法师，亦预其社。永公居西林，于峰顶别立茅室，时往禅思，至其室者，辄闻异香，因号香谷，则其人可思而知也。

到了太元九年甲申（公元 384 年），远公大师才来到江西庐山。一开始也居住在西林寺，因为修学的人日渐众多，西林寺狭小不能容纳。于是江州刺史桓伊为远公大师在庐山之东创建了一座寺院，名为东林寺。到了晋太元十五年庚寅（公元 390 年），7 月 28 日，远公大师于是和僧俗二众共 123 人，结成莲社，共同念佛求生西方。并且让刘遗民居士将此事写成文章刻在石碑上，以此证明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誓愿。慧永法师也参与

到莲社中。慧永法师在西林寺居住，在庐山峰顶另外修建了一处茅室，常常前往那里禅修。去过这间房子的人总能闻到异香，因此号称：“香谷”，慧永法师的境界由此可以想得到了。

当远公初结社时，即有一百二十三人，悉属法门龙象，儒宗山斗，由远公道风遐播，故皆群趋而至。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入莲社而修净业，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难胜数也。

当时远公大师初结莲社念佛时有 123 人，全部属于当时的法门龙象、儒宗山斗，由于远公大师的道风远近闻名，所以纷纷来东林寺念佛。直到远公最后在世的三十多年内，参加莲社而精修净业，最后蒙阿弥陀佛接引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多得难以计数。

自后若昙鸾，智者，道绰，善导，清凉，永明，莫不以此自行化他。昙鸾著往生论注，妙绝古今。智者作十疑论，极陈得失，著观经疏，深明谛观。道绰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

从那以后像昙鸾大师、智者大师、道绰大师、善导大师、清凉大师、永明大师等，无不是自己修行净土法门，并以净土法门度化他人。昙鸾大师著作的《往生论注》妙

绝古今；智者大师著作《十疑论》极力陈述得失，著《观经疏》深明谛观。道绰大师讲解净土三经将近二百多遍。

善导疏净土三经，力劝专修。清凉疏行愿品，发挥究竟成佛之道。永明说四料简，直指即生了脱之法。自昔诸宗高人，无不归心净土，唯禅宗诸师，专务密修，殊少明阐。

善导大师为净土三经作注疏，力劝众生专修净土。清凉大师注疏《普贤菩萨行愿品》，发挥究竟成佛之道。永明大师宣说《四料简》，直指即生了脱之法。从前各各宗派的高人无不是归心净土。只有禅宗的诸位大师只从事秘密修行，很少明确阐扬净土。

自永明倡导后，悉皆显垂言教，切劝修持矣。故死心新禅师劝修净土文云，弥陀甚易念，净土甚易生。又云，参禅人最好念佛，根机或钝，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弥陀愿力，接引往生。又云，汝若念佛，不生净土，老僧当堕拔舌地狱。

然而自从永明大师倡导之后，（禅宗的诸位大师）也全部都公开地开示净土法门，恳切地劝导众生修持。所以死心新禅师在《劝修净土文》中说：“弥陀甚易念，净土甚易生。”又说：“参禅人正好念佛，假如根机或钝，

恐怕今生不能大悟，尚且可以承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往生。”又说：“您若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假如不能往生到西方净土去，老僧我当堕拔舌地狱。”

真歇了禅师净土说云，洞下一宗，皆务密修，其故何哉。良以念佛法门，径路修行，正按大藏，接上上器，傍引中下之机。又云，宗门大匠，已悟不空不有之法，秉志孜孜于净业者，得非净业见佛，尤简易于宗门乎。

真歇了禅师在《净土说》中说到：“曹洞宗的所有学人，都秘密致力于修行净土法门，为什么呢？因为念佛法门是修行的捷径，完全依照大藏经的宗旨，接引上上根器的众生，同时也能接引中下根器的众生往生西方。”真歇了禅师又说：“禅宗的诸位大修行人已经悟到不空不有之法，却仍然秉守志愿，勉力精勤地修持净业，这不就看出来净土见佛，比禅宗见佛容易吗？”

又云，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业，同归一源，入得此门，无量法门，悉皆证入。长芦赅禅师，结莲华胜会，普劝道俗，念佛往生，感普贤普慧二菩萨，梦中求入胜会，遂以二菩萨为会首。足见此法，契理契机，诸圣冥赞也。

他又说：“或佛或祖，学教参禅，都修持净业，归向共

同的源头。进入净土门，无量法门都能证入。”宋朝长芦宗赜禅师，启建莲华胜会道场，普劝僧俗大众念佛往生，感得普贤菩萨和普慧菩萨，在梦中请求宗赜禅师允许他们参加念佛法会，于是就以二位大菩萨为会首，召开莲花胜会。这足以看出净土法门，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一切圣贤都冥冥中赞叹啊。

当宋太真二宗之世，省常法师，住持浙之昭庆，慕庐山远公之道，结净行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归依，为之倡导，凡宰辅伯牧，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余人，其沙门有数千，而士庶则不胜计焉。

在宋太宗、宋真宗的时代，省常法师住持浙江的昭庆寺，非常仰慕庐山远公大师的道风，于是启建净行社，修习净业。而当朝宰相王文正公旦首先归依，为之倡导。凡是宰辅伯牧，学士大夫等各级官员，自称弟子而加入净行社的人有 120 多个，僧人有数千人，而普通文人和老百姓更是多得无法计数。

后有潞公文彦博者，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将相五十余年，官至太师，封潞国公。平生笃信佛法，晚年向道益力，专念阿弥陀佛，晨夕行坐，未尝少懈。与净严法师，于京师结十万人求生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从其化。

有颂之者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寿至九十二，念佛而逝。

以后又有文彦博这个人，他在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都做过官，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官职做到了“太师”（宋朝官名，三公中最高的官），受封为“潞国公”。文彦博一向笃实信奉佛法，晚年时更加努力地修行向道，专念阿弥陀佛，无论早晚和行住坐卧间，不曾有稍微的懈怠。他与净严法师在河南开封召开十万人求生净土法会，那时的士大夫大多跟从他而受到法化。有颂扬他的人说：“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文彦博九十二岁寿终，念佛而逝。

元明之际，则有中峰，天如，楚石，妙叶。或为诗歌，或为论辩，无不极阐此契理契机，彻上彻下之法。而莲池，幽溪，蕩益，尤为切挚诚恳者。清则梵天思齐，红螺彻悟，亦复力宏此道。其梵天劝发菩提心文，红螺示众法语，皆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学者果能依而行之，其谁不俯谢娑婆，高登极乐，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会之良朋乎。

元朝明朝，则有中峰明本禅师、天如唯则禅师、楚石梵琦禅师、妙叶大师，或者以诗歌的形式，或者以论辩的

形式，无不极力阐扬契理契机、彻上彻下的净土法门。而莲池大师、幽溪大师、蕩益大师尤其挚诚恳切。清朝则有梵天寺省庵大师、红螺寺彻悟大师，也是全力弘扬净土法门。其中省庵大师《劝发菩提心文》，彻悟大师《示众法语》都可以继承往圣，开导来学，惊天地动鬼神。学佛人果能依他们的言教修行，有谁不俯谢娑婆，高登极乐，为弥陀的弟子，作莲池海会菩萨的良朋啊！

自后国运日衰，不暇提倡，法运亦随之而衰，至咸同时，兵灾四起，哲人日稀，庸流日多。儒者唯奉韩欧程朱辟佛之说，以为至理名言，而不知佛法包括群圣之薪传，发明当人之心性，其妙义微言，功德利益，有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者。以故悉以毁灭佛法为志事，不肯读诵受持，保护流通，致令佛法，一败涂地。譬如小儿，见摩尼珠，不但不加保重，尚欲毁而弃之。

从此以后，国运日渐衰败，没有闲暇提倡，法运也随之而衰微。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兵灾四起，智慧卓越的人日渐希少，平庸之流日渐增多。儒家学人只是尊奉韩愈、欧阳修、二程、朱熹辟佛的学说，当作是至理名言，而不知道佛法包括一切圣人的薪火传承，启发显明每个人的心性，佛法的妙义微言，功德利益，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因此，（当时的儒家学人）都以毁灭佛法

作为志向事务，不肯读诵受持，保护流通，导致佛法，一败涂地。譬如小孩，看见摩尼珠，不但不加以保护爱重，还想要毁坏丢弃。

至光绪末，废除举业，大开游学之端，凡天姿高者，悉以博览为事，所有各种学理，皆不足以饜（y àn）饫（y ù）其心。唯佛学幽深宏博，无妙不备，真俗互资，空有圆融，从兹群相研究，而修习焉。

到了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大开四处游学的风气，凡是天姿高的人，都以博览为事务，所有各种学理，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心。唯有佛学幽深宏博，无妙不备，真俗互资，空有圆融，从此大家互相研究，而都来修习了

礼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今既知其旨，知其善矣，岂肯将此无上心法，让古人独得，而自己与一切同人，皆不得乎。

《礼记·学记》中说：虽然有美味嘉肴，不吃就不知道它的美味。虽然有高妙之道，不学习就不知道它的美好。现今既然知道了佛法的义旨，知道佛法是至善的，哪肯将这无上心法，让古人独得，而自己与一切同辈人，都不得呢？

是故研究会，居士林，念佛社，素餐会，各处建设。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者，日见其多。譬如穷子，自迷家乡，一旦得人指示，当即直求归路，断不肯仍旧循乞，孤露他方也。

所以各种佛学研究会、居士林、念佛社、素餐会，到处建立施設。而戒杀护生，吃素念佛的人，日渐增多。譬如穷困的儿子，自己迷失了家乡，一旦有人指点，就会立即直求归家之路，断然不肯仍旧乞讨，孤苦露宿在他方啊！

青莲寺由黄谷法师开山以来，固为净土一大道场。其形势雄伟，实为庐山第一胜地，以故千数百年，道风不坠。经洪杨之乱，悉成劫灰，以法门式微，无人恢复，竟成荒山。

青莲寺由黄谷法师开山以来，是一个净土大道场。形势雄伟，实在是庐山的第一胜地，所以一千几百年以来，道风不坠。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乱，庙宇都成为灰土。又因为法门衰微，没有人来恢复，最后竟然成了一座荒山。

妙培大师，出家以来，即以净土为宗。拟欲以即生了脱之法，普利同人，特往红螺，熏修数年。今春游庐山，深慨远公之道，无人振兴。于世道人心，殊失裨益。

妙培大师，出家以来，就修习净土宗。打算用这个即生了脱的法门，普遍利益同人。特地前往红螺山，熏修好几年。今年春天游过庐山，深深慨叹慧远大师的法道，没有人振兴。世道人心，由此而失去许多利益。

至青莲寺基，见其形势，若莲华然。而复前临三叠之瀑布，后倚五老之雄峰，左右则有狮子象鼻二峰，以为护卫，殆天造地设一净土道场。不忍永令湮没，遂发愿恢复，以宏莲宗。乃与上海诸大居士商榷，幸得均示同心，故先建立数间殿堂，以为修持之地，至于寺之全体齐备，须待龙天感应，非今所急。为今之急务者，开莲社以行道耳。

到青莲寺的基址观看，看见那里的地形，就像莲华一样。而且寺前面临三叠瀑布，后面倚靠五老雄峰，左右又有狮子、象鼻二座山峰，作为护卫，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净土道场。妙培大师不忍心这个道场永远埋没，于是发愿恢复，来宏扬净土。与上海诸位大居士商量，幸运的是大家都表示愿意同心协力来支持，所以就先建立几间殿堂，作为修持的地方，至于寺院全体修建齐全，必须等待护法龙天的感应，不是现今的急务。现今的急务，是开莲社而行道。

或谓念佛求生西方即已，何必结社。是不知世间万事，须待众缘相助，方得有成，况学了生脱死之无上妙法乎。易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盖取其二泽相并，彼此互益之义。

或许有人说，念佛求生西方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结社。这是不知道，世间万事必须等待众缘相助，方才能够成就，何况学习了生脱死的无上妙法呢？《周易》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两泽并连，滋润万物，所以万物欣悦。君子欣悦良朋益友，互相讲习学业。）。这想必是取两个水泽相连，彼此互相利益的意义。

又圣人以朋友列于五伦者，盖取其劝善规过，如二月互照，扶危保安，如两手相援之义也（友，古作𠃉。又，手也，今文变又作𠃉耳）。人之常情，若无依倚，则多涉因循怠忽之弊。

又者，圣人将朋友列在五伦之中，这是取朋友能够劝善规过，如同二个月亮互相照耀；朋友能够扶危保安，如同两只手互相援助的意义（友：古时候写作𠃉，是手的意思，现在的文字把又写作𠃉了）。按照人之常情，如果做事没有依靠，大多会有因循懈怠轻忽的弊病。

大众同居，功课有定，虽欲懈怠，亦不可得。功课之外，其奋发精进者，即可摄彼懈怠者，勉力而行。人皆前进，谁甘后退，彼此相辅，其行易成。或有所疑，及有所见，有可抉择。

大众同居一处，功课有固定，即使想要懈怠，也不可得。功课之外，有奋发精进的人，就可以摄受那些懈怠的人，勉励修行。人人都想要前进，谁人甘心后退，彼此互相辅助，修行容易成就。或许某人有所疑惑，以及见到一些境相，需要抉择。

每日暇时，请诸耆宿，略示净宗纲要，则邪正去取，了了分明。有此诸益，故古人咸以结社为倡导。即身有职业，不能亲预，但依社章修持，待开会日，或亲往，或函告，明己修持之勤恳，利益之大小，亦与预修，相去不远，以心冀社友，不敢怠荒故也。

就在每天闲暇之时，请教社中的诸位耆宿大德，大略开示净宗纲要，以及什么是邪、正，如何舍、取，都了了分明。因为这诸多利益，所以古人都以结社的方式来倡导。即使有职业在身，不能够亲自参预，只需要依照社章修持，等到开会那天，或者亲自前往，或者写信相告，说明自己修持的精勤懈怠，得到利益的大小，也与参预亲修，相差不远，这是因为心中追随着社友，不敢

懈怠荒废的缘故。

须知佛法，原不离世间法，凡诸社友，必须各各恪尽己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等。又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不餐荤酒，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自利利他，以为己任。如是则基址坚正，堪受法润，果具真信切愿，当必往生上品。

必须知道佛法，原本不离世间法，凡是诸位社友，必须各各恪尽自己本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等伦理道德。又必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不吃荤酒，远离邪僻，心怀坦诚，约束自己，言行合礼，自利利他，作为自己的责任。如此则基础坚稳正固，堪受佛法的润陶，果真具有真信切愿，当必定往生上品。

世之愚人，每多不修实行，偏欲得一真修之虚名，以故设种种法，妆点粉饰，成一似是而非之相，冀人称赞于己。其心行已污浊不堪，纵有修持，亦为此心所污，决难得其真实利益，此所谓好名而恶实，为修行第一大忌。

世间愚痴的人，大多不真修实行，却偏偏想得一个真修的假名，因此设种种的办法，妆点粉饰，作成一个是而非的外相，希望他人称赞自己。这种内心已经是污浊

不堪，纵然有修持，也被这种心念所污染，决定难得真实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好名而恶实，是修行的第一大忌讳。

倘具前之所当行，无后之所当忌，则于世间则为贤人，于佛法则为开士。以身率物，由家而乡，由乡而邑，以至全国，及与天下。则礼义兴而干戈永息，慈善著而灾害不生，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愿见者闻者，同皆发起倡导，则幸甚幸甚。所有简章，开列于后。

倘若具有前面所应当行持的实修，又没有后面所应当避忌的毛病，那么在世间就成为一个贤人，在佛法就成一位菩萨。以身行率领大家，由家庭而乡邻，由乡邻而邑镇，以至全国，以及天下。那么礼义兴盛，战争永息，慈善显著，灾害不生，使得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啊！祈愿见到听到的人，都共同发起倡导，那就非常庆幸了。所有社团简章，罗列在后面。

复河南第五军副司令部杨明斋书

所言公门修行，不专指诵经持咒念佛而已。必须尽己职分，除暴安良，并所统之士卒，一一皆以除暴安良保护人民为志。则地方受福，而主将士卒同于冥冥中消除业

障，增长福寿矣。

所说的公职部门中的修行，不单是指诵经、持咒、念佛而已。必须克尽自己的职责本分，除暴安良，并使自己所统辖的士兵，都能以除暴安良、保护人民为志向。那么地方百姓有福，而主将士兵，也共同在冥冥当中消除了业障，增长了福寿。

若不以此事，以恳切至诚心诫勸士卒。则兵所到处，地方受淫掠之惨，殆有不堪言者。况甚至又有毁烧屋庐，杀人示威者乎。居士果能如此，以至诚心令士卒将地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不使彼受无谓之逼抑苦恼，则其功德大矣。

如果不将这些事，以恳切至诚的心来告诫勉励士兵。那么士兵所到之处，地方百姓受到奸淫虏掠的惨况，就不堪言说了。何况还有烧毁房屋，杀人示威的情况呢。居士如果能够以至诚心，令士兵们将地方人民当作自己家人一样，不使他们受到无谓的逼迫苦恼，那么功德就大了。

能如是，再加以诵持经咒，念佛名号，则必蒙佛天护佑。无事则军威远镇，宵小潜伏，有事则承佛天力，克制敌军，则是护国将军，救世菩萨矣。

能够这样做，再加上诵持经咒，念佛名号，那么必定蒙受诸佛天神的护佑。没有战事时，则会军威远镇，使坏人潜藏起来。有战事时，则会承诸佛天神之力，克制敌军。那么您就是护国将军，救世菩萨了。

光以不德，何堪为师。然泥塑木雕之佛，若作真佛敬之，则与敬真佛之利益无异。以故且顺汝志，而为汝师。汝若看佛敬僧，则纵属粥饭庸僧，亦未必不能因之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若唯以光之道德具备是责，则便失所冀望，不如不皈依之为愈也。

我没什么德行，哪里够资格做您的师父。然而泥塑木雕的佛像，如果当作真佛一样来恭敬，那么与恭敬真佛的利益没有两样。因此暂且随顺你的心志，而做你的师父好了。你如果看在佛的功德来恭敬僧人，那么纵然是只会吃饭的平庸僧人，也未必不能借着他而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如果你只是根据我的道德具备与否，而加以指责，那么你就会大失所望，还不如不皈依为好。

今为汝取法名为智毅。以有智之勇毅，内之可以修圣道断烦惑，外之可以保国家安人民。汝能顾名思义，其利益及于国家社会，岂止汝一人独得而已。

现今为你取法名为智毅。因为有智慧的勇毅，在内，可

以修行圣道，断除烦惑；在外，可以保卫国家，安定人民。你能够顾名思义，就会利益到国家社会，哪里只是你一个人独得利益而已呢？

至于诵经持咒念佛，一本于至诚恭敬而受持之即已，不必急急求解义为要也。果能如是受持，久之则业障消除，智慧发现，经之实益，尚能亲得，况文义乎。

至于诵经、持咒、念佛，本着至诚恭敬心来受持就可以，不必要急忙的求得解义。果真能够如此受持，久而久之，业障消除，智慧发现，佛经的实际利益，尚且能够亲自得到，何况是经文的义理呢。

文钞中屡屡言之，故不多述。祈熟阅文钞，即是常相晤对，况一函二函者乎。

《文钞》中多次说到，所以不再多说。祈望你熟阅《文钞》，就等于是你我常常面对面交谈，而不仅仅是一、二封信了。

复周孟由昆弟书

汝母年高，于净土一法，未能认真修持。宜常与谈说六道轮回之苦，极乐世界之乐。人生世间，超升最难，堕落最易。若不往生西方，且莫说人道不足恃，即生于天

上，福寿甚长，福力一尽，仍旧堕落人间，及三途恶道受苦。

你母亲年纪已高，对于净土法门没能认真修持。应该常和她讲六道轮回的痛苦，极乐世界的快乐。人生在世间，超升最难，堕落最易。如果不往生西方，不要说人道不足以依恃，就是能生于天道，福寿绵长，等到福力一尽，仍旧堕落到人间及三途恶道受苦。

不知佛法，则无可如何。今既略晓佛法，岂可将此一番大利益事，让与别人，自己甘心在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永无解脱之日乎。如是说之，或可发其宿世善根，信受奉行也。

如果不知道佛法，就无可奈何了。现今既然大略知晓佛法，怎么可以将这一番大利益的事，让给别人，自己甘心在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永无解脱之日呢？如此对她说，或许可以启发她宿世的善根，使她信受奉行。

菩萨度生，随顺机宜，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汝能力修孝友，及以净土法门，劝导自己眷属，及一切有缘者，同作莲池会里人，则功德大矣。

菩萨救度众生，根据对象的根机而说法。先用众生所感兴趣的法来方便接引，然后慢慢引导他进入佛的智慧海。

你能够努力做到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再慢慢用净土法门，劝导自己的眷属及一切有缘人，都发愿求生极乐，作莲池海会的菩萨，这个功德是很大的。

世人有病，及有危险灾难等，不知念佛修善，妄欲祈求鬼神，遂致杀害生命，业上加业，实为可怜。

世人有病，或有危险灾难时，不知道要念佛修善，却妄想祈求鬼神，于是就杀害生命来拜祭，在原有业报上又增加了恶业，实在可怜。

人生世间，凡有境缘，多由宿业。既有病苦，念佛修善，忏悔宿业，业消则病愈。彼鬼神自己尚在业海之中，何能令人消业。即有大威力之正神，其威力若比佛菩萨之威力，直同萤火之比日光。佛弟子不向佛菩萨祈祷，向鬼神祈祷，即为邪见，即为违背佛教，不可不知。

人生在世，但凡遇到的境缘，大多是由宿业造成的。既然有病苦，就要念佛修善，对自己的宿业进行忏悔，业力消除，病自然就好了。那些鬼神它们自己还在业海中漂沉呢，怎么能够替人消业呢？即使有大威力的正神，他的威力和佛菩萨比起来，简直是萤火相比于日光。作为佛弟子不向佛菩萨祈祷，而向鬼神祈祷，这就是邪见，就是违背佛教，这一点不可不明白。

又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理宜戒杀护生，爱惜物命，切勿依世俗知见，谓奉父母甘旨为孝。彼未闻佛法者，不知六道轮回之事理，妄谓为孝，尚有可原。若已闻佛法之人，杀过去父母亲属，以奉养现在父母及丧祭等，岂但不是孝道，直成忤逆矣。

又因为一切众生都是过去世的父母，未来的诸佛。理应戒杀放生，爱惜它们的生命。千万不要依从世俗的知见，认为供奉给父母美味的肉食就是孝。那些没有听到佛法的人，不知道六道轮回的事理，错误领会了孝的含义，尚且情有可原。如果是已经听到佛法的人，杀害过去世的父母亲属，来奉养现在的父母，以及用于丧礼祭祀等，这样做不但不是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是以通人达士，由闻佛法之真实义谛，悉不肯依世俗之权法以行。以此权法，殆姑顺世俗迷情而立，非如来洞彻三世因果之道故也。若欲深知，取文钞中诸戒杀文，及观音颂之普劝戒杀挽劫文，阅之自知。

所以那些通达佛法的人，由于听闻了佛法的真实义谛，所以都不肯按照世俗间的权法来行事。因为这种权法，想必是随顺迷惑颠倒的世俗人情而设立的，并不是如来洞彻三世因果的大道。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请读《文钞》

中诸篇戒杀文，以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中普劝戒杀挽劫文，读了之后，自然知道。

念佛人有病，当一心待死，若世寿未尽，则能速愈。以全身放下念佛，最能消业，业消则病愈矣。若不放下，欲求好，倘不能好，则决定无由往生，以不愿生故。此等道理不明白，尚能得仗佛慈力乎。

念佛人得了重病，应当一心等死，如果世间寿命未尽，疾病就能迅速痊愈。这是因为全身放下来念佛，最能消除业障，业障消除病就好了。如果放不下，又想求病好，假如病没有好，就决定不能往生了。这是因为他不愿往生的缘故。这些道理不明白，还能仰仗到佛的慈悲愿力吗？

汝母之病，宜切劝放下求往生，如寿未尽，求往生，反能速愈，以心至诚故，得蒙佛慈加被也。祈与汝母婉曲言之，令勿效痴人说痴话也。

你母亲的病，应当恳切地劝她放下一切求往生，如过寿命没有完，求往生反而能使疾病速愈，这是因为心念至诚，得蒙佛慈加被。希望你将这些道理婉转告诉你母亲，让她不要学那些痴人说梦话。

昨接守良书，知汝母求生之心，尚未实发，病中且勿提及，但劝至心念佛，即得蒙佛加被，身心安乐。待大好后，婉曲劝导，令其求生，则利益大矣。

昨天接到守良的信，知道你母亲求往生的心，还没有真实发起。病中暂且不要提到（求往生的事），只是劝她以至诚心念佛，就能得蒙佛力加被，从而身心安乐。等待病情大大好转之后，再婉转委曲劝导她，让她求生西方，那么利益就很大了。

并祈于汝母前，代为问好。又当为说（光）劝彼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为自己要事，余皆是替儿孙殚心，有累自己念佛利益矣。

并祈望在你母亲面前，代我向她问好。又应当对她说，我劝她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这是自己最重要的事，其余的事都是替儿孙操心，妨碍自己念佛的利益啊！

群铮知悉，汝母现有病，断不可不愈而去。然（光）看汝母，恐难高寿，宜与孟由及智昭等，日换班在旁念佛，俾其随念，不能念则静听。若世寿尽，如此行，则决定往生。若世寿未尽，亦当消除业障，增长善根。

周群铮知道母亲现在有病，绝对不可以母亲病还没好就离开远行。然而我看你的母亲，恐怕难以高寿，应该与

周孟由以及智昭等人，每天换班在她旁边念佛，使她也随着念佛，不能念就静听。如果世寿已尽，这样做，则决定往生。如果世寿没有尽，也应当消除业障，增长善根。

如汝决欲来山，只好照汝此议，庶两无所碍。现汝母病未愈，决不可发此心，发则于世间世出，两俱违悖矣。人之临终，得其助念，定可往生，失其助念，或再以哭泣搬动，动其爱情瞋恨，则堕落难免矣，险极险极。

如果你决定要来普陀山，也只好照你的决定，或许对彼此都没有妨碍。现在你母亲的病没好，绝对不可以发这个心，发这个心，对于世间法、出世间法，两方面都违悖了。人在临终时，得到莲友的助念，一定可以往生。失去助念，或者再加上亲眷哭泣或搬动亡者遗体，牵动亡者的爱情或瞋恨之心，则难免堕落，十分危险啊。

汝能成就母往生，亦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所谓即尘劳行佛事，其功德比寻常殊胜万分矣。祈与孟由说此助念法，并告汝母令听（光）言。至为亲开陈佛法，固为大善。然定省抚慰，亦须格外留意，幸甚。

你能成就母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三世诸佛的净业正因，所谓即尘劳行佛事，这种功德比平常修持殊胜

万倍啊。祈望与周孟由说说这个助念法，并告诉你的母亲，让她听从我的话。为母亲开示陈述佛法，固然是大好事。然而早晚问候安慰，也必须格外留意，这是我的殷切希望。

汝母发愿寄款交(光)随意作功德,及助印芜钞。依(光)鄙见,做功德当以开人智识为最。拟以此款任印观音颂,普遍施送于远近,俾一切人同知观音大士,为法界众生之恃怙。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兼以辅弼弥陀,接引众生。

你母亲发愿，寄钱交给我，随我的意愿作功德，以及助印《文钞》。依我之见，做功德应当以开启大众的智识为最大。所以打算将这个钱款助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在远近各地普遍布施赠送，使得一切人都知道观音大士，是法界众生的恃靠依怙。菩萨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兼又辅佐阿弥陀佛，接引众生。

况乎现今世人，日在患难中，无法防护。倘人人见此书，知大士之恩德，无不欲仗其威力以免灾祸。既发信仰依赖大士之心，自然心存慈善，改往修来，以期不与大士相背而得蒙其覆庇护祐也。

何况现今世人，每天都在患难之中，无法防护。倘若人

人见到这本书，知道菩萨的恩德，没有不想要依仗他的威力来免除灾祸的。既然发起信仰依赖菩萨之心，就自然心存慈善，改往修来，以期望不与菩萨相背，而得蒙菩萨的覆庇护佑。

世之不治，由于人心险恶，倘人能仰慕大士之慈悲，自可日臻善域，是故此书流通，其利无穷，比较别种暂时之益者，实相去天渊。且以此增汝母福慧，消汝母罪愆，必能生获安乐，没归莲邦。至于芜钞，则见之发心修善念佛者甚多，兹不具书。

世道不好，是由于人心险恶。倘若人人都能仰慕大士的慈悲，自然可以逐渐到达善的境地，所以这本书流通开来，利益无穷，比起其它有暂时利益的书，实在是相距天渊。而且以此增长你母亲的福慧，消除你母亲的罪愆，必定能够在生获得安乐，没后归于莲邦。至于《文钞》，看到之后发心修善，念佛的人很多，在此就不多说了。

汝母何以病不见愈，盖以宿业所致，殆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于此时以了之乎。玄奘法师临终亦稍有病苦，心疑所译之经，或有错谬。有菩萨安慰言，汝往劫罪报，悉于此小苦消之，勿怀疑也。

你母亲的病为什么不见好，这大概是她宿世业力所致。

想必是要将她的重报、后报，转为轻报、现报，在这个时候了结掉啊。玄奘法师临终时，也稍微有一些病苦，心中怀疑自己所译的经论，或许有错谬的地方。这时候有菩萨安慰他说：“您往劫的罪报，都因为经受这些小苦消灭掉了，不用怀疑。”

当以此意安慰汝母，劝彼生欢喜心，勿生怨恨心，则决定可蒙佛加被，寿未尽而速愈，寿已尽而往生耳。

你应该用这个意思安慰你的母亲，劝她生欢喜心，不要生怨恨心，则一定可以蒙佛加被。如果她寿命还没到尽头，那么她的病就很快速痊愈，如果她的寿命已经穷尽，那么她就会很快往生。

凡人当病苦时，作退一步想，则安乐无量。近来兵火连绵，吾人幸未罹此，虽有病苦，尚可作欲出苦之警策，则但宜感激精修，自得利益。否则怨天尤人，不但宿业不能消，且将更增怨天尤人之业。

凡是人遭受病苦时，应该作退一步想，就会安乐无量。近年来兵火连绵，我们幸没有战争中死去，虽然有点病苦，尚且可以做为出离苦海的警策。所以只应该感激病苦，精进修行，这样自然得到殊胜的利益。否则，如果怨天尤人，不但宿业不能消，还将又增添怨天尤人

的罪业。

当与汝母说之，果能不怨不尤，净心念佛，其消业也，如汤消雪。（光）自回山，日日于课诵回向时，为汝母回向，祈三宝加被，寿未尽则速愈，寿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耳。

应当和你的母亲说明这些道理，如果你的母亲真能不怨不尤，净心念佛，那么她消除业障，会像热水融化积雪一样快。我自从回到普陀山，每天在课诵的时候，为你母亲回向，祈求三宝加被她，寿命未尽，则疾病速愈，寿命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

接手书知汝母已于初二日念佛往生，不胜伤叹。虽然，汝等既知佛法，当依佛法，令亲神识得益为事，不可徒为哀毁，令存亡两无所益。

接到信，知道你母亲已经在初二日念佛往生，非常伤叹。虽然如此，你们既然知道佛法，应当依照佛法，让母亲的神识得到利益，不可以只是白白地哀痛伤身，让活人与亡人都得不到利益。

至于丧祭，通须用素，勿随俗转。纵不知世务者，谓为不然，亦任彼讥笑而已。丧葬之事，不可过为铺排张罗。

做佛事只可念佛，勿做别佛事。并令全家通皆恳切念佛，则于汝母，于汝等诸眷属，及亲戚朋友，皆有实益。

至于丧期祭奠，应该一律用素食，不要跟从世俗风气。就算那些不识世务的人不认同，也只任凭他们去讥笑。丧葬后事不可过份铺张，不可讲排场浪费张罗。做超度佛事，只可以念佛，不要做别的佛事。并让全家人通通恳切念佛，这样对于你母亲、你的家亲眷属，及亲戚朋友，都会有真实的利益。

有财力，多做功德，若丧事用度无出，即以之办丧事亦可，切勿硬撑架子，至有亏空，后来受窘，则不必矣。

如果有财力可以多作功德。如果丧葬费用没有富余，用这些钱办丧事就好了。千万不要硬撑架子，致使费用有亏空，后来受困窘，就没必要了。

接手书，知汝母去得甚好，此殆汝母往昔善根，及现在善愿，并汝等助成之功效也。人一生事事皆可伪为，唯临死之时，不可伪为。况其无爱恋之情，有悦豫之色，安坐而逝，若非净业成熟，曷克臻此。但愿汝昆弟与阖家眷属，认真为汝母念佛，不但令母亲得益，实则比自己念佛之功德更大。

接到信，知道你母亲往生的情形很好，这大概是你母亲

往昔的善根，加上现在的善愿，以及你们帮助她成就的功效。人这一辈子，事事都可能造假，唯有在临终不能造假。更何况你的母亲临终没有爱恋之情，而有悦豫的神色，安坐而逝，如果不是净业成熟，怎么能这样呢。但愿你们弟兄们，与全家人等，认真为您母亲念佛，这样不但能让你母亲得益，实际上比自己念佛的功德更大。

佛所以教人，凡诵经持咒念佛作诸功德，皆为法界众生回向。平时尚为无干涉之法界众生回向，况母歿而不至心为母念佛乎。以能为一切众生回向，即与佛菩提誓愿相合，如一滴水，投于大海，即与大海同其深广。如未到海，则勿道一滴，即长江大河，固与大海天地悬殊也。所以佛教育人们，凡是诵经、持咒、念佛、作这些功德的时候，都要为法界众生回向。平时尚且为没关系法界众生回向，更何况母亲去世，能不至诚为母亲念佛吗？这是因为能为一切众生回向，就与佛陀的菩提誓愿相合，就好像一滴水，投到大海中，就会与大海一样深广无边。如果没有到达大海，则不要说一滴水，即便是长江黄河，和大海相比也一定是天地悬殊啊。

是知凡施于亲，及一切人者，皆属自培自福耳。知此义，有孝心者，孝心更加增长，无孝心者，亦当发起孝心。

由此可知，凡是布施给亲人，及其他人的善举，都属于自己培育自己的福报啊。一旦知道这个意义，有孝心的人会更加增长孝心，没有孝心的人也必会发起孝心。

请僧念七七佛甚好，念时汝兄弟必须有人随之同念。妇女不必随于僧次，以为日既多，人情熟悉，或令人起嫌疑。妇女宜另设一所，或居于幕，出入各门户，两不相见，是为表率乡邑，开通仪式之懿范。若漫无界限，或他人仿之，久则弊生。

请僧人念四十九天的佛非常好。念的时候，你兄弟必须有人随着一同念。妇女不必跟随在僧人后面，因为念佛四十九天时间很长，难免互相人情应酬，或许令人起嫌疑心。所以妇女最好另设一个场所，或着呆在帷幕后面，从单独的门户出入，和僧人两不相见。这是为乡里做个好的表率，做个念佛度亡的样板仪式。如果漫不约束，任意而为，他人可能就会效仿，久而久之则弊端丛生。

昔人立法，虽上上人，亦以下下人之法为范围，故能无弊。汝昆弟能如是为母念佛，兼又印施观音颂文钞等。有此善心净资，并利人之事之功德，岂但汝母莲品增高。将见汝祖父母，汝父，并历代祖妣，同沾法利，同得往生也。

前人立法，就算是上上人，也根据下下人来划定范围，那样才能没有弊端。你兄弟二人，能够这样为你母亲念佛，又印施《观音颂》、《文钞》等书。有这样的善心净资，以及利益他人的功德，哪里只是你母亲的莲品增高。实际上你祖父母，你父亲，以及历代的祖先，共同都会沾得佛法的利益，共同得以往生啊！

(光) 之所说，乃本理本情，非漫然为汝等说悦心快意语也。富贵人家子弟，多不成器，其源由于爱之不得其道，或偏与钱财，或偏令穿好衣服。钱随彼用，则必至妄吃致病。若为彼存以生息，余不得者，于父母生嫌心，于所偏得兄弟姊妹生忌心，皆非所以教孝教弟之道。

我所说的话，是本着教理，本着实事，不是随便说来说来让你们心中愉快的。富贵人家的子弟，大多不成材，原因是疼爱他们不得法。或者只是给他钱，或者只是让他穿好的衣服。钱随他用，就必定会乱吃，导致生病。如果为他存起来生利息，那些得不到钱的，对于父母生起嫌怨心，对于得到钱的兄弟姊妹生起嫉妒心，这些都不是教育孝道，教育友爱的办法。

若女有钱，出嫁必以钱自骄，或轻其夫，或不洞事，以钱助夫为不法事。欲儿女成贤人，当为培福，不当为积

财。财为祸本，汝等看多少白手起家者，皆由无钱，自勤而来，而大富家多多不久房产一空。

如果女子家中有钱，出嫁后必定因为钱财而自我骄傲，或者轻慢丈夫，或者不洞事理，将钱财拿来帮助丈夫做不法的事。想要儿女成为贤人，应当为他们培福，不应当为他们积财。钱财是灾祸的根本，你们看过多少白手起家的人，都是由于没有钱，自己勤苦得来，而大富之家，大多不久就房产一空。

故古人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能读则读，不能读，或农或工或商，各有一业，为立身养家之本。女子若有钱，明道理，钱固为助道之本，不明道理，则害其女，并害其婿，并害其外孙孙女矣。

所以古人说：遗留给子孙满箱的黄金，不如教给子孙一部经书。能够读书就读书，不能读书，或者务农，或者做工，或者经商，各有一个职业，作为立身养家之本。女子如果有钱，明白道理，钱固然是帮助行道之本，不明白道理，那么就害了女儿，也害了女婿，以及害了外孙孙女啊！

汝母善理财，幸汝家祖德深厚，故兄弟姊妹，皆贤善和睦。或于一人，有偏私偏爱，亦不至彼此计较，然不可

以此为法。须令儿女永无计较之嫌隙可生，及倚恃之骄情长起，庶几家道兴而子孙通皆循规蹈矩矣。

你母亲善于理财，幸而你家祖德深厚，所以兄弟姊妹，全都贤善和睦。或许对于一个人，有偏心偏爱，也不至于彼此计较。然而不可以把这作为法则。必须让儿女永远没有计较的嫌隙可生，以及倚恃钱财的骄慢之情生起，或许就会家道兴盛而子孙全都循规蹈矩了。

(光)之性情多络索，以汝兄弟以(光)为师，恐后来或致儿女受害，故为絮叨及之，切勿谓所说无因，视作废言，幸甚。但祈汝兄弟认真念佛，则为报母之恩，亦为报佛之恩矣。

我的性情比较络索，因为你们兄弟认我作师父，我担心以后或许导致儿女受害，所以絮叨地说了这些话。千万不要认为我所说的没有依据，所以就看作废话，那就很庆幸了。祈望你兄弟二人，认真念佛，这样就是报母恩，也是报佛恩了。

火葬一法，唐宋佛法盛时，在家人多用之。然宜从俗葬埋，恐执泥者妄生议论。实则烧之为易泯灭，过七七日烧弥妥。葬之年辰久，或致骨骸暴露耳。

火葬这种方法，唐宋佛法极盛的时候，在家人大多采用。

然而也应按照当地埋葬的风俗，恐怕执着拘泥于风俗习惯的人妄加议论。其实还是烧掉更容易泯灭，停过七七四十九天烧更加妥当。用埋葬的方法，时间久了，或许会让尸骨暴露在外。

三年之丧，不作礼乐，固宜遵守。前清文官必丁忧，武官不丁忧，以军事不可或辍，故不为制。今则废伦非孝，纷纷而起，守制之期，尚足挂齿乎。吾人当依古礼，斟酌行之，不可遽变，不必过泥可耳。

守丧三年，不作礼乐，自然是应该遵守的。前清时期文官必须辞官守丧，武官不必辞官，是因为军事方面的事不能有丝毫松懈，所以不作规定。现如今废除伦理、反对孝道的风气，纷纷兴起。守丧的规矩和期限，更是不足挂齿了。我们应当依照古人的礼节，斟酌着行事，既不可完全改变，也不必过于拘泥。

顶圣眼天生等说，实可依据。（光）恐无知者，唯以探冷热为事，意谓有信愿及临终正念分明，即可往生，不得专以探冷热为据，故云亦不一例。恐其探之频数，或致误事，不可不知。

“顶圣眼天生”等等说法，真实可以依据。我担心无知

的人，只以探触亡者的身体冷热为事务。所以我说，有信愿以及临终正念分明，就可以往生，不得专门以探身体的冷热作为依据，所以说“也不一定”。这是恐怕他探的次数太频繁，或许会误事，不可以不知道。

大宝积无量寿如来会所说，乃说此等堕疑悔者，名为胎生，亦有谓为疑城者，此约障蔽隔碍之义，立胎生疑城之名，以在莲华中五百岁，不见佛闻法，何得死执其字以说义，将谓此等不在九品之数乎。

《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中所说，是说这些堕于疑悔往生的人，名为胎生。也有说为“疑城”的，这是取障蔽隔碍的意思，而设立“胎生”“疑城”的名称，因为在莲华中五百岁，不能见佛闻法的缘故。怎能死板执着这个字眼来解说其中的意义，难道说这些人不在九品之中吗？

须知西方无胎生，亦无城郭，乃约不能即出莲苞及与佛相隔之义，喻取于胎于城，汝遂执定其词，谓此在莲品之外。然则下品中生六劫，下生十二劫，则其胎其城，为更厚更远矣。

必须知道西方极乐没有胎生，也没有城郭。（经中的话）是指他们不能够马上出离莲苞，以及与阿弥陀佛相隔的

意义，比喻成胎生或边地城郭。你于是执着这个词句，认为这是在九品莲华之外。然而下品中生六劫，下品下生十二劫，才能花开见佛，（照你这么说法）那么他们的胎胞就更加厚，城郭就更加远了。

彼十二劫者，尚归九品，何五百岁者，便居品外。又何不观于莲华中不能出现八字，是莲为不列九品之莲乎。佛法本无可说，一死执，则无事生事，便费尽笔墨矣。总因自己居于疑胎，其为城也，厚逾铁围。果能直下明了，则大地平沉，铁围了不可得矣。

下品下生十二劫莲花开，尚且归入九品，为何五百岁，就归在九品莲华之外呢。你为何又不看“于莲华中，不能出现”这八个字，难道这个莲花就不在九品莲花之列吗？佛法本来没什么可说，一旦执着，就无事生事，就要费尽笔墨了。终究是因为自己住在怀疑胎中，这个城郭、城墙厚度超过了铁围山。如果能当下明了，则大地山河隐没不见，铁围山也了不可得了。

孟子谓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只此逆字，亦是疑城。若知逆即迎合之意，则疑城化为乌有。一般死执著汉，所以终日讲说，终日违背，皆坐此死执著之病根未消，故致难得实益也。

孟子说：读诗时要在自己心里设身处地地去揣测，而非望文生义、因辞害义，这样才能正确地领悟诗人原意。但是，读佛经、学佛法时，就连这种揣测也不应有，揣测本身就是对佛法起疑心，如来境界不可思议，只需完全信受，踏实奉行即可，一有疑心就自设藩篱，与佛心相隔。如果知道学佛时，应对佛法佛言完全信受奉行，那么疑城就化为乌有。一般死板执着、望文生义或妄加揣测的人，看似整天讲说佛法，实则整天违背佛法，都是由于爱妄自揣摩佛法的病根没能消除，以致很难得到真实利益。

复冯不疚居士书

若欲化人，必须自己实行，人自生信。光所言实行，尚不专指能念佛而已。凡发心学佛之人，必须所作所为，高出平人之上。所谓高出者，谓能力敦伦常，恪尽己分。父慈子孝，是所应然。一切时，一切处，务存真实。

如果想要教化他人，必须自己真修实行，他人自然会生起信心。我所说的真修实行，不单是指能够念佛而已。凡是发心学佛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必须高出平常人之上。所谓的高出，就是能够笃实践行伦理道德，恪尽自己的本分。为人父要慈爱，为人子要孝顺，这是所应该做的。一切时，一切处，务必心存真实。

凡起心动念行事，俱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凡有迷而不信者，必须以真实诚意为彼宣说所知之因果等事理。不能知者，不可强说。众生在迷，如生而盲者，迷本有家。若欲归还，须待人领，方可不致撞墙磕壁，堕坑落堑。彼得人领，当须全体依从领者所说，不得稍生违抗。彼若违抗，不但不能到家，或恐丧失身命。

凡是起心动念做事，都必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凡是有迷惑而不相信的人，必须以真实的诚意为他们宣说你所知道的因果等等事理。自己不知道的，不可以勉强说。众生在迷惑之中，如同生来眼盲的人，迷失了本有的家乡。如果想要归还家乡，必须有人带领，才可以不致于撞墙碰壁，堕坑落沟。他们得到前人的带领，应当必须全体依从带领人所说的道理，不能稍微生起违抗。他们如果违抗，不但不能回到家乡，恐怕或许会丧失身命。

佛所说之净土法门，即三界内一切众生之导师也。众生依佛言教而修行之，决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本有家乡，享受安乐。但以凡情不解圣智，故又自作聪明，妄相诘难，殊可哀怜。今一一答之。

佛所说的净土法门，就是三界内一切众生的导师！众生依照佛的言教而修行，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本有的家乡，享受安乐。但是因为凡夫情见不理解圣人的智慧，所以就自作聪明，错妄地加以诘问质疑，实在是可怜。现在一一作出回答。

一，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为亘古今通天下毫不可易之公理公则。西方以极乐名，然则亦反乎悲乎。

问题一：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是从古至今，普天之下丝毫不可改变的公理准则。西方以极乐来命名，也会物极必反，因乐而生悲吗？

答，世间所有若根身（即吾人之身），若世界（即现所住之天地），皆由众生生灭心中同业（世界）别业（根身）所感。皆有成坏，皆不久长。身则有生老病死，界则有成住坏空。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者，此也。以因既是生灭，果亦不能不生灭也。

答：世间所有的一切，像我们的六根色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像这个世界（就是现在所住的天地），都是由于众生生灭心中，同业（感得世界）别业（感得根身）所感招的，都有成、住、坏、空，都是不能长久的。色身，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坏空。所谓的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是指这些世间法。因既然是生灭，果也不能不生灭。

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彻证自心本具之佛性，随心所现不思议称性庄严之世界，故其乐无有穷尽之时期。譬如虚空，宽廓广大，包含一切森罗万象。世界虽数数成，数数坏，而虚空毕竟无所增减。

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彻证自心本具的佛性后，随心所现的不思议称性庄严世界，所以其中的乐是没有穷尽的。比如虚空，宽廓广大，包含一切森罗万象。虚空之中的世界虽然成了坏、坏了成，然而虚空终究没有增减。

汝以世间之乐，难极乐之乐。极乐之乐，汝未能见。虚空汝虽未能全见，当天地之间之虚空，汝曾见过改变否。须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故佛（指释迦佛）令人念佛求生西方。以仗阿弥陀佛之大慈悲愿力，亦得受用此不生不灭之乐。以根身则莲花化生，无生老病死之苦。世界则称性功德所现，无成住坏空之变。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况以世间生灭之法疑之乎。

你根据人世间的快乐来质疑极乐世界的快乐。极乐世界的快乐你不能见到。虚空你虽然也不能全部看见，然而现在天地之间的虚空，你见它曾经改变过吗？要知道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所以释迦佛让我们念佛求生西方。仰仗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从而也能够受用西方极乐

世界，那不生不灭的快乐。因为在那里众生的身体是莲花化生，没有生、老、病、死的苦。世界则是称性功德所现，没有成、住、坏、空的变化。这些就算是圣人也有所不知，何况是用世间生灭法来加以怀疑呢？

二，一阴一阳之谓道，世传江慎修先生，独居深山，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惟居而不运。及得其婢之阴气，则能运行。西方既无女身，安非独阳不长乎。

问题二：《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相传，江慎修先生，独居深山，做成了天地、日月、星辰，只是都静止而不运行。后来得到他婢女的阴气，就能运行了。西方既然没有女身，岂不是只有阳气，不能运行成长吗？

答，江慎修系清朝一隐君子，其于圣贤心法，天文地理，无不通达，实世间不可多得之人。先生未曾研究佛法，而于戒杀放生等事，颇形赞叹（光曾为其书作序，并先生年谱，一同流通）。此佛法中最浅近者，尚且如是。使当日有通法高人化之，当必深入法藏，彻证自心矣。

答：江慎修，是清朝的一位隐士君子，他对于圣贤心法，天文地理，无不通达，实在是世间不可多得的人。先生没有研究过佛法，而对于戒杀放生等事，很是赞叹（我

曾经为他的书写过序，连同先生的年谱，一并流通）。戒杀放生，这是佛法中最浅近的善法，他尚且如此赞叹。假使当时有通达佛法的高人化导他，他必当深入法藏，彻证自心了。

至谓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而不能运动，必待其婢之阴气而后运动。此炼丹之下流坏，妄造谣言，欲引诸无识行邪僻事。特借慎修做天地，证明阴阳和合为道。乃极恶不法，无伦理，无廉耻，引人作禽兽之邪见魔话。彼无知者，认为道妙，可不哀哉。

至于你所说的“做天地日月星辰皆成，而不能运动，必待其婢之阴气而后运动”。这是炼丹的下流坏在妄造谣言，想要引诱那些无知的人，做邪僻不正的事。所以特地假借江慎修来做天地日月，来证明阴阳和合是道。这是极度邪恶，不合法道，没有伦理，没有廉耻，诱人作禽兽之事的邪见魔话。那些无知的人，还认为这是妙道，能不悲哀吗。

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孔子赞易之言。易以阴阳为本，故孔子作如此说。后世之人不知道，便将阴阳二字，崖板认作阴阳。彼邪见者，又将阴阳移于男女。所谓鸚鵡学人语，了不知人事。今不避烦琐，略为指明。庶不致由

圣人明道之言，而无知者误之以作永堕三途之恶业耳。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孔子赞述《周易》的话。《周易》以阴阳为根本，所以孔子这样说。后世的人不知道，就将阴阳二个字，呆板的认作（字面上的）阴阳。那些邪见的人，又将阴阳转移到男女身上。所谓的鹦鹉虽然学人话，却一点也不知道人事。现在不避烦琐，大略指明。或许不会使圣人明道的语言，让无知的人误解，从而造作永堕三途的恶业。

一非一二之一，乃混合无间之谓。阳，即明德。此之明德，人人具有，由其人欲之物障蔽，致本有明德，不能显现。若能格除人欲之物，则明德自可显露，是之谓明明德。

这里的一不是一二的一，是混合无间的意思。阳：就是明德。这个明德，人人都具有，由于被各人的私欲障蔽，导致本有的明德，不能够显现。如果能够格除人的私欲，那么明德自然可以显露，这就是所谓的明明德。

阳，即明德。阴，即明明德之明。中庸所谓诚明。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诚明合一，则是明明德。则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各圣所传之道。孔子在《大学》，则直言明明德。子思在《中庸》，则言诚明。

阳：就是明德。阴：就是“明明德”的前面一个“明”字。《中庸》当中说诚明。诚，就是明德。明，就是“明明德”的前一个“明”。诚明合一，就是明明德，就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各位圣人所传的圣道。孔子在《大学》中，直接说“明明德”。子思在《中庸》中，则称为“诚明”

周易一书，乃圣人观象喻道与教之书，故以一阴一阳为道。后世智识浅劣，遂死认阴阳，竟至拉及男女，竟至邪人引为诤骗无知行邪僻事之据。其诬蔑孔子，破坏易理，疑误后人，罪岂有极。

《周易》这本书，是圣人观察万象来比喻圣道与教化的书，因此以一阴一阳为道。后世的人智慧见识，浅薄下劣，于是死认作一阴一阳，竟然牵扯到男女，竟然成了邪人引诱诤骗无知者做邪僻事的依据。这种邪人诬蔑孔子，破坏《易经》义理，疑误后人，罪过哪有尽头。

我如此说，恐汝不信。试观乾卦六爻之龙，自可备知，亦不必遍研六十四卦矣。彼谓阴阳相合为道，深山中岂无阴阳之气，而必欲用人之阴阳乎。人之阴阳，是生儿女之本，岂天地日月星辰之本乎。此种邪说，臭秽之极，不堪挂齿，彼犹以为道。真所谓以人粪作梅檀，乃不识

香臭之人也。哀哉。

我这样说，或许你不相信。去看看乾卦六爻中所说的龙，自然可以完全知道，也不必研究全部的六十四卦了。他说阴阳相合为道，深山之中难道没有阴阳之气，而必定要用人的阴阳吗？人的阴阳，是生儿育女之本，哪里是天地日月星辰之本呢？这种邪说，臭秽到极点，不值一提，他还认为这是道。真是所谓的，把人的粪便当作栴檀香，这是分不清香臭的人。悲哀啊！

三，参禅所以调神养气，信其有益。念佛则是多言伤气，岂亦有益耶。且如有人，日居汝旁，叫汝名不停，汝不厌乎。

问题三：参禅，能够调神养气，相信这是有益的。念佛，则是多说话伤气，难道也有益吗？就比如有一人，每天在你的旁边，不停地叫你的名字，你不厌烦吗？

答，禅者静坐，养气调神，亦是不知禅者之言，只得禅之皮毛，不知禅之所以也。禅者虽坐，坐而参究本来面目，非为养气调神也。念佛亦养气调神之法，亦参本来面目之法。

答：说参禅静坐是养气调神，这也是不知晓参禅的人所说的话，这样说的人只了解了一点参禅的皮毛，而不知

道参禅的所以然。参禅的人虽然静坐，静坐是为了参究自己本来面目，不是为了养气调神。至于念佛，也是养气调神的妙法，也是参究本来面目的妙法。

何以言之，吾人之心，常时纷乱，若至诚念佛，则一切杂念妄想，悉皆渐见消灭。消灭则心归于一，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汝不知念佛息妄，且试念之，则觉得心中种种妄念皆现。若念之久久，自无此种妄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心时常纷乱，如果能至诚念佛，那么一切杂念妄想都会渐渐消灭。妄念消灭，那么心自然归于一，心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你不知道念佛能止息妄念，请试着念念看，就会觉得心中的种种妄念都显现出来。念得久了，自然就没有这些妄念了。

其最初觉有妄念者，由于念佛之故，方显得心中之妄念，不念佛则不显。譬如屋中，清净无尘，窗孔中透进一线日光，其尘不知有多少。屋中之尘，由日光显，心中之妄，由念佛显。若常念佛，心自清净。

那些最初念佛觉得有妄念的人，正是由于念佛的缘故，才使得心中的妄念显现出来。如果不念佛，妄念就不会显现。好比（昏暗的）屋子里看上去清净无尘，如果从窗孔透进一线阳光，就会看到屋内的灰尘不知有多少。

屋中的尘土由于有日光而显现。心中的妄念因为念佛而显现。如果常常念佛，心自然就会清净了。

孔子慕尧舜周公之道，念念不忘，故见尧于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梦。此常时忆念，与念佛何异。佛以众生之心口，由烦恼惑业致成染污。以南无阿弥陀佛之洪名圣号，令其心口称念，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念之久久，业消智朗，障尽福崇，自心本具之佛性，自可显现，何得以世间唤人名而比之乎。

孔子仰慕尧、舜、周公的圣道，心中念念不忘，所以能在汤碗中见到尧，在墙壁上见到舜，在梦中见到周公。这是孔子时常忆念他们的缘故，与念佛的道理有什么区别呢？佛陀看到众生的心口，被烦恼惑业染污了。就让众生心念口称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好比从事香料染制工作的人，他自己的身上也会有香气。念佛时间久了，业障消除，智慧自然明朗，福报自然增长，自心本具的佛性自然可以显现出来。这怎么可以用世间呼唤人名来相比拟呢？

若然，则孔子念念慕尧舜周公，亦为不是。若谓念念思慕为是，则声声称念何得非是乎。况此念佛，乃转凡成圣妙法，岂世间之法所能比乎。

如果照你所说，那么孔子念念思慕尧、舜、周公，也是不对了。如果认为孔子念念思慕那些圣人是对的，那么声声称念佛号，为什么又不对呢？更何况念佛，是转凡成圣的妙法，哪里是世间法所能相比的呢。

四，人之病也，体中多虫，以药医之，则所以杀虫。废药必坐视其死，二者如何。

问题四：人生病后，身体中有很多细菌寄生虫，以药来医治，就会杀死菌和虫。不用药又要坐着等死，二者如何是好？

答，病有能医者，有医不能医者。能医者，外感内伤之病也。若怨业病，神仙亦不能医。念佛，便能令宿世怨家，仗佛慈力，超生善道，故怨解释而病即痊愈矣。外感内伤，念佛亦最有益，非独怨业病有益也。

答：病，有能医治的，有医生不能医治的。能医治的，是外感风寒，内伤腑脏这一类的病。如果是怨业病，即使神仙也不能医治。念佛，能让宿世怨家，仗佛慈力，超生到善道，所以怨业解除而病就好了。对于外感内伤的病，念佛也最有利益，不是只对怨业病有利益。

江易园作校长，因极力教授生徒，致用心过度，得病甚

重（此时在上海），中西医俱无效。彼向不知佛法，江味农来看，谓医既不效，则不须再医。当至心念佛，即可痊愈。易园信之，病遂痊愈。故所以极力劝人念佛耳。后回家，有一亲戚，年近七十，双目失明，易园劝彼念佛，未至一年，其目复明。

江易园做校长，因为非常尽力教授学生，导致用心过度，得了很重的病（这个时候在上海），中西医都没有疗效。他一向不知道佛法。江味农去看他的时候，对他说医药既然没有效果，就不需要再看医生。应当专心念佛，就可以痊愈，江易园相信了，病于是痊愈了。所以他极力劝人念佛。后来他回家，有一个亲戚，年近七十岁，双目失明。江易园劝他念佛，不到一年，这位亲戚的眼睛就复明了。

今夏婺源江湾地方旱，易园劝大家念佛求雨，不七日，即得大雨。一方之民，踊跃欢喜。易园遂起佛光社，教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亦拉光为会长。可知念佛一法，随在何事，皆可成就。但不可念佛求作恶事成就。若欲作恶事念佛求成就，当被雷殛。恐愚人不知，故为表明。

今年夏天婺源江湾地方干旱，江易园劝大家念佛求雨，不到七天，就下起大雨。一方人民，踊跃欢喜。江易园于是发起佛光社，教一切男女老幼都来念佛，还拉我作

会长。由此可知念佛这一法，求做任何事，都可以成就。但是不可以念佛求作恶事。如果念佛来求恶事成就，应当被雷劈。我恐怕愚痴的人不知道，所以在这里表明。

念佛之利益，古今不知有多少，今且以能见而问者言之，当无可疑。彼谓废药念佛，坐视其人之死。试问易园用药何以不愈，念佛又何复得痊愈乎。然此其小利益，大利益则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成佛也。彼井中虾蟆，焉能知佛法大海之宽广乎，宜当作如是胡说巴道，以自逞其无知识也。

念佛得到利益的人，古今不知有多少。现在暂且选取你能够见到和询问的人来为你讲说，应当不会再有怀疑了。他认为生病后不吃药念佛，是坐着看病人死去。那么请问：江易园吃药，为什么病不好，念佛又为什么病就痊愈呢？然而这只是小小的利益，大的利益是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以至成佛。井中的虾蟆，哪能知道佛法大海的宽广。也无怪乎他会胡说八道，来显示自己的无知了。

五，如鸡食虫，养鸡则是杀虫，保虫必须杀鸡，然则如何。

问题五，鸡吃虫子，养鸡就是杀虫，保护虫子必须杀鸡，

这该如何是好？

答，佛大慈悲，各令一切悉遂其生。鸡乃人之所养，若不设法令生，彼将断绝，非彼自生者可比。鸡食虫，以饥故，使不饥，则可不食，非必定食虫也。若如彼说，则杀鸡即为救虫。然人之吃一切物命，亦当杀之以为救一切物命，可乎不可。

答：佛大慈大悲，要让一切众生都得以生存。鸡是人所养的，如果不想办法让它生存，它就会死，不是那些靠自力生存的众生可以相比。鸡吃虫，是因为饥饿，假如不饿，就可以不吃，并不是一定要吃虫。如果照他所说的，杀鸡就是救虫。那么人吃各种动物，也应当杀了人来救这些动物的命，可不可以？

小智不知大理，妄以己之愚见，阻人戒杀放生之善。后来做了物类，决定不能遇放生救命之人。此时之苦，皆今日之邪智所培植也。

小聪明的人不知道广大的深理，错妄地用自己的愚昧知见，来阻碍他人戒杀放生的善行。等到他后来成了动物（被杀）的时候，决定不会遇到放生救命的人。那个时候的苦，都是用今天邪恶的小聪明所培植的啊。

六，佛以万法皆空，何以有西方极乐世界。

问题六：佛说万法皆空，为什么还有西方极乐世界？

答，万法皆空，乃凡夫惑业所感之境，何得以如来福慧所感之极乐世界相比。彼将谓西方亦同此世界，了无有异乎。以凡情测圣境，何异跛夫疑六通圣人一念便达一切世界，当即时累死也。又何异愚人谓一月普印千江，当不胜其劳也。

答：万法皆空，是凡夫惑业所召感的境界，怎么可以和如来福慧所感召的极乐世界相比。他难道认为西方极乐也同这个娑婆世界一样，丝毫没有差异吗？以凡夫情见测度如来圣境，就如同瘸子怀疑具备六神通的圣人，一念之间到达一切世界，圣人是不是会立刻累死；又如同愚痴的人认为一轮明月普便映现在千条江河的水面上，那么月亮应当会十分疲劳。

佛言世智辩聪，不可入道。彼之所说，正佛所谓愚痴。而彼尚器器然自命为智，岂不大可哀哉。欲详说之，太费笔墨，熟读文钞，无疑不释。

佛说世智辩聪，不可以入道。那人所说的话，正属于是佛所说的愚痴。而他还傲慢地自命为智慧，岂不是太值

得悲哀吗。要详细讲说，就太费笔墨了，如果熟读《文钞》，那么没有什么疑问不能够解释。

复马舜卿居士书

接手书，知居士乐道之心，极为真切，至于誉不慧处，未免失于俗派。（光）一介庸僧，但只知学愚夫愚妇之专念佛名，何可如是过赞。

接到你的信，知道你乐于学道的心，极为真切。至于赞誉我的地方，未免落入世俗流派了。我是一个平庸的僧人，只知道学习愚夫愚妇专念佛名，怎可如此过份称赞。

至于所募印之安士全书，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一一皆备，随人之见浅深，各得其益。所自任者已经送完，今将友人结缘所余之一部，特为寄来，祈详阅之，自有手舞足蹈之乐。

至于所募印的《安士全书》，实在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的方法，一一都具备了。随着每个人的知见浅深，各自从中得到利益。自己留存的那部分书，已经送完，现在将友人结缘剩余的一部给你寄去，希望你详细阅读，自然会有手舞足蹈的快乐。

又印光法师文钞，乃徐蔚如三四次排印者，已散完矣。若九月到上海，当于商务印书馆请一部寄来。若过细看，则禅净之界限，及所以然，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利害得失，固已明若观火，可以永无疑虑矣。

另外，《印光法师文钞》，是徐蔚如第三、四次排印的版本，已经送完了。如果九月到上海，应当会到商务印书馆请一部寄给你。如果仔细阅读，那么禅宗净宗的界限，以及二宗的所以然，佛力自力的大小难易，利害得失，就明若观火，可以永远没有疑虑了。

但文不足观，但取其有益于初机入道即已，若以古德著述之模范绳之，则将弃置之不暇，何堪更为研究也。最初从此入，已经知其门路，再看古人所著，则固易为了然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无足废人，当途指路，玉与行人，当不以粗厉残废见弃也。

文钞中的文辞不值得看，只是因为它有利益初学人入道罢了。如果以古德著述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丢弃也顾不上，哪里值得加以研究呢。最初从《文钞》入手，已经知道学佛的门路，再看古人的著述，就容易明了。他山的顽石，可以琢磨我的美玉；无脚的残疾人，可在街头指路。美玉与行人，应当不会因为顽石的粗厉，以及指

路人的残疾而加以嫌弃吧。

十三日接到手书，并乩书二部，随即送与俗人，本欲即复，以冗事多端，不暇及。至廿一日，又接手书，及其中乩语等，其意固亦欲人改恶从善，但肯改恶从善，则便为莫大利益。若谓明印师到普陀，大士赐示，则为诬蔑普陀及与大士。

十三号接到你的信，以及两部乩书，随即就送给俗人了。本想马上回信，因为杂事多端，没有顾上。到了二十一号，又接到你的信，以及其中乩语等等。这些话的用意是想要人们改恶从善，只要肯改恶从善，就是莫大的利益。如果说这些乩语是明印师到普陀山，观世音菩萨赐以的开示，就是诬蔑普陀山以及观世音菩萨。

(光) 在普陀，已满三十年，未曾闻有扶乩之事。明印既是高僧，当将佛教中因果报应事理，及修持净土法则，发挥示人。何得冒大士之名，以造谣言，虽亦有劝人之益，而自己先陷于逛妄罪中。至救劫仙方，更为俗鄙不堪，此系烧琉璃者所作，绝不知观音为何如人，玉帝为何如人。

我在普陀山，已经有三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扶乩的事情。明印法师既然是高僧，应当将佛教中因果报应的

事理，以及修持净土的法则，发挥开示给众人。怎么能假冒观世音菩萨的名，来捏造谣言。虽然也有劝人为善的利益，而自己却先陷入了狂妄的罪过当中。至于所谓的“救劫仙方”，更是俗鄙不堪。这是烧琉璃者所编造的，这位作者绝对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为何许人，玉帝为何许人。

居士详看安士书首册，天必锡汝以福下注，及欲海回狂卷三之论天与佛菩萨之文，自不被此等胡说巴道所惑。居士信心虽切，奈绝未尝著佛法滋味，故将灵鬼妄冒仙佛等乱语，一体尊重。

你详细看《安士全书》的首册，“天必锡汝以福”下面的注解，以及《欲海回狂》卷三中论天与佛菩萨的文字，自然不会被这些胡说八道所迷惑了。你的信心虽然真切，无奈绝对没有尝到佛法的滋味，所以将灵鬼假冒仙佛等所说的乱语，一概都加以尊重。

前二部书，其劝世文，颇有切实有益世道人心者，然拉杂乱录，固已不成片段。况其中说佛法者，多不如法。在家善人，宜取其戒劝之语，不必究其修行之语，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

前面两部乱书，其中的劝世文，有不少是切实有益于世

道人心的，然而因为摘录得十分杂乱，已经不成片段了。何况其中说到佛法的地方，大多都不如法。在家的善人，只可选取其中告戒劝勉的话语，不必研究其中关于修行的语句，那么就有大利益而无少许弊病了。

至于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则系示人克己复礼之宝鉴，比游移浮泛之乩文，固不可一目视之。

至于《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则是开示人们约束自我，言行合礼的宝鉴，相比于游移浮泛的乩文，当然不可以一同看待。

扶乩一道，实有真仙降临，然百无二三次。若尽认做真仙，则是以平民妄称帝王矣。所临坛者，多属灵鬼，倘果有学识之灵鬼，其语言颇有可观，至说佛法，则非己所知，故多谬说。一班无知无识之人，遂谓真佛真菩萨，其语言之讹谬处，害人实深。

扶乩这个事，确实有真仙降临的情况，然而一百次当中也没有二、三次。如果全都认做真仙，就如同平民百姓妄称自己是帝王了。扶乩时所临坛的，大多是灵鬼。如果真是有学识的灵鬼，他的话语很有可听之处。至于说到佛法，就不是他（灵鬼）所能知道的了，所以大多是胡说。一班无知无识的人，于是将他当成是真佛真菩萨，

而他语言的错谬讹误，害人其实很深。

居士宜潜心读安士书，并印光文钞，倘有入处，再去研究法华楞严，自可明如观火矣。

你应该潜心阅读《安士全书》，以及《印光文钞》，倘若有读进去的地方，再去研究《法华经》、《楞严经》，自然可以明白如同观火了。

接手书，不胜伤时之感，十余年来，天灾人祸，相继降作，总由不知三世因果，唯欲自利，不顾杀生害命，以及害人之所致也。

接到你的信，非常感伤时世。十多年来，天灾人祸，相继而来，都是由于不知道三世因果，只想到自利，从而不惜杀生害命，以及损害他人所导致的啊。

欲挽劫运，非提倡三世因果生死轮回，与戒杀护生吃素念佛不可。现今之世，常在患难中，唯有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可以倚靠，当常持圣号，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转移。

想要挽回劫运，非得提倡三世因果，生死轮回，与戒杀护生，吃素念佛不可。现今的时世常在患难之中，唯有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可以倚靠。应当常持圣号，冥冥

当中，自然有不可思议的转移。

又祈与诸眷属，及亲友乡党，皆以是为倡导，则其利大矣。其倡导之法，当以安士书及文钞为本，庶不至入于外道邪见法中。

又祈望你与诸位眷属，以及亲友乡人，都以此作为倡导，那么这个利益就很大了。倡导的方法，应当以《安士全书》以及《文钞》为根本，才不至误入外道邪见当中。

雷峰塔倒，内中之经，悉破坏不堪，好事者以重价购求，其意实非重经，乃重古也。使现所完全之经，一如宝贵此经，则功德利益，唯佛能知。

雷峰塔倒了，塔中的经书，全都破坏不堪。好事的人开出高价求购，这实际上不是看重经书，而是看重古籍。假使对待现在完整的经书，也像对待这些破损的经书一样珍重，那么其中的功德利益，唯有佛能知道。

彼以此系古人所藏，不思完全之经，非古人所传乎。宝贵此经，固有功德，而唯以古为贵，不以经为贵，则成弃本逐末矣。

因为塔中的那些经是古人所埋藏的，所以他们就觉得珍贵。却不想想现在完整的经书，难道不是古人所传下来

的吗？宝贵这些破损之经，固然有功德。然而如果只是以古旧为贵，不以佛经为贵，就成弃本逐末了。

金刚经注解甚多，在家人素未研究教理者，实不易领会，唯吕祖所注之金刚经，先用注以释义，后用讲话以消文，易于明白耳。

《金刚经》的注解很多，平时没有透彻研究教理的在家人，实在不容易领会。唯有吕祖（吕洞宾）所注解的《金刚经》，先用注来阐释义理，后用讲述来消解文辞阻碍，就容易明白了。

阁下有心救劫，当极力提倡因果报应，及戒杀护生，吃素念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力敦伦常，各尽己分，则有实益矣。否则但有空言，决无实效。

你有心挽救劫运，应当极力提倡因果报应，以及戒杀护生，吃素念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力敦伦常，各尽己分，这样做就有实际的利益。否则，只是空口白话，绝对没有实际的成效。

接手书，不胜感愧，（光）何人斯，敢膺此赞。监狱说法，乃因上海各居士发起，而常时巡往各县说法之人，皆（光）之皈依弟子，以故彼等亦将（光）名列于名誉

会长之列，而祈其往就近之第二监狱中一为开导也。

接到你的信，非常感激惭愧。印光是什么人，哪敢承担如此的赞誉。到监狱宣说佛法这件事，是由上海诸位居士所发起的。而经常前往各县说法的人，都是我的皈依弟子。因此他们也将我的名字列在名誉会长的行列，而请我前往就近的第二监狱中，做一次开导。

观音大士颂，其书乃（光）请江西一大文学居士所著，去年已脱稿，因战事起，未能付排，今秋至上海付排，明年当出书，此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光）欲印数十万部，遍布中外，恐人微德薄，无此感格，上十万部，当可做到，现已任及五万余矣。

《观音大士颂》，这本书是我请江西的一位大文学居士所著，去年已经脱稿，因为发生战事，没能加以排印。今年秋天到上海排印，明年应当可以出书。这本书对于世道人心，有很大关系。我打算印几十万部，遍布中外来流通。但恐怕人微德薄，没有这种感应。十万部应当可以做到，现在已经有人出资任印到五万多部了。

此书即普陀山志之卷首，以卷帙多，故别行也。山志新修已脱稿，尚待（光）校正过，方可刊行。（光）以事繁，恐在明年方可付手民耳。

这本书就是《普陀山志》的首卷，因为《普陀山志》卷数较多，所以出单行本。《普陀山志》新的修订本已经脱稿，等我校对过后，才可以刊行。我因为事务繁杂，恐怕要在明年才可以交付排印了。

书出，当寄赠一二部。至谓各教之同异处，人多偏执，或执其异，则是不知道本之见。或执其同，则是不知各教之发挥修证浅深大相悬殊之见。

书出版后，应当会寄赠一、二部给你。至于说到各个宗教之间的同异之处，对此人们大多偏执，或者执着于它们不同，这是不知晓道学根本的误见；或者执着于它们相同，这是不知各个宗教，发挥修证的浅深程度，大有差别的误见。

阁下且勿论其同异，如不以佛法为非，祈息心研究而修持之，久则自知其道体道用之同而不可相等，异而不可歧分之所以耳。

你暂且不要讨论各个宗教的同异，如果不认为佛法不对，祈望你专心研究而修持。时间久了自然会知晓：道的体与用，同但却不能相等，异但却不可分歧的所以然。

佛法渊深，大聪明人，尽平生心力，尚研究不得到详悉

处。然佛法随机施教，若欲得其实益，即从特别超异之净土法门研究而修持之，则颇省心力，实为最要之道。

佛法渊深，大聪明人，竭尽平生的心力，尚且研究不到详尽之处。然而佛法随机施教，如果想要得到实际的利益，就从特别超异的净土法门来研究修持，就比较省心省力，这实在是最切要的妙道。

阁下身居世网，又苦无知识请教，若不以（光）之文字拙朴见弃，请详阅文钞，依所说而修持之，其为利益不可思议。

你身处世俗尘网，又苦于没有善知识可以请教，如果不以我的文字拙朴而嫌弃，请你详细阅读《文钞》，依照书中所说而来修持，其中的利益不可思议。

然（光）之文虽刺目，而多引经论成言，或宗经论意义，必须竭诚尽敬而阅之，方可得其利益。语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泥塑木雕之佛，作真佛敬，小则消灾增福，大则超凡入圣，其利益在自己之诚否，不在佛像之真假也。

然而我的文章虽然刺目不中看，而大多引录经论的成言，或者宗于经论的意义，必须竭诚尽敬来阅读，方才可以得到其中的利益。谚语说：“如果谦卑恭敬他人不够深

切，就不能得到他的真传”。泥塑木雕的佛像，当作真佛来恭敬，小则消灾增福，大则超凡入圣，所得到的利益多少，在于自己诚敬与否，而不在于佛像是真是假。

阁下果能以此意息心静阅而力行之，则为西方极乐世界之法门良朋善友矣。愿勉之，勿虚此望，则幸甚。

你如果能够照这样专心静阅而努力行持，就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良朋善友了。愿你多加努力，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就非常庆幸了。

复裘佩卿居士书一

所言瞋心，乃宿世习性。今既知有损无益，宜一切事当前，皆以海阔天空之量容纳之。则现在之宽宏习性，即可转变宿生之褊（biǎn）窄习性。倘不加对治，则瞋习愈增，其害非浅。

你所说的瞋心，是过去世的习性。现今既然知道瞋心有损无益，就应该在面对一切事的时候，都以海阔天空的肚量来容纳。那么现在的宽宏习性，就可以转变过去生中的狭隘习性。倘若不加以对治，那么瞋怒的习性就会更加增长，其中的祸害不浅。

至于念佛，必须按自己之精神气力，而为大声，小声，

默念，及金刚念（即有声，别人听不见者，持咒家谓之金刚念）之准则，何可过猛，以致受病。此过猛之心，亦是欲速之病。今既不能出声念，岂心中亦不能默念，何可止限十念乎。

至于念佛，必须根据自己的精神气力，来选择大声念，小声念，默念，以及金刚念（就是有声音，别人听不见，持咒的人称作是金刚念）。怎么可以太过猛烈，从而导致生病呢？这个过于猛烈的心，也是想要求快速成就的病症。现今既然不能出声念，难道心中也不能默念？怎么可以只限定十念呢？

况病卧在床，心中岂能一空如洗，了无有念。与其念他事，何若念佛名号之为愈乎。是宜将要紧事务，交代家人，长时作将死，将堕地狱想，心中不挂一事。于此清净心中，忆想佛像，及默念佛名，并观世音菩萨像及名号。果能如是，决定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疾病痊愈，身心康健矣。

何况你病卧在床，心中哪能一空如洗，没有一点念头呢。与其念其他事物，不如念佛名号更好。所以应当将要紧的事务，交代家人，时常作将要死去，将要堕入地狱的观想，心中不牵挂任何一件事。在这个清净心中，忆想佛像，以及默念佛名，并且忆想观世音菩萨像，默念观

世音菩萨名号。如果能够如此，决定可以业障消除，善根增长，疾病痊愈，身心康健。

盖阁下之病，属于宿业，因念佛过猛而为发现之缘，非此病完全系念佛过猛而有。使不念佛，又当因别种因缘而得。世之不念佛者多多，岂皆不得一病，长年康健乎。了此自可不误会，谓念佛致病，有损无益也。

你的病，属于宿业病，因为念佛过于猛烈这个助缘而发生。并不是说这个病完全是念佛过于猛烈而有的。假使你不念佛，还会由于其他的因缘而得病。世间不念佛的人太多了，哪里能不生病，长年健康呢？明了这个道理，自然不会造成误会。说念佛导致生病，这样的话有损无益啊。

(光)与阁下，未能一面，其为阁下谋者，实与自己之父母兄弟无二。以本佛慈悲，欲令有缘者，同得即生往生也。

我与阁下没见过面。为阁下你所作的考虑，实际与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二样。这是因为本着佛陀的慈悲，想要让有缘的人，共同得以在现生中往生西方。

念佛法门，若未详悉，宜日间略阅一二篇文钞，以作前

途引导，则可不虚此一番往来谈叙也。

对于念佛法门，如果没能详细知晓，应该在白天大略阅读一、二篇文钞，以作为前途的引导，就可以不枉费这一番书信往来了。

复裘佩卿居士书二

阁下既相信（光），当依（光）所说，方有实益。否则虽有信心，但作种未来之善根而已。

你既然相信我，就应当依照我所说的去做，才有实际利益。否则虽然有信心，只是种下未来的善根罢了。

吾人在生死轮回中久经长劫，所造恶业，无量无边。若仗自己修持之力，欲得灭尽烦恼惑业，以了生脱死，其难愈于登天。若能信佛所说之净土法门，以真信切愿，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无论业力大，业力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我们每个人在生死轮回中，久经长劫，所造的恶业无量无边。如果依仗自己修持的力量，想要灭尽烦恼惑业，来了生脱死，比登天还难。如果能够相信佛所宣说的净土法门，以真信切愿，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那么无论业力大，业力小，都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譬如一颗沙子，入水即沉，纵有数千万斤石，装于大火轮船中，即可不沉而运于他处，以随意使用也。石喻众生之业力深重，大火轮喻弥陀之慈力广大。

譬如一颗沙子，丢入水中就会沉下去。然而几千万斤重的石头，如果是装在大轮船当中，就可以不沉没而运往他处，来随意使用。石头比喻众生深重的业力，大轮船比喻阿弥陀佛广大的慈力。

若不念佛，仗自己修持之力，欲了生死，须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否则纵令烦恼惑业断得只有一丝毫，亦不能了，喻如极小之沙子，亦必沉于水中，决不能自己出于水外。

如果不念佛，依仗自己修持的力量，想要了脱生死，必须修到业尽情空的地位才可以。否则，纵然是烦恼惑业断得只剩下一丝毫，也不能了生死。如同极小的沙子，也必定会沉入水中，决定不能自己浮出水外。

阁下但生信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再起别种念头。果能如是，寿未尽则速得痊愈，以专一志诚念佛功德，便能灭除宿世恶业，犹如杲日既出，霜雪即化。

你只管生起信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以再起别的念头。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寿命还未尽，就能快速得以痊愈。

凭借专一志诚念佛的功德，就能够灭除宿世的恶业，犹如火红的太阳一出来，霜雪就会融化。

寿已尽则即能往生，以心无异念，即得与佛感应道交，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阁下若信此话得及，则生也得大利益，死也得大利益。

寿命已经尽了，就能够往生西方。因为心里没有其他杂念，就能够与佛感应道交，所以蒙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你如果信得及我这个话，那么生也得大利益，死也得大利益。

瞋心乃宿世之习性，今作我已死想，任彼刀割香涂，于我无干，所有不顺心之境，作已死想，则便无可起瞋矣。此即如来所传之三昧法水，普洗一切众生之结业者，（光）特为阁下述之，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

瞋心是过去世的习性，现在就作我已经死去的观想，随任他人用刀割，用香涂，和我完全不相干。所有不顺心的境遇，都当作自己已经死去来想，就可以不起瞋心了。这就是如来所传的三昧法水，普洗一切众生所结的业障，我特别为你陈述出来，并不是我自己别出心裁乱说的。

若不念佛求生西方，纵生到至极尊贵之非非想天，天福

一尽，仍复轮回六道。若具志诚恳切念佛，纵将堕阿鼻地狱，尚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纵然是生到最尊最贵的非非想天，天福一旦享尽，还是要轮回六道。如果具足志诚心恳切念佛，纵然将要堕入阿鼻地狱，尚且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万不可卑劣自居，谓我业重，恐不能生，若作此想念，则决定不能生矣。何也，以心无真信切愿，无由感佛故也。

千万不可以卑下低劣自居，认为我业障深重，恐怕不能往生。如果作这样的想法念佛，就决定不能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没有真信切愿，没办法感应到佛的缘故。

观音菩萨，久已成佛，特以慈悲心切，现九法界身，种种方便，度脱众生（九法界，即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也）。于人法界，又复种种不一，或为帝王宰官，或为隐逸庶民，或为妇女，或为乞丐，了无一定。

观世音菩萨，很久就已经成佛，因为慈悲心太切，示现出九法界的化身，以种种方便法，来度脱众生（九法界：就是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

地狱)。在人法界，又有种种不一样的化身，或者化为帝王宰相百官，或者化为隐逸君子，平民百姓，或者化为妇女，或者化为乞丐，没有一定的形象。

但以菩萨之像，微妙庄严，世人不能形容，以故多类女像，非菩萨原是女身也。欲供养者，当于北京路长康里佛经流通处，请石印之西方三圣像，用镜龕装好，彼处亦有，则阿弥陀佛，观音，势至，俱全矣。

因为菩萨的像貌，微妙庄严，世间人不能够形容，所以大多类似女子样貌，并不是说菩萨原本是女身。想要供养的话，到北京路长康里佛经流通处，请石印的西方三圣像，用镜龕装好，那里也有镜龕。那么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俱全了。

卧室若不洁，可将佛像供于净室，日请来熟视一二次，则心中便可作忆念矣。念佛虽贵至诚清洁，然病人做不到，但心存至诚默念，或出声念，功德仍是一样。以佛慈广大，如父母于儿女病苦时，则不以平常之仪式见责，而且为其抚摩身体，洗濯污秽。

卧室如果不洁净，可以将佛像供在干净的室中，每天请过来，熟悉仰视一二次，那么心中就可以作忆念了。念佛虽然贵在至诚清洁，然而病人做不到，那么只要心中

存有至诚，默念佛号，或者出声念，功德还是一样。因为佛慈广大，如同父母在儿女病苦之时，就不会以平常的仪式来要求，而且还为儿女抚摩身体，清洗污秽。

若儿女病好，犹然令父母同彼病时一样伺候，则当被雷打。阁下何得谓卧床默念，恐有罪过乎。即无病人，睡时尚宜默念，况病人乎。

可是如果儿女病好了，还是要求父母像他生病的时候一样伺候他，那么就应当被雷劈了。阁下你怎么会说卧床默念，或许有罪过呢？即使没有病的人，睡觉时尚且应该默念佛号，何况是病人呢。

与方圣胤居士书

闻有贵恙，想日见痊愈矣。世间不明理之人，一有病，不是怨天尤人，便是求神祷鬼，徒增业障，有损无益。

得知贵体欠安，想来已经日见康复了。世间不明白事理的人，一生病，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拜神求鬼，只是徒然增加业障，有损无益。

阁下素修净业，而且令夫人料理家事，妻贤子孝，心中了无可忧虑者。宜将一切家事，并自己一个色身，悉皆通身放下。以一尘不染心中，持万德洪名圣号，作将死

想，除念佛求接引外，不令起一杂念。

阁下一向修持净业，而且令夫人料理家事，妻子贤良，子女孝顺，所以阁下心中并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事。应该将所有家事，连同自己这一个色身，通通放下。在一尘不染心中，执持万德洪名圣号，设想自己即将死去，除了念佛祈求接引之外，不许心中生起任何杂念。

能如是者，寿已尽，则决定往生西方，超凡入圣。寿未尽，则决定业消病愈，慧朗福崇。若不如是作念，痴痴然唯求速愈，不唯不能速愈，反更添病。即或寿尽，定随业漂沉，而永无出此苦娑婆之期矣。祈慧察是幸。

能够如此念佛，如果寿命已尽，一定可以往生西方，超凡入圣。反之，如果寿命没有尽，则必然业障消除，疾病痊愈，智慧明朗，福德崇增。如果不这样念佛，而是一片痴心只求病快点好，则不但不能快点好，反而会更添病。假使寿命尽了，也一定随着业力漂沉六道，而永远没有出离这个痛苦娑婆世界的日期了啊！祈望阁下明察，是为庆幸。

净土决疑论

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契机则妙。在昔之时，人根殊胜，知识如林，随修一法，则皆可证道。即今之

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若舍净土，则莫由解脱。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种善根。福薄慧浅，障重业深。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药物不论贵贱，能够治愈疾病的就是好药。佛法没有优劣高下的分别，能够契合众生根器和时机的就是妙法。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根器深厚，善知识多如丛林，随意修习一个法门，都可以证得道果。而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根器低陋下劣，善知识极为稀少，若舍弃净土法门，那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我惭愧自己多生多劫以来，善根稀少，福德微薄，智慧浅陋，业障深重。在我年少求学时，没有遇到正知正见的善友，也没有听到佛菩萨圣贤代代相传下来的佛法，也和一般人一样争着服食韩愈、欧阳修诋毁佛教邪说的毒药。由于谤佛造罪的缘故，学问还没有成就，而业力感召的果报却先现前了，从此眼病困扰了我好多年，几乎不能从事任何事务。

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

后来，自己仔细思惟天地之道、鬼神之事，是如此的昭明显著。古代及当代的圣贤之人，是如此地众多。更何况佛法自身并没有权力来威胁逼迫他人服从，必定要仰赖圣明君王和贤能臣相来护持，才能够流通于天下啊。假使佛法真的像韩愈、欧阳修所说的那样，是悖叛圣人之道，是为害我华夏中国的。那么岂只是古今的圣君贤相，不能容忍其存在于世间，就算是天地鬼神，也早早地将其诛灭干净了。又何必等待韩愈、欧阳修等人依托着空泛不实的言语来辟除呢？

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

《中庸》里面说君子之道，虽然一般的愚夫愚妇，也可以了解和行持。可是说到究竟处，即使是儒家圣人也有所不知、有所不能。韩愈、欧阳修虽然贤能，可是他们和圣人相比还相差很远，何况儒家圣人尚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的境界呢？佛法微妙不可思议，实在不是凡夫情识、世间浅智所能够测量揣度的啊。

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自量己力，非仗如来宏誓愿力，

决难即生定出生死。从兹唯佛是念。唯净土是求。纵多年以来，滥厕讲席，历参禅匠，不过欲发明净土第一义谛，以作上品往生资粮而已。所恨色力衰弱，行难勇猛。而信愿坚固，非但世间禅讲诸师，不能稍移其操。即诸佛现身，令修余法，亦不肯舍此取彼，违背初心。奈宿业所障，终未能得一心不乱，以亲证夫念佛三昧。惭愧何如。

于是，我便顿时改正过去的妄心，出家为僧。自己私下衡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认为如果不仰仗阿弥陀佛宏大的誓愿之力，专修净土法门，决定很难在今生出离生死。从此之后，我心中只有忆念阿弥陀佛，唯有求生极乐净土。即使出家多年以来，也滥竽充数地讲过经论，也遍参过禅门宗匠，但是那只不过是彻底明了净土法门的究竟意义，以作为上品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而已。我悔恨自己身体虚弱，修行难以勇猛精进，然而我求生西方的信心和愿力非常深切坚固，不但世间的禅门法师，不能稍微改变我信愿念佛、求生极乐的志向，即使是诸佛如来亲自现身，让我修习其它的法门，我也不会违背自己的初发心，舍弃净土法门而去修其他法门。怎奈由于我宿世的业力所障碍，终究也没能获得一心不乱，也没能亲自证得念佛三昧，惭愧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一日有一上座，久参禅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证一乘。效善财以遍参知识，至螺山以叩关余舍。时余适以弥陀要解，文深理奥，不便童蒙。欲搜辑台教，逐条著钞，俾初学之士，易于进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阐道妙，聊以作后进之入胜因缘。喜彼之来，即赠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钞之意。

一天，有一位上座法师，他长久以来参究禅宗，兼带通达教典义理，眼光高傲看空四海，誓愿证得究竟一乘佛法。于是他仿效善财童子，普遍参访各地善知识，后来来到红螺山，到我所住的房间拜访我。当时，我正好因为《〈佛说阿弥陀经〉要解》文句深邃、义理奥妙，初学佛法的人研习不太方便。于是便想搜辑天台宗的教典，逐句逐条地著钞解释，以使初学佛法的人，易于进一步了解和修学净土法门，我并不敢仿效古代大德一样宏扬阐释佛道的妙意，只是想让此书作为后学之人进入殊胜佛法的因缘而已。我非常高兴这位禅师前来，于是赠送他一本《〈佛说阿弥陀经〉要解》，并且告诉他我想著钞解释《要解》的意思。

上座因谓余曰，要解一书，吾昔曾一视之。见其词曰，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皆不出于此矣。若此者不胜枚举。直是抑遏宗教，

过赞净土。谤正法轮，疑误众生。不意蕩益大师，以千古稀有之学识，不即直指人心，宏扬止观。反著斯解，以为愚夫愚妇之护身符。俾举世缁素，守一法以弃万行，取蹄涔以舍巨海。同入迷途，永背觉路。断灭佛种，罪过弥天矣。欲报佛恩者，当即毁灭令尽，又何堪著钞，以助其流通耶。愤心厉气，若对雠仇。

这位参禅的上座法师因此告诉我说：“《弥陀要解》这一本书，我曾经看过一次，见书中说：‘《华严经》深奥的妙藏，《法华经》不可思议的秘义精髓，乃至一切诸佛的心法精要，以及菩萨修习万行的指南，都不超出这部《阿弥陀经》。’要解这本书中像这样的语句实在不胜枚举，简直是贬斥禅宗、教下，过度赞叹净土法门，毁谤佛陀的正法轮，迷惑耽误一切众生。没想到蕩益大师，以其千古稀有的学问知识，不能够即于当下直指人心，宏扬阐明大乘止观，反而著这样的《要解》，成为念佛愚夫愚妇的护身符。使得全世界的出家在家之人，枯守一法而舍弃其他的万般修行，执取牛蹄足迹中残留的一点雨水而舍弃了巨大的海水。一同进入迷惑之途，永远背离正觉之路，断除消灭佛陀之种性，罪过弥天了！如果是想要报答释迦牟尼佛的恩德的人，应当要立即将这本书焚毁消灭干净。又怎能再著钞解释它，以助长其邪见流通呢？”这位禅者显得内心愤慨而声色俱厉，就

好像面对深仇大恨的敌人一样。

余俟其气平，徐谓之曰，汝以蕩益此解，为罪过藪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块之痴犬，非择乳之鹅王也。须知其过，实不在于蕩益此解。在于释迦，弥陀，及十方诸佛。与净土三经，及华严，法华，诸大乘经。文殊，普贤，马鸣，龙树，智者，善导，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也。

我等他怒气稍微平复以后，缓缓地告诉他说：“你以为蕩益大师的《弥陀要解》，是罪恶过失的根源，可见你只是知道它的末流，而不知道它的本源啊。真是追逐石块之愚痴之犬，而不是抉择水中之乳之鹅王。你必须知道其所谓的过失，实际并不在蕩益大师这一个《要解》，而是在于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十方的诸佛。以及净土三经，和《华严经》、《法华经》等诸大乘经典。更加上文殊、普贤、马鸣、龙树、智者、善导、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和大祖师啊。

汝若能为大法王，正治其罪，庶汝之所言，举世奉行矣。否则即是山野愚民，妄称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灭门诛族矣。汝作是说，谤佛谤法谤僧。当即生陷阿鼻地狱，永劫受苦，了无出期。恃宿世之微福，

造穷劫之苦报。三世诸佛，名为可怜悯者，即汝是也。

你如果能成为大法王，能够惩罚并纠正他们的罪过，那么便可以将你的言论，让全天下的人依教奉行了。否则，你就好像是荒山野地的愚痴村民，狂妄地自称是皇帝，自己制定国家法律，背叛天子帝王的典章，恐怕不必等待转个脚根，便被灭门而诛连九族了。你作这样的言说，真是谤佛谤法谤僧，当即身生陷落于阿鼻地狱之中，永远长劫而受种种痛苦，完全没有出离地狱之期。你倚仗着宿世所修的微薄福报，造下无穷无数劫的痛苦果报，三世诸佛称之为可怜悯者，就是像你这种人啊！”

彼瞿然曰，师言罪在释迦弥陀等者，何反常之若是也。

请详陈其故，若其理果胜，敢不依从。

他面色恐惧地说：“师父，您说这种罪过是在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等佛菩萨身上，怎么会如此颠倒反常呢？请您详细陈述一下其中的缘故，如果你说的道理果然殊胜，我怎敢不依从您的教导呢？”

余曰，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因缘者，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直下成佛而已，岂有他哉。无奈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不能直下畅佛本怀。因兹随机设教，对病发药。

我说：“释迦如来为了一件大事因缘的缘故，来到这个世间示现成佛。这个所谓的大事因缘，就是想让一切众生，通过佛陀开示的法，当下悟入佛的知见，直下成佛而已，怎么会有其他的原因呢！可是，无奈众生的根器有大乘、小乘之分，其迷惑也有浅薄和深厚的不同，致使释迦如来不能直下畅演出世本怀。因此，佛陀便随顺众生的根器，而施設不同的教化，好像根据不同的病症而给予不同的药物一样。

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于一乘法，作种种说。或有善根成熟者，令其诞登觉岸。其有恶业深厚者，令其渐出尘劳。曲垂接引，循循善诱。虽天地父母，不能喻其少分矣。

为究竟的实教而施設权巧的教法，开解权巧的教法而为显示究竟的实教，于唯一佛乘的究竟之法，作种种不同的随机演说。或者有些善根已经成熟者，便令其立即高登于觉悟之岸。而其中有的恶业障碍极为深厚者，则令其次第修习，而渐渐地出离尘劳之苦。佛陀这样曲垂接引，循循善诱，就算是天地之德、父母之恩，也不能与佛陀慈悲智慧的恩德少分相比啊。

又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纵令宿根深厚，彻悟自心。

倘见思二惑，稍有未尽。则生死轮回，依旧莫出。况既受胎阴，触境生著。由觉至觉者少，从迷入迷者多。上根犹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况思惑乎。了生脱死，岂易言哉。以是不能普被三根，畅佛本怀。

此外，因为佛陀开示的一切法门，都是倚仗自己修行的力量，出离生死。就算是有宿世善根极为深厚、能够彻悟自心本性的人，假如见惑和思惑的烦恼，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断尽，就会仍在三界的生死轮回中，仍然没有办法出离。更何况既已转世，受于五阴胎胞，因情污染接触境界而生起执著，所以生生世世从觉悟而至觉悟者少，从迷惑而入迷惑者多。上根器的人尚且是这个样子，中下根器的人还用说什么呢？想要断除见惑就好像要截断四十里宽的河流一样困难，更何况是思惑烦恼呢？想要了生脱死超出轮回，哪里像说的那么容易啊？因此靠自力修行的法门，不能普被上中下三种根机的众生，不能究竟畅演佛陀的出世本怀。

唯念佛求生净土一法，专仗弥陀宏誓愿力。无论善根之熟与未熟，恶业之若轻若重。但肯生信发愿，持佛名号，临命终时，定蒙弥陀垂慈接引，往生净土。俾善根熟者，顿圆佛果。即恶业重者，亦预圣流。乃三世诸佛度生之

要道，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由是诸大乘经，咸启斯要。历代祖师，莫不遵行。汝以禅教自负，而妄谓宏净土者，为谤正法轮，断灭佛种。足征汝乃魔附其身，丧心病狂，认迷为觉，指正为邪之地狱种子耳。

只有信愿念佛求生极乐这一净土法门，是专门仰仗阿弥陀佛宏大的誓愿之力，出离生死的。无论是善根的生熟，还是恶业的轻重，一切众生只要肯生起信心发起愿力，一心执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个人临命终时，一定能够蒙受阿弥陀佛垂慈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使那一些善根成熟的众生，顿时可以圆证佛果。即使是恶业较为深重的众生，也可以进入圣人的行列。这是三世诸佛度化众生之重要法道，是上根圣者和下根凡夫都可以共同修行的玄妙法门。因为这个缘故，一切大乘经典，全都开示这一要门。历代的祖师大德，莫不遵从而自行化他。你自己因为有点禅宗和教下的知识就高傲自负，狂妄地认为宏扬净土法门就是在毁谤佛陀的正法轮，就是在断灭佛陀的种性。通过你的这样说法，就足以证明你是邪魔附身了，你真是丧心病狂，认迷为觉，指正为邪的地狱种子啊！

夫释迦弥陀，于往劫中，发大誓愿，度脱众生。一则示生秽土，以秽以苦折伏而发遣。一则安居净土，以净以

乐摄受而钧陶。汝只知愚夫愚妇，亦能念佛，遂至藐视净土。何不观华严入法界品，善财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教以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乎。

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在过去的无数劫当中，发下广大的誓愿，希望度脱一切的众生。一个则示现在娑婆污秽的国土，以污秽不净、痛苦不堪的境界，来折伏众生的贪爱执著，而令其求生净土往生西方；一个则是安然居住在西方清净的国土，以清净庄严、自在安乐的境界，来摄受众生往生并加以熏陶教化。你只知道平凡的愚夫愚妇，也能念佛修行，也能往生西方，因此就藐视净土，认为它是低下的法门。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善财童子在证齐十方诸佛之后，普贤菩萨尚且教导他发起广大的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愿能够圆满佛果，并且以此教法，普遍劝导华藏海会中的大菩萨们求生西方呢？

夫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无明，同证法性，悉能乘本愿轮，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又华藏海中，净土无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可知往生极乐，乃出苦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也。以故自古迄今，所有禅教律丛林，无不朝暮持佛名号，

求生西方也。

那些华藏海会中的大众，没有一个是凡夫或者二乘的根器，全部是证得四十一个阶位的法身大士，同破无明，同证法性，全部能乘本愿轮，到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并且在华藏世界海中，有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为什么普贤菩萨还要劝导他们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由此可知往生西方，乃是出离生死苦海的玄妙法门，是成佛的捷径啊。所以自古至今，所有禅宗、教下、戒律的寺院，无不是朝暮课诵时，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求生西方啊。

汝历参丛林，何日日修习，而反生毁谤之若是也。儒书所谓习矣不察，日用不知者，莫汝为甚也。夫华严为诸经之王，王于三藏。华严不信，即一阐提。纵不生陷阿鼻，报终定堕无间。吾欲离苦而求生净土，汝欲得苦而毁谤华严。汝守汝志，吾行吾道。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道不同不相为谋，汝去，吾不语汝。

你参访遍了天下寺院，为什么你每天修习佛法，反而生起这样的谤佛之心呢？儒书上讲‘学习却不能觉察，日用而不能了知’，没有比您这个毛病更严重的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诸经之王，是称王于三藏的经典，《华严经》的开示不能相信，就是断善根的一阐提。纵然不

马上堕入阿鼻地狱，果报命终之后，也决定堕落于无间地狱当中。我想要出离六道轮回的痛苦而往生西方，你却想要得到惨痛的果报而毁谤华严。你坚持你的看法，我走我的路，这就像将军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一样。咱俩的志向不一样，不能一起共事，你走吧，我不想和你说话了！”

彼曰，道贵宏通，疑须剖决，师何见拒之甚也。尝闻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则但证法身，当处即是寂光净土。又何必以生灭心，舍东取西，然后为得也。

他说：“佛道贵在通达事理，若有疑问必须剖析解决，师父何必这样排斥我呢？我曾经听闻，毗卢遮那佛的法身，遍于一切处，其佛所住的境界，名为常寂光。那么只要能够证得法身，则当处就是常寂光净土，又何必用生灭心，舍弃东方娑婆而取于西方极乐，然后才可证得佛道呢？”

余曰，谈何容易。寂光净土，虽则当处即是。然非智断究竟，圆证毗卢法身者，不能彻底亲得受用。圆教住，行，向，地，等觉，四十一位，尚是分证。汝若圆证毗卢法身，则不妨说当处便是寂光。其或未然，则是说食

数宝，不免饥寒而死也。

我说：“想要证得法身，这谈何容易。常寂光净土，虽然说当处即是，然而若不是智德和断德究竟，圆满证得毗卢遮那佛法身，便不能够究竟彻底而亲身得到受用。圆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菩萨等四十一个阶位，尚且还只是分证而已。如果你能够圆满证得毗卢遮那佛的法身，那么你不妨说当处便是常寂光净土。如若不然，那么就是说食数宝，最终不免饥寒而死啊。”

彼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宗门常谈，不应有错。

他说：“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这是禅宗常常谈论的，不应当有错误啊？”

余曰，宗门所说，专指理性，非论事修。所以然者，欲人先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然后依此理以起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僮侗，知见颠倒之若是也。

我说：“禅宗所说的理论，是专指自性理体，并不是针对事相修持而言。禅宗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让人们首先认识到我们的自性，这个自性不涉及因果、修证、凡圣、生佛种种分别，是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然后，依循着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性，再修习因地、证得果报，超

越凡夫而入于圣人之地，也就是使众生成就佛道。你怎么能将事相和理体笼统而论，知见竟然如此混淆颠倒啊！

又汝以舍东取西，为生灭者。不知执东废西，乃断灭也。夫未证妙觉，谁离取舍。三祇炼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断惑证真，何一非取舍之事乎。须知如来欲令一切众生速证法身，及与寂光，所以特劝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

另外，你又认为舍弃东方秽土而求取西方净土，是生灭法。而却不知道执取东方而废除西方，这是断灭见啊。在没有证得究竟佛果之前，谁又能离开取舍呢？佛陀精进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因地修行一百劫，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断除痴惑、证得真常，哪一件事离开取舍了呢？因此你必须知道，正是因为释迦如来想让一切众生迅速证得究竟法身及常寂光净土，所以才特别劝导众生要执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问，枣柏李长者华严合论，谓西方净土，乃为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实理，以专忆念，其心分净，得生净土，是权非实。何以华藏海众，同愿往生。枣柏现生证圣，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定是华严会上菩萨示现。所有言

说，当无错谬。

他问：“唐朝华严宗四师之首的李枣柏长者，他著有《华严合论》一书，该书指出所谓的西方净土，乃是为了一部分取相的凡夫，还没有信入一切法空的真实之理，因为专心忆佛念佛的缘故，其心念一点一点得到清净，因此得以往生极乐净土，这是权教而不是实教。为什么华藏海会的大众，却一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李枣柏现生证得圣位，其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必定是华严海会上的菩萨所示现的，他所有的说论著，应当没有错误吧？”

答，枣柏虽菩萨示现。以经未全来，不能预断，故作此说。按枣柏造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论成之后，随即入灭。历五十余年，至德宗贞元十一年，南天竺乌荼国王，方进普贤行愿品四十卷之梵文。至十四年，始译毕流通。其前之三十九卷，即八十华严之入法界品，而文义加详。彼第八十，善财承普贤威神之力，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普贤乃为说偈，称赞如来胜妙功德。以文来未尽，故未结而终。

我答：“李枣柏虽然是菩萨示现，但是因为当时整部《华严经》还没有完全传来中国，不能预先断定，所以才这么说。考察李枣柏造论的时间，应该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华严合论》完成之后，随即入灭。又经过五十多

年，到了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南天竺的乌荼国王，才进献了四十卷《普贤行愿品》的梵文本。到了贞元十四年，才翻译完毕并流通天下。其前面的三十九卷，也就是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其文章句义更加详细。八十华严的第八十卷，善财童子承借普贤菩萨威神之力，其所证得的智慧与普贤菩萨齐等，与一切诸佛齐等。普贤菩萨于是为善财童子演说偈颂，称赞如来殊胜微妙的功德。因为当时《华严经》全文没有全部传来，所以枣柏所造之论尚未结束而终止。

及行愿品来，第四十卷，普贤乃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毕，如来赞叹，大众奉行，文方圆备。故古德以此一卷，续于八十卷后流通。欲后世学者，咸得受持全经云耳。

等到《普贤行愿品》来到中国后，其第四十卷，普贤菩萨乃以十大愿王，劝导策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世界的大海众菩萨，让他们一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普贤菩萨演说完毕之后，如来加以赞叹，大众欢喜而依教奉行，其经文才圆满完备。所以古代大德把这卷经文，续接于八十卷华严之后而流通，就是想要后世学佛之人，都能够受持完整的经文啊！

古德谓念佛求生净土一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者，即此是也。则一切上根利器，净土总摄无遗矣。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则一切人天六道具缚凡夫，净土亦总摄无遗矣。汝信枣柏而不信行愿品，大集经。是遵县令一时权宜之告示，而违皇帝万古不易之敕旨，何不知尊卑轻重之若是也。

古代大德说，念佛求生极乐净土这一个法门，只有诸佛与诸佛之间，才能究竟了知它的境界。即便是登地菩萨，也不能知道其少分，就是这个道理啊（译注：指李枣柏虽然可能是菩萨示现，但是其尚未究竟成佛，也不能究竟了知极乐净土的不可思议。）那么一切的上根利器的众生，极乐净土都全部摄受了。《大集经》说：‘末法时代，有亿亿人修行佛法，希少有一个能够得证佛道的，唯有依靠念佛法门，才能够得以度脱轮回生死。’那么一切的人天六道、具足烦恼束缚的凡夫众生，净土法门也可以全部摄受了！你相信李枣柏的言论，而却不相信《普贤行愿品》和《大集经》。那么这就好比遵守地方县令一时权宜的告示，却违背了皇帝万古不易的敕令旨意，你为何不知道尊卑高下和轻重缓急达到如此程度呢！”

问，彼既海众示现，何待经来方知。

他问：“李长者既然是华藏海会上的菩萨示现，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又何必非要等到《华严经》全部传来之后才知道呢？”

答，宏扬佛法，大非易事。须有证据，方能取信。华严一经，迥越群典。无从引类，以自裁度。

我说：“宏扬佛法，实在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必须要有确实的证据，才可以取信于大众。《华严经》这部经典，远远超越于其他经典，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经典引用类似的观点来印证自我裁测的论点啊。”

问，涅槃全经未至，生公何以预倡阐提皆有佛性。将谓枣柏，不及生公。

他问：“《大般涅槃经》的全部经文还没有全部传来的时候，东晋的道生大师为什么就能预先提倡：一阐提同样皆有佛性呢？难道您认为李长者还不如道生大师吗？”

答，阐提原是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阐提何得独无。有智识者，皆可预断。往生圆满佛果，诸经绝未宣说。谁敢自出心裁，竖此奇义。二者事理绝不相侔，不可引以为证。至于二公所证，则非吾辈博地凡夫可知，何敢戏论。须知菩萨宏法，或顺或逆，种种方便，不可思议。

得非枣柏示以不知，以敦后世之信向耶。

我答：“一阐提之人原本也是众生之一，一切众生既然皆有佛性，那么一阐提之人怎么会独独没有佛性呢？有智慧见识的人皆可以不待经典传来而预先断定。然而，往生极乐世界能迅速圆满佛果，诸多的经典完全没有事先宣说，谁敢别出心裁，树立这个奇特的义理呢？这两件事理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不可以引用这些来证明你的观点。至于这二位大德所证的境界，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博地凡夫所能知道的，哪里敢随便戏论呢？我们必须知道菩萨宏扬佛法的时候，或者以顺说或者以逆说，有种种善巧方便，真的不可思议。这难道不是李枣柏长者示现他尚且不能全部了解净土法门，以此来帮助后世学佛者深信净土法门，乃是向往西方之特别法门？”

问，禅宗诸师，多拔净土，此又何说。

他问：“禅宗的祖师，大多数驳斥净土法门，这要怎么讲呢？”

答，禅宗诸师，唯传佛心。所有言说，皆归向上。汝参禅有年，尚不知此。则汝之所解，皆破坏禅宗之恶知见也。

我说：“禅宗的祖师，只传佛陀心法。他们所有指示语

言，全部是指归向上，直指人心。你参禅已经有很多年了，尚且不知道此事，那么你对禅宗的种种见解，都是破坏禅宗的恶知见啊！”

问，博地凡夫，岂敢自任。诸祖诚言，断可依凭。六祖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赵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又云，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则又何说。

他问：“我确实是博地凡夫，哪里敢放任自己的见解。但是，禅宗祖师有真实之言，绝对是可以依凭的。例如六祖大师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如果造罪，念佛又要求生何国呢？’赵州禅师说：‘佛，这一个字，我不喜欢听闻。’又说：‘老僧我念佛一声，要漱口三日。’禅宗很多祖师，都有很多像这样的言语文句，那又怎么讲呢？”

答，六祖直指向上，令人识取自心。汝当作训文释义，辩论修持法门。所谓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几许误哉。汝须知西方之人，见思净尽，进破尘沙，及与无明。只有进修，绝无造罪之事。

我答：“六祖大师直指向上的开示，是要让人当下悟明自心，而你却把这些开示当成训示学者的行门文句来理

解它，把它当作辨别、评论修持法门优劣的证据。这好比是把驴鞍子误认为是爷们的嘴下巴，错误到哪去了啊。你应当知道往生西方的人，他们的见思惑已经断尽，进一步破除尘沙惑，以及无明惑。只有修行进步，绝对没有造罪之事情。

谓彼求生何国者，若在此间，未断见思，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人，则生凡圣同居净土。一生彼土，则见思二惑，彻底消灭。喻如洪炉片雪，未至而化。德人覩面，鄙念全消。

而所谓的‘彼人求生何国者’，如果在此娑婆世界，还没有断除见思二惑、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带业往生西方的人，会生到凡圣同居土。一旦往生西方，那么见思二惑便彻底消灭。比如一片雪花飘向熊熊燃烧的火炉，雪花还没到炉子里就被融化了。又如同见到有德之人，卑劣的念头自然全部消失。

若是见思净尽，则生方便有余净土。分破无明，则生实报无障碍净土。无明净尽，福慧圆满，则生常寂光净土。在此土现证者如是，在彼土进修者亦然。汝何过虑彼无生处，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闻噎废食，自丧性命。则天下痴人，莫汝若也。

如果是在此世界修行，已经断尽见思惑，则生方便有余土。如果能够分破无明惑，则生实报庄严土。无明惑若是能够清净断尽，福德智慧皆已圆满，则生常寂光净土。在此世间现生证得者是这样，在西方净土进一步修行者也是这样。你何必过度忧虑他们没有往生的地方呢？你这样自我障碍，也同样障碍他人，就是不肯求生西方净土。就好像听到有人吃饭噎住喉咙了，于是自己也吓得不敢吃饭，白白将自己饿死了。天下再没有像你这么愚痴的人了！

汝但知赵州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何不领取下文僧问和尚还为人也无，州云佛佛乎。但欲依念佛一声漱口三日，何不依僧问和尚受大王如是供养，以何报答，州云念佛乎。又何不依僧问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州云有。问，如何是诸佛师，州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乎。

你只是知道赵州禅师说过：‘佛，这一个字，我不喜欢听闻。’这句话，你为何不记着在《赵州语录》的下文当中，有僧人问赵州和尚：‘您还为人指示吗？’赵州禅师回答：‘佛！佛！’的这些语句呢？你只想要依循‘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的这些话，你何不依循有僧人问和尚：‘您受大王如是的供养，要以何来报答呢？’赵州回答：‘念佛！’的这些话呢？你又为何不依循有僧

人问赵州和尚：‘十方诸佛，他们还有没有老师？’赵州和尚回答说：‘有。’僧又进一步问：‘如何才是诸佛的老师？’赵州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这些话呢？

汝谓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不知禅家酬机之言，名为机锋，名为转语。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不知返照回光，叩己而参。一向但嗜酒糟，逐土块，有甚了期。

你认为禅宗祖师们，有很多排斥净土这样的语言文句。你却不知道禅宗这些语言文句，是回应问者的当机语，称之为‘机锋’，也叫做‘转语’。所问的便在回答之处，回答的便在提问之处。你却不知道返照回光，叩问自己而参究向上。只会像傻瓜一样吞食酒糟而不知品尝美酒，像傻狗一样追逐扔来的土块而不知去追逐扔土块的人，这样还有了脱生死的日期吗？

吾出家三十余年，漱口佛不喜闻之言，则众口同宣。至于以佛佛为人，以念佛报恩，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师，绝未闻一人说一句者。夫言出一口，既以彼为实为可依，则此亦是实是可依。何受损者即依，得益者即违。一依一违，自相矛盾。

我出家已经三十多年了，像‘念佛一句漱口三日’，‘佛

之一字我不喜闻’这样的话，看到每个人都在说。至于以‘佛佛’而为人指示，以‘念佛’为报答恩德，以‘阿弥陀佛’为十方诸佛的老师这样的话，则完全没有听过有一人说过其中的一句。而这些言语都是出自赵州禅师同一张口，既然您认为‘漱口三日’等语言为真实、可以依凭，那么‘念佛’等的语言也应该是真实的、也应该可以依凭。为什么对于那些让人受损的语言能够依凭信受，而对于那些让人受益的语言却违背不信呢？一个依循、一个违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夫赵州所言，总归本分。佛不喜闻，与念佛等，皆属转语。若能直下识得自心，方知赵州道越常情，语出格外。当孜孜念佛，唯日不足矣。

赵州禅师所说的话，总是指示我们归向自己的本分。‘佛之一字，我不喜闻’，与‘念佛’而报恩德这些话，都属于禅宗的‘转语’。如果学人能够当下识得自己的本心，才知道赵州禅师的禅道，超越凡俗的常情，他的语句超出于寻常格式之外，从此以后，必当孜孜不倦地念佛，唯恐时间不够用啊。

倘不能亲见赵州，则宁可以念佛为修持，不可依拨佛为把柄。依念佛，则即生便出轮回，将来定成佛道。依拨

佛，则谤佛谤法谤僧。现生则罪业山积，福慧冰消。命终则永堕阿鼻，长劫受苦。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渊。

假如，不能够亲见赵州禅师的意旨，则宁可以赵州禅师所说的‘念佛’之语，作为修持的方式，不可以依从赵州禅师‘拨佛’之语，作为排斥念佛的把柄。如果依从‘念佛’之语而修行，则即生便可以超出生死轮回，将来必定可以成就佛道。若是依从‘拨佛’之语而做，则是谤佛、谤法、谤僧，则现生所造的罪业就能堆积成高山，福德智慧就会像冰雪一样地销融。命终之后，就会永远堕入阿鼻地狱，长劫受苦，这两种方式的利害得失，何止天渊之别。

总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浅，业重障深。于得益者，皆若罔闻。于受损者，全身顶戴（得益受损，且约未悟错会说，非古德所说之法，有益有损也）。诸师酬机之言，悉皆如是，不劳备释。

总而言之，现在的人都是福德微薄、智慧浅陋，业力极重、罪障深厚，对于祖师那些能够有益于人的言教，就好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一样；而对于令我们受损的言教，则全身顶戴而受持（得益和受损是对于不能悟道而错会其意的人来说的，并不是说古德所说的法，有利益或损害的差别）。很多禅宗祖师酬答应对其当机者的言语，

全部都是以这种方式接引学人的，在这里就不劳全部解释了。

汝谓诸祖诚言，断可依凭，何不依百丈云，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乎。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祷病僧，化送亡僧之规，皆悉回向往生净土乎。将谓百丈唯令死者往生，不令生者求生乎。

你所谓的禅宗诸位祖师的诚实言语，绝对是可以依靠凭借的，那么你何不依从百丈禅师所说的：‘修行佛法以念佛最为稳当’的修持言教啊？又何不依从百丈禅师所确立的为病僧祈祷、送亡僧火化的念佛仪轨呢？这些都是为了让人回向往生极乐净土啊，难道你认为百丈禅师只让死人往生净土，而不让活人求生净土吗？

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龙树菩萨，如来预记往生，龙宫诵出华严，广造诸论，偏赞西方。如毗婆沙论，称为易行疾至之道乎。

你又何不依从西天禅宗第十四代祖师龙树菩萨，释迦如来预先授记他将往生极乐世界。这位菩萨从龙宫当中取出《华严经》并诵出来流传于世，他广泛地造作诸般论著，偏偏独赞西方净土，譬如在《毗婆沙论》中，他就称赞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是容易行持而且快速成佛的道路

呢？

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马鸣菩萨，于起信论末后，示最胜方便，令人念佛求生西方，常侍弥陀，永不退转乎。

你又何不依从禅宗第十二代祖师马鸣菩萨，他在《大乘起信论》的最后，开示最殊胜、最方便的修行之道，就是让人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便常侍弥陀，永不退转呢？

又何不依二祖阿难，初祖迦叶，结集三藏，与净土诸经乎。倘净土不足为法，有害于世。彼何不知好歹，贻后世以罪藪乎。

你又何不依从禅宗二祖阿难尊者，初祖迦叶尊者，他们所结集的三藏经典，以及净土诸经呢？如果净土法门不足以作为修行法则，它有害于世间，那些诸大祖师菩萨们怎么会不知道好歹，给后世留下这堆祸害呢？

又诸大乘经，皆赞净土。而小乘经则无一字言及。将谓诸大乘经，不足为法乎。又佛说弥陀经时，六方恒河沙数诸佛，悉皆出广长舌，劝信此经。将谓六方诸佛，亦贻人以罪藪乎。

此外，佛门一切大乘经典，都赞扬西方净土，而小乘经典则没有一个字谈到西方净土。难道你认为大乘经典，

不足以作为修行法则吗？另外，释迦牟尼佛宣说《阿弥陀经》时，六方世界如恒河沙数的诸佛，全部现出广长舌相，劝导众生信受《阿弥陀经》。难道你认为六方世界的诸佛，也给后人留下这个祸根吗？

如谓六祖赵州等，不可不信。则龙树，马鸣，阿难，迦叶，释迦，弥陀，六方诸佛，诸大乘经，更为不可不信。若谓诸佛诸祖诸经，皆不足信，又何有于六祖赵州为哉。见近而不见远，知小而不知大。如乡民慕县令之势力，而不知皇帝之威德。小儿见铜钱而即拾，遇摩尼宝珠而不顾也。

如果你认为六祖大师，赵州禅师等人的话，不可不相信。那么龙树菩萨、马鸣菩萨、阿难尊者、迦叶尊者、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六方诸佛、诸大乘经典，则更应该是不可不相信啊。如果说诸佛、诸位祖师、诸大乘经典，皆不足以相信，又怎么有六祖大师和赵州禅师的伟大作为呢？你只见到浅近之处而不见到远处，只知小路而不知大道。就如同乡野村民仰慕县令的势力，而不知道皇帝的广大威德。又如同小孩儿看到几枚铜钱便去捡拾，遇到无价的摩尼宝珠而却视而不见一样啊。

汝还知永明四料简，所示禅净有无，利害得失乎。夫永

明乃弥陀化身，岂肯贻人罪藪，谤正法轮，疑误众生，断灭佛种乎。

你还知道永明大师在《四料简》中，所开示的禅宗、净土的有无，及其利害得失吗？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怎么肯给后人遗留祸根、诽谤正法、疑惑耽误众生，而断灭佛陀的种性呢？”

彼曰，永明料简，语涉支离，不足为法。何以言之，彼谓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若如所说，则今之禅者，类多皆看念佛的是谁。又有住念佛堂，长年念佛者。彼皆现世能为人师，来生即成佛祖乎。

他说：“永明禅师所作的《四料简》，言语显得支离破碎，不足以作为修行的法则。怎么这么说呢？他所谓的‘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若真像他所说，那么现在参禅的人，大多都是参‘念佛的是谁’这个话头。也有住在念佛堂，长年念佛的人，那么这些人真的能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吗？”

又云，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今之愚夫愚妇，专念佛名者，处处皆有。未见几人临命终时，现诸瑞相，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故知

永明料简，为不足法。

《四料简》又说：‘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现今有很多专门持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愚夫愚妇，这些人到处都有。我也没有看到几个人临命终时，能现出种种的瑞相，承蒙阿弥陀佛的接引，往生到西方去啊。由此可见永明禅师的《四料简》，不足以作为修行的法则。”

余曰，汝何囫囵吞枣，不尝滋味之若是也。夫永明料简，乃大藏之纲宗，修持之龟鉴。先须认准如何是禅，如何是净，如何是有，如何是无。然后逐文分割，则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设，无一字不恰当，无一字能更移。吾数十年来，见禅讲诸师所说，皆与汝言，无少殊异。见地若是，宜其禅与净土，日见衰残也。

我说：“你怎么如此囫囵吞枣，不知品尝滋味啊！永明大师所说的《四料简》，是大藏经的纲要宗旨，是修持佛道的明镜。首先，你必须认准什么是‘禅’？什么是‘净’？什么是‘有’？什么是‘无’？然后，再句句剖析，就会知道《四料简》字字就好像天造地设的一样，没有一个字不是极为恰当，没有一个字能够更改移动。我数十年来，见到一些禅宗讲经法师所说的，都和你所说的话一样，没有稍微的差异。大家的见解既然都是这

样，那就不奇怪为什么禅宗和净土两个法门，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衰败残缺了！”

问，何名禅净，及与有无，请垂明诲。

他说：“什么是‘禅’？什么是‘净’？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请师父慈悲给我明确的教导。”

答，禅者，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宗门语不说破，令人参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实即无能无所，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纯真心体也（离念灵知者，了无念虑，而洞悉前境也）。

我说：“所谓‘禅’，就是指我们人人本具的天真本来的佛性，也就是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禅宗言语不说破，让人参究而自己悟得，所以他禅宗言语就是这样。实际上是指无能无所，即寂即照的离念灵知，纯真心体（离念灵知，就是完全没有分别思虑，而明白洞悉前境）。

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

所谓‘净土’，就是深信切愿，执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并非是偏指理体的唯心净土、自性

弥陀。

有禅者，即参究力极，念寂情亡，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也。

所谓‘有禅’，就是指人们参究的功力至极，念虑寂静而情执消亡，彻底见到自己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即所谓的明心见性。

有净土者，即真实发菩提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

‘有净土’，就是真实地发起菩提心，生起深信，发起誓愿，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禅与净土，唯约教约理。有禅有净土，乃约机约修。教理则恒然如是，佛不能增，凡不能减。机修须依教起行，行极证理，使其实有诸己也。二者文虽相似，实大不同。须细参详，不可僮侗（lǒng tóng）。

所谓的‘禅’与‘净土’，只是针对教典和理体而言；

‘有禅’、‘有净土’，乃是针对众生根器和修行来说。教典和理体则是永恒不变的本来，即使是佛陀也不能增加一点，凡夫也不能减少一点。不同根器的众生必须依教典来修行，修行到了极致，便可证得理体，使其证得

西方实有全都是自己心中之境。这里所讲的‘禅净’、和‘有禅有净’，二者文字虽然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必须仔细地参酌详审，不可笼统不清。

倘参禅未悟，或悟而未彻，皆不得名为有禅。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或有信愿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或行虽精进，心恋尘境。或求来生生富贵家，享五欲乐。或求生天，受天福乐。或求来生，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宏扬法道，普利众生者。皆不得名为有净土矣。

假如参禅没有开悟，或着开悟了而尚未透彻，都不叫做‘有禅’。假使虽然有在念佛，却偏执唯心净土而不信愿求生西方极乐，或者是有信愿而不真诚恳切，悠悠泛泛、散散漫漫，心中敷衍了事。或者修行虽然精进，可是心念贪恋于尘俗境界，或者求来世生于富贵人家，享受五欲快乐。或者求生天界，享受天人的福报安乐。或者求其来生之时，能够出家而为僧人，一听闻佛法即能悟得千般道理，得到佛法的大总持，宏扬佛法正道，普遍利益一切的众生。如此种种都不叫做‘有净土’。”

问，出家为僧，宏法利生，又有何过，而亦简除。

他问：“出家为僧，宏法利生，又有什么过失，而也要

排除在‘有净土’之外呢？”

答，若是已断见思，已了生死，乘大愿轮，示生浊世，上宏下化，度脱众生者，则可。若或虽有智愿，未断见思。纵能不迷于受生之初，亦复难保于毕生多世。以虽能宏法，未证无生，情种尚在，遇境逢缘，难免迷惑。倘一随境迷，则能速觉悟者，万无一二。从迷入迷，不能自拔，永劫沉沦者，实繁有徒矣。

我说：“如果是已经断除见惑思惑烦恼、已经解脱了六道的生死、乘着慈悲的广大愿轮、示现出生于五浊恶世、上宏佛法下化众生、广度众生的菩萨则可以。若是虽然有些智慧和愿力，可是尚未断除见思二惑的人，即使他不迷惑于受生的最初之时，也很难保证其于一生或生生世世，不被种种境界所迷惑。因为他虽然也能够宏扬佛法，可是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情执的种子仍然存在，一旦遇著境界或遭逢众缘，难免不会被种种境缘所迷惑。假使一旦随着境界而迷失，那么能够迅速觉察醒悟者，一万人当中没有一个两个。从迷惑而陷入更大的迷惑，而不能自拔，因此而长劫沉沦生死，这种人实在是非常多啊。

如来为此义故，令人往生净土，见佛闻法，证无生忍。

然后乘佛慈力，及己愿轮。回入娑婆，度脱众生。则有进无退，有得无失矣。未断见思，住此宏法，他宗莫不如是，净宗断断不许也。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释迦如来才令人先求往生西方，亲见阿弥陀佛而听闻佛法，证得无生法忍。然后，乘藉着阿弥陀佛慈悲之力，以及自己的本愿之轮，再回到娑婆世界，度脱一切的众生。这样就会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所得没有所失了。不断见思烦恼，居住在此娑婆世界宏扬佛法，其他的宗派都是这样，然而净土宗则断然是不允许的。

世多谓参禅便为有禅，念佛便为有净土。非但不知禅净，兼亦不知文义。孤负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截断后世行人一条出苦捷径。自误误人，害岂有极。所谓错认定盘星，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也。

大多数世人以为，凡是参禅者便是‘有禅’，凡是念佛者便是‘有净土’。有这种看法的人，不但是不知道‘禅’和‘净’的含义，更是不知道《四料简》文句的意义。辜负了永明大师这位古佛的一番大慈悲心，截断了后世修行人一条出离苦海的捷径。自我耽误也耽误他人，这种危害无量无边。这就是所谓的认错定盘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彼曰，禅净有无，略知旨趣。四偈玄文，请详训释。

他说：“关于有禅、有净土、无禅、无净土的大体意思，我已经知道了，《四料简》偈颂的玄妙文句，请师父您详细地训解诠释。”

余曰，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者。其人彻悟禅宗，明心见性。又复深入经藏，备知如来权实法门。而于诸法之中，又复唯以信愿念佛一法，以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观经上品上生，读诵大乘，解第一义者，即此是也。

我说：“‘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这句话是说这个人已经彻悟禅宗的意旨，已经明心见性。并且又能够深入佛法经藏，对释迦如来所说的一切权教、实教的法门，有相当完备地了解。而且，在这一切的法门当中，又只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净土法门，作为自利利他的正行。《观无量寿佛经》当中的上品上生章所讲的‘读诵大乘经典，解第一义者’，就是指的这一类人。

其人大智慧，有大辩才。邪魔外道，闻名丧胆。如虎之戴角，威猛无俦。有来学者，随机说法。应以禅净双

修接者，则以禅净双修接之。应以专修净土接者，则以专修净土接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岂非人天导师乎。

这种人有广大的智慧，有无碍的辩才。一切的邪魔外道，听闻到他的名号就会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就好像头上长了锐利双角的威猛老虎，它的威力勇猛是没有其他兽类可以相提并论的。凡是有前来参学的人，他都能随其根机而说法，应当以禅净双修而接引的人，则用禅净双修而接引他。应当以专修净土法门而接引的人，则用专修净土法门而接引他，无论是何种根器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蒙受他的恩泽，如此之人，难道不是现世的人天导师吗？

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弹指顷，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最下即证圆教初住。亦有顿超诸位，至等觉者。圆教初住，即能现身百界作佛。何况此后，位位倍胜，直至第四十一等觉位乎。故曰，来生作佛祖也。

至于他到临命终时，承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往生极乐世界的上品莲台，只有一弹指的时间，便能够华开见佛，证得无生法忍，最不行也能证得圆教的初住位菩萨，也有顿时可超越诸般位次，而到等觉位菩萨。圆教的初住菩萨，就能够现身于上百个世界而示现作佛，更何况

初住位之后，一个阶位比一个阶位殊胜，乃至到第四十一位的等觉菩萨呢？所以说这类人是‘来生作佛祖’啊。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者。其人虽未明心见性，却复决志求生西方。以佛于往劫，发大誓愿，摄受众生，如母忆子。众生果能如子忆母，志诚念佛，则感应道交，即蒙摄受。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这句话。意思是说这个人虽然没有明心见性，可是却有决定的志向，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因为阿弥陀佛在过去无数劫当中，发下了广大的誓愿，普遍摄受一切的众生，就好像慈爱的母亲忆念独子一样。众生如果真能够像游子忆念母亲一样，以志诚心忆念阿弥陀佛，就必定会感应道交，蒙受阿弥陀佛的摄受。

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即五逆十恶，临终苦逼，发大惭愧，称念佛名，或至十声，或止一声，直下命终，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万修万人去乎。然此虽念佛无几，以极其猛烈，故能获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较量其多少也。

平日努力修行禅定智慧的人，当然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即使是曾经造作五逆十恶的人，在他临命终时，由于痛

苦的逼迫，而发起大惭愧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十声，或者只有一声，然后便直下命终，也同样可以蒙受阿弥陀佛的化身，前来接引他往生净土。如此看来，难道不是万人修行万人前去吗？然而，这种人虽然念佛没有多少工夫，但是因为他的心力极为猛烈，所以也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不能够把他们和那些泛泛悠悠、散散漫漫的人相比较，来分别他们念佛数量的多少。

既生西方，见佛闻法，虽有迟速不同。然已高预圣流，永不退转。随其根性浅深，或渐或顿，证诸果位。既得证果，则开悟不待言矣。所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也。

这些人既然已经往生到西方净土，虽然他们见到佛陀，听闻佛法，也有缓慢和迅速的不同。然而，他们已经高登净土而进入圣人之流，永远不会退转了。随着他们根性的浅深不同，或者用渐法、或者用顿法，都可以证得果位。既然证得种种果位，那么他们开悟的问题就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的‘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其人虽彻悟禅宗，明心见性。而见思烦恼，不易断除。直须历缘锻炼，令其净尽无余，则分段生死，方可出离。

一毫未断者，姑勿论。即断至一毫未能净尽，六道轮回依旧难逃。生死海深，菩提路远。尚未归家，即便命终。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即俗所谓耽搁也。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这句话。就是指有一个人虽然彻悟了禅宗的意旨，已经明心见性。然而见思烦恼，并不容易那么断除。必须要经历种种缘起境界的锻炼，让见惑及思惑断除干净，那么三界的分段生死，才能出离。一丝毫见思烦恼都还没断除的人，暂且先不说。即使是努力断除到只剩下一丝毫烦恼的人，那么他依然会轮回于六道之中，依然不能逃离生死苦海。生死苦海极为深广，菩提之道路极为遥远，还没有回到解脱之家，就寿终命尽，这样的大彻大悟之人，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说：

‘十人九蹉路’。所谓蹉，就是蹉跎，也就是世间人所说的‘耽搁’了啊。

阴境者，中阴身境。即临命终时，现生及历劫，善恶业力所现之境。此境一现，眨眼之间，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五祖戒再为东坡，草堂清复作鲁公，此犹其上焉者。故曰阴境若现前，

瞥尔随他去也。

‘阴境’，是指中阴身的境界。也就是临命终时，现生以及历劫以来，种种善恶业力所现的境界。这种中阴境界一现前，一眨眼的功夫，神识便随着最猛烈的善恶业力，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之中，一丝一毫也不能做主。就好像人们负债一样，必定被最强的债主先牵去偿还。心念的思绪有多头多端，心念最重的境界首先坠入。五祖戒禅师再来而为苏东坡，草堂清禅师再来而为鲁公，这些还是比较好的呢！所以说：‘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阴，音义与荫同，盖覆也。谓由此业力，盖覆真性，不能显现也。瞥，音撇，眨眼也。有以蹉为错，以阴境为五阴魔境者，总因不识禅及有字，故致有此胡说巴道也。岂有大彻大悟者，十有九人，错走路头，即随五阴魔境而去，著魔发狂也。夫著魔发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炼之增上慢种耳。何不识好歹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所关甚大，不可不辩。

‘阴’这个字，读音和意义都与‘荫’字相同，即是覆盖的意思。也就是说由于善恶业力，盖覆了真如自性，使其不能显现。‘瞥’这个字，读‘撇’的音，就是指‘眨眼’的意思。有人把‘蹉’字当作‘错’字。把‘阴

境’当作是五阴魔之境界，总起来讲，这些人因为不认识‘禅’和‘有’这些字的意思，因此，才导致有如此的胡说八道。岂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十个有九个人，‘错’走了修行的路头，却即随着‘五阴魔’的境界而去，最后变得着魔发狂呢？人之所以着魔发狂，乃是因为不知道教理，不明白自心本性，因此，而成为盲修瞎炼之增上慢的种性。怎么能不知好歹将着魔发狂这种事，加到大彻大悟之人身上呢？这个关系非常重大，不可以不明辨。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者。
有谓无禅无净，即埋头造业，不修善法者，大错大错。
夫法门无量，唯禅与净，最为当机。其人既未彻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余法门。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证真。又无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这句话。有人理解‘无禅无净土’说是‘认为没有禅宗和净土法门，只知埋头造业，不修任何的善法’，这是大错特错的。佛教的法门虽然无量无边，只有禅宗和净土，最契合当代人的根机。‘无禅无净土’，应该是指这个人既没有彻悟心性，又不求生极乐净土，只是悠悠泛泛地修习其他法门。既不能靠自力而使定慧均等，断

除烦惑证得真性；也不能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带业往生极乐世界。

以毕生修持功德，感来生人天福报。现生既无正智，来生即随福转，耽著五欲，广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一气不来，即堕地狱。以洞然之铁床铜柱，久经长劫，寝卧抱持，以偿彼贪声色，杀生命等，种种恶业。诸佛菩萨，虽垂慈愍，恶业障故，不能得益。昔人谓修行之人，若无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诸善，名为第三世怨者，此之谓也。

用一生泛泛的修持功德，感得来生的人天福报。这种人当生既然没有真正的智慧，来生就会随着福报境界而转，耽溺执著于五欲境界，广泛地造下种种恶业。既然造下种种恶业，将来便难逃恶道的果报。等这个人一口气上不来，立即就会堕落到地狱中去。以地狱当中洞然火烧的铁床铜柱，历经久远的时劫，睡卧铁床抱持铜柱，来偿还他生前的贪欲声色、杀生害命等种种的恶业。诸佛菩萨，虽然可怜他也去救拔他，可是因为他被恶业之力所障碍的缘故，不能得到佛菩萨慈悲的利益。古人曾经说修行佛道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的信愿，来求生西方净土，而是泛泛悠悠地修习其他的善行，这个称之为第三世怨，就是这个意思啊！

盖以今生修行，来生享福，倚福作恶，即获堕落。乐暂得于来生，苦永贻于长劫。纵令地狱业消，又复转生鬼畜。欲复人身，难之难矣。所以佛以手拈土，问阿难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难对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犹局于偈语，而浅近言之也。

这是因为这个人今生修德行善，来生便能享受福报，倚仗着福报的势力又造下种种恶业，第三世就会堕落恶道之中。快乐暂时在来生得到，可是痛苦却遗留于长劫。纵使地狱的业报消尽，又再度转生于鬼道、畜生道。想要再度得到人身，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以手拈抓起地上的泥土，问阿难尊者说：‘我手上的泥土多，还是大地上的泥土多？’阿难尊者对佛说：‘大地上的泥土多。’佛陀言：‘能够得到人身者，就如同我手中的泥土。失去人身者，就如同大地上的泥土。’所谓的‘万劫与千生，没有一个人可以依托和仰仗。’依然是局限于偈语，而浅近地说法罢了。

夫一切法门，专仗自力。净土法门，专仗佛力。一切法门，惑业净尽，方了生死。净土法门，带业往生，即预圣流。永明大师，恐世不知，故特料简，以示将来。可

谓迷津宝筏，险道导师。惜举世之人，颛颥读过，不加研究。其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者欤。

一切修行法门，专门仰仗自力修行；而净土法门，则是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加持摄受。一切的修行法门，要烦恼惑业断尽，才能够了脱生死；而净土法门，只要带业往生极乐净土，一旦往生就能够进入圣人之流。永明大师恐怕世人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所以特别作诗偈料简，以垂示后世之人。可以说《四料简》是迷失渡口的救渡宝筏，是危险道路的明智导师。只可惜世上的人，都是随意地迷糊地读过，不知加以研讨探究其究竟意义。这大概就是众生同分恶业所招感的共同果报吧？

彼曰，我昔何罪，早昧真途。宿有何福，得闻出要。愿厕门墙，执侍巾瓶。

他说：“我往昔不知道有什么罪过，很早便迷昧了真实的佛法。也不知道宿世有何福报，今天能够听闻到师父您所开示出离生死要径。我愿意侧列于师父您的门墙之下，作您的弟子，来奉侍您。”

余曰，余有何德，敢当此说。但余之所言，皆宗诸佛诸祖。汝但仰信佛祖，宏扬净土。则无德不报，无罪不灭。昔天亲菩萨，初谤大乘，后以宏大赎愆。汝能追彼芳踪，

我愿舍身供养。

我说：“我有什么德行，敢承当你这么说。但是我所说的言语，都是根据诸佛菩萨、祖师们的言教而谈。你只要仰信佛陀祖师的言教，努力宏扬净土法门，那么就会没有什么恩德不能回报，没有什么罪业不消除。过去天亲菩萨，最初修行小乘而诽谤大乘佛法，后来，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努力宏扬大乘来救赎自己昔日的罪过。你如果能够追随天亲菩萨的芳踪，我愿意舍弃我的身命而供养你。”

上座乃礼佛发愿云，我某甲从于今日，专修净业。唯祈临终，往生上品，见佛闻法，顿证无生。然后不违安养，遍入十方，逆顺隐显，种种方便，宏通此法，度脱众生。尽未来际，无有间歇。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愿释迦弥陀，常住三宝，愍我愚诚，同垂摄受。

这位禅宗上座于是礼佛发愿说：“我弟子某甲，从今以后，专门修习净土法门。唯愿临命终时，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亲见阿弥陀佛，亲自听闻佛法，顿时证得无生法忍。然后不离开西方极乐世界，而普遍进入十方世界，以逆行或顺行、隐密或显明的方式，用种种的方便，宏扬流通净土法门，度脱一切众生。直到永远，不间断不歇息。虚空有其穷尽之时，我的愿力则没有穷尽之期。

唯愿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及一切常住三宝，愍念我的愚痴诚心，一同垂慈而摄受我。”

余曰，净土事者，是大因缘。净土理者，是秘密藏。汝能信受奉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

我说：“净土法门的事相，乃是一个广大的因缘。净土法门的义理，乃是如来秘密之藏。你如今能够信受奉行，就是以佛陀的功德庄严而为自我庄严。”

上座唯唯而退。因录其问答，以为不知此法者劝。

这位禅宗上座恭敬地退下，因此我记录下这些问答之词，以作为不知道净土法门之人的劝导之文。

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

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由迷真逐妄，背觉合尘，全体转为烦恼恶业。因兹久经长劫，轮回生死。如来愍之，为说诸法。令其返妄归真，背尘合觉。使彼烦恼恶业，全体复成智慧德相。从此尽未来际，安住寂光。犹如结水成冰，融冰成水。体本不异，用实天殊。

一切众生，都具有和如来一样的智慧德相，但是由于迷失真性而追逐妄想，违背了本有的觉性而契合于五欲六尘境界，将这种智慧德相全部转变为烦恼恶业。因此久

远劫来，在三界六道中轮回生死。释迦如来怜悯迷惑颠倒的众生，因此为他们演说种种妙法。令众生能够断除妄想回归真心，离开虚妄的六尘境界而契合真如自性。使众生种种的烦恼恶业，全部恢复成智慧德相。从此以后，直到永远，能够安住于常寂光之中。这就好像水凝结成冰，冰融化成水一样，冰和水在本体上本来没有差异，但是它们作用却是天地悬殊。

然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各随机宜，令彼得益。所说法门，浩若恒沙。就中求其至圆至顿，最妙最玄，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普被三根，统摄诸法，上圣与下凡共修，大机与小根同受者，无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

然而，众生的根器有大小不同，迷惑有浅深不等。佛陀就随顺众生不同根器和具体情况，宣说不同的法门，让众生都能够各自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佛陀所宣说的一切法门，浩瀚广大，如恒河中的沙粒那么多。在这些法门当中，要寻求一个至极圆顿、最为玄妙、下手容易而成就高超、用力较少而得效迅速、能普遍利益上、中、下三种根器，能统领禅、教、律、密一切法门，不论是圣者还是凡夫都可共同修行、不论大根器还是小根器都可以共同领受的法门，那就没有比净土法门更殊胜超绝的

了。

何以言之，一切法门，虽则顿渐不同，权实各异。皆须修习功深，乃得断惑证真，出离生死，超凡入圣。是谓全仗自力，别无倚托。倘惑稍未尽，则仍旧轮回矣。且皆理致甚深，不易修习。若非宿有灵根，即生实难证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所宣说的一切法门，虽然有顿教、渐教的不同，有权教和实教的差异。但是都必须等修习的功德深厚以后，才可以断除烦恼惑业、亲自证到真如自性，才能出离生死，超越凡夫位而进入圣贤位。这就是所谓的全靠自力修行，没有其他可以仰仗的。假如有一丝毫的烦恼惑业还没断尽，那么就会依然处在轮回中，不能出离生死啊，而且这些法门，都是义理旨趣非常深奥，并且不容易修行学习，假如不是宿世具有善根，想在这一生中证入真如自性确实非常困难。

惟有净土法门，不论富贵贫贱老幼男女智愚僧俗士农工商一切人等，皆能修习。由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娑婆苦恼众生，是故较余门得果为易也。

只有净土法门，不论是贫富贵贱、男女老幼、聪明愚钝、在家出家、何等职业的一切人，都能够学习修持。这是由于阿弥陀佛以其大悲愿力，摄取娑婆世界痛苦烦恼的

众生，所以比其他法门，比较容易证得果位。

凡我有情，闻是净土法门者。当信娑婆极苦，西方极乐。当信多生已来，业障深重，匪凭佛力，骤难出离。当信求生决定克期得生。当信念佛定蒙慈悲摄受。由是坚定一心，愿离娑婆，如囚之欲出牢狱，绝无系恋之心。愿生西方，如客之思归故乡，岂有因循之念。

凡是能听闻到净土法门的有情众生，应当相信娑婆世界极为痛苦，而西方净土极为快乐。应当深信我等多生多劫以来，业障极为深重，如果不凭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决定很难迅速出离生死。应当相信只要发愿求生西方，则决定可以如期往生。应当相信只要信愿念佛，则必定会蒙受阿弥陀佛慈悲摄受。由此而坚定一心，祈愿出离娑婆世界，就如同囚犯想要出离牢狱一样，绝对没有一丝毫的系念贪恋之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如同流落他乡的旅客、心中思念想要回归故乡一样，哪会有迟延拖拉的念头呢？

从此随分随力，至心持念阿弥陀佛圣号。无论语默动静，行住坐卧，迎宾待客，著衣吃饭，务令佛不离心，心不离佛。譬如切事系心，凡百作为，不忘此事。或有公私众务，了无少暇，须于早晚十念念佛，至心发愿，亦能

往生。

从此之后，应当随着自己的本分和力量，以至诚心持念阿弥陀佛圣号。无论是语默动静，行住坐卧，迎宾待客，穿衣吃饭，一定要让佛号不离我心，我心不离佛号。好像有非常切要的事牵挂在心，虽然每天有很多工作，但都不会忘记此事一样。或者有很多公务和私事，没有一点闲功夫，也必须于早晚之时，用慈云忏主教授的“晨朝十念法”来念佛，然后至心发愿求生净土，这样也能往生西方。

以阿弥陀佛曾有愿云，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是故十念念佛，亦得往生也。但既念佛求生西方。必须发慈悲心，行方便事。息贪瞋痴，戒杀盗淫，自利利人，方合佛意。否则心与佛背，感应道隔。但种来因，难获现果矣。

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曾经有大愿说：“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如果能够至心信乐，想要往生到我的国土，乃至只是具足十念念佛，假如不能够往生，我就不成佛。”所以即便是十念念佛，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但是既然念佛求生西方，就必须发慈悲心，方便度化众生。并且息灭贪瞋痴，戒止杀盗淫，努力自利利人，如此才能符合佛陀的本意。否则心念和佛心相违背，不能和佛感应

道交。这样就只能种下来世之因，很难现生得以往生西方了。

若志诚念佛，行合佛心，心口相应。如是念佛之人，至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必然亲垂接引，往生西方。一生西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众苦，但受诸乐矣。此则全仗佛力，不论功之深浅，惑之有无。但具真信切愿，决定万不漏一。

如果能够以志诚心念佛，言行符合佛心，心念与言语相应。这样念佛的人，等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必定亲自前来垂手接引往生。一旦往生后，便可超越凡夫位进入圣贤位，了生脱死跳出轮回，永远远离种种痛苦，只有享受一切安乐了。这完全是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摄受之力的缘故，所以说不论修行者功德的深浅，烦恼惑业的多少。只要具足真实的信心、深切的愿力，念佛求生西方，决定能全部得以往生西方。

至于已断惑者求生，则顿超十地。已登地者求生，则速证佛乘。所以文殊，普贤，马鸣，龙树等菩萨，皆愿往生也。具十恶者念佛，尚预末品。将堕狱者念佛，亦登莲邦。因兹张善和，张钟馗，雄俊，惟恭等恶人，同出轮回也。

至于已经断惑之人求往生后，就会顿时超越十地菩萨的果位。登地菩萨求往生后，就会迅速证得究竟佛果。所以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马鸣菩萨、龙树菩萨等，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具足十恶业的众生如果肯念佛求生极乐，尚且可以末品往生。即将堕入地狱的人念佛，也可以高登于极乐莲邦。因此张善和、张钟旭、雄俊、惟恭等造恶之人，同样也可以超出生死轮回。

其他戒善具修，定慧均等，居尘不染，处浊恒清，克志西方，高登上品者。如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何可得而胜数耶。是以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趣向。以其为如来普度众生之要道，众生即生出苦之妙法故也。

而那些持戒和修善具足、定力和慧力均等、居于尘劳而不受染污、处于五浊而恒常清净、立定志向求生西方、然后命终之后高登于上品莲台的人，数量多得就像拱卫北斗的群星，和流向东方的河流一样，哪有办法计算啊？所以说千部经典、万种论著，处处都是指示众生归向西方净土。过去的圣者、前代的贤人，人人都志在求生极乐世界。这是因为净土法门是释迦如来普度众生的重要法道，是一切众生当生出离苦海的玄妙法门啊。

宗教不宜混滥论（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

如来说经，诸祖造论，宗教二门，原是一法。从无可分，亦无可合。随机得益，随益立名。上根一闻，顿了自心，圆修道品，即名为宗（此约后世说，当初但只圆顿教耳）。中下闻之，进修道品，渐悟真理，即名为教。

释迦如来演说经典，诸位祖师造作论著。宗门和教下这两个法门，原本就是同一个佛法。从来就没有分离过，也没有相合过。佛法只是随着众生的根机而让其得到利益，随着其能所得利益而建立名称。上根机的众生一听到佛法，顿时了悟自心，圆修种种道品，因此就称之为“宗门”（这是针对后世而说，当初只是称为圆顿教而已。）中下根机的人一听到佛法，次第进修道品，渐渐悟得真理，因此就称之为“教下”。

及至像季，法流此土，人根聪利，多得闻持。率以记诵讲说为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实悟亲证者少，说食数宝者多。以故达磨大师特地而来，阐直指人心之法，令人亲见本来面目。后世名之曰宗。

等到了像法之时，佛法开始流入东土，当时人们的根机聪明锐利，很多人有能力听闻记忆和受持，因此大部分

人都以记忆读诵、讲经说法来作为修行之事。而于衲僧的本分之事，自心本性的向上一著，有真实体悟亲身证果者非常少，将佛法当做口头活计，说食数宝的人多。正因为这个缘故，达摩大师特地从西域来到中国，阐明直指人心之法，令人亲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世之人称之为“宗门”。

既见本来面目，然后看经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里话。六度万行，皆是自己家里事。是以宗之悟解为目，教之修持为足。非目则无由见道，非足则不能到家。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相合而不相离也。

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后，再阅读佛经而修行，才知道全部的三藏经教，都是自己家里的话。六度万行的修行，皆是自己家里的事。如此便是以宗门的悟解为眼目，以教下的修持为双足。如果没有眼目则没有办法见到道路，如果没有双足则不能够到家。所以宗门和教下彼此互相需求而不相违背，彼此相合而不相离。

至于南岳天台，其究竟指归，大略皆同。故传灯指月二录，皆列二师于应化圣贤科中。而高僧传不列于义解，而列于习禅。是古之具眼知识，以宗教为一贯矣。及至曹溪以后，禅道大行。不立文字之文字，广播寰区。解

路日开，悟门将塞。故南岳青原诸祖，皆用机语接人。使佛祖现成语言，无从酬其所问。非真了当，莫测其说。以此勘验，则金鍮立辨，玉石永分。无从假充，用闲法道。此机锋转语之所由来也。

至于南岳慧思禅师和天台智者大师，其究竟真实的指归，大略也是与达摩祖师相同。所以《传灯录》与《指月录》这二本禅宗语录，都将这二位祖师排列在“应化圣贤”这一科当中。而《高僧传》当中，不将他们列于“义解”之高僧，而列于‘习禅’之高僧。这乃是古代具有慧眼的善知识，他们将宗门和教门列为一贯。一直到了曹溪六祖大师之后，禅宗之道大为盛行。不立文字之禅门语录文字，广泛流布于天下各地区。知解之路日渐开启，悟道之门即将阻塞。所以南岳怀让禅师、青原行思禅师等诸位祖师，都用机锋之语言来接引学人。使参学者所记忆的佛陀祖师现成的语言，无从回答禅师所问的问题。如果不是真正了知确当，便没有办法探测其所说的究竟意思。祖师们以此来勘验学人，则黄金和杂铁便立时可以分辨，美玉和土石永远可以分清，使人没有办法假冒滥充，也无法破坏真正的佛法正道，这就是机锋转语的由来。

自后此法日盛，知识举扬，唯恐落人窠臼，致成故套，

疑误学者，坏乱宗风。故其机用愈峻，转变无方，令人无从摸索。故有呵佛骂祖，斥经教，拨净土者（如此作用，南岳思大师两句道尽，曰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认做实法，则罪同五逆矣）。

自此以后，禅门之法日益兴盛，禅宗的善知识举示显扬佛法之时，唯恐落入前人旧有的窠臼，以致成为故有老套，而导致疑惑耽误后学之人，使其坏乱禅宗的家风。所以其机锋之应用更加险峻，时时转变而无一定的方式，令人无从去揣摩探索。所以禅宗祖师便有看似呵佛骂祖，排斥经教，拨弃净土的转语（如此的机锋作用，南岳慧思禅师有两句话可以道尽，他说：超群出众太虚玄，指物传心人不会，若是把指示当作真实之法，则罪同五逆了啊）。

以此语言，剿人情见，塞人解路。根熟者直下知归，彻悟向上。机生者真参力究，必至大彻大悟而后已。良以知识众多，人根尚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纵未能直下了悟，必不肯生下劣心，认为实法故也。

禅宗祖师们用这种奇特的语言，剿灭铲除人们的情执见解，塞却学人虚妄分别的谬解之路。使根机成熟者可以直下知道其归处，而彻悟指归向上的心性之路。根机较生疏者如果可以真实参悟努力探究，必定也可以到达大

彻大悟而后已。这是因为当时的善知识极为众多，人们的根器还很猛利，对教理也明白了解，了脱生死之心也极为肯切。纵使不能够于祖师的言下立即开悟，必然也不肯生起下劣之心，而将祖师所作的机锋转语当作是真实之法。

今人多是少读儒书，不明世理。未穷教乘，不解佛法。才一发心，便入宗门。在知识只为支持门庭，亦学古人举扬，不论法道利害。在学者不下真实疑情，个个认为实法。或有于今人举处，古人录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总不出按文释义之外，便自谓彻悟向上，参学事毕。即处知识位，开导后学。守一门庭，恐人谓非通家。因兹禅讲并宏，欲称宗说兼通。

而如今之人，大多数很少读诵儒家之书，尚且不明白世间为人的道理；未能穷究一切教乘，不能理解佛陀的教法。刚一发心修行，便进入宗门之中。在禅宗门内的知识只是为了支撑其禅宗之门庭，也学古人一样举示显扬，而不谈论佛法修道的利害关系。而参学之人也不肯去下真实的疑情，个个都将祖师的“机锋转语”认为是真实之法。或者有些人在今人举示之处，或在古人的语录当中，以自己的意识思惟卜度、推测出一番道理，总是超不出按照文字解释词义的范围之外，便自认为彻悟了向

上之理，参学之事已经完毕。随即将自己摆到“善知识”的位置，而去开导后进的学人。自己执守一个门庭宗派，又恐怕人家说他不是通家，因此便禅宗和教下同时弘扬，想要自称是个宗门教下都通达的人。

谈宗则古德指归向上之语，竟作释义训文之言。讲教则如来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义之说。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众，相牵入火。致使后辈不闻古人芳规，徒效其轻佛陵祖排因拨果而已。古人语言，绝未晓了。衲僧本分，何曾梦见。

如果谈论宗门，则将古代大德指归向上的机锋转语，竟然当做解释词义、训话文字的语言；讲说教下经典时，则将释迦如来令人修因克果之道，反而认作是表法譬喻之义的言说。如此以教下破坏宗门，以宗门破坏教下。就像一个盲人引导众多盲人，相牵而进入火坑当中。致使后辈的学者不能听闻古人修行的芳规，而只有学习他们一时方便的轻视佛陀、陵侮祖师，排斥因行、拨无果报的机锋转语而已！古人的言语深意，完全没有办法知晓明了，而对衲僧的本分之事，又何曾梦见呢？

今将宗教语言意致，略为分别。用冀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何谓宗何谓教。演说之，宗教皆教。契悟之，宗

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即实相妙理三德秘藏，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此对宗说，故以体为宗，若就教论，即名为体，教中之宗，乃是入体之门，不堪与宗之向上一著对论）。

现在，我将宗门和教下的语言文字和意义旨趣，简略地加以分别说明。期望一切学人唯有得到其利益，而不遭受其病害。什么叫“宗门”？什么叫“教下”？如果从开示演说佛法的角度来讲，宗门和教下都是佛的言教。如果从契入悟解佛心的角度来讲，宗门和教下都是佛的心宗。教下当中固然有佛的心宗，宗门当中也有佛的言教。教下当中的心宗，即是实相微妙理体的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等三德的秘密之藏。乃是宗门禅家当中的衲僧的本分事、是法身向上之一著（这是对宗门而言，所以以体性为宗。若是就教下而言，即名之为‘体’。而教下当中的‘宗’，乃是入于体性之路径。不能够与宗门当中向上一著、指归心体而对论）。

教家之教，即经论所说文字语言，及法门行相。无不皆诠妙理，皆归秘藏。亦犹宗家之机锋转语，种种作用也。但教则未悟亦令解了，宗则未悟不知所谓为异耳。

教下当中的言教，也就是经论当中所说的文字语言，以及种种的法门行相。而这些言教法相，无不都是诠释微

妙的性理，都是归于佛心之秘藏。就好像宗门禅家之机锋转语，以及种种的应机作用啊。只是教下当中，虽然学人未能悟入佛心，也可令其理解了知；宗门则未悟佛心，便不能知禅师机锋转语之所以然，这一点上来讲确实有所差异。

宗家之教，即机锋转语，扬拳竖拂，或语或默，种种作用，皆悉就彼来机，指归向上。是转语等，乃标向上真月之指，非转语等即是向上真月。倘能依指观月，则真月直下亲见。所见真月，方是宗家之宗。今人以机锋转语为宗，不求契悟，唯学会透。是认指为月，不复知有真月矣。惜哉。

宗门禅家的言教，也就是禅师的机锋转语、扬起拳头、竖起拂尘，或者言语或者静默，种种应时的作用，全部都是根据前来请问者的根机，为他指归心宗的向上一路。这些转语等，乃是标指向上、指示心性真月的手指。并不是这些转语机锋等就是向上的心性真月。假使能够依循手指指向的方向而观察到真月，则真月便可以直下亲见。所见到的心性真月，才是真正的宗门禅家之心宗。现在的人把机锋转语当作心宗，不求契入悟得真实的心性，只是学习全面理解这些机锋转语。这样便是认指为月，而却不知道有真实的明月，实在是可惜啊！

又教则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犹如圣帝明诏，万国钦崇。智愚贤否，皆令晓了，皆须遵行。有一不遵者，则处以极刑。佛教有一不遵者，则堕于恶道。

另外，教下则是上中下三根普被，无论利根钝根全部都收摄，就犹如圣君帝王明白的诏示，天下万国都钦敬尊崇。无论是智慧愚痴、贤与不贤的人民，皆令其知晓明了，皆必须遵守奉行。如果有不遵守的人，则处以极刑；如果有人不遵守佛陀的教法，便会堕落到三涂恶道当中。

宗则独被上根，不摄中下。犹如将军密令，营内方知，营外之人，任凭智同生知，亦莫能晓。以此之故，方能全军灭贼，天下太平。军令一泄，三军倾覆。祖印一泄，五宗丧亡。

宗门则唯独教化上根之人，不摄受中下根机之人。这就好像将军的秘密指令，唯有军营内的人才能够了知，军营外的人，任凭其智慧像“生而知之”的高人，也没有办法能够知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能够使我全军去消灭叛贼盗匪，然后使天下太平。军中的密令如果一旦泄露，则我方之三军顷刻便被覆灭；祖师的心印一旦泄露，则五宗立刻丧失消亡。

未悟以前，只许参究话头，不准翻阅禅书。诚恐错会祖意，则以迷为悟，以假乱真，即名为泄，其害甚大。大悟之后，必须广阅祖录，抉择见地，则差别智开，药忌明了。尚须历缘锻炼，必使行解相应，方可出世为人，宏阐宗风。

因此，宗门学人在尚未开悟之前，只允许参究话头，不准翻阅禅宗的语录书籍。这实在是恐怕初学的人错会祖师的意思，以自己的迷妄当作开悟，以虚假的分别知见混乱了真实的智慧，如此即名为“泄露”，其危害甚为巨大。而一旦大悟之后，则必须广泛阅读祖师的语录，仔细抉择自己的见地，如此则“差别智”便可以大开，就好像药物的配伍和禁忌都明白了。然而，尚且必须在历缘对境当中加以锻炼，必须使自己所行与所解的能够相应，只有这样才可以出于世间为人解惑说法，宏扬阐释禅门之宗风。

今人不教人力参，而为人讲演。使其开解路，起卜度，以己见会祖意，依稀仿佛，想个义理。全体是错，便谓就是。直饶不错，只是泥龙画饼，岂能致雨充饥。

现在的人不教人努力参究，而是给人讲说开演禅宗的语录。使学人开启意识知解之路，生起分别猜测揣度之心，以自己虚妄的见解去体会祖师的心意，在依稀仿佛之间，

想象一个义理知解。这样全体是错，而自以为是。就算假使没有错误，也如同是一条泥龙、一个画饼，怎么能降雨、怎么能充饥呢？

所以宗须真参，方有实益也。未开眼者，闻其讲说，喜出望外。其有具眼者，必痛彻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损，毫无实益。何异以军令往告敌兵，相邀共战，其不自殄灭者鲜矣。由是假充悟道者，不胜其多。坏乱佛法者，实繁有徒矣。

所以，宗门禅法必须要真实参究，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尚未开慧眼的人，听闻到有人讲说禅宗的语录公案、谈论心性，则喜出望外。若是真正具有慧眼的人，则必定心中悲痛而透彻骨髓。用这种方式宏扬禅宗，只有大大的损害，毫无真实的利益。这和把自己的秘密军令告诉给敌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啊，然后再去战斗，这样打仗，能不自己消灭自己、就算是非常稀少了啊。正因为这样宏扬禅宗的缘故，因而有假装冒充悟道的人，实在是不胜其多。破坏扰乱佛法者，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

又教则以文显义，依义修观，观成证理，令人由解了而入。故天台以三止三观，传佛心印也。

另外，教下则是以文字来显示义理，依着义理而修观行，

观行成就则能证得理体，令人由理解了知而进入佛法，所以天台以三止三观，来宏传佛陀的心印。

宗则离文显意，得意明心，明心起行，令人由参究而得。故禅宗以直指人心，传佛心印也。

宗门则是离开文字而显示其意，悟得其意而明了心地，明了心地之后再发起修行，这是令人由参究的方式而得知佛法。所以禅宗以直指人心的方式，来宏传佛陀的心印。

又经教所说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事理行相，历历分明。若能修因，自然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则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岂待外求。

另外，经教当中所说的修因、证果，凡夫、圣人，众生、诸佛，事相、理体等等名相，都历历分明。如果能够依经教而修习因地，自然便能够证得果地，超越凡夫位而入于圣位，也就是由众生之身而成就佛道。既然能够得到此事，则那个不涉因果修证、凡夫圣人、众生诸佛等等分别的本性理体，又哪里还需要向外追求呢？

宗门所说，总归本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此理即也）。若得此意（此名字及观行初心也），定然依此不

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而起修因证果，超凡入圣，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观行至究竟也）。

宗门所说的机锋转语，总是指归我人之本分，它是不涉及因果修证、凡夫圣人和众生诸佛等种种分别的真如理体（这就是理即佛）。如果能够体会到禅宗的这个意思（这就是名字即佛和观行即佛的初心），一定会依照这个不涉及因果修证、凡圣生佛的真如理体，而生起修习因地、证得果报，超凡入圣，即众生身而成就佛道的事相啊（这就是观行即佛到究竟即佛）。

所以古德大悟后，有三次七次阅大藏经者（汾州无业，三终大藏。育王知微，大慧杲门人，禁居于上塔院十余年，七终大藏。见育王山志）。有以坐看为不恭，跪读行披立诵者（栖贤湜三终大藏皆如此）。有毕生日持一部法华者（永明寿，首山念）。有看经唯恐打差（差音又去声，异也），贴帖子于方丈门首，日看经时不许问话者（仰山寂）。有持观音圣号者（明教嵩，日诵十万观音，世出世间经书，不读而知。又华林觉常念观音，遂感二虎常相依附）。有持准提神咒者（金华俱胝和尚）。有日课百八佛事者（永明寿，一部法华，亦在百八之数）。有对立像不敢坐，对坐像不敢卧者（大通本，又凡食物以鱼馘名者，即不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百

丈海)。

所以古代的大德在大悟之后，有的三次、有的七次阅读大藏经（汾州无业禅师，三次阅读完大藏经。育王知微禅师，乃是大慧宗杲禅师的门人，在上塔院禁足十余年，七次阅读完大藏经，此事见于《育王山志》）。有的大德认为以为坐着看经典不恭敬，于是跪着读、边行边读或站着读诵（栖贤湜禅师三次阅读大藏经，都是如此）。有的大德终生每天持诵一部《法华经》（如永明寿禅师、首山念禅师）。有的大德看经时，唯恐有人干挠打岔，于是把字条贴到方丈室门上，上书：‘看经时不许问话’（如仰山慧寂禅师）。也有的大德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如明教嵩禅师，每日持诵十万声观世音菩萨圣号，世出世间的经书，不必阅读便可了知。此外，还有华林觉禅师常常称念观世音菩萨，于是感得两只老虎常常前来依附）。还有的大德持诵准提神咒（如金华俱胝和尚）。还有的大德每日定课一百零八种佛事者（如永明延寿禅师，一部《法华经》也在一百零八这个数目当中）。有的大德面对站立的圣像不敢坐，面对端坐的圣像不敢躺卧（如大通本禅师，另外，凡是用“鱼”和“肉”命名素食便不食用）。有的大德一日不劳动，就一日不吃饭（如百丈怀海禅师）。

至于念佛求生西方，则多不胜数也。良以百丈乃马祖传道嫡子，其开示有云，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又所立清规，凡祈祷病僧，化送亡僧，皆归净土。故五宗诸师，多事密修也。多有久历年所，躬行苦行（如沩山作典座，雪峰作饭头之类）。无非欲圆满六度，自利利他。类皆重法如宝，轻身似尘。绝不似今人之轻慢古今，褻黷经论也。

至于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德，更是多的数不过来。这是因为马祖道一禅师传道的嫡子百丈禅师，曾经在开示中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另外，百丈禅师所订立的清规当中，凡是为得病的僧人祈祷，或者将亡故的僧人火化，都是令其归于极乐净土。所以禅门五宗的禅师，大多都秘密修行念佛法门。有很多都是经历长久的修行，亲自实行种种苦行（如沩山禅师作典座，雪峰禅师作饭头之类）。无非是要圆满六度波罗密，以自利利他。古代修行人多数重视佛法，将佛法看成宝贝，而轻视色身犹如微尘，绝对不会像今天的人一样，轻慢古今圣贤，褻读佛经祖论。

是知宗为前锋，教为后劲。其所办是一事，其所说是一法。但以语言施設，门庭建立不同。门外汉不知其同而不可合，异而不可离之所以。妄用己见，强作主宰。不

是互谤，便是混滥。互谤之过，愚或能知。混滥之愆，智犹难晓。盖以归元无二，方便多门。

由此可知，宗门就好像是军队的前锋，教下好像是殿后的劲旅，它们所作的事是同一个佛事，它们说的法是同一个佛法。只因恒顺众生不同根器，而在设置度生语言、建立接引门庭上有所不同。而那些门外汉，不能了知两者虽然相同而不可相合，虽然相异而不可分离的道理。就妄用自己的知见，强加以主宰分别。不是互相毁谤，便是加以混淆。彼此互相毁谤的过失，愚痴的人或许能够了知；而互相混淆的过失，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难以知晓。这是因为归于本元则无二无别，而在其之前善巧方便的修行法门又非常多。

宗家方便，出于格外，所有语言，似乎扫荡。未得意者，不体离言之旨，唯嚙出酒之糟。在宗则开一解路，不肯力参。在教则妄学圆融，破坏事相。唯大达之士，双得其益。否则醍醐甘露，贮于毒器，遂成砒霜鸩毒矣。

宗门的方便善巧，超出于常格之外，其所有的语言指示，似乎是扫荡一切法。不能得知其言外之意的人，便不能体会到言语之外的旨意，就像品味不到美酒，只能吃一些酒糟。在宗门则只要开出一条理解之路，便不肯努力参究。在教下则狂妄地学习圆融无碍，破坏种种规矩事

相。唯有大智慧通达之士，才能于双方面得其利益。否则就如同把醍醐甘露，贮存在有毒的器具当中，于是种种美味便成为砒霜鸩毒了。

教虽总明万法唯心，然须就事论事，事理因果，毫无混滥，原始要终，不出唯心。宗家的实商量，亦复如是。若举扬向上，虽指尽世间法法头头为问。答时总归本分，绝不就事论事。所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纵有似乎就事说者，意则在彼而不在此。若认作就事者，即白云万里矣。的实商量者，禅书不录。所录者皆属本分话。若欲知者，必须广阅群书。否则看万善同归集，及净土十要中禅匠著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教下虽然总摄说明万法唯心，然而必须就事论事，种种的事理因果，丝毫没有错失混滥，探究事物的起源和结果，总是不出一切唯心之理。在宗门的确实商量之处，也是这样。如果要举扬向上心性之事，就算禅师指尽世间一切法和种种路头来作为问题，但是回答之时总是归于本分心地，绝对不会随着其语言而就事论事。这就是所谓的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纵使有一些似乎是就事相而说的，然而其意旨是在本分心地上而不在此语言事相上。如果误认为这是在就事论事，那就如同万里白云一样，看起来似乎洁白一片，实际依然没有得见真实天空。

宗门的确实商量之处，在禅书当中是不收录的。其禅书所录的皆是属于心地的本分之话。若是想要了知者，必须广泛阅读群书，否则可以看《万善同归集》，以及《净土十要》当中禅门宗匠的著述，也可以见到其大略之梗概。

克论佛法大体，不出真俗二谛。真谛则一法不立，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也。俗谛则无法不备，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法也。教则真俗并阐，而多就俗说。宗则即俗说真，而扫除俗相。须知真俗同体，并非二物。譬如大圆宝镜，虚明洞彻，了无一物。然虽了无一物，又复胡来则胡现，汉来则汉现，森罗万象俱来则俱现。虽复群相俱现，仍然了无一物。虽复了无一物，不妨群相俱现。

若是真实地论及到佛法的大体，其实不出真俗二谛。就真谛而言，则离一切相、一法不立，所谓在真实本际的理地，不能蒙受一个微尘。就俗谛而言，则没有一法不具完备，所谓在佛事门中，不舍弃任何一法。在教下则真谛与俗谛同时阐述，然而大多是就俗谛而言。在宗门则是当于世俗法当中来说其真谛，而大多是扫除世俗之相。必须知道真谛与俗谛同时具足于一体当中，并非是两个不同之物。就好像一个广大圆满的清净宝镜，其虚

通光明洞澈一切万事万物，而自身却了无一物。然而虽然了无一物，而却又是胡人来则现胡人像，汉人来则现汉人像，森罗众多的万象全部一起来，则一切万物俱时显现。虽然说一切万相全部同时显现，而大圆宝镜的自身仍然是了无一物；虽其自身是了无一物，而并不妨碍万相全部同时显现。

宗则就彼群相俱现处，专说了无一物。教则就彼了无一物处，详谈群相俱现。是宗则于事修而明理性，不弃事修。教则于理性而论事修，还归理性。正所谓称性起修，全修在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事理两得，宗教不二矣。

宗门便是在那个一切万相同时显现之处，专门说明其本体了无一物；教下则是在那个了无一物之处，详细谈论其所显万相的因缘事理。所以宗门是在事相修行当中来说明本有理体，而不舍弃事相之修行；教下则是在本有的理性当中而谈论事相修行，最后仍是还归于本有之理性。这正是所谓的称合本性以起而修行，全部的修行全是在本有理性当中。本性不变而随于事缘，随于事缘而本性不变，事相和理性两者兼得，宗门和教下彼此不二啊。

教虽中下犹能得益，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以涉博故。宗虽中下难以措心，而上根便能大彻，以守约故。教则世法佛法，事理性相，悉皆通达，又须大开圆解（即宗门大彻大悟也），方可作人天导师。宗则参破一个话头，亲见本来，便能阐直指宗风。

在教下当中，虽然中下根机的众生，也能够获得利益，但不是上上利根的人，也不能彻底通达佛法，这是因为教下涉及的范围极为广博。在宗门当中，虽然中下之根机的众生，难以探究而安置其心，然而，上上根机人通过宗门便能大彻大悟，这是因为宗门能够守于简约。在教下中则世间法、佛法，一切的事理性相，悉皆能够通达了知，然而又必须大开圆解（也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才可以作人天导师。在宗门则只要能够参破一个话头，亲见自己的本来面目，便能够阐扬直指人心的宗风。

佛法大兴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宜依宗参究。喻如僧繇画龙，点睛则即时飞去。佛法衰弱之时，及夙根陋劣之士，宜依教修持。喻如拙工作器，废绳墨则终无所成。

在佛法兴盛的时代，以及对佛法通达的人，可以依照宗门的方式而参究，这就好比僧繇画龙，点睛则画龙顿时成真龙，立即便可飞去。在佛法衰弱的时代，以及夙

世根器陋劣的人，应当要依凭教下的方法来修持。这就好比拙劣的工匠制作器物的时候，如果废弃了绳墨这些工具则终究是一无所成。

教多显谈。宗多密说。宗之显者，如达磨云，净智妙圆，体自空寂。马祖云，即心即佛。百丈云，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此则与法华楞严诸大乘经，毫无异致。总之六祖前多显，六祖后多密。愚人不知宗教语言同异之致，每见宗师垂问，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禅宗，藐视教典。佛经视作故纸，祖语重愈纶音（纶音即圣旨）。

教下大多数是显明地谈论心性，宗门大多数是隐密地演说心性。而宗门也有显明地演说心性的人，如达摩大师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马祖大师说：“即心即佛。”百丈大师说：“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所以这些言说与《法华》、《楞严》等诸大乘经典，没有丝毫差别。总之，在六祖以前的禅宗祖师大多数是显明地谈论心性，在六祖之后则大多隐密地演说心性。愚痴的人因为不知道宗门和教下两者语言的异同，每当见到宗门的祖师垂设问题，而教下之人不能回答，于是便

高推禅宗之法，藐视佛经教典。将佛陀的经典视为是破旧的故纸，而却把禅门祖师的言语看的比圣旨更加尊重（纶音即圣旨）。

今之欲报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则专阐宗风，尚须教印。在教则力修观行，无滥宗言。良以心通妙谛，遇缘即宗。柏树子，干屎橛，鸦鸣鹊噪，水流花放，欬唾掉臂，讥笑怒骂，法法头头，咸皆是宗。岂如来金口所说圆顿妙法，反不足以为宗耶。何须借人家杠子，撑自己门庭。自家榧楠豫章，何故弃而不用。须知法无胜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虽一法而益别。

现今之时，如果想要报答佛陀的恩德，想要利益一切的有情众生的人。在宗门则专门阐扬宗风，尚且还需要教典印证；在教下则应当努力修习观行，不要混滥间杂着禅宗的语言。这是因为如果自心能够通达微妙真谛，则所遇的任何之缘即是心宗，不论是柏树子、干屎橛、鸦鸣鹊噪、水流花放、欬唾掉臂、讥笑怒骂，一切的法法头头，全部都是心宗。哪能说释迦如来金口所说的圆顿妙法，反而不足以作为心宗呢？何必借他人杂木所制的杠子来支撑自己的门庭；却将自家榧楠木、豫章木这样的名贵木材弃置不用呢？我们必须知道佛法没有胜劣高下之别，佛法是一，恒常不变，然而众生的根机生熟不

等，虽然是同一个佛法、而他们所得到的利益却有差别。

然则教外别传之说非欤。曰，言教外别传者，令人于指外见月也。又宗家提持，超越常格之外，名为教外别传。然此四字，埋没多少豪杰，今为道破。

有人说：“那么教外别传的说法难道是不对吗？”答：

“所言的教外别传，是令人于指示月亮的手指之外见到所指示的明月。此外，宗门禅家特殊的提示方式，超越于常情的格式之外，名之为教外别传。”然而“教外别传”这四个字，埋没了不知道多少的贤者豪杰，如今为你明白道破。

对教说，则曰教外别传。机锋转语等，亦是教。对宗说，则曰机锋转语外别传。庶不至孤负佛祖，徒造口业矣。若真佛教不能传佛心印，则已得别传之迦叶，阿难，马鸣，龙树，当另宏别传之法，何用结集三藏，注经造论为哉。宗须教印者，如木须从绳则正也。

对于教下来说，则宗门称之为“教外别传”。然而，禅宗的机锋转语等，也是言教的一种。对宗门来说，则应当叫做：“真传在机锋转语之外故称教外别传”，如此才不致于辜负佛陀和祖师之恩，徒自造下口业。如果说佛陀的言教经典真的不能够弘传佛陀之心印，那么已经

得到教外别传之旨的迦叶、阿难、马鸣、龙树，则应当另外再弘扬别传之法，何必要努力结集三藏经典、注释经典、造作论著呢？宗门必须要有经教来印证，就如同木材的直曲必须要用准绳来衡量，才可能端正。

予尝劝一狂僧念佛。彼言衲僧鼻孔，三世诸佛尚摸不著，用念佛作么。予曰，若真摸著三世诸佛摸不著的鼻孔，尚须步步随著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倘不随三世诸佛脚后跟转，则摸著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狱铁床铜柱上火孔也。

我曾经劝导一位狂妄的禅僧念佛，那个人说：“衲衣僧人的本分鼻孔，三世诸佛尚且摸索不著，那么还用念佛作什么？”我则回答说：“就算你真能摸到三世诸佛都摸不到的本分鼻孔，尚且必须步步小心地随着三世诸佛的脚后跟转动。假如不随着三世诸佛的脚后跟转动，则你摸着的并不是衲衣僧人的本分鼻孔，而是阿鼻地狱当中铁床铜柱上的火孔啊。”

达磨云，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智者示登五品。南岳示证铁轮。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门，开眼尚难，何况实证。其有慈悲愿深，生死心切者，宜随远公，智者，永明，莲池，专致力于念佛

求生净土一门也。

达摩祖师曾经说：“我灭度二百年以后，明白佛道者多，修行佛道者少。讲说佛理者多，通达佛理者少。”智者大师尚且示现证得圆教五品位，南岳慧思禅师也只是示现证得十住铁轮王位。由此可知，现在的人于宗门和教下这两门，要大开智慧眼目尚且很困难，更何况是真实证得果位呢？如果有一些具有大慈悲心、愿力深广，而生死心恳切的人，就应当追随远公大师、智者大师、永明大师、莲池大师等诸大祖师，专一致力于念佛求生净土这一个法门。

书至此，有傍不甘者呵曰，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妙性圆明，离诸名相。安用汝许多落索，分疆立界为。

书写到这个地方，身旁有不服气的人呵斥说：“佛法广大如同法界，究竟如同虚空，微妙心性圆满明净体，远离种种分别名相，哪里需要你用这许多的言语落索，分判疆界呢。”

予应之曰，妙性虽离名相，名相岂碍妙性。虚空法界虽无疆界，疆界岂碍虚空法界。吾欲舍东往西，必须定南辨北。庶几方向不迷，措足有地。又恐己见错谬，欲请

正于达人。是跛夫之路程，非轮王之舆版（舆版即地舆图）。若夫通方开士，过量大人，世法全是佛法，业道无非佛道。祖意教理，佛经禅录，本自融通，有何混滥。尽吾之智，不能测其境界。竭吾之力，不能窥其藩篱。吾之鄙论，姑就吾之鄙机言耳。子何以迦楼罗王之飞腾，用责于蠓螟蚊蚋，而令其齐驱也哉。

我回答说：“微妙的心性虽然是远离分别名相，可是名相岂能够障碍微妙心性呢？如虚空一样的法界虽然没有疆界分别，可是疆界分别岂能够妨碍法界呢？我想要舍离东土往生西方，所以必须要辨明南北，这样才可以不致迷失方向，才使举足动步正确。我又怕自己的见解错误差谬，因此，想向通达之人请教。这是像我一样跛足之凡夫应该走的路，不是转轮圣王应走的路啊（舆版就是地舆图）。如果是通达方略、开明的人士，是过于凡人之量的圣贤大人，他们认为一切的世间法全部都是佛法，众生的业道无非是佛道。他们认为祖师之意，教观之理，佛陀之经，禅宗之语，本来就是圆融贯通，有何可以混滥间杂。就算穷尽我的智慧，也不能够测度他们的境界；就算竭尽我的力量，不能够窥视探他们的门墙藩篱。所以我说鄙漏的言论，本来就是根据我鄙陋的根机而言。你怎么将迦楼罗王高飞远走的能力，用于责难昆虫蚊子，而期望让他们并驾齐驱呢？”

佛教以孝为本论

孝之为道，其大无外。经天纬地，范圣型贤。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故儒之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是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

孝顺之道，广大无边。它能轨范天地，塑造圣贤。古代帝王修之以成就至善之德，释迦如来乘之以证得觉悟之道。所以儒家的《孝经》说：“孝道，是天经地义的，是人民的行为准则。”佛陀在《梵网菩萨戒经》开示：“应当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乃是至道之法，孝名之为戒，也名之为制止。”所以不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是以孝顺为根本啊。

奈何世俗凡情，只知行孝之显迹，不知尽孝之极致。每见出家释子，辄随己臆见，肆其谤讟，谓为不孝父母，与荡子逆徒无异。不知世法重孝，出世间法亦无不重孝。盖世之所谓孝者，有迹可循者也。释氏之所谓孝者，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有迹可循者，显而易见。专致力于本者，晦而难明。

无奈世间凡夫俗子，只知道行孝的明显形迹，而不知道尽孝道的最高境界。每次看到佛门的出家人，立即就随着自己主观的看法，肆意毁谤责备出家人，说他们不孝父母，和放荡之子、忤逆之徒没什么区别。却不知道世间法重视孝道，出世间法也不是不重视孝道。因为世间所谓的孝道，是有外在的形迹可以遵循。而佛家所谓的孝道，是比较简略于形迹而专门致力于根本。有形迹可循的孝道，很明显而且容易看到；专心致力于根本的孝道，那就非常隐晦而且难以明了。

何以言之，儒者服劳奉养以安其亲，孝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大孝也。推极而论，举凡五常百行，无非孝道发挥。故礼之祭义云，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故曰，孝悌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也。论孝至此，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为什么这么说呢？儒家之人尽自己职分，衣食奉养父母，使双亲能生活安逸，这是小孝。修养自身，奉行道义，流传美名于后世以显耀双亲，这是大孝。将孝道推到极致而论，凡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和种种善行，无不是孝道的发挥。所以《礼记》当中的“祭义”说：

“砍断一颗树，宰杀一只兽，如果不是在正当之时，这就是不孝顺。”所以说孝悌之道，通于天地神明，光耀

于四海。推论孝道到这种境界，可以说是到究竟极处，无以复加了。

然其为孝，皆显乎耳目之间，人所易见。惟我释子，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苦轮，常住正觉。故曰释氏之孝，晦而难明者也。

然而世间这些孝行，都是可以耳闻目睹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只有释迦佛的弟子们，以成就佛道利益众生，作为最上等的报答父母恩德的事业。而且不仅报答多生以来的父母，并且必当报答无量劫来在四生九有、三界六道当中的一切父母。不仅在父母有生之年应当恭敬孝顺，并且在父母百年之后，更应当度脱父母的灵觉神识，使他们永远出离痛苦的六道轮回，永远住于正觉的境界。所以说佛家的孝顺，隐晦而难以明了啊。

虽然，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若释氏辞亲出家，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夫佛制，出家必禀父母。若有兄弟子侄可托，乃得禀请于亲，亲允方可出家，否则不许剃落。其有出家之后，兄弟或故，亲无倚托，亦得减其衣钵之资，以奉二亲。

虽然如此，儒家之孝道，乃是以恭敬奉养父母为最首要的。若佛弟子辞亲出家，难道竟会置孝养父母于不顾吗？根据释迦牟尼佛制定的规矩，想要出家之人，必须要先禀告父母。若父母有兄弟、儿子或侄子可以托付，才能禀告父母，请求父母同意，双亲允许后才可以出家，否则不许剃度落发。如果有的僧人在出家之后，兄弟等人亡故，使父母没有可以倚靠付托的人，自己也应该减少吃穿住行等费用，来奉养父母双亲。

所以长芦有养母之芳踪（宋长芦宗赜禅师，襄阳人，少孤，母陈氏鞠养于舅家，及长，博通世典，二十九岁出家，深明宗要，后住长芦寺，迎母于方丈东室，劝令念佛求生净土，历七年，其母念佛而逝，事见净土圣贤录），所以长芦禅师有奉养母亲的芳踪（宋代时长芦宗赜禅师，襄阳人，少年丧父。母亲陈氏将他带回舅舅的家中养育。等长大后，他博览群书，通达世间典籍。二十九岁出家，努力修行而深深明了禅宗心要。后来住持于长芦寺，迎请母亲于方丈室东边的屋子，劝导母亲念佛求生净土。经过七年，他的母亲念佛往生。其事迹见于《净土圣贤录》）。

道丕有葬父之异迹（道丕，唐宗室，长安人，生始周岁，

父歿王事。七岁出家，年十九，世乱谷贵，负母入华山，自辟谷，乞食奉母，次年往霍山战场，收聚白骨，虔诵经咒，祈得父骨。数日父骨从骨聚中跃出，直诣丕前，乃掩余骨，负其父骨而归葬焉。事见宋高僧传）。

道丕法师有埋葬父亲的奇异事迹（道丕法师，是唐代皇族的宗室，长安人。出生才周岁时，父亲在国家战事中阵亡。七岁出家，年十九岁时，世间荒乱，稻谷极贵，于是背着母亲进入华山，自己辟谷断食，乞食而来的食物都奉养母亲。第二年，前往过去父亲战死的霍山战场，收拾聚集一切白骨。虔诚地诵持经咒，祈祷能够得到父亲的遗骨。诵经数日之后，父亲的骨骸从白骨堆中跳跃而出，直接来到道丕法师面前。于是道丕法师掩埋了其余的白骨，背着父亲的骨骸回家埋葬了，其事迹见于宋朝《高僧传》）。

故经云，供养父母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亲在，则善巧劝谕，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亲歿，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常时至诚为亲回向。令其永出五浊，长辞六趣。忍证无生，地登不退。尽来际以度脱众生，令自他以共成觉道。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

所以佛经说：“供养父母的功德，和供养一生补处菩萨的功德相等。”双亲健在，就要善巧方便地劝导他们，

令他们持斋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双亲死亡后，则以自己读诵佛经、修持佛道的功德，长时间地至诚地为双亲回向，让他们永远出离五浊恶世，长辞六道轮回，能够证得无生法忍，高登于不退转之地。尽于未来际行菩萨道以度脱众生，使自己和他人一同成就无上正觉之道。如此乃是不与世间共有的大孝啊。

推极而论，举凡六度万行，无非孝道扩充。故梵网戒经，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又云，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

将孝道推到极致而论，所有实践六度一切的万行，无不是孝道的扩充。所以《梵网菩萨戒经》每个戒条都说：

“应当生起慈悲心，孝顺心。”又说：“若是佛子以慈悲心，实行放生之业，一切男子皆是我父亲，一切女人皆是我母亲，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而得以受生。所以说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如果杀害众生而食其肉，就是杀害我的父母。”

因兹凡所修持，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则其虑尽未来际，其孝遍诸有情。若以世孝互相比量，则在迹不

无欠缺，约本大有余裕矣。惜乎不见此理者，不谓之为妄诞，便谓之为渺茫。岂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佛眼圆见，若视诸掌也。

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凡是所有修持功德，全部为法界一切众生回向。如是则其思虑尽于未来际，其孝道普遍施于诸有情。若与世间的孝道来比较，在事相上不是没有欠缺，可是在孝道究竟上则远远超过世俗。可惜不能明了这种道理的人，不是认为佛门此说极为虚妄荒诞，便是认为太过虚无缥缈。哪里知道这种道理是竖穷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横遍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世界的呢？佛眼圆明，亲见这种道理，就好像观看自己的手掌一样直接真实啊。

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生佛不二，凡圣一如。由迷悟之攸分，致升沉以迥别。大觉世尊，愍而哀之。示成正觉，普度众生。以醍醐之一味，随机直而殊说。大根则为说顿法，令其速成佛道。小器则授以渐教，使彼徐出尘劳。随顺世间，循循善诱。

每位众生都具有本有的妙觉真心，也都具有同样的般若智慧。众生和诸佛、凡夫和圣人在这一点上是无二无别的。由于迷惑的深浅和证悟的程度不同，导致生命形态

上升或沉沦差别各异。伟大的觉者释迦牟尼佛，慈悲哀怜众生迷惑颠倒，于是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想普遍度脱一切众生。将醍醐一味的无上佛法，随众生的根器和时机不同而作的种种不同的演说。对于大乘根器的众生则演说圆顿之教法，令他们快速成就佛道；对于小根器的众生则教授渐近之教法，使他们能够慢慢超脱生死尘劳。就这样佛陀随顺世间众生的现实状况，慢慢劝化诱导他们走上菩提正路。

示戒善，辟人天之坦路。明因果，陈趋避之良谟。言戒善者，五戒不杀，即仁。不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妄语，即信。不饮酒，则心常清而志凝，神不昏而理现，即智。五戒全持，不堕三途，恒生人道。此与儒之五常大同。第儒唯令尽义，佛则兼明果报耳。

佛陀开示持戒修善的法门，为众生开辟了一条通向人道、天道的平坦大路；鲜明地宣讲因果报应的道理，为众生陈述了一个趋吉避凶的良好教训。所谓持戒修善，就是持五戒、修十善，五戒中不杀生，即是仁。不偷盗，即是义。不邪淫，即是礼。不妄语，即是信。不饮酒，则心地清明而心志专一，神识不昏迷而真理显现，此即是智。五戒如果能够全部持守，则不堕落于地狱、饿鬼、畜生这三途之中，恒常投生于人道。这与儒家的“五常”

大体相同，但是儒家只是让人“做到本份”，而佛门则兼带说明“三世因果”。

十善者，不杀，不盗，不邪淫，名身三业。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名口四业。不贪，不瞋，不痴，名意三业。此与五戒大同。而五戒多分约身，十善多分约心。十善具足，定生天界。

十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叫身三善业。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这叫口四善业。不贪、不瞋、不痴，这叫意三善业。十善与五戒内容大致相同，而五戒大部分是约束自身行为，十善大部分是约束起心动念，十善业如果具足，必定可以上生到天界。

至于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对兄说友，对弟说恭，种种伦理之教，则皆欲使人各尽其分，无或欠缺，随顺世相，修出世法。若夫广明因果报应，不爽毫厘。堕狱生天，唯人自召。乃如来至极悲心，欲令众生永离众苦，但受诸乐耳。故不惜现广长舌相，为诸众生尽情宣演。

至于佛陀遇到为人父母者，就对他说要慈爱子女；遇到为人子女者，就对他说要孝养父母，遇到为人兄长者；就对他说要友爱弟妹，遇到为人弟妹者，就对他说要恭敬兄长。这些伦常道德教化，都是希望使每个人能尽其

应有的本分，令他们在世间伦常上没有什么欠缺，然后能随顺世间的事相，修习出世间之佛法。广泛地开示因果报应丝毫不差的道理，绝对千真万确。堕入地狱或生到天堂，是个人业力感召的结果。这是释迦如来以最究竟的慈悲心，想让一切众生永远脱离一切痛苦，永远享受一切安乐啊。所以不惜苦口婆心，为一切众生尽情的演说真实不虚的佛法。

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若欲不受苦果，必须先断恶因。若能常修善因，决定恒享乐果。此即书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易之积善必有余庆，积不善必有余殃之意。但儒唯约现世与子孙言，佛则兼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尽而论。

佛经上说：“菩萨畏惧种下不善的因，众生畏惧得到不好的果报。”如果想要不遭受痛苦的果报，必须先断除造恶之因。若能常常修习善因，决定恒常可以享受安乐的果报。这就是《书经》上所说的：“作善则降吉祥，作不善则降灾殃。”《易经》上也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意思。但是儒家只谈到现世个人与子孙，佛教则是兼带过去、现在、未来的无尽三世的谈论。

而凡情未测，视作渺茫，不肯信受。如盲背导师，自趣险道，欲不堕坑落堑，何可得耶。是故佛法广被十法界机。若约人道而言，即无一人不堪受佛法，亦无一人不能受佛法。藉令各修戒善，则俗美人和，家齐国治。唐虞盛世之风，何难见于今日。

然而，由于凡夫情识分别，无法测知真实的事理，看不清事实真相，因此将佛陀三世因果之说，视为虚无渺茫，而不肯真正信受。就如同盲人违背了向导之师，自己趣向于危险的道路，如果想要不堕落到深坑之中，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佛法广大，能普遍利益十法界众生的根机，如果就人道来讲，没有一个人不能承受佛法，也没有一人不能受持佛法。假使人人各自持戒修善，则世间能完美和谐、家族齐整、国家平治，实现尧舜盛世的社会风气，在今日看到又有什么困难呢？

因兹道启西乾，法流东震。历代王臣，咸皆崇奉。以其默化人心，隐赞治道，伏凶恶于未起，消祸乱于未萌故也。至于出家为僧，乃为专志佛乘，与住持法道而设。非谓佛法唯僧乃可修持也。

因佛教诞生于天竺，而后佛法流传于中国，历代王公大臣，人人都崇敬奉持。这是因为佛教能够起到潜移默化人心、暗中赞同治世之道、伏凶恶于未生之时，消祸乱

于未萌之际的缘故啊。至于出家为僧，这是为了专心志求佛乘，与住持佛法之道而施设的，并不是说佛法只有出家僧人才可以修持啊。

此诸浅说，乃如来随顺世间，渐令出世之人天乘法。余如声闻，缘觉，菩萨等乘，咸皆以此为基。若夫有大根者，直趣妙觉，彻证吾心本具之佛性，极畅如来出世之本怀，其义深远，姑置勿论。

这些浅显的言说，是释迦如来为随顺世间而施设的，想使人渐渐出离世间的人天乘教法。其他如声闻、缘觉、菩萨等乘教法，全都是以此为根基。若有大乘根器的人，直接趣向佛地妙觉，彻底证得我们本具的佛性，究竟畅演如来出世度生的本怀，其中的意义极为深远，在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

持经利益随心论

大觉世尊，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悉皆理本唯心，道符实相，历三世而不易，举十界以咸遵。归元复本，为诸佛之导师。拔苦与乐，作众生之慈父。若能竭诚尽敬，礼诵受持，则自他俱蒙胜益，幽显同沐恩光。犹如意珠，似无尽藏，取之不匮，用之无穷，随心现量，悉满所愿。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他所宣说的一切

大乘显密诸经，全都是理论上依据真如本性，法道上符合究竟实相，经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不能更改，所有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应该遵守行持。这些尊贵的经典，能使一切众生回归真如本性，是一切诸佛的导师。这些尊贵的经典，能够拔除众生的一切痛苦，能够给与众生究竟快乐，是一切众生的慈父。如果我们能够对佛经，至诚恭敬，礼拜读诵，一心受持，那么自己和他人都能蒙受经典殊胜的利益，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一切众生都能沐浴到佛陀的慈光。这些尊贵的经典，就像如意宝珠、无尽宝藏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众生之心而现一切境界，能够满足众生的全部愿望。

楞严所谓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夫大涅槃者，究竟果德。若论如来本心，契经全力，实属乎此。但以众生志愿狭劣，与夫致诚未极，不能直契。故随彼行心，满彼所愿。

这就是《楞严经》所讲的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甚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就是指如来究竟的果德。如果要讨论到如来出世的本来用心，以及这些经典所发挥的能力和作用，其实就是想让一切众生当下证得大涅槃。但是因为众生心志愿力

狭隘低劣，以及他们的至诚心还没有发挥到极点，因此不能直接契入大涅槃的境界。所以佛陀随顺众生的行持和心意，来满足众生的愿望。

倘宿根深厚之士，则顿明自性，彻证唯心，破烦恼而直趣菩提，圆福慧而速成觉道。获契经之全益，畅如来之本怀矣。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大根则拂云以蔽日。小根则长寸而增分。

假如有宿世根器深厚的人，受持读诵这些尊贵的经典，顿时明了自性，彻证万法唯心，破除烦恼迷惑而直接趣向无上菩提，圆满福德智慧而快速成就无上觉道。获得经典的全部利益，这样就能使释迦如来出世的本怀得以舒畅啊。这些尊贵的经典，就像雨水普遍滋润大地一样，小草和大树都能因此而茂密繁盛，欣欣向荣。大根的树木则高耸入云，遮蔽烈日，小根的花草也能成长一寸、增高一分。

道本唯一真如，益随心而胜劣。然善根苟种，佛果终成。纵不能即获巨益，亦必以因兹度脱。闻涂毒鼓，远近皆丧。食少金刚，决定不消。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者，其斯之谓歟。

佛道原本就是唯一的真如，所得利益却随着众生的心量

而有胜劣的差异。然而善根已经种植，那么佛果终究是可以成就的。众生即使不能马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将来也必定会因曾经读诵经典，而得以了生脱死。就像听闻到涂毒鼓的声音，不论远近，所有的人都会丧失性命；又像吃了金刚沙，就算再少，也决定不会消化。先利用众生的欲望来吸引利益他们，然后让他们证入佛陀的智慧，这就是受持佛经的利益啊！

竭诚方获实益论

谚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夫世间大而经术文章，小于一才一艺。若欲妙义入神，传薪得髓，艺超侪伍，名传古今。而不专心致志，竭诚尽敬，其可得乎。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将通之。非鬼神之与通，乃精诚之极也。

谚语说：“对人低下谦恭的程度不够真切，则不能得到其真实利益。”这句话虽然短小，却是寓意广大。人世间，大到经学道术文章，小到一个才能、一种技艺。若想要妙义入神，传得薪火得精髓，艺超侪伍，名传古今。如果不专心致志，竭尽诚心，尽其恭敬，怎么能够得到呢？所以管子说：“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将通之。”其实，并不是鬼神令人通达，而是因其精诚达到极处而使之通达啊。

汉魏昭，见郭林宗。以为经师易遇，人师难逢。因受业，供给洒扫。林宗尝有疾，命昭作粥。粥成进之，林宗大呵曰，为长者作粥，不加意敬事，使不可食。昭更为粥复进，又呵之者三，昭容色不变。林宗曰，吾始见子之面，今而后知子之心矣。

汉朝的魏昭，拜见郭林宗，他认为经师容易遇到，而人师难以相逢。因此跟郭林宗受业学习，供给洒扫，奉为师长。郭林宗有一次得病，让魏昭煮粥。粥煮成后就端给老师吃，郭林宗就大声呵责说：“为长辈作粥，却不诚心敬意，恭敬从事，使得此粥不可食。”魏昭于是就再作粥再端给老师，郭林宗又再次呵责他，如是三次，而魏昭恭敬的面色始终没改变。郭林宗说：“我开始的时候是见到你的面貌，从今以后，我便知道你的心了。”

宋杨时，游酢，师事伊川。一日请益时久，伊川忽瞑目假寐，二子侍立不敢去。良久，伊川忽觉曰，贤辈尚在此乎，归休矣。乃退，门外雪深尺余矣。

宋朝的杨时、游酢两个人，拜伊川先生为师。有一天，由于他们向老师请教的时间过久，伊川先生忽然闭上眼睛睡着了，杨时、游酢两人，就站立奉侍在老师身边不敢离去。经过很长时间，伊川先生忽然醒过来说：“贤

辈们还在这里啊！回去休息吧！”杨时、游酢两人这才退下，出门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下了一尺多深了。

张九成，十四岁游郡庠。终日闭户，无事不越其限。比舍生隙穴视之，见其敛膝危坐，对诗书若对神明，乃相惊服而师尊之。此四子者，所学乃世间明德新民，修齐治平之法。其尊师重道，尚如此之诚。故得学成德立，致生前没后，令人景仰之不已。至于弈秋之诲弈也，唯专心致志者胜。痾偻之承蜩也，以用志不分而得。由是观之，学无大小，皆当以诚敬为主。

宋朝的张九成，十四岁时游历郡中的学校，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没事不出房门。相邻房间的学生从墙上缝隙中偷看她，见他正襟危坐，面对诗书就如同面对神明一样恭敬，于是学生们都很惊异，佩服而尊崇他。这四位学子，他们所学习不过是世间明德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间法，而他们尊敬师长、重视道法之心，尚且是如此虔诚，所以他们都能够学问成就、道德建立，以致于生前和死后，依然都能令人景仰赞叹。至于春秋时期，天下第一棋手奕秋，他教导学生下棋，也只有其中专心致志唯听老师教导的学生才可获胜。孔子出游楚国时，遇见一个驼背老人，举着竿子捕蝉，象从地上拿东西一样方便，这也是聚精会神，用心专一的结果！由

此看来，学习的事无论大小，都应**以竭诚恭敬为主。**

而况如来于往昔劫中，欲令众生，同成觉道。以无缘种，莫由得度。因兹普现色身，垂形六道。种种方便，随机利物。千门具启，一道同归。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云布慈门，波腾行海。六度齐修，四摄普益。其布施也，内外俱舍。所谓国城妻子，头目髓脑，身肉手足，欢喜施与。故法华云，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不是菩萨舍身命处。

更何况是我佛如来，在过去的无数劫中，想让一切众生，共同成就无上正觉之道。但是由于众生没有善根因缘的种子，因此没有办法得到度脱。所以我佛如来在六道中，屡屡示现色身，用种种的善巧方便，随众生的根机而利益他们。同时开启百千种法门，使众生一同归向究竟一乘的佛道。善根尚未种植、尚未成熟、尚未圆满的众生，我佛如来就教其种植善根、成熟善根，圆满善根。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如同天空飘荡的白云一样普遍地流布慈悲解脱之门，如同海洋奔腾的波涛一样不停地开示修行之法。我佛如来用六波罗蜜齐修，和四摄法来普遍利益一切众生。他们所作的布施，内而身心，外至财宝都能舍弃，也就是国家、城池，妻子、眷

属，头目、髓脑，自身血肉乃至双手双脚，都能欢喜得布施给众生。所以《法华经》中说：“观察三千大千世界，甚至没有一处哪怕像芥子那么小的地方，不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舍弃身命之处。”

夫如来为众生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广行六度，普结缘种。待其机熟时至，然后示成正觉。宏开法会，普应群机。上根则显示实相，令其诞登道岸。中下则曲垂接引，令其渐次熏陶。显密权实，偏圆顿渐。随机而施，相宜而用。乘虽有三，道本无二。为实施权，权是实家之权。开权显实，实是权家之实。俯顺群机，循循善诱。必令机理双契，方得解行俱圆。

我佛如来为了救度众生的缘故，经历了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广行六度万行，已经普遍令众生结下了得度的因缘种子。等到众生根机成熟，然后示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广开法会，宣讲佛法，普遍适应一切众生种种根机。对于上根的众生则为其显露开示诸法实相，令其可以直接高登成佛的彼岸。对于中下根机的众生则以种种善巧之法渐次接引他们，令其可以慢慢得到佛法熏陶，最终成就佛道。佛所说的种种教法，不论是显教密教、权教实教，偏教圆教、顿教渐教，都是随着众生不同根机而施设的，根据时节因缘而恰当运用。教法虽然

有上中下三乘的不同，而佛道的根本是无二的。为了显示实教而施設权教，所以权教也是实教的权教；开示权教也是为了显示实教。所以实教也是权教的实教。佛陀俯察随顺众生种种不同根机，慈悲地循循善诱。必定令其根机与教法相契合，才能使知解和修行同时圆满。

学者虽则专主大乘，亦不可轻蔑弃舍小乘。以小乘原为进入大乘而设。乃如来之度生妙用，实下根之出苦宏猷。故四十二章经云，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大海虽有浅深，水味原无二致。凡属佛经，固应一体尊重。如轮王命令，事虽种种不同，其为王敕则一也。而圆人受法，无法不圆。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况如来金口所说之生灭无生四谛十二因缘等法乎哉。

学佛之人，虽然专门主张修行大乘教法，也不可以轻视弃舍小乘教法。因为小乘教法原本就是为了让众生进入大乘而施設的权巧方便，乃是我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妙用，实在是为下根器众生出离苦海的宏伟计划。所以《四十二章经》说：“修学佛道的人，凡是佛陀所言说的教法，都应当要信受随顺。譬如食用蜂蜜，不论中间或旁边都是甜的，我所说的经典也是如此。”大海虽然有浅深的不同，但是海水的味道本来就没有两样。凡是属于佛教

的经典，当然应该同样尊重。就好像转轮圣王的命令一样，它虽然涉及种种不同之事，可它都是圣王的敕令。而且圆教根机的人受持佛法，则没有一法不是圆满。治理世间的语言、资养生命的职业等等，都会随顺正法。更何况是如来金口所宣说的生灭、无生、四谛、十二因缘等教法呢？

及如来一期事毕，示现灭度。迦叶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遍界流通。一千年后，教传此土。两土高僧，东西往还，译布佛经，不惜躯命。读法显，昙无竭，玄奘等传，其道路险阻，非常艰辛。不觉哽噎涕泣，莫之能已。经云，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若非宿有因缘，佛经名字，尚不能闻。况得受持读诵，修因证果者乎。

等到释迦如来这一期度化众生的事缘完毕，示现了灭度涅槃之相。迦叶和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将佛法流通天下。经过一千年后，佛教流传到东土震旦。西天东土两地的高僧不断往返奔走，翻译流布佛陀经典，毫不吝惜自己的身躯性命。阅读法显大师、昙无竭大师、玄奘大师等人的传记，可以知道他们都经历了艰难险阻之路，是那么的艰难辛苦，不知不觉便会令人哽噎而涕泪交流，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佛经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如果不是宿世有佛缘，佛经的名字尚且听

闻不到。更何况是受持读诵，修习因行而证得果地呢？

然如来所说，实依众生即心本具之理。于心性外，了无一法可得。但以众生在迷，不能了知。于真如实相之中，幻生妄想执著。由兹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迷智慧以成烦恼，即常住而为生灭。经尘点劫，莫之能反。幸遇如来所说大乘显密诸经，方知衣珠固在，佛性仍存。即彼客作贱人，原是长者真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处。实报寂光，乃为本有家乡。

然而，释迦如来所说的教法，实际上都是根据众生本自具足的理体来宣讲的。在众生的心性之外，完全没有一法可得。但是，因为众生是在迷惑之中，不能够当下了知此理，因此于真如实相当中，虚幻地生起妄想执著。由此而生起贪瞋痴，造下杀盗淫之恶业。迷失智慧而成为烦恼，也就是将常住无生之法而幻化为生灭之法，如是经过尘点劫之久，也没有办法可以回返自心。所幸能够遇到释迦如来所说的大乘显密诸经，才知道衣里明珠本来存在，佛性仍然存在。即使是沦落他乡做贱民，也原本就是大富长者唯一真正的儿子。人天等六道不是自己应住的地方，实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净土才是我们本有的家乡。

回思从无始来，未闻佛说。虽则具此心性，无端枉受轮回。真堪痛哭流涕，声震大千。心片片裂，肠寸寸断矣。此恩此德，过彼天地父母，奚啻百千万倍。纵粉身碎骨，曷能报答。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方可少舒春草仰晖，夏葵向日之微忱而已。

回想我们无始劫以来，由于没有听闻到佛陀的教法，虽然我们原本具有清净的心性，却无缘无故，冤枉地蒙受轮回的痛苦。真让我们痛哭流涕，我们悲痛的哭声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心肺痛裂，肝肠寸断了啊。佛陀的此恩此德，胜过天地和生身父母的恩德，又何止百千万倍啊，纵使我们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佛陀恩德之万一。唯有依循佛陀的教法而修行，自我修行也教化他人，才可以稍微舒展我们像春天的小草敬仰光晖，夏天的葵花向往太阳一样的微薄的心意啊。

然今之缁素，翻阅佛经，毫无诚敬。种种褻慢，难以枚举。而习行既久，彼此相安。其褻慢之迹，不忍备言。视如来之法言，同破坏之故纸。且勿谓不知旨趣者，了无所益。即深知实义者，亦只是口头三昧，面门辉光。如饥说食，如贫数宝。虽有研究之功，绝无实证之益。然而当今僧俗二众，翻阅读诵佛教经典，没有丝毫诚意，种种的轻褻怠慢，难以一一枚举。而且因为这种习惯和

行为已经很久了，大家也不详察，彼此相安无事。但是这种轻褻怠慢的现象，实在是不忍全部明言。其视释迦如来的法语，就如同破旧败坏的古纸。权且不要说不知道法语要旨大意的人，完全无法得到佛法的利益。即使是能深入了知佛经真实义理的人，也只是口头三昧、装潢面门而已。就如同饥饿的人空说饮食，贫穷的人数他之宝。虽然有研究佛法的功德，可是绝对没有实证佛法的利益。

况褻慢之罪，奚啻弥天。而受苦之期，岂止穷劫。虽是善因，反招恶果。纵为将来得度之因，难免多劫备受其苦。用是心怀惨伤，敢陈刍蕘。企依佛教以奉行，庶唯得益而无损。金刚经云，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更何况对佛法轻褻怠慢的罪过，何止弥天，而将来受苦的时间，又何止穷劫。读诵经典，修行佛法虽然是善因，可是却因为轻褻怠慢的缘故，反而招致痛苦的恶果。纵使能够种下将来得度的因缘，也难免多劫受苦。因为这个缘故，我怀着惨痛之心，放胆简略地陈述一下自己浅陋的见解。希望众生都能依循佛陀的教化而依教奉行，

都能以至诚恭敬之心来得到佛法的利益，不因轻褻怠慢的缘故而受到损害。《金刚经》说：“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又说：“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即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

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故。而诸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不一而足。良以诸大乘经，乃诸佛之母，菩萨之师。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虽高证佛果，尚须敬法。类报本追远，不忘大恩。故涅槃经云，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

佛陀为什么令众生这么做呢？因为一切诸佛，以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都是从这个经而出生的缘故。而且诸大乘经典当中，处处都教人恭敬经典，这样的教导不是一次，非常多。这是因为诸大乘经典，是诸佛之母，菩萨之师，是三世如来的法身舍利，是九法界众生出离苦海的慈航。就算是已经高证究竟佛果的佛陀，尚须恭敬佛法，就好像回报本源而慎终追远一样，不敢遗忘佛法的大恩大德。所以《涅槃经》说：“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

况博地凡夫，通身业力，如重囚之久羁牢狱，莫由得出。何幸承宿世之善根，得睹佛经。如囚遇赦书，庆幸无极。固将依之以长揖三界，永出生死牢狱。亲证三身，直达涅槃家乡。无边利益，从闻经得。岂可任狂妄之知见，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读诵，辄行褻黷。既读佛经，何不依佛经所说恭敬尊重。既褻佛法，岂能得佛法所有真实利益。

更何况博地凡夫，全身被业力所缠，就好像被长久监禁束缚在牢狱之中的重罪囚犯一样，没有办法出离。今天何等幸运承蒙宿世的善根，得以目睹佛经，就如同死囚遇到特赦的文书一样，他的庆幸快乐之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他必然会依此经典而长辞三界的轮回，永远出离生死痛苦的牢狱。必将亲自证得法身报身化身等三身，直接抵达涅槃的家乡。这种无量无边的利益，都是从听闻佛经当中获得到的。怎么能放任自己狂妄的知见，心中不存恭敬畏惧之心，就好像世俗儒者读诵诗文一样，任意妄行轻慢褻黷之事。既然已经阅读了佛经，何不依照佛经所说而恭敬尊重佛法。既然轻视褻慢佛法，又哪里能够得到佛法所有的真实利益呢？

倘能暂息狂见，清夜自思。当必心神惊悸，涕泪滂沱。悲昔日之无知，誓毕生以竭诚。从兹心意肃恭，身口清

净。永绝粗鄙之恶态，恒依经论之圣谟。果能如是，庶可于佛法大海中，随分随力，各获实益。

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止息狂妄的知见，在深夜里扪心自问，必当吓得心惊肉跳，悔恨得涕泪如雨。对自己昔日的无知痛心疾首，发誓一生至诚恭敬佛法，从此心意肃穆恭敬，身业口业清净无染，永远断绝粗俗鄙劣的邪恶态度，恒常依止经论的圣人之言。如果真的能够这样，才可以在佛法的大海，随分随力，各自获得真实的利益。

如修罗香象，及与蚊虻，饮于大海，咸得充饱。又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如是，则自己受持之功，方不枉用。而如来说经，诸祖宏法之心，亦可以稍得舒畅而慰悦矣。今将古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利益，略录数条。企欲真修实践者，有所取法焉。

就好像修罗香象和微小蚊虫，同到大海喝水，都能喝饱。又好像同样的雨水滋润大地，小草和大树都能因此而欣欣向荣。像这样，自己读诵受持经典的功行，才不会白费。而且释迦如来讲经说法以及诸多祖师宏扬佛法的悲切之心，才可以稍稍舒畅而感到欣慰喜悦啊。现在将古代大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和他们所得利益，简略地记录几条，期望想要真实修行实践佛法的人，才可以稍稍舒畅而感到欣慰喜悦啊。现在将古代大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和

他们所得利益，简略地记录几条，期望想要真实修行实践佛法的人，可以有所效法。

齐僧德圆，不知氏族，天水人。常以华严为业。读诵受持，妙统宗极。遂修一净园，树诸穀楮。并种以香草，杂以鲜花。每一入园，必加洗濯，身著净衣。溉以香水，楮生三载，香气氛馥。别造净屋，香泥壁地。结坛净器。浴具新衣。匠人斋戒，易服出入，必盥漱熏香。剥楮取皮，浸以沉水。护净造纸，毕岁方成。

齐国有个叫德圆的僧人。不知他的姓氏家族，天水人。平常以《华严经》为学业，专精读诵受持，并且能全面了解经文的妙义和宗旨。后来他修一个清净的园林，种植了许多珍稀的谷楮树，同时在园林中种上香草，并间杂种种鲜花。每次进入这个庭园的时候，必定要沐浴更衣。常用香水灌溉花木，谷楮树生长三年之后，其香气芬芳馥郁。又另外特别建造一间清净的房子，用香泥涂抹墙壁和铺设地面，然后结坛场而清净器具，准备洗浴的器具和新净的衣服。工匠们都要受持斋戒，凡是想要上厕所者，要先去浴室，脱去平常衣服，出入要更换衣服。而且必须盥洗漱口并且熏香。然后，剥取园内谷楮树的树皮，并用沉香水加以浸泡，如此保持树皮清净再用它来造纸，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纸张才制造完成。

别筑净基，更造新室。乃至柱梁椽瓦，并濯以香汤，每事严洁。堂中别施方柏牙座，周布香花。上悬宝盖，垂诸玲佩，杂以旒苏。白檀紫沉，以为经案，并充笔管。书生日受斋戒，香汤三浴。华冠净服，状类天人。

另外，再建筑清净的地基，修造一所新的屋子，连造房子用的立柱、横梁、椽木、瓦石都用香汤洗后再使用，每一件事都非常庄严洁净。在屋室的厅堂中特别造了一个方形的柏木大座，四周布满种种香花。上面悬挂着宝盖，垂饰着种种金铃玉佩，其中间杂着旒苏。并以白檀紫沉香木，作为写经的桌子和笔筒。书写经典的书生每日受持八关斋戒，并用香汤洗浴三次。穿着华丽的冠帽和清净的衣服，好像天人一样庄严。

将入经室，必夹路焚香，呗先引之。圆亦形服严净，执炉恭导。散花供养，方乃书写。圆胡跪运想，注目倾心。才写数行，每字皆放光明，照于一院，举众同见，莫不悲感，久之方歇。

书生将入写经的屋室时，德圆法师必定在书生经过的路边夹道焚香，由梵呗在前引导书生进入房间。德圆法师也穿着庄严清净的衣服，执持着香炉在前面恭敬引导，并且散花供养，然后书生才开始书写经典。德圆法师则

在一旁胡跪合掌运心观想，恭敬倾心地注目观看。才写了几行字，每一个字皆放出光明，映照整个厅院，所有的人都是一同亲见，人人莫不悲伤感怀，久久之后光明才停歇。

复有神人执戟，现形警卫。圆与书生同见，余人则不睹焉。又有青衣梵童，无何而至。手执天华，忽申供养。前后灵感，杂沓相仍。迨经二载，书写方毕。盛以香函，置诸宝帐，安彼净堂，每伸顶谒。后因转读，函发异光。至于严洁，敬绝今古。此经递授，于今五代。有清净转读者，时亦灵应昭然。其经今在西太原寺贤首法师处，守护供养。

此外，还有神人执持兵戟，现出形体在旁警戒护卫。德圆法师和书生都能看到，其余的人则看不到了。又有穿着青衣的清净童子，不知从何而来，手中执持着天花，忽然现前而恭敬供养。前前后后灵异的感应，持续不断。如此经过了两年，经典书写才完毕。然后把经典请到香木书函内，放置于诸宝所成的幢帐当中。安放在清净的堂室之内，每日恭敬顶礼拜谒。后来因为转读经典，其书函更放出奇异的光明。至于德圆法师庄严洁净和恭敬的态度超前绝后。这部经典辗转传递，到现在已经过了五个朝代，如果有以恭敬心而清净读诵的人，不时也都

有显著的不可思议感应。这部经典现在在西太原寺贤首法师的处所，恭敬守护而供养着。

【注】此与下二条，皆系晋译六十卷华严经也。榖，音谷，从木，不从禾，楮之别种。德圆种楮，造纸写经。入此楮园，尚须洗濯，著净衣服。其平日礼佛诵经，诚敬净洁，盖可知矣。今人登大雄殿，尚无彼入楮园之虔洁，良可慨叹。

注：这个和下面两条引文，都是指晋译的六十卷《华严经》。“谷”，这个字，读作“gu”，字体从‘木’，而不从‘禾’，谷楮乃是楮木的另一个品种。德圆法师种谷楮树，以这种树的树皮造纸书写《华严经》。进入到这个谷楮树园子中，尚且必须沐浴更衣。那么他平时礼佛诵经，其竭诚恭敬清净整洁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如今之人进入大雄宝殿，还没有他就进入楮树之园虔诚洁净，实在是让人感慨万端。

浴具新衣者，浴，即浴室，新字宜作触，谓浴室中具有登厕之衣。匠人斋戒，易服出入者，所用匠人，皆须持五戒，日受八关斋法。凡欲登厕，先至浴室，脱去常服，著登厕衣。及出，先洗净，次洗浴，方著常服。旒苏，即须子。乃聚众丝线，于头上绾一结子，下则散分者。

呗，唱赞也。五代，即齐梁陈隋唐，此传系唐人所作，故曰于今五代。德圆之诚，超越古今。故其灵感，杂沓相仍。

这里所讲的“浴具新衣”，“浴”是指“浴室”，‘新’字应给是“鬘（ju ān）”，也就是说浴室中具有上厕所的衣服。“匠人斋戒，易服出入”这句话，是说所用的工匠，都必须持守五戒，每日受持八关斋戒法。凡是想要上厕所者，要先去浴室，脱去平常衣服，穿著上厕所的衣服。等厕所出来后，先洗净大小便处，其次洗浴身体，然后才穿上平常之衣服。“旒苏”，即是须子，就是聚集众丝线，在其头上绑一个结子，下面则分散开丝线。“呗”，是指唱赞。经历“五代”，就是指齐、梁、陈、隋、唐，这个传记乃是唐代人所作，所以说‘于到唐时五代’。德圆法师的虔诚，超越古今，所以他灵异的感应，持续不断。

今人虽无此财力，于力所能为者，可不竭诚尽敬以期三宝垂慈，冥显加被乎。倘惟事形迹，了无诚敬。则无边法力，莫由感通。谓为佛法不灵，其可乎哉。此依华严悬谈及会玄记二书录出。

现在的人，虽然没有这种财力，可是对于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怎么可以不竭诚尽敬，以期三宝垂以慈悲，

在冥冥之中或是显明之处给予我们加被呢？假使只是从事相形式上去做，心中了没有一丝诚敬之心，那么无量无边的佛法慈力，就没有办法可以感通了，反而说佛法不灵验，这怎么可以呢？这段文字是在《华严悬谈》和《会玄记》二书中节录出的。

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不知氏族。苦节成性，守道山林。以华严起信，安心结业。于永徽四年，发心抄写。故别为净院，植楮树，兼种香花，灌以香水。凡历三年，洁净造纸。复别筑净台，于上起屋。召善书人洺州王恭，别院斋戒，洗浴净衣，焚香布花，悬诸幡盖，礼经忏悔，方升座焉。下笔含香，举笔吐气，每日恒然。

唐朝定州中山僧修德法师，不知他的姓氏宗族。他习惯于勤苦修行，在山林中安心办道。以《华严经》、《起信论》为依靠专心修行。永徽四年，他发心要抄写《华严经》，于是另外建了一个清净的园子，里面种植谷楮树，并且兼带种植香花，用香水来灌溉他们。这样总共经历了三年，然后用洁净的谷楮树皮造纸。此外，还特别建筑了一个清净的高台，在台上建造屋室。聘请善于书写的洺州王恭抄写《华严经》，王恭先在别的园院受持斋戒，事先洗浴更衣，焚香散花，悬挂诸幢幡伞盖，礼拜经典忏悔业障，然后才升座书写。他下笔时，口中

含着沉檀香，举起笔之后，才敢吐气呼吸，每日都是这么做。

德日入静室运想。每写一卷，施缣十匹，一部总六百缣。恭乃罄竭志诚，并皆不受。才写经毕，俄即迁化。德以经成，设斋庆之。大众集已，德于佛前，烧香散花，发宏誓愿。方开经藏，放大光明，周七十余里，照定州城。城中士女，普皆同见。中山斋众，投身宛转，悲哽忏悔。

修德法师每天进入静室之中运心观想，王恭每写完一卷，法师就赠送他细绢十匹，一部经总共有六百匹细绢。王恭乃竭尽其力专志精诚，所有的酬劳都不接受。王恭才写完整部经，不久便迁化往生。修德法师因为写经完成，于是设斋庆祝。大众集合之后，修德法师在佛像前，烧香散花，发下宏大的誓愿。刚打开经典，经典便放大光明，周遍七十余里，照耀整个定州城，城中的士人女子，都亲眼看到了。在中山当地的受斋大众，全部投身礼拜恭敬屈伏，心中悲伤哽咽一心忏悔自己的罪障。

【注】此与上事迹大同，可见古人于三宝分上，多皆竭诚尽敬。绝不似今人之怠忽褻慢，有名无实也。举笔吐气者，或欲咳嗽，或欲呵欠，即停笔少顷，面向旁边，令气出之，不敢以口气熏经故也。才写经毕，俄即迁化

者，以专心写经，不求名利，志诚之极，致令业尽情空，了生脱死。高登上品宝莲，亲证不退转地矣。观此，可见佛法不辜负人，而今之缁素，多多皆是辜负佛法耳。奈何奈何。此一条出会玄记。

注：这与上一段所谈之事大体相同，可见古人于三宝分上，大都是竭诚尽敬。绝对不会像现在人一样怠忽褻慢，有名无实。“其举笔而欲吐气”这句话意思是，王恭想咳嗽，或者想打呵欠的时候，就暂时停笔一下，面向侧面，将口中之气吐出来，不敢用口中臭气熏染经典。王恭刚书写经典完毕，不久就迁化往生了，这是因为他专心书写经典，不求个人名利，由于他专精至诚之极，致使业障尽除而情执顿空，了生脱死了。他高登于上品莲台，亲自证得不退转之地。通过这件事来看，就可以看出佛法确实不辜负人，而现在的僧俗之人，大多都是辜负佛法，这又有什么办法啊！这一条出自《会玄记》。

唐僧法诚，姓樊氏，雍州万年县人。幼年出家，以诵华严为业。因遇慧超禅师，隐居蓝谷高山。遂屏嚣烦，披诚请益。后于寺南岭，造华严堂，澡洁中外。庄严既毕，乃图画七处九会之像。又竭其精志，书写受持。

唐代僧人法诚法师，俗姓樊，雍州万年县人。幼年便出家为僧，以持诵《华严经》为自己学业。因为遇到慧超

禅师，禅师隐居在蓝谷高山，法诚法师于是摒弃尘劳俗事，至诚恭敬向慧超禅师请教法益。后来法诚法师在寺院南边的山岭上，建造了一座华严堂，其堂室的内外都非常清明洁净。种种庄严之事完毕后，于是绘制《华严经》七处九会的图像。又竭尽其精诚心志，准备书写受持。

宏文学士张静者，时号笔工，罕有加胜。乃请至山舍，令受斋戒，洁净自修。口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静长途写经，纸直五十。诚料其见，才写两纸，酬直五百。静利其货，竭力写之。

宏文学士张静，当时号称为最善于书写的人，很少有比他书法更好的人。法诚法师于是邀请张静到山上的屋舍，令其受持斋戒，清净自修。张静口中含着香汁，身上穿着干净的新衣服，然后书写经文。然而，由于张静是远路而来，专为写经，所有每写一张纸价值五十钱，法诚法师预先知道张静心中的想法，才写了两张纸，法诚法师便给他报酬五百钱。张静由于得到优厚的利益，因此更加竭尽心力书写。

终部已来，诚恒每日烧香供养，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时感异鸟，形色

稀世。飞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经案，复上香炉。摄静住观，自然驯狎，久之翔逝。明年经了，将事兴庆，鸟又飞来，如前驯扰，鸣唳哀亮。

整部写经的过程中，法诚法师每日在张静写经的书案前烧香供养。在张静一点一画之间，法诚法师都心里想着，眼睛看着，完全没有遗漏错误。由于他这样至诚恭敬，一心倾注，常常感应到世间稀有、身体艳丽的灵异之鸟，飞入厅堂之中，盘旋飞舞。有时飞到经案下面，有时又飞到香炉上面，极为安静并观看写经，鸟的神态极为自然且温顺驯服，在这里停留长久一段时间才飞走。第二年，写经完毕后，即将举办庆祝之事，灵鸟再度飞来，如同从前一样温驯安静，它鸣叫的声音清澈而哀亮。

贞观初年，造画千佛，鸟又飞来，登止匠背。后营斋供，庆诸经像。日次中时，怪其不至。诚顾山岑曰，鸟既不至，吾诚无感也。将不嫌诸秽行，致有此征。言已，欻然飞来，旋还鸣啭。入香水中，奋迅而浴，中后便逝。前后如此者，非复可述。

贞观初年，法诚法师发心造画千佛之像，灵鸟再次飞来，站在工匠的背上。后来营办斋食供养，以庆祝完成了诸经像，到了中午时分，大家都觉得那只奇怪灵鸟为何还不到。法诚法师回顾山岭说：“灵鸟既然不来，那是因

为我的诚心不够感人。难道是嫌弃我有种种污秽的行为，才致使有这样的征验？”话音刚落，灵鸟忽然飞来，盘旋飞行而鸣啼，并进入香水之中，振奋双翅而洗浴，中午过后便又离去。前前后后这样灵验的事，多得无法一一叙述。

静素善翰墨，乡曲所推。山路岩崖，勒诸经偈，皆其笔也。手写法华，正当露地。因事他行，未营收举。属洪雨滂注，沟涧波飞。走往看之，合案并干，余便流潦。尝却偃横松，遂落悬溜。未至下涧，不觉已登高岸，不损一毛。

写经的张静平日善于笔墨文字，为乡里之人所共同推崇。在当地山路之中的石壁悬崖，刻写的一些经典偈颂，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张静有一次书写《法华经》时，当时正好是在露天之地，因为临时有事而到他处，并没有将纸笔经书收拾好。正好遇到大雨滂沱如注，山沟溪涧波涛纷飞。张静赶紧跑回去看，整个桌案都是干燥的，而桌案旁边的物品都已被大水冲走了。张静也曾经躺在横松上休息，一不小心堕落到悬崖下，还没落到下面的涧水中，已经不知不觉站立在高处的岸上，没有损伤一根汗毛。

【注】法诚张静，各竭诚敬。故其感应，俱难思议。出华严悬谈，及会玄记，并续高僧传。

注：法诚法师、张静，各自都能竭尽其诚心恭敬，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应之事，都是难以思议的。此段文字出自《华严经悬谈》、《会玄记》以及《续高僧传》。

唐僧昙韵，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千山。常诵法华经。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无何而至。云所欲洁净，并能行之。即于清旦，食讫入浴。著净衣，受八戒。入净室，口含檀香，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经写了，如法奉褫。相送出门，斯须不见。

唐代僧人昙韵法师，定州人，七十岁时，当时隋朝末年极为战乱，因此隐居到离石一带的北千山，常常持诵《法华经》，想要书写此经，可是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如此经过了这么多年，有一日忽然有一位书生，不知从何而来，自称说法师所要求的书写经典时要端洁清净，他都可以做到。因此，就在清晨日出时，饮食后便去洗浴，穿着干净的衣服，并受持八关斋戒。然后进入清净的房间，口中含着檀香，烧香悬幡，一心寂然安静而抄写经典，到了日落薄暮之时才出来。第二日，又如同先前一样，从来不曾说过疲倦。等到经典书写完之后，如法给

予书生酬金，昙韵法师把他送出门外，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

乃至装潢，一如正法。韵受持读之，七重裹结。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无暂废。后遭胡贼，乃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静，方寻不见。周悼穷觅，乃于岩下获之。箱巾糜烂，拨朽见经，如旧鲜好。

甚至此经书的函套装潢，都非常如法进行。昙韵法师受持读诵之时，经书用七层布来包裹捆结，每打开一层，先用香水洗一次手，从来不曾废止。后来遇到胡人作乱，于是用书箱装其经典，放置在高山岩洞之上。经过一年之后，贼乱才止，四处找寻都不见其经。于是心中慌张寻觅，最后才在岩洞下找到。其书箱包巾都已经坏烂了，拨开腐朽的布才见到经典，经典依旧像从前一样光鲜完好。

【注】写经心诚，感圣来应。圣虽来应，示同凡夫。故一依其法，清旦食讫入浴，著净衣等也。八戒，即八关斋法，以过中不食为体，以不杀等八戒助成。关闭贪瞋痴等烦恼惑业，不令生起。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从今朝清晨受，至明日明相出为限。写经令其日日常持，故须日日常受。至暮方出，则午亦不食矣。

注：因昙韵法师想要书写经典的虔诚之心，才感得圣人前来应现。圣人虽然来应现，可是示现如同凡夫。所以能够专一其清净之法，清晨日出饮食后入浴，穿着清净衣等等。“八戒”，即是八关斋戒，以过了中午不饭食为体，以不杀生等八戒助成。关闭贪嗔痴等烦恼惑业，不令其生起。这是让在家人受出家戒，从今日早上清晨受，到明日太阳光明之相出现时为限。写经者令其日日常持八戒，故须日日常受八关斋戒。书生到日落薄暮才出来，也就是中午也不饮食了。

裹音果，包也。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即读一回经，先用香水洗一度手。箱巾烂而经鲜好者，一以圣人之法力加持，一以韵师之诚心感格，一以妙经之功德难思故也。韵师后住隰州。道宣律师，贞观十一年至彼见之。时年已七十矣。此下数条，皆出三宝感通录。

“裹”的读音为“guo”，是指“包袱。”“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就是读一回经典，先用香水洗一次手。书箱包巾坏烂而经典光鲜完好，一来这是因为圣人写经之法力加持，一来这是因为昙韵法师的诚心感动天地，一来是因为《妙法莲华经》的功德难以思议的缘故。昙韵法师后来住在隰（xi）州，道宣律师曾于贞观十一年到那个地方亲自拜见他。当时昙韵法师年纪已经七十岁

了。此下这几条，都是出自《三宝感通录》。

唐贞观五年，有隆州巴西县，令狐元轨者，敬信佛法。欲写法华，金刚般若，涅槃等，无由自检。凭彼土抗禅师检校。抗乃为在寺如法洁净，写了下帙。还岐州庄所，经留在庄。并老子五千言，同在一处。忽为外火延烧，堂是草覆，一时灰荡。轨于时任冯翊令，家人相命拨灰，取金铜经轴。既拨外灰，其内诸经，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帙成灰。

唐朝贞观五年，隆州巴西县有个叫令狐元轨的人，他平日恭敬信受佛法。有心想要书写《法华经》、《金刚般若经》、《涅槃经》等，但是自己没有办法检视校对，于是依凭当地的抗禅师来检视校对。抗禅师于是在寺中如法洁净地检校，还为他写了下经函的封面书名。令狐元轨后来回到岐州的庄所，将经典留在庄中，和老子《道德经》放在一处。有一天，忽然被外来的火所烧，其堂室乃是由茅草覆盖而成，一时之间便化为灰烬而荡然无存。令狐元轨当时正在冯翊担任县令，家人赶紧命人拨除残灰，取出金铜的经轴。等到将其外面的灰烬拨除后，其箱内的诸经，宛然不变和原先一样，装潢的色泽也没有改变，只有书箱外套化成灰烬。

又觅老子，便从火化。乃收取诸经，乡村嗟异。其金刚般若一卷，题字焦黑。访问所由，乃初题经时，有州官能书。其人行急，不获洁净，直尔立题，由是被焚。其人现在，瑞经亦存。京师西明寺主神察，目验说之。

又再寻觅老子《道德经》一书，却已经随着大火烧尽了。于是便仔细地取拾收藏诸经典，全村人都感到很惊异。而《金刚般若经》这一卷，其经题有焦黑的状况。探访询问其中的原故，这是因为在最初写经题之时，是请一位善于书写的州官，这个人由于来去匆忙，并没有如法洁净身心，只是直接草率地书写了经题，因此而被焚黑。书写经题的这个人如今仍然健在，而那部不可思议的经典也尚存在。京师西明寺的住持神察法师，曾目睹过这件灵验之事，并且将它说出来。

【注】老子五千言，即道德经。一切佛事，俱以戒行诚敬为本。若戒行精严，诚敬笃至。则三宝诸天，皆为拥护。否则无边法力，莫之能感。观此诸经毫无所损，唯金刚经题，字迹焦黑，以其人既无戒力，又无诚心故也。受持佛经者，可不以持戒竭诚为急务哉。

注：老子五千言，即是《道德经》一书。一切的佛事，都以持戒净行、竭诚恭敬为本。若是戒行精严，至诚恭敬达到极致，那么三宝和护法诸天，都会拥护的。否则，

即使是无边的佛法功德力，也没有办法感应。观察这些经典在火灾中毫无损毁，只有《金刚经》的经题，字迹焦黑，这是因为书写经题的人既无持戒之力，又无诚敬之心的缘故。受持佛经者，能不以持戒清净和竭诚恭敬为最紧急的要务吗？

唐河东有练行尼，常诵法华。访工书者写之，价酬数倍。而洁净翹勤，有甚余者。一起一浴，燃香熏衣。筒中出息，通于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

唐朝河东有一位苦行精严的尼师，常常持诵《法华经》。想寻求一位善于书写文字的人来写经，并给予书写者高于平常数倍的酬金。而且尼师自己也洁净如法恭敬虔诚，胜过其他人，每次写经都要先沐浴一次，并且燃香熏染衣服。写经者吐气则利用通到墙壁之外的竹筒吐气，七卷《法华经》经历了八年才写完。

龙门寺僧法端，集众讲说。借此尼经，以为楷定。尼固不与，端责之。事不获已，乃自送付端。端开读之，唯见黄纸，了无文字，余卷亦尔。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顶戴绕佛，七日不休。开视，文字如故。即贞观二年，端自说之云。

龙门寺的僧人法端法师，曾经集众讲说《法华经》，向

尼师借此部经典，以作为楷正校定。尼师坚持不借，法端法师就责备她。尼师不得已，于是亲自送经交给法端法师。法端法师打开经典读诵之，只见到一张张的黄纸，完全看不到文字，其他卷的经文也是如此。法端法师感到惭愧忏悔，将该经又送给尼师。尼师悲伤哭泣收回此经后，以香水洗其书函，将经典顶戴在头上绕佛七日，不眠不休。然后打开来看，文字又恢复如故。当时为贞观二年，这是法端法师亲自诉说的事情。

（本拟广录恭敬三宝之利益，及褻慢三宝之罪愆，令研究佛学者取法有地，获罪无由，以目力不给，遂止。）

（本来准备要广泛收录恭敬三宝的利益，以及褻慢三宝的罪过，让研究佛法的人有所效法，不至于因褻慢而获得罪过，但由于我眼力疲劳无法支撑，就到此为止吧。）

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

道德仁义，乃吾人本具之性德。因果报应，实天地化育之大权。人生天地之间，藐尔七尺之躯。其与广大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者。以其能仰体天地之德，皆可以为尧舜，皆可以作佛，以参赞其化育故也。道德仁义，本来是我们自性具有的性德。因果报应，其实是天地教化孕育众生的大权巧。人类生于天地之间，

以藐小的七尺身躯，却能够与广博浩瀚高不可测厚不可量的天地，三者并称之为“三才”。这是因为人类能够敬仰、体察天地的德行，都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也都可以成佛作祖，来参与和调节天地化导和孕育众生的缘故啊！

故圣人于易乾坤二卦之象，一以自强不息法天，一以厚德载物法地教人。夫自强不息，则闲邪存诚，克己复礼，非到明明德，止至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以复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厚德载物，则仁民爱物，推己及人，当必本忠恕，行慈悲，胞与为怀，物我同观，非尽其参赞之天职弗止也。

所以，古圣先贤在所著的《易经》中有“乾”“坤”两种卦象，其中“乾卦”以“自强不息”来效法天道，“坤卦”以“厚德载物”来效法地道，圣人就是用天和地的这种德行来教化我们。所谓“自强不息”，就是希望我们远离邪恶、心存诚敬、克制私欲、恢复礼法，不达到彻悟自心、止于至善、尽除私欲、使天理畅行世间、使我们本具的性德彻底恢复的目标决不罢休。所谓的“厚德载物”，就是希望我们仁爱人民、慈悲万物、从而推己及人，那么就会本着忠恕之道，实行慈悲，将天下人民看成我的同胞兄妹、将一切众生看成我的同类，将万

物和我看成一个整体，如此则心怀感恩和慈爱，如果不彻底尽到自己参与和调节天地孕育化导众生的天职就绝不休息。

然此非专指居位行政者言，即匹夫匹妇，亦皆能行。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圣贤之学，修身而已。能修身者，必能孝弟，必能格除物欲，扩充良知，以独善其身矣。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况得位行政，岂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

然而，这个天职非只有当权者才有，就算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同样可以实行。这是因为所谓的尧舜之道，其实就是孝悌忠信而已。而圣贤之学，其实就是修养自身而已。能够修养自身，则必定能够实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必定能够格除物欲，扩充自己本有的良知良能，以独善其身啊。而自己以身作则的效果必定会影响妻子儿女、甚至兄弟姐妹，把家庭治理好，更何况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也能尽自己的天职，哪有不能兼善天下的道理呢？

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使人人各秉诚心，各尽孝弟，各行慈善，矜孤恤寡，救难怜贫，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人以善感，天以福应。自然雨顺风调，民康物阜。决不至常降水旱瘟疫，风吹地震等灾。而时和年丰，人乐

其业。加以慈和仁让，相习成风。纵有一二愚顽，亦当化为良善。

天下不太平，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假使人人都能够用真诚心，努力尽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能实行慈悲仁爱、矜怜孤儿、体恤寡母、救度危难、悲愍贫人、戒杀放生、吃素念佛，那么人类以如此善行感通上天，上天就会以福报来回应人类。自然会雨顺风调，人民安康、物产富足，决定不致于常常降下水灾、旱灾、瘟疫、蝗虫，以及台风地震等灾难。而且能够盛世太平，年景丰裕，人人安居乐业。再加上慈悲祥和、仁义礼让，人们互相学习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就算有一两个愚痴顽劣之人，也一定会转化为良善之民。

如矜梁上之君子，一方永绝窃贼。矜匿室之偷儿，此后遂成善士。古人仁慈为政，真诚爱民，尚能感化异类。如虎不入境，鱼徙他方等瑞征。载诸史册，不一而足。果能各以慈善相感，断不至常有土匪刀兵，蹂躏劫掠等祸。

比如怜悯躲到梁上的“君子”，以此德行感化得这个地方永远没有窃贼。救助藏匿在屋内的小偷，以此德行感化得他以后就变成良善之人。古人以仁慈心为政治国，以真诚心怜爱人民，尚且能够感化异类畜生。例如老虎

不进入其境内，鳄鱼迁移至他方等等这样的祥瑞征验，在不同史书中都有记载，不只是一两项而已。如果人们真的都能以慈悲善心来互相感化，则绝对不至于常常有土匪刀兵、蹂躏摧残、抢劫掠夺等祸害。

然人之气禀，万有不齐。天机深者，自能恪遵道义，以尽为人之分。其有宿习浓厚，障蔽性德。以至心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行，每与道义相悖。然由闻其福善祸淫之理，及见其善恶报应之事，未有不战兢惕厉，以自修省，冀其获福而免祸者。

然而，由于人们禀受天地之气，万别千差。天生根机深厚者，自然能够谨遵道德仁义，以尽到做人的本分。如果有宿世恶习浓厚者，恶习障蔽了他本有的性德，以至于他心里想的，嘴里说的，身体做的，每每都与道德仁义相违背。然而，他果能听闻“修善获福、造恶得祸”的道理，以及见到一些善恶因果报应的事实，则没有不战战兢兢，自我反省，希望能获得福德而免于灾祸的人啊。

是知天地以福善祸淫，为摄持人民悉遵道德仁义之大权。圣人本天地之心，以行教化。以故惠吉逆凶，五福六极，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屡见于经。其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者，至深切矣。然则因果报应之吉凶祸福，乃道德仁义依违真伪之实验也。既知其实验，则欲为善而益加奋勉，必底于成。欲为不善而遂生恐惧，有所不敢矣。如是则提倡因果报应，乃仰承天地圣人之心，以成全世人道德仁义之性德也。

由此可知，天地以“修善获福、造恶得祸”作为摄持人民全部遵行道德仁义的大权巧之法。圣人本着天地正道之心，施行教化人民之事，所以说“惠吉逆凶、五福六极、作善事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等言说，常常能在经书中看到。这些言说能够感动触发人们的善心，能够惩治摧折人们放逸的心志，是极为深入透彻啊。那么因果报应的吉凶祸福之事迹，乃是道德仁义依循或相违、真实或虚伪的实证啊。既然知道其有真实验证，那么想要行善之人则必能够更加勤勉，必定能够达到道德成就。想要造恶之人也会因此而生起恐惧，便不会恣意妄为了。这样看来，提倡因果报应之说，就是仰承天地圣人之心，来成就人类道德仁义的性质德啊。

（译者按：1、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一者长寿，二者宝贵，三者身康心宁，四者好善积德，五者命终善好。

2、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六极：一者凶死、短寿、折寿，二者疾病，三者忧愁，四者贫穷，五者做恶，六者无能。)

若以因果报应为渺茫无稽，不但违背天地圣人之心，自己神识，永堕恶趣。且使上智者不能奋志时敏，聿修厥德。下愚者无所忌惮，敢于作恶。以致天地圣人化育之权，抑而不彰。吾人即心本具之理，隐而弗现。其为祸也，可胜言哉。

如果认为因果报应之说，是虚无缥缈的无稽之谈，这种看法不但违背了天地圣人之心，而且使自己的神识，永远堕落于三恶道之中。并且会使上根利智的人不能把握时机努力修身积德。使下根愚钝的人更加肆无忌惮，敢于造恶。以致于天地圣人化导教育众生的权巧方便之法，被抑制而不能彰显。也使我们即心本具的性理，隐覆而不能显现，这样做所造成的灾祸，无法用语言表达啊！

但以世间圣人，语言简略。又且只说现生，及与子孙。至于生之以前，死之后。与从无始以来，随罪福因缘，轮回六道，皆未发明。以故识见浅者，虽曰读圣人因果报应之言，犹然不信因果报应。

但是，因为世间的儒道圣人，其教化众生的语言文字简略，而且又只说我们现生，以及子孙的祸福之事。至于我们生前死后。以及从无始劫以来，随着罪福因缘而轮回于六道中的生死之事，都没有显发说明。正因为这个缘故，那些见识浅薄者，虽然天天读圣人因果报应的言教，却依然不信因果报应的事理。

如来大教，显示吾人心性之妙，与夫三世因果之微。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无不备具。是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各尽己分。则与世间圣人所说，了无有异。而复一一各示前因后果，则非世间圣人所能及。

释迦如来广大圆满的教法，显示出我们心性的玄妙，与三世因果的微细。所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间法，以及断除迷惑、证得真性、了生脱死的出世间法，无不完备。所以佛陀遇到为父母者，便教导他们慈爱子女之法，遇到为人子女者，则教导他们孝顺父母之道，乃至教导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教导每个人都要尽到各自的本分。这与世间儒家、道家圣人所说的，完全没有差异。然而又能够分别开示其前因后果，这就不是世间儒家、道家圣人所能够比拟的了。

尽义尽分之语，只能教于上智，不能制其下愚。若知因果报应，则善恶祸福，明若观火。其谁不欲趋吉而避凶，免祸而获福乎。又不知因果，多有外彰善相，实则暗存恶心，以行恶事。意谓人既不知，有何妨碍。

“克尽职责、各尽本分”这些言语，只能教导上根利智之人，不能制约愚痴下劣之徒。如果人们能够知道世间有因果报应，那么善恶祸福之事就如同观看火光一样清楚明白了。那么又有谁不想趋吉避凶、免祸获福呢？此外，如果人们不知道善恶因果报应，就会有很多外现良善之相，实际上暗存恶心，做种种恶事的人，他们认为人们既然不知道其恶行，做恶事又有什么妨碍呢？

不知吾人之心，与天地鬼神，及诸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我心随起一念，彼则无不了知。故曰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甚矣佛恩之浃于民生也。人特不深思，故弗知耳。

却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与天地鬼神，以及诸佛菩萨的心，息息相通。我们心里随便起一个念头，那些诸佛菩萨和天地鬼神没有不知道的。所以说人间的窃窃私语，天上听起来就像雷鸣一样。在暗室中所做的亏心事，有

闪电般明亮眼睛的天神明察秋毫。清代周安士先生说：

“人人知道因果，乃是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乃是导致天下大乱之道也。”这是确论啊！佛教谈论三世因果之事理，是佛陀的恩德普遍利益到人民的生计啊，人们因为不能深思其中道理，所以不能知道这些事情啊！

上古之世，人情淳朴，胜过叔季之浇漓，奚啻数倍。文王之泽，及乎枯骨。不数百年，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列国诸侯之死，杀所爱之臣妾，动至数十百人。不惟不生怜愍，而复反以为荣，各相效尤。以秦穆公之贤，尚杀百七十七人以殉葬。子车三子，乃国之良臣，亦复不为国与民计而免，况其他无道之暴君哉。国君如是，大夫与士，亦各随其力而为之。虽孔孟老庄齐出，亦莫能止。

上古时代，人心世情淳厚朴实，胜过道德沦丧、人心不厚道的像法、末法时期，何止数倍啊。周文王的恩泽，可以普被到路旁的枯骨。可是不到数百年，杀人陪葬的风气便盛行于天下。列国诸侯死亡之时，都杀害他们所钟爱的大臣妻妾，动不动就杀数十数百人。不但生不起慈悲怜悯之心，反而认为殉葬之人越多越荣耀。于是彼此互相仿效比较。就凭秦穆公的贤明，尚且杀害一百七十七人来为自己殉葬。子车仲行、子车奄息、子车鉏虎

这三位贤人，乃是当时秦国的良臣，秦穆公也不为国家和人民考虑幸免三人，而依然将他们杀死陪葬。更何况是其他无道暴君呢？国君尚且如此，下面的大夫与士人，也就各自随其能力所及而做殉丧之事了。纵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圣人一齐出世，也没有办法阻止“杀人殉葬”的陋习。

（译者按：1 殉葬，又称陪葬，是指以器物、牲畜甚至杀死活人陪同死者葬入墓穴，以保证死者亡魂的冥福，活人殉葬在殷、周君王死后就很盛行。

2、子车，古读 Zǐ jū，今读 Zǐ chē。春秋时秦国有大夫名子车，其后代有的就以祖名子车为姓，称子车氏。当时国中有三位贤者，都姓子车，分别是子车仲行、子车奄息、子车钳虎。国君秦穆公死的时候，将很多人都一起陪葬，因为秦穆公很喜欢这三个贤人，所以也将他们一同殉葬。）

及佛教东来，阐明因果报应，令人戒杀放生，断葷吃素。即虫蚁蚤虱，尚令护惜，勿行杀害，何况于人。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知贪生怕死，皆是过去父母眷属，皆是未来诸佛世尊。固宜愍念怜恤，何敢妄行杀害，以充口腹乎。

一直等到佛教传到中国来，佛法阐释说明了因果报应之

事，令人戒止杀生而施行放生，断除荤肉而吃素食。即使是昆虫、蚂蚁、跳蚤、虱子这些微小的生物，尚且都要爱护怜惜它们，不要残害杀死它们，更何况是对于人呢？这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知道贪生怕死，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眷属，都是未来的诸佛世尊。所以说本来就应当仁慈爱念，怜愍体恤它们，还敢再肆意杀害它们，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吗？

慈风一扇，胜残去杀。勿论诸侯大夫士，不敢杀人殉葬。即南面称朕者，亦不敢行此恶法。即有一二暴虐者行之，亦断不敢以多为荣也。使无佛法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则后世之人，能尽其天年而死者，盖亦鲜矣。此系至浅近之法，而其效尚能如是。况论心性极陋之理，与断惑证真之道乎哉。

佛教慈悲之风吹拂于世间，以德化民，感化了很多残暴之人不再杀生作恶。不要说诸侯、大夫、士人，不敢再杀人陪葬。就算是国家帝王，也不敢实行“活人殉葬”这种残忍的恶法。即使有一两位暴虐君王实行了此事，也断然不敢以殉葬人多为荣。假使没有佛法的六道生死轮回、善恶因果报应之说，则后世之人，能够享尽天年然后才死亡者，恐怕便很稀少了。此三世因果之说乃是佛法中至为浅近之法，而其功效尚且能够如此显著。更

何况佛法所讲的心性极为深奥的道理，以及断除迷惑、证得真性的究竟佛道呢？

而如来随顺众生，循循善诱。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接引劣机，以作超凡入圣了脱生死之前方便。若根机稍深，则为说四谛十二因缘，令其断见思惑，证声闻缘觉之二乘果。

而我佛如来，随顺众生不同的根机，循序渐进地善巧诱导众生最终成就佛道。他最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佛法，接引劣根机的众生，以作为超越凡情、进入圣位、了生脱死的前方便。如果是根机稍微深厚的众生，则为他宣说四谛十二因缘之法，令他断除见思二惑，证得声闻、缘觉之二乘果位。

若是大乘根性，则令其发大菩提心，遍修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兴无缘慈，起同体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以及六度万行。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不见能度之我，与所度之人及众生，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由其四相不著，三轮体空。故令尘沙无明，因之消灭。随其功行，以次证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之菩萨果。及全彰自性，彻悟唯心，福慧圆满，智断究竟之佛果耳。

若是大乘根性的众生，佛陀则令其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普遍修行六度万行，向上追求佛道，向下度化众生。兴发无缘的慈心，生起同体的悲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以及种种六度万行之事。度脱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证入无余涅槃。不见有能度众生的我，与所度化的众生，而且连他们所证得的无余涅槃的寿者相也不可得。由于其能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四相不执着，能施、所施和布施之事，三轮体空，所以能令尘沙惑、无明惑，也因此而消灭。随这其功德修行的渐深，次第证得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的菩萨果位。以及证得全体彰显自性、彻底悟明唯心之旨、福德和智慧圆满、智德和断德究竟的佛果。

又以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匪仗如来洪誓愿力，决难现生即出生死。由是以大慈悲，特开一仗佛慈力了生脱死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所行一丝一毫之世善，并六度万行种种功德，悉以回向往生。此则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交，必蒙摄受。待至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又因为末世的众生，根机极为低陋下劣，如果不是仰仗诸佛如来洪大誓愿之力，决定很难在现生就能出离生死轮回。因为这个缘故，释迦牟尼佛以大慈悲心，特别开

启了一个专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来了生脱死的净土法门。只要具有真实信心恳切愿望，并且能够执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所修行的一丝一毫的世间善法，以及所修六度万行种种的功德，全部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以自己的真信切愿，感得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众生与弥陀彼此感应道交，必定承蒙阿弥陀佛慈悲摄受。等到临终之时，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既往生已，则圆离众苦，但受诸乐。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其证无生而成觉道，如操左券而取故物。较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固天渊悬殊也。又仗自力者，百千万人，难得一二即生了脱。以其必须定慧具足，惑业净尽，方可如愿。倘惑业尚有丝毫未尽，则生死轮回决难出离。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则圆满脱离一切众苦，但受种种快乐，亲受弥陀教导，跟随清净大海众的菩萨们一同参学，其证得无生法忍而成就无上正觉之道，就好像操持左券去领取寄放的旧物一样容易。和那些仅仗自力了脱生死者相比较，其难易程度有天渊之别啊。此外，倚仗自力修行者，百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当生能了脱生死。这是因为他必须要定慧具足，惑业断除干净，才能如愿

以偿。假使惑业有一丝一毫尚未除尽，则生死轮回决定难以出离。

仗佛力则信愿真切，万不漏一。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根则速证法身，下根则带业往生。如来度生之怀，唯净土法门，方能究竟舒畅耳。由有如上种种利益，故古今来圣君贤相，杰士伟人，莫不自行化他，护持流通。以其能阴翼郅治，显淑民情。消祸乱于未萌，证本具之佛性也。

如果是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则只要具备真实的信心和深切的愿力，念佛求生西方，则一万人中也不漏失一人，都能得以往生。净土法门乃是三根普被，利根钝根全部收摄的法门。上根机的众生则能迅速证得法身，下根机的众生也可以带业往生。释迦如来度化众生的悲切心怀，唯有在宣说西方极乐净土法门时，才得以究竟舒展通畅。由于这个法门有以上种种的利益，所以古往今来的圣君贤相，杰士伟人，无不是自我修行，同时也以此来度化他人，努力护持净土法门而使之流通天下。因为净土法门能够暗中辅助世间圣人治理国家，能够明显地帮助改善风俗民情。能够将祸乱消除在尚未萌发之前，能够使众生证得本具的佛性。

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一班顽民，尽作土匪，肆行劫掠，毒害生民。人以恶感，天以灾应。水旱疾疫，风吹地震，种种惨灾，频频见告，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欲行拯救，苦无其力。

近来世道人心，一天不如一天。人人都心怀私见，互相对立，彼此竞争。以致于刀兵战乱连绵不断，没有一时的安定。而上有好战的人当权，下必定会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人为乱。于是便有一班顽劣之民，都去作土匪盗贼，肆意烧杀抢劫，毒害人民。由于人们以恶业所感，上天便以灾害来回应，于是水灾、旱灾、疾病、瘟疫，台风、地震等种种惨烈的灾害，便频繁地出现，国运危急，民不聊生，即使有人想要拯救国家，却苦于力不能及。

唯有恳求当权诸公，及一切同胞。悉本忠恕之心，以行慈悲之道。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互相扶持，勿行残害。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而行仁。利人者实为利己，此生他世，福报无穷。害他者甚于害自，现在未来，苦报无尽。与其逞势于一时，以致神识受苦于永劫。何如修德于毕世，以期身心受乐于多生乎。

唯有恳求当权执政的诸公，以及一切的同胞，都能够本着忠恕之心，来实行慈悲之道。视一切人民，都是同胞

兄弟，彼此互相帮助，不要造作残杀伤害之事。仔细思惟善恶报应的前因与后果，一定要努力修德而实行仁义。利益他人者实在就是利益自己，不论是此生或来世，他获得的福报是绵延无穷的。残害他人者实在是比伤害自己更严重，不论是现生或来世，他痛苦的果报没有穷尽。与其一时逞意权势，致使自己的神识长劫受苦。怎么不毕生修德行善，以期望身心多生多世享受安乐呢？

然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纵生人天，终非究竟安稳之处。倘能随分随力，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以期尽此报身，高登极乐，方为最上脱苦之道。而堂堂丈夫，忍令本具佛性，常被惑业所缚，以受生死苦荼乎。

然而，处在凡夫地位的人，还没有断除愚痴惑业，就算能够生到人天道中，终究也不是究竟安稳之处。假使能够人人随分随力，执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望受尽此生的报身之后，高登于西方极乐世界，如此才是最上等的脱离痛苦之道。而身为堂堂大丈夫，怎么能够忍受自身本具的佛性，常常被愚痴惑业所束缚，而受生死轮回的毒害呢？

张季鸾君，特刊中华新报，每日专辟一栏，提倡佛学。举凡如来应化，法道流通，信毁罪福，修持利益。与夫

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之言论事迹，随便登载。冀阅报诸君，同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以行断恶修善，复本心源之事。

张季鸾先生，特别刊印发行《中华新报》，每天专门开辟一个专栏，来提倡佛学。凡是释迦如来应化的事迹、佛法正道的流通、信受佛法与毁坏三宝的罪福果报、修持佛法的广大利益、以及戒杀放生、吃素念佛的言论和事迹，随其方便而登载在报纸中。希望阅读此报的诸位仁人君子，都能够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实行断恶修善，恢复本源心地之胜事。

余谓此实护国救民正本清源之道。因将吾人天职，天地化育，圣贤心法，佛教纲要。与夫乱之所始，治之所由。撮略言之，以贡当世具眼高人。所愧文字拙朴，不能畅发蕴奥。然其意义，固非妄谈杜撰，有可取焉。

我认为这是护国救民、正本清源的大道。因此，将我们人类的天职、天地化育的大道、古圣先贤的心法、佛教大纲的要领、世间灾乱的源头以及天下治平的原由，选择一些简略道理将它们说出来，贡献给当世具有智慧眼的高人们。很惭愧我的文字功夫笨拙粗犷，不能够通畅地显发它们内在的深奥道理。然而，其中的意义，绝对不是狂妄之谈或任意杜撰，实在是可以取法的地方啊。

又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

此外，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德行、通达才能、建功立业、以及学得一才一艺来养活自身和家庭，都是由于文字住持道术义理的力量，才可能得以成就。因此文字是世间的至宝，它能够使平凡者成圣贤人，能使愚痴者生起智慧，能使贫贱者变得富贵，能使疾病者得到健康安宁，能使圣贤的法脉，得以流传千古，乃至自身家庭所经营的事业，得以遗留给后代子孙。所有这些事情，无不是仰仗文字的住持之力。假使世间没有文字，则一切的事理，都不能够成立，那么人类便与禽兽没什么差异了。

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褻污，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褻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褻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

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矣。可不哀哉。

文字既然有这样的功德力用，就应该珍重爱惜它。但是，我私下观察，看到现代人任意褻渎污秽文字，简直就是把世间至宝和粪土等同看待。这样的人现生能不折福折寿，来生能不愚痴无知吗？此外，不但有形的文字，不可以褻渎污秽而任意遗弃。而无形的文字，更是不可任意褻渎污秽而任意遗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如果不能接受并亲自躬行，就成了“亡八字”了，这无形的八字既然消亡，则这个人在生之时就是衣冠禽兽，死亡之后便会堕入三恶道中，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

戒杀放生之事，浅而易见。戒杀放生之理，深而难明。若不明其理，纵能行其事，其心决不能至诚恻怛（d á）。其福田利益，亦随其心量而致成微浅。倘遇不知者阻诽，遂可被彼所转，而一腔善心，随即消灭者有之。

戒杀放生的事情，浅显而容易看见。戒杀放生的道理，却深邃而难以阐明。如果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纵然能够行放生之事，他的内心决定不能够至诚恳切生起恻隐爱

护之情。这样他所得的福田利益，也随着他的心量而成为微少浅薄了。倘若遇到不知道戒杀放生道理的人来阻碍诽谤，就可能会被他人所改变，而一腔的善心也会随即消灭，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啊。

以故不避繁词，用申其义。俾物类同沐慈恩，人伦各培福祉。以恳到之深仁，灭自他之杀报。同臻（zhēn）寿域，共乐天年。尚祈以此功德，回向西方。则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众之良朋矣。阅者幸注意焉。

所以我才不嫌啰嗦，说了这么多，来申明其中的义理。期望使动物们一同沾沐佛法慈恩，人们也都能为自己培植福德。以恳切的仁慈之心，灭除自己和他人的杀生业报。一起创造康乐长寿的国度，都可以颐养天年。尚且还要祈祷以此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就永出轮回，高超三界了。成为阿弥陀佛的弟子，作清净大海众菩萨们的朋友啊！希望读到这篇《疏》的人能多多注意！

原夫水陆众生一念心性，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但以宿恶业力，障蔽妙明，不能显现，沦于异类。遂致知识陋劣，除求食避死之外，了无所知。

原本水中陆地的一切众生的一念心性，直下与三世诸佛，

无二无别。只是因为宿世恶业力，障蔽了妙明真心，不能够显现，沦落成为畜生类。于是他们的智能和见识都非常低下，除了追求食物和逃避死亡之外，一无所知。

譬如大宝铜镜，经劫蒙尘。不唯毫无光明，即彼铜体，亦不显现，直同废物。忽遇智人，知是宝镜具有照天照地无边光明。遂日事磨砻（l ó n g），初则略露镜体，次则渐发光明。及乎磨之至极，则照天照地之光，全体显现。无智之人，方始贵重，视为至宝。

譬如大宝铜镜，经久长劫蒙上尘垢。不但毫无光明，就是宝镜铜体，也不能显现了，就成了废品破烂。忽然遇到有智慧的人，知道了这个宝镜具有照天照地的无边光明。于是每天揩磨擦拭，先是露出了镜子本身，继续打磨，则渐渐变得光亮。等到打磨得完美了，就完全显现出照遍天地的光明。没有智慧的人，这时候才觉得铜镜的宝贵，把它视为无价之宝。

须知此光，镜本自具，非从磨得。虽复自具，尚无磨砻之缘，从劫至劫，亦无发光之日。一切人天六道众生心性，悉皆如是。由无始来，惑业障蔽，不能显发本具妙明。迷背真性，造生死业。

应该知道这个光明，是铜镜自己本来就有的，不是从磨

擦得到的。虽然是自己本具，倘若没有揩磨擦拭的助缘，从久远劫到久远劫，也没有发光的一天啊！一切人天六道众生的心性，都是如此。由于被无始以来的惑业所障蔽，不能够显发本具的妙明白性。迷惑背离真性本心，造作种种生死业。

大觉世尊，知诸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同俦。因兹种种方便，随机说法。普令修习戒定慧道，以期断惑业而复本有，圆福慧以证法身。

大觉世尊，知道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同等。因此根据众生的不同的根机，采用各种办法来演说最合适的法门。让众生都修习戒定慧之道，以期望断除无明惑业，而恢复本有光明佛性，得到圆满福慧并证得法身。

又令世人发慈悲心，戒杀放生。良以我与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从无始来展转相生，展转相杀。彼固各各皆为我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兄弟姊妹儿女。彼固频频由恶业力，或于人中，或于异类，受我杀戮。我亦频频由恶业力，或于人中，或于异类，受彼杀戮。

又令世人发慈悲心，戒杀放生。是因为自己与一切众生，都未出离轮回。从无始以来，一起辗转于轮回之中，时

而互相生养，时而互相杀害。在这一过程中，众生肯定都做过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儿女，我也分别做过它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儿女。众生固然由于恶业的牵引，经常投生为人或畜生并受到我的杀害。我也同样由于恶业的牵引，经常投生为人或畜生而受到众生的杀害。

久经长劫，相生相杀，了无底止。凡夫不知，如来洞见。不思则已，思之则不胜惭愧悲悯矣。

久经长劫，相生相杀，没有终止。（这种情形）凡夫不知道，而佛陀看的很清楚。不去想就罢了，想到了就实在惭愧而悲悯啊！

我今幸承宿世福善，生于人道。固宜解怨释结，戒杀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为念佛回向净土，令得度脱。纵彼业重，未能即生，我当仗此慈善功德，决祈临终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即得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出轮回，渐证佛果矣。

我们现在幸运的承着过去世的福报善根，生在人道。固然要解开怨结，戒杀放生。令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各得其所。又为它们念佛回向净土，得到度脱。纵然它们的业力太重，不能即刻往生极乐，我们应当仗此慈善的功德，决定祈求它们临终往生西方。而往生之后，就可以

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出轮回，渐证佛果啊！

且爱物放生，古圣先贤，皆行此事。故书有鸟兽鱼鳖咸若之文，而文王泽及枯骨，况有知觉之物哉。至于简子放鸠，子产畜鱼，随侯济蛇，杨宝救雀。此固圣贤一视同仁之心，尚不知其蠢动含灵，皆具佛性。展转升沉，互为怨亲，及将来决定成佛等义。

而且爱护动物放生，古圣先贤，都做过这样的事。所以《尚书》中有“鸟兽鱼鳖咸若”（鸟兽鱼鳖等动物都能顺其天性而快乐的生活）的话，而周文王的恩泽施及路边的枯骨，何况是有知觉的动物呢？至于赵简子在正月元旦放斑鸠，禁止捕捉；孔子的弟子子产将别人送来的鱼，畜养起来，不忍宰杀；随侯在路上遇到蛇被困而加以救济；杨宝救护受伤的黄雀。这都是因为古代圣贤们把动物与人同等看待并给与同样的关怀和爱护，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些动物以及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辗转升沉在六道当中，互相成为怨家亲人，以及将来决定成佛等这些义理。

迨至大教东来，三世因果，及生佛心性平等无二之理，大明于世。凡大圣大贤，无不以戒杀放生，为挽杀劫以培福果，息刀兵而乐天年之基址。

等到佛法传来东土，三世因果，以及众生、佛、心性，三者平等无二的道理，阐明于世间。凡是大圣大贤之人，没有不以戒杀放生，作为挽救杀劫来培植福果，止息刀兵而乐享天年的基础。

古云，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又云，欲得世间无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是知戒杀放生，乃拔本塞源之济世良谋也。

明朝愿云禅师的戒杀诗中说：“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又说：“欲得世间无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所以知道戒杀放生，这是铲除根本源头的济世良谋啊！

故陈智者大师，买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余所，亘四百余里为放生池。请敕立碑，禁止渔捕。有偷捕者，动辄得祸。所以陈朝智者大师，买浙江临海市捕鱼场所六十多户，方圆四百多里作为放生池。请陈后主下诏命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天台山修禅寺智领禅师放生碑文》，树碑立石，禁止渔捕。有偷捕的人稍有动静就得祸。

直至唐贞观中，犹然如是。唐肃宗乾元二年，诏天下诸州各立放生池，敕颜真卿撰碑文，并书丹。有云我皇举

天下以为池，罄（qìn g）域中而蒙福，承陀罗尼加持之力，竭烦恼海生死之津。揆（kuí）之前古，曾何仿佛。

一直到了唐朝贞观年中，情形还是如此。唐肃宗干元二年，下诏天下各州各自建立放生池，敕命颜真卿撰写《天下放生池碑铭》的碑文，并且用红笔写在碑上加以凿刻。碑文中说：“我皇，举天下以为池，罄域中而蒙福，承陀罗尼加持之力，竭烦恼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仿佛。”

宋真宗天禧元年，诏天下立放生池，而杭州西湖，亦宋之放生池也。明莲池大师立放生池于上方长寿二处。其戒杀放生文，流通天下。迄今三百余年以来，景仰高风，慈济物类之缁素通人，何可胜数。

宋真宗天禧元年，诏告天下立放生池，而杭州西湖，就是宋朝的放生池啊！明朝的莲池大师建立放生池在杭州的上方寺、长寿庵二个地方。大师的《戒杀放生文》，流通天下。到现在三百多年以来，景仰大师高超风范，慈济水陆众生的僧俗通达之人，说也说不完啊！

或曰，鰥（guān）寡孤独，贫穷患难，所在皆有。何不周济，而乃汲汲于不相关涉之异类。其缓急轻重，

不亦倒置乎哉。

有人说：贫苦无依，种种困苦的人，到处都是。为何不去周济他们，而急于解救不相关涉的畜生类。这当中的缓急轻重，不是倒置了吗？

答曰，子未知如来教人戒杀放生之所以也。夫人物虽异，佛性原同。彼以恶业沦于异类，我以善业幸得人身。若不加悯恤，恣情食啖。一旦我福或尽，彼罪或毕，难免从头偿还，充彼口腹。

回答说：您未能知道如来教人戒杀放生的所以然啊！人与动物虽然不同，但是佛性是相同的。它们因为恶业而沦落成为异类，我因为善业幸运得到人身。如果不加以悯恤，恣情任意去吃。一旦我的福报享尽，它的罪业报尽，难免要从头偿还，来充它们的口腹。

须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杀业所感。若无杀业，纵身遇贼寇，当起善心，不加诛戮。又况瘟疫水火诸灾横事，戒杀放生者绝少遭逢。

必须知道世上的刀兵大劫，都是由于宿世的杀业所招感来的。如果没有杀业，纵然身遇贼寇，他也会起善心，不加杀害。更何况还有瘟疫、水、火、诸多天灾人祸的横事，而戒杀放生的人绝少遭遇。

是知护生，原属护自。戒杀可免天杀，鬼神杀，盗贼杀，未来怨怨相报杀。鳏寡孤独，贫穷患难，亦当随分随力以行周济。岂戒杀放生之人，绝不作此项功德乎。然鳏寡等虽深可矜悯，尚未至于死地。物则不行救赎，立见登鼎俎（zǔ）以充口腹矣。

所以知道护生，原本是救护自己。戒杀可免天杀，鬼神杀，盗贼杀，未来怨怨相报杀。困苦孤独、贫穷患难的人，也应当随分随力来进行救济。哪里说戒杀放生的人，绝对不作这项功德呢？然而苦难之人虽然实在怜悯，尚且还没有到死亡的地步。动物如果不马上进行救护赎命，立刻就被人烹煮并吃掉了！

又曰，物类无尽，能放几何。

又说：动物无穷无尽，能够放生多少呢？

答曰，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企其体贴放之之意，中心惻然，不忍食啖。既不食啖，则捕者便息。庶水陆空行一切物类，自在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则成不放之普放。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池乎。

回答：必须知放生这一件事，实际是为了号召同人们，

一起来保护动物生命的殊胜善心。企盼他们体会放生的意义，心中升起惻然之情，不忍心去吃。既然不吃，那么捕捉的人就没有了。使得水陆空行一切众生，自在飞翔、行走、游泳于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就成为不放生的普放了。这不就是所说的“以天下而为池”吗？

纵不能人各如是，而一人不忍食肉，则无量水陆生命，得免杀戮，况不止一人乎。又为现在未来一切同人，断鰥寡孤独贫穷患难之因。作长寿无病，富贵安乐父子团圞（lu án），夫妻偕老之缘。

即使不能每个人都这样，而只要有一个人不忍心吃肉，那么无量的水陆生命，就得以免除杀害，何况还不止一个人呢？又为现在未来一切的放生护生的同人们，断除鰥寡孤独、贫穷患难的原因。创造了长寿无病、富贵安乐、父子团聚、夫妻偕老的机缘。

正所以预行周济，令未来生生世世永不遭鰥寡等苦。长享受寿富等乐。非所谓罄域中而蒙福乎。何可漠然置之。子申思之。戒杀放生，毕竟是汲汲为人，抑止汲汲为物，而缓急轻重倒置乎。

正是因为预先进行救济，令未来生生世世永远不遭鰥寡孤独等苦。长时享受长寿富足等乐。这不就是所说的“罄

域中而蒙福”吗？怎么可以漠然置之。请您好好审察思考。戒杀放生，说到底也是为人类自身谋福祉，如果认为只是为了动物，不是颠倒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嘛。

南浔极乐寺外，向有放生池，以礮未全砌，遂致坍塌。兼复多年未浚，淤泥充满。每有善士就河放生。虽发善心，生难获益。

南浔极乐寺外，一向有放生池，因为堤岸未能全部修砌好，导致坍塌。又加上多年没有疏浚，淤泥充满。每当有善心人士在河里放生。虽然发了善心，被放的生命却难以获益。

其旦蒙放而暮复遭捕者，当居多半。若近大江，则固宜放之江中，小河则断非所宜。园林大师心有不忍，拟欲深浚其池，外筑围墙以为防护。俾放生有地，而盗捕无由。其意亦良厚矣。

它们早上被放，晚上却再次被捕获，应在一多半。如果临近大江，则应当把它们放在江中，（放生在小河是很不应该的。园林大师心有不忍，打算深深地疏浚放生池，并在外面砌筑围墙来防护。使得放生有个处所，而盗捕的人没有了途径。他的用意也是非常善良纯厚啊。

尚未开工，适普陀觉三大师至，一见即志道相契。旋以寺事付托，而已则放下万缘，专修净业焉。觉师缙承旧绪，即欲速成其事。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拟募阖镇善信共襄胜事。祈予作序。

尚未开工，正好普陀山觉三大师到来，一见面就觉得志道相合。（园林大师）立即将寺中诸事托付（给觉三大师），而自己则放下万缘，专修净业。觉三大师则继承未完的事业（工程），想尽快完成这个工程。但因为工程浩大，紧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完成。打算招募全镇的善信共同完成这件胜事。请我来做序。

予常痛念近世杀劫之惨，欲挽无力，因彼之请，触动予怀。遂将吾人与物类之本具真心，及随业升沉，并杀生护生之现未果报，撮略言之。冀诸位檀越，同发善念，同捐净资，俾此举速得成功，庶物类悉皆得所，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岂特现世万祸冰消，干祥云集，而未来世之衔恩报德者，正不知其几千万亿也。

我常常痛念近世杀劫的惨烈，想挽回却无力，因为他的请求触动了我心。于是便将我们人类与物类本来具有真心，以及随善恶业力升沉，还有杀生护生的现世未来果报，简要述说。希望各位檀越，同发善念，同捐净资，使此善举速得成功，各种物类各得其所，其功德

利益，无量无边。岂只是现世万祸冰消，千祥云集，而未来世的感恩报德者，真不知道有几千万亿啊。

（典故：

【泽及枯骨】恩泽施及死去的人。形容恩情深厚。周代史书上记载：文王有一次在野外行走，见到一些枯骨散落于田野间，暴露未被掩埋，便叫左右随行人员去把枯骨埋掉。随行的左右说：“这也不知是谁家的尸骨，大概已经无主了。”周文王说道：“天子有天下，就是天下的主；诸侯有一国，就是一国的主。这些枯骨暴露于我周国之野，我是周王，当然是这枯骨的家主，自然应该由我负责掩埋。”左右听此一说，便赶紧去将枯骨掩埋了。天下的诸侯闻听周文王能行如此仁德，都说：“西伯对于死人尸骨尚且如此恩德普施，更何况对于活着的人了。”

【筒子放鸠】我国最兴盛的朝代是周朝，出了很多贤人，当时五霸强七雄出，那个时候的诸侯，每年的正月元旦那天都要捉了很多斑鸠来饮酒食啖，当时列国的赵子于元旦的时候，就把斑鸠鸟全部买下来放生，有人就谏正他说：你这样定期于元旦，只一天放生的办法不彻底。

赵简子听人谏正很有道理，即时下了命令禁止捉斑鸠鸟，彻底严禁任何人杀害，并且奖励放生。

【子产畜鱼】春秋时代郑国贤大夫，公孙侨，字子产。心地仁厚，孔子称赞他：“有仁爱之德古遗风，敬事长上，体恤百姓。”当时列国横争侵扰，而郑国能以保持内政稳定，民生安乐，首赖子产辅政有功。每当有人赠送活鱼给子产，子产从来不忍心，以享口腹，而使活生生的鱼受鼎俎烹割痛苦，总是命人把鱼畜养在池塘里，眼见鱼儿优游水中，浮沉其间，子产心胸畅适，不禁感叹地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由此可见子产的仁德普及物类，不只是民吾同胞，事实已扩大到物类了。观察以上事迹，可知爱惜物命，放生善举，并不只佛教提倡，儒家圣贤君子，也是遵守奉行的。

【随侯济蛇】随侯往齐国，路见一蛇，困于沙磧，首有血出，以杖挑放水中而去。后回至蛇所，蛇衔一珠向侯，侯不敢取。夜梦脚踏一蛇，惊觉，乃得双珠。

【杨宝救雀】：杨宝幼时，见黄雀为梟搏坠地，复为蝼蚁所困，取而畜诸笥中，给以黄花，痊乃放去。夜梦黄衣童子拜谢，赠玉环四枚，曰：“我王母使者，荷君济

命，愿君子孙洁白，位列三公，亦如此环矣。”后四世贵显。此三则见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

金陵为文献之邦，素称佛国。其地之人，多有大乘根性。以大法东来，百七十余年，只在北方。至吴孙权赤乌四年，康僧会尊者，行化至此。以感佛舍利降临，孙权为之建塔修寺，以宏法化。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且一向被称为佛国。这个地方的人民，大部分都有大乘根性。佛法传到中国，一百七十多年，只在北方弘扬。到了三国时期东吴孙权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康僧会尊者，行化到了此地。因为尊者虔诚感应到佛舍利的降临，孙权为他建塔修寺，来宏扬佛法，教化众生。

至晋而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亦在其地。宋齐梁陈以来，译经宏法，大有其人。一则宿昔熏陶，善根所使。一则山水崇深，地灵所致也。

到了东晋，有佛驮跋陀罗，翻译《华严经》，也是在这个地方。南朝的宋、齐、梁、陈以来，在此地译经宏法的高僧大德有很多。既是因为宿世的熏陶，善根所使。

也是因为山水峻隐，山川灵秀所致啊！

迨至唐肃宗时，颜鲁公真卿，适守是邦。诏天下诸州各立放生池，命鲁公撰文。其曰，举天下以为池，罄域中而蒙福。是岂独为物计哉，盖欲有所感也。今清凉山下乌龙潭，乃鲁公自立之放生池。

到了唐肃宗时，鲁公颜真卿，恰逢镇守南京。皇帝下诏天下各州都要建立放生池，敕命颜鲁公撰写疏文。颜真卿在疏文中说：“举天下以为池，罄域中而蒙福。”这哪里只是为动物来考虑呢？这是想要天下人因此而有所感动啊！现今清凉山下的乌龙潭，就是颜鲁公自立的放生池。

鲁公精忠贯日月，文笔动风云。而且笃信佛法，极意护生。其懿德弘慈，千百年后，莫不景仰。

颜鲁公之忠义可与日月比高，又有“笔落惊风雨”的文采与书法造诣。而且他深信佛法，极度留意护生。他美好的德行，弘法的慈心，千百年后的人，没有不景仰的。

近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天灾人祸，频频降作。忧世之士，以为此等业果，皆由杀起。倘能知物不可杀，则断无杀人之理。由是各怀慈善，互相扶持。自可移风易

俗，感召天和矣。

近来，世道人心，已经坏乱到了极点。天灾人祸，连续不断的发生。忧虑世事的仁人智士，认为这些业力果报，都是由于杀生引起。倘若能够知道动物不可以杀害，就断然没有杀人的道理。因此每个人都怀有慈善之心，互相扶持。自然可以移风易俗，感召天地和顺啊！

于是冯梦老，王幼农，庞性存，魏梅荪等诸居士，谋立放生池。以提倡息杀行慈之道，企敦民胞物与之风。以乌龙潭鲁公故址，不能通江。另觅三汊河方家下圩，其地宽敞，有百数十亩。足可以建立道场，开池放生。

于是冯梦老、王幼农、庞性存、魏梅荪等诸位居士，计划建立放生池。来提倡息杀行慈的道理，企望劝勉广泛爱护同胞万物的风气。因为乌龙潭颜鲁公放生池故址，不能够流通到大江。另外找到三汊河方家下圩，这个地方宽敞，有一百几十亩地。足可以建立道场，开挖大池来放生。

幸其地主方君峻生，元属乐善君子。只取半价，亦可谓稀有功德矣。议甫成，而予适至金陵。魏君以其事告予，且令作疏，以为之倡。

幸而这块地的主人方峻生先生，原本就属于乐善好施的

君子。只要了一半的价钱，也可以说是希有的功德啊！商议刚刚达成，而我又恰好到了南京。魏梅荪居士将这件事告诉我，而且要我写一篇疏文，作为倡导。

予常痛近世杀劫之惨，欲挽无力。因彼之请，触动予怀。予前撰南浔极乐寺放生池疏，已将吾人与物类之本具真心，及随业升沉，并杀生护生之现未果报，撮略言之，兹不缕述。

我常常痛心近来世上杀劫的悲惨，想要挽救却没有力量。因为他们的请求，触动了我的心怀。我前面撰写的《南浔极乐寺放生池疏》，已经将我们人类与动物畜类的本具真心，以及各随业力升沉六道，杀生护生之现在未来的果报，大略说过了，此处就不再详说了。

冀诸位檀越，同发善念，同捐净资。俾此举速得成功，庶物类各得其所。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岂特现世万祸冰消，千祥云集。而未来世之衔恩报德者，正不知其几千万亿也。

希望诸位护法檀越，同发善念，同捐净财。使这个善举速得成功，动物畜类各得其所。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哪里只是现世万祸冰消，千祥云集。而且未来世，来感恩报德的，不知道有几千万亿呢！

须知放生原为戒杀，戒杀必从吃素始。倘人各戒杀，人各吃素。则家习慈善，人敦礼义。俗美风淳，时和年丰。何至有刀兵劫起，彼此相戕之事乎。此挽回天灾人祸，正本清源之要务也。

必须知道放生原本为了戒杀，戒杀必须从吃素开始。倘若每个人都戒杀，每个人都吃素。那么家家修习慈善，人人崇尚礼义。民俗和美，风气淳厚，时节和顺，年成丰收。何至于有刀兵劫兴起，彼此相杀的事情呢？这是挽回天灾人祸，正本清源的首要事务啊！

凡有欲家门清泰，身心康宁，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者。请皆于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中求之，则求无不得矣。

凡是想要家门清泰，身心康宁，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的人。请都在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当中来求，则求无不得啊！

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

乾为大父，坤为大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故孔子以老安少怀为志，如来以普度众生为心。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是吾人过去父母亲属，皆于未来得成佛道。其有由恶业力，堕于水陆空行异类之中，其佛性固无少

损。其贪生怕死，避苦求乐之心，与吾人初无少异。
天是最大的父亲，地是最大的母亲。世人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辈。所以孔子以“年老的人们得到安康舒适，年少的孩子得到关怀养护”作为他的志向，如来以普度众生为愿心。因为一切众生，都具佛性。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亲属，都会在未来得成佛道。其中有的由于恶业的力量，堕落在水陆空行的异类之中，它的佛性固然没有减少损失。但是它们贪生怕死，避苦求乐的心，与我们一点也没有不同。

由是冯梦老邀同诸居士，发起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以为提倡。冀一切善人，咸体天地父母之心，共怀民胞物与之念。弭自他之杀业，培菩提之道本。岂独注意于区区一道场而已哉。盖欲感发于普天之下也。

因此冯梦老邀集诸位居士，发起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作为提倡。希望一切善人，都能体会天地父母，慈育万物之心，共同怀有万民同胞，万物同辈之念。止息自己与他人的杀业，培植菩提的道本。哪里只是注意在区区这一个道场而已呢？是想要感动普天之下的人都发起戒杀护生的善心啊！

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至。凡一切鰥寡孤独，颠连困苦，

无所倚赖者，无不欲为救援。但以财力维艰，于法云寺放生池旁隙地增设一慈幼院。取无父无母，无法存活之孤儿，养之教之，俾其成才而自立。免令冻饿而死，以填沟壑，饱鸦犬。致彼祖宗断祭祀，兼使国家少人民。其心可谓真切恳挚，知所先务矣。

而他们的恻隐之心，无微不至。凡是一切丧失劳动力的孤独之人，流浪困苦，没有依靠的人，全部都想加以救济援助。但因为财力艰难，在法云寺放生池的旁边空地上增设一个慈幼院。收养无父无母，无法生活的孤儿，养活教育他们，使得他们成才而能够自立。免除因冻饿而死，尸露野外，成为乌鸦野狗的食物。导致他们祖宗断绝了祭祀，又使国家减少了人民。诸位居士的发心可说是真切恳挚，知道什么是首要事务啊！

良以小儿一失父母，必至死亡。即或稍能行乞，不至即死。以无力就学，亦不过终身为佣。何能开智识以达本天姿，敦伦理以不悖人道乎哉。试思晋道安，唐一行，明妙峰，皆孤儿也。由得为僧，遂致道传天下，德被兆民。

实在因为小孩子一旦失去父母，必定因无人照顾而死亡。即使有的稍稍能够去乞讨，不至于马上就死。因为没有力量读书学习，也不过是一辈子做佣人。怎么能够开发

智慧知识以发挥他本有的天赋资质，崇尚伦理道德，不背离做人正道呢？试想，晋朝道安法师，唐朝一行法师，明朝妙峰禅师，他们都是孤儿啊！因为幼年得到佛门的收养教育才得以出家为僧，乃至后来道法传遍天下，德行泽被万民。

宋吕文穆，读书土窑，乞食活命。一僧怜而供给之，遂得高中魁选，致君泽民。故发愿有云，愿子孙世世食禄，护持佛法。不信三宝者，勿生吾家。盖其所感深也。

宋朝吕文穆，在土窑中读书，乞讨食物来活命。一位僧人怜悯他而供给钱物，于是吕文穆得以高中状元，辅佐国君，恩泽万民。所以他发愿说：愿子孙世世代代吃皇粮，护持佛法。不信三宝的，不要生到我家。这是因为他对佛门的恩德有至深的感受啊！

是知神龙之雏，每有沙碛之困。仁人能以斗升之水济之，待其羽翼既成，风云际会，便能普天之下，悉降甘霖。

必须知道神龙幼小时，常有困在沙滩的危境。仁善之人能够以少许的水来救济他，等待他的羽翼长成，就能够行云布雨泽被整个天下。

纵令天姿庸常，无此作略。而养其良知良能，俾各为良

善，亦可以为天下太平之本。况孤儿既多，当必有出类拔萃，堪能成道立德，参赞化育，如道安一行妙峰文穆者。其教养成就之功德，何可称量乎哉。

纵然是天姿平庸平常，没有这样大的作为。而培养他们天生的良知，使得他们都成长为良善之人，也可以成为天下太平的基本。何况孤儿既然多，应当必定有出类拔萃的，能够建立道德，协助教化培育世人，如道安、一行、妙峰、吕文穆一样。这种教养成就孤儿的功德，怎么能够称量呢？

所愿仁人君子，一切善信，各推幼幼之心，勿吝涓涓之助。须知施为福本，天道好还。我既济人之孤，则己之子孙，当必多皆出类拔萃，大有作为。决不至困苦颠连，无所吁告耳。

祈愿仁人君子，一切善信，各推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心，不要吝嗇涓涓细流的帮助。必须知道布施为得福之本，天道昭彰、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我既然救济他人的孤儿，那么自己的子孙，应当必定多是出类拔萃，大有作为。决不至于生活困苦、颠沛流离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啊！

宋范文正公，唯以济世济人为事。其子孙至今，多有达

者。固知急人之急者，其自己与子孙，世世生生，皆不至有急而待人周济也。

宋朝文正公范仲淹，唯以济世救人作为事业。范家的子孙至今，有很多显达的人。要知道救他人之急的人，他自己与他的子孙，世世生生，都不至有急难而等待他人的周济啊！

倘能俯纳刍蕘，不惜家珍，俾此举大成，岂特孤儿之大幸哉，实天下国家之大幸也。

倘若能够采纳浅见，不吝惜家财，使得此举大功告成，哪里只是孤儿的大幸呢？实在是一家、一国乃至举世之大幸啊！

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

夫大藏者，乃般若之丛林，真如之府库，一切世出世间诸法之渊海也。举凡如来究竟亲证之道，众生即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广，三世因果之微，与夫日用伦常孝弟慈善之道。悉皆显阐赞导，了无佚遗。以故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为宏法利生之急务焉。

一部《大藏经》，是修习佛法得般若智慧的丛林道场，是真如实相自性的仓库，如无边的海洋一样涵盖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法！无论是如来亲自证悟到得佛果、众生

心中固有的佛性，以及广大无边的十方世界之情形，细微难测的三世因果之道理，还是人世赖以维系的伦理纲常、孝弟慈善的道理。全部都加以明确地阐述，并提倡这些道理以教导众生，一点也没有遗漏。所以宏扬佛法的大德，没有不以流通《大藏经》，作为宏法利生的首要任务啊！

刻大藏经，与单刻一二部经论有异。不得谓此功德大，彼功德小，此法当机，彼不当机。良以一大藏虽有经律论，及西竺此方种种著述，部类各别，卷数逾万，总是一部大藏经故。

刻印《大藏经》，与单刻一二部经论有所不同。不要说刻印某些经论功德大，刻印其他经论功德小，或者刻印某些经论契合当前的时机，刻印其他经论则不契合。我这么说，实在是因为一部《大藏经》虽然有经、律、论三藏，以及印度、中国的种种著述，部类各别，有万卷之多，全都是收归一部《大藏经》的缘故。

既是一部，何可割裂疆域，妄分优劣。譬如万川归海，同一咸味。百华成蜜，同一甜味。卉木虽有大小，春光原无偏僻。形相虽有殊异，明镜岂有二照。如修九层之塔，施砖石于各级，功德同等。如铸千尺之佛，镕金铜

于一炉，那分高低。但可即末以得本，岂直执源而废流。

既然是一部，怎么可以人为划分界限割裂彼此，妄自计较各经论的高低。譬如万川归于大海，一同汇成海水，同是一种咸味。百花酿成的蜜，共同化为蜜汁，同是一种甜味。如小草和树木虽然有大小之别，但春天的阳光，原本没有偏心，是平等普照的。又如镜子照物，外物的形相虽然有种种差异，但明亮的镜子，哪里有二种不同的映照呢？又如同修建九层高的佛塔，布施每一级的砖石，功德是同等的。如同铸造千尺高的佛像，熔化金铜在一个锅炉，哪里能分别高低。我们看待大藏经中的各部经论，应该像看一株繁茂的大树，枝叶虽多，各有不同，但循着不同的树枝去看，原属同根而生；又如一条长河，源头和下游均是一河之水，不应该只认得源头而不认得下游。

菩萨度生，不见能度所度之相。菩萨行施，不著色声香味触法。故得一心无住，三轮体空，致其福德，直与十方虚空，同一广大悠久。

菩萨化度众生，不见能度的我、所度众生的相。菩萨修行布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以能够心中全无执着，能施的人、所施的物、受施的人，这三轮体空，而致使他的福德，与十方虚空，同样的广大悠

久啊！

一大藏教，虽有大小权实，偏圆顿渐，显密真俗，禅净性相，种种不同。然其心光血脉，固皆融会贯通，一无滞碍。如帝网千珠，重重交映。如佛殿千灯，光光相涵。

一部《大藏经》，虽然有大乘小乘、权教实教、偏教圆教、顿教渐教，显教密教、真谛俗谛，禅宗净土、性宗相宗，种种不同。然而各种教法的核心思想与法脉起源原本都是融会贯通，完全没有隔阂的。如同帝释宫殿中的梵网千珠，重重交互映辉。又如同佛殿中的千盏明灯，光光互相涵容。

助刻檀越，但取钱不落空，勿论刊刻何种。庶经理之人，少费心力，而汪洋大藏，速得圆成矣。倘或以分别心，妄生拣择，则人各效尤，必致或有一种，多人愿刻，以成重复。或有一种，无人发心，常时阙漏。功德虽有，缓急失当。全藏流通，知在何时。

助刻印经的檀越，只要自己的钱没有落空即可，不要执着刊印哪种经书。使得经营料理的人，少费一些心力，而如同汪洋一般的《大藏经》，迅速得以圆满成办啊！倘若用分别心，妄生拣择，那么每个人都来效仿，必然导致或者有一种经，很多人愿意助刻，成为重复。或者

有一种经，没有人发心助印，常常有阙漏。功德虽然也有，而缓急就有所失当。整部《大藏经》的流通，又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

况此时经理校对，悉皆有人。胜缘难再，忍令错过耶。须知为实施权，权是实家之权。开权显实，实是权家之实。

何况现在组织料理与校对经文，都已有专职人员负责。殊胜因缘难以再有，怎么忍心错过呢？应该知道，如果是为了实现初衷而在方法上临时变通，则这样的变通当然不违背初衷；而采用灵活变通的方法实现了初衷，无疑是懂得聪明权变的人的功劳。

如来说经，菩萨造论。若无西竺此方诸宗古德著述，辅弼翼赞。何能中外流通，至今不替。且世主治国，尚赖文武辅弼，方得万民仰德而畏威，观光而自化。况如来所证之三德秘藏，实相妙理。

如来说经，菩萨造论。如果没有印度中国诸宗的古德著述，辅佐赞助。怎么能够在中外流通，至今不变呢？况且世间君主治理国家，尚且要依赖文武大臣的辅佐，才能得到万民仰慕圣德，畏惧圣威；观圣德的光辉而自然得到教化。何况是如来所证的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的

秘密宝藏，实相妙理呢。

若舍古德随顺机宜种种发挥，则佛心所证，唯佛与法身大士能知。其余劣机众生，将何由而知，何由而证乎哉。

如果舍弃古德们随顺众生根机而作的种种发挥，那么佛心所证的境界，唯独只有佛陀与法身大士才能够知道了。其余劣机的众生，由什么途径而知道，由什么途径而证得呢？

是知一大藏万余卷经，同是一法，何可分别。所愿施资助刻诸大檀越，同以无所住而生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则一大藏之不思议功德，人人各获全分。如一月当空，万川普映。一气值节，大地皆春矣。

所以要知道一部《大藏经》有几万卷的经，同是一种佛法，怎么可以生分别心？所愿布施资助刻经的诸位大施主，同样以菩萨的无所住而生心，不住法而行布施。那么刻印一部《大藏经》的不可思议功德，人人都获得全分。如同一月当空，万流普遍映照。一个气节当值，大地全都回春啊！

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

佛法流通，利益无量。天机深者得其深，即可明心见性，断惑证真。天机浅者得其浅，亦可改恶修善，希圣希贤。

佛法流通，利益无量。善根悟性深的人，得到佛法深义，就可以明心见性，断见思惑，证真谛理。善根悟性浅的人，得到佛法浅显之义，也可以改恶修善，仰慕效法贤圣之人。

良以如来设教，虽则正为出世，而随顺机宜，循循善诱。故于经世之道，亦复发挥净尽，毫善弗遗。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凡一切伦常日用之道，与儒教所说，了无异致。

这实在因为如来设立教法，虽然说真正的根本是为了出世之道，但却随顺众生的根机以及当时的情况，而循循善诱。所以对于治世之道，也发挥净尽，一丝毫的善，都没有遗漏。遇到父亲，给他讲慈的道理。遇到儿子，给他讲孝的道理。对兄长说友爱，对弟弟说恭敬，丈夫倡导，妻子随顺。凡是一切伦常日用之道，与儒家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

其所异者，一一各示三世因果，善恶报应。使人心存敬畏，不敢逾越。虽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对佛天。即下而贪残暴恶之伦，绝无信心。以久闻因果报应之事，

其心已冥受制伏，亦不至十分酷烈。

其中不同的，就是每一法，各自显示三世因果，善恶报应的道理。使得人们心存敬畏，不敢逾越本分。虽然在暗室隐蔽之处，也一样如同面对佛陀天神，不敢有所放纵。就是下等贪婪残暴作恶之人，对三宝绝对不信。也因为久闻因果报应的事迹道理，他的心已经冥冥之中受到制伏，也不至太过于残酷暴烈。

观于列国杀人殉葬，以多为荣。佛教东来，遂灭此风，可以见矣。其入人深而利益溥，譬如杲日丽天，生盲悉获安乐。阳春回地，焦芽亦荷生成。诚所谓如来不出世，万古冥若夜游。

看到春秋列国时，杀人殉葬，各国国君都以杀人殉葬数量多为荣。佛教传来，这个风气得以灭除，可以明见啊！佛法深入人心而利益广大，譬如明日当空，生来就瞎眼的人都能得到安乐。大地回春，焦芽也得以生长。这就是所谓：如来不出世，万古冥暗如同夜游。

佛法若流通，人天悉有恃怙。教传东震，年将二千。其间具聪明睿智之姿，立掀天揭地之业。学识通人天，节操陵风云者。莫不崇奉护持，极力流通。不惜巨资，建立塔寺。以其阴翼治道，显淑民情，使民日迁善而不知

所以为之者。故古今首出庶物之人，莫不以流通佛法，为天下太平，万国咸宁之基址焉。

佛法如果流通，人间天界都有依怙。教法传来东土，将近有二千年了。这当中，具有聪明睿智的天姿，建立翻天覆地的事业，学识博通人天，节操品德超越风云之上的人。没有不崇敬信奉护持，极力流通佛法的。不吝惜巨额资财，来建立塔寺。因为佛法，冥冥中帮助治理世道，明显化导人心民情，使得人民一天天的归向善法，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古今杰出卓越的人，没有不以流通佛法，作为天下太平，万国安宁的基础啊！

吉林哈尔滨，僻处边陲。在昔但为华俄渔场而已。自铁路开通，遂成欧亚交通重要地点。万商云集，各行星罗。较京津沪汉，无多让焉。

吉林省的哈尔滨市，在中国的边陲。在过去，仅是华俄的渔场而已。自从铁路开通，就逐渐成为欧亚交通的要地。万商云集，各行各业如星星罗布。比起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毫不逊色。

但以寺宇绝无，高僧不来驻锡。经典未布，人民无缘培修。中东铁路监察局长陈飞青君，宿植德本，笃信佛乘。欲使滨江同人，咸沐如来法化。特向中东路局，请地数

亩，拟建十方丛林，命名极乐，以宏佛法而资信仰。

但是因为整个城市没有一座寺院，高僧不来弘化。佛教经典没有流布，人民没有因缘培福修行。中东铁路监察局长陈飞青先生，宿植德本，深信佛法。想要使哈尔滨的人民，都能沐浴如来佛法的教化。特别向中东铁路局，申请了数亩土地，打算建十方丛林，命名为极乐寺，宏扬佛法而资助人们的信仰。

其绅商首领，若某某等数十人，莫不皆本己立立人之心，行自利利他之事。为之协力赞襄，以速其成。其建筑规模，悉仿内地大寺之制。以倓虚法师，博学多闻，深通经教，志切宏法而利人，因请为住持。

其中士绅商人首领，某某等有十几人，全都是本着自己成就，成就他人的心，来实行自利利他之事。为之大力协助，来迅速建成这座寺院。寺院的建筑规模，都是模仿内地大寺院的建制。因为倓虚法师，博学多闻，深通经教，有志宏法而利益众生，因此请他来住持。

祈其寺成之后，长年讲经。俾莅滨人士，咸知修身淑世之道，与夫了生脱死之法。兼复堂开莲社，继庐山之遗风。室辟阅经，穷修持之秘要。但以平地建筑，与长时宏法。其事体甚大，其费用甚繁。

祈愿寺院建成之后，长年讲经。使得来到哈尔滨的人们，都知道修身济世之道，与了生脱死之法。并开办莲社，继承庐山慧远大师的遗风。开辟阅经室，来穷尽修持的秘密要诀。但因为这是从平地上建筑寺院，且要考虑长时间宏法。所以这个事体很大，所需的费用也很繁多。

以故恳祈当道长官，巨绅富商，及一切善信人等。各各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高僧莅止，经典流通。

因此，恳切祈愿当道长官，巨绅富商，及一切善信人等。各各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布施财物，展转劝化，展转募捐。使得含在空中的宝殿，指日成功。佛陀的满月金容，经劫常住。高僧莅临，经典流通。

莲社开，而净土之宗风丕振。经教宣，而苦海之舟筏长存。从兹人慎三业，户敦十善。胜残去杀，同登仁寿之域。信愿念佛，共生极乐之邦。

莲社开办，而使净土的宗风大振。经教宣扬，而使苦海的舟筏长存。从此人人谨慎护持身口意三业，家家户户力修十善之行。制止残暴，远离杀害，同登仁寿之域。

真信切愿，念佛名号，共生极乐之邦。

将见出资善士，常蒙佛天护佑。当必灾障冰消，吉庆云集。身心安泰，家门静谧。富寿康宁，现生获箕畴之五福。尊爵上章，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

必将看到，出钱的善人，常蒙佛天护佑。也必定会使灾障冰消，吉庆云集。身心安泰，家门静谧。富寿康宁，现生获得箕子在《九畴》所说的五福。尊贵高显，后世子孙得到《伊训》中所说的各种吉祥啊！

(注：

【五福】五种幸福。《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

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全同。而其居心行事，与佛全异者，其故何也。良以迷本具之性德，逐妄合尘。以性具无著之戒定慧，反作逐境染污之贪瞋痴，遂造随事争执之杀盗淫。由是之故，轮回六道，受诸极苦。久经

长劫，莫之能出。

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佛是完全相同的。然而众生的存心和行为，却与佛完全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实在是因为众生迷惑了本来具有的性德，追逐妄相，合于六尘。把自性本来具有的无所执着的戒定慧三种性德，反而变成了追逐外境沾染外污的贪瞋痴三毒，于是造作随事争执的杀盗淫三业。因此，轮回六道，饱受痛苦。经过长久劫，仍不能出离。

大觉世尊愍之，兴无缘慈，运同体悲。示生世间，成正觉。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其间教随机异，法以缘殊。大小偏圆，权实顿渐，各就机宜，令得利益。

大觉世尊怜愍无知造业的众生，兴起无缘大慈，普运同体大悲。示现化生来到世间，并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多次。在此期间，世尊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机和因缘而采用相应的教法。大乘、小乘、偏教、圆教、权教、实教、顿教、渐教，各自就着众生的根机和情况，使他们都得到利益。

于中求其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不断惑业，得预海会。即此一生，定出轮回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殊胜超绝也。

在这众多法门当中，如果要找到一种上中下三种根机，普遍加被，利钝二根，全部收摄；下手容易而成功高妙，用力较少而得效迅速。不断烦恼惑业，就可参预莲池海会；就在这一生，决定超出轮回的法门。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这一法门的殊胜超绝啊！

以故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悉皆极力赞扬，普劝往生。

所以《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典，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全都极力赞扬净土法门，普劝往生极乐世界。

迨至大教东流，远公大师，隐居庐山。创开莲社，宏通此法。最初结社之时，高僧钜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入莲社而念佛名，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难胜数也。

等到佛法东来，慧远大师，隐居在九江庐山东林寺。开创念佛莲社，宏通此净土法门。最初慧远大师结莲社之时，高僧大儒参预莲社的，共有一百二十三人。如果终其慧远大师在世之时，三十多年之内，加入莲社念佛名号，蒙阿弥陀佛接引而得往生的人，多得难以胜数啊！

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莲宗，导利含识。宋初永明大师，住持净慈（净慈初名永明）。圆修万善，偏赞净土。恐学者不知自力佛力之所以然，作四料拣，以为指南。俾上中下根，若凡若圣，皆有遵循。若非弥陀化身，何克臻此。

从此之后，每个朝代都有高僧大德，宏扬净土宗，化导利益众生。宋朝初年，永明大师，住持净慈寺（净慈寺最初名为永明寺）。圆满修行种种法门，却特别推崇提倡净土法门。恐怕学习的人不知道自力佛力的所以然，作了一个四料简，作为修学的指南针。使得上中下三种根机，或凡夫、或圣人，都有一个遵循的轨则。如果不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后有省常法师，当太宗真宗之际，住持昭庆。慕庐山之遗风，结净行之莲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归依，为之倡导。凡宰辅伯牧，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余人。其沙门则有数千。而士庶则不胜记焉。

后来又有省常法师，在宋太宗、真宗之时，住持昭庆寺。仰慕远公在庐山倡导念佛法门的遗风，结起修学净行的莲社。而当时的宰相文正公王旦，首先来归依，来作为倡导。凡宰相州官，学者贵族，称弟子而加入莲社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出家沙门则有几千人。而普通百

姓就就不计其数了。

明季莲池大师，参禅大悟之后，力修净业，重兴云栖。以契理契机，莫过净土。遂著弥陀经疏钞，发其甚深旨趣。净土宗风，为之丕振。而一生悲敬双修，事理不二。以故戒杀放生，济孤利冥之懿范，数百年来，中外景仰。

明朝的莲池大师，参禅大悟之后，着力修习净业，重新振兴云栖寺。认为上契佛理，下契众机的法门，没有超过净土法门的。于是写下了《弥陀经疏钞》，阐发其中甚深的旨趣。净土宗风，为之大振。而莲池大师一生悲敬双修，事理不二。所以他提倡的戒杀放生，救济孤儿，利益冥界的美好轨范，几百年来，令中外景仰。

清雍正间，省庵法师，住持梵天。宏阐净土，不遗余力。其劝发菩提心文，堪与日月争光，虚空等寿。由此诸祖心光所映，杭州人士多皆信向。又以山水佳胜，高人蔚生。而人以类聚，故法门知识，亦多莅止。因兹法化之盛，较各处为优。地灵人杰，法以缘兴，信非虚语。

清朝雍正年间，省庵法师，住持梵天讲寺。不遗余力地宏扬净土法门。他写的《劝发菩提心文》，堪与日月争光，虚空等寿。由于有诸位祖师的愿力心光所映照，杭州地方的人士，大多都信仰趋向净土法门。又因为杭州

这个地方，山清水秀，高人如林。且人以类聚，所以很多法门善知识，常常莅临此地。因此佛法教化的盛况，比起其它地方更为优胜。常言道，山水灵秀、人才俊美，佛法可因此而兴，看来的确如此。

迨光绪初年，玉峰法师，创建弥陀寺，为净土道场。凿山镌经，宏扬净土。虽其道德不敢与永明诸祖相比。而其誓愿宏深，语言痛切，不愧为净土向导，法门知识。继往开来，厥功实非浅鲜。

到了光绪初年。玉峰法师，创建弥陀寺，作为净土道场。开凿山石，镌刻经典，宏扬净土。虽然他的道德不敢与永明等诸位祖师相比。但是他的誓愿宏深，语言痛切，不愧是净土法门的向导，法门的善知识。继承往圣，开示来学，这个功德实在不小。

自后国家多故，住持非人，遂致一败涂地。近数年来，各界眼界大开。凡有志于学圣贤者，无不研究佛学，修持净业。某某等诸居士，不忍令此道场，长时湮没。公推智慧法师为住持。以期提倡莲宗，普利一切。

此后国家多患难，住持的人不称职，因此导致佛法一败涂地。近些年来，社会各界眼界大开。凡是有志于学习圣贤的人，没有不研究佛学，修持净业的。某某等诸位

居士，不忍这个道场，被长时埋没。公开推举智慧法师为住持。以期望提倡净土宗，并普利一切众生。

智师以己立人，自利利他为心，仰效前修，特开莲社。每月六斋日，举行一次。有信心者，同来念佛。念毕少顷，恭请智师，或余知识，或通法居士，升座讲演净土法门中切要理事。俾诸人克治习气，增长信心，诚盛举也。

智慧法师以自己成就，成就他人，自利利他为志向，仰慕效法前辈修行人，特别开办莲社。每个月的六斋日，举行一次念佛法会。有信心的人，同来念佛。念佛后的一点时间，恭请智慧法师，或者其余的善知识，或者通达佛法的居士，升座讲演净土法门中，急切重要的义理事相。使得人人都能克治不良习气，增长净土信心，这实在是一个盛举啊！

(光) 与智师，志同道合，乃委其叙述缘起，以为一切大众劝。宋时长芦赅禅师，景仰庐山莲社，启莲华胜会，而普贤普慧二菩萨，梦中祈其书名。故知此会，是名最胜法施之会。凡入会者，各宜勉旃。

我与智慧法师，志同道合，于是详细叙述缘起，作为一切大众的劝导。宋朝长芦寺的宗赅禅师，景仰庐山莲社，

启建莲华胜会，感得普贤、普慧二位菩萨，在梦中祈望禅师写下他们的名字。所以知道这个莲华胜会，名为最殊胜的弘扬布施佛法之会。凡是入会的人，各自应该勉励自己。

又近世之人，多务虚名，不修实行。口虽念佛，心与佛违。譬如药忌并服，何能愈病。必须念念克治自己习气，心心忆念弥陀洪名。凡有与佛不合之念头起，则自责曰，汝念佛求生西方之人，何可起此念乎。

又者，近来的人，大多贪图虚名，不修实行。口里虽然念佛，心里却与佛相违。譬如药方与忌口的食物一起服用，怎能治好病呢？必须在念念之间克治自己的习气。心心忆念阿弥陀佛的洪名。凡有与佛不合的念头生起，就责备自己说：你是念佛求生西方的人，怎么可以起这种念头呢？

正念一起，邪念自消，决不许其稍住顷刻。必使心中净无瑕秽，如净琉璃，内含宝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持名，决定求生。方为真正修净土人。若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即修持精纯，亦名违背佛教。虽种善根，而了生脱死，当在驴年。可不哀哉。

正念一提起，邪念自然消灭，决不允许邪念稍稍有一刻

的住著。必定使得心中清净没有瑕秽，如同清净的琉璃，内含宝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持名，决定求生西方。这才是真正修行净土的人。如果还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的心，即使修持精纯，也名为违背佛教。虽然种了善根，而想要了生脱死，应当在驴年了。这不是很悲哀吗？

此段虽于缘起无涉，实为修持要义，故拉杂书之。

这一段虽然与启建莲社的缘起无关，但的确是修持的重要义理，所以我不避杂乱地多写了一段。

杭州南高峰荣国禅寺重修宝塔疏（代住持振机作）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本妙心，轮回生死。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众生根，为说妙法。普令有情，悉获利乐。及至一期事毕，示现灭度。

大觉世尊，怜愍一切众生，迷失本有的妙心，轮回生死。示现化生来到世间，并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随顺众生的根机，为众生演说妙法。普令一切有情，都获得利益快乐。等到一期教化的事业完毕，就示现灭度。

又以悲心无尽，特碎全身为八斛四斗舍利。分布天上人间，以为未来众生灭罪植福，出离轮回度脱生死，直至成佛之无上第一不可思议因缘。由是凡有得佛舍利者，无不高建宝塔，藏于其中。普令自他幽显，同消宿业，同种善根也。

又以无尽的悲心，特别焚碎全身为八斛四斗的舍利。分布在天上和人间，作为未来众生，灭罪植福，出离轮回，度脱生死，直至成佛的无上第一不可思议因缘。因此凡是有得到佛陀舍利的，没有不高建宝塔，将舍利珍藏在其中。普令自他阴阳二界众生，共同消除宿业，共同培植善根。

南高峰者，省会之名山，浙江之巨镇。自下至顶，高一千六百余丈。登巅远望，长江若带，西湖如杯。极湖山之胜概，豁达士之胸怀。与北高峰对峙，相去十余里。层峦叠嶂，蜿蜒盘结。山势既峻，能兴云雨，故其上多奇云。山峰高出云表，时露双尖，望之如插，因目之为双峰插云，为西湖十景之一。

南高峰，是浙江省会杭州的名山，浙江的巨镇。从山下到山顶，高度有一千六百多丈。登上山巅远远眺望，长江就如同腰带，西湖则如同酒杯。极尽湖光山色的美景，开阔高超之士的胸怀。与北高峰互相对峙，相距十多里。

层峦叠嶂，蜿蜒盘结。由于山势陡峻，能够使云雨兴起，所以山上常出现奇云。山峰高出云层之上，时时露出双峰之尖，远远望去如同插在云中，因此称为双峰插云，是西湖十景之一。

五代石晋天福间，浙江时属吴越。有梵僧自西竺来，登南高峰之巅，见其远望无极。遂欣然曰，于斯可以立大觉世尊之表相，令四远望者，同种善根。

五代石晋天福年间（公元 940 年左右），浙江当时属于吴越国。有一位梵僧从西竺来，登上南高峰的山顶，看到一望无际的景象。于是就高兴地说：在这里可以建立大觉世尊的轮塔，可令四面远望的人，同种善根。

因出舍利一颗，托有德望僧道圆，禀吴越国主文穆王，为建宝塔。高七层，通计十丈。其规模制度，精妙绝伦。于下建寺一所，名为荣国。以如来舍利来仪，为国荣庆故也。

因此献出一颗舍利，并托有德望的高僧道圆法师，禀告吴越国的文穆王，来建造宝塔。高有七层，共计十丈。这个宝塔的大小和样式，都无比精妙。在此塔的下面建造了一所寺院，名为荣国寺。因为如来舍利降临，是国家的荣耀庆幸的缘故啊！

历汉周宋元明清，以迄于今，年满一千。其间革故鼎新，已非一次。现今宝塔崩坏，止存一级。寺院倾颓殆尽，破屋数间，不蔽风雨。前住僧人，不堪其苦，遂即舍去。经历后汉、后周、宋、元、明、清，到了今天，已满一千年。在此期间，翻修建造，已经不只一次了。到现在宝塔已崩坏，只保存了一级。寺院全都破败不堪，几间破屋，不能遮蔽风雨。以前常住的僧人，不能忍受此苦，于是就都离去了。

(机) 近方接住，奉侍香火。窃念前人建塔，原为国民植福。今已崩坏将尽，忍令古迹泯灭，损西湖之胜景，荒众生之福田乎。触目伤心，不遑安处。拟欲即兴工作，揭底重修。

振机法师近来才接住这座寺院，奉侍香火。想到前人建造佛塔，原本是为国家人民植福。现今佛塔已经崩坏将尽，怎么忍心令古迹泯灭，损害西湖的美景，荒废众生的福田呢？触目伤心，所以振机法师尚未安顿下来，就打算想要马上开始重新修建。

又以前人造法，难以经久。今不得不深虑而预防之。缅维古人建塔，原为藏如来之舍利，令其远而望者，近而

礼者，悉种善根，同得解脱。至其塔中设道，屈曲宛转，从下渐升，以至厥顶。

又因为前人造塔的方法，难以经历久远的时间。现今不得不深思熟虑而加以预防。遥想古人建塔，原本为供藏如来的舍利，使得远处遥望、近处礼拜的人，同种善根，同得解脱。至于在塔中设置楼道，屈曲宛转，从下面渐渐上升，一直到顶。

四面开窗，以瞻四方。无非欲令众生，了知欲获佛果，必须脚踏实地，断恶修善，从凡至圣，渐次增进。既能身登上地，自可永断凡情。由兹彻见真空，何难直证妙觉。

在塔的四面开窗，以瞻视四方。无非是想要使众生，知道要获得佛果，必须脚踏实地的断恶修善，从凡夫到圣人，渐次的增进。既然能够身登上地，自然可以永断凡夫情见。由此彻见真空，有什么困难直证妙觉呢？

然由中空，致不坚久。又无知之人，不知古人之用意处，每以登高望远为事。则褻慢实深，获罪非浅。今拟中不设道，通做实心。中竖铁柱，以为刚骨。一免烈风地震之摧残，一免游戏登临之罪咎。则唯得其益，不受其损。当为佛天所允许，善信所赞成也。

然而由于塔中是空的，导致不能坚固长久。又者，无知的人，不知道古人的用意之处，将登高望远做为游戏之事。那么褻慢实深，获罪不浅。所以现在打算在宝塔的中间不设置楼道，全部做成实心。中间竖立铁柱，作为刚骨。一则避免大风地震的摧残，一则避免游戏登塔的罪过。那么就只得到瞻仰佛塔的利益，而不受其它损失。

(这样做)应当为佛陀天神所允许，善信居士所赞成啊！

但以工程浩大，非三万余圆，不克成办。因恭绘塔图，谨述愚诚。恳祈十方檀越，感佛恩德，发菩提心。打开宝藏，培植福田。俾巍巍宝塔，复峙云中。穰 (r ǎ n g) 穰众生，重瞻法相。灭过去之罪业，种未来之善根。

但是因为工程浩大，没有三万多圆，不能建成。因此恭敬绘出宝塔的图表，谨述愚诚。恳祈十方檀越，感佛恩德，发菩提心。打开宝藏，培植福田。使得巍巍宝塔，又能耸峙在云中。芸芸众生，重新瞻仰法相。灭除过去的罪业，种植未来的善根。

将见佛天云护，灾障冰消。身心安泰，家门迪吉。前程随心地以远大，定获富寿康宁之征。余庆偕厚德以无疆，永膺簪纓爵位之福矣。

将会见到佛天云护，灾障冰消。身心安泰，家门吉祥。

自身前程将随心地而变得高远宏大，必定获得富寿康宁的前途。荫及子孙之余庆也将伴随诸位之厚德而广大无边，让他们永远享受显贵爵位的福报啊！

佛顶山万年水陆募缘疏（此其悬叙下叙事不录）

窃以无缘之慈，方能度无缘之辈。非常之事，必须待非常之人。溯水陆之缘起，由观音之善权。现面然以警阿难，恳如来以宣秘咒。普使饥虚，悉获饱满。咸令鬼狱，尽生人天。

我认为：以无缘的慈心，才能够救度无缘之人。非常的事情，必须等待非常的人来做。追溯水陆法会的缘起，是由于观音菩萨的善巧方便。示现面然大士来警告阿难尊者，恳请如来宣扬秘密神咒。普遍使得饥饿虚弱的饿鬼，全都获得饱满。令一切饿鬼地狱的众生，全都生到人天。

迨至大教西来，梁武御极。虔修斋戒，感通幽冥。梦孤魂以求度，遂设法以荐拔。广请禅教之高僧，遍阅显密之奥典。运丝纶之睿藻，制水陆之仪文。仗三乘三密之

真诠，承万德万灵之威力。销熔惑业，灭除罪愆。若轻霜之对于赫日，犹片雪之落于洪炉。

到了佛教传来，梁武帝即位。他虔诚地修行奉持斋戒，感应通于幽冥界。梦到孤魂来求他救度，于是设法来超荐救拔。广泛请教禅门教下的高僧，遍阅显宗密教的经典。以皇帝之尊，亲自撰写制定水陆仪轨之文。仰仗三乘三密的真诠，秉承万德万灵之威力。销熔烦恼惑业，灭除罪过愆尤。就如同薄霜被炽烈的太阳所照耀，又如一片雪花落在正在燃烧的洪炉上。

利益难名，功勋罔测。其有往劫根熟，即舍苦域而顿超乐邦。纵令宿世机生，亦升人天而永离鬼狱。以故当时求佛证明，灭烛而烛遂自然。后代依科作范，荐亲而亲蒙度脱也。

其中的利益难以说尽，功德不能测量。其中有过去劫中善根成熟，就舍离苦趣而顿时超升到极乐之邦。纵使过去世根机生疏，也升到人天而永离饿鬼地狱。所以梁武帝当时制作仪轨之后，求佛证明，灭去蜡烛，而蜡烛自己点燃。后代的人依照科文，作为轨范，荐拔亲人而亲人便得蒙度脱啊！

(参考：

《六道集》卷五：水陆大斋：梁武帝天监年。梦神僧曰。四生受大苦恼。何不作水陆大斋救拔之。帝问志公。公劝帝寻经。必有因缘。乃躬览藏经。造仪文。三年乃成。于夜捧文。停灯烛。白佛。若理协圣凡。愿拜起。灯烛自明。或仪式未详。暗如初。言讫。投地一礼。灯烛尽明。遂于天监乙酉二月十五日。在金山寺。修设水陆道场。帝亲临地席。诏僧佑律师。主其事。出葑江集。

（梁武帝天监年间。梦到一位神僧对他说：六道四生，受大苦恼。为何不作水陆大斋救拔他们呢？武帝询问宝志公。志公劝武帝寻找大藏经。必定有因缘。于是武帝亲自阅览三藏经典。制造水陆仪文。三年后完成。这天夜里手捧仪文。灭去灯烛。禀白佛陀说：如果所作的仪文义理能够协助圣凡，愿我拜起的时候，灯烛自然明亮。如果所作的仪式未能详尽，则灯烛依旧暗黑。说完，就地一拜。灯烛全都明亮。于是在天监乙酉二月十五日。在金山寺。修设水陆道场。武帝亲自临席。诏令僧佑律师。主法其事。出自宗赜禅师的《葑江集》。）

)

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

天下名胜之宣传宇宙者，必先有其地，而后得其人，则其名始著。是胜地名山，端赖有仪刑现未之具德高人，方可令人寤寐神驰，以生景仰。

天下的名胜之地，扬名于世界，必定先有这个地方，后来有名人住在那里，这个地方的名声才开始显著。胜地名山，要靠现在未来堪称典范的具足道德的高人，才可以令人日夜渴慕，神驰向往，来生起景仰。

若庐山之以远公著，云栖之以莲池重也。浙江山水冠天下，其地素称佛国。高人哲士，相继而出。殆所谓地灵则人杰耳。

例如庐山因为慧远大师而著名，云栖因为莲池大师而受重视。浙江的山水甲冠天下，一向被称为佛国。高人哲士，相继而出。应该就是所谓的地灵则人杰啊！

清同治间，妙然法师，专修净业。以弥陀一经，普被三根。实华严归宗之要义，亦末法最胜之慈航。拟欲镌诸山石，以垂永久。俾现未见者闻者，同种善根以生正信，修净业以往西方。

清朝同治年间，妙然法师，专修净业。认为《阿弥陀经》，普被三根。实在是《华严经》归宗的要义，也是末法最殊胜的慈航。于是打算将它镌刻在诸多山石之上，来永

远流布传扬。使得现在未来，见到听到的人，同种善根，以生正信，修习净业，以往西方。

因见城北松木场，石岩高峻，石性坚緻。乃买其地址，倩工开凿。请善书之沈善登居士书之。居士遂栖邓尉山，先请四位发菩提心道友，昼夜念佛，以为加持。自己放下万缘，斋沐敬书。

因为看见城北松木场，石岩高峻，石性坚致。于是买下这个地方，请工人来开凿。请善于书法的沈善登居士来书写。居士于是住在邓尉山，先请四位发菩提心的道友，日夜念佛，作为加持力。自己则放下万缘，持斋沐浴，恭敬书写。

凡书一字，必先礼佛三拜，持佛号一百八声，结印持秽迹金刚咒七遍，跪而书之。写经之外，息心念佛，不提余事。以此佛力法力加持功德，冀现未一切若见若闻之人，悉发菩提大心，顿出娑婆秽苦。

每写一个字，必定先礼佛三拜，持佛号一百零八声，结手印，持秽迹金刚咒七遍，然后跪下来书写。写经之外，息心念佛，不提其余杂事。以此佛力法力加持功德，希望现在未来，一切见到听到的人，都发起菩提大心，顿时出离秽恶的众苦充满的娑婆世界。

如此五十三日，千八百余字，方始书毕。字大几寸，铁画银钩，遒劲圆润，诚为稀有。然师遂为镌刻，深及八分。日持佛号，以为加持。尚未毕工，即已西逝。

如此经过五十三天，一千八百多个字，才书写完毕。每个字有好几寸大，横笔如铁臂，弯笔似银钩，书法健美，字体圆润，实在是稀有难得。妙然法师于是请人镌刻在岩石之上，刻字深入岩石有八分之多。每天执持佛号，作为加持。尚未完工，妙然法师就往生了。

其友玉峰成方二法师，先固相与辅弼，至是遂力任其事。石经刻成，饰之以金。凡属见者，莫不肃然起敬，生稀有想。

他的好友玉峰、成方二位法师，原本就辅助他，到这时候，就毅然承担起这件事。石经镌刻完成，涂饰为金色。凡是见到的人，全都肃然起敬，生稀有难得之想。

则全经功德，固已印于八识田中，作未来往生西方，究竟成佛之种子。是盖以佛力，法力，及三师沈居士之心力，为增上缘，以显发见者闻者性具功德，俾其终得受用耳。

因此，全经的功德，就已经印在八识田中，作未来往生

西方，究竟成佛的种子了。这也是以佛力、法力、以及三位法师、沈居士的心力，作为增上缘，来显发见者、闻者的自性本具功德，使得众生最终得到受用啊！

由是诸檀越悉皆欢喜，争先布金。遂得佛殿僧寮，一一悉备。居然一专修净业之大道场。所谓地由人著者，非乎。

因此诸位檀越都非常欢喜，争先恐后布施金钱。于是佛殿、僧寮，一一都能具足建成。居然成为一个专门修习净业的大道场。上面所说的，地方由于人而显著，不是这样吗？

三门之外，开一池塘，以放水族诸物。继云栖天台之慈行，令将登鼎镬以充口腹者，咸得游泳其中，以尽天年。乃所以息刀兵而弭杀劫之最上良策也。

山门之外，开辟了一个池塘，来放生水族动物。继承云栖莲池大师、天台智者大师的慈悲之行，使得将要被烧煮吃掉的众生，都得以在其中游泳，以尽天年。这是止息刀兵而消弭杀劫的最上良策啊！

自建立以来，迄今五十余年，悉守成规，无忝前修。近数年来，住持才力薄弱，颇形艰难。既无田产以充常住

之需用，又无道德以感檀信之供养。此之道场，几将湮没。

从建立以来，到现在有五十多年，都是守老规矩，没有玷污前贤。近些年来，住持法师才力薄弱，颇显艰难。既没有田产来作为常住的需要用度，又没有道德来感化檀越信施的供养。这个道场，几乎将要埋没。

诸居士忧之，去秋强智慧法师为住持。因特开莲社，以绍玉峰之业。必期四众同念弥陀，同求往生，复以转化一切，悉皆同辞五浊，同登九品而后已。

诸位居士非常忧虑，去年秋天，强请智慧法师来作住持。因此特别开办莲社，来继承玉峰法师的事业。是期望僧俗四众，同念阿弥陀佛，共同求往生极乐，同时要转化一切众生，都能共同辞别五浊恶世，共同登上九品莲池而后已。

其殿堂寮舍，已经五十余年，未曾修葺。兼以今夏风灾，诸多坍塌破坏。若不即修，久则更难为力。而且放生池多年未浚，淤泥充满。于放生一事，大有所碍。拟欲开拓浚掘，悉皆加倍。外竖围栏，以为防护。庶放生得所，而盗捕无由。俾流水智者慈云莲池之慈惠，永久无替。岂徒曲全物命，实欲启世仁慈。

这殿堂寮舍，已经过了五十多年，没有修理过。又因为今年夏天的风灾，很多地方都坍塌损坏。如果不马上修理，时间久了，就更加难以为力了。而且放生池也多年没有疏通，充满淤泥。对于放生这一件事，大有妨碍。所以打算开拓疏通挖掘，全部都要加倍修建。外面竖起围栏，作为防护。使得放生效果良好，让别人无法盗捕。使得流水长者子、智者大师、慈云尊者、莲池大师的仁爱，永远无尽。哪里只是保全动物性命，实在是想要启发世人的仁慈之心。

倘能人各不杀，则世道有不太平者乎。但以工程浩大，所费实繁。祈（光）作疏，遍恳诸大檀越。各发菩提之心，共植出世之业。捐宝海之涓滴，成梵宇之庄严。

倘若能够每个人都不杀生，那么世道会不太平吗？但是因为这个工程浩大，所需费用实在繁多。请我写个疏文，普遍恳请诸位大檀越。各发菩提心，共植出世的事业。各捐点滴之财以汇成无边之宝海，共同成就庄严清净的天宫。

须知祇园始经营，天界之宫殿已现。佛念才发起，净土之莲华即生。流水所济之鱼，已作十干天子。智者所放之物，多为海东王臣。古既如是，今岂不然。以如是因，

感如是果。

必须知道祇树给孤独园一开始经营，天界的宫殿已经为他现起。成佛之念刚刚发起，净土的莲华就生出来了。流水长者所救济的十千条鱼，已经化作十千天子。智者大师所放生的动物，大多成为海东高丽国的王臣。古时候既然如此，现在难道不是这样吗？以如是因，感如是果。

倘能不惜五家所共之殊珍，成就三宝兴隆之胜举。将见现生永膺多福，临终高登九品。庶可圆彰本具之佛性，速证无上之菩提矣。

倘若能够不吝惜王贼水火等五家所共的钱财，成就三宝兴隆的胜举。那么必将见到现在、未来永久享受福报，临命终时，高登九品莲池。这样就可以圆满彰显本具的佛性，快速证得无上的菩提了啊！

募建普陀山轮船码头疏

观音大士，誓愿宏深。济度无方，津梁罔测。绝攀缘而赴众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际而应群机，犹阳春遍育乎万卉。悲运同体，慈起无缘。寻声救苦，处处现应化之身。随类逐形，在在作迷途之导。

观世音菩萨，誓愿宏深。救济化度众生，没有一定的方

法，接引众生不可思议。断绝攀缘之心而赴众生所感，如同一轮明月普遍照印在干条江水之中。住于真如实际而随应众生的根机，犹如温暖的春天普遍化育万种草木。起同体大悲，兴无缘大慈。寻声救苦，处处显现应化之身。随类逐形，到处作迷途之导。

恩周庶类，泽润蒸民。冀含识亲见性天，固已无刹不赴感。欲众生投诚有地，特示应迹于普陀也。由是历朝钦敬，举世尊崇。佛殿经楼，杰出于云霄之外。伟文瑰笔，辉煌乎瀛渤之中。

恩德普周万物，恩泽普施万民。希望众生亲自见到自性天真佛，原本就无刹不赴感。为使众生投诚有个地方，特别示迹在普陀山。因此历朝历代钦佩敬重，举世之人尊崇奉事。以至于，普陀山上，佛殿经楼高耸至云霄之上，题词作序雄伟瑰丽，在东洋大海之中熠熠生辉。

按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南参第二十八，于补怛洛迦，参观世音菩萨，即此山也。在昔大教未来，道场未开。凡俗虽莫睹夫慈容，仙真固常瞻乎佛日。

按照《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南参第二十八，在补怛洛迦，参观世音菩萨，就是这座山啊！在过去，佛教尚未传来，道场尚未开发。凡夫俗子虽然没有瞻仰到

菩萨的慈容，而仙人常常会瞻仰到佛陀的光辉。

故秦之安期生，汉之梅子真，晋之葛稚川辈，悉皆寄寓此山，修真养道。及至朱梁开山，四众始知归向。

所以秦朝的仙人安期生，汉朝的梅子真，晋朝的葛稚川这些人，都曾经寄居在这座山，修行养道。到了后梁朱温开山，僧俗四众才开始知道归向菩萨的道场。

报德心切，不惮梯山航海之劳。投诚情殷，必致瞻仪接足之敬。但以轮船无有码头，常须小船接送，稍有风浪，甚属危险。

信众报答菩萨恩德的心急切，不畏惧攀山航海的劳苦。投献诚心殷情之至，必然会有瞻仰慈仪行五体接足的敬礼。但是因为缺少轮船靠岸的码头，常常须要小船来接送，稍有风浪，便非常危险。

年力壮盛者尚可，老弱妇女，更为可虑。是则码头不修，实为大士慈悲心中一大憾事，亦属善信报答分中一大歉事。

年青力壮的人还可以承受，年老体弱以及妇女等人，就非常让人忧虑了。所以轮船码头不修好，实在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心中的一大憾事，也是善信报答菩萨恩德中的

一大歉事。

第以颶（jù）风一起，则怒浪冲激，数万斤巨石，直同转丸。若非下大资本，断难永久不坏。以故近来发心者众，而卒未实行者。以工大费钜，恐不久长，则徒费金钱，枉劳心力耳。

如果大风一起，怒浪冲激，几万斤的巨石，如同转动小石丸。如果不下大资本，断然难以永久不坏。所以近来发心的人越来越多，但并未马上修建，其原因是因为工程太大，费用巨多，恐怕时间不能长久，就白白浪费金钱，枉然劳心劳力啊！

大护法兰舫祝公，与其子伊才。素固热心公益，兼复笃信三宝。愍此情形，发菩提心。虽知不易建立，而必欲实行其事。非乘如来自利利他，孔子己立立人之心，能有是勇毅乎哉。

大护法祝兰舫居士，与他的儿子祝伊才。一向热心公益事业，兼又笃信三宝。怜愍这种情形，发菩提心。虽然知道不容易建造，但却一定要实际去做这件事。如果不是秉承如来自利利他，孔子己立立人之心，能有这样的勇敢坚毅吗？

然此功德，非数十万金，固弗能办。非但己力不足，亦欲善与人同。因以缘起，委光叙述。

然而这个功德，没有几十万的金钱，绝对是不能办妥的。一方面，自己的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也想要与人共同行善。因此将这个缘起，委托我来进行说明。

光住山多年，深知其事之难。又幸祝公志在利人，为之提倡。必有与祝公同其心力财力者，群起而和之，众志成城，何难成办。

我住在普陀山很多年了，深深知道这个事情的困难。又欣幸祝兰舫居士，志向在于利益他人，为这件事而来大力提倡。必定有与祝居士同样有心力、财力的人，一起来响应的，众志成城，有什么难以成办的呢？

况普缔夫四众报恩诚心，仰契乎大士慈悲愿力。将见海若风伯，亦当上遵圣意，下顺凡情。常相拥护，俾永无虞。庶后之礼大士者，悉免虚惊，稳登彼岸也。

何况居士普遍缔结僧俗四众报恩的诚心，向上契合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将会看见海神风神，也会上遵圣意，下顺凡情。常相拥护，而永无忧虑。使得后来朝礼菩萨的人，都能免除虚惊，稳登彼岸啊！

经云，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故知或以一言，或以一圆。赞成此举者，一切诸佛，悉皆欢喜。况其多多者乎。

《行愿品》中说：“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要知道，或说一句话，或出一圆钱，来赞成这个善举的人，一切诸佛，悉皆欢喜。何况多出心、多出力的人呢？

即彼最少功德而论，譬如一滴，投大海中，直下与大海同其深广，同其悠久。多者又何待论。今秉志心，以净财投于觉海，必至业海干枯，福海洪深，以迄觉海圆澄而后已也。

就以最少功德来说，譬如一滴水，投到大海中，当下与大海同其深广，同其悠久。多的，就不用再说。现在秉持志心，以清净之财投于觉海，必会导至业海干枯，福海洪深，以到达觉海圆澄而后已啊！

恳祈入宝山者，切勿空手。沐法泽者，务报佛恩。

恳祈进入宝山的人，千万不要空手而回。沐浴佛法恩泽的人，务必报答佛陀深恩。

天台山上方广寺募修三圣殿疏

天台，为东南第一名山。上方广，乃天台开山之第一古寺也。溯自东晋昙猷尊者，以神通力，降伏山神，而为开山，创建此寺。

天台山，是东南的第一名山。上方广寺，是天台开山的第一座古寺。追溯到东晋的昙猷尊者，以神通力，降伏山神，而开辟这座山，创建这座寺院。

初名石桥寺，以在石桥之侧，过石桥则有方广寺，乃五百应真寄居之圣寺，非道邻应真者，莫能一见。猷师曾入其寺，受斋而出，知其为应真之所示现无疑。后人慕应真之胜迹，遂名石桥为方广云。

最初名为石桥寺，因为寺院在石桥的旁边。过了石桥就有方广寺，是五百罗汉居住的圣寺，不是修道接近证阿罗汉果的人，不能见到。昙猷法师曾经进入这座寺院，接受供斋而出，知道这座寺院，是罗汉所示现无疑。后人仰慕阿罗汉的胜迹，于是将石桥寺改名为方广寺。

方广寺之最高处，为西方三圣殿，向为念佛堂，正殿三楹，供三圣像，以作礼念之所，两边二楹，以作念佛僧安住之舍。

方广寺的最高处，是西方三圣殿，一向作为念佛堂，正殿三间，供西方三圣像，作为礼佛念佛的处所，两边二

间，作为念佛僧人安住的寮舍。

窃以法门无量，皆须断尽烦惑，方可了生脱死。唯念佛一法，但具真信切愿，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故古今出格高人，莫不注重此法，自行化他，以期一切同人，咸于现生超凡入圣也。

我认为法门无量，都必须断尽烦惑，才可以了生脱死。唯独念佛法门，只要具足真信切愿，都可以仰仗佛的慈力，往生西方。因此古今杰出的高人，没有不注重这个法门，自行化他，期望一切同人，都在这一生超凡入圣啊！

方广寺之三圣殿，历年久远，材木腐朽，早宜重新，奈住持以资斧无出，且待时机。今年三月初，来一客僧，住其中念佛，颇著勤恳。至四月初四夜，自化其身于三圣殿，及寺众咸知，则火已大炽，无法挽救矣。然幸只烧此处，余未延及。

方广寺的三圣殿，历年久远，材木腐朽，早应该重修，无奈住持因为资财无法筹出，暂且等待时机。今年三月初，来了一位客僧，住在当中念佛，很是勤恳。到四月初四的夜晚，自己焚化在三圣殿，等到寺里大众都知道的时候，火已经烧的太大，无法挽救了。然而万幸只烧

到三圣殿，其余的地方没有延及到。

不知此僧特欲重新此殿而为此举耶，抑山灵欲重新而使彼为此举耶，抑佛菩萨五百应真欲大宏净土法门，俾一切出资助修诸善信，同仗此善根，出此苦娑婆国土，生彼极乐世界，而令彼为此举耶。

不知道这位僧人，是特别想要重翻新这座三圣殿而做出这个举动呢？还是山神精灵想要重建三圣殿而使得他做出这个举动呢？又或者是佛菩萨、五百阿罗汉，想要大宏净土法门，使得一切出资助修的诸位善信，共同仗此善根，出离这个苦恼的娑婆国土，往生极乐世界，而使令他做出这个举动呢？

今住持即欲重修，祈光作疏。乃述其开山建寺，及此殿早宜重修，而适逢此因缘，以祈一切檀越，念净土法门具契理契机之妙，此僧有为法捐躯之诚，各舍净资，赞襄胜举，其为功德，唯佛能知矣。

现在住持想要马上重新修建，请我来写一个疏文。于是叙述开山建寺，以及这座三圣殿早就应该重修，而恰好遭逢到这个因缘，来祈盼一切檀越，念净土法门具契理契机的高妙，这位僧人有为法捐躯的诚心，各各捐舍清净资财，赞助胜举，这个功德，唯有佛才能够了知啊！

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代撰）

圆通大士，示迹普陀，誓愿无疆，慈悲莫测。绝攀缘而赴众感，如一月普印于千江。住真际而应群机，犹一雨遍润乎万卉。

观世音菩萨，示迹在普陀山，誓愿没有疆界，慈悲无法通过凡情测度。断绝向外驰求的攀缘心却能因众生念力所感而现前，如同一轮明月普遍照印在千条江水之中，菩萨安住于常寂光的真际，而能普遍应摄化导所有众生，犹如一场春雨，万千花卉皆受滋润。

伴山庵者，法雨之分蓝，大士之别院也。暮鼓晨钟，接普济之清韵，拈华竖拂，承法雨之家风。辅弼两寺，宏阐一乘，因是之故，名曰伴山。

伴山庵，是法雨寺的支分伽蓝（即“下院”），为观音大士的另一个道场。暮鼓晨钟，能远接普济寺的清幽韵律，拈华竖拂，能继承法雨寺的佛子家风。辅助前后两

寺，宏扬一乘佛法，因此被称作“伴山”。

第以创建以来，历年久远，革故鼎新，代有其人。迄今雨淋日炙，雾浸云蒸，复将倾颓，急宜修葺。

自创建以来，历经的年代非常久远，每个时期都有大德在原址上进行翻建，到现在雨淋日晒，湿雾浸润，云气蒸腾，殿舍又将要倾颓，马上就应该进行修复。

衲披剃本院，遍参诸方，一朝踏破草鞋，致令脚跟点地。由是倦飞知还，忘缘乐道，得故乡之风月，持别庵之门庭。睹兹形势，触目惊心，常恐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普门扃户，难由廿（ni àn）五之路。

我在伴山禅院剃度，曾到处参访诸方善知识，后来，决定不再四处游历行脚，故丢弃草鞋，驻足此地。从此，像倦鸟知还一般，忘断攀缘而乐住道法，返回故地（披剃之处），住持伴山庵的门庭（住持道场）。现在看到这种情形，触目惊心，常恐佛陀的金容失去往日的神采，不能映射出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的光芒，普度众生的方便之门由此闭塞，难以再令后学修习《楞严经》中二十五圣的圆通之路。

欲彻底以掀翻，复本来之面目。奈工大费钜，钵罄囊空，

爰述鄙诚，遍募檀越。恳祈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舍本有之家珍，培不朽之功德，量力随缘，施金输粟。

我心里想要彻底地把庵堂改造一番，以恢复原貌。可是工程浩大，花费颇多，钵中无食，囊中羞涩，于是述说三宝弟子的赤诚之心，普遍募请诸方檀越善信。恳请大家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作方便利益众生的事，施舍自己家中的财物，培植历劫不坏的功德，量力而行、随顺机缘，布施钱米给常住。

庶含空宝殿，指日可成，满月金容，经劫常住。使南参缁素，东请僧俗，登门归命，睹相发心。了知相相离相，亲证实相之妙相，门门普门，直入无门之法门。展劫外之玄风，翼寰中之郅治。其功德利益，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者哉。

使得宏伟广阔的宝殿，克期而可以建成，佛陀犹如满月的金容，经长久劫而常住世间。使得南参的缁素，东请的僧俗，登佛殿而归命，睹圣相而发菩提大心。了知一切相而离于名相，从而亲证诸法实相的殊妙境界，一切门全体是普门，进而直接进入无门的不二法门。宏扬万古不朽之深妙佛法，以助全世界达到太平盛世。捐修佛殿的功德利益，哪里是语言文字所能描述的呢？

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募缘疏（代撰）

观音大士，乘大愿轮，以普门法，度脱众生。言普门者，以法法头头，皆归实相，根根尘尘，悉证圆通，无有一法，不通涅槃，故曰普门。

观世音菩萨，乘大悲愿轮，用“普门”之法度脱众生。之所以说是普门之法，是因为每一法每一事，都归于实相，每一根每一尘，都能证得圆通，没有一法不通于涅槃，所以称为普门之法。

又复上中下根，皆使就路还家，善恶中庸，无不等蒙摄受，无有一人，不垂慈济，故曰普门。

而且，无论上中下三种根机的人，都使他们找到路返回家乡；无论善人、恶人或中资之人，没有不平等蒙受菩萨的摄受，没有不被菩萨垂慈救济的，所以称为普门。

但以众生在迷，妄于根尘等境，起惑造业，因业受苦，久经长劫，了无出期。故致天灾人祸，更迭而兴，水火刀兵，相继而起。岂天之枉虐斯民，实民之往业所感。

但是因为众生在迷惑之中，虚妄地对六根六尘等一切境相起执着妄想，并造种种业。因为造业而受苦报，久经

长劫，没有出离之日。由此导致天灾人祸，交替而来，水火刀兵等灾，相继而起。这哪里是上天无缘无故虐人民，实在是人民过去的恶业所招感的。

若不归命大士，则苦果复生苦因，倘能恳恩莲座，则善缘当获善报。窃念吾潮，近年以来，屡遭瘟疫，又经兵灾，复罹地震，水旱虫蝗，不时见告。因兹数端，以致死亡贫困者，实繁有徒。

如果不归命观世音菩萨，那么苦果又会成为苦因，倘若能够向观世音菩萨请求恩典，那么善缘应将获得善报。想到吾潮近年以来，屡遭瘟疫，又经兵灾，又遭地震，水灾旱灾，害虫蝗灾，不时见到报道。因为这些灾害，而导致死亡贫困的人，实在太多了。

纵有幸而获免，未受损伤者，亦复忧怖战兢，如吞棘蓬，如坐针毡，苦毒衷怀，无处吁诉。（某等）由是谨发虔心，归命慈父，企灭已往之愆尤，预培将来之福祉。

纵然有幸运而能免除灾难，不受损伤的人，也是忧虑怖畏，战战兢兢，如同吞下棘刺蓬草，如坐针毡，胸中痛苦不堪，却无处呼吁诉告。某某等人因此谨发虔诚之心，归命佛陀慈父，企望灭除过去的罪过愆尤，预先培植将来的福报。

拟某年月日，于南海普陀山法雨禅寺，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七昼夜。仗此良因，俾亡者蒙佛接引，神超极乐之天，存者沐法威力，身享康宁之福。宿业消而在在解脱，谋为顺而事事亨通，转烦恼之逼迫，成自在之逍遥。各各先亡祖祢，俱获超升，人人后代儿孙，常纳吉庆。

打算在某年、某月、某日，在南海普陀山法雨禅寺，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七天七夜。仰仗这个好因缘，使得死亡的人蒙佛接引，神识超升到极乐世界；活着的人，沐浴佛法的威力，自身享受健康安宁的福报。宿业消除而处处解脱，所谋顺利而事事亨通，转化烦恼逼迫，成为自在逍遥。各人的先亡祖宗，都获得超升；人人的后代儿孙，常获吉祥喜庆。

但此道场，费用实繁，恳祈吾邑善信人等，同发善心，共襄胜事，则功德无量矣。

但是建这个道场，费用实在太太大，恳祈我乡的善信人等，同发善心，共襄胜事，则功德无量啊！

上海残疾院劝捐疏

一切众生，心性原同，而其身心受用，苦乐悬殊者，以宿世之修持不一，致今生之感报各别也。故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一切众生，心性原本是相同的，然而这本无差别的心性在各个众生具体的身心感受和作用却苦乐不一，差别极大。这是因为宿世的修持不同，导致今生所感的果报各异。所以经中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感应篇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君子乐天知命，不怨不尤，聿修厥德，自求多福，以期消灭宿业，培植来报也。

《太上感应篇》中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以君子，因此而乐天知命，不埋怨上天，不埋怨他人，继承发扬先人的德业，通过自身的修持来求得更多的福祉，以期望消灭宿业，培植未来的福报啊！

世之最可怜可悯者，莫过于贫无衣食之瞽目残疾人。均是人也，人皆眼目明了，彻见一切，彼则虽处光天化日之下，无异暗室幽谷之中。人皆手足完全，随意动作，

彼则肢体残缺，诸凡不便。

世间最可怜可悯的人，莫过于贫穷到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盲人及肢体残疾的人。同样是人，别人都眼睛明了，看得见一切，而他们虽然身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如同在暗室幽谷之中；别人都手足具全，随意动作，而他们却肢体残缺，一切行动都不方便。

如是之人，又加以无家室以庇身，无衣食以养体。彼等同为天地父母之所生，固为吾之同胞。吾人幸受天地父母之所覆载，而境遇稍亨。若不设法，令彼身有所托，心有所依，俾其宿业消灭，来报胜妙，便失天地父母平等生育之心，兼负天地父母锡吾福乐安适之念。

这样的人，又加上没有家庭可以庇护自身，没有衣服饮食可以养活自身。他们这些人，同样都是天地父母所生，因此都是我的同胞兄弟。我们幸受到天地父母的覆护承载，所以境遇稍微好些。如果不想办法，令他们身体有所依托，内心有所皈依，使得他们宿业消灭，未来果报胜妙，就失去了天地父母，平等化生养育的心，同时又辜负了天地父母，赐予我们福乐安适之念。

况乎博施济众，老安少怀，视民如伤，恩先无告，古圣贤无不提倡而躬行之，以为天下后世法。岂可不仰体天

地圣贤之心，以行一视同仁之道，而漠然置之乎。

更何况广博布施，济助众人，使老年人安适，少年人得到关怀，看待人民如同伤病之人，恩惠先给予孤苦无处投诉的人，古圣先贤没有不力加提倡而亲身实践，来作为天下后世人的法则。怎可不仰察体会天地圣贤的心，来实行一视同仁的大道，反而漠然置之呢？

以故一亭王居士，特发大心，纠集同志，立一残疾院，于上海南车站附近，俾彼无家可归之残疾人，安住其中，供其衣食，以尽天年。有手足不完具者，派人照护，其有目能视，手能作者，随彼身分，作诸工业，以稍贴补其服用。

因此王一亭居士，特别发起大菩提心，聚集志同道合之人，建立了一所残疾院，在上海南车站附近，使得那些无家可归的残疾人，安心住在其中，供给他们衣服饮食，以尽享天年。有手脚不完具的，派人照护，其中有眼能看物，手能作事的，随他力所能及，参加各种劳动，来稍微贴补他的衣著用度。

又请通达佛法之人，数日一往其中，为彼演说改过迁善，闲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法。俾彼等了知前因后果，聿修厥德，一心念佛，以期往生。庶可永离娑婆

生死轮回之苦，常享净土常乐我净之乐，其为彼等虑者，可谓恳切周挚，至极无加矣。

又请通达佛法的人，几天一次到他们中间，为他们演说改过向善，去除邪念，保持诚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佛法。使得他们明了前因后果，继承发扬先人的德业，一心念佛，以期往生西方。只有这样才可以永离娑婆生死轮回之苦，常享净土常乐我净之乐，可以说为他们考虑的种种情况，已经恳切周到真挚到了极点，无以复加了啊！

然人众既多，所费实繁，端赖富有力者，发同体之悲心，捐无尽之宝藏，补天地化育之遗憾，培自己庄严之法身，则幸甚幸甚。

然而，人数既然很多，所须的费用必然繁多，这要依赖有财力的人，发起同体的悲心，捐出无尽的宝藏，来弥补天地化育的遗憾，培植自己庄严的法身，则非常欣庆。

募修永嘉罗汉山景德禅寺疏

佛法深妙，非凡情所能测度。若非有大智慧，大辩才，大神通之圣人。而欲化导愚俗，共归正法，舍拘墟之劣见，开性具之正知，各舍家珍，创建梵刹。俾得宏宗演教，作长夜之明灯，办道修心，为苦海之巨筏者，诚非易易也。

佛法精深微妙，不是凡夫情见所能测度的。如果不是具有大智慧、大辩才、大神通的圣人，为了化导愚痴的俗众共同归向正法，舍弃狭隘低劣的见解并开发自性具足的正知，而各自施舍家中珍宝，创建梵刹寺院，以利于弘扬和修习佛法以作轮回长夜中众生的出苦明灯，生死苦海的大船巨筏，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永嘉罗汉山景德寺者，唐藤萝尊者之所造也。按寺志，尊者不知何许人，于武宗会昌二年，乘木浮海而至瑞安巡简司前，邑人异之，祈师登岸。由是一方之民，崇信景仰，有如活佛。

温州罗汉山景德寺，是唐朝的藤萝尊者所创建的。《景德寺志》记载，藤萝尊者：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在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乘着木筏渡海到了瑞安市巡检使的官衙前，乡镇的人感到奇异，祈求法师登岸。因此，一方的人民，崇信景仰尊者，如同活佛一样。

于是随机开导，令生正信。逆知武宗将有灭法之兆，故其建立梵刹，皆悉从缓。至中宗继立，佛日重明，尊者乃普遍化导温州属邑，共建梵刹十有八所，可谓大宏法化，为众福田矣。

尊者从此随众生根机，加以开导，使令他们生起对佛法的正信。预知唐武宗将有毁灭佛法的征兆，所以他使建立梵刹寺院的事，全都从缓。到了唐中宗继位，佛教之光重明，尊者才普遍化导温州的各个附属城镇，一共建造了十八所寺院，可以说是大宏法化，为众生的福田啊！

罗汉山景德寺，乃其一也。其山峰峦峻秀，景趣清幽，为永嘉之首镇，洵修道之灵区。其寺自唐迄今，历一千一百余年，其间宏扬法化，鼎革梵刹者，固难悉数。现以久未修葺，佛殿僧寮，倾颓殆尽，尊者圣迹，将欲湮没。

罗汉山的景德寺，就是其中一所。罗汉山峰峦峻秀，景致清幽，是温州的第一镇，实在是修道的好地方。这座寺院从唐朝到现在，经历了一千一百多年，这当中宏扬法化，重新翻建寺院的人，多不胜数。现在因为长久没有修理，佛殿僧寮，倾颓殆尽，尊者圣迹，将要湮没。

邑人潘鉴宗，吴碧华，叶健雄等数十人忧之，共议兴复。然以时局艰难，且缩小办，拟建佛殿五楹，前殿三楹，两廊寮舍十余楹，俾凡礼诵栖息，各得其所。安住数位精修净业之比丘居士，常住其中，专修念佛三昧，以期自他同出娑婆，同生净土，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会之良朋耳。

乡人潘鉴宗、吴碧华、叶健雄等几十人觉得忧虑，共同商议兴复。然而因为时局艰难，暂且缩小规模来办理，打算建造佛殿五间，前殿三间，两廊寮舍十多间，使得凡是礼诵休息，各得其所。安住数位精修净业的比丘居士，常住其中，专修念佛三昧，以期自他同出娑婆，同生净土，为弥陀的弟子，作海会的良朋啊！

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恳祈十方檀越善信人等，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莲社开而见闻蒙益，净宗阐而僧俗明心。

但是因为工程浩大，独力难以成办，恳祈十方檀越善信人等，发菩提心，为此事提供帮助，解囊献宝，为自己培植福田，使得宏伟广阔的宝殿，克期而可以建成，佛陀犹如满月的金容，经长久劫而常住世间。开办莲社使见者闻者都蒙受利益，使净土宗得以阐扬，使僧俗二众

得以明心。

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尊徽高爵，裔世纳伊训之百祥矣。

必将受到佛天齐护，吉庆并至，富寿康宁，身份尊贵，自身获得箕子所说的五种福份，后世子孙获得《伊训》所说的各种吉祥啊！

庐山青莲寺启建莲社缘起疏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而其全体大用，悉在众生一念心中。但以迷而未悟，遂致于本无生死中，妄受生死轮回之苦。故我释迦世尊，特垂哀愍，示生世间，以施拯济。于是弃舍国荣，出家修道，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欲使一切众生，悉皆彻证自心，圆成佛道，于是随机说法，应病与药。

佛法至理如法界一般广大，如虚空一般透彻。然而，佛法的全部功用，都在众生的一念心性当中。只是因为众生迷惑没有觉悟，才导致轮回于本属虚无的生死苦海之中，徒然承受生死轮回的痛苦。所以我本师释迦世尊，特别垂示哀愍，示生在五浊世间，来施以拯救拔济。于是悉达多太子弃舍国位荣耀，出家修道，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想要使一切众生，都能彻证自心，圆成佛道，

于是随众生根机而说法，应众生之病给与法药。

俾彼善根成熟者，顿证无余涅槃，善根未熟者，随分各得利益。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虽则大小权实不同，偏圆顿渐有异。在佛本心，无非欲直授己所证之觉道，以机多不契，故不得不曲垂方便以摄受耳。致于出世本怀，未能顿畅。

使得善根成熟的众生，顿时证入无余涅槃，善根没有成熟的众生，随自己的力分，各自得到利益。世尊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虽然有大乘、小乘、权教、实教的不同，偏、圆、顿、渐有所差异。佛陀的本意，无非是想要直接传授他亲自证得的无上觉道，但因为众生根机大多不能契入，所以不得不委曲垂示方便法门，来加以摄受，而佛陀想要让众生出离轮回的初衷，无法立即实现。

由是于常途教理外，开一特别法门，所谓念佛求生净土，使彼若圣若凡，若愚若智，同于现生，出离生死。俾已破无明者，圆证法身，具足烦恼者，亦登不退，其功勋利益，出于一代时教之上，诚可谓至圆至顿之教外别传也。

所以，佛陀在常途教理之外，又开启一个特别的法门，

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使得不论圣人或凡夫，愚痴或智慧，同样都在现生，出离生死。使已破无明的菩萨，圆证清净法身，具足烦恼的凡夫，也能登上不退位。这种功勋利益，超出于佛陀一代时教之上，实在可说是成就最圆满、了生死最方便迅速的教外别传啊！

以故一切大乘经中，无不显阐赞导，一切菩萨祖师，无不依教奉行，以其为三世诸佛普度众生之大道，九界众生圆证佛果之妙法也。

所以一切大乘经中，对念佛求往生法门都有明确的阐述，并赞叹提倡；一切菩萨祖师们，全都依照这些经教奉行，并认为净土法门是三世诸佛普度众生的大道、九法界众生圆证佛果的妙法啊！

及至大法东来，远公大师，首于庐山东林，宏扬此法。一时缁素高人，咸皆云集川赴。而庐山之名，净土之法，人皆景仰而修持焉。

等到佛法东来，慧远大师，率先在庐山东林寺，宏扬这个法门。一时间，僧俗高人，皆来此地，汇集如云，奔赴如川。因而庐山之名，净土之法，人人都景仰并来修持了。

自兹厥后，所有律教禅密，莫不以求生净土为返本还元之末后一著，以故莲风扇于中外，法利遍及古今。况兹时丁末法，人根陋劣，更宜专修此法，以期现生了脱。从此以后，所有的律、教、禅、密诸宗，无不以求生净土，为返本还元的压轴一着。所以莲宗之风普扇于中外，佛法之利遍及古今。何况现在时值末法，人的根机顽陋低劣，更加应该专修此法，以期现生了生脱死。

而庐山最胜之地，青莲寺适当其基。高踞山巅，其形势固天然一朵莲华。故晋之黄谷大师，继远公之宏猷，建寺其中，以阐扬莲宗也。自晋迄清，千五百余年，由高人相继住持，故莲风常得丕振。

庐山最殊胜的地方，当属青莲寺所在的地方。高踞在山顶上，周围的形势就像天然的一朵莲华。所以晋朝的黄谷大师，继承慧远大师的宏大志略，在其中建了一座寺院，来阐扬净土宗。从晋朝到清朝，有一千五百多年，由高人相继住持，因而净土宗风常得大振。

至洪杨之乱，悉成劫灰，法道式微，无人恢复，致令千余年选佛道场，竟成荒山，可不哀哉。

到了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就都成为了兵劫烟灰，佛法正道衰微残败，没有人来恢复，导致一千多年的选佛道

场，竟然成了荒山，这能不悲哀吗？

爰有妙培大师，系微军老人之高足弟子，恪遵师训，笃修净业。特往红螺，参学多年，今春来游庐山，至其寺基，见其形如莲华，而复前临三叠之瀑布，后倚五老之雄峰，左右则有狮子象鼻二峰，以为卫护，殆天造地设一净土道场，不忍永令湮没，遂发愿恢复，以宏莲宗。

现有妙培大师，是微军老人的高足弟子，谨慎遵守师父的训导，专心修习净业。特别前往红螺山，参学多年，今年春天来到庐山，到了这座寺院的基址，看到周围的形状如莲华，又加上寺前面临三叠瀑布，后面倚靠五老雄峰，左右则有狮子、象鼻二峰，作为卫护，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净土道场，不忍心永远令古寺湮没，于是发愿来恢复，以宏扬净土宗。

乃与上海诸大居士商榷，先募千余元，用建念佛堂一座，僧寮数间，安真心办道数人，六时行道，用继远公芳规。待后有大功德主，则随力扩充。以财力维艰，行道是急，故不得不随分随力，以期修持得益，而不致有碍净业也。

因此与上海的诸位大居士商量，先募集一千多元，用来建造念佛堂一座，僧寮几间，安置真心办道的几个人，一天六时修行办道，用来继承慧远大师的美好仪规。等

待以后有了大功德主，则随力来扩充修建，因为资财物力很艰辛，修行办道是急务，所以不得不随分随力，以期望修持得益，而不致有碍净业啊！

其结社之法，一遵远公成规，人不论僧俗，必须具真信愿，决定求生西方。又须各持斋戒，清净身口意业，朝暮课诵，三时念佛，除有病，及公事外，概不得避懒偷安。暇则随意礼诵坐禅，但取其于道有益而已。唯不得习学诗文，泛览俗典，以及闲谈杂话，虚度光阴。

其结社的办法，一概遵照慧远大师的成规，人不论是僧是俗，必须具足真信切愿，决定求生西方。又必须各自守持斋戒，清净身口意业，朝暮课诵，三时念佛，除有病，以及公事之外，一概不得避懒偷安。闲暇则随意礼诵坐禅，但取其于修道有利益而已。唯独不得学习诗文，广阅世俗文典，以及闲谈杂话，虚度光阴。

昔远公结社，即有一百二十三人，悉皆佛门栋梁，儒宗山斗。今则人根陋劣，远不及昔，而即心本具之佛性，三根普被之法门，古今固无二致。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事，岂不自我而修，自我而证乎哉。用是谨立简章，以勸同志。

过去慧远大师结莲社，有一百二十三人，全都是佛门的

栋梁之才，儒宗的泰山北斗。现今则人根陋劣，远远比不上过去，而即心本具的佛性，三根普被的法门，古今却是没有不一样的。那么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义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事修，难道不是从自身修起，从自身证得吗？因此谨立简章，来勉励同志。

又祈诸大檀越，发菩提心，各相护持，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莲社兴而宗风丕振，正法盛而灾障潜消。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现生备膺五福，临终高登九品。

又祈望诸位大檀越，发菩提心，各相护持，布施金钱米谷，展转劝导筹募，使得宏伟广阔的宝殿，克期而可以建成，佛陀犹如满月的金容，经长久劫而常住世间。莲社兴起而净宗之风大振，正法兴盛而各种灾障潜消。将可见到，佛天如祥云庇护，吉祥瑞庆并至，现生各自获得五福，临终高登九品莲台。

如是则可谓真大丈夫，真佛弟子，上不孤于佛化，下不负于己灵。所愿见者闻者，同修此道，以一传十，以十传百，乃至遍界，则世界太平，人民安乐矣。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如是则可说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佛弟子，上不辜负

佛陀的教化，下不辜负自己的性灵。祈愿见到听到的人，同修此净宗之道，以一传十，以十传百，乃至遍及全世界，那将世界太平，人民安乐啊！想到这里，不禁要虔诚地焚香祈祷啊！。

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楼疏

普陀名山，乃大士示迹之胜地，法雨禅寺，实国民祈福之道场。创建以来，历年久远，革故鼎新，代有其人。两颁内帑（tǎn g），前清蒙二次敕修，遍募众缘，乱后经一番缔造。

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示迹的殊胜之地，法雨寺，是国家人民祈福的道场。从创建以来，经历的年代非常久远，拆旧翻建，代有其人。前清时承蒙朝廷两次颁发国库之财，皇帝二次敕令修建，战乱之后依靠普遍筹募万众财力，战乱之后经历过一番重建。

奈大海之中，咸雾飓风，摧残诸物，较之内地，愈为速朽。现今天王殿鼓楼，椽栋腐败，柱根蠹朽，若不早为之图，势必立见倾覆。虽则名标天王，实奉弥勒法相。怎奈普陀山在大海之中，海雾侵蚀，台风肆虐，摧残一切物件，比起内陆之地，朽坏的更为快速。现今天王殿、鼓楼，椽栋腐败，柱根蠹朽，如果不尽早的来图谋修

复，势必马上倾覆。虽然名称标为天王殿，实际供奉的是弥勒菩萨的法相。

弥勒慈心，与观音两相符合，随类逐形，寻声救苦，慈隆即世，悲臻末劫，作现在之恃怙，为未来之世尊。

弥勒菩萨的慈心，与观音菩萨两相符合，随类逐形，寻声救苦，慈悲之心冠于当世、延及末法，作现在众生的依恃庇怙，为未来世界的大觉世尊。

此时靛面一笑，以结系珠之缘，他年龙华三会，同授无生之记。弥勒于世，因缘甚深。若不修葺，将何以妥圣灵而致诚恳，消灾戾以福黎元。

此时见面一笑，结下系着菩提宝珠的因缘，他年在龙华三会，共同授得无生之记，弥勒菩萨与这个世界，因缘很深。如果不加以修复，将何以安妥圣像之灵而表达众生的诚恳，消除灾戾以造福百姓。

但以工程浩大，独力难成，因兹疏述愚诚，敬募十方檀护，恳祈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

但因为工程浩大，自力难以成办，因此大略叙述我们的诚心，敬向十方檀越护法募缘，恳祈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

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庶一切来者，登欢喜地，入楼阁门，现在深契佛心，将来同圆种智。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闾潭永膺多福，裔世长发其祥矣。

使得宏伟广阔的宝殿，克期而可以建成，弥勒菩萨犹如满月的金容，经长久劫而常住世间。使得一切来拜佛的人，登上欢喜地，进入楼阁门，现在深契佛心，将来同圆种智。则将可见到，佛天如祥云庇护，吉庆并至，合家永获多福，子孙发达吉祥啊！

嘉兴真如寺开念佛堂专修净业缘起疏

佛法深广，犹如大海，虽法身大士，尚不能穷源彻底，况博地凡夫乎。

佛法深广，犹如大海，虽然是已证法身的菩萨，尚且不能够穷源彻底，何况我们这些博地凡夫呢？

然如来以大慈悲，欲令一切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出离生死，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如跛足懦夫，终日难行数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不须崇朝，即可遍达四大部洲，二者迟速，天渊悬殊。

然而如来以大慈悲，想要使一切圣者凡夫，都在这一生

当中，出离生死，特别开启了一个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如同跛足的懦夫，一整天难以走上几里地，如果乘坐转轮圣王的轮宝，不须要一个早晨，就可以遍游四大部洲，这二者的迟缓快速，有天渊之别。

凡夫未断惑业，固无了生死分，若以信愿念佛，感佛慈悲摄受，即于现生，往生净土，超凡入圣，登不退地。较彼唯仗自力，修戒定慧，以期业尽情空，了生脱死者，殆非譬喻言说所能形容也。

凡夫没有断除见思惑，因此没有了生死的分，但如果以信愿念佛，感应阿弥陀佛来慈悲摄受，就可在这一生，往生净土，超凡入圣，登不退地。比那些唯仗自力，修习戒定慧，以期业尽情空，了生脱死的人，就不是譬喻言说所能够形容的了！

由是历代缁素高人，无不以此自行化他，以其为入道之要门，成佛之捷径故也。

因此，历代僧俗的高僧大德们，无不以此净土法门来自行化他，以此作为入道的要门，成佛的捷径啊！

真如禅寺，创建以来，千数百年，宏宗演教，代有其人，兵燹（xiǎn）以后，用度日绌。致令法轮几乎停转。

真如禅寺，创建以来，已有一千几百年，宏扬禅宗演说教法，代代都有传人，经过兵乱战火以后，用度一天比一天紧张。导致法轮几乎停转。

迩者住持念慧，志图恢复，但以资斧无出，暂拟安住清净戒僧八人，长年二时课诵外，专持佛号三支香。暇则随意礼诵，人各月给衣单银三元，凡经忏佛事，概不应酬。

近来，住持念慧法师，立志想要恢复，但是因为资财用具不足，暂时打算安住清净戒僧八个人，长年二时课诵之外，专持佛号三支香。闲暇时，则随意礼诵，一个人每月发给衣单费洋银三元，凡是经忏佛事，一概都不应酬。

若施主来寺念佛，及打佛七，则无拒。如是则庶可一意精修，速获实益，亦可以上报四恩，普资三有，其为利益，固非寻常一切修持所可比拟也。

如果施主来寺念佛，以及打佛七，则不拒绝。这样就可以专心一意的精修，速获实益，也可以上报四恩，普资三有，这个利益，肯定不是寻常一切修持所可以比拟的。

但以寺产素薄，香积不充，恳祈有力檀护，发菩提心，

成就胜事，或助道粮，或助灯油，俾此念佛道场，日益开扩，并令见者闻者，悉皆兴起。

但因为寺产一向贫薄，香积不充足，恳祈有力的檀越护法，发菩提心，成就胜事，或者帮助道粮，或者帮助灯油，使此念佛道场，日益开扩兴盛，并令见者闻者，都能发起信愿之心。

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生获箕畴之五福，没预珍池之九品矣。唯冀不惜家珍，庶可共沐佛恩。

那么将可见到，佛天如祥云庇护，吉祥瑞庆一并来到，现生获得箕子在《九畴》中所说的五福，报终预入珍宝德池的九品莲花。只希望不要吝惜家中珍钱，才可以共同沐受佛恩。

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募铸幽冥大钟疏

娑婆世界，以音声作佛事，丛林法器，唯大钟为第一。以其发聵（ku ì）振聋，启人天之耳目，通幽彻显，实恶趣之救援。

娑婆世界，以音声来作佛事，丛林法器之中，唯大钟为第一。因为钟声清脆洪亮，回旋悠长，振聋发聵，警醒众生，开启人天的耳目，下通至幽冥地府，上则彻达阳间，也是救援恶趣众生的法宝。

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时，愿一切恶道诸苦，并皆停止。若闻钟声，及佛经咒，得除五百亿劫生死重罪。故付法藏传中，罽膩吒王，以大杀害故，死堕干头鱼中，剑轮绕身而转，随斫随生。罗汉为僧维那，依时打钟，若闻钟声，剑轮在空，因遣信令长打，过七日已，受苦即息。

《增一阿含经》中说：若打钟时，愿一切恶道诸苦，全都停止。如果听闻到钟声，以及佛陀经咒，得除五百亿劫生死重罪。所以《付法藏传》中，罽膩吒王，因大杀的恶业缘故，死后堕入干头鱼中，剑轮绕身而转，每次被剑砍掉鱼头，又有新头马上生出。阿罗汉为僧维那，依照时节打钟，如果听闻到钟声，剑轮就停在空中，因此遣人送信，令罗汉僧长打不停，过了七天后，干头鱼的斫头之苦就止息了。

又翻译名义集云，南唐上元县一民暴死，三日复苏，云死至阴间，见先主纛（l éi）械甚严。曰吾为宋齐邱所误，杀和州降者千余人，怨诉囚此。

又者，《翻译名义集》中说：南唐上元县有一个老百姓突然死了，三天后又醒了过来，说死后到了阴间，看见先皇被刑具捆绑的很严，说：我被宋齐邱所误导，杀了和州投降的一千多人，他们怨恨上诉，因此被囚禁在此。

凡闻钟声，得暂息苦。汝还，语嗣君，为吾造一钟，长时击之。彼若不信，以吾藏玉天王像于瓦棺寺佛左膝，人无知者，以此为验。

只有听到钟声的时候，所受痛苦才能暂时得以停息。你回阳间后，告诉当朝的皇上，为我造一座钟，长时间击打。他如果不相信，就将我在瓦棺寺佛像的左膝中，所藏玉天王像告诉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以此作为依据证明。

民具告，验实，遂造一钟于清凉寺，镌其文曰，荐烈祖孝高皇帝，脱幽出厄。此击幽冥钟之所由来也。

这个老百姓具实禀告了皇帝，经验证属实。于是就造了一座钟，放在清凉寺，上面镌刻的文字说：超荐烈祖孝高皇帝，脱幽冥，出苦厄。这是撞击幽冥钟的所以由来。

而况法云寺，效法云栖，念佛放生，教养孤儿，为江南第一慈善道场。以近来杀劫至惨，而南京和记洋行，杀一切牛羊飞走等物，不计其数。

何况法云寺，效法云栖寺，念佛放生，教养孤儿，是江南第一的慈善道场。因为近来杀劫至极惨烈，而南京的和记洋行，宰杀一切牛羊飞禽走兽等动物，不计其数。

由是冯梦老，魏梅荪等诸居士，纠集僧俗若干人，提倡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以期挽回劫运。遂买地四百四十亩于三汊河，开放生池九区，占百余亩。又设慈幼院，教养孤儿，现已满六十名。

因此冯梦老，魏梅荪等诸位居士，召集了僧俗若干人，提倡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以期挽回劫运。于是在三汊河买地四百四十亩，开凿了九个区的放生池，占地有一百多亩。又施设了慈幼院，教养孤儿，现在已满六十名。

邓璞（p ú）君居士募四十八愿，启建大殿，每愿千元，现已将圆，明年当即建造。殿成之后，量资安僧，专修净业，兼以讲演。崔益荣居士发心募铸大钟，任人随心随力布施，或千元百元十元一元俱可。

邓璞君居士按四十八愿募捐，启建大殿，每一愿一千元，现在已经将近圆满，明年应当就会建造。大殿建成之后，度量资财，安置僧人，专修净业，兼带加以讲演佛法。崔益荣居士发心募铸大钟，任人随心随力布施，或一千元，一百元，十元，一元都可以。

但此钟须昼夜常击，宜用响铜，至少须三千斤。而响铜颇贵，每斤须一元多，则料及工资，当须四五千元。若

所募有余，则用铸报钟，大磬，呼板各一，此俱作佛事不可少者。

但是这口钟，必须昼夜常击，适合用响铜来铸，至少须要三千斤。而响铜比较贵，每斤须一元多钱，那么材料以及工费，应当须要四五千元。如果所募集的钱有多余，就用来铸报钟、大磬、呼板各一个，这都是作佛事不可缺少的。

须知法云寺一起，和记洋行遂止杀业，但作制蛋之厂，其关系实非浅鲜。盖由大家之诚心，感三宝冥熏加被，故致然也。所愿诸大檀越善信人等，同发善心，成就此举。所有功德，必能超荐先亡祖祢（n ĭ），咸生莲邦，覆庇现在眷属，各获福庆。

必须知道法云寺一兴起，和记洋行就停止了杀业，成为了仅制蛋的工厂，这其中的关系实在不小。这大概是由大家的诚心，感得三宝冥冥中加被，所以导致如此啊！所愿诸位大檀越，善信人等，同发善心，成就此举。所有功德，必能够超荐先人祖宗，都生到莲邦，荫庇现在的眷属，各自获得福庆。

出资人名，当刻一大牌位，供于钟下。钟身遍刻经咒，但书总计施资若干人，及银若干圆而已。譬如一滴，投

于大海，即与大海，同其深广。若人以净信心，欢喜布施，即与如来大觉法海，相契相合。其为功德，莫能名焉。

出资的人名，当会刻一块大牌位，供在钟的下面。但钟身将遍刻经咒，至于募捐的情况，只刻上总计施资若干人，以及若干银圆而已。这样并无碍每一位捐资者的功德，譬如一滴水，投于大海，就与大海一样，同样的深广。如果有人以清净信心（即捐多不欲求名，捐少不必内疚，但各具诚敬及善心而已），欢喜布施，就与如来的大觉法海，相契相合。其中的功德，不能说尽。

法雨寺罗汉装金募缘疏 （代撰）

大觉法王，出现世间，随机说法，度脱众生。必有菩萨声闻，辅弼法化，方能普使群伦，悉蒙利益。

大觉法王，出现在世间，随机说法，度脱众生。必定有菩萨、声闻众，来辅佐佛法的弘化，方能普使一切大众，都蒙受利益。

譬如一人御极，百辟辅理，方能垂衣拱手，坐致太平。故有道超十地，德迈等觉者出世，必有三祇果满，万德因圆者，隐其实德，权示小果。

譬如一个人登王位，治理天下，有百官的辅助料理，才

能够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太平。所以有道行超越十地，福德超过等觉的佛陀出现于世来宣教度众生，必定有三阿僧祇果满，万德因行圆成的古佛，刻意隐藏其真实的果位境界而示现较小较低的果位境界，以此身份来辅佐出世之佛的教化。

如法华所说诸阿罗汉，悉皆内秘菩萨行，外现是声闻，非到佛地，谁能测度。又佛敕诸阿罗汉，常住世间，受人天供，为世福田，如五百大阿罗汉等。

如《法华经》中所说的诸多阿罗汉，全都是内秘菩萨行，外现是声闻，不到佛地，谁能测度呢？又佛敕教诸位阿罗汉，要常住世间，接受人天供养，作为世间众生的福田，如五百大阿罗汉等。

而十八罗汉，乃其首领，故丛林佛殿，咸塑形仪，令瞻礼者，灭罪增福。法雨常住，乃观音大士圆通道场，历朝敕建，举世尊崇。是故殿启九龙盘拱之制，圣塑大士慈悲之容，而十八罗汉，分坐两傍，如星拱辰，羽翼慈化。

而十八罗汉，是其中的首领，所以大丛林的佛殿中，都塑立他们的形仪，令瞻仰礼拜的人，灭罪增福。法雨寺是观世音菩萨的圆通道场，历朝皇帝敕令修建，举世尊

仰崇敬。所以大殿启用了九龙盘拱的建造，塑立观世音大士的慈悲之容，而十八罗汉，分坐两傍，如众星拱卫北斗星，辅佐菩萨的慈悲教化。

但以久历岁月，金色剥落，非徒不副瞻仰，实为难妥圣灵。（衲）拟欲重装金身，俾得永镜三千，无奈屡搜囊资，何能稍完一二。用是具述愚诚，仰祈十方善信，倘随缘以乐助金币，自圣像以大放光明。

但因为经历长久的岁月，外面的金色剥落，不但不适合瞻仰，实在是难以安置圣者之灵。我打算重装金身，使得佛陀金容永远照耀三千世界，无奈虽多次搜索钱袋，也不足以完成一两分的工作。因此具述我的愚诚，仰祈十方善信，倘若能随分随力乐捐金银钱币，将使圣像得以大放光明。

将见以如是因，感如是果，未来亦当证金色身，为世福田。至其现生灾障消灭，福寿增崇，前程远大，后裔绵延，乃其小焉者耳。

则将可见到，以如是因，感得如是果，未来也应当证得金色身，为世间福田。至于现生灾障消灭，增福增寿，前程远大，后世子孙绵延不绝，这是其中小小的福报罢了。

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緣疏（代撰）

生老病死，人各具有，如來說法，首先陳之。蓋欲令眾生悟出苦之要道，證本具之佛性。由茲永離幻苦，常享真樂也。 生、老、病、死，這是每個人都有的，如來說法，首先宣說這個道理。這是想要使令眾生覺悟到出離痛苦的要道，證得本自具足的佛性。由此永離虛幻的痛苦，恆常享受真實的法樂啊！

然四苦之中，病死為最，在俗則備有眷屬，照應調護，出家則孑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從上古德，仰體佛慈，為之寮舍，擇人奉侍，飲食醫藥，悉令如意，較之在俗，無多讓焉，此如意寮之所由始也。

然而這四種痛苦當中，病苦、死苦是最苦的。在世俗人，則有很多的眷屬，來互相照應，調養護理，而出家人，則孤身一人，無所依靠。所以隨從古來大德，仰察體會佛陀的慈悲，來為病僧建一個寮舍，選擇適當的人，奉侍病人的飲食醫藥，都令病人如意，比起在家人的安養照料，也不遜色了，這是如意寮的所以由來。**普陀為天下第一名山，本寺又介乎山之三大叢林，故十方衲僧，**

往來不絕，久居不去者，恆數百人。惟如意寮狹隘褊窄，兼之常住產業微薄，既不足以適病者之身心，又無力以供病者之藥餌，寮名如意，其義奚存。普陀山是天下的第一名山，本寺又是普陀山的三大叢林，所以十方的出家人，往來不絕，常住不走的，有幾百人。惟有如意寮狹隘褊窄，加上常住的產業微薄，既不能讓病人身心舒泰，又沒有力量來供給病人的藥品飲食，寮舍名稱為如意，這個如意的意義哪裡還存在呢？

（衲） 接住之初，即以是為急務，擬欲另建精舍七楹，中間前供如來聖像，後供亡僧牌位，使病者禮誦有地，觀感易興。兩邊隔作十有二間，除香燈寮外，皆為養病之所。

我接任住持之初，就將這件事當作急務，打算另外建立七間精舍，中間前面供奉如來聖像，作為病人禮拜誦經合適的地方，後面供亡僧牌位，使病人時時觀察人命無常而能保持信願。兩邊隔作十二間房，除香燈寮之外，都作養病的處所。

少則人各一寮，多則二人共之，彼此相隔，庶無傳染之患，身心適悅，易獲勿藥之徵。愈則任彼行藏，沒則相宜殯葬。使來者生有依止，死有歸宿。更置田百畝，則

以後之棺龕藥餌，置辦有資，勒碑一通，俾將來之住持職司，廢替無敢。 人少就一個人一個寮房，人多就二個人共一個寮房，這樣大家住得分散，就沒傳染疾病的隱患。身心適悅，容易獲得不藥而癒的徵兆。病好了，則隨任他離開或常住。死亡了，則適宜給予殯葬。使前來的僧人，活著有所依止，死了有個歸宿。更置辦田地一百畝，那麼以後棺龕的後事開銷，病人的醫藥飲食，就有財力置辦。刻立一塊石碑，使得將來的住持接任這個職務，不敢廢棄。

懇祈諸大護法，愷分鶴俸，喜捨蚨（fú）囊，俾此舉速得圓成，庶福報永無央既。將見佛天雲護，吉慶駢臻，五福萃（cuì）於厥躬，餘慶覃（tán）及後裔矣。

懇祈諸位大護法，誠心分出自己的官俸，歡喜施捨袋中錢財，使得這件事情，快速得以圓滿成就，而福報永無邊際。將見佛天如祥雲庇護，吉祥福慶一起來，五福集聚於自身，更有無盡的福澤延及後世子孫啊！